
天劍恩仇
上官鼎


天劍恩仇
第一部
上官鼎
上官鼎小說專輯十八
天劍恩仇
第一部
上官鼎
YUH TAY

天劍恩仇

上官鼎小說專輯十八

一

大雪紛紛揚揚地下着。

白皚皚的雪花，不但蓋住了山、河、草、木，而且還蓋住了一切聲音，令得那片原野，靜到了極點，簡直不像是人世。

天地之間，全是白茫茫的一片，雪下得那麼地大，以致在丈許開外，便什麼都看不清楚了。

驀地裡，在這靜靜的境界中，突然傳來了一陣犬吠聲，在犬吠聲中，還挾着「霍霍」的揮鞭聲。沒有多久，在遠處便出現了一輛雪橇，由八頭駿犬拉着，向前電也似疾的，飛掠而來。

在雪橇上，站着兩個人。那兩個人，全是一身皮裘，頭上戴着毛茸茸的皮帽，也看不清臉面。左面的那個，手中抱着一包物事，右面的那個，一手握着韁繩，一面揮着長鞭。

那八頭駿犬，揚頭狂吠，迎着大雪，向前拼命地奔馳着。

雪橇過處，捲起丈許高下的雪柱，蔚為奇觀，那電馳而去的雪橇，才一掠過，突然在雪橇之後，又傳來一陣淒厲無比的呼聲，叫道：「停——住！」

可是雪橇上的那兩個人，却是充耳不聞，那一個更是揮鞭不已，雪橇的去勢更急。

而在雪橇之後不遠處，只見一條人影，來勢之快疾，簡直難以想像，竟緊緊的跟在駿犬所拉的雪橇後面，相隔只不過三四丈遠近，在拚命追趕！

那人一頭亂髮，迎風披拂，在那樣的大雪天中，並未穿着皮裘，竟是一身勁裝，只見她身形苗條，分明是一個女子。

而她所經過之處，積雪之上，一個足印也未曾留下，只不過在每隔兩丈許，便留下一滴鮮紅的血跡，血紅配着雪白，奪目之極！

那女子分明是受了傷，是以才一面奔馳，一面鮮血滴之不已。

她一手提着一柄寒光瑩瑩的長劍，左臂却抱着一團東西，那團東西，以一件皮外套裹着，也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

那輛雪橇的前進之勢，雖然快疾無比，可是那女子的身形，更是絕無僅有，片刻之間，竟然又被她追近了丈許！

只聽得她重又尖聲叫道：「你們是什麼人？還不快給我停住！」

雪橇上兩人，一齊回頭，看了那女子一眼，持鞭的那個，又向着拉雪橇的駿犬，「唰唰」揮出兩鞭，犬吠之聲，更是來得急驟。突然之間，那雪橇因爲去勢太快，急驟之間，碰到一塊石頭，竟整個地翻了過來。

那雪橇突然翻身，本是電光石火，一瞬間的事，可是雪橇上的那兩人，身手却是矯捷無比，就在那雪橇翻轉之際，兩人身形，已然凌空向上，拔起了丈許高下，向前掠出。

八頭駿犬拖着空橇，馳出了十來丈，便停了下來，狂吠不已。

就在那一剎間，追來的那個女子，也已然趕到兩人的身前！

只見她身形一凝，便已然收住勢子，那兩人並肩而立，嚴陣以待。

直到那女子停了下來，才看清她約莫三十出頭年紀，鳳眼含威，柳眉帶煞，在美麗之中，另有一股叫人不寒而慄的威嚴。

在她的左肩上，有着一個五六寸長的口子，鮮血正是由這個創口處淌出來的。

她才一站定，便立即橫劍當胸，將左臂中所抱的那團物事，向前一送，劍尖一挑，挑開了那件皮衣，竟然露出一張紅通通的小臉來。原來她懷中所抱的，竟是一個，生着一頭濃髮，一對大眼睛，骨碌碌地在轉動着的女嬰。那女嬰出生，至多也不過半年，頭臉一露出來，便有幾片雪花，飄到了她的臉上，那女嬰伸出舌來，向嘴角旁的雪花舔了一舔，像是吃得津津有味一樣。

那女人將那女嬰，向兩人一揚，厲聲道：「這可是你們的孩子？」

那兩人互望了一眼，因爲他們所戴的風帽，遮住了他們的臉面，是以看不清楚，但是却可以看到這兩人，眼中精光四射，顯非常人。

兩人對望一眼之後，那手執長鞭的一人，以極其洪亮的聲音答道：「我們的孩子？大嫂莫非弄錯了？我們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

右面那人，向懷中所抱的那團物事一指，道：「就在我手上。」

那女子「嘿」地一聲，猛地踏前一步，手腕一振，「嗤」一劍，已然向那團物事刺出，同時喝道：「讓我看一看！」

那兩人看來是夫妻兩人，那抱住孩子的，當然是妻子，她一見那女子出劍刺到，立即向後退出，喝道：「幹什麼？」

那女子一劍不中，「嘿」地一聲冷笑，踏步進身，第二劍緊跟着又已刺出！

但正在此際，只聽「噹啷啷」一聲響，那男子手揚處，金光迸射，已然取出了一件奇形的兵刄，身形晃處，便已攔在那女子身前。那件奇形兵刄，向前一送，「唰」地劃了一個圓圈，金光繚繞，反向那女子疾襲而出！

那女子撤劍後退，向對方手中的兵刄，望了一眼，只見那是三隻連環套在一起，徑可半尺的金環，金環的邊緣，鋒利之極。

那男子一出手，將對方逼住，冷冷地道：「我們與妳素不相識，妳一直在後面追趕，究竟是爲了什麼？」

那女子冷笑不已，道：「你們自己做的好事，還怕人家不知道麼？」

那男子向後，一掀風帽，露出頭臉來，只見他一臉的英悍之氣，濃眉高鼻，在左額之上，有着方形的一搭紅記，益顯得他英氣勃勃，他只不過四十上下的年紀，喝道：「我們做了什麼事？」

那女子向他望了一眼，面上略現驚訝之色，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大名鼎鼎的紅額金環，騰天金蛟，龍雄龍總鏢頭！」

那男子手腕一振，那三枚金環，又是「嗆啷啷」一陣響，朗聲道：「不錯！」

那女子仰天哈哈一陣大笑，笑聲淒厲之極，聽得人毛髮直豎，道：「想不到名揚天下，兩湘四十九鏢局的總鏢頭，却行此無恥之事！」

騰天金蛟龍雄面色一沉，道：「閣下含血噴人，意欲何爲？」

那女子左臂突然一揮，將懷中的那女嬰，「呼」地一聲，向龍雄拋了過去，喝道：「這是你自己的孩子，接住了！」

女嬰才一拋出，身形一轉，長劍抖起一溜寒光，便直向那女的刺出。

這一劍，不但去勢之速，世所罕見，而且劍勢更是飄渺已極。

那女子只來得及驚呼一聲，全身已然被劍光罩住！龍雄大吃一驚，待要向前撲去解救時，那女嬰却剛好飛到他的眼前。

龍雄在百忙之中，只得「呼」地向那名女嬰，拍出一掌。

他那一掌的掌力，極是柔軟，凌空向那女嬰，托了一托，身子已然疾逸而出。

那女嬰的去勢，被他掌力一阻，便變成了向下跌來，落在積雪之上。尚兀自眼珠骨碌碌地轉動，她幼小的心靈中，又哪裡知道如今所發生，驚心動魄的事，是爲了什麼？

龍雄身形疾向旁掠出，雖然也是快疾之極，但比起那女子出手來，總是遲了一步！

只見那女子劍法一緊，漫天劍影，已然收斂，劍氣嗤然，劍尖已然指向對方眉心。同時，左臂陡地向外一揮，已然將人家手中的那團物事，劈手奪了過來，一奪過之後，立即抽身後退。她出劍、奪嬰、退身，幾個動作，一氣呵成，如行雲流水，瀟洒俐落之極！但想是她奪嬰之際，左臂用力，左肩上的傷口，又接連滴下了好幾滴鮮血來。

騰天金蛟一見那女子將孩子搶走，怪吼一聲，金環抖動，一招「三環套月」，已然向那女子下盤攻到。同時，他妻子手腕翻處，「鏘」地一聲，一柄「摺鐵柳葉刀」也已出手，反手一刀，一招「三月柳發」，已然斜砍對方肩頭。

而她在一刀砍出的同時，右腿向上一抬，在她膝頭處，崩簧響處，「嗤嗤嗤」三聲，三枚小鋼鏢，也已然電射而出，奔那女子胸口射到。

剎那之間，金環攻向下盤，柳葉刀向上砍到，三枚小鋼鏢，直奔中路，那女子上、中、下三路，盡皆受敵，形勢危急之極！

只聽得她怪叫一聲，左臂向上一揚，先將搶到手中的孩子，向外平平拋出。陡然之間，

身形一擰，長劍抖起，首先聽得「錚錚錚」三聲，三枚小鋼鏢，已被砸得反向龍雄的妻子飛出。

龍雄的妻子吃了一驚，那一招「三月柳發」不敢使老，連忙回招相迎。那女子就在此際，手腕向下一沉，就在金環離她小腿，只有半尺遠近處，剛好趕上，「錚」地一聲，將金環壓住。

直到她將兩人的攻勢，完全擋退，被她揮出的那團物事，才落在雪地之上，從裡面傳出「哇哇」的嬰兒啼哭之聲來！

騰天金蛟龍雄一抖手腕，想將金環抖了起來，怎知一抖之下，竟然抖之不動！

騰天金蛟龍雄心中不禁猛地一怔，暗忖自已這一抖，足用了五成力道，金環被她長劍壓住，竟然抖不起來，那女子內力之深，豈可想像？但是那三枚金環，又是他仗以成名之物，斷然捨不得就此捨棄，一時之間，不由得尷尬到了極點。

只聽得那女子「哼」地一聲，揚起了長劍，身子向後退開。

她後退之勢，快疾之極，人影一晃，便已退開了丈許。

站定的地方，恰是剛才被她揮出的那個嬰孩旁邊，足尖一挑，便將那嬰孩，挑了起來，伸手接住。剛才，她和龍雄夫婦，動手之際，鳳眼生威，何等氣概，可是此際一將那嬰孩接在手中，突然之間，臉上便露出了一個慈祥無比的笑容來。

此際，龍雄夫婦兩人的面色，却是着急到了極點，齊聲喝道：「妳想作甚？」

那女子抬起頭來，冷冷地道：「這是我的孩子，我奪了回來，就是如此！」

騰天金蛟龍雄的妻子，也是武林之中，知名的女俠，人稱點蒼神女，姓方名婉。她父親便是如今點蒼派掌門，以一套風雷劍法，馳名天下的風雷劍客方生智。名門之女，武功自然也非同等閒可比。

當下，方婉一聽得那女子如此說法，面色陡地一變，喝道：「胡說！」

那女子冷笑道：「以賢伉儷在武林中的名聲而論，行此無恥之事，自然不肯承認，爭論也自無益，將襁褓打開一看如何？」

以剛才動手的情形來看，那女子雖已受傷，但是她身法靈巧，劍法詭異，顯然還可以勝過方婉和龍雄兩人。但是她却又處處顯出不願事端擴大，只求快解決的神態。

那女子話才出口，點蒼神女方婉，便尖聲叫道：「不可！」

那女子「哈哈」一笑，道：「爲什麼？怕無恥之事被揭穿麼？」

騰天金蛟在一旁接口道：「尊駕信口雌黃，我們的孩子正在出疹，剛才鎭上的郎中說，絕對不能見風，一見風，只怕性命難保！」

那女子突然仰天一陣怪笑，道：「你們的孩子？」

點蒼神女方婉踏前一步，道：「當然，不是我們的孩子又是誰的？」

那女子面色一沉，但是轉眼之間，却又換上了一副慈容，道：「我的！」

點蒼神女方婉怒道：「好不要臉的東西，連孩子都有胡認的麼？」

騰天金蛟龍雄也道：「我們尚有要事趕路，尚祈尊駕不要糾纏不淸！」

那女子叱道：「笑話，我因爲人暗算，在那小鎭上養傷——」

才講到此處，她面色一陣發白，想是傷處傳來劇痛所致，喘了一口氣，方道：「你們却趁機，以這個女嬰，換走了我的孩子，還有臉不認賬麼？」

騰天金蛟龍雄夫婦，面色鐵靑，齊聲道：「天下父母，豈有以自己親生骨肉，去換他人的孩子之理？」

那女子一聲長笑，道：「我的孩子，將來一定出人頭地，你們自然看了眼紅！」

龍雄和方婉兩人，不由得啼笑皆非，方婉大聲道：「雄哥，這賤人多半是個瘋子，和她多囉嗦作什麼？還不動手？」

她一言甫畢，柳葉刀揮了一個圓圈，一招「倒垂柳絲」，已然發出。

騰天金蛟龍雄知道那女子武功極高，方婉一人，不是敵手。因此一見妻子出手，也立即抖起金環，一招「連珠三發」當頭罩下。

那女子一見兩人發招，橫劍當胸，後退丈許，喝道：「住手！」

龍雄和方婉兩人，一招走空，俱都爲那女子快疾無比的身法所震驚，而那女子的一聲斷

喝，像是具有無限的威嚴，兩人不由自主停下手來。

只見那女子面罩寒霜，冷冷地道：「實和你們說，我雖已受傷，但是要對付你們兩人，却還易如反掌。你們如此行徑，我本不當輕易放過你們，但是我仍有要事在身，若是識趣，趁早帶了你們的女孩趕路去，再要動手，莫怪我心狠！」

方婉聽完那女子的話，面色煞白，剛待要開口時，突然聽得一聲長嘯之聲，從老遠的地方，傳了過來，入耳却又清晰無比。

那女子一聽得那陣嘯聲，面色便陡地一變，一頓足，喝道：「你們還不走麼？」

騰天金蛟龍雄和方婉兩人，久歷江湖，一見那女子的情形，便料定是那女子的什麼强敵，趕了前來，互望一眼，齊聲道：「妳將孩子還給我們，我們當然立即離去！」

那女子面色一沉，叱道：「好不識抬舉的東西！」手腕抖處，「嗤嗤」兩劍，先左後右，已然向兩人疾刺而出。

那兩劍的劍勢，如長江大河，滾滾而來，雄渾之極，方婉和龍雄兩人，不敢硬接。左右一分，方婉一轉身間，已然來到了她的背後，柳葉刀無聲無息，一招「柳絲飄拂」，向那女子已然受傷的左肩砍出。

而在此同時，騰天金蛟龍雄，抖起金環，也已然自上而下，壓了下來。

那女子手臂一振，長劍如天河倒掛，疾揚而起，劍光耀目，直向金環迎去。只聽得「錚

」一聲響，劍環相交，三枚金環，直揚了起來，反向龍雄的頭頂，倒砸了下去！

騰天金蛟龍雄未曾料到對方劍上的力道，居然如此之强！

自己金環發出，被人倒格了回來，乃是出道以來，近二十年間，從來也未曾發生過的事。百忙之中，連忙一偏頭時，却已然慢了一步，金環鋒利已極的邊緣，在他額上，「唰」地擦過。

立時之間，鮮血迸流，龍雄心驚胆寒，連忙向後，退出了一步。

尚幸他見機得早，在一側身的同時，內力疾吐，將對方反格之力，消去了八九成，才未被金環將頭顱齊中剖開。

但饒是如此，他額角上，也已然被金環鋒銳的邊緣，劃出了一道三寸來長，深約三分，已然傷及額骨的傷痕。

騰天金蛟龍雄和點蒼神女方婉兩人，本是同時發動進攻的。

那女子只顧得一劍，將龍雄的金環格開，對於自身後攻到的方婉，却不免疏於防範。那女子既具如此身手，自然不應該不知道有人自後攻到，她只是自仗身形靈巧，出手如風，早已料定，一劍擋退龍雄之後，還可以從容躲避之故。

那女子所料，固然一點不差。

可是急切之間，她却忘了自己左肩之上的傷勢，本來極是嚴重，休養兩日，尚未痊癒，

因爲追趕方婉兩人，接連急馳了兩個時辰，創口已然迸裂，是以鮮血才滴之不已。

當她一劍擋開龍雄，並令龍雄傷在他自己那一副名震武林的「三陽金環」之後，身子猛地一扭，欲待避開方婉的那一刀時，左肩之上，突然一陣劇痛！

那陣劇痛，來得那麼突兀，來得那麼地難以忍受，令得她在片刻之間，左半邊身子，爲之麻木不仁，眼前也金星亂迸！

高手過招，本來絲毫也不能相差，那女子因爲舊傷新發的一陣劇痛，而身形慢了一慢。點蒼神女方婉的柳葉刀，已然又在她的傷口之上，拉了一下，那一下更是痛上加痛！只見她銀牙緊咬，身形一個踉蹌，向旁跌出。方婉一招得手，一抬頭間，只見丈夫滿面血汚，不由得心胆俱寒，叫道：「雄哥，你怎麼啦！」

龍雄忙答道：「我不礙事的，快搶孩子！」

點蒼神女方婉左手倏伸，中指疾彈而出，已然彈中了那女子臂彎處的「尺澤穴」。

那女子在傷勢劇發之際，左臂早已麻木不仁，再經方婉一彈，那孩子便跌了下來，方婉伸手一抄，便已接住。

但就在此際，只聽那女子大叫一聲，道：「我的孩子！」

右手突然一抖，「唰」地一劍，刺了出去。

方婉一時之間，避之不及，「啵」地一聲，劍尖已然刺進她的大腿。

尚幸她身上穿着厚厚的皮裘，那一劍，入肉只不過寸許，受傷不算太重，但也令得她一個踉蹌，向旁跨出了一步。

那女子待要掙扎着站起來，可是身形搖晃，却站立不穩！

當龍雄和方婉兩人，向那女子發動進攻之際，正是遠方響起一陣長嘯聲的時候。他們動手，只不過三招，全都是出手如風，總共才只不過電光石火，一瞬間的事情。可是就在那一瞬間，那長嘯之聲，已然鋪天蓋地，加千軍萬馬，先聲奪人，向前疾湧了過來，令人心神皆悸。

點蒼神女在跨出了一步之後，立卽退後丈許，與她丈夫，並肩而立。

兩人一齊抬頭，循聲向前看去，只見白茫茫的雪地之中，仍是什麼也看不見。

只聽得那女子，倒在雪地之中，肩頭上的傷處，鮮血汩汩，已然將雪地浸紅了一大片，但仍然在不斷地叫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她的叫聲，淒厲到了極點，夾在那長嘯聲中，聽來更是令人驚心動魄。

騰天金蛟龍雄低聲道：「婉妹，咱們走吧！」

他話才一出口，突然眼前一黑，一條高大無比的身形，已然站在那女子的身旁，同時，嘯聲也已然在陡然間停止！

那高大身影，突如其來，像是飛將軍自天而降一樣，倒將兩人嚇了一跳。

一齊定睛看時，兩人更是心驚肉跳！

只見來人，乃是一個老者，一身黑衣，長僅及膝，那麼冷的天氣，他却裸着雙腿，赤足芒鞋，膚色如玉，看他的面色，也是其白如玉，兩隻手上，全都留着寸許來長的指甲。

頷下銀髯，根根見肉，頭上已然半禿，貌相威嚴之極，雙目顧盼之間，精光四射，儼然似天神一樣。

騰天金蛟龍雄，和點蒼神女方婉兩人，在武林之中，已然極有地位，見識也是極廣，可是却認不出那老者，是什麼來歷。

只見那老者一到，向倒在雪地中的女子，望了一眼，「哼」地一聲，然而又抬起頭來，聲若洪鐘，道：「你們是什麼人？」

騰天金蛟龍雄知道那老者絕不是等閑人物，一定是方外異人，那敢怠慢，一躬身，道：「武當門下弟子龍雄，點蒼門下弟子方婉！」

龍雄這樣報出名頭來歷，在武林規矩而言，就算對方要想生事，也必然要考慮一下，是不是惹得起武當掌門赤陽道人，和點蒼掌門風雷劍客方生智。那老者聽了「噢」地一聲，道：「你們在這裡作什麼？」

龍雄忙道：「我們有急事趕路，但這位朋友，却苦苦夾纏，說是我們換了她的孩子！」

龍雄話才講完，只聽得那女子道：「爹，他們換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龍雄和方婉兩人，一聽得那女子如此稱呼那老者，不由得心中陡地一涼！

那女子的武功之高，他們兩人剛才已然領敎過，若不是她早已負傷，只怕以二敵一，自己還眞不是敵手。那老者未現身時，所發的嘯聲，如此驚人，分明是內功已臻絕頂的境地。

如果那老者出手，與自己爲敵的話，只怕萬萬不是敵手！

兩人正在吃驚間，已然聽得那老者聲如霹靂，厲聲喝道：「什麼孩子？」

那女子抬起頭來，眼神之中，流露出一種無限淒惋的神色，道：「爹，我的孩子，也就是你的外孫！」

那老者一聽，面色陡地一沉，半頭白髮，倏地根根倒豎。蒲扇也似的手掌揮處，龍雄和方婉兩人，根本未曾看清他如何動作，已然聽得「啪啪」兩聲，那女子臉上，已然捱了兩個耳光。

那老者下手甚重，那女子兩邊臉頰，立時腫起了老高。

只見那女子眼中，流下了兩行淚水，道：「爹，你打我也好，殺我也好，千萬爲我奪回孩子來，孩子難道也有罪麼？」

那女子說來，淒惋之極，任是鐵石人聽了，也不免心中惻然！

那老者「哼」地一聲，轉過頭去，眼光直射龍雄，龍雄忙道：「前輩莫聽一面之詞，我們自己的孩子，怎會弄錯？」

方婉也道：「她的孩子，還躺在雪地上哩！」伸手向那不遠處的女嬰一指。

那女嬰的小臉頰上，已然積了不少雪，但仍在襁褓之中掙扎。

那老者一揮手，道：「你們去吧！」

隨着他的一揮手，一股強勁無比的力道，倏地發出，龍雄和方婉兩人，身不由主，被那股大力，推出了丈許開外！

兩人心知厲害，哪裡還敢多事逗留，龍雄扶了方婉，接連幾躍，登上了雪橇，長鞭揮動，雪橇又已然向前飛馳而出。

那老者轉過身來，向那女子喝道：「還不跟我回去？」

那女子在雪地中，向前掙扎着爬了過去。

那老者厲聲喝道：「妳想作甚？」

那女子緊緊地咬着嘴唇，一聲不出，爬起來又跌倒，跌倒了再爬起，肩頭的傷口，血如泉湧，看她的情形，仍想去追趕雪橇。

可是這時候，犬吠之聲，已然漸漸遠去，龍雄和方婉兩人，少說也已在里許開外，她哪裡還能夠追得上人家？

那老者等她爬出了丈許，才又喝道：「妳還想怎麼樣？」

那女子頹然地跌在地上，回過頭來，道：「孩子！孩子！可憐他已經沒有了父親，眼看又要沒有母親，可憐的孩子！」

一面說，一面眼淚直流。

此際，天寒地凍，她的眼淚，流到了臉頰上，便已然凍成了冰珠兒，隨着她臉頰的抽搐，而一顆一顆地跌到了雪中。

那老者自從一現身以來，面色便嚴峻之極，可是到了此際，却也不免露出淒然之聲，講話的聲音，也軟了許多，道：「妳孩子還在這裡，妳叫什麼？」

那女子尖聲道：「不是的！那不是我的孩子，我孩子被人換走了！」

那老者「呸」地一聲，道：「好不要臉的東西，誰稀罕妳的野種？」

那女子怔了一怔，面色劇變，嘴唇抖動，道：「爹……爹……你……這樣稱呼你……

……自己……外孫……麼？」

那老者「哼」地一聲，道：「當然！」

那女子將頭埋在雪地之中，全身抖動不已，想是她心中傷心已極。

那老者一俯身，將她提了起來，挾在脅下，便向前飛掠而出！

他的身法，快到了極點，轉眼之間，便已然掠出了三丈開外。就在這時，他突然停了下來，呆了一呆，像是在考慮什麼問題，終於長嘆一聲，又轉過身來，來到那女嬰的身旁。

俯身看覷了一回，「呼」地吹了一口氣，將那女嬰面上的積雪，全都吹開，又呆了一會，才一伸手，將那女嬰提了起來。

那女嬰仍是大眼轉動，並不啼哭。

看那老者的神情，像是心緒複雜矛盾，到了極點。好幾次，想將那女嬰抛了開去，但終於長嘆一聲，抱起了女嬰，又向前疾馳而去。

他馳出了沒有多久，雪地之中，突然又傳來了陣陣的犬吠之聲，只見迎面一輛老大的雪橇，載着四個人，又疾馳而至。

兩下裡勢子，均極是快疾，一下子便已然錯了過去，那老者頭都不回，但是那輛雪橇，却在越出丈許之後，陡地停了下來。

雪橇上四人，一齊躍了下來，齊聲喝道：「老兒且住！」

那老者身形一停，轉過身來。

那四人身手也極爲矯捷，一齊向前，撲了上去，在那老者身前六七尺處站定，向被挾在老者脅下的那女子一看，「嘿」地一聲，道：「果然在這裡！」

其中一人，踏前一步，道：「老者，你將那女子放下，自顧自去吧！」

那老者雙眼似開非開，似閉非閉，將眼中精光，盡皆斂去，對那人的呼喝，却是不理不睬，站在那裡，也不離去。

那四人面上，怒容立現，又大喝道：「老者，你難道是聾子？」

那老者道：「不聾啊！」

四人中的一人道：「既然不聾，爲何不聽我們的吩咐？我們長白四鷹，追那賤人，已有三日三夜，你快將她放了下來，由我們處置！」

那老者冷冷地道：「長白四蠅？是長白山上四隻蒼蠅麼？」

那四人勃然大怒，喝道：「賊老兒想死哩！」「呼呼呼呼」四聲，各自已然發出了一拳，向那老者襲到，拳風頗是勁疾。

此際，那老者右臂挾着一人，左手抱着女嬰，實是沒有還手的餘地。可是四人四拳，只使到一半，突然見他後退一步，雙足飛踹而出，正踢中了兩人的拳頭，那兩人慘叫一聲，向後便倒。另外兩人，連忙收住了勢子，老人雙目一張，鬚髮蝟張，狀如天神，那四人嚇得手足酥痳，汗流浹背！

好一會，才踉蹌爬上雪橇，疾馳而去。

那老者「嘿嘿」冷笑兩聲，也向前馳去。

沒有多久，原野之中，又恢復了極度的寧靜。大雪，仍然紛紛揚揚地下着。

二

一所深沉的巨宅，大部份的房舍中，已然沒有燈光了，只有有限的幾間房間中，還有燈光透出，月光花影，顯得十分幽靜。

在後花園東面的三間小花廳中，燈光還甚是明亮，只聽得「呀」地一聲打開門的聲音，一個如玉樹臨風也似的年輕人，以輕快的步伐，走了出來。仰天看了一下月色，便沿着花園中的小徑，向大宅中走去。

在那年輕人離去之後，小花廳中，一雙老年夫婦，隔几而坐。

那老者生得虎背熊腰，雖然頷下的長髯，已然花白，但是精神矍爍，雙眼開合之間，精光四射，仍非常人能及。

那老者的額上，有着一搭朱紅的記認，更顯得他威武過人。

那老婦人約莫五十出頭年紀，身上披着一件白毛貂毛氅，坐在那裡，也是氣度非凡。

那時正是隆冬，小花廳中，雖生着一盆融融的炭火，也是頗爲寒冷。

他們兩人，默默地坐着，不一會，老婦人突然一笑，道：「你在想什麼？」

那老者一笑，伸了一個懶腰，道：「常言道，有子成丁萬事足，白兒今年已經十八了，

我們一生闖蕩江湖，如今也算是不錯了！」

老婦人的面上，也現出了一個極是甜蜜的笑容，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像是辛勞多年，到此際才得以鬆一口氣一樣，道：「雄哥，明日是你六十歲的生日，這幾日，賀客也已然到得不少，明日怕更有多人來，你封劍之意，已然決定了麼？」

那老者緩緩地站起身來，繞着火盆，踱了幾個圈兒，突然一伸手間，「嗆啷啷」一聲，抖出三隻套在一起的金環來。

那三隻金環，金光燦然，映着炭火，光芒更是奇幻無比。

他將那三隻金環略抖了抖，放在几上，道：「不錯，我意已決了。」

那老年婦人面色顯得十分嚴肅，呆了一會，道：「雄哥，照理說，以你我兩人，在武林中的名聲而論，就算封劍不出江湖，也不會再有什麼仇人會尋上門來的了。但是，我總有一件事，多少年來，一直耿耿於懷，覺得放心不下。」

那老者一面伸手撫摸着那三隻金環，像是不捨得驟然離開一個老朋友似的。事實上，他對那三隻金環的感情之深，也只有他自己一人，方能了解。

他，紅額金環，騰天金蛟龍雄，自從二十歲出道，在武林中行走，便仗着這三隻金環，會過了不知多少武林好漢。

在四十歲那年，因爲武功卓絕，而被兩湘四十九家鏢局，公舉爲總鏢頭，那是武林之中

，罕見的盛事。直到如今，四十年來，那副金環，沒有一天，離開過他的身邊。

但龍雄終於決定退出江湖了。

多少年來，他對武林中的爭鬥，已然感到了極度的厭倦。

所以，他才準備在明日，當着前來賀壽的賓客——當然也全是武林高手，宣佈從此封劍退隱。

當然，他這個打算，並不是驟然之間決定的，而是考慮了一年之久。

在他才興起這個念頭的時候，便將所有的江湖上的恩怨，一件一件地了清。

憑着他的威名，有一些仇恨，仇家也都願意化解，而且一些曾喪命在他手中的黑道中高手，也未聞有什麼人想爲他們報仇。

更何况騰天金蛟龍雄和點蒼神女方婉兩夫婦，在武林中交遊何等之廣，所來往的，盡皆是武林中的第一流高手。

因此，就算有什麼人想要前來生事，也是有所忌憚。

更何況他們的兒子龍驀白，在兩人自小調教之下，身兼兩家之長，武功也已然極有根底，絕非普通武林人物所能抵敵。

有了種種方面的有利因素，騰天金蛟龍雄決定封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當下他聽得妻子如此說法，心中不禁一奇，道：「你還有什麼放心不下？」

點蒼神女方婉一笑，道：「難道你忘記了？也是今天，只不過在十八年前。」

龍雄背負雙手，緩緩地道：「十八年前的今天？嗯……十八年前的今天……」

他漸漸地想起來了，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天氣，他們的孩子出世才三個月。因爲長沙運隆鏢局的一單紅貨，被關外的一幫馬賊刼走，因此他們便趕到關外，去與那幫馬賊動手。

那一場惡鬥，在長白山下展開，結果，他們夫婦兩人以少勝多，將一幫馬賊，殺得狼狽而逃！騰天金蛟龍雄，知道老妻突然提這件事來，並不是爲了這一幫馬賊，而是爲了他們才一出關，便遇上的那件怪事。因此他想了一想，道：「妳是說那個女子麼？」

方婉點了點頭，道：「不錯，那個女子的武功之奇，一直到現在，我們還弄不清她是什麼家數。當時，她抱着一個女嬰，硬說我們換了她的兒子，若不是那老頭兒突然趕到，事情眞不知怎樣收拾呢！唉，十八年了，一直未曾再得到她的音訊。」

龍雄來到老妻的身邊，笑道：「那妳心中還有什麼放不下的？」

方婉抬起頭來，望了丈夫一眼，他們兩人，數十年恩愛夫妻，從未發生過什麼口角。情愛之濃，無出其右，到老來仍是一樣，只要相互對望一眼，心中便都會感到無限甜蜜。

方婉頓了一頓，道：「我只怕那女子有一天會突然出現——」

龍雄笑道：「她突然出現又怎樣？我們又不曾得罪她！」

方婉嘆了一口氣，道：「我們雖然曾和她動過手，並還敗在她的手下，但是却一直連她

是何等樣人，都不知道。」

講到此處，停了一停，又道：「雄哥，你不知道，自從那件事發生之後，我一直多麼躭心，躭心有人將白兒搶走！」

龍雄微笑道：「如今白兒也已然長大成人了，還怕人搶麼？」

方婉也是一笑，道：「可是不要忘記，那女子一口咬定，是我們換了她的兒子，她一直以爲白兒是她的兒子哩！唉，希望我是杞人憂天，那就好了！」

龍雄輕輕地拍着方婉的肩頭，道：「妳放心，我們根本沒有和誰換過孩子，白兒的相貌，和我也十分相似，妳不用疑心了，天時不早，我們也該睡了！」

龍雄一面說，一面提起虎皮大氅來，披在身上，從几上拿起金環，和方婉兩人向門口走去。

他們兩人，才一來到門口，尚未及推門，便突然聽得一陣急驟的脚之聲，傳了過來。兩人心中一呆，正在此際，已聽得門外響起了一個聲音，顯得頗是惶急，道：「總鏢頭在不在？」

騰天金蛟龍雄雖然已有近五年未曾親自押鏢，但是他兩湘四十九家鏢局的總鏢頭名義尚在，因此他手下人，仍是這樣叫他。

龍雄當下一聽那聲音，便認出是手下一個極是得力的鏢頭，三目靈官史泰所發。

那三目靈官史泰，武功雖然平常，但是爲人却極是機智，遇事也十分鎮定，等閒事情，絕不會令他如此惶急！

龍雄連忙道：「史鏢頭，什麼事？」

他話才一出口，只聽得「砰」地一聲，三目靈官史泰，已然推門而入，帶進了一股寒風。只見他面上神色，青黃不定，進來之後，連門都忘了關，便道：「總鏢頭，有……有一個人，一定要見你！」

龍雄濃眉一蹙，道：「什麼人？」

史泰道：「我也不認識，那人自稱姓饒，約有五十來歲。」

龍雄道：「多半是前來賀壽的，你帶他到賓館去休息不就成了麼？」

三目靈官史泰搖手不迭，面上神色，變得更是難看，壓低了聲音，道：「總鏢頭，那人的衣襟之上，用黃線綉着一朵梅花，那是……」

他才講到此處，靜寂的黑夜之中，突然響起了一陣清越無比，響遏行雲的笑聲來。

那笑聲一起，騰天金蛟龍雄和方婉兩人，便自對望一眼。

方婉脫口道：「咦，來人內功，已臻極高的境界了！」

龍雄尚未作答，笑聲已絕，只聽得一人道：「久仰龍總鏢頭，交遍五湖四海，豪氣干雲，在下此來，原爲有事請教，緣何遲遲不見延客，拒人門外，莫非只是浪得虛名？」

騰天金蛟一聽，便自面上變色，因為武林中人物，往往講話之際，極是客氣，「請教」、「領教」云云，但實則上便是尋仇生事。

龍雄低哼一聲，道：「想不到明日便要封劍，今晚還要生事！」提高了聲音，道：「貴客夤夜來到，有失遠迎，尚祈恕罪！」

剛才那人的聲音，遠遠傳來，入耳雖清晰無比，人却在中門之外，而龍雄的聲音，也一樣可以傳出老遠，宛若與之對面交談一樣。

只聽得那人「哈哈」一笑，道：「打擾，打擾！」他只講了四個字，可是就在那四個字之間，聲音已然近了許多，由此也可以知道那人身法之快，實在是難以想像！

三目靈官史泰連忙低聲道：「總鏢頭，那人襟上，綉有一朵黃色梅花——」

他才講到此處，已然見後花園的月洞門上，出現了一條人影。

那條人影才一現身，連幌兩幌，一縷輕烟也似，已然來到了小花廳的門口。

點蒼神女方婉，在武林中，向以絕頂輕功著稱，可是看了那人前來的身法，心中也不禁暗暗嘆服。因為那人來勢，實在太快，方婉在急切間，竟未曾看出他用的是什麼身法！

那人一來到近前，三目靈官史泰便自住口不言，龍雄和方婉一齊向來人打量時，只見來人約莫五十出頭年紀，雖然已屆老年，但是劍眉入鬢，目若點漆，却顯得神俊無比。可以想見此人年輕的時候，一定是個美男子。

他雙手背負在後，意態極是瀟洒，身上一件灰色長袍，左襟之上，果然以黃線綉了一朵梅花，顯得極是奪目。

龍雄因為三目靈官史泰，曾經兩次提起那人襟上的這朵黃梅花，因此不免多望了一眼。

他知道自己雖然一生闖蕩江湖，但是生平足跡，却只在中原一帶。

而三目靈官史泰，則西至西域，南至苗疆，甚至極荒旱之地，東海諸島，都有過他的足跡，見聞之廣，無人能比。

他既然一連兩次，提及對方襟上的這朵黃梅花，當然不無理由，只惜對方人已來到，自然不能再向他詢問其中詳情。

當下龍雄向那人微一點頭，道：「在下近年來，已與武林朋友極少來往，因此閣下來訪，手下人覺得面生，多有得罪，尚祈勿怪！」

那人微微一笑，道：「龍總鏢頭何必客氣，明日乃是閣下六十大壽，在下此來，一則表示賀意，二則有事相詢。」

龍雄和方婉兩人，對望一眼，心中俱都覺得對方來得雖是詭異，但是却又像是沒有什麼惡意，忙齊聲道：「請裡面坐！」

那人也不客氣，大踏步地走了進去，龍雄和方婉兩人，正待跟進去時，突然看到三目靈官史泰神色緊張，向那人的背後，指了一指，又在他自己左胸，比了一下，面色極是嚴重。

龍雄知道他仍是指那人襟前的一朵梅花而言，可是龍雄却難以明白他是什麼意思，只得揮了一揮手，令他退出。

一行三人，來到了小花廳中，分賓主坐下，那人才一坐下，便伸手入懷，取出一隻小盒子來，道：「龍總鏢頭六十大壽，無以爲賀，這一點東西，不成敬意，但是却也頗爲難得，請總鏢頭收下！」

龍雄一直在猜測那人的來歷和來意，見他如此說法，便客氣了幾句，將那不過四寸見方的盒子，接了過來。他只當那麼一隻盒子，裡面所放的東西，能有多重，因此並不經意。

怎知對方才一鬆手，那盒子交到了龍雄的手中，竟是重得不可想像，龍雄一個不當心，幾乎將盒子跌到了地上。

龍雄心中，猛地一驚，尚幸他內功已到了收發自如的境地，一覺出不妙，立即內力疾吐，貫於五指，才將盒子抓住。

放在手中，略掂了一掂，那麼小的一隻盒子，竟有四五十斤之重！

騰天金蛟龍雄禁不住問道：「不知盒中何物，何以沉重若此？」

那人微微一笑，道：「龍總鏢頭不妨打開一看，以總鏢頭的見識而論，自然一看便知道！」

龍雄將盒子拿近身邊，示意方婉，也來觀看，手指一撥，將盒蓋打了開來，兩人一齊向

盒中看去時，不由齊皆一驚！

只見盒中所放，乃是色作烏紫色，但是在紫色之中，又有點點金光，拳頭大小，像是石頭一樣的一塊東西，以白緞襯着。

那塊東西，光華流轉不定，定睛看上一會，像是不知有多深一樣。

龍雄和方婉兩人，在武林中的閱歷到底頗深，一見便已然認出，那是珍貴之極，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震天金英」！那震天金英在鑄造兵刃之際，夾在刃口，便足以令兵刃削金斷玉，尚在玄鐵之上！

龍雄看了一眼，連忙將盒子蓋上，放在几上，道：「我們與閣下素不相識，不知閣下何以送我們這樣的重禮？」

騰天金蛟此言，倒一點也不是客氣，他六十壽辰，各方高手送來的禮物中，奇珍異寶，也已不少，但是比較起來，却沒有一樣，及得上「震天金英」的！

那震天金英，並非產自世間，而是來自天上。

只有在某一種隕星之中，才或者可能藏有一塊震天金英，一般武林中人，千辛萬苦，縱使求得一點，能夠有手指甲那麼大小的一塊，已然是了不起的大事。直到如今，除了苦行頭陀那柄月牙鏟的鋒口之上，有着一點「震天金英」之外，還未曾聽說有什麼其他武林中人，得過這等異寶。

而眼前這塊「震天金英」，却足有拳頭大小，看來以之夾在長劍的鋒双，足可夠兩柄長劍之用，其珍貴之處，實是難以言喻。

那人見問，却嘆了一口氣，道：「總鏢頭果然識貨，爲了這塊東西，我不知花了多少心血，但如今反倒覺得它之無用處！

龍雄和方婉兩人，聽得那人談吐不俗，心中已然生了好感，敵意也去了許多，因爲對方若是懷有敵意的話，斷然不會將這樣的武林至寶，隨便送人的。

當下龍雄便道：「常言道：無功不受祿，這份厚禮，實是收受不起。」

那人一笑，道：「若是如此，龍總鏢頭未免小覷在下了！」

龍雄「哈哈」一笑，將禮物之事，擱過不提，道：「尚未請敎閣下尊姓大名。」

那人道：「我久處邊陲，早年的姓名，也不爲人知，五十以後，我改了名字，姓饒，名了她。」講到此處，突然又嘆了一口氣，低聲道：「饒了她！饒了她爲什麼不早一點？」

龍雄和方婉兩人，聽那人自報姓名，名字竟然如此古怪，姓饒的人，本不算少，但連姓帶名，竟叫作「饒了她」的，却是聞所未聞。

兩人心中，總覺得那饒了她有一點不尋常，更不知他前來，所爲何事！

怔了一怔，龍雄才道：「饒朋友來此，不知有何事見敎？」

饒了她喃喃低語之際，面上的神情，已然是哀痛之極，聽得龍雄一問，又自長嘆一聲，

道：「向兩位打聽一人的下落。」

龍雄笑道：「饒朋友只管說。」

饒了她道：「約莫在十八年前，兩位在關外，可曾遇到過一個女子？」

他話尚未講完，點蒼神女方婉，已然「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她和龍雄兩人，剛在談起那件事，想不到立即便有人來問起這個女子。方婉的神色也十分緊張，道：「是，有的。」

饒了她的臉上，反倒有點出奇，道：「何以龍夫人一提就知？」

方婉道：「我正與拙夫提起她，那女子可是鳳眼生威，所使的兵双，是一柄青瑩瑩的長劍麼？」

饒了她的神色，顯得興奮之極，「霍」地站了起來，道：「是，是，正是她！」

方婉道：「我們不但與她見過面，還曾經與她動過手來！」

饒了她一笑，道：「不是我小覷兩位，那時，兩位一定不是她的對手！」

龍雄和方婉兩人，聽了臉上一紅。若是在二十年前，依方婉的脾氣而論，一定會立時翻臉，但此際方婉的脾氣，却已然好了許多，竟坦然道：「饒朋友講得不錯，那時，她已然負傷甚重，但是我們却依然不是她的敵手，敗在她手下！」

方婉才一講完，那人的神色，又極是緊張，連聲問道：「受了傷？她受了傷？傷在那裡

？礙不礙事？兩位快說。」

神色之間，對那女子，像是關切到了極點。

龍雄沉聲道：「只是外傷，並不礙事的，我們以雪橇趕路，她還是追了上來！」

饒了她「噢」地一聲，道：「然則她在遇到兩位之後，又去了那裡？」

方婉道：「那連我們也不知道，她是被她父親帶走的。」

饒了她面上神色，為之一變，呆了半晌，才「哦」地一聲，道：「原來如此，多謝兩位，在下告辭了！」話一說完，身形一幌，已到門外。

龍雄和方婉兩人，見他說走就走，倒也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兩人連忙站了起來，只見饒了她已然身在三丈開外，身法之快，難以言喻，但是一剎那間，饒了她突然又轉過身來。

龍雄和方婉一個錯愕間，饒了她已然又來到了他們的面前。

兩人見他突然去而復返，心中不禁一怔，饒了她一來到他們的面前，便問道：「在下尚有一事難明，尚祈兩位相告。」

龍雄道：「請說。」

饒了她想了一想，道：「不知兩位，為何會與她動起手來的？」

龍雄一笑，道：「說來也頗是好笑，那女子說我們換了她的孩子。」

龍雄話才一出口，饒了她便陡地一怔，突然之間，右手一伸，便向龍雄的肩頭抓來，那一招，出手如風，快疾無論！

龍雄連忙涵胸躬背，身子向側一避，避得也是快到極點。

但是兩下相較，總是龍雄慢了一步，只聽得「嗤」地一聲，龍雄的一件錦緞皮襖，已然被饒了她扯下了老大一幅來。

龍雄和方婉，立時面上變色，齊聲喝道：「饒朋友這是何意？」

饒了她怔了一怔，苦笑一下，道：「兩位勿怪，我是乍一聽得她已然有了孩子，心中又驚又喜之故。啊，啊！若有孩子，今年應該十八歲了，不知我……」講到此處，突然改口，道：「不知她的孩子，是男是女？換了孩子又是何意？」

龍雄剛才雖然因為避得快捷，未曾被那人抓中了皮肉。

可是他肩頭之上，却也感到被一股極其强勁的力道，撞了一撞，由此可知那饒了她的內力之高，實是驚世駭俗！

而且，在那一瞬間，龍雄也已然看清，那人的指甲之上，隱隱有青色流轉，分明是蘊有劇毒，若是正派中人，定然不會如此！

因此龍雄一見他連接發問，便向方婉使了一個眼色，示意她不可亂說，道：「我們的孩子，當時因為出痧子，因此在一個小鎮上，歇了一夜。第二天離鎮趕路時，那女子便追了上

來，她懷中抱着一個女——」

饒了她聽到此處，「啊」地一聲，道：「原來是個女孩子！」

方婉聽到此處，冷冷地道：「敢問饒朋友，那女子是你何人？」

饒了她仰天長嘆一聲，道：「一言難盡，總鏢頭請往下說。」

龍雄道：「她追上了我們，硬說我們是用她手中所抱的女嬰，換了她的兒子！」

饒了她又是「啊」地一聲，道：「如此說來，她的孩子是男孩子了？」

龍雄道：「我們也不知道，當時她堅持要看拙荊懷中的嬰兒，但我們的孩子才出世不久，兼且出疹，萬萬不能見風。我們既未作這等事，當然不肯，因此便動起手來。」

饒了她聽了，半晌不語，面上神色，詭異之極，好一會，才突然「咭」地一笑，道：「在下有一個斗胆之請，不知總鏢頭可肯答應？」

龍雄尚未講話，方婉面上的神色，已然顯得大不耐煩，道：「你——」

可是她却只講了一個字，便爲龍雄一擺手止住，道：「饒朋友請說！」

饒了她道：「根據兩位所言，當年這段公案，是非尚未弄清，不知龍總鏢頭可能將公子喚出，令我看上一看麼？」

饒了她此言一出，騰天金蛟龍雄，雖然一直不想節外生枝，此際也未免沉不住氣，沉聲道：「饒朋友難道不信我們的話麼？」

饒了她却還甚是客氣，道：「龍總鏢頭切勿錯會，令公子讓我看上一看，又有何妨？」

方婉尖聲道：「我們的孩子，你有什麼好看的？」

饒了她緩緩地道：「既然當年有這段公案，我自然不能不過目一下。」

方婉心中，已然怒極，尖聲道：「饒朋友若是想來生事，我們自當奉陪！」

饒了她嘆了一口氣，道：「我早已心灰意懶，不想和人動手，但兩位如果執意不肯時，我也是沒有辦法。」

方婉一聲冷笑，道：「說得倒好聽！我們就是不肯！」

饒了她面色陡地一變，「唰」地一指，突然向龍雄的脅下疾點而出！

饒了她本是和方婉在對面講話的，可是他驟然出招，却是攻向在一旁的龍雄，招式詭異到了極點。龍雄見他一指點到，心想其人身份神秘，不知究竟功力如何，何不試上一試？

因此身形一側，右腕翻處，右手中指，「啪」地一聲，彈了出去，正對着饒了她向他點來的手指指尖。兩人出手，均甚快疾，只聽得極是輕微的「啪」的一聲，雙指已然相交。

龍雄本已知道，對方的功力，可能在自己之上，因此一出手，便已然運上了六成功力。

可是，就在他的指尖，和饒了她的指尖相觸的那一瞬間，一股陰柔已極的大力，突然之際，如排山倒海也似，襲了過來，右臂猛地一震，不由自主，直揚了起來。

而那股大力，却並未因之而盡，身形一幌，幾乎跌倒在地。

龍雄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連忙眞氣下沉，穩住了身形。

但是在這片刻之間，身子也已然搖了一搖，而且他右臂向上抬起，右胸門戶大開，對方只要一伸手，便可襲中他的要害！

可是饒了她却並未再行出手，向後退了開去，龍雄驚魂甫定，不由得講不出話來。

饒了她緩緩地道：「龍總鏢頭當信我此來，了無惡意，否則，震天金英乃是稀世難求之寶，我豈能隨便出手送人？」

方婉在一旁，也已然看出一交手間，自己的丈夫已然吃了虧，聞言忙道：「哼！誰稀罕你的震天金英，還給你，你走吧！」

一個轉身，便向門內掠去，他們本是站在門口的，轉身走出一步，便已然來到了小花廳中。可是方婉向几上一看，却不禁一怔，回頭道：「雄哥，你將震天金英收起來了麼？」

龍雄忙道：「沒有啊，我放在几上的。」

方婉道：「几上那有什麼東西，你來看！」

龍雄轉身一看，几上果然空無一物，他心中也不禁爲之一怔，轉頭向饒了她瞪了一眼，道：「饒朋友可曾看到那震天金英？」

饒了她面上的神情，也是驚訝之極，道：「笑話，我爲了要探得她的下落，一切均在所不計，既已出手送人，焉有取回之理？」

龍雄和方婉兩人，聽他講得甚是誠懇，不似說謊，心中更是驚疑不定！

因爲他們兩人，可以說根本沒有離開過這個小花廳，只是站在門口。

而如果有什麼人，能夠趁機將震天金英偷走的話，自然也只有在饒了她去而復返的一瞬間，因爲饒了她一回來，自己兩人雖是背對門，饒了她却是可以望到廳內的情形。

如果他望到了有人取走「震天金英」當然沒有一聲不出之理！

龍雄想了一想，便沉聲道：「笑話，咱們三個人就在門口，倒被人偷了東西去了！」

饒了她却道：「兩位快將令公子喚出，容我一看，若是震天金英被人盜走，只怕我還有這個本領，將它追了回來。」

饒了她話剛講完，突然聽得他身後不遠處，傳來「嘿」地一聲冷笑。

那一下冷笑聲，聽來令人覺得淒厲無比，而冷笑聲未畢，饒了她已然突然一個轉身，如旋風也以，向前撲了過去。

那地方恰好是一堆假山石，離饒了她也有四五丈遠近，但饒了她却一撲即至。才一撲到，雙掌一錯「轟」然有聲，兩掌已然向前襲出！

掌風到處，轟隆之聲不絕，那一座假山山峯，已被他掌力整個揭去，碎石亂飛，可是月色之下，看得分明，假山附近却是一人也無！

饒了她身形一擰，一聲長嘯，道：「朋友好快的身法哇！」

黑夜之中，饒了她其聲悠悠，一直傳了開去，只見不少房間中，突然亮起了燈火，一個聲若洪鐘的聲音，首先喝問道：「老龍，什麼事？」

隨着聲音，在一間房間的窗中，「唰」地飛出一條人影來，乃是一個胖大和尚，手中提着一條老粗的精鋼禪杖。

那和尚雖然身軀胖大，但是行動卻極是靈活，像是一隻在迅速滾動着的火球一樣，一幌眼間，便已然來到饒了她的身前。

人一到，便自喝道：「你是誰？」喝聲未畢，也不等饒了她回答，便自大吼一聲，道：「原來是你這妖孽！」一杖掄起，帶起呼呼風聲，已然當頭砸下！

三

那胖大和尚的禪杖，才一掄了起來，便自風聲呼呼，驚人之極，掄起數尺之後，勁風更甚，簡直如同突然之際，生了一陣狂飆。聲勢之猛惡，眞是難以形容，對準饒了她，疾壓而下。

饒了她卻自始至終，只是冷冷地望着那個胖大和尚，一動不動。

他的眼光，猶如冷電，另有一股詭異已極，似精似怪的味道。

那胖大和尚給他看得心中發毛，在禪杖離他頭頂還有兩三尺時，便突然收住了勢子，喝道：「你爲什麼不還手？」

饒了她冷冷地道：「你這柄燈草桿似的禪杖，諒來還砸我不死！」

饒了她此言一出，旁觀衆人中，有認得那胖大和尚的，不禁盡皆爲他捏了一把冷汗。

那胖大和尚，法名惠能，乃是五台派方今掌門惠德禪師的師弟。

惠能和尚的外門橫練功夫，已然到了第六重的境界，再加上他天生神力，那條禪杖，精鋼打就，足有百十來斤之重！

惠能和尚的硬功又好，一杖砸下，怕不力逾千斤，但饒了她卻說他的禪杖是「燈草」，

怎能不令人爲之咋舌？

只見惠能和尚神色略變，反倒後退了一步，大喝道：「我知道你們這干妖孽，都有一點本領，但你敢硬接我三杖麼？」

別看他生得粗魯無比，心思倒居然甚細，還會以話來套人。

饒了她「哈哈」一笑，道：「當然能，若是我接了你的三杖，你却須向我叩三個頭！」

惠能和尚伸出左手來，在光禿禿的頭皮上，抓了幾抓，突然自言自語道：「三杖換三個響頭，這買賣划算麼？」

他雖然是自言自語，但是話却講得頗是大聲，聽得衆人盡皆一楞，不知他在問誰。緊接着，又聽得他自己答自己道：「划算！划算之極！」

衆人心知惠能和尚是個渾人，見了這等情形，不禁爲之失笑。

衆人笑聲中，騰天金蛟龍雄，踏出了幾步，道：「兩位全是在下的貴賓，最好不必動手了。」惠能和尚瞪大了眼睛，「哇呀」直叫，道：「騰天金蛟，你剛才怎麼不說？我好不容易，才得了一件划算的買賣，你却來從中阻撓，難爲你在江湖上走動多年，你可知壞人買賣，如殺人父母麼？」

龍雄素知惠能和尚的脾氣，他們兩人的交情也極好，自然不會因此而心中生氣，正想勸他們不要動手時，忽然身邊有人，低聲叫道：「總鏢頭，由得他們去吧，不要再勸了！」

騰天金蛟龍雄回頭一看，只見講話的正是史泰，一面說，一面還在向自己擠眉弄眼！

龍雄心中一動，暗忖那自稱「饒了她」之人，他的來歷，自己並不知道，但是聽惠能和尚的口氣，却像是知道似地。

要不然，他也不能一上來，就大罵饒了她爲「妖孽」。

因此龍雄後退一步，只聽得饒了她一聲冷笑，道：「大和尚，你下手吧！」

惠能和尚大聲道：「好！」

身子向後略挫，似坐非坐，似站非站，已然拿定了一個馬樁。

他人生得肥大，一拿馬樁，身上的肌肉，更是塊塊墳起，盤虬驚人。

同時，只見他雙臂之上，像是有七八隻小老鼠，在來回亂竄一樣，奔突不已，周身骨骼，也迸出炒豆也似的一陣「啪啪」之聲。

衆人俱都知道他在運本身外門眞氣。武學一道，本分內外兩功。內功一途雖然難學，但是容易到達極高的境界。外門功夫，却是容易學，但是要到爐火純青的境地，却是極難。

一般武林中人，能以將外門功夫，練到第三重境界的，已然是了不起的事。

而惠能和尚，却已然到達了第六重，據武林中人所知，並世之間，除了浙南雁蕩山天魂上人，以及內外功兼修，在武林中極少露面的大俠賴五兩人，已然分別練到第七、第八重境界之外，之後未曾再聽得有什麼人，勝得過他們。

因此，當惠能和尚一運起外門功力之際，四周圍不禁發出了一陣驚嘆之聲！

惠能和尚面有得色，過了不一會，大喝一聲，禪杖向地上猛地一頓！

他那一頓，禪杖柄正好頓在一塊青石板上，只聽得「叭」地一聲，那青石板在杖柄頓落之際，裂了開來，齊齊整整的成爲八塊！

此際，聞聲而來的人，已然越來越多。

那些人，全是前來爲騰天金蛟龍雄賀壽的，自然俱是武林高手。

本來，要將一塊四寸來厚的青石板頓碎，並不是什麼難事。

但難得的是石板裂開的紋路，竟然如此整齊，可見惠能和尚的外門功力，實在也已然練到了圓滑自如，收發由心的境地。因此，人叢之中，立時有人爲之大聲喝起采來。

惠能和尚緊接着，又是一聲大喝，身形猛地站直，向前跨出一步，叫道：「第一杖　來了！」

只見他手腕猛地一振，那條禪杖，突然風車也似，呼呼地轉了起來，轉到了一半，突然一頓。那一頓，只不過電光石火間的事，禪杖已然捲起狂飆，向饒了她頂門當頭砸下。

在惠能和尚聚集外門功力之際，饒了她一直只是冷冷地看着惠能和尚。

此際，那挾着排山倒海之力的一杖，當頭壓了下來，來勢之快，實是捷逾閃電。眼看要擊中饒了她的頂門之際，饒了她才倏地一伸手，從袖中抖出一柄摺扇來，向上迎了上去。

看他的出招之勢，輕飄飄地，簡直一點力道也沒有，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極爲輕微的

「叮」地一聲，摺扇和禪杖已然相交。

也就在這個時候，只見饒了她左臂，向旁邊輕輕一帶，惠能和尚的腳步，突然向外一個踉蹌，「蹬蹬蹬」地直跨出了三步，方始站穩，已然漲得滿面通紅，饒了她却仍然是氣定神閒，若無其事。

這一下變化之快，除了有限的幾個高手，在饒了她摺扇甫一揚起之際，便已然看出，惠能和尚必要吃虧之外，其餘衆人盡皆大出意料之外。一時連喝采聲也忘了發出，反倒沉靜無比。

騰天金蛟龍雄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也是陡地吃了一驚，低聲向身邊的史泰問道：「史鏢頭，那人將上乘內家的『四兩撥千斤』功夫，使得如此出神入化，他究竟是什麼人？」

史泰的面色，一直極是惶急，像是有什麼大禍將臨一樣，見龍雄發問，才低聲道：「我也不知他是什麼人，但是他襟上綉的那朵黃梅花，却是——」

史泰才講到此處，只見人叢中，一聲長嘯，已然飛出一人來。

那人才一現身，便顯得他不同凡響。

只見他先將身形，陡地向上拔起兩丈來高下，簡直像是一縷青烟，直升半空一樣。

拔起兩丈來高之後，突然斜斜向下落了下來，一起一落之間，快得出奇。直等他落了下來，衆人才看清他也是一個僧人。

只見他披着一件月白色的袈裟，生得又高又瘦，像是一枝枯竹。

而面上更是一絲肉也沒有，貌相怪異之極，但是偏偏雙眼開合之間，精光四射，有認得他的，心中盡皆吃了一驚。

因爲惠能和尚，究竟是爲了什麼和饒了她動起手來的，根本無人知道。

如今，從人叢中躍了出來的，却是惠能的師兄，五台派掌門，惠德禪師！惠德禪師平時自視極高，輕易不肯出手。

此際他也出場，可知事情已經鬧得大了！

惠能和尚在突然之間，自己杖上的大刀，被引向一邊，等到踉蹌跨出之後，只是呆呆地站着，伸手摸着光頭，看他的情形，像是敗得莫名其妙！

直到惠德禪師一出場，他才大叫道：「師兄，你來作甚？」

惠德禪師道：「師弟，你向這位檀樾，叩一個響頭，退後去吧！」

剛才，惠能和尚和饒了她議定的，乃是一個若能接得了惠能和尚的三杖，惠能和尚便需向他，叩上三個響頭。他們雖是未曾說明，若是接不住時，該當如何，但是人人心中盡皆明白，若是接不住那一杖時，除了立時橫死之外，再無第二條路。

惠能和尚一聽，大聲道：「師兄，我才打了一杖，還有兩杖哩！」

惠德禪師喝道：「再有十杖，你也是一樣不濟，還不快叩頭了事？」惠能和尚對這位師兄，敬畏之極，滿面無可奈何之狀，走向前去，向饒了她叩了一頭。饒了她却只是昂然立着

，並不回禮，也不攙扶。衆人俱已看出，惠德禪師的面色，難看之極。

惠能和尚叩完了頭，站了起來，口中尚自不斷咕噥，道：「還有兩杖，就不給人家打了。蝕本，蝕本，這樣下去，連和尚都當不成了！」

衆人聽了，心中實在想笑，可是眼前的氣氛，如此緊張，却又沒有人笑得出來。

惠德禪師精光四射的雙眼，向饒了她打量了一會，道：「這位檀樾，面生得緊啊，不知如何稱呼？」

饒了她道：「我一向在西域居住，甚少來中原走動，大師自然不知。我姓饒，近數年來，改名了她。」

惠德禪師只「哦」了一聲，尚未開口，惠能和尚已然大叫道：「師兄，別聽他的，他姓饒不錯，但是却叫饒奇化！」

饒了她笑道：「大和尚好佳的記性，我本來是叫饒奇化，但如今却叫饒了她。」

惠德禪師回頭叱道：「師弟，你別多口！」

旁觀衆人，此際也不禁竊竊私議起來。

因爲饒奇化也好，饒了她也好，這名字，衆人竟是都未曾聽說過。

他說一向在西域居住，大約不錯，可是西域武林中成了名的人物，也是不少，却未曾聽說過有一個叫作饒奇化的！

龍雄在一旁聽了，心中也深以爲奇，又問道：「史鏢頭，你說他那朵黃梅花怎麼樣？」

史泰却答非所問，道：「總鏢頭，你總該知道皓首神龍謝音其人？」

龍雄聽了，心中猛地吃了一驚，面上的神色，也爲之一變！

皓首神龍謝音，乃是介乎正邪之間的第一奇人。他成名之際，騰天金蛟龍雄，還只不過是一個十來歲的小伙子。他所練的天罡掌、天罡刀法，陽剛之力，天下無匹，聲名之盛，無以復加，正派邪派中人，聽到他的名字，便自頭痛。

但是，早在三四十年之前，皓首神龍謝音，便不在武林中走動。

是以，他的聲名，固然人人皆知，但是見過他的人，却並不多。

像騰天金蛟龍雄那樣，也已然是武林之中，一流高手，也只是一直聽得他的名字而已，至於他是什麼樣的人，却也說不上來。就算是對面相覷，若對方不報名頭，也是不識。

此際，龍雄聽得史泰提起皓首神龍謝音之名，心中那得不驚？

怔了一怔，立卽問道：「難道他是謝老前輩的什麼人不成？」

皓首神龍謝音，不在武林中露面已然有數十年之久，但是像騰天金蛟龍雄這一流人物，提起他來，尚且自然而然地稱他爲「老前輩」，可知他聲名之懾人，實是無出其右！

史泰却搖了搖頭，道：「不是，我在多年之前……」他講到此處，突然搖了搖頭，道：「總鏢頭，說來話長，我等一會和你詳說，總之，那人能平安將他送出，已是萬幸！」龍

雄向史泰望了一眼，見他額角之上，甚至急出了老大的汗珠！

此際，天時何等寒冷，若不是事態眞的嚴重已極，怎會出汗？

因此他心知史泰所言不虛，低聲道：「他看來却並沒有什麼惡意，只是要看一看我的兒子！」

史泰陡地一驚，道：「總鏢頭，千萬不能讓他看！」

講完之後，又面色青黃不定半晌，向人叢中看了幾眼，道：「公子不在此處，待我和龍夫人去守護他，最好避開去。」

龍雄向妻子一使眼色，他們兩人的交談，點蒼神女方婉，本來全都聽到，一見丈夫向自己使了一個眼色，便知丈夫已然同意了史泰的話。因此她立卽悄沒聲地，後退丈許。

史泰也悄悄地向後退去，兩人退開之後，便向屋中，疾撲而去。

因爲他們兩人的行動，極是小心，因此並未引起他人的注意。

只見惠德禪師和饒了她兩人，對立了半晌，惠德禪師才道：「饒檀樾內家功力之深，已臻出神入化的境地，老僧甚是佩服。」

饒了她却只是淡淡地道：「那裡，那裡。」

他口中雖在謙虛，但實則上，却已然等於將對方的話，全部承受！

惠德禪師神色不動，道：「老僧師弟，已然甘拜下風，但老僧還要領敎一二！」

饒了她突然嘆了一口氣，面上又現出了那種憂戚之色，道：「你一定要動手，我自然奉陪！」

惠德禪師道：「多蒙看得起！」

話一說完，突然向旁逸了開去，掠開了兩丈，再回到原地。

他一去一回之間，快疾無倫，等到他又在原地站定時，手中已然多了一根長約尺許的枯枝，道：「請饒檀樾接我三招。」

饒了她冷冷地道：「若是我接住了呢，咱們也是叩響頭麼？」

饒了她此言一出，不但是惠德禪師，怔了一怔，便是旁觀衆人，也無不吃驚！

需知剛才，饒了她與惠能和尚約定了分出勝負之後，輸的便要叩響頭，衆人固然覺得有點胡鬧，但是却也不怎麼樣。

因爲惠能和尚，乃是出了名的渾人，行事獃頭獃腦。像他剛才那樣一杖之力，被人家以「四兩撥千斤」的上乘內功，帶了開去，而他也眞的向人，叩了一個響頭。這種事，發生在惠能和尚身上，誰也不以爲笑話，惠能和尚自己也不會引以爲恥。

但是，如今饒了她却對惠德禪師，也說出那樣的話來，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

惠德禪師執掌五台派多年，那五台派乃是武林之中，極大的宗派，不但門下僧人甚多，而且幾門不傳之秘的功夫，武林中也認爲是絕藝。

除了掌門人惠德禪師以外，另外還有四個惠字輩的高人，更是絕不在武林露面，只在五台山元化寺中靜修。武林中傳說，那四人的武功，可能比惠德禪師更高，但也有人說，那四人根本不會武功，只不過是深通佛理的高僧而已。

但無論如何，五台派人多勢衆，却是一個事實。而且惠德禪師本人，不論是武功身份，俱都極高，他本人又是個不苟言笑的人物，饒了她和他如此說法，無疑是大大地不敬！

只見惠德禪師呆了一呆，方道：「好！」

饒了她仍然是若無其事，像是一點也不覺得自己的提議，有什麼不對，道：「大師請進招。」

惠德禪師又道：「好！」

他一聲「好」字才出口，手中的枯枝，便已然輕輕地向外一揮。

這一揮，看來也是一點力道都沒有。

但是衆人却全都知道，他們兩人之間，既然已定下了這樣的打賭之法，惠德禪師萬不能敗。

因爲如果一敗的話，當着那麼多人，自然不能說了不算數，而如果他一向饒了她叩起響頭來的話，五台派的聲名，從此墮地！

因此衆人的心中，俱都緊張之極，個個屏氣靜息，以觀究竟。

騰天金蛟龍雄的心中，雖然記掛着兒子、妻子和史泰三人，但眼前饒了她尚在，想來總不會有什麼事發生，因此他也和衆人一樣，用心觀看。

他已然看出，惠德禪師那輕輕的一揮，實則上已然蘊上了五台秘傳佛門度厄眞氣。佛門內功，本有多種，少林、峨嵋、五台，所傳各自不同。

五台派的佛門度厄眞氣，初發之際，軟弱無力，但是一遇到抵抗，却立時會生出極強的反應，幾乎無堅不摧。「度厄眞氣」四字之由來，乃是採「心經」之上，「照得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一句而來，意即不發則已，一發則銳不可當。

惠德禪師一上來，便使出了這樣的絕頂佛門內功，可知在他的心中，實在也是絲毫都不敢小覷了這個來歷不明的對手！

而看饒了她的神情，也和剛才對付惠能和尚時，大大地不同。

剛才，他在惠能和尚一杖掄出之後，尚兀自若無其事，但此際，惠德禪師的枯枝，才一輕輕揮出，他便已然手腕翻處，揚起了摺扇。

兩人所發的勢子，全都是輕飄飄地，也不十分快疾，看來竟像是兒戲一樣。一旁惠能和尚忍不住怪叫道：「師兄，你和他鬧着玩麼？」

惠能和尚叫聲甫畢，枯枝和摺扇已然相交。照理，從那兩件物事相交的情形看來，應該是了無聲息才是，可是却大大地出乎意料之外，兩件物事才一相交，竟然發出了霹靂也

似，「轟」地一聲巨響！

惠能和尚離得兩人最近，竟被嚇得老大一跳，怪叫一聲，向後躍出。

而惠德禪師和饒了她兩人，這時也各自「騰」地後退了步。

同時，有兩截物事，冲天飛起，隔了好半晌，才「啪啪」地跌到了地上，正是半截枯枝，和饒了她手中的半柄摺扇。可見這一次交手，兩人之間，實是功力相若，不分伯仲。

惠德禪師面色爲之一變，因爲他剛才一枯枝揮出之際，已然將佛門絕學，度厄眞氣，運上了七成。以他數十年修爲之力而論，手中所持，雖然只不過是一截枯枝，但是七成以上的度厄眞氣，在枯枝之上傳過，就算是一塊頑石，也可應手揮裂！

可是，在饒了她的摺扇，迎了上來之際，對方扇上所蘊的大力，若柔若剛，若有若無，難以捉摸到了極點。

本來，度厄眞氣一遇到對方的力道，威力便會陡然間發出。

這次，當然也沒有例外。可是在度厄眞氣的威力，陡然而發之際，對方的力道，也在剎那之間，突然大盛。惠德禪師只感到那股力道之盛，簡直不可抗拒，身子便不由自主，逼退了一步！

雖然，饒了她在實際上也沒有佔到便宜，一樣被度厄眞氣，逼出一步。

但如果對方硬要說已然硬接了一招的話，這一個響頭，却是逃不了的！

惠德禪師在心神不定間，已然聽得鐃了她一聲長笑，道：「大師的佛家眞力，當眞是非同凡響。這柄摺扇，多少年來，只斷他人兵刃，想不到今日竟被大師功力震斷。」

惠德禪師一揚手中枯枝，剛要講話，惠能和尚已然叫道：「鐃奇化，你既然知道我的師兄厲害，還不快跪下叩響頭麼？」

他剛才爲師兄所逼，向鐃了她叩了一個響頭，心中氣憤難洩。雖然他不能令鐃了她向他叩還一個頭，但是他覺得，如果鐃了她向師兄叩上一個頭，也可聊出胸中一口烏氣。

鐃了她一聽，「哈哈」一笑，道：「大和尚，令師兄手中的枯枝，也已折斷了啊！」

惠能和尚一怔，道：「那算什麼，我師兄手上，只是一根枯枝！」

鐃了她應聲道：「在下這柄摺扇，乃是三十年前，購於姑蘇，也只是水磨竹骨，三十年之久，也已然枯朽了！」惠能和尚一聽，不由得怔了半晌！

剛才，他見對方以這柄摺扇，硬接了自己的一杖，心中只當那柄摺扇，是精鋼打就的，如今聽說是普通的竹扇，怎能不驚？

只見鐃了她走出了幾步，一俯身，將半柄摺扇拾了起來，像是十分珍貴一樣，連手中的半柄斷扇，一齊藏入了懷中。

然後，才抬起頭來，道：「大師，第一招不分勝負，請再賜招！」

惠德禪師在剛才一對招中，已然看出對方的功力，絕對不會在自己之下。此際，心中已

然大是躊躇，因爲，以他的身份，就算是三招之間，都是平手，也已然大失威望！

可是，對方既然已叫自己出招，其勢又不能就此退縮。他一面想，一面已然潛運眞氣，向前踏出了一步，雙足竟幾乎全都陷入了地內，右掌緩緩翻起，直勾勾地一掌，已向鐃了她擊出。

鐃了她一見掌到，也是翻掌發出了一招。

可是他的掌勢，却極是奇怪，才一發出之際，也是直勾勾地向前擊出，但是在倏忽之間，已然向旁，移開了半尺。

兩人的掌力，不等雙掌相交，便已然開始接觸，掌風也各自由弱轉强。

而鐃了她的右掌，向外一移之間，惠德禪師只覺得一股極强的吸力，將自己所發的度厄眞氣，向旁邊引了開去。

惠德禪師究竟是見多識廣，非同泛泛之士，一覺出這等情形，心中的吃驚程度，實非言語所能形容，失聲叫道：「移天接地！」

他才叫出了四個字，身子突然一斜，已然向旁，「騰」地跨出了一步！

原來，他既然認出對方所使的功夫，乃是武林之中，公認失傳已有千年的「移天接地」絕頂神功，便立時想收回自己所發的度厄眞氣。

但是，鐃了她所發的那股力道，吸力之强，竟將他所發的度厄眞氣，牢牢吸住。雖然，

惠德禪師終究可以掙脫。

但是，在那一瞬之間，他却不得不順着對方手掌一移的方向，而跨出半步。

只聽得饒了她哈哈一聲長笑，道：「大師，剛才所說的話，不必認眞。」

惠德禪師面色劇變，突然大聲叫道：「惠能，速回五台，找你四個師兄，爲我報仇！敵人所使，乃是『移天接地』神功！」他那幾句話，字字如同在半空中響起一個霹靂一樣。

惠德禪師的話一講完，便自「哈哈」一聲大笑，笑聲更是淒厲之極，長笑之聲未畢，已然揚起手掌，反手向自己的天靈蓋拍下！

此際，旁觀衆人之中，早已大亂，立時有三四人，飛躍而出，連騰天金蛟龍雄在內，大聲叫道：「大師不可！」

惠德禪師出手，何等之快，況且他敗了之後，心中又怒又急，已然無顏再活在世上，死心已決。那三四人剛一趕到他的身邊，其中一個，「嗖」地一聲，一柄點穴鐝向惠德禪師揚起的手臂彎處的「尺澤穴」，電也似疾點出。

惠德禪師手掌下落，離他自己頭頂，只不過寸許時，那柄點穴鐝已然點到！

惠德禪師的一掌，雖然仍是「啪」地一聲，擊中了他自己的頂門，但是因爲小臂彎處的穴道，已被點中，那一掌却是一點力道也沒有，只等於在自己頭頂，輕輕地拍了一下而已。

衆人一齊向那出手如風，在刹時之間救了惠德禪師一命的人看去，只見他手中的點穴鐝

，其色碧綠，竟是一段翠玉所製。

持着這柄點穴鐝的，則是一個矮小老者。看來毫不起眼，怎麼也想不到他出手會如此之快！

只聽得惠德禪師長嘆一聲，道：「李檀樾，何苦來？」

那矮小老者道：「大師，勝敗常事，爲何如此自萌短見？」

另外一個中年人也沉聲道：「大師，饒朋友所使，確是『移天接地』神功麼？」

惠德禪師面色灰白，只是一聲不出。

看饒了她時，只見他背負雙手，面上現出了極其不屑的神色，道：「我早已講過，適才所說，只當它是戲言便了！」

惠德禪師一聽，突然大叫一聲，雙臂一振，將他身旁的衆人，盡皆推開，道：「還有一招啦！」話未講完，身子已然騰空而起，躍起丈許，在半空之中，一個盤旋，雙掌齊發，向下猛地擊了下來。

這兩掌，聲勢之猛，和剛才的兩招，簡直天壤之別。掌風下擊，宛如自天上降下了兩條萬來斤重的石柱，轟轟隆隆之聲，震耳欲聾！

那是惠德禪師，將他數十年修爲之力，在這兩掌之中，盡力發出之故。

只見饒了她身形，突然一矮，雙掌上翻，向上疾迎了上去。

他所發的招式，仍像剛才一樣，兩掌才一迎了上去，便向旁移了開去。只見惠德禪師的身子，在空中側了一側，饒了她悶哼了一聲，宛若響起了一個悶雷，惠德禪師的掌力，又已被他移開了兩尺，剛好運在附近的一棵一人合抱的巨樹之上。一聲巨響，那棵巨樹，竟然被生生連根拔了起來。

惠德禪師身形向下一沉，人尚在半空，又已一掌向自己頂門拍出。

這一下，他人尚在半空，便已然下手，衆人雖想救他，也是無法可施。

只聽得「啪」地一下，緊接着，惠德禪師的身子，便向地下墜落，倒在地上，一聲不出，分明已然自劈天靈蓋而死！

一剎那間，轟然掌風聲，呼喝聲，悶哼聲，大樹拔根聲，俱都成了過去。而被死也似的寂靜，完全地代替了。

沒有一個人出聲，因爲事情的演變，實在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以惠德禪師的武功，在武林中的地位而論，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

衆人怔怔地望着惠德禪師的屍體，誰也沒有注意到饒了她的臉色，由黃而青，由青而黃了好幾次，並且還舉起袖來，悄悄地抹去了口角的一些鮮血。

隔了好一會兒，惠能和尚才首先大喝一聲，撈起禪杖，向饒了她疾撲了過去！

但是他尚未撲到饒了她的身邊，已然有兩人疾躍了上來，一個正是剛才救了惠德禪師一

次的那個老者。翠玉點穴鐝伸處，已然重重地戳在惠能和尚腰際的「軟穴」之上。

惠能和尚只覺得腰際一麻，力道盡消，便不由自主地停下步來，喝道：「翠玉翁李猛，你也助人來和五台派過不去麼？」

翠玉翁李猛叱道：「惠能休得胡說，你師兄臨死時，說什麼來？」

惠能和尚大聲道：「我一生都聽師兄的話，這次却不能再聽，放着那麼多高手，難道還怕他一個人麼？是五台派的朋友，一齊上！」

一面說，一面又掄起了禪杖，向饒了她狠狠地橫掃了過去。

可是站在惠能和尚身邊的騰天金蛟龍雄，手腕振處，三枚金環，已然攻出一招「三星拱照」，金光漣漪，向惠能胸際，直蕩而至！

惠能和尚雖然魯莽，但是在武功上，却是絲毫也不含糊。

騰天金蛟龍雄那三枚金環，變幻莫測，來勢何等快疾，但惠能和尚却已然在瞬刹之間，禪杖的去勢一收，當胸一橫。

就在那一橫之際，「錚」地一聲響，三枚金環，已被格了開去。

惠能和尚氣得「哇呀」大叫不已，罵道：「好哇！龍老賊，你也瞧五台派不起？」

龍雄沉聲道：「大師莫亂說，快回五台去，依你師兄吩咐行事！」

原來衆人，一連出手，兩次阻止了惠能和尚向饒了她的進攻，乃是愛惜惠能，不讓他白

白地送了性命。因爲既然惠德禪師都不是饒了她的敵手，而致於自震天靈蓋而死，若是惠能和尚一味硬撲，實在是有死無生，枉自送了性命！

但是衆人都沒有一個知道，惠德禪師的度厄眞氣，佛門眞力，何等厲害！饒了她固然以失傳多年，武林第一秘笈，「移天接地」功夫，將惠德禪師的「度厄眞氣」移了開去。

可是，當他硬接住了惠德禪師的度厄眞氣之際，也已然被震成了重傷。

衆人只見到惠德禪師，憤而自盡，却不知饒了她實際上已經受了重傷。

當惠德禪師竭盡全力所發的「度厄眞氣」，爲饒了她移開之際，惠德禪師雖然也耗去了六成以上的功力，不經多年靜養，萬難復原。

但是，如果他不是被饒了她以話逼住，再行出手的話，饒了她反要傷在他的手下。五台掌門，聲名何等煊赫，豈是那麼容易敗的？

所以饒了她和惠德禪師兩人，驚天動地過了幾招，雖然是一死一生，但是實際上，死者的功力，比生的還要高！

可是，饒了她在受傷之際，衆人都震驚於惠德禪師之死，却沒有什麼人去注意他，而且他掩飾得極好，也令人看不出他已然受了傷。如果不是李猛和龍雄兩人，兩番阻止，惠能和尚的禪杖擊了上去，饒了她只怕也早已喪命杖下了。

當下惠能和尚氣呼呼地後退一步，道：「好！好！這麼多人中，難道竟沒有一個是五台

派的朋友麼？」

騰天金蛟龍雄沉聲喝道：「惠能，你切勿口不擇言，你走之後，我們自有道理！」

惠能和尚大聲道：「我不走！你們知道什麼？像他這樣的妖孽，不止是他一人，如今對付他一個，尚且對付不了，人一多了，你們更是吃不了兜着走！」

衆人聽了，心中不禁盡皆爲之一怔，尤其是龍雄，心內更是一動。

饒了她的來歷如何，龍雄並不知道。

本來，三目靈官史泰，已然可以和他詳細說起，但是史泰却又離了開去。

如今，看在場衆人的情形，像是除了惠能和尚一人之外，竟沒有一人，知道他的來歷。

龍雄想了一想，忙問道：「惠能，他究竟是什麼人？」

惠能和尚瞪了瞪眼睛，道：「他叫作饒奇化。」

惠能和尚這句話，其實講了等於不講，龍雄也不便再問下去。只得轉過身來，向饒了她望了一眼，只見他一直負手而立，不言不語。此際，已然有人，點起了不少大火把，照得後花園中，光亮如同白晝。火光映在饒了她衣襟上面所綉的那朵黃梅花上，更令人覺得觸目之極，再向他一望之下，不由自主，心中生出一種譎異之感來。

龍雄頓了一頓，冷冷地道：「饒朋友，惠德禪師一死，閣下和五台派這段樑子，已然結上了。」

饒了她坦然一笑，道：「與在場的衆位無關，也與我幾個結義弟兄無關，是我姓饒的和五台派間的事！」

四

在場衆人心中，對饒了她其人，只覺得神秘莫測，而且心中，也沒有什麼好感。

可是如今一聽得饒了她如此說法，心中不禁盡皆生出了一點敬意。

因爲，以五台派聲勢之盛，掌門惠德禪師雖已死去，元化寺中高手之多，仍是不可勝數。以一人之力，將這段樑子，完全承受了下來，這是何等樣的氣概？等閒人豈能做得到？

饒了她話才一講完，惠能和尚便大喝道：「你講話可算數？」

饒了她道：「自然算數！」

可是饒了她的話，才一講完，突然聽得兩個人的口音道：「自然不算數！」

惠能和尚和饒了她兩人的一問一答，本來已然緊湊到了極點，那兩人突如其來的聲音，更是來得快疾。三種聲音，一句捱著一句，當中一點空隙也沒有，確是波譎雲詭，突如其來！

衆人一聽得有人答腔，一齊循聲看去，只見假山頂上，兩條人影，如流星飛瀉，向下逸來，來勢快疾，眼前一花間，兩個人已然站到了饒了她的身邊。

衆人定睛一看，尚未看清他們兩人的臉面，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兩人襟上所綉，那朵

觸目已極的黃梅花！

龍雄心中一凜，再向兩人打量時，只見一個乃是瘦得可憐的瘦子，身上一件長袍，罩在他瘦小的身軀上，更是顯得空蕩蕩地。

那瘦子雙眼翻動之間，白多黑少，若是不留心，幾乎要使人以為他是瞎子！

龍雄正不知那瘦子是什麼來歷間，只聽得崆峒派掌門，翠玉翁李猛，突然「咦」地一聲。龍雄連忙回頭向李猛看去時，只見李猛雙眼，緊緊地盯在那瘦子的身上，面上神色，緊張之極。

那瘦子却若無其事地向李猛望了一眼，道：「李翁好記性啊！」

翠玉翁李猛忙道：「豈敢，別人能以相忘，閣下是忘不了的。」

那瘦子仍是淡然一笑，道：「那再好也沒有了，咱們正好敍敍舊。」

李猛沉聲，「哼」地一聲。龍雄又向另一人打量，只見那人，生得五官朝天，一頭金髮，貌相怪異之極，乍看起來，和一頭猩猩一樣。

那人不但頭髮是金黃色，而且眉毛、短髯，甚至眼珠，也都發著黃光，一望而知，絕對不是中原人氏。只見他眼珠骨碌亂轉，突然向人叢中一指，道：「哈，我也有熟人了！」

龍雄循著他手指向前看去，只見兩個人，突然轉過身子，向外疾逸而出！

那兩人的身法，也甚是快疾，一轉眼間，便已然出了後花園的圍牆。

可是就在那一利間，騰天金蛟龍雄也已然看清，那兩人正是江南道上的高手，人稱「天地雙友」的秦華和雷亮兩人。

這兩人，雖然算不得是第一流的高手，但是武功却也有相當的造詣。

如今，他們兩人，一被那黃髮怪人指了一下，便如鬼魅，逕自不顧丟人，脚底抹油的溜了開去，可知他們心中，對那黃髮怪人，是如何地害怕！

騰天金蛟龍雄心中暗忖，看來今晚的事情，絕不是這樣容易了結！

而且，事情不止是這三人和五台派之間的糾葛，而和自己，也有莫大的關係！

看來，自己的妻子，十八年來，一直在担憂著的事，倒並不是杞人憂天！

騰天金蛟龍雄，在即將封劍退休之前，又碰到了這樣的事情，他心中實是又怒又急，反倒迸出「哈哈」一陣大笑來，道：「兩位此來，是什麼意思？」

那瘦子轉過身來，向龍雄作了一揖，道：「龍總鏢頭莫怪，我們與奇化兄交同生死，他忽然間離開了西域，我們只不過是唯恐他有失，是以一路追了下來，來到貴宅而已。」

龍雄見那瘦子講的話甚是客氣，一時倒也不便發作，但是語言之間，仍然大是不樂，道：「不知兩位如何稱呼？」

那瘦子尚未回答，惠能和尚已然暴喝道：「都是妖孽！」

饒了她一笑，道：「大和尚莫要出口傷人！由我來替各位介紹一下。」

說著，伸手向那黃髮怪人一指，道：「這位乃是波斯人，名叫甘剌麻，也有個外號，人稱金眼猩猩，各位想必聽來甚是生疏！」

講到此處，頓了一頓。

衆人互望了一眼，那「金眼猩猩甘剌麻」之名，的確是聞所未聞。

饒了她又是一聲長笑，向那瘦子一指，道：「這位朋友，各位雖然以前可能見過面，但是却一定未曾見過他的眞面目，是以不識，他外號人稱神行無影黑骷髏——」饒了她才講了這八個字，人叢之中，已然發出了一陣驚呼之聲！

驚呼聲中，只見那瘦子一伸手，已然在臉上，帶上了一隻人皮面具。

那人皮面具緊貼在他的面上，上面繪著漆也似黑的一隻骷髏，他人本生得瘦極，面具一戴上，更是和一具骷髏無異！

這時候，騰天金蛟龍雄，站得離開他們三人最近，面上神色，也爲之大變！

須知「神行無影黑骷髏」七字，在武林之中，實是非同小可的威名。

那人輕功之佳，實是不作第二人想，來無影，去無踪，行事手段又狠辣無比，乃是黑道之上，數一數二的奇人。

聞聽得武林中傳說，其人武功招數，更是詭異絕倫，很少有人，能和他過得了十招以上。當然，武功高過他的人，也不是沒有。可是他一覺出敵人的武功比他高，便立即遁走。

而他的輕功又好，一旦逃走，却也沒有什麼人追得上他。

十年之前，大俠賴五，與他在汴梁相遇，兩人動手，打到第二十三招頭上，神行無影黑骷髏已然不敵，立即逸走。

大俠賴五，在後緊追不捨，兩人一直向西北方面而去，大俠賴五，直追了他二十餘天，兩人已然來到了大漠之中，但終於被他逸去！

也就在那次之後，武林中人，便未曾見過他的行踪，不少人，只當他已然葬身在大漠之中，却料不到他會突然在此出現。

當下只見饒了她面上的神色，仍是那麼地安閒，像是他一道出「神行無影黑骷髏」七字之後，引起衆人的驚異，乃是意料中的事，一點也不值得高興一樣。略停了一停，又接著道：「他姓連，名無異，各位見過他本來面目，原也無甚出奇之處！」

騰天金蛟龍雄勉強一笑，道：「原來是連朋友，幸會，幸會。」

連無異向龍雄一笑，道：「龍總鏢頭名揚天下，果然不虛。」

講完之後，一轉身，道：「奇化兄，你可曾找到她？」

饒了她嘆了一口氣，道：「遲了，我雖然已經饒恕了她，但只怕永遠找不到她了，但是我却知道，她已然生下了一個孩子！」

一旁金眼猩猩甘剌麻大聲道：「好哇，我一身九轉神功，正好未有傳人，姪子在那裡？

」看來那甘剌麻，也是一個心急無比之人，一聽得說「她」有了孩子，便立即想傳神功。在場的高手，對那金眼猩猩，本來就不甚注意，可是聽得他突然間提起，他自己所練的，竟是達摩秘傳「九轉神功」，不禁盡皆吃了一驚。

那九轉神功，內力運轉，共有九折，在每一掌發出之際，也可以共有九道勁力，一道比一道强，如同長江大河一樣，源源不絕。

中原武林人物之中，有不少內力高超的，原也可以將本身內力，變成幾道，一齊逼出，但是卻總不如「九轉神功」那樣，來得圓轉自如。

可是怎麼也料不到，這樣一個人不人、猿不猿的波斯人，會身懷九轉神功絕技！

當下只聽得饒了她嘆了一口氣，道：「孩子是男是女，尚且未曾弄清，又怎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連無異道：「豈有此理！」

饒了她身受內傷甚重，但是他兩個伙伴一到，他心情寬了許多，趁機運轉眞氣，精神已恢復了不少，言笑自若，絕無問題，向龍雄一指，道：「只在龍總鏢頭的身上，便可弄清楚。」

黑骷髏連無異奇道：「咦？和龍總鏢頭，又有什麼關係？」

饒了她又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

那一旁，惠能和尚又大踏步地向前跨出了兩步，聲如霹靂，怪叫道：「饒奇化，你還放什麼連珠屁？你剛才的話，算不算數？」

饒了她冷冷地道：「饒某人向來說話只一不二，當然算數。」

惠能和尚禪杖一橫，向連無異和甘剌麻兩人一指，道：「那你叫這個骷髏頭和大猩猩滾開，咱們來大戰三百回合。」

饒了她道：「大和尚，如今我還有事，三個月之內我定然上五台山去找你便了。」

惠能和尚大喝道：「不行！」

甘剌麻焦黃色的眼珠一瞪道：「大和尚，你如今便想動手麼？」

惠能和尚是個性烈如火，根本行事絕不顧前慮後的人，立即大喝道：「是又怎麼樣，先打你這猢猻！」禪杖倒轉，一招「翻江騰海」，已然向甘剌麻的頭頂，直砸了下來！

甘剌麻大喝一聲，聲如巨雷，道：「來得好！」手腕一翻，竟向禪杖迎去！

衆人見惠能和尚又和人動上了手，不由得一齊向前跨出了幾步。

一時之間，氣氛緊張到了極點。

只見甘剌麻徒手上翻，向上托了一托，惠能和尚在突然之際，只覺得一股强韌無比的力道向上湧至，禪杖竟壓不下去。

惠能和尚心中一怔，而就在他一怔之間，甘剌麻五指，已然將禪杖牢牢握住！

惠能和尚一見對方，將自己的禪杖抓住，心中反倒大是高興。

他暗忖自己天生神力，對方若是要和自己比力道，豈不是自己找虧來吃？因此雙足站穩馬步，暗暗冷哼一聲，潛力源源而出。

甘刺痲甫握對方禪杖，倏覺掌心傳來熱力，心知和尚內力高强，如不施展九轉神功絕技，今天決然無法討得了好。當下長吸一口眞氣，九轉神功業已迎出，一波接一波的連綿不斷使出。

惠能和尚心知對方業已使出九轉神功絕技，心中不敢大意，忙輸本身眞力，源源攻去。二人相峙，決非一時半刻可分勝負。

金眼猩猩甘刺痲的面上，不由得也現出了驚訝之色，回頭道：「無異兄，奇化兄，中原武林，確是人材輩出。這位大和尚，受了我九轉神功一擊，尚有如此大力，確是難得。」

連無異道：「這是五台派惠能和尚，外門橫練功夫之高，天下第三。」

甘刺痲「噢」地一聲道：「那麼，尚有兩人是何等樣人？」

連無異一笑，道：「我們既已來到了中原，少不得要去見識一番，一位是東雁蕩天魂上人，另有一位麼……便是大俠賴五。」

神行無影黑骷髏說來雖是輕描淡寫，可是人人皆知道，就在那幾句話中，又不知將引起多少腥風血雨來！

甘刺痲點了點頭，向惠能和尚一鬆手道：「大和尚，你功夫很好，若遇明師，只怕比我還高，你去吧！奇化兄在三月之內，定會到五台山去的。」

惠能和尚以杖支地，勉力站了起來，道：「大猩猩，到時望你也來！」

甘刺痲道：「奇化兄一人，你們一班光禿，已然要頭痛了，再加上我，你們還有命麼?」

惠能和尚怪吼道：「放你的猢猻屁，你要不來，便是我的灰孫子，十七八代的灰孫子！」

惠能和尚一急起來，口中胡言亂語，也不想想他是佛門中人，何來「十七八代灰孫子」？衆人聽了，又是緊張，又忍不住好笑。

甘刺痲也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好哇，既是如此，我一定前來便了！」

惠能和尚來到了惠德禪師的屍體旁邊，大哭了幾聲，淚如泉湧，哭聲感人之至，毫無做作。然後脫下了身上的袈裟，將惠德的屍體裹住，挾在脅下，大踏步地離了開去！

龍雄一見惠能和尚離去，知道五台派和他們之間的事情，已然暫時告一段落，輪到自己和饒了她兩人之間的糾葛了！

果然，惠能和尚才一離去，饒了她已然回過頭來，向龍雄道：「龍總鏢頭，你的爲人我們兄弟均相當佩服，實在不想用强！」

騰天金蛟龍雄「哈哈」一聲長笑，道：「若是用强，龍某也在所不懼！」

饒了她嘆道：「龍總鏢頭，只要將少君請出，容我一觀，有何妨礙！」

龍雄沉聲喝道：「我的孩子，為什麼非讓你看上一看不可？」

此時，他們兩人爭執，其餘人均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們在爭些什麼。

只見人叢之中，跨出兩個中年人來。

那兩個中年人，盡皆腰懸長劍，那兩柄長劍，又長又寬，顯得甚是異樣，兩人的面目，甚是相似，一望便知是兄弟兩人。

那兩人一出來之後，便向饒了她作了一揖，道：「饒朋友要見舍姪，不知為了何事？」

饒了她道：「兩位是——」

那兩人道：「在下方風、方雷，點蒼掌門劍客，乃是家父！」

饒了她「噢」地一聲，道：「原來是兩位方大俠，不瞞各位說，多年之前，我曾與一位女子相戀……」講至此處，突然又長嘆一聲，面色顯得沉鬱之極，顯見他心中的傷心。

呆了半晌，才聽他續道：「我與她情愛之篤，無以復加，可是這位女子的父親，却嫌我並非正派中人，得知之後，竟禁止他女兒，與我往來！唉，此際，我們兩人，已有夫妻之實，經我們兩人，跪求三天三夜，老頭子仍是不答應。」

講到了這裡，突然又聽得一聲冰冷無比，宛若一柄利刃，直刺人心的冷笑聲，遙傳了過來。

那一聲冷笑聲，竟不知是從那一個方向傳過來的，只覺得才響起時，似乎四面八方，都

是這樣令人難受的冷笑之聲。

但是在倏忽之間，却又音響寂然。

當真是來得突然，去得更是突然！如鬼似魅，詭異絕倫！

那種冷笑聲，眾人還是第一次聽到，可是龍雄和饒了她，却已然是第二次聽到了。

在剛才，他們在花廳門口，爭執之際，這樣的冷笑聲，便曾從假山後發出。

當下饒了她又是一呆，立即回頭一看。可是一看之後，面上却又顯出了極是沮喪的神色，以極其黯然的聲音，續道：「三日三夜之後，老人仍是不肯答允。我一怒之下，向她詢問，究竟是如何了斷，她竟然痛哭不答，我只當她已然為乃父脅服，因此一怒而去。從此，便將她恨之切骨！」

眾人靜靜地聽饒了她敘述往事，一聲不出。

饒了她又道：「直到前兩年，我將當時的經過，細細地想了一遍，才覺得自己實在不應如此恨她，所以才改了現在的名字。我到處打聽她的消息，得知龍總鏢頭在十八年前，曾與她見過一次，更知道她已然生下了一個孩子！」

方氏雙俠冷冷地道：「那是閣下自己之事，如何扯到舍姪身上？」

饒了她道：「兩位有所不知，我為了只要再見她一面，任何事物，在所不惜。我此番前來，便帶來了一塊『震天金英』，以證明我絕無惡意！」

衆人聽了「震天金英」四字，心中又是吃了一驚，有幾個心術略邪之人，目中已然異光迸射，顯見他們心中，已然怦然而動。

方氏雙俠道：「說來說去，我們仍是看不出和舍姪有何關係。」

饒了她道：「兩位且莫心急，據龍總鏢頭言講，十八年前，她追趕龍總鏢頭和龍夫人，乃是以爲龍夫人以自己的女嬰，換了她的男孩之故。」

龍雄叱道：「胡說！」

饒了她並不反駁，只是道：「如果眞是如此，那豈不是龍總鏢頭如今的少君，實際上正是我的孩子？因此我要看上一看！」

龍雄氣得面色煞白，道：「饒朋友，龍某人豈是任由他人指使之徒。」

黑骷髏連無異一笑，道：「龍總鏢頭，令公子又不是大姑娘，叫人看上一看，又有什麼關係？」

實則上，龍雄也早已想叫自己的孩子，出來讓饒了她看上一看，可是他想起三目靈官史泰的再三囑咐，想了一想，仍是堅持原意，道：「不行！」

只聽甘刺麻大叫道：「不行就是心中有鬼！」右手一伸，便向龍雄肩頭抓出，可是他一抓未到，「嗤嗤」兩聲，兩柄長劍，已然刺向他的胸口！

那兩柄長劍，不但來勢異常快疾，而且劍氣縱橫，非同小可。

甘刺麻見了，心中也不禁爲之一驚，連忙後退一步，伸指疾向劍脊彈出。

可是等他雙指彈出之際，那兩柄長劍，却又已然縮了回去，一來一去之間，疾愈閃電。甘刺麻抬頭看去，只見發劍之人，正是方氏雙俠。

甘刺麻一怔道：「好劍法哇！」

方氏雙俠冷冷地道：「不敢，家傳小技，原不足以博閣下謬讚！」

甘刺麻向他們手中的長劍看去，只見那兩柄長劍，比普通的要濶上寸許，長上大半尺，看來像是甚爲笨重，但是在兩人手中，却又靈活無比。

只聽得連無異道：「甘兄，點蒼掌門，風雷劍客，乃是天下劍術的名家，兩位家學淵源，自然非同等閒可比！」

甘刺麻雙掌一擊，鏗然有聲，道：「若是如此，我倒要領教一下。」

方氏雙俠冷笑連聲，並肩而立，劍尖指地，會家眼中，一看便知，那正是名家使劍的起勢，刹那之間，可以變化無窮！

看他們三人的情形，立時之間，便可以動手大打，正在此際，饒了她道：「甘兄且莫動手，就算在下不情之請，龍總鏢頭答應一下，又有何妨？」

方氏雙俠眼望著龍雄，他們兩人心中，也不明白爲何龍雄總是不答應。

如果說，是怕饒了她突然出手，傷了孩子，有那麼多人在，又怕什麼？

龍雄知道他們的意念，心想甘剌蔴、連無異、饒了她三人，全皆各懷絕技，沒有一個是好惹的。史泰可能是大驚小怪，眞讓他們一看，又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

因此想了一想，便道：「譚鏢頭！」

只見一個白髯蒼蒼的老者，應聲而出。

龍雄道：「譚鏢頭，你去請夫人和白兒出來。」

那老鏢頭答應一聲，便向內走去。

一時之間，氣氛便緩和了許多。

只有翠玉翁李猛，翠玉點穴钁橫胸，對著連無異怒目而視，想是他們兩人之間，有著極深的仇恨。饒了她來回踱步，向著龍雄一笑，道：「龍總鏢頭，但願她當日只是誤會！」

龍雄強笑一下，道：「當然是誤會。」

饒了她道：「如果是誤會，在下騷擾一番，實是過意不去，那塊震天金英雖然失去，在下定當追回，給令郎異日作成名立身之助！」

龍雄看來看去，那饒了她實是十分溫文有禮，可是剛才他對惠德禪師，卻又顯得絕情之極。若不是他連番以言語相逼，惠德禪師也不會憤而自拍天靈而死，可見他實是一個難以捉摸的怪人！

當下龍雄只是淡淡一笑，道：「揚名立身，不靠本身功力，總是難以成功的。」

饒了她也是一笑，道：「龍總鏢頭說得對，在下定然還要授令郎幾手絕技。」

兩人娓娓而談，竟像是多年未逢的老朋友一樣，衆人的心情，也全都鬆了下來，只當這一件糾紛，只等龍雄的兒子龍慕白一出來，便全然可以解決了。

可是正在此際，突然聽得一個蒼老之極的聲音，撕心裂肺的叫道：「龍總鏢頭！」

龍雄一聽，便自猛地一怔。

因爲那聲音，正是他剛才派去，請妻兒出來的譚老鏢頭所發！

同時，衆人也已然從譚鏢頭的叫聲之中，聽出一定是發生了什麼非常的變故！

所有的人連忙回頭循聲看去，只見譚鏢頭三步併著兩步，向前飛馳而至。面上神色，青黃不定，一口氣來到了龍雄的面前，雙眼發直，只是喘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龍雄心中大急，忙道：「譚鏢頭，什麼事？」

譚老鏢頭喘了幾口氣，道：「總……總……總……」敢情他心中吃驚已極，一連講了三個「總」字，卻仍然未曾說出所以然來。

此際，不但龍雄的心中，急到了極點，便是方氏雙俠、饒了她等人，心中也是大爲著急，道：「你緩口氣，慢慢地說！」

龍雄連忙伸手一按，按在譚老鏢頭的背際，以本身眞力，助他凝氣斂神。

譚老鏢頭的面色，這才漸漸地轉緩過來，老眼之中，忽然滴下兩點淚來，道：「總鏢頭

，夫人……夫人已然死了！」

這一句話，當眞不啻是晴天響起了一個霹靂！

五

不但是騰天金蛟，心中猛地一震，剎時之間，便自面色大變。

而且，點蒼雙劍，方風和方雷兩人，也是不由自主，「啊」地一聲驚呼！

其餘衆人，更一齊呆了一呆。

因爲，點蒼神女方婉，剛才還在龍雄的旁邊，向饒了她高聲叱責，她是何時離去的，甚至沒有人注意。陡然之間，聽得了她的死訊，什麼人的心中，能夠不感到大是奇怪呢？

片刻之間，人聲陡地爲之靜了下來，只聽得譚老鏢頭的喘氣聲。

當然，這樣的靜默，並沒有維持多久，騰天金蛟龍雄，已然陡地一伸手臂，五指如鈎，緊緊地抓住譚老鏢頭的肩頭，厲聲道：「你說什麼？」

他當然無意傷及譚老鏢頭，可是譚老鏢頭，剛才所說的那句話，在他心中引起的激蕩，實在是厲害之極，因此他出手便在不知不覺中，用上了極大的力道。譚老鏢頭被他抓得骨頭欲裂，老眼之前，直冒金火，忙叫道：「總鏢頭放手！」

可是騰天金蛟龍雄，却是恍若未聞，又厲聲問了一次，道：「你說什麼？」

譚老鏢頭掙了一掙，未曾掙脫，心知若是自己不將話重說一遍，龍雄絕不會放手，忙又

喘著氣道：「夫人已死了！」

龍雄的身子，又是一震，道：「三目靈官史泰呢？」

譚老鏢頭道：「他……身受重傷，已然將死！」

龍雄緊接著又問道：「公子呢？」

譚老鏢頭道：「公子不知何處去了！」他們兩人，一回一答，緊湊之極，一口氣便已講完。龍雄手一鬆，「哎呀」大叫一聲，轉過身來，面色鐵青，雙掌一錯，掌還未拍出，掌風轟然之聲，已然大作，向著饒了她，猛地推出了一掌。

人人盡皆可以看得出，那一掌，乃是騰天金蛟龍雄，畢生功力之所聚，要不然，絕對不會掌一發出，便有那麼大的威力！

而且，這一掌，還是捨死忘生，拼命的打法。

尋常武林中人對敵，內力放盡，至多也只運上九成的功力，已算運足，以防萬一對方的功力，高過自己時，尚可留一退步。

可是龍雄此際這一掌，却是一點餘地也不留，分明是想和饒了她拼命！

方風和方雷，一見這情形，心中大吃一驚，忙叫道：「姊夫！」

可是騰天金蛟龍雄那一掌，去勢何等快疾，兩人叫聲未畢，掌力已然挾著排山倒海之力，向饒了她疾湧了推去！

若是饒了她並未受傷，這一掌，他當然可以接得住而有餘。可是此際，他剛才硬接了惠德禪師的「度厄眞氣」之後，傷勢尚未復原，龍雄那一掌，以如此威勢壓到，他簡直連躲的餘地都沒有。

只聽得他忙叫道：「龍總……」

可是他只叫出了兩個字，掌力的前鋒，已然壓到，立時將他的七竅閉住，連氣也透不出來，那裡還能夠再開口講話？

但也就是在那電光石火的一瞬間，金眼猩猩甘刺麻和黑骷髏連無異兩人，一個一聲怒吼，一個一聲清嘯，兩人身形如飛，向前撲到，而且在撲出之時，也已然各自攻出了一掌！

那兩股掌力，向著龍雄所發的掌力，疾迎了上去。旁立點蒼雙劍，一看情形不妙，心知龍雄這一掌，既已不留餘地，若是掌力被甘刺麻和連無異兩人，反擊了回來，不死也得重傷！

因此，他們幾乎是在甘刺麻和連無異兩人，各自發出一掌的同時，身形擺動，「嗤嗤」兩聲，已然向兩人刺出了兩劍！

那兩劍，不但劍氣嘶空，嗤然有聲，而且，劍影過處，還隱隱有狂風雷鳴之聲，乃是點蒼風雷劍法中的絕招，「風雷交作」！

一時之間，等於是五人混戰。只見黑骷髏連無異，身法最快，一撲到了饒了她身邊，左

手揮處，已將饒了她平平揮了出去，而掌力也已然和龍雄相交，「砰」然有聲。正當他因爲救饒了她，略一分神，而感到掌力不支間，甘刺麻的掌力，也已然趕到。

甘刺麻「九轉神功」，力道何等雄渾，兩人掌力合一，龍雄怪叫一聲，口噴鮮血，向後倒去。可是就在此際，那一招「風雷交作」的精奧變化，已然展開。劍影橫縱中，連無異與甘刺麻兩人，一齊後退。連無異一隻衣領，已被削去，脅下衣帛，被劍尖劃開，隱隱有血跡滲出，雖已受傷，却還極輕。而甘刺麻則左肩之上，被劃出了一道長約三寸，深有三分的口子！

五人這一交上了手，全皆是行動如電，兔起鶻落，幾乎令人透不過氣來！當眞是精采絕倫。只見龍雄向後倒去，尚未及地，便自伸手在地上一按，重又騰身而起，兀然而立！

他口角雖然帶血，分明已受內傷，但是站在那裡，却還是神威凜凜，不可一世。兩湘四十九家鏢局總鏢頭之名，確不虛傳！

只見他略喘了一口氣，大叫道：「方家弟兄，還不上麼？」

踏步進身，腳下留下了老深的足印。他剛才和甘刺麻、連無異的掌力相交間，一上來，便已然大大震蕩，受了內傷。

但是因爲點蒼雙劍的兩柄長劍，及時趕到，甘刺麻和連無異兩人，若是再硬進掌時，非爲雙劍所傷不可，因之他們一擊便退。無形之中，救了龍雄的一條性命，所受的內傷，也不

算太重。

龍雄向前踏出了兩步，兩眼神光炯炯，望著連無異和甘刺麻兩人。

這兩人中，所受的外傷，是甘刺麻較重，但是却也只有皮肉的輕傷，兩人也是目射異光，注定了龍雄，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但就在此際，只聽得饒了她道：「誰也不要動手，龍總鏢頭一定誤會龍夫人之死，是我們一伙人所害死的了！」

龍雄面色漲得紫薑也似，厲聲道：「難道還不是麼？」

甘刺麻一聽得龍雄如此說法，不由得後退了一步，哈哈大笑：「龍總鏢頭，那你可弄錯了。咱們幾人，因爲無意在江湖上爭雄，是以才隱居西域，與令夫人無怨無仇的，害她作甚？」

騰天金蛟龍雄聽了，心中不由得一怔。

他心知甘刺麻所言，是事實居多。因爲，以甘刺麻、饒了她兩人的武功而論，若是在武林之中走動，一定可以名滿天下。

但是他們兩人的名頭報了出來，却是根本無人聽過，可見他們志不在爭名，當然也不會無緣無故地去害死一個人。

可是龍雄的心中，却又不全然相信甘刺麻所講的話，因爲事情實在太巧了，饒了她剛硬要察看自己的兒子，却便在此際發生了慘劇。

當下他呆怔了一怔，正要開口講話時，已然聽得饒了她道：「那位史鏢頭只是受了重傷，何不快趕去，問他一問究竟事情如何？」

饒了她一言，提醒了龍雄，他也顧不得抹去口角的血跡，一個轉身，便自向內院飛掠而去，一面掠出，一面叫道：「是好的別走！」

甘刺痲等三人，各自長聲一笑，由連無異和甘刺痲兩人，一邊一個扶住了饒了她，非但不走，而且跟住了龍雄，向前掠出！

在他們三人之後，點蒼雙劍，以及和龍雄交情極好的翠玉翁李猛，華山派中高手，金劍書生袁致祥等人，也跟在後面。

其餘的一些賓客，心知既然發生了這樣的慘事，即是一湧而上，也是無補於事，因此便站在原地，議論紛紛不已。

却說龍雄向著內院疾掠而去，一幌眼間，已然來到了他兒子龍慕白所住之處。

龍雄夫婦，對這個唯一的兒子，疼愛之極，不但傳武，而且習文。

龍慕白所住，自成一個院落，由一個洞門穿進去，是一個小小的庭院，三間房間，倚著幾叢修竹而建，環境極靜。

龍雄一穿進了月洞門，便自一呆！

只見屋旁的那三叢修竹，每一株，已然都有碗口般的粗細。

可是此際，却是七零八落，幾乎盡皆斷折，倒在地上，而且，還有一個假山的山峯，也已然被什麼人推倒地上。而三目靈官史泰，則正被壓在那個假山峯之下，尚在微弱呻吟。

在兩株斷竹之下，壓著點蒼神女方婉，只見她右手，兀自抓著一柄長劍。

可是那柄長劍，却已然齊中斷成了兩截，深深地戳入一株巨竹之中。

光就這等情形來看，已然可以看出，方婉和史泰兩人，與人動手的經過，是何等的慘烈！而對方也不知是用什麼手法，竟能硬生生地將那麼多株巨竹，片刻之間，完全摧折！

龍雄呆了一呆，叫道：「白兒！白兒！」

他一面叫，一面旋風也似，掠進了那三間房間，可是片刻之間，已然出來，在方婉的身旁，停了下來，俯身去看視。

只見點蒼神女方婉的面色鐵青，雖然已死，但是仍然是雙目圓睜，咬牙切齒，想是她臨死之際，心中將敵人恨到了極點！

騰天金蛟龍雄向她看了一眼，心如刀割，口角又湧出了幾絲鮮血。正待去問史泰時，再仔細一看，只見方婉的額角之上，嵌著一枚極其細小的暗器。這時候本是夜晚，不是留心，絕看不出來。

龍雄連忙伸指一挾，將那枚暗器，挾出來一看時，却是一枚套在小手指上的玉戒指。龍雄怔了一怔間，只聽得「轟」地一聲，甘刺痲已將壓在史泰身上的假山石推開。

只聽得史泰聲音微弱地叫道：「總……鏢頭……你……快……來……」

龍雄一擰身形，趕了過去。

只見三目靈官史泰，胸口急促地起伏著，面色難看之極，想是他內臟之傷，已然支離破碎，因而七竅盡皆流血不已！龍雄忙問道：「敵人是誰？」

史泰嘴唇掀動了好幾次，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甘刺麻大聲喝道：「你是唯一見證人，却是非說不可，不能就此便死！」

金眼猩猩甘刺麻的話，聽來像是無理取鬧，但是却大有理由。

因為，如果三目靈官史泰，臨死之際，不將仇人是誰說出的話，則龍雄一定仍然不肯放過他們。當然，甘刺麻絕不是怕龍雄，但是因此一來，輾轉仇殺，腥風血雨，再無了日！

三目靈官史泰，只剩一口氣未斷，聽了甘刺麻的大喝之後，身子猛地痙攣了一下，想是他心中，也是焦急到了極點。

可是，他嘴唇哆嗦間，却仍然是發不出任何的聲音來！

甘刺麻身形一俯，疾伸右掌，按在史泰的「華蓋穴」上，將本身的「九轉神功」，自掌內向史泰的體內渡了過去。

當然，人人都可以看出，史泰的傷勢，重到了極點，即使是大羅神仙，也再難挽回他的性命。可是衆人却又希望，甘刺麻的「九轉神功」之力，渡入史泰的體內，可以令他遲一點

死。

只要遲上一句話的工夫，便已然夠了！

此際，每一個人的心情，也已然全都緊張到了極點，各自屏氣靜息，一聲不出，翠玉翁李猛，踏前一步，以翠玉點穴鐝，指向甘刺麻背後的「靈台穴」。

因為甘刺麻的手掌，一按到史泰的胸口，可能是令他多活片時，講出仇人之名。

但是却也有可能，事情本是他們的同伴所為，而甘刺麻則發掌將史泰從速震死！

李猛的點穴鐝，指向甘刺麻，一旁連無異，却駢指如戟，隱隱地對著李猛。

而金劍書生袁致祥，則手按劍把，雙目將連無異全身，盡皆罩住！只等三目靈官史泰開口，便準備展開一場驚心動地的厮殺！

龍雄站在史泰的面前，又大聲道：「誰？仇人是誰？是誰？」

三目靈官史泰身子又是一連幾個痙攣，道：「一……個……少……女……當……眞是……意想……不……」他下面一個「到」字，尚未出口，喉間發出「咯」地一聲，便已然死去！

本來，他們幾人之間，氣氛是何等地緊張。

史泰聲音雖低，也是人人都可以聽得到，他一死去之後，衆人的姿勢，一點也沒有變過，可是緊張的氣氛，却已完全沒有了。

騰天金蛟龍雄呆了一呆，抬起頭來，他心中也是莫名其妙。

一個少女！

自己在武林之中，當然仇人甚多，但是却絕未曾和一個少女，結過什麼大仇，以致令得那個少女，要對自己下這樣嚴厲的手段來報復！

金眼猩猩甘刺麻站了起來，道：「龍總鏢頭，事至如今，該信我們了，我們兄弟四人，大哥向不外出，我們三人，無事也絕不在武林之中走動。我們襟前綉上一朵梅花，便是不淌混水，孤芳自賞之意，怎會下這種毒手！」

騰天金蛟龍雄，猛地一俯身，劇烈地搖動著史泰的屍身，以淒厲已極的聲音叫道：「史鏢頭，那少女是誰，你說啊！」

史泰已然氣絕，當然不會再回答他的話，龍雄子失妻亡，而敵人却來去無影，究竟是誰，也不知道。前後兩個時辰間，他簡直處在兩個天地之中，心中確是哀痛之極，呼聲之淒厲，當眞是不忍入耳！

一旁衆人聽了，心中也不禁盡皆爲他難過，甘刺麻望了他一眼，道：「龍總鏢頭，尊夫人既已仙逝，你也不要太難過了！」

龍雄猛地抬起頭來，叱道：「若不是你們前來一鬧，她怎麼會死？就算不是你們下的手，我也與你們仇深似海，不共戴天！」

一面說，一面身形猛地一轉，雙掌如山，又已向甘刺麻推出！甘刺麻身形一幌，向外飄了開去，避開了龍雄的那一掌，龍雄眼中，殺機畢露，惡狠狠地，還兀自要追攻了上去。

可是一旁的翠玉翁李猛、金劍書生袁致祥兩人，見甘刺麻剛才不接龍雄的那一掌，已然知道他心中，絕無惡意。

而龍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如果逼得甘刺麻非出手不可時，却非吃大虧不可，因此兩人，連忙一邊一個，將龍雄拉住。

龍雄怪叫道：「你們拉住我作甚？」

李猛道：「龍兄，報仇之事，不但是你，我們也全算上一份！」

一旁饒了她也道：「龍總鏢頭放心，咱們兄弟三人，決不坐視，依我來看，那少女一定便也是盜我『震天金英』的人。」

兩人正勸說間，譚老鏢頭，也已然趕了進來，道：「龍總鏢頭，我剛才來到時，三目靈官史泰還和我講了幾句話！」

譚老鏢頭此言一出，衆人忙問道：「他說什麼？」

譚老鏢頭道：「他說，龍公子是被那個少女，挾持而走的！」

龍雄又是一驚，道：「他還說了什麼？」

譚老鏢頭又道：「他只是嘆息，說萬萬料不到，一個如花似玉，年紀不滿二十的少女，

出手竟會如此厲害，他只是嘆息！」

甘剌痲道：「那少女的形容如何，三目靈官史泰可曾對你說過麼？」

譚老鏢頭搖了搖頭，道：「沒有，他只是說那少女，美到了極點！噢，還有，他說龍夫人和那少女，才一照面間，便已然中了那少女的一枚暗器，當眞稱得上出手如電四字！」

龍雄聽了，心中一動。

他自方婉的額上，取下了那枚玉指之後，便一順手，套在指上，此際一聽得譚老鏢頭如此說法，便除下了那枚玉戒指來，道：「各位，拙荆額上所中暗器，乃是一枚玉戒指！」

他將戒指遞出，衆人一齊圍攏來看。

天色甚是昏暗，本來也看不清那枚玉戒指是什麼樣子的，可是金劍書生袁致祥，伸手入懷，已然摸出了一顆夜明珠來。

珠光照射之下，已然將那枚玉戒指，看得清清楚楚。只見那枚玉戒指，還有指甲大小的一塊玉面，在玉面之上，刻著兩個字。

衆人一齊仔細去看那兩個字時，不由得盡皆呆了一呆，面上現出了無比猶豫之色，各自後退了一步，抬頭向龍雄望來。

龍雄感到莫名其妙，道：「怎麼啦，可是敵人的來頭太大？」接著，又是「哈哈」一笑，道：「這本來是龍某人自己之事，各位剛才所言，龍某人也絕對沒有放在心上！」

他還只當衆人是在那枚玉戒指面上的兩個字中，看出了那個少女的來歷，而因爲來頭大到了極點，所以衆人才神色如此怪異！可是衆人無一吭聲？

他上前一看之下，自己也不禁呆住了，雙眼發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那枚玉戒指的玉面之上，刻著兩個字，乃是「龍雄」兩字，正是他的名字！當然，在一枚玉戒指上，刻上「龍雄」兩字，乃是人人可爲之事，可是龍雄在一看之間，便已然認出，那枚玉戒指，的的確確是自己的東西，那是他絕不會忘記的。

因爲，那是當年，他和方婉兩人，到點蒼去參見方婉的父親，風雷劍客方生智，方生智贊同女兒和他的婚事，將那枚玉戒指送給龍雄的。而戒指面上，本來並沒有字。

那兩個字，還是點蒼神女方婉，連夜雕刻上去的。因此，這枚戒指，乃是他的定情之物，龍雄怎會認不出來？

一剎時間，騰天金蛟龍雄僵立在地，但是心念電轉，他却在片刻之間，不知想起了多少事情來！

那枚玉戒指，他幾乎不能相信，還會有一天，會回到自己的手上！

因爲那枚玉戒指，已然遺失了十八年了！

戒指遺失的所在，正是在關外的那個小鎭上。當時，他們夫婦兩人，冒著風雪趕去關外，追尋失鏢，到了那小鎭上，略停了一停，緩了一口氣。在洗面之時，龍雄因爲帶著那枚玉

戒指，像是手指更被凍得僵硬了許多，因此便除了下來，放在桌上。

可是，當他洗完面，想將戒指放好時，却已然失去了那枚玉戒指的踪影。

那枚玉戒指，若論玉的價值，當然所值無幾，但是對他們夫婦兩人，却有著特別的意義，當時，兩人也曾到處尋找過，可是却並無結果。

因爲他們當時要辦的事，極是緊要，因此他們雖是不捨，也只得啟程趕路。

他們才一離了那小鎭不久，便遇上了那個來歷不明的怪女子，便是本書第一章所敍的那一段情節，此處不再贅言。後來，他們將失鏢追回，回程時，也未曾經過這個小鎭。

他們也只當那枚玉戒指，是被店小二見財起意，偷了去的。因此，他們在臨走時，也曾向掌櫃的留下話頭，不論是誰，若是發現了這枚玉戒指，送到兩湘任何一家鏢局的話，便以黃金百兩見贈。

多少年來，也未見有人送來領取百兩黃金，他們夫婦兩人，也幾乎忘記這件事了。

可是，當年，騰天金蛟龍雄，對於那枚玉戒指，到底有著極深的印象。因之，當他將那枚玉戒指，在方婉的額上一除下來的時候，他便自然而然地，將之套在自己的指上！

龍雄站著發呆，衆人盡皆等待著他的解釋。只見他呆了半晌，連他自己的面上，也顯出了無限狐疑之色，自言自語道：「難道是她自己收起了這枚玉戒指，但是却又是爲了什麼呢？」

龍雄話中的她，自然是指他的妻子，點蒼神女方婉而言。

衆人聽了龍雄的自言自語，皆感到莫名其妙，點蒼雙劍道：「姊夫，你說什麼？」

龍雄的言詞，聽來倒像是他的心中，藏有什麼極大的隱秘一樣，方風問道：「那麼，這枚本是是我爹爹的戒指，如今怎會嵌到了我姊姊的額上？」

騰天金蛟龍雄搖了搖頭，道：「我已然說過了，我不知道，那枚玉戒指，是早已失落了的，失落在十八年前，關外一個小鎭的客店中。」

衆人心中，只是感到奇怪，只有饒了她，心中突然一動，道：「你說什麼？」

騰天金蛟龍雄，一面和衆人說話，一面仍然在不斷地沉思之中，對於饒了她的問話，竟然未曾聽到，突然答非所問，道：「我知道她是誰了！」

衆人更是莫名其妙，問道：「龍總鏢頭，你知道她是誰了？」

龍雄厲聲道：「那個少女！那個兇手！」

他一面說，一面腦中，早已浮起一個女嬰的形容來。大雪紛飛，怪女子的追踪，雪花飄在那女嬰的面上，那女嬰烏漆黑的大眼珠，那女嬰的小舌，津津有味地舔著飄在她嘴角的雪花！

十八年前的一切，全都歷歷在目，浮上了他的心頭，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事一樣！

點蒼雙劍見姊夫像是有點癲狂，還只當他是傷心過度，是以失常，因此忙道：「姊夫，

你還是先去休息一會再說吧！」

龍雄尚未回答，饒了她已然冷冷地道：「兩位由得他說，我知他心中，一定已然想到了什麼事了！」講完之後，又是「嘿嘿」兩聲冷笑。

衆人心中，不禁盡皆大是詫異，不知饒了她何以知道龍雄的心意。

只聽得龍雄點了點頭，道：「我想起許多事來了，一定是她！」

翠玉翁李猛忍不住問道：「是誰？」

騰天金蛟龍雄，陡地抬起頭來，伸手向饒了她一指，道：「是他的女兒！」衆人剛自一怔間，已然聽得饒了她冷笑一聲，道：「龍總鏢頭，只怕是你自己的女兒吧！」饒了她的這一句話，衆人聽了，心頭更加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只聽得騰天金蛟喝道：「胡說！」

饒了她冷然道：「我已深信，她當年所疑之事，竟是一點不假。」

他們兩人，說來說去，所講的話，衆人竟是一句也不明白！

一旁的金眼猩猩甘刺麻，早已大不耐煩，問道：「饒兄，你們在說些什麼？打的什麼啞謎？怎麼我們一點也聽不懂？」

饒了她轉過頭去，道：「甘兄，你當知我改名爲『饒了她』的深意？」

甘刺麻「呸」地一聲，道：「咱們弟兄多年，自然知道。」

饒了她一聲長嘆，道：「我到今日方知，她當年生下了一個孩子。」

甘刺麻道：「是啊，你已然說過了。」

饒了她伸手向騰天金蛟龍雄一指，道：「如今我已然可以肯定，龍總鏢頭夫婦，當年確是以極其卑鄙的手段，換了她的……我的孩子！」

龍雄怒不可遏，大聲叱道：「放屁！」

饒了她已是連聲冷笑，道：「那名女嬰如今長大了，但是却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誰。那枚玉戒指，龍總鏢頭，一定是尊夫人有意放在女嬰的襁褓之中的，是以才會在那少女的手中出現，就是當年你們棄而不要的女嬰，是不是？你剛才心中，可是這樣想的？」

饒了她的聲音，越說越是嚴厲，詞鋒也是咄咄逼人之極！

龍雄氣得臉色鐵青，喝道：「不錯，我是想到，那少女可能就是當年的那名女嬰，但是那少女，却是你的女兒。天下父母，焉有忍心不顧自己女兒，去換人家的孩子之理？」

饒了她道：「天下母親焉有連自己孩子都不認識，硬說被人換走之理？」

龍雄怒道：「誰知你那位情人，是在要弄什麼花樣？」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爭之不休，衆人也已然漸漸地聽出一些眉目。

點蒼雙劍一皺濃眉，道：「饒朋友，只怕你生了大誤會了！」

饒了她冷冷地道：「爲什麼？爲什麼當年在雪地中，他們不肯讓她看一看孩子，爲什麼

到如今，他們又不肯讓我看一看孩子？」

翠玉翁李猛見兩人爭論不已，心中也知這件事，實在是複雜到了極點。

他和騰天金蛟龍雄夫婦，相知多年，若是要他相信龍雄夫婦會以自己的女兒，去換人家的兒子，他也是絕不肯相信的。

可是此際，從那枚玉戒指，從他們兩人口中的爭論看來，却又像是影影綽綽，眞有那麼一回事！他想了一想，便道：「反正白姪和那少女，總有在武林中出現之日，到時不是可以弄清楚了麼？如今爭有何用？」

饒了她像是未曾聽得李猛的話一樣，自顧自地大笑起來，道：「甘兄、連兄，我終於已知她尙在人間了！你們怎不向我道喜？」

甘刺痲道：「喜個屁！弄得人頭昏腦脹喜從何來？」他武功雖高，心思却是十分簡單，那麼複雜的一件事，他根本弄不清楚！

饒了她和甘刺痲交情深厚，而且他自己正在高興頭上，自然不以爲忤，笑道：「甘兄，咱們走吧！」連無異閃身而過，將他扶住，和甘刺痲三人，逕自躍出了圍牆，向外掠去。

翠玉翁李猛等人，扶著龍雄去休息，方風方雷兩人，忙著料理喪事，不但封劍不成，連壽也祝不成了。龍雄一連兩天，水米不進，只是呆坐不動，到了第三天頭上，便突然不見！衆賓客唏噓不已，也離了開去，點蒼雙劍，趕回點蒼，向乃父風雷劍客方生智報告一切。不

到一個月，這件怪事，武林中已然傳了開來！

六

武林之中，雖然人人都在談論著這件怪事，而且，風雷劍客方生智，也已然親自下點蒼山來，尋找殺害他女兒的兇手。

風雷劍客方生智威名垂數十年，已屆九十高齡，七十以後，專修內家氣功，功力之高，自然罕有敵手，他親下點蒼，武林之中，更為之轟動。

可是，在那一個月中，突然失踪的騰天金蛟龍雄和龍慕白兩人，却是一點信息也沒有。方生智離了點蒼之後，來到龍宅，一時之際，茫無頭緒，想起饒了她等人，和五台派之約，便又趕到五台山去，以候饒了她等三人前往。

武林之中，人人都可以感到，不尋常的事，已然開始了。

這件事演變下去，會成為什麼樣的情形，固然人人心中，惴惴不安，但是却誰也不能預料。作書人也要暫且擱下不提，再回頭說一說一個月前，在龍宅所發生，而未曾補敍的事。

那一晚，雖然是龍雄壽誕的前一晚，但是龍慕白却還是像往日一樣，在父母面前討教武功，直到深夜，方自回去。

其時，夜已頗深，來賀賓客雖多，但都已經睡了。而饒了她尚未來到，一切都靜悄悄地

。龍慕白背負雙手，望著月色，慢慢地踱了回去，剛走出沒有多遠，突然間，鼻端像是聞到了一股淡淡的幽香。

那股香味，淡到了極點，但是也幽雅到了極點，使人才一聞到，心中便感到說不出來的受用。龍慕白心中不禁大是奇怪，暗忖這種幽香，天地之間，除了極美極美的少女的身上才有之外，又上那裡去找？

他今年已然交了十八歲，年輕人心中，不免有些綺思，一想到這一點，便不禁停住了腳步。

可是當他四面觀看時，却仍然是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

而那股幽香，却也越來越淡，聞不到了。

龍慕白心中不禁有些悵然，望著月華，低聲自言自語道：「月中嫦娥，剛才難道是妳下凡來了？否則，人間那來這樣的幽香？」

他一言未畢，突然聽得身後，傳來了「咯」地一聲嬌笑！

那一聲嬌笑聲，像是忍不住突然發出的一樣，而一發之後，却又立即止住，因此格外顯得神秘已極，一閃即逝。龍慕白陡地呆了一呆，那一下倩笑聲，在他腦際，迴蕩不已，一時之間，他竟想不起在自己的家中，絕不應該有這樣動聽的少女之聲傳出，竟自發起怔來。好一會，才猛地想起，這是什麼人？若說是前來赴會的賓客，行徑又似乎不該如此詭異！

這才立即轉過身來，沉聲叱道：「什麼人？」

可是當他回過身來時，只見花影扶疏，那裡還有人影。

龍慕白將剛才的情形，細想了一想，那一股幽香，那一聲倩笑，絕不是自己的幻覺，他身形展動，向前掠出了丈許，便突然一呆。

只見在一叢含苞未放的芍藥花上，有著一條粉紅色的絲帕，龍慕白連忙拾起來。那股幽香，又在鼻端迴蕩，那絲帕之上，綉著一個「雪」字，整塊絲帕，握在手中，軟綿綿的。龍慕白站了一會，想不出究竟來，握了絲帕，又向前走去。

不一會，他便回到了自己的住所，才一進門，尚未掌燈，便覺出自己的屋子中，那股幽香，蕩漾不已。龍慕白接二連三遇到這樣的異事，心中莫名其妙，正待去點燈時，忽然聽得黑暗之中，一個動聽已極的少女聲音道：「龍公子，你回來了麼？」

那聲音雖然動聽之極，聽了令人心中不由自主的，生出一股極是舒貼之感，但是陡然聽來，龍慕白也不禁爲之一怔。

連忙回頭看時，只見黑暗之中，自己日常坐在練字的書案之旁，雲鬢高髻，坐著一個女子。

那一晚，月色雖然不弱，但在屋內，却甚是昏暗，龍慕白只看得出那是一個女子，至於她是如何模樣，却看不清楚。

龍慕白怔了一怔，道：「妳……妳是誰？」

那女子「咯」地一聲嬌笑，道：「你還問我哩，我正要問你，你是誰？」

那女子的聲音，鶯聲嚦嚦，令人聽了，心中舒服之極。龍慕白自己的住屋之中，突然被人闖了進來，本來，心中不免生出幾分敵意，可是一聽得那少女的聲音之後，心中敵意，不禁盡泮。

當下他呆了一呆，道：「妳剛才已然叫我龍公子，如何不知我是什麼人？」

那女子又是一笑，道：「我當然知道你是何人，只怕你自己不知道！」

龍慕白聽了，不禁一呆，道：「這是什麼話？」

那女子接連笑了三下，那三下笑聲，却又截然不同。第一下輕爽嘹喨，像是在笑龍慕白那一問，問得太傻，第二下，却是聽來，令人毛骨悚然，冰也似冷的冷笑！而第三下，則笑聲獰厲已極，令人不寒而慄！龍慕白呆了半晌，他眞難想像，那截然不同的三下笑聲，竟是由一個人所發出來的！

他正想再說話時，外面已然傳來了喧嚷之聲，那女子突然站了起來，道：「龍公子，我遠道而來，有一點事找你，你在此等我一等，我去看看外面發生了什麼事，一會就來。」

龍慕白忙道：「姑娘且——」

可是，他一個「慢」字，尚未出口，一陣幽香過處，那女子竟已不見！

龍慕白呆了半晌，點著了燈，就在書案面前，拽過了一張椅子，對著那女子剛才坐過的空椅，呆呆地坐著，心中撩亂，不知在想些什麼。

此際，在後花園中，實在已然鬧得翻天覆地，但是因爲龍慕白所住的庭園，離後花園甚遠。二是，龍慕白此際，完全被那女子詭異而不可捉摸的行動所惑，對著那張空椅，只顧冥思那女子的形容，外界的聲響，他竟全未聽到！

過了沒有多久，龍慕白突然又聽得身後傳來「咯」地一下笑聲，道：「你在想什麼？」

龍慕白連忙回過頭去，却又並無一人，他心中不禁愕然，再回過頭來時，面前的空椅之上，却已然坐著一位少女！

龍慕白心中，不禁爲之一驚，那少女顯然是在他一回頭之際，掠向椅子，坐了下來的。總共才不過是一回顧間，她行動之快，輕功之好，簡直是聽也未曾聽到過。他呆了一呆之後，向那少女一看，心頭更不禁爲之怦怦亂跳！

只見那少女，也在望著他，水汪汪的大眼睛，像是能將人的肺腑看穿一樣，面上的神情，似笑非笑，似嗔非嗔，頰邊梨渦隱現，陣陣幽香，襲了過來。看她的年紀，也只不過是十七八歲，可是剎那之間，龍慕白對著她，竟爲她艷麗無匹的容光所逼，口唇掀動，但是却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過了一會，那少女才柳眉微蹙，突然之間，臉上又是一紅，低下頭去，道：「剛才，我

……失了一條絲帕，可是給你拾到了麼？」

龍慕白忙道：「是，是。」一面說，一面却仍然不瞬的望著那少女。

那少女臉泛紅霞之際，更是美麗之極。只見那少女手一伸，道：「拿來！」

龍慕白反倒一怔，道：「拿什麼來！」

那少女輕輕一頓足，道：「我的絲帕！」龍慕白這才如夢初醒，「哦」地一聲，連忙從懷中將那條絲帕，取了出來，遞了過去。這才發現，那少女手中，握著一塊紫殷殷的，似金非金、似玉非玉的物事，將絲帕接過了之後，便將那塊物事，包了起來。

龍慕白父母，固然是武林之中，知名之士，而他本身，也自幼習武，家學淵源，武功也頗有根底，但是他却從來也沒有在武林中走過，江湖閱歷，根本沒有。此際雖然看出那塊紫殷殷的物事，不是凡品，但却也不知那便是武林至寶「震天金英」！

那少女將「震天金英」包好之後，仍然握在左手，龍慕白定了定神，道：「姑娘剛才說有事找我，不知有何見教？」

那少女一笑，道：「龍公子，我問你，你可知道你自己是什麼人？」

剛才，那少女提及此言時，龍慕白心中，便已然奇怪不已。

可是當時，他還只當那少女是在說笑，此際，他聽得那少女又提將起來，心中更奇，道：「姑娘，妳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那少女嘆了一口氣，道：「你今年，該也是十八歲了？」

龍慕白點頭道：「正是。」

那少女道：「十八歲，也已經可以算是成人了，如何連自己是什麼人都不知道？」

龍慕白越聽越奇，道：「姑娘，我實在聽不懂妳在講些什麼！」

那少女又長長地嘆了一聲，眼圈突然紅了起來，道：「龍公子，你可知道，你根本不姓龍，也不是龍雄和方婉的兒子麼？」

龍慕白一聽得那少女講出這樣的話來，面上不禁為之勃然變色，沉聲道：「姑娘，妳這是什麼話？」

那少女道：「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說的，但是你不妨跟我到一處地方去，就自然會知道了。」

龍慕白此際所遇，實是他出生以來，未曾遇到過的奇事！

眼前的這位少女，是這樣的溫婉可愛，但是她的言語行徑，卻又是那樣地詭異，令人莫測高深！當下他問道：「姑娘妳究竟是什麼人？」

那少女眼圈更紅，低下頭去，道：「我只是一個從小被父母拋棄的可憐人！」

她語音哀怨淒愴無比，龍慕白本是至情至性的人，聽了更是淒然，一時之間，又想不出話來安慰她，只是片刻之間，那少女已然抬起頭來，「咯咯」一笑，道：「別去說它了，走

吧！」

龍慕白茫然道：「上那裡去？」

那少女笑道：「你只跟我來便是了，難道怕我吃了你？」

龍慕白道：「就算要走，我也要去向父母告辭。」

那少女面色突然一沉，道：「本來，我來到此地，是奉命要取龍雄夫婦性命的，如今看你痴迷不醒，才暫不下手，你還要多廢話作甚？還不快跟我走麼？」

龍慕白一聽此言，不由得吃了一驚，道：「姑娘，妳要取我父母性命？」

那少女銀牙暗咬，點了點頭。

龍慕白不由得「哈哈」一笑，道：「姑娘，妳口氣也未免太大了些！」

那少女柳眉軒動，道：「你說什麼？」

龍慕白本不想得罪那少女的，但是那少女既然說出這樣的話來他便忿然的道：「我說，不要說是家父家母，便是在下，只怕姑娘也難以取勝！」

那少女「咯咯咯」一陣嬌笑，直笑得花枝亂顫，像是聽到了極是可笑的話一樣。

龍慕白究竟年少氣盛，被那少女一笑，未免沉不住氣，一轉身，便從牆上摘下一柄長劍來，手腕抖處，「鏘」地一聲，劍已出鞘。

那劍在出鞘之後，卻又響起了「嗆啷啷」地一陣響。只見他已然右手提劍，左手握住了

三個徑可尺許，純鋼打就，邊緣鋒利無比的鋼環！

龍慕白父母，一以金環馳名，一個則是點蒼世傳的劍法，罕遇敵手。

當龍慕白開始學武時，龍雄夫婦兩人，也曾爭執過好幾次，一個要給他以環爲主，一個以劍爲主。結果，爭來爭去，却溶合了兩人的劍招環術，另創了一套劍環並使的武功。令龍慕白左手使環，右手使劍。

這種左右雙手，使兩種不同兵刄的武功，本就極是難學，通常所見的，只有槍盾互使，刀拐互使等幾種，而兩件兵刄之間，也需要有可以配合之處。

如今，金環和長劍，實是毫無共通之點，要一齊使用，更是難上加難。

尙幸龍慕白心地穎悟，又肯勤學苦練，是以十數年下來，也已經斐然有成。

可惜他一上來，便走了招式詭異新奇的路子，內功修爲方面，便不免進境遲緩了。

當下他一劍三環出手，傲然笑道：「我父母所使，也是兩件兵刄，姑娘要殺我父母，不妨先在我處，領上幾招！」

那少女向一劍三環，斜睨了一眼，面上現出了夷然之色，道：「本來我倒不想和你動手，但你既然坐井觀天，我們也不妨過幾招，你自問，可以幾招之內不敗？」

龍慕白聽得那少女口氣，如此之大，心中不禁呆了一呆，道：「走著瞧吧！」

那少女笑吟吟地道：「好，你進招吧！」

龍慕白一怔，道：「妳兵刄呢？」

那少女道：「你進招吧，多廢話作甚？」龍慕白聽了，心中不由得大爲躊躇。

他剛才已然見過那少女的輕功之好，簡直是聞所未聞，當然武功也頗有根底。而自己則因爲從小便練劍環互使之術，掌法上，實是有限得很，她如果不肯取兵刄，自己當然也只好徒手對敵，只怕不免吃虧。

因此，他呆了一呆，道：「這樣說來，妳是願意空手對我一劍三環了！」

那少女抿嘴一笑，道：「是呀！」

龍慕白心想，看那少女的神態，如此倨傲，倒也不要給她小覷了自己。因此便後退一步，道：「好，姑娘看招！」手腕一翻，一劍已然平平刺出。

這一劍，乃是「風雷劍法」十二招中的一招「清風徐來」，去勢極是緩慢，勢子絕不凌厲。

那少女微微一笑，道：「龍公子，你只管盡力使出，何必手下留情？」

龍慕白一聽，面上不禁一紅，他在一見那少女之際，就對她生出了無限的好感，實在不願傷她，可是那少女却以話一逼再逼，龍慕白心中更是沉不住氣，忙道：「姑娘妳請接招了！」

一言未畢，劍勢已變，由「清風徐來」，變招爲「勁風習習」。

一刹那間，風雷劍法的精奧之處，便全部展現，只聽得刹那之間，劍氣嗤然，劍影縱橫，一柄長劍，幻成了層層劍影，指向那少女的胸前要穴。

可是那少女却還是悄生生地站在當地，笑道：「金環呢？爲何不用？」

龍慕白沉聲道：「妳先接我一劍再說！」

他雖然出手仍不甚急，但是一對答間，劍尖却也已然遞到。

只見那少女在刹那之間，身形突然向旁一側。她那一側的身法，怪到了極點，在一側之間，已然是轉了一個半圓。

那麼一來，她身子並未避開，却反而變成以背對向了龍慕白！

龍慕白心中一驚，那一劍的去勢，便慢了一慢。可是就在那一慢之間，只見那少女出手如風，水葱也似的手指，已然疾彈而出，「錚」地一聲響，正彈在龍慕白長劍的劍脊之上。

龍慕白只覺得她行雲流水，輕輕巧巧的一彈，力道却是奇大無比，手腕一麻，那柄長劍，竟然被她彈得直向下垂去！

龍慕白這才知道，對方如此自恃，武功果然是非同小可。連忙想揚起金環來應敵時，只聽得那少女「咯咯」一聲嬌笑，出手比電還快，手腕反揚，敢情她剛才彈劍那一招，招勢尙未使老。

手腕反揚而起之後，在龍慕白的胸前，電光石火之間，連點了三下！

龍慕白只覺得胸前「太乙」、「粱門」、「不容」三穴，一陣微麻，心中大吃一驚，連忙後退時，却又聽得那少女轉過身來笑道：「你放心，我不會傷你的，我若是要傷你時，你此際後退，也已然遲了！」

龍慕白心知她所言是實，一張俊臉，脹得血也似地紅，道：「我那一劍，本就未全力以赴。」

那少女「咯咯」笑道：「我本叫你全力以赴的，你既輸得不服，不妨再來過。」

龍慕白道：「姑娘，兵刄無眼！」

那少女一聽，一雙妙目，清光流轉，在龍慕白身上，停留了半晌，才道：「你這人倒是老實得很！」龍慕白剛被她激怒，此際又被她讚了一句，心中感到甜絲絲地，那少女又道：「你只管動手便了！」

龍慕白道：「好！」一步跨出，脚踏子午，長劍已然再度揚起。

這招，他已然使上了一招「春雷驟發」，只見匹練也似的一道劍光，自上而下，斜斜地疾劊而到，同時，金環抖動，發出了一陣驚心動魄的「嗆啷」之聲，竟自下而上，合攻上來！

他兩件兵刄，一齊發動，聲勢果然大是不同，那少女嬌叱一聲，道：「來得好！」只見她雙臂一振，兩股柔和已極的力道，突然激蕩而出，左手五指，一收一放，竟向龍慕白的金

環抓來。

龍慕白金環的招式立變，由「玉環套月」，變成「玉兔西升」，「唰」地向外一揮，以金環鋒利已極的邊緣，反削那少女的手腕。

他這裡變招，已然可以算得上是快疾無倫，可是那少女的招式，却變得更快，只見她陡然之間，右手竟已在第一隻金環之內穿過，伸指彈處，「叮」地一聲，彈中了金環。

這一彈，力道比剛才的一彈更大！龍慕白招式施展不開，三隻金環「嗆啷」連聲，向上揚起。

這一切，本來是電光石火之間，一刹那的事，當金環向上疾揚而起之際，恰好長劍削了下來，金環砸向長劍之上，一下金鐵交鳴之聲，悠悠不絕。

龍慕白一見自己兩般兵刃相交，已然心知不妙，可是不等他收勢，倩笑聲中，一陣幽香，自鼻端拂過，左、右「肩井穴」上，又是一麻！

龍慕白不由自主，後退一步，那少女笑吟吟地站在他的面前，道：「這下如何？」

此際，龍慕白已然看出，那少女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上！

自己十年苦練，自以爲武功已然了得，但實則上却是一點用處也沒有。

刹那之間，他不由得心情黯然，正想認輸時，突然聽得門外母親叫道：「白兒！」

龍慕白聽出是母親的聲音，心中不禁大奇，暗忖半夜三更，母親來此作甚？忙道：「娘

，我在這裡！」他話才出口，門口人影連閃，只見母親和三目靈官史泰兩人，已然站在門前了。

方婉和史泰兩人，原是來看視龍慕白，不讓他去和饒了她見面的。

此際，兩人一見龍慕白兵刃出手，在他對面，却站著天仙化人也似的一位少女，不由得盡皆一怔，方婉立時厲聲喝道：「妳是誰？」

那少女在方婉一進來時，臉上的笑容，便已然收了起來，而換上一種極是茫然的神色，望著方婉一句話也不說。

方婉見她不答，更是疑心，轉頭喝道：「白兒，她是什麼人？」

這一問，龍慕白也爲之一楞，忙道：「娘，我也不知道她是誰！」

方婉「哼」地一聲，手一探，已然奪過了龍慕白手中的長劍來，一聲斷喝，一招「雷動驚蟄」，已然「嗤」地一聲，向那少女刺出。

方婉此際，也已然年將六十，她一生練風雷劍法，劍術造詣之高，尤在點蒼雙劍之上。這一招「雷動驚蟄」，經她使來，更是非同小可，劍氣大作，電光石火之間，劍尖已然指向那少女的心口。

龍慕白雖然已經知道那少女的武功，實是非同凡響，但是却也怕她不能徒手接住自己母親那麼凌厲的一劍，因此忙叫道：「娘！」

可是他一聲才叫出口，只見那少女衣袂飄飄，已然陡地凌空拔起了五尺！

那拔起之勢，筆也似直，又是正在方婉的一劍將要刺到之際，方婉想要改招，也自不及，「嗤」地一聲，一劍已然刺空。

方婉看出那少女凌空拔起的身法，神異之極，也不敢輕敵，連忙收劍，喝道：「妳是何人？為何半夜在我兒子的房中？」

那少女又恰好在方婉收劍之時，輕飄飄地落了下來，一起一落之間，竟然仍站在原地！

只聽得她以極其激動的語氣，道：「妳……妳便是方婉麼？」

方婉橫劍當胸，道：「不錯，我是！」

那少女伸手入懷，摸出一枚玉戒指來，道：「妳……可認得這枚玉戒指？」

她的語氣，仍然是激動到了極點，俏臉也自脹得通紅，眼中却已然淚水亂轉。龍慕白陡然之間，想起她剛才所說，要取自己父母性命一言來，心中不禁猛地一怔，忙道：「姑娘，妳……」

，他話未講完，方婉已然脫口道：「怪啊，那枚玉戒指怎會在妳手中！」

龍慕白心中也是一奇，暗忖原來母親和她是認識的？只見那少女突然之間，淚如泉湧，尖聲道：「當年妳為什麼不要我，當年妳為什麼不要我？」她的叫聲，實是悽楚之極。

方婉聽得她突然之際，叫出那樣的兩句話來，心中不禁奇絕，道：「妳說什……」

她下面一個「麼」字，尚未出口，那少女纖指彈處，那枚玉戒指，已然電射而出！那少女和方婉兩人，隔得本近，玉戒指電射而出之際，方婉連躲避的念頭都不曾閃起，那枚玉戒指，已然嵌入了她眉心間的「眉冲穴」。方婉應變極快，一受重創，立時使出了一招點蒼劍法中的絕招「風沉雷動」。

那一劍，劍如霹靂，「轟」然而發，可是那少女却突然向前躍去，一幌眼間，龍慕白和史泰兩人，連看也未看清，是怎麼一回事，只聽得「咔」地一響，方婉手中長劍，竟已然斷成了兩截。

點蒼神女方婉驚叫一聲，雙足一點，便自倒退出去，可是那少女右手揮處，「砰」地一聲，已然一掌擊中方婉的胸口。

方婉本來就是一個向後退出之勢，再加上那少女的一掌，力道極大，方婉的身子，竟然從門中，一直跌了出去，跌出了兩丈許，落在院子中。

這一切變化之快，從少女陡地彈出玉戒指起，直到方婉飛出，簡直只是眨眼間的事情。史泰和龍慕白兩人，大吃一驚間，一個自前，一個自後，連忙撲了上去，各自發出了一招。

可是那少女在一掌擊中了方婉之後，也已向外，飛掠而出！

龍慕白金環一招走空，那少女向迎面而來的史泰，直撞了過去，史泰看出勢子不妙，想要躲避時，已然不及。只聽得「砰」地一聲，那少女的身子，撞了過來，史泰竟像斷線風箏

也似，向外飛了出去，跌出了兩丈，背脊才撞在假山石的石峯之上！

三目靈官史泰，在被那少女，一個滿懷撞出之際，本來並未受傷，只是覺出一股大得出奇的力道，將自己擁了出去而已。

如果他不是恰好撞在假山石的石峯之上，飛出五六丈後，原可無事。

可是也是他命中難逃此刼，竟然撞著了那石峯，只聽得「轟」地一聲響，竟然將那石峯，生生撞折，他人跌倒在地上，那石峯却又齊齊正正，壓在了他的胸口。一時之間，連受兩次重創，三目靈官史泰，只剩下了喘氣的份兒！

那少女，掠出了房門之後，來到了方婉的身邊一看，方婉却已然斷了氣。

那少女只略呆了一呆，突然之際，撲向方婉的身上，大哭了起來！

龍慕白趕了出來，見那少女伏在母親的屍身之上痛哭，不禁大怒道：「女賊，還哭什麼？」「嗆啷啷」抖起金環，當頭壓下！

可是他那一招，剛一發出，那少女已然一躍而起，龍慕白那一招，幾乎擊中了他母親的屍身，連忙翻身時，只見那少女雙掌齊發，已然來到了那一叢翠竹前面，祇一掌，便將一株碗口粗細的翠竹，砍折下來。

看她的情形，像是心中難過已極，正在亂發雙掌，以求發洩。

但是，却又像是高興之極，又像是激動之極，總之，她面上的神情，實是難以捉摸。

龍慕白此際，見母親已然死在她的手下，那裡還有什麼心情，來欣賞她的神態，趕了過去，金環抖動，發招不絕。

那少女對他的進攻，視若無睹，也根本不還手，可是每當龍慕白的金環，將要創中她的時候，總是相差極微，便被她避了過去。

龍慕白一連遞了十來招，連那少女的衣服，也未曾捱著一下！

那少女將一大叢翠竹，盡皆砍折，身形才陡地停了下來。

龍慕白喘了一口氣，厲聲道：「女賊，拿命來！」

那少女冷冷地道：「你還做夢哩！快跟我來！」話一說完，身子便向外飛掠而出。

龍慕白足尖一點，便跟了上去，片刻之間，便已然出了圍牆，向野外馳去。

龍慕白跟在那少女的身後，倒並不是因爲那少女的一聲嬌叱，而是他母親，已然死在那少女之手，他如何肯輕易放過？

雖然他明知自己不敵，但在怒火頭上，他那裡還考慮得了那麼多？一口氣追出了十餘里，却始終和那少女相隔兩丈來遠。

龍慕白陡地想起，那少女武功如此之高，輕功又這樣好法，她若是要擺脫自己，眞是易如反掌，但是她却一直距離自己如此之近，可見是有意在引誘自己！

龍慕白一想及此，心中不禁更是大怒，厲聲叱道：「女賊止步！」

那少女果然身形一擰，轉過身來，月光掩映之下，却又見她滿面皆是幽怨之色。龍慕白一見她果然停住了脚步，便連人帶金環，向前衝了過去，迎面一招「環環見血」，疾使而出！

那一招，名爲「環環見血」，實是金環招數之中，最最厲害的一招。

騰天金蛟龍雄以這一招，不知敗了多少黑道上的高手，此際，龍慕白狠命使出，更見凌厲，金環呼嘯間，已然向少女當胸撞到。

那少女立即身形一轉，向側避了開去，可是金環過處，却也將她衣袖的一角，削了下來！

那少女一閃避開之後，纖指彈處，却已然彈中了龍慕白右手脈門，龍慕白全身顫震，五指不由自主一鬆，金環已然脫手飛出。

那少女伸手一撈，已將金環凌空接住，只聽得「啪啪啪」三聲，三枚金環，竟在片刻之間，全都被她拗折，丟在地上。

龍慕白呆了一呆，雙掌一錯，又是一連兩掌，向那少女擊了過去。

那少女並不還手，只是身形疾退，嬌叱道：「你爲什麼要對我動手？」

龍慕白無名火冒三千丈，怪叫道：「妳是我殺母仇人，我與妳不共戴天！」

那少女發出了一聲淒然已極的長笑，道：「傻子，你完全弄錯了，剛才，只不過是我殺

了我自己的生身之母！」

龍慕白陡地一呆，大喝道：「妳說什麼？」

只見那少女又潸然淚下道：「她雖是我生身之母，但是却根本不配做我的母親！」

一時之間，龍慕白簡直給那少女的言語行動，弄得莫名其妙！

這實在也不能怪龍慕白，因爲那少女的一切，實在太神秘了。

她的出現，便是那樣地突如其來；一股淡淡的幽香，伴隨著一個美絕人寰的少女。若說她殘毒，當她微笑的時候，却連明月也爲之失色，但如果說她溫婉，則她下手之際，却又那樣地不留餘地。

而且，從她所說的話意聽來，她像是知道自己從來也不知道的身世秘密。

因此，龍慕白呆了半晌，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妳別吞吞吐吐了！」

那少女又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你……你難道還不明白麼？」

龍慕白跨前一步，道：「我確是不十分明白。」

那少女眼中淚花亂轉，道：「那……那死了的婦人，是我的……母親。」

龍慕白劍眉微聳，道：「如此說來，你竟是我的妹妹了？」

那少女却搖了搖頭，道：「不是，我和你本來一點關係也沒有的！」

龍慕白聽至此處，心頭怒火，不由得又陡地升起。剛才，他聽得那少女如此說法，也已

然信了那少女所說的話，還只當那少女，是當年不知為什麼，為自己父母拋棄了的妹妹。

可是如今他又聽得那少女這樣說法，那分明是說，自己根本不是龍雄、方婉兩人的兒子！這樣的話，那少女本來也曾經說過一次，可是無論是什麼人，那怕說上一千次，一萬次，龍慕白都不會相信的。

當下龍慕白「嘿」地一聲冷笑，道：「妳究竟是什麼人？」

看那少女的情狀，像是滿腔幽怨，道：「我剛才不是和你說過了麼？」

龍慕白咬牙切齒，一字一頓，道：「妳也不必花言巧語，妳既然害死了我的母親，我絕不能放過妳。如今妳武功比我高，如果妳怕我報仇要趁早下手，我絕不皺一皺眉頭，妳出招吧！」

講完之後，昂然挺胸而立。

那少女一雙妙目，在他身上流轉，突然輕輕一頓足，道：「你這渾小子……」

只講了一句話，眼圈早又紅了起來。

龍慕白心中只記著殺母之仇，對於那少女楚楚動人的神態，卻全無憐惜之意，冷冷地道：「如今我打不過妳，妳既不下手時，咱們後會有期！」

話一講完，身形一轉，一個起伏，便已然掠出了兩三丈外。

可是，他掠出兩三丈之後，身形尚未站穩，身畔一陣幽香過處，那少女卻已然攔在他的

面前。龍慕白和那少女兩番交手，深知那少女武功之高，自己萬不是敵手，因此一見那少女攔住了去路，立即一個轉身，又向相反的方向逸去。

可是，情形和剛才完全一樣，他剛一逸出，那少女又已然攔在他的面前！

龍慕白的心中，又急又怒，劍眉軒動，厲聲道：「妳又不下手，又不讓我走，究竟想要怎麼樣？」

那少女道：「我要你跟我來，我早已和你說過，我來到你家，一則，是為了取龍雄夫婦的性命，二則，是要帶你去見你親生母親。如今我已然手下留情，放過了騰天金蛟龍雄，你跟我去吧！」

龍慕白只覺得那少女的話，夾纏不清，心中更是怒火中燃，厲聲喝道：「女瘋子，我娘已然死在妳的手中，那裡又跑出什麼親娘來？」

那少女淒然一笑，道：「不論你叫我什麼，反正你得跟我走！」

龍慕白氣瘋了心，竟不多考慮，「呸」地一聲，道：「女賊，妳想勾漢子，也不能這樣硬來的啊！」他因為被那個少女，激怒到了極點，因此一時之間，也不想想話的輕重。

等到話一出口，他心中也已想起，對方是如此秀麗的一個少女，自己怎能以這樣難以入耳的話去污蔑她？可是話已然講出了口，那裡還收得回來？

只見那少女，突然之間，花容失色，張大了兩隻水汪汪的眼睛，望著龍慕白，嘴唇哆嗦

，像是想講些什麼，可能却又講不出來。好一會，才開口道：「你……你……你……」

她只是講了三個「你」字，便身形幌動，突然欺向前來，龍慕白只覺得眼前掌影搖幌，連忙想要招架時，却已然不及。

只聽得「啪」地一聲響，他左頰之上，早已被那少女，摑了一掌！

龍慕白陡地一呆，竭力鎮定心神時，已然覺出那股淡淡的幽香，越飄越遠，那個少女，衣袂飄飄，早已在四五丈開外。

那少女的身法，簡直快到了極點，龍慕白才定睛一看時，她在四五丈開外，可是一幌眼間，却已然遠在十丈以外了。

龍慕白還聽得她一陣陣的啜泣之聲，遠遠地飄了過來。剎時間，他心中不知是愛、是恨，茫然地抬起頭來，向那少女的背影瞧了一瞧，想要出聲，叫那少女回來，可是又終於未曾叫了出來。

那少女的身形，一連幾幌，早已隱沒在黑暗之中，看不見了。

但是龍慕白却仍然呆呆地站著不動。

他心中將那少女所說的話，細細地想了一遍，他覺得那少女在對他說話時，無論在那一方面來看，都不像是在騙他！

但是，那少女所說的話，對他來說，却又是無論如何無法接受，無法相信的！

他想了片刻，眼前又浮起母親慘死時的情景來，眼中不禁垂淚，右足一頓，便向回疾馳去了。

在那一瞬間，他已然決定，自己決不能對那少女，生出任何感情，因爲那少女，是自己不共戴天的大仇人，自己的母親，便是死在她手下的。

可是龍慕白却不知道，「感情」一詞，實在最爲玄妙不過的。

當你下決心，對某一個人，絕不生任何感情的時候，那只不過是自己欺騙自己，事實上，正是因爲你對他已然有了極濃烈的感情，才會有這樣的決定的。

當下龍慕白一直向家中馳來，馳出了沒有多遠，忽聽得「哈哈」的笑聲，迎面傳來，那笑聲來得極快，一幌眼間，已然到了身前。

龍慕白抬頭看去，只見三個人，兩個高一個矮，正迎著自己飛掠而來。

看那三個人來的方向，像是從自己家中，跑出來似的。

龍慕白一想及此，身形不由得一停，也就在此際，那三人身形，也陡地停住！

龍慕白練武，雖然因爲一上來，便走錯了路，鑽入了招式變化的牛角尖中，內功的根底，未曾紮得十分的穩妥。

但是他究竟是名家子弟，見識頗廣，一見那三人，在如此高速的行進之中，竟能陡地停下身來，便已然知道那三人武功極高。因此不由自主的向那三人望了一眼，只見那三人，也

正向他望來。中間一個中年文士模樣的人，更是目光灼灼，注定在自己的身上，他的左右雙臂，被一個身形高大，金髮高鼻的人，和一個矮子架著，看來已然受了重傷。

七

龍慕白和三人打了一個照面，見是從來也未曾見過的三個陌生人，便不再逗留，身形一幌，便待與這三人錯身而過。

可是他身形尚未掠出，中間那個文士打扮的人，已經突然叫道：「小哥且慢！」

同時，左面那個高大漢子，五指疾伸處，凌空抓了一抓。龍慕白只覺得一股大力，隨之而發，竟將他的去勢阻住！

這一來，龍慕白的心中，不禁大是有氣！

本來，他自母親死後，心情的撩亂，已然是無可名狀，此際又見那三人無理取鬧，更是按捺不住，身形一凝，喝道：「作什麼？」

那中年文士笑道：「小哥莫發脾氣，你是向龍家莊去麼？」

龍慕白挺胸道：「是又怎樣？」

那中年文士忙道：「騰天金蛟龍雄，是你的——」龍慕白不等他講完，便道：「那是我爹。」他話才一出口，便見那中年文士，猛地震了一下，也不繼續講話，呆呆地望着龍慕白，臉上的神情，顯得複雜之極。好一會，才雙臂一震，震脫了那兩人，向前面走了兩步，雙

臂一張，便向龍慕白撲來！

龍慕白看來，那中年文士的行動，簡直像是一個瘋子。

他一見那中年文士向自己撲到，便立即身形一閃，向後避了開來。

可是，那中年文士却並不停留，足尖一點，又撲了上來，道：「孩子！爹爹找得你好苦。」

龍慕白一聽之下，不由得怒火竄頂。剛走了一個，要帶他去見「親娘」的。如今，又來了一個自認是父親的。龍慕白看出那中年文士，步履乜斜，下盤甚是不穩，身形向下一沉，一等那中年文士來到了自己的身邊，倏地一掌，當胸擊出。那中年文士雙臂張開，胸前毫無阻隔，那一掌才發，便「砰」地一聲，擊個正着！

刹時之間，只聽得另外兩人，一聲怒吼，人影一閃，便已然趕了過來。

可是，等他們趕到時，那中年文士，却已然一個站不穩，「咕咚」一聲，坐倒在地，口角流出了兩絲鮮血來！龍慕白却未曾料到，那中年文士，竟然如此不經打，一掌便已然受傷！

讀者，那三個人，正是剛才離開了龍家莊的甘刺麻、饒了她和連無異三人。

若論饒了她的武功，便是十個龍慕白，也不會是他的敵手。

可是在不到半個時辰之前，饒了她却爲惠德禪師的「度厄眞氣」所傷。那「度厄眞氣」

，乃是佛門無上內功，無堅不摧，何等厲害。當時，饒了她雖然以武林中久已失傳的「移天接地」神功，將之硬移了開去，可是在那一瞬間，他却也運足了本身功力，和「度厄眞氣，」硬抗了一下。

就在那時候，他實已受了極重的內傷，只不過他一直未露聲色，所以才不爲人知。此際，他在毫無防範的情形之下，胸前要害之處，被龍慕白擊了一掌，自然是傷上加傷！

當下只聽得金眼猩猩甘刺麻一聲怪吼，道：「好逆子，竟敢打你爹爹？」身形幌動，五指箕張，便已然向龍慕白抓了下來。

龍慕白見他來勢猛烈，連忙想要躲避時，却半步也挪動不得！

原來，甘刺麻的那一抓，雖然尚未抓到，可是他內力已發，早已將龍慕白的全身，盡皆罩住。眼看龍慕白非被他一抓抓中不可，饒了她突然搖手道：「甘兄，快請住手！」

甘刺麻一怔，那一抓，立時凌空收住，只聽得饒了她道：「孩子，打得好，爹爹是該打！」

龍慕白聽了，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一時之間，倒不知說什麼才好，甘刺麻舌綻春雷，喝道：「還不拜見你親生之父？」

龍慕白一怔，「呸」地一聲，道：「誰認得你們是什麼人？」他一面說，一面已然打定了主意，趁早擺脫這三人爲上。

因此話一講完，便早已雙足一點，向後退了開去，可是他這裡才一後退，突然聽得「哈哈」一笑，一條人影，比雷還疾，已然向自己迎面撲了過來。眼看要與他相撞，又突然平空向外一轉，來到了他的背後。

倉皇之間，龍慕白根本未曾弄清，是怎麼一回事，那人一伸手間，已然托住了他的後腰，喝道：「去！」龍慕白只覺得一股大力湧到，人已然身不由主，向饒了她飛了過去！

直到此際，龍慕白才看出，那個飛掠而至，將自己托出的人，就是那個矮小漢子。他心中對此人的身法之快，不由得大是駭然！

須知連無異外號人稱「神行無影黑骷髏」，其輕功之高，實已到了極高的境界！剛才那一手，還只不過是他小試牛刀而已。

饒了她面帶微笑，道：「孩子，你被騰天金蛟龍雄夫婦，欺瞞了十八年，難怪你對我心存敵意。你想想，若不是你是我兒子，誰肯捱上你一掌，仍然對你和顏悅色？」

龍慕白聽來，心中不禁一怔，因爲饒了她所說的話，竟和那少女不謀而合。

他想了一想，强忍住氣，道：「剛才那少女，可是你們的一夥？」

饒了她道：「不是，我雖然未與她見過面，但是我知道她才是騰天金蛟龍雄的女兒！」

龍慕白只覺得事情越來越奇，簡直如墜五里霧中，完全摸不着頭腦，呆了半晌，道：「你們

都別胡說了，我要回家去！」

饒了她道：「孩子，你且跟我來，我們一齊找到了你娘，再作道理。此生此世，我們一家三口，再也不會分離了。」

饒了她說來，雖然感情誠摯到了極點，但龍慕白卻完全聽不進去。

如果他能夠將那番話聽進去的話，他剛才早已跟着那少女走了，怎會再遇上甘刺麻、連無異和饒了她等三人？

因此他面帶怒容，道：「我自有父母，自有家在，誰和你一起去？」

饒了她嘆了一口氣，向甘刺麻使了一個眼色，甘刺麻已然會意，突然身形一晃，來到了龍慕白的面前，手指點處，龍慕白肩頭一麻，右面的「肩井穴」已然爲他封住。

甘刺麻一一將龍慕白的穴道封住，便待伸手來挾起龍慕白來。

就在那一瞬間，龍慕白陡地覺得左肩的「肩井穴」上麻了一麻，被一股力道，衝了一下！

左右肩井穴，本是兩個相通的穴道，左穴被封，拍右穴可解，反過來也是一樣。龍慕白在剎時間，左穴被那股力道一衝，右穴已然解開，一見甘刺麻伸臂向自己挾來，立即發出了一掌，向着甘刺麻的脅下，重重地擊了出去！

那一掌之發，其意外之處，雖然甘刺麻已是一流高手，也是全然不防。

因爲，他已然看清，龍慕白的武功，實是尚未登堂入室。

自己這一點，固然只用了兩成的力道，可是也已然足夠，照理來說，不等一個對時之後，穴道自解，龍慕白萬難自己運力衝開！

因此，龍慕白那一掌突然攻到，甘刺麻固然應變神速，剎時之間，只聽得「砰」地一聲，已然齊整正正，擊中了甘刺麻。

固然，龍慕白的一掌，就算擊中了甘刺麻，也萬難傷他，反倒被甘刺麻九轉神功，反震出兩三步去。可是甘刺麻對龍慕白的穴道，忽然能自動解開一點，也感到了莫名其妙！

只聽得他「咦」地一聲，道：「小娃子，你練過『移位換穴』之法麼？」

那「移位換穴」，乃是一種極其上乘的武功，能在剎時之間，逼轉經脈，將人身上的穴道，移開原來的位置，而令得對方點穴之術無功。

眼下甘刺麻並不知道龍慕白左面「肩井穴」上，曾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道，衝了一衝，因此才會問出這樣的話來。

等到話一出口，他才想起，事實上萬無此理，因爲武林中高手雖多，但是練成那「移位換穴」功夫的，却也寥寥可數。龍慕白的武功，如此不濟，焉有能練成這門功夫之理？因此他立即又自己回答自己道：「不會啊，他怎麼會這門功夫？」

此際，不但甘刺麻心中奇怪，便是站在一旁的饒了她和連無異兩人，也是莫名所以。

他們剛才，親眼看到甘刺麻點中了龍慕白的「肩井穴」，饒了她心中，還嫌甘刺麻下手太重了些，惟恐龍慕白禁受不住。

可是，在剎時之間，甘刺麻却反倒中了龍慕白的一掌！

甘刺麻呆了一呆之後，大踏步向前跨出了兩步，中指倏伸，又已然向龍慕白點到！他有了上一次的教訓，這次出手，用足了五成功力。眼看指風勁疾，將要點到，而龍慕白倉皇之間，想要避開，又絕避不過去，龍慕白突然又覺出，右臂臂彎的「尺澤穴」上，有一股力道，疾撞了過來！

「尺澤穴」被那股力道一撞，右臂便不由自主，向上揚了起來。

那一揚之勢，自下而上，極是怪異，也極不自然，簡直出於常理之外。

可是龍慕白本就是聰明絕頂的人，剎那之間，他已然看出，自己右臂的這一揚起，如果中指立時彈出，正可彈中對方向自己點來的右手的脈門！

他心念電轉，尚未想畢，中指便已然「啪」地一聲，彈了出去。

甘刺麻一指點出之後，見龍慕白在萬無可能躲避抵抗情形之下，右臂突然古古怪怪地揚了起來，心中已經爲之一怔。

更未料到，電光石火之間，龍慕白竟會一指向自己脈門彈到。

連忙想要縮手時，却已然慢了一步，被龍慕白那一指，正好彈在脈門之上。

脈門要害，豈同小可，甘刺麻固然一身九轉神功，但是脈門一被龍慕白彈中，那一招之力，也在瞬刹之間，化爲烏有！

他那一指，雖然仍點中在龍慕白左面的「肩井穴」上，但是却已然一點力道也沒有了。

龍慕白見自己一彈奏功，心中大喜，足尖一點，又向後退出。

饒了她一旁見了這等情形，「哈哈」大笑，道：「甘兄，虎父無犬子！」

甘刺麻心中疑惑不定，回頭道：「奇化兄，你別得意，我要是出手重，傷了他時，你又怎地？」

饒了她忙道：「我與你之間，多年交情，立時斷絕。」

甘刺麻搔了搔頭皮，他本是直心腸人，一時之間，倒不知如何才好，可是在一旁的連無異，却已然看出了一些蹊蹺，沉聲道：「讓我來！」

他一個「來」字才出口，便自身形如烟，向着龍慕白，疾掠了出去，才一掠到，駢指如戟，已然向龍慕白的腰中，電也似疾，攻出了一招。

龍慕白剛才連連兩次，未被甘刺麻所制，已然知道，一定是有高手，在暗中相助自己，越發胆大。一見連無異攻到，欺他人矮，一掌向他，當頭壓了下來。

龍慕白對付的方法，本來極妙，但是，出手却有快慢之分。

若是無人相助，不等他那一掌拍到時，連無異早已抓住了他的腰部，令他全身力道施不出來！因此，連無異雖然覺出頭頂風生，也是一點也沒有把它放在心上，那一抓，仍是疾抓

而出。

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瞬間，龍慕白突然覺得脅下一麻。

那一麻的感覺，就像是突然之際，被人出其不意地呵了一下癢一樣，龍慕白不由自主「咭」地一笑，身子扭了一扭。

他那一扭，模樣實是趣怪之極，若在平時，難免惹人失笑。

可是在此際，他那一扭，却是有用之極，一扭之下，連無異那一抓，招式使老，竟然還差半寸未能將之抓中！

雖然連無異立即變招，企圖再次出手，但是龍慕白的一掌，却已然重重地擊了下來，「砰」地一聲，正擊在他頭頂之上。

神行無影黑骷髏連無異，早年在黑道之上行走時，一身武功，已然罕遇敵手。近年來，專習內功，又和幾個絕頂高手在一起，更是功力精進。

可是無論如何武功高的人，除非已然練成了「金剛不壞」身法，或是專練頭上功夫，例如「油錘貫頂」一類的人，正頂門上，被人拍了一掌，也是忍受不住。連無異只覺眼前金星亂冒，一時之間，幾乎站立不穩，勉强向後退出了一步。

連無異在黑道之中，本來是窮兇極惡之徒，他和饒了她、甘刺麻等人在一起，裝成無意於在武林之中，爭名奪利的姿態，實則上，他心中却是另有極其奸毒的圖謀。

只不過甘刺麻、饒了她等人，胸懷坦蕩，並未曾發覺而已。

此際，他被龍慕白一掌，擊得眼前金星亂冒，不由得兇性大發！

怪叫一聲，雙掌一錯，便已然「呼呼」兩掌，連忙攻出。

那兩掌，掌風颯颯，一聽便可以知道，連無異是動了眞怒！

一旁甘刺麻和饒了她兩人見狀，不由得大吃一驚，忙齊聲叫道：「連兄！」連無異在刹那之間，才想起眼前這個年輕人，饒了她是將他當作了自己的兒子，如果傷了他，饒了她一定不依。而如果得罪了饒了她，自己處心積慮，多年的苦心，便要付之流水。

尙幸他內力，早已到了收發自如境地，兩人的叫聲未畢，他已然硬將掌力，向旁一移，「轟」然有聲中，一旁一株碗口粗細的檜樹，已然應聲而折！

龍慕白的心中，不禁駭然，心想那一掌，若是被他擊中，那還了得？此際不走，更待何時？連忙身形幌動，向外逸出時，可是甘刺麻又轉了過來，掌風呼呼，將他逼了回來。

饒了她道：「孩子，我不會騙你的，等我將事情，源源本本講了出來，你就可以明白了！」

龍慕白想走又走不脫，那在暗中，幫了他大忙的人，又不露面，他心中實是焦急之極，頓足道：「誰耐煩聽你們胡謅，我娘死了，我急着要趕回去哩！」饒了她嘆了一口氣，道：「方女俠死得甚慘，龍大俠也已然知道了，孩子，你可知道，嵌進了方女俠額上的那一枚玉

戒子，乃是龍大俠的？」

龍慕白雖然覺得事情可疑，可是他却絕不想再與他們糾纏下去，道：「不關我事，等見了我爹，我自會向他問明白的！」

饒了她面上，現出了無可奈何之色，甘刺麻已然喝道：「坐在地上的，就是你親爹，你還上哪裡去找你爹去！」

龍慕白「哼」地一聲，道：「你們不讓我走時，咱們就耗着吧，看你們能奈何於我！」

龍慕白此言一出，三人不禁一齊爲之一怔。

饒了她本已看出，龍慕白對自己的話，一點不信，是以才請甘刺麻出手，將他制住，帶走了再說的。可是看來龍慕白的武功極低，但已經甘刺麻和連無異兩人出手，盡皆制他不住！

當下饒了她道：「孩子，你聽我將當年的事情說上一遍如何？」龍慕白見他們和那少女並無關係，却也如此說法，心中也已然生了一點疑惑。

因此，龍慕白聽了饒了她的話，心想反正自己難以脫身，何不聽他，講出些什麼話來？雙手交胸，道：「那你就說吧！」

饒了她嘆了一口氣，將自己如何與皓首神龍謝音的女兒相戀，爲老人所不容，如何自己一怒之下，對心上人生了誤會，遠走域外。又如何近幾年，相思越甚，改名尋人，以及十八

年前，在塞外大雪紛揚之中的那段公案，俱都說了一遍。

他開始說話的時候，龍慕白還聚精會神地聽着，可是聽到後來，却已然不住冷笑。

等到饒了她講完，龍慕白道：「照你說來，我是你的兒子，而被我現在的父母，換了來的？」

饒了她喜道：「正是！」

他只當龍慕白已然爲他的一番話所說動，因此心中高興之極。

可是龍慕白却又「哈哈」一笑，道：「你當眞可以說是糊塗之極！」

饒了她愕然道：「孩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龍慕白道：「你們當然也見過我現在的父母了？」

饒了她道：「不錯。」

龍慕白道：「那末，你們難道看不出，我和父親，十分相似麼？」

饒了她聞言，不禁一怔，這時候，天色已然微明，饒了她坐在地上，就着晨曦，打量了龍慕白片刻，只覺得他廣額方臉，實在和騰天金蛟龍雄，相似之極！

饒了她看了之後，半晌講不出話來，好一會，才喃喃地道：「莫非另有其人？但是龍雄的戒指，又怎會到了那女孩的手中？」

龍慕白冷笑道：「那我就不知道了，你現在可還認爲，我是你的兒子麼？」

饒了她目光灼灼，竭力想在龍慕白的身上，尋找出自己的影子來，可是直到天色大明，他仍然一無所獲。他越是想龍慕白看來像自己，但是却越看龍慕白，越和龍雄相似！

在一旁的甘刺麻和連無異，自然也看出了龍慕白絕無一點像是饒了她，甘刺麻忍不住道：「奇化兄，只怕你那位夫人弄錯了吧！」

饒了她道：「甘兄，就算她找不到我之後，心情激動，但焉有連自己的孩子，是男是女，也分不出之理？」

甘刺麻一怔，道：「那我就不知道了！」

饒了她嘆了一口氣，道：「這事情，只怕是不找到她本人，萬弄不明白，我們走吧！」一面說，一面便掙扎着站了起來，甘刺麻連忙過去，將他扶住。連無異狠狠地瞪了龍慕白一眼，也扶住了饒了她的另一面，一齊向前疾馳而去。

龍慕白此際，已然深信饒了她所說的往事，乃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可是這其中，却有了一個極大的誤會，自己父母，恰好在這時候，捲進了那個誤會之中，種下了禍因，以致母親慘死！

他想到此處，一面爲饒了她難過，一面更爲自己難過，呆了一會，剛待轉身過去，突然又自身後，飄來了那股淡淡幽香！

龍慕白一聞到那股幽香，心神便大受震動，那幽香，自他身後飄到，他幾乎沒有勇氣轉

過身去。他一聞到了那股幽香，便已然知道那個少女，已然站在他自己的背後。

同時，他也已經知道，剛才出手幫助自己的，不是別人，就是那個少女！

可是，那個少女，却又是他殺母的仇人！

龍慕白呆了一呆，只聽得身後傳來了一下幽幽的嘆息之聲。

龍慕白這才猛地轉過身來，和那少女，打了一個照面，龍慕白一聲冷笑，道：「剛才的情形，妳一定已然全看到聽到了？」

那少女並不出聲，只是點了點頭。

龍慕白尖聲道：「那妳害了我的母親，硬派她棄了妳，又如何說法？」

那少女淒然抬起頭來，道：「我……我不知道！」

龍慕白吼道：「妳不知道，便算了事了麼？」

那少女嘆了一口氣，道：「龍公子，你莫太過份了，若不是你，我……我早已出手了！」

龍慕白一聽，那少女這話，竟是大有情意，心中也不禁為之一怔。

可是，他立即想到，自己和這少女之間，橫亙着殺母的大仇，縱使她有情意，自己又怎麼能夠接受？因此，他立即「呸」地一聲，道：「妳害了一個無辜之人，若是還感到不夠時，不妨再出手！」

那少女一聽，突然尖聲大笑起來，笑聲顯得淒厲之極！

八

那少女剛才在言笑之間，還兀自顯得十分幽怨，淒婉之極。可是片刻之間，所發出的那一陣厲笑聲，却是攝人心神，駭人已極，前後只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即判若兩人。

龍慕白為之猛地一怔，想起初與這個少女相逢之際，那少女接連發出三聲笑聲，也是一聲和一聲不一樣，由此可見，那少女的性格，實是難料已極！

龍慕白怔了一怔之後，驀地喝道：「我說得不對麼？有什麼好笑？」

那少女的面色，陡地一變，變得淒愴之極，銳聲道：「無辜之人？我一出娘胎，便被人棄去，誰是無辜之人？」

她尖銳已極的語音，劃空而過，聽來令人不舒服到了極點。

龍慕白又怔了一會，道：「那是妳父母之事，與我母親何關？」

那少女又是一聲銳嘯，道：「自然有關，這世上，誰都脫不了干係，誰都值得我恨！」一面說，一面轉過頭來，冷電也似的兩道目光，注到了龍慕白的身上。龍慕白雖然心中駭然，可是聽了那少女的話，却也同時，更加怒火中燃！

他毫無畏懼地向前踏出了一步，喝道：「妳父母棄妳，妳不去找他們算賬，濫殺無辜，

，何異禽獸！」

那少女怪笑道：「罵得好，你再厲害的話，也曾經罵過了。罵吧！你有多少話，一起罵吧！」

她話越是講到後來，聲音便越是尖銳，每一個字，簡直像一柄利刄，直向曠野中刺出一般。龍慕白見她狀類癲狂，心知她從小就被人棄去一事，在她的心靈之中，留下了無可彌補的創傷。

這個創傷，令得她對世上所有人，充滿了莫名的仇恨。

如果不是方婉死在她的手下，龍慕白在了解到了她的心情之後，一定會用最溫柔的話，去消解她那顆充滿着仇恨的心靈。

可是如今，事實上龍慕白對她，也是充滿了仇恨，怎能去勸解她？

當下龍慕白見那少女如此模樣，心中也不禁為之一怔，呆了一會，「哼」地一聲，道：「罵妳這種從小沒爹娘管教的人，豈不是白費精神？」

那少女在講完之後，一直在縱聲狂笑，可是龍慕白此言，才一出口，她的笑聲，便陡地停了下來。

本來，天地之間，像是完全為她的笑聲所充塞。她的笑聲，陡然停止之後，又變成了出奇的沉寂！

那種一點聲息也沒有的沉寂，令得人毛髮悚然，令得人心頭禁不住地怦怦地亂跳。

只見那少女面上的神情，麻木到了極點，也不能揣知那少女是太痛苦了，還是根本不知道痛苦！龍慕白一見這等情形，便知道自己剛才的那兩句話，實是深深的刺傷了她的心靈。

龍慕白的心中，不禁感到了一陣快意！

他們兩人之間，有着不共戴天的殺母之仇。

但是龍慕白却又不是她的敵手，如今，龍慕白能以言語，刺傷對方的心靈，他的心中，自然是感到極度的高興。

只見那少女呆了半晌，突然以出乎異常的平靜的口氣道：「說得好啊！」

龍慕白剛待回答，那少女陡地又提高了聲音，喝道：「說得好啊！」

她那第二聲，一個「說」字才出口，身形擰動，人已向龍慕白疾竄了過來！龍慕白心知不妙，想要躲避時，那裡還來得及？

只聽得她下面「說得好啊」四個字，猶如迅雷不及掩耳，在耳際響起，尚未及向後退出，胸前「砰」地一聲，首先中了一掌。

那一掌的力道，實是大得出奇，打得龍慕白身形，一個踉蹌，耳鼓「嗡嗡」作響，眼前金星亂冒，一口鮮血，已然噴了出來。

可是，未待龍慕白叫出「啊」地一聲，只聽得「咯」、「咯」兩聲，左右雙肩，一陣劇痛，兩條手臂，已然全被扭脫了臼。

剎時之間，龍慕白連受三下重創，額上冷汗，如雨而下，面色慘白，又向後退出了幾步，一坐就地，却見那少女，面帶微笑，道：「龍公子，我從小就沒有爹娘管教，行動不免粗野，你可得多擔待些！」

龍慕白不但受了內傷，而且雙臂被扭脫了臼，奇痛攻心，坐在地上，只覺得天旋地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中又氣、又恨，才迸出兩個字來，道：「妳……好！」

那少女「嘿嘿」冷笑兩聲，突然解下繫在腰際的一條絲縧來。

她一解下了那條絲縧，便伸手在絲縧之上，打了一個活扣，向龍慕白冷冷地道：「龍公子，我奉命來請你前去，你既不肯去，我只有動強了！」

龍慕白怒道：「妳要殺便殺，何必折磨我？」

那少女又是一陣冷笑，道：「誰叫我是個從小便沒有爹娘管教的孩子！」話一說完，皓腕抖處，那股絲縧，便向着龍慕白的頭頸套下，龍慕白尚未及躲避，已然被套個正着。

那少女一抖手，喝道：「起來！」

龍慕白的頭頸，爲那活扣所扣，被她用力一提間，身不由主地站了起來。

可是，也由於那少女的這一抖，他站起的勢子，太快了些，雙臂的脫臼之處，「谷谷」有聲，更是奇痛攻心，難以言喻。

龍慕白緊緊地咬住了牙關，一聲不出，那少女「哈哈」一笑，道：「龍公子，該走了，

你腳下可得放快着點，要是跟不上，可是自討苦吃！」

龍慕白此際，已然知道那少女，竟是想牽着自己趕路。如果自己腳力，可以跟得上她的話，大不了各展輕功，向前飛馳。

可是，她却明明知道自己的輕功，萬不如她，一走動，自己非被拖在地上不可，不出一夜，不被活活拖死，才是奇蹟！

龍慕白本來對那少女，存有極大的好感，甚至，當他只聞到那股淡淡的幽香，而未見其人的時候，便已然生出了遐思。

此際，那條扣在他頸際的絲縧，也正有那股淡淡的幽香發出。

可是那股幽香，這時候飄入龍慕白的鼻內，更令得龍慕白心中，恨上加恨。他一聲不出，眼中怒火迸射，只見那少女轉過身去，便已然向前掠出！

那少女向前掠出之勢，並不甚快，龍慕白雖然已經受傷。還可以勉強跟得上，可是兩人一前一後，奔出不過三四里，那少女一聲清嘯處，突然三個起伏，向前掠出了十餘丈。

龍慕白只覺得後頸一緊，已然身不由主，被她整個人提了起來，一連在地上撞了三下，倒有兩下，正撞在肩骨脫臼之處，痛得混身汗出如漿。

可是龍慕白不失是一個硬漢子，上齒緊緊地咬着下唇，甚至已然出血，但是却絕不出一聲呻吟之聲來。那少女在接連三個起伏之後，向前飛馳而出，龍慕白根本沒有法子跟得上，

只被她拖着。在地上滑過。沙石荆棘，沒頭沒腦地向他刺來，而傷處又劇痛無比，只不過被拖出了五六里路，龍慕白實在忍不住，悶哼一聲，便已然昏了過去。

這時候，龍慕白不但滿頭滿臉，全是傷痕，連身上的衣服，也已然碎成片片，幾乎不成人形。

龍慕白昏死過去之後，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才悠悠地醒了過來。

他才一恢復知覺，第一個感覺，便是猶如有千百枝燒得通紅的鐵針，正在向自己全身猛刺一樣，痛得難以言喻。他雙眼也早已浮腫，勉力睜開眼來一看，只見天色已然大明，自己全身，被浸在一道小溪之中，頸上仍然扣着那條絲縧。

而在小溪邊上，那少女俏生生地站着。

她的倩影，倒映入溪水之中，襯着藍天白雲，實在是美到了極點。

可是此際，在龍慕白看來，却是一點美感也沒有，他恨不得自己，能有力量，將那個少女，撕成一片一片，拋入溪中餵魚！

龍慕白睜開眼來，並沒有多久，眼睛便自刺痛不已，只得又閉上了雙眼。

就在此際，已然聽得那少女一聲冷笑，道：「從小有爹娘管教的好漢，不必裝死了，還不起來麼？」

龍慕白心中恨極，一咬牙，忍住了全身的疼痛，掙扎着，便站了起來。

那道小溪的溪水，雖然深只不及過腰，但是水流却頗爲湍急。

龍慕白好不容易掙扎着站了起來，被水勢一衝，重又跌倒在溪中，龍慕白雙肩肩骨，依然沒有合上，一跌倒，便全身沒入水中。可是他緊緊地咬緊了牙關，用盡生平之力，又站了起來。

這一次，他一站起，便又開了腿，雖然仍搖幌不已，但總算穩住了身形，只見那少女冷冷地望着自己，道：「上來啊，難道還要等我再來拖你麼？」

龍慕白悶哼一聲，身形踉蹌，向着溪邊，走了出去，他才跨出一步，便又跌倒。

龍慕白閉住了氣，將頭在水中，浸了好一會，才覺得清醒了些，重又抬起頭來，跪在溪底，溪水在他頸際流過。

龍慕白喘了幾口氣，以膝代足，向前勉力移動着身子，總共不到一丈寬的小溪，平時，一點足間，便可以躍了過去的。

可是此際龍慕白却幾乎是一寸一寸地在向前移動着，足足用了小半個時辰，才來到了溪邊。以口咬住了溪邊的蘆葦根，借力將身子挪到了岸上，又用上了最後的一分力道，才昂然地站了起來。

龍慕白此擧，當然是爲了不甘在敵人面前示弱，他所花的代價之大，實在除了他以外，也不可能有第二個人知道。

當然，龍慕白也沒有注意到那少女在他向岸邊挪動的時候，曾經嘴唇抖動，想要講些什麼，但是却終於未曾講出口來！

而那少女在想講什麼話的時候，她面上的神情，更和龍慕白昂然站在她面前時，大不相同。

龍慕白一將身子站直之後，凜然道：「走啊！」

那少女却只是冷冷地望住他，半晌，才道：「你自度還能走多遠？」

龍慕白站在溪邊，順眼向溪水中望去，溪水中映出他的影子來，蓬頭赤足，衣不蔽體，滿身傷痕，那裡還像是一個人？更不要說是一個翩翩的佳公子了！

可是，他雖然到了這種地步，却仍然不願在敵人面前輸口！

只聽得他冷笑一聲，道：「能走多遠，便走多遠，廢話什麼？」

那少女一聲冷笑，道：「好，看你口强到幾時！」身形飄動，又向前走了出去。

她這一次向外走去，雖然勢子，仍然和剛才開始時一樣，並不十分快疾。但是剛才龍慕白還可以支持着跟了上去，此際，龍慕白站着不動，尚且感到難以支持，那少女雖然走得不快，但是在一漫步間，龍慕白便已經立即跌倒在地。

龍慕白一面被那少女，在地上拖着前進，一面斷斷續續，破口大罵。

可是他並不能罵得多久，便已昏了過去！

這一次昏迷，又是不知道過了多久，才又緩緩地醒了過來。

龍慕白一有了知覺之後，不禁呆了一呆，心中感到莫名其妙。

原來，當他醒過來的時候，身上那種難言的痛楚，已經完全消失！

他呆了一呆之後，慢慢地張開眼睛來，眼前却又是一片濃黑，什麼也看不到。

龍慕白在莫名其妙之餘，幾乎疑心自己在昏過去之前，只是做了一場惡夢！

他試着抬了抬手臂，肩骨脫臼之處，已然被接上，向頸際一摸，扣在頸中的絲縧，也已然不見。龍慕白心中大奇，暗忖莫非是有什麼人，在那個妖女手中，將自己救了出來？

他一想及此，便連忙彎身，坐了起身。

他才一坐起，鼻端突然又飄來了那股淡淡的幽香。眼前雖然是漆黑一團，什麼也看不見，可是龍慕白却知道，那少女又來到了他的身邊。

龍慕白想起日間身受的痛楚，心中怒到了極點，正待發作時，已然聽得那少女道：「你醒過來了麼？」那一句話，說得溫柔婉轉已極，就像是至親至愛的人，在慰問傷者一樣！

龍慕白聽了，不禁一呆，一時之間，講不出話來。只聽得那少女問完之後，又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要不是你講的話，傷透了我的心，我也不會這樣子對待你的，你以後別再這樣說了吧！」

龍慕白在黑暗之中，處得久了，已然可以辨清，自己和那少女，是在一個山洞的深處。

從洞口處，依稀可以辨到一點微光，但是洞內，却是漆黑一團。

他從那少女的語音上來判斷，那少女離自己，只不過兩三尺遠近而已。

龍慕白試一運眞氣，覺出自己不但全身已然毫無痛楚，且連內傷，也已然痊癒，他心知那一定是對方給他服了什麼靈藥之故。

可是龍慕白的心中，對那少女，却絲毫也沒有感激之意，反倒更加懷恨，突然間，「哈哈」大笑起來，道：「爲什麼不許我說？」

那少女的聲音，仍然是極爲幽怨，道：「龍公子，人人心中，都有一件最傷心，最不願人提起的事情，爲什麼你偏要提起？」

龍慕白笑聲不絕，罵道：「臭女賊，妳也會感到心中難過麼？哈哈！好！」龍慕白此際，心情也已然偏激到了極點，笑了兩聲之後，又罵道：「妳這沒爹沒娘的野女人！」

昨晚，龍慕白就是因爲罵了那少女一句「沒有爹娘管教」，一日之間，受盡了無限的苦楚。照理，他此際應該知道自己再脫口罵那少女，一定會招致更加嚴重的後果。

可是，龍慕白的心乘，却早已豁了出去！

他寧願自己再受加倍的痛苦，也要以言語去傷那少女的心。

那少女的本領，遠在他之上，他除此以外，再也沒有辦法，可以洩心頭之恨！

他那兩句話，狠狠地罵出之後，雙臂揮動，早已竭盡全力，擊出了兩掌！本來，龍慕白

以爲那少女的身形，如此靈活，一定擊之不中。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在他雙掌擊出之後，山洞之中，靜到了極點，電光石火之間，「砰砰」兩聲，那兩掌已然一齊擊中在那少女身上！

但不過龍慕白兩掌雖然擊中，却只感到，那少女身上，有一股極其強韌的力道，自然而然地向外，反震了出來。刹時之間，腕骨欲裂，反倒被那股力道，震得跌倒在地。

龍慕白見自己兩掌，已然擊中了對方，尙且不能傷害對方絲毫，心中知道，接下去，又該是自己大禍臨頭，爲人折磨了！

因此，他一跌倒在地上之後，便雙眼一閉，等待那少女下手。

可是，他等了好一會，却非但未覺得那少女向自己進攻，而且，也未曾聽得那少女的講話之聲，山洞之中，靜到了極點。

龍慕白的心中，不禁大爲愕然，重又睜開眼來，眼前仍是漆黑，也不知道那少女是在山洞之中，還是離了開去，一時之間，龍慕白也是不敢出聲。山洞中靜得出奇，龍慕白甚至可以清晰地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沉默維持了沒有多久，突然聽得黑暗之中，響起了一個人的聲音，道：「你出去看看，洞外來了什麼人！」那聲音才一響起，龍慕白便自一凜，因爲那並不是那少女的聲音。

雖然，那少女的音調，變幻莫測，時而幽怨，時而溫婉，時而淒厲。

但無論如何變化，龍慕白總可以毫無猶豫地將之分辨出來。

而此際響起的那個聲音，却像是從極遠極遠之處傳來的一樣。

而且，聲音沙啞無比，聽了令人極不舒服，分明是一個老年人所發！

龍慕白呆了一呆之後，只聽得從山洞深處，又傳來「砰」地一聲。

那一聲響在山洞中所激起的回音，兀自未絕，龍慕白已然覺得眼前一亮，只見一個人，執着火把，向前飛馳而來。

龍慕白在濃黑之中久了，陡地見到亮光，眼前不禁一陣糢糊。

等他定了定神，定睛細看時，那持火把的人，已然來到了眼前。只見火光照映處，那人身量極是挺拔，猿背蜂腰，一身黑色的勁裝，看他的身形，分明是一個年輕英俊的人物。

可是抬頭一看間，龍慕白却不禁嚇了一跳，只見那人面上，蒙着一張紫慘慘的人皮面具，眼中射着綠幽幽的異光，竟無異是鬼魅！

而看那少女時，却原來就站在離自己五尺許的地方，面色木然，像是對眼前所發生的一切，完全未曾看到一樣，只是怔怔地站着。

那少女雖然站在那裡不動，但是兩行眼淚，却正在奪眶而出。

而且看情形，她已然哭了好久，因爲她衣襟上，已然濕了一大片！

那面上蒙着人皮面具，裝束神情，詭怪已極的人，此際，正舉着火把，向她的臉上照去

。火光距她，不過尺許，但是她却一無所覺，只是怔怔地在流淚，反倒是那人，陡地驚了一下。

龍慕白的心中，固然將那個少女，恨到了極點，可是此際，一見那怪人離得那少女如此之近，那少女仍無所覺，不知怎地，心中反倒着急起來，連忙喝道：「你是什麼人？」

那怪人身形飄動，向橫掠出了一步，「咯」地笑了一聲。

在他發出笑聲的時候，面上的人皮面具，也隨着牽動了一下，更是顯得難看之極，道：「我正要問你們哩，你們是什麼人？」

龍慕白道：「我姓龍。」

那怪人以火把向那少女一指，道：「她呢？」

龍慕白道：「她——」他只說了一個「她」字，便再也說不下去。

因爲直到如今，那少女叫什麼名字，他根本不知道！他只有從那天晚上，在那一大叢芍藥花上，揀到的那條絲縧上，綉着一個「雪」字這一點，可以猜知那少女的名字中，有一個「雪」字，除此以外，一無所知。

他頓了一頓，道：「你不會問她自己麼？」

那怪人回頭，向那少女看了一眼，那少女仍然是怔怔地站着流淚。那怪人一笑，道：「敢問姑娘，如何稱呼？」

那少女猛地一震，如夢初醒也似，向那怪人，望了一眼，道：「我是沒爹沒娘的野種，

那裡有什麼名字？」

那怪人怔了一怔，突然沉聲道：「這山洞洞口，有着鐵蛇令爲誌，你們爲何擅自闖了進來？」

龍慕白一聽那怪人的話，心中不禁爲之一動，心中暗暗將「鐵蛇令」三字，反覆唸了幾遍。他依稀記得，父親曾經向自己提到過那三個字，可是此際，却又想不起它的來歷了！

只聽得那少女嘆了一口氣，道：「我沒有看到，這就走了，打擾了你，很對不起。」轉過頭來，道：「龍公子，你贏了，我打不過你，我只好求你，你跟我去見那人一次。」

龍慕白心知那少女口中，「我打不過你」五字，絕不是說她的武功，不如自己。而是指她如此折磨自己，自己仍然不爲屈服，仍以她聽了最難過的話，令得她心靈受創，甚至再也不能對自己下手一事而言。

龍慕白的心中，不禁感到了一陣快意，凜然一笑，道：「那要見我的人，在什麼地方，妳講出來，我自己會去！」

那少女側頭想了一會，道：「在什麼地方，我不能說，你到祁連山來，我定在山口處等你便了。」

龍慕白冷冷地道：「也好。」

那少女嘆了一口氣，道：「龍公子，你……眞是一等一的好漢，能夠以言語令得一個女子，傷心欲絕，眞是本領！」

龍慕白未曾料到那少女會講出這樣的一番話來，面上一紅，辯道：「如今我是不得已，等我武功能和妳一見高下的時候，不妨再憑眞材實學，見個高下！」

那少女淒然一笑，並不回等，笑容尚未消失，身形已向洞口幌去！

在那少女和龍慕白兩人講話之際，那怪人眼中綠光閃閃，一直望着兩人。

此際，那少女突然向洞口掠出，身法何等之快，可是只聽得那怪人「哈哈」一笑，笑聲隨着他人影，一齊向外掠出，剎那之間，竟攔在那少女的前面，喝道：「就這樣便想走了麼？」

那少女的去路，被他攔住，也不出聲，更不停步，右手一揚，衣袖已然向那怪人，當胸拂出。龍慕白心知那怪人突然在深洞之中出現，而且口提「鐵蛇令」，一定是大有來歷。只怕憑自己的本領，若是爲他所阻，便不易出得洞去。

因此，在那少女自山洞口掠出之際，他也足尖一點，向洞口逸出，準備借那少女之力，一齊向洞外，衝了出去。

那少女衣袖，向前疾拂而出間，龍慕白雖然在她的背後，也已然覺出了那少女衣袖所拂的那股力道，實是大得出奇。

他只當那怪人，若被拂退，自己也可以順利出得洞去。却未料到，就在那少女衣袖才一拂起之際，那怪人左手，突然一翻，向外一圈，一股陰森森的寒風過處，將那少女所拂出的大力，完全逼了回來。而且在那瞬間，他五指一放一收，已然將那少女揚起的衣袖抓住，一

聲斷喝，道：「回去！」隨着那一聲斷喝，手臂向外，猛地一揮。

就在那一揮之際，那股陰森森的寒風，陡地加强。龍慕白此際，離那怪人，尚有丈許，也自覺得那股奇寒徹骨的陰風，逼了過來，不由自主，機伶伶地一連打了五個寒戰！

只見那少女「咦」地一聲，身形突然飄起，已然後退丈許，和龍慕白並肩而立！

那怪人手在身上，拍了兩拍，像是自己一擧奏功，感到十分得意。

那少女清光瑩然的一雙眼睛，向那怪人，定定地望着。

龍慕白是見過那少女本領的，一見那怪人，在一出手間，竟能將那少女，揮出丈許，心中不禁爲之大是駭然！

他却不知道，那怪人的武功雖然詭異厲害，到了極點，但是若要將那少女，輕而易擧的揮出，也不是易事。

那少女的突然後退，乃是有原因在內，並非是怪人的武功，在她之上。

當下，那怪人和那少女，對峙了半晌，只聽得那少女道：「你剛才所使的，是什麼功夫？可是『陰風掌』麼？」

那怪人一聽，身子震了一震，道：「姑娘的見識，廣得很啊！」

龍慕白剛才，聽得「鐵蛇令」三字時，心中已然爲之一動，此際，又聽得那少女的口中，講出「陰風掌」三字來，心中再次一動。陰風掌和鐵蛇令，龍慕白在陡然之間，已然想起

那是怎麼的一回事！

他一想起之後，不由得面上變色，脫口道：「女賊，小心！」

那少女回頭，若有情若無情地瞪了一眼，又轉過頭去，道：「那麼，你就是我正要尋找的陰風蛇叟，司徒本本了？」

龍慕白未曾料到，自己已然想到，而未曾講出來的那個人的名字，已然爲那少女先道了出來。雖然龍慕白從來也沒有見過「陰風蛇叟」司徒本本其人，但是他像其他武林中人一樣，一聽到那個名字，便不由自主地又打了一個寒戰！

那怪人眼中，露出了訝異之色，尚未回答，已然聽得山洞深處，剛才曾響起的那個聲音又道：「誰想找老夫？」

那個聲音，聽來仍然是那麼沙嗄，而且，像是不知從多遠處傳來一樣。

那少女立時轉過身去，道：「我！」

那聲音又道：「妳是誰！」

那少女的面上，又現出了一個淒然的神情，道：「你是陰風蛇叟，司徒本本麼？」

那聲音一笑，道：「敢冒此名的，只怕還找不出第二人來。」

那少女道：「好，我是誰你且不必問，我是誰派來的，只要一提起華山鳳飛嶺那件事，想必你可以知道了。」

那聲音呆了半晌，才道：「她自己爲什麼不來，是怕我麼？」

那少女一聲長笑，道：「笑話！」

那聲音道：「好！妳且進來，讓我看看她調教出來的人，有何能耐！」

那少女一聽，便向前走出了一步，龍慕白大驚道：「喂，妳可知道陰風蛇叟，司徒本本，是何等樣人物？」

那少女回頭望了他一眼，道：「關你什麼事？他若是厲害，我死在此處，不是更遂你心意麼？」

實在說，連龍慕白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在那少女要向洞中走去之際，突然提醒她。

那少女向他所說的話，龍慕白心中，也認爲不錯。可是，他心底深處，却又像是有一個聲音在告訴他：不是！不是！

只不過龍慕白却絕不肯承認這一點，頓了一頓，道：「妳我之間，仇深如海，如果我不是親手報仇，此恨難消！」

那少女突然笑道：「龍公子，你已經報了仇了，如果還嫌不夠的話，只怕世上再也難有什麼辦法，可以令你消恨的了！」

龍慕白聽了，又是一怔，望着那少女，半晌不語，那少女低着頭，好一會，才抬起頭來，向前走去。龍慕白茫然站着，不知如何才好，只見那怪人來到了他的面前，喝道：「你也

去！」

那少女本來已然走出了兩三丈，一聽得那怪人的呼喝之聲，立即轉過身來，道：「由得他去！」

那怪人冷笑一聲，道：「姑娘，妳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管別人麼？」

那少女語音堅定，道：「我說由得他去！」

那怪人一聲長笑，突然左手一伸，已然向龍慕白的肩頭抓到！龍慕白連忙要避開時，只覺得一股寒風，已然罩下，一個寒顫，全身力道，立即消散，眼看便要爲那怪人抓中。可是，就在此際，那少女身形如電，已然向前，疾衝了過來。皓腕翻處，右手中指，已然向那怪人腰際的「帶脈穴」，疾點而出！

那一點，來勢之快，當眞是無出其右，那怪人右手火把，向下猛地一沉，去擋格那少女的一點時，那少女的身形，突然硬生生地向旁一扭，扭出了半步，已然來到怪人的背後。

而那一點之勢，却仍然未變，只不過已成了點向「靈台穴」而已。

那怪人一擋擋空，顧不得再去抓龍慕白，左手反手一掌，疾拍而出。

那少女身形一飄，向後退出，也已改招，中指幌動，直指那怪人手腕上的「陽谿穴」。

兩人的出手，俱皆是快疾無比。此際，那怪人仍是背對着那少女，龍慕白看出有機可趁，一掌向那怪人的胸前，疾拍而出！

九

龍慕白那一掌，覷得極是眞切，在他心中想來，實是萬無不中之理！

可是他這裡一掌，剛一擊出，便聽得那少女一聲嬌叱，喝道：「你別多事！」

龍慕白心中大是不服，那裡肯聽？掌去如風，堪堪擊中了那怪人的背心之際，突然聽得那怪人一聲冷笑，身子已然陡地轉了過來。

龍慕白那一掌之發，本來是看出那怪人背對自己，有便宜可撿之故。他在那怪人和那少女動手之際，早已看出，兩人的武功，全在自己之上，若不是眞有把握，他豈會輕易出手？

可是，龍慕白却未曾料到，就在自己的手掌心，將要按到那怪人的背後之際，那怪人竟會在電光石火之際，反手一掌，一股陰風過處，將那少女的攻勢，蕩開了兩三步去！

而他却就在那一瞬間，在萬無可能的情形之下，轉過了身來！

陡然之間，龍慕白一見那怪人陰慘慘地一張人皮面具，已然呈現在自己的眼前，心中不禁猛地爲之一怔，手上一慢！

龍慕白那一掌的去勢，眞正只是略慢了一慢，可就在刹那間，那怪人左手中指，倏地彈出，已然彈中了龍慕白的脈門。

龍慕白只覺得一股奇寒之氣，透脈而過，幾乎連身子都凍僵，把不住上下牙關相扣，「得得」有聲，那怪人則冷笑一聲，已然飄身向外，逸出了丈許。

那怪人才一逸開，少女已然來到了龍慕白的身前，妙目向龍慕白盼了一眼，「哼」地一聲，道：「叫你不要多事，你偏要多事！」

那怪人的行動，快疾無倫，刹時之間，便已然將龍慕白制住。

因此，那少女前後兩句話，聽來幾乎是接連着來講一樣。

龍慕白凍得全身發顫，眼定定地望住了那少女，那裡還講得出話來？

只見那少女略一頓足，轉過身去，對着那怪人嬌叱道：「他受了什麼傷？」

那怪人傲然一點頭，道：「也不是什麼大傷，只不過在脈門之中，被區區彈中了一指，師傳陰毒，已然侵入他奇經八脈而已。」

從那怪人的口氣聽來，龍慕白所受的傷，像是微不足道一樣。可是他所說的話，却又表明了龍慕白所受的傷，極爲嚴重！

他話才一出口，龍慕白心中，便已然猛地一驚，而那少女的面色，也爲之略略一變，身形一幌，掠向前去，道：「如何方能將奇經八脈之內的陰毒驅散？」

那怪人陰惻惻一笑，道：「在下才疏學淺，實是不能效勞！」

他講來態度大是浮滑，那少女柳眉倒豎，已然隱蘊盛怒。

可是刹時之間，她却又回頭，向龍慕白望了一眼。

在她向龍慕白的那一望間，面上的怒容，盡皆消失，反而顯得滿腔幽怨。她雖然一個字也未曾說，但是呆若木鷄，站着發冷顫的龍慕白，却可以從她那一雙簡直會說話的大眼睛中，聽出她的心聲。她心中正在埋怨自己，貿然出手，自討沒趣！

利時間，龍慕白的心中，不由得泛起了一陣茫然之感，心中暗問：「她為什麼這樣關心我？為什麼？我與她之間，仇深如海，不共戴天，但是她却又為什麼對我表示了這樣地關切？」

龍慕白正在心中大惑不解間，已然聽得那少女道：「你快帶路，讓我們去見你師傅！」

那怪人冷笑一聲，道：「早該如此！」身形一轉，便向着山頭深處，緩緩地走了開去。

那少女並不立即跟出，反倒像是呆了一呆，在考慮什麼問題一般。

但是她並沒有呆了多久，便身形擰動，倒退而出，來到了慕白饒的身旁，眼望着地上，簡單乾脆地道：「走啊！」

龍慕白一見那少女，來到了自己的身旁，更是心中怦怦亂跳，好不容易，才迸出一句話來，道：「我……我走不……動！」

那少女像是早已料到他會講這句話一樣，右手一伸，已然握住了龍慕白的左臂，也不出聲，便展動身形，向前掠了開去。

龍慕白被她握住了手臂，帶了出去，兩人如同並着而行，跟在那怪人之後一樣！

這時候，龍慕白一方面，全身又凍又難過，但是另一方面，鼻端幽香陣陣，略一回頭，便可以看到那少女美麗無匹的粉頰，他心中怦怦亂跳，只是身不由主地向前奔了出去！

在山洞之中，轉了兩三個彎，約莫馳出了近七八十丈，陡然之間，眼前的景色，完全一變。只見一個老大的山洞，洞中，全是嶙峋怪石，形如鬼怪，兀然而立。而在那些怪石之上，却全都放出一種綠幽幽、陰森森的光芒來。

那種光芒，映得滿洞，皆是碧也似綠，更是令人覺得詭異之極。

龍慕白心中，雖然恨那少女，可是此際，他被那少女，握住了手臂，無力掙扎，却又情不自禁，頻頻地轉過頭去，望那少女。

而在一進了那洞之後，在那種碧光的照映之下，那少女秀麗無匹的臉龐，突然一變，竟變得看來像是鬼魅一樣！

龍慕白心中猛地一驚，不敢再看，抬起頭來時，引他們來此的那怪人，却已然轉過了身來，龍慕白和他一照面間，更是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

原來，那怪人面上所套的人皮面具，本來已然是陰森森地，駭人之極，此際，在碧光的照映之下，更是說不出的令人毛骨悚然！

那怪人站住了身形之後，便冷冷地道：「兩位且在此稍待！」

那少女右手，仍然握住龍慕白的左臂之上，抬頭四望，山石上的燐光，映得那大山洞中，一切物事，都是這樣的怪異。

只見那怪人向着一塊形如飛鷹的巨石，行了一禮，道：「師傅，他們來了！」

那少女和龍慕白心中，不禁盡皆一怔，那塊大石，如飛鷹展翅，形狀極是奇特，雖然奇特，像是要騰空欲飛，但是卻無論如何，只是一塊石頭，為何那怪人卻對之口稱「師傅」？

兩人心中，正在奇怪間，只聽得一聲啞然的長笑，眼前突然一花，也不知是從何而來，那塊形如飛鷹的怪石之上，已然坐着一個人！

看那人現身的情形，竟像是突然從地底下面，冒出來的一樣！

兩人一齊停睛向那人看去時，只見那人的面上，照樣蒙着一層詭異絕倫的人皮面具，身上穿着一件極為寬大的長袍。

那長袍原來是什麼顏色，在碧光森森的山洞之中，已然無法辨認，看來只是泛着異樣的碧光。而長袍之中，又像是有什麼東西，在蠕蠕而動一樣，抖得那件長袍，碧浪閃動不已。

那少女一怔之下，右手一鬆，回頭沉聲道：「你站在這裡，不要亂動，若是支持不住，大可倒向地上，切莫再做傻事！」

龍慕白若不是被那少女握住了手臂，根本早已支持不住了。

那少女一鬆手間，話未講完，他身形搖幌，早已向地上倒去。尚幸他身旁，剛好有一塊

巨石，他在倒到了一半之際，勉力扶住了那塊巨石，才將身子，倚在石上，不致跌倒在地。

此際，龍慕白心中，已然知道了那突然現身，坐在形如飛鷹的大石之上的那人，便是武林中傳說，邪派之中的第二奇人，陰風蛇叟司徒本本！

他聽出那少女的口氣，是叫自己站着不要動，而她則準備前去，對付司徒本本。一時間，心中大是焦急，竟又迸出了三個字來，道：「妳……小心！」

那少女聽了，陡地一呆，道：「你……你……」可是她並未講出什麼，便已然轉身向前走出。

龍慕白倚在石上，勉力運轉真氣，尚自無法與體內的那股寒氣相抗，他只覺得四肢百骸，越來越是麻木，幾乎挪動一下手指，都要費極大的勁力，方始能夠達到目的！

龍慕白心中對自己的傷勢，自然極是着急。可是，他心中卻不知怎地，一見那少女向司徒本本走去，對這個殺母仇人的安危，卻也表示了極度的關切！

那種關切，甚至還凌駕在對自己的傷勢的焦慮之上！他睜大了眼睛，盯住了那少女，只見那少女，來到了司徒本本前面丈許處站定，面上的神色，顯得極是莊肅。

司徒本本人皮面具孔中，所露出的雙眼，似閉非閉，隱隱異光迸射，也正停在那少女身上。

好一會，兩人誰也不開口。

最後，還是那少女首先打破了沉默，冷冷地道：「你就是司徒本本麼？」

司徒本本仰頭啞然一笑，道：「明知故問！」

那少女的臉上，突然閃過了一絲極爲苦痛的神情，道：「我不願再認錯了人，胡亂下手，是以先要問個明白，再作道理。」

司徒本本雙手略略一伸，在寬大的衣袖之中，露出雙手來。只見他一雙手，瘦骨嶙峋，青筋暴露，像是乾屍的雙手一樣，在十指之上，全都留着兩寸來長的指甲，冷冷地道：「妳是奉命來取我的性命麼？」

那少女道：「不錯，我此行雖然不是專爲了對付你，但是我姑姑說，若是遇到了陰風蛇叟司徒本本其人，絕不可放過！」

司徒本本人皮面具之上，一點動靜也沒有，但是，他却發出了一串冷笑聲，道：「妳叫她作姑姑麼？」

那少女道：「是。」

司徒本本又道：「她對妳好麼？」

那少女嘆了一口氣，道：「她當然對我好。」

司徒本本一聲長笑，道：「小女娃，妳年紀輕，那知道人心險惡？她若是對妳好，怎會叫妳前來找我？她若是對妳好，理應叫妳一聽到我的名字，便自遠走高飛，免得我一舉手間，妳便立即性命難保！」

那少女面色陡地一沉，喝道：「胡說，我雖然不是她的女兒，但是姑姑對我，却像是對女兒一樣，絕無異心的！」

龍慕白聽得他們兩人的對答，雖然不能盡皆明白，但是却多少可以弄明白些。

他知道，那少女，是由她口中的「姑姑」，撫養成人的。那「姑姑」，也就是誤會自己是她的兒子，是以派那少女前來生事的人。

而那「姑姑」，則多半和陰風蛇叟司徒本本，乃是夙仇，是以才令那少女，在遇到了司徒本本時，絕對不能輕易放過！

可是龍慕白的心中，却也不免大是奇怪，因爲司徒本本所說的話，雖然可能自誇，但是他在武林之中，威名何等之盛，眞是令人談虎色變，武林中公認他是邪派之中的第二高手，那少女的武功再高，難道竟可以敵得過司徒本本？

他心中暗自思索，只聽得司徒本本又是一聲冷笑，道：「那麼，她叫妳怎樣對付我？」

那少女道：「她叫我一見你，便以六招天罡掌法，襲你的下盤！」

司徒本本一聽此言，陡然之間，雙目圓睜，看他的情形，分明是吃了一驚！

可是，龍慕白心中的吃驚程度，却遠在任何人之上。

「天罡掌」……從那少女口中道出的「天罡掌」三字，武林之中，誰不知道那是前輩武林人物，皓首神龍謝音的絕技？

而那少女居然會使天罡掌，那麼她又是皓首神龍謝音的什麼人？

只見剎那之間，司徒本本的雙眼，又緩緩地閉了起來，「哈哈」一笑，道：「好！好！多年之前，她以六招天罡掌，傷了我的雙腿，如今竟還記得。」

講到此處，語音突然轉得嚴厲無匹，聽得人毛髮直豎，道：「如今事隔多年，就算她親來此，也討不了便宜，何況是妳！」

一面說，一面手在所坐的石上，輕輕一按，就在那一按之下，他身子已然騰空而起，向着那少女，撞了過來。只見他身子蕩在半空，飄飄蕩蕩地，像是毫無份量一樣，而他身上長袍的下襬，也揚起老高，敢情他雙腿已然齊腿斷去！

司徒本本向那少女撲來的勢子，如此怪異，那少女却只是凝立不動，直到司徒本本的身子，凌空蕩到，來到她身前，只有五六尺的距離時，那少女身形向後一挫，雙掌一擊，「鏗」然有金石互交之聲，「轟轟」兩掌，向前猛地推出！

那兩掌才一推之際，掌風便已經轟然有聲，等到兩掌平平向着陰風蛇叟司徒本本時，力道之强，更是令人難以相信，一個弱質少女，竟能夠發出那麼威力强大的兩掌來！

司徒本本懸空向那少女蕩到之勢，本來就怪異絕倫，像是有人托着他向前走來一樣。此際，那少女雙掌甫發，他的身子，迎着掌風，便突然向後退了回去，他向前蕩來之勢，頗是緩慢，可是被掌風向後逼退之勢子，却極是快疾，幌眼間，已然回到了那怪石之上。

一來一去，他始終是凌空而行，連長袍的下襬，都不曾捱着地上。

那少女一見司徒本本後退，踏步進身，便向前跨出了兩步，掌心向下一沉，陡地向上翻起，自下而上，隱隱有風雷之聲的兩股掌法，向那怪石，疾襲而至。司徒本本坐在石上，只是雙掌向前，略推了推，看他的情形，不像是還手。

那少女兩股掌風，迅即向他襲到，可是司徒本本亂髮長袍，却是連動都未曾動一下。掌風過處，轟然有聲中，那形如飛鷹展翅的怪石，那兩個「鷹翼」竟然一齊爲掌風所摧！

而站在那大石之旁，一直未曾出聲，司徒本本的徒弟，也是身不由主，向後一個踉蹌，跌了開去，跌出了七八步，方始站穩！

那少女一見這情形，不由得心中一怔！

試想，她掌力之强，已然可以將那麼粗的石翼，生生摧折，但是，陰風蛇叟司徒本本，却連鬢邊的亂髮，也未曾飄動一下！

而司徒本本在她的雙掌襲出之際，只不過手掌略推了一推而已，一點聲息也沒有。他既然能夠從容將掌力化去，當然在一推之間，已然發出一股陰柔力道，將全身盡皆護住之故。

那少女的掌力，匝地掃出老遠，到了洞壁之上，尚自兀然隆然有聲。

只聽得司徒本本哈哈一笑，道：「已經兩招了，第三招何以不發？」

那少女一聲嬌叱，左掌當胸，右掌猛地向外一翻一圈，第三掌已然擊出！

在擊出第三掌的同時，身形向前疾飄，離得那怪人更近！

而她那一掌，才擊出的時候，看來是向司徒本本的胸前，疾襲而出的。可是，當她身形展動之際，掌勢又已一變，竟成爲向着司徒本本，當頭擊了下來！

司徒本本身子不動，突然之間，將右手舉到了頭頂，中指倏地豎起。

只聽得「嗤」地一下，尖銳已極的破空之聲，一縷指風，已然隨之而發，直沒入掌風之中。那少女「啊」地一聲，凌空拔起了丈許高下，在半空之中，一個盤旋，面上已然現出了驚惶之色。

她拔起丈許之後，斜斜地落了下來，第四掌又已然電襲而出。

司徒本本一指化去了那少女第三掌的掌力，「哈哈」的怪笑之聲，不絕於耳。一見那少女第四掌襲到，聲勢之猛，遠在剛才那三掌之上，雙眼倏地一睜，單掌當胸，向前一推。

陰風颯颯間，他一掌也早已推出！兩股掌風，恰好在一塊形如猛虎的大石附近相交，隆然巨響中，那塊大石，已然倒了下來。

只見司徒本本身形一個搖幌，但是他右手抓住了石角，而那少女，則身形後退兩步，面上爲之變色，司徒本本的笑聲，更是響亮，怪叫道：「還有兩招，只有兩招了！」

他叫聲未絕，那少女身形疾轉，繞了一個半圓，已然來到了他的身側，雙掌翻飛處，只聽得轟然勁風，不絕於耳！

而刹那之間，那少女的身形飄動，幾乎已然成了一縷飄蕩不已的輕烟，只見掌影如山，向坐在石上的司徒本本，疾壓而下。

司徒本本的全身，已然幾乎盡皆爲掌影包圍！

掌風呼嘯之中，他所坐的那塊大石，發出了一連串的崩裂之聲！

這樣的掌法，這樣的聲勢，早已將在一旁的龍慕白看得口定目呆！

只聽得司徒本本，怪笑聲中，在如雪花亂飄也似的掌影之中，突然，如同奇峯突起也似，豎起了無數指影來。

那豎起的指影，每一指，俱都指向那少女的掌中心！

同時，聽得司徒本本厲聲道：「也試試我的一招『萬笏朝天』！」

司徒本本的怪叫之聲，尚兀自在山洞之中，蕩漾不絕，刹那間，指影掌影，已然一齊皆斂。只見那少女，向後疾退而出，在司徒本本身前七八尺處站定，她那第五掌，顯又未曾得手！

此際，司徒本本所坐的，原來形如飛鷹展翅的那塊大石，已然爲那少女的掌力所摧，只剩下了他身下的一條石柱了。

那少女身子一站定之後，只見司徒本本的身子，突然向前一移。

他在一移之間，已然移開了所坐的石柱，緩緩地落向地上。

他雙腿已然齊股斷去，坐在地上，樣子更是怪到了極點。

「只見那少女緊抿着嘴，司徒本本目光灼灼，既不怪叫，也不開口，兩人對望了半晌，那少女才揚起右掌來，慢慢地向前推出。

那少女一揚右掌，司徒本本，也是一樣的動作，揚掌當胸，向外推去。

那少女的手掌，每向前推出寸許，便向前面，跨出半尺許遠近。

而司徒本本也是一樣，手掌推出寸許，身子便向前移出半尺！

剛才五掌，他們兩人交手之際，滿山洞掌風迴蕩，狂飆驟生，聲威之猛，直是難以形容！

可是此際，兩人只是緩緩地推出手掌，向前慢慢地移動着，却是靜悄悄地，一點聲音也沒有，和剛才大不相同！

龍慕白勉力支持着，全身實是早已麻木，不能動彈，可是他却竭力不讓自己的雙眼合上去，注視着兩人的一舉一動。

他雖然不解「天罡掌」的神妙，但是，也可以看出，如今山洞之中，靜到了極點，實際上却是兩人決勝的緊要關頭！

龍慕白所料，實是一點不錯。皓首神龍所傳的「天罡掌」，乃是武林之中，捨佛門金剛般若神掌，和道家先天神掌以外，威力最猛的掌法。

那天罡掌，共只六招，而每一招中，則有六式變化，合六六三十六天罡之數。當年，陰風蛇叟司徒本本，在華山鳳飛嶺上，與皓首神龍的女兒謝蓮相拚，兩人動手苦鬥。

在各自對拆了近百招之後，謝蓮才使出了家傳「天罡掌」法！

陰風蛇叟司徒本本，勉力抵敵了五招，就在第六招上，被謝蓮震斷了雙腿！

從此之後，陰風蛇叟司徒本本，便再也未曾在武林中露面。

這一段往事，讀者莫道是作書人順筆寫來，實則上和本書的一切，俱都有着極大的關係，如今暫且表過不提。

却說陰風蛇叟司徒本本，當年既然在第六招上，蒙受重創，此際再遇「天罡掌」，在連敵了五招，已佔上風之後，却仍是絲毫不敢怠慢。

因爲那第六招，喚作「六丁運天」，原是比拚內力的招數。在雙掌相交之後，共能逼出六道大力，一道大似一道，實是非同小可！

當年，司徒本本就是因爲未曾將謝蓮放在眼中，才在第四道力道上，一個抵敵不住，被謝蓮將他身子逼退，將第五、六兩股力道，一齊擊中在他的腿上，她自嬌笑不絕中而去的。

那時，謝蓮也只不過是一個二十歲剛出頭的少女而已。

如今，這少女的年齡，雖然更輕，而多少年來，陰風蛇叟苦練不絕，功力猛進，早已不是吳下阿蒙。可是想起當年的創痛，能否重出江湖，連「天罡掌」也不怕，就在此一剎那間

，可以決定。

只見兩人的身子，漸漸地靠近，靠近……時間像是過得格外地慢，兩人的行動，也是慢到了極點。龍慕白已然覺得眼前金星亂冒，本來，心口尚有一團暖氣，如今連那一團，僅有的溫暖之處，也已被佈滿全身的寒氣，不斷襲來！

但是，他却仍然睜大着眼睛，以觀究竟。

在他來說，更是覺得兩人的動作，慢得簡直像是靜止的一樣！

好不容易，才聽得極是輕微的「啪」的一聲，兩人的手掌，已然貼在一起。手掌才一相貼，轉眼之間，已然聽得那少女一聲驚呼，司徒本本歡嘯聲起，只見那少女身形，陡地疾掠而出，其快如電。龍慕白只覺輕風在自己身旁閃過，已然被那少女挾了起來，向山洞之外，疾掠了出去。同時，只聽得司徒本本歡嘯不絕，叫道：「快取雙拐，追！」

龍慕白被那少女挾在脅下，但覺兩耳風聲呼呼，轉眼之間，眼前一亮，便已然出了那個山洞。

龍慕白在進入這個山洞之際，正是被那少女虐待得遍體鱗傷，昏迷不醒的時候，可是在出那個山洞的時候，却被那少女緊緊地挾着，一進一出之間，所受待遇，直如天淵之別！

龍慕白此際，已然陷入了半昏迷的狀態，可是他還可以聽得山洞之中，陰風蛇叟司徒本本的聲音，不斷傳了出來，怪叫道：「鐵蛇令從此又可橫行天下，天罡掌不過如此，哈哈

！哈哈！」

兩聲「哈哈」的笑聲，已然可以聽出，陰風蛇叟司徒本本的身子，已然出了山洞。

龍慕白勉力轉過頭去看時，只見陰風蛇叟司徒本本，脅下支着兩柄拐杖，如飛掠至！

他那兩柄拐杖，竟長達丈許，以致他身子懸在兩柄拐杖中間，看來更是異相。

而正因爲那兩柄拐杖，如此之長，因此他前進之勢，更是迅疾無比！

那少女的身形雖快，但是在馳出七八里之後，却已漸漸爲他逼近。

只聽得陰風蛇叟司徒本本怪聲叫道：「小女娃，妳將那半死不活的小子放了下來，還可以走得快些。但不論如何，想要逃脫我的掌心，已是不能！哈哈！哈哈！」

又是一連兩個「哈哈」中，他身形三個起伏，離那少女，已只不過三丈！

那少女一聲不出，只是向前飛掠而出，龍慕白心中糢糢糊糊，像是自己已然開了口，勸那少女，將自己放了下來，可以使她設法逃走，而那少女，却堅決不肯答應將他拋棄。

其實，龍慕白的心中，當眞是想如此勸那少女的，可是此際，他根本已然說不出話來了！

而司徒本本，已然離那少女，越來越近，那少女一聲長吟，「唰」地貼地，又掠出了三四丈，突然停住，轉過身來。

她這裡才一停間，陰風蛇叟司徒本本，雙拐連點，早已趕到。

只聽得「咯」、「咯」之聲不絕，每響一聲，他所支的雙拐，便短上一尺，一連五六聲過去，他雙拐已然和尋常的拐杖無異。

原來他那副銅拐，乃是斷腿之後，特請高手匠人，精工打造的。一節套着一節，每一節長可尺許，共有十五節之多，全裝有機關。非但可以長短如意，而且還可以將每一節，向外揮出，猝然傷敵，實是已奪天地造化之妙的一對獨門兵刃！

當下司徒本本在那少女面前站定，冷冷一笑，道：「打不過就逃，也是妳姑姑教妳的麼？」

那少女的面色，陰冷之極，道：「你想要怎樣？」

司徒本本笑道：「也沒有怎樣，我雙腿既然是斷在天罡掌之下，只想使會天罡掌之人，也有一個人，是斷腿的！」

那少女也笑一下，道：「我雖不是你的敵手，但是你想要斷我雙腿，只怕也並非易事！」

司徒本本一笑，道：「走着瞧吧！」

那少女後退了一步，突然長嘆了一聲，道：「陰風蛇叟，我有一件事求你。」

那少女突然之際，講出了這樣的一句話來，司徒本本不禁為之愕然！

只聽得那少女又道：「這個人，是騰天金蛟龍雄的公子，我誤傷了他的母親，心裡感到很過不去，但是他却怎麼也不會原諒我的了。他奇經八脈，中了陰毒，請你幫忙替他消去了吧！」

從那少女這一番話來看，她武功之高，實已到了第一流的境地，可是武林閱歷之淺，却也是無出其右！試想，司徒本本蟄居多年，只想復仇，眼前正是供他發洩多少年怨恨的大好機會，可是那少女，却請司徒本本救解龍慕白！

司徒本本呆了一呆，笑道：「好啊，我先將他送到陰司去吧！」

那少女柳眉一皺，道：「你不肯麼？」

司徒本本只是大笑不答。

那少女道：「實和你說，你想斷我雙腿，當眞難極，但只要你肯救他，我自己將雙腿斷去如何？」

司徒本本冷冷地道：「不要妳代勞。」

那少女立卽道：「那我由得你斷我雙腿，不加反抗，也是一樣！」

一個人，斷去了雙腿，實在是終生的憾事。可是此際在那少女口中道來，這樣的大事，竟是一點也不足掛在心上一樣。

司徒本本斜斜地望了龍慕白一眼，道：「他是妳的什麼人？」

那少女嘆了一口氣，道：「他不是我的什麼人，只不過我已然對不起他，雖然我要斷去雙腿，也寧願要做些事來補過。」

此際，龍慕白的神智，仍然是十分清醒，他一聽得那少女對着陰風蛇叟司徒本本，講出

這樣的話來，心緒更是大起波蕩！

他的心中，像是有兩個聲音，在激烈地爭吵。一個聲音道：「不要理會她！她是你最厲害、最惡毒的敵人！她和你仇深如海，不共戴天！」

可是另外一個聲音却又這樣說：「不！不！那是她在一個極深的誤會下，所造成的悲劇，她如今已然誠心誠意地在悔過了！」

那兩個心聲，實則上全是他自己心情的矛盾，他心中感到了極度的痛苦，可是却仍然沒有法子確定那少女是敵人，還是朋友！

只聽得陰風蛇叟司徒本本，一聲冷笑，道：「笑話！我要斷妳雙腿，何必接受妳的什麼條件？」

那少女面色一變，道：「如此說來，你是不肯答應我的請求了？」

司徒本本道：「正是！」

那少女的面色，再是一變，已然變得難看之極，停了半晌，道：「他所受的內傷，我也看得出，只不過是中了奇陰之毒，我眞要將他體內的陰毒，逼了出來，只怕也可以做得到的！」

司徒本本陰惻惻地一笑，道：「等妳斷了雙腿之後，妳便做不到了！」

他話才一說出，左脅用力向下一壓。本來，他脅支雙拐，懸空而立。

在他左脅向下一壓之際，只聽得「錚」地一聲，他左拐竟然插入了地上，半尺有餘。而他的身子，也隨之向下略沉了半尺！

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瞬間，他右拐一抖，拐影如山，蕩起一股寒風，已然向那少女的胸際，疾點而出，動作之快，當眞是不可思議！

那少女的身形，連忙向後退了開去時，總因她帶着龍慕白，行動沒有那麼快疾，而慢了一慢，那一慢間，司徒本本的拐尖，向上一挑，只聽得「嗤」地一聲，少女的一件外衣，已然被齊中挑開！

那少女花容失色，身形只不過略停了一停，又立即向後，退了開去。

但是陰風蛇叟的身子更快，右拐向前一點，插入地中，整個身子，瞬刹之間，在半空中劃了一個半圓，「呼呼」風生中，又已趕到，左拐橫掃，一招擊出！

這一招的來勢，更是強勁已極，那少女右手倏地伸入懷中，立即又揚了起來。

在她右手一伸一揚之間，她手中已然多了一塊手帕，那手帕中，包了一塊隱泛紫光，拳頭大小的物件，才一揚出，便剛好和拐尖相碰。

只聽得「叮」地一聲響，宛若龍吟也似，悠悠不絕於耳，好聽之極！

而司徒本本的雙拐，拐尖俱皆是鋒銳無比，就在那一交之間，已然在那條手帕之上，劃出了一道兩寸來長的口子。

那條口子一露，包在手帕中的東西，也露了出來，剎時之間，紫光大灼，那少女的手中，宛若握着紫熒熒的一團冷火一樣。

司徒本本的右拐，受了一擊，手腕翻處，本來已然要立即收招，可是一見那團紫光，他面上突然現出了驚訝無比的神色。

緊接着，便狂喜道：「震天金英！」

那少女趁着他一聲怪叫之間，身形也向後疾掠而出，道：「不錯，是震天金英！這塊震天金英，再加上的兩條腿，你可願爲他治傷？」

司徒本本一聽，也不禁呆了半晌。

本來，他準備自己功力，能夠抵擋得住皓首神龍所傳的天罡掌之後，便復出武林。他早爲自己定下，一出武林之後的第一件要事，便是想辦法，去找上一塊玄鐵，鑲在拐尖之上，更增加自己這副「三絕奪魂拐」的威力。

那玄鐵本來也已是極其罕見的物事，若是鑲到了拐上，不但那副三絕奪魂拐，可以更加沉重，而且內力一吐，仗着玄鐵的堅硬鋒銳，要斷去對方的兵刃，也不是什麼難事。可是此際，司徒本本一見到震天金英，饒是他早就縱橫武林多年，如今更是老奸巨滑，也是禁不住心頭亂跳，不克自主起來！

因爲和玄鐵相比，震天金英又不知高妙了多少倍！

如果能將震天金英鑲在自己這副「三絕奪魂拐」上，則不但可以無堅勿摧，令得這副「三絕奪魂拐」，成爲天地之間，最爲厲害的兵刃，足可以供自己橫行武林。

而且，還可以去尋一個極是厲害的人物，去鬥上一鬥！

司徒本本心目中，想尋之一鬥的假想敵，便是令得他一直屈居第二，邪派之中，天字第一號的人物。

因此，當少女再次提出這樣的一個條件來的時候，他心中實是大爲躊躇！

一時之間，他只是望着那少女手上的震天金英，一聲不出。

那少女又將手揚了一揚，道：「怎麼樣，你可答應？」

司徒本本尚未回答，只聽得龍慕白突然叫道：「我不答應！」

龍慕白那突如其來的一聲叫喚，大大地出乎陰風蛇叟和那少女的意料之外。因爲，不論那少女和司徒本本如何交易，受益的總是他，但是，他却最先提出了反對！

原來，龍慕白的心中，一直未曾停止應該如何對待那個少女的矛盾心情。當他聽得那少女，再度提出，願意由得司徒本本，斷去雙腿，以驅散自己體內的陰毒時，他眼前便陡地一黑。

在黑暗之中，他像是看到了那少女，雙腿已然斷去，鮮血狂湧，花容失色，輾轉呻吟，滿頭冷汗的慘不忍睹之狀。

因此，他才不由自主，如此叫了出來。

那少女一呆之後，突然嘆了一口氣，道：「龍公子，你……可是不願意接受我的道歉麼？」

龍慕白忙道：「不！我是——」

他只講了三個字，却又沒有辦法，再向下講下去。

因爲他此際心緒撩亂，千言萬語，也不足以道出他矛盾的心聲！

那少女一聽，突然展顏一笑，甜如蜂蜜，道：「如此說來，你是不願我受到斷腿之苦了？」

龍慕白點了點頭，道：「是。」

那少女突然發出「咯咯」一聲嬌笑來，如黃鶯百囀，可見她心中，實在是高興到了極點了。

龍慕白怔了一怔，道：「可是妳仍然是我的敵人！」

只不過他雖然補充了這樣的一句話，語氣却已然軟弱到了極點！

那少女笑了半晌，突然停住，向司徒本本道：「你早不答覆，如今遲了！」身形一幌，便自斜刺裡疾穿了出去！

司徒本本一聲大吼，道：「向哪裡走？」雙拐齊點，身形一湧，整個人，竟如同一頭怪鳥也似，向上直飛了起來！

那少女的身法，固然是快絕無倫，但是司徒本本的來勢更快。

他那一下斷喝之聲，尚自在半空之中，蕩漾不絕，他整個人，已然趕到了那少女的頭上。自上而下，兩拐齊發，拐影交織成爲一張嚴密無比的網，向那少女當頭罩下！

在縱橫交錯，漆黑如山的拐影，剛一罩下之際，幾乎已然看不到那少女的身子何在。可是就在那少女處境，如此危急之際，却聽得那少女，又發出了一陣開心之極的嬌笑聲！

伴隨着她的嬌笑聲，只聽得「噓」地一聲，一道紫虹，宛若矯龍一樣，破網而出，向司徒本本的身後，電射而出！

紫虹甫生，司徒本本長嘯聲中，拐影頓斂，整個人，突然在半空之中，轉了一轉，向那條紫虹，疾跟而出！他身形離地，尚有丈許高下，拖着兩柄鋼拐，衣袂迎風，宛若是一頭到了極點的怪鳥，向着一條紫龍，追逐而出一樣！

兩下裡的勢子，全都如同流星飛瀉一樣，快到了難以形容。

而就在此際，那少女一個轉身，也已然向前，疾掠了開去！

敢情她是存心棄了震天金英，而換得一個逃走的絕佳機會！

當震天金英陡地破空飛出之際，以陰風蛇叟，司徒本本臨敵經驗之豐富而論，他也立時覺察那少女是在行使金蟬脫殼之法。

本來，他那兩招齊發的一招「雙管齊下」，一經施爲，拐影將對方盡皆罩住，除非對方

的內力和他一樣，以兵刃將之硬架了開來的話，便已然難以逃脫。

而他的「三絕奪魂拐」中，又藏有極其厲害的暗器，如果趁機發出的話，那少女和龍慕白兩人，不死也得身受重傷！

本來，司徒本本足可以先將兩人結果，再回頭去追尋震天金英的。

可是，那塊震天金英對他的關係，實在太以重大了，他甚至於不願意耽擱極短的時間，以使得情形，有若何的變化！

因此，他才在那電光石火之間，陡地收了這一招「雙管齊下」。

而使出他伏在山洞之中，近二十年來，所練的絕頂輕功身法「蝙蝠功」，身子在半空之中，一個迴旋，方向完全改變，真氣上提，身輕如紙，就着一個前衝之勢，向前直追了過去！

他這裡一轉了回去，那少女立即便走。

一〇

司徒本本眼看那塊震天金英，跌在附近的草叢之中，趕過去一看，草叢中紫光閃閃，那塊武林之中，罕見的異寶，赫然在目！

他心中猛地一陣高興，連忙左拐一伸，以拐尖壓住了那塊震天金英，陡地想起那少女一定已然趁機溜之大吉。

連忙回頭來看時，那少女早已剩下了白色的一點，再一晃眼間，便已然不見！

司徒本本心知自己的輕功，雖然較那少女，略勝一籌，但是相隔如此之遠，却也追趕不上。而震天金英在手，一鑲到三絕奪魂拐上，就算那少女逃去天涯海角，也可以找得到！

他心中一陣高興，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一面笑，一面拐尖一挑，將那塊震天金英，「唰」地一聲，挑得直向半空中飛去！

司徒本本此際，心中高興之極，又自恃本領，而且附近一帶，也罕有人至，因此便將那塊震天金英直上直下，向半空中挑了起來！

他抬起頭來看時，只見震天金英幻成了一條紫虹，向上激射而起。在陽光的照映之下，更是顯得紫光灎灎，好看之極。

司徒本本想起這樣的異寶，已爲自己所有，更是忍不住怪聲大笑起來。

可是，就在他笑聲未畢，那塊震天金英向上飛上了四五丈，略停了一停，就要向下掉下來時，忽然聽得霹靂也似，一聲巨喝，道：「接住了！」

緊接着，「噓」地一聲怪響，只見指甲大小的一枚暗器，已然電射而出，向着那塊震天金英，直擊了過去！這一切變故之快，實在是令人目不暇接，司徒本本一聽那吼聲，和那枚暗器，激射而出的聲勢，已然知道，來了强敵。

一時之間，他心中不禁大是悔恨，多此一舉，以致引鬼上門！

百忙中，他也來不及去看來的敵人是誰，一聲長嘯，身形疾拔而起，向那塊震天金英迎了上去。然而，就在他身形拔起之際，只見斜刺裡，也飛起了一條矮小的人影，那條矮小的人影，才一現身，竟也以快得出奇的身法，身如輕烟一樣，向上陡地升起！

兩人幾乎在同樣短的時間內，已然升高了三丈有餘，司徒本本一見對方的輕功，竟然也如此之高，心中不免暗自吃驚。他右拐向上一撩，「叮」地一聲，先將那枚暗器砸飛，然後，拐勢就勢一沉，已然向那條人影，當胸點了出去。

而那條矮小的人影，也幾乎在同時發動，手揚處，三點銀星，成「品」字形，向他的胸前，電也似疾射了過來！

司徒本本一見對方，居然也能凌空向自己進招，而且來勢極是厲害，左拐起處，一招「

江水倒流」，捲起一陣陰風，向外蕩了出去。同時，一按拐柄上的機簧，「嗤」地一聲，一蓬細針，如同野蜂出巢，已然向那人罩了下去！

只聽得那人，一聲怪叫，身形連忙向下一沉，疾落向地去。

那人身形一沉間，那一蓬細針，便全都射空，沒入樹叢之中！

司徒本本和那矮小的人，輕功固然都好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已然能在空中，轉折自如，凌空發招應敵，勢子不減。

但是人總不是飛鳥，起在空中之後，一定要向下墜落的。

當司徒本本一蓬毒針，將那矮小的人逼退之後，他已然落下了兩丈許，離地已然不過丈許來高下了。

他一抬頭間，只見那塊震天金英，就在自己頭頂三四尺處，跟着自己，一起向下墜來，一伸手間，便可接在手中。

因之，他連忙伸出手來，去接那震天金英，可是，尚未待他將那塊震天金英抓到，陡然之間，又聽得一聲大吼，起自地上。

同時，只覺得狂飆陡生，一股難以形容的大力，向上疾湧而來！

司徒本本見多識廣，認出這股大力，乃是純陽之力所化，若是被他擊中，只怕不妙。百忙之中，定睛向下看時，只見一個金髮怪形大漢，正自向上，雙掌齊發。而在他旁邊，則站

着一個貌相頗具英氣，作書生打扮的一個中年人。

司徒本本在一瞥之間，本就未曾認出那黃髮怪人的來歷。

可是他在倉惶之間，一見那個中年人，一個眼花，心中大怒，喝道：「仇兒，如何不下手，只在一旁閒觀？」待到他叫出了一聲之後，才看清楚那中年人並不是什麼「仇兒」，原是自己倉惶間看錯，心中又不禁怔了一怔。

而就在那一怔間，那一股強勁無比的力道，已然湧到！

司徒本本顧不得再去抓那塊震天金英，手掌向下一壓，一股陰風掌向下拍了下去。就着兩股力道相交之勢，一個倒栽葱，頭下股上，向上疾竄了出去！

他人反向上竄出，那塊本來要向下墜的震天金英，也被那大力，湧了起來！

只不過震天金英上升之勢，並沒有司徒本本那麼樣的快捷。

等到司徒本本定過神來之後，那塊震天金英離他，約有丈許遠近。

司徒本本連忙身形一沉，想將那塊震天金英撈在手中時，只聽得一下異嘯，那矮小的人影，又已飛揚而上！司徒本本見對方共是三人，尚有一人，站在那裡，神定氣閒，還未曾出手，自己已然佔不了便宜，若是那人再出手時，只怕自己更要手忙腳亂。

因之將心一橫，右拐一抖，陡地在半空中劃了一個徑可尺許的圓圈。

而與之同時，他也已然按動了拐柄上的機簧，只聽得「咯咯」之聲不絕，片刻之間，那

根拐杖，已然變得丈許長短！

而他所揮的那個圓圈，本來雖然徑只尺許，但因為拐杖陡地伸長，在拐尖上，那個圓圈，便足有五六尺方圓，向三人疾點而出，而且，大蓬銀光閃閃的細針，也已然發出！

這一下，他全力施為，果然收效，那三人各自驚呼一聲，一起向後退出！

司徒本本怪笑一聲，右拐拐尖，已然觸及地面，就勢穩住了身形，一翻手腕，待去凌空將那震天金英接住時，只聽得一聲異嘯，響自近側，聲如金石相接，淵淵不絕。緊接着，便聽得一個直入雲霄，嘹喨已極的聲音道：「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才講到「相爭」兩字時，一條人影，便已然疾竄而上。那人的身材，也不甚高，可是來勢之快，簡直無與倫比！

再加上，那人身子一向上竄來，在他身旁數尺處，勁風排蕩，「轟轟發發」之聲，驚人之極，司徒本本心中大怒，左拐猛地揮出。

只聽得「砰」地一聲，他「三絕奪魂拐」，已然重重地擊在那人的身上。

但也就在此際，那人的「利」字出口，手臂一長，竟然將「震天金英」平空撈了過去！

司徒本本心想，那人中了自己如此沉重的一招，只怕不死也要身受重傷。正準備將那人抓住時，忽然聽得那人，又是一聲異嘯，身形陡地向上拔起了丈許，竟在司徒本本頭上越過

，落下地來。

地上的三人，一齊向他追了過去時，只見他已然逸出了兩丈許，身形在一棵大樹旁邊，疾繞了一繞。伸手便推，那棵大樹，竟然應手而倒，蕩起無可比擬的勁風，向三人一齊壓了下來！

這三人，不是別人，正是饒了她、甘刺麻和連無異三人。

他們原是被司徒本本的怪笑聲，引了過來的，一到近前，才見紫虹經天，甘刺麻立即發出一枚石子，向紫虹射去，叫饒了她接住。

而在司徒本本，向着震天金英疾掠而出之際，連無異也向上飛起。

後來，甘刺麻又以九轉神功之力，發了兩掌，將司徒本本震了上去。

饒了她傷勢未癒，只是旁觀。

而甘刺麻、連無異兩人之力，並沒有將震天金英奪到手中！却反被那突如其來的灰衣人，佔了便宜去，三人自然不肯甘休。

可是他們剛一向前追出，那棵大樹，便向下「轟」地倒了下來。

那棵大樹的下壓之力，强勁無比，甘刺麻大喝一聲，踏前一步，雙手向上一托，「叭」地一聲，當他手掌與樹身相交之際，木屑亂飛，已然將那棵大樹托住。連無異身形疾飄，向前掠出。

而此際，司徒本本也已然收短了右拐，向前趕了過來，他和連無異兩人，幾乎是同時向外掠出了丈許，可是那灰衣人却已踪影不見！

兩人又各展身形，「唰唰」馳出，繞了一個大圈子，仍是一無所見。

司徒本本的心中，實是怒到了極點，他既找不到那灰衣人，便將一口惡氣，完全出在連無異等三人身上，怪叫一聲，便向連無異撲了過去！

連無異和司徒本本，已然是第三次交手了。

可是，他們雙方，剛在奪寶之間，全都以絕頂輕功應敵，兔起鶻落，身法之快，實是令人眼花撩亂，相互間並未曾看清對方的面容。

直到此際，司徒本本疾撲了過來，兩人方始對面相見！

他們兩人，各自向對方，定睛一望之間，盡皆楞了一楞。

連無異面色，陡地一變，道：「原來是你！」

司徒本本一聲怪笑，也道：「原來是你！」

可是司徒本本一言甫畢，右拐「江水倒流」，已然疾捲而出！

連無異剛才和司徒本本，兩次交手，因爲自始至終，不曾看清對方是誰，是以雖然兩次被司徒本本擊退，却並未氣餒。

如今，他已然看清，對方竟是多年未聞音訊的陰風蛇叟司徒本本！只是不知如何的斷

了雙腿，心中實是猛地吃了一驚！

神行無影黑骷髏連無異，本來也是黑道上人。多年以前，邪派中人物，曾效正派中論劍之舉，在巫山朝日峯舉行。

當時，到得邪派之中，第一高手號稱的，竟是一個誰也不知來歷的人。當時，他在技壓羣魔之後，哈哈一笑，便自離去。

而第二名高手，便是眼前這個，陰風蛇叟司徒本本！

第三位，是苗疆綠髮婆婆，第四是密宗番僧奇智禪師，第五是長江百花洲百花老怪，第六是一位蒙面客，也是來歷不明。神行無影黑骷髏連無異，竭力爭取，排名第七！

當年，連無異便曾經見識過司徒本本的功夫，此際，他雖然斷了雙腿，可是看來功力更高，連無異已然看清是他，如何還敢動手？身形飄處，早已向外，逸了開去，叫道：「風緊！扯乎！」

一旁金眼猩猩甘刺麻，却是聽得莫名其妙，喝道：「連兄你說什麼？」

連無異一直掠出了三丈開外，方始略停了一停，轉過身來，只見甘刺麻已然和司徒本本面對面而立。

連無異這才鬆了一口氣，道：「甘兄當心，這位陰風蛇叟，乃是邪派之中，第二高手！」

甘刺麻「哦」地一聲，道：「誰是第一？」

連無異尚未回答，陰風蛇叟司徒本本，已自冷笑一聲，道：「當年我屈居下風，如今，我——」他講到此處，陡地想起當年論劍大會之上，那誰也不知來歷的人物，本領之強，自己實是望塵莫及。如今自己固然功力陡進，但是到了手的震天金英，重又失去，能否勝過他，實是難說！

因此，他講到此處，便突然住口不說。可是連無異却已然遙遙地接口道：「如今，你可是已然自認第一了麼？」

司徒本本被連無異拿話一逼，不由得沉不住氣，道：「不錯！」

連無異冷冷地道：「蛇叟，這可由不得你空口說白話，你可是有意，再在巫山朝日峯上，會一會同道上的朋友，以爭排名麼？」

司徒本本想了一想，道：「是又怎樣！」

連無異大笑一聲，道：「再好沒有，事隔多年，正應如此，當年排名第一的那位朋友，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不知何處去，就以你的名義來召集可好？」

司徒本本一想，反正事已至此，自己正準備藉此揚威，將心一橫，便道：「好！」

當他一個「好」字出口之際，心中突閃過一個念頭，想起剛才那個，將震天金英平空搶走了的灰衣人來。但是這個念頭，他只是一閃而過，並沒有再向下面想去。

而連無異則已然緊逼了一句，道：「不知閣下屬意何時？」

司徒本本立卽道：「就像當年一樣，八月中秋之夜可好！」
連無異道：「召集同道，頗費時日，正要八九個月的時間，就此一言爲定！」
看官，這一次邪派論名大會，實是武林之中，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是直接的起因却如此細小，只是連無異的幾句話，便種下了因果，可知長江雖大，亦不過始自濫觴！
當下甘剌痲聽得兩人講之不已，不由得眉頭一皺，道：「你們講些什麼？」
連無異笑道：「甘兄，明年中秋，在巫山朝日峯上，一干同道，要爭名比武，你可去麼？」
甘剌痲搖頭，道：「咱們兄弟幾人，向不爭名利，是以才隱居西域，當然不去。」
連無異道：「甘兄差矣，咱們得了第一之後，長嘯而來，大笑而去，正是鄙薄名利之極！」
那金眼猩猩甘剌痲，本是頭腦十分簡單的人，一聽得連無異如此說法，又點頭道：「是！說得是！」語氣之間，像是他穩得第一一樣！
連無異又向饒了她道：「饒兄，你意下如何？」
饒了她一皺劍眉，道：「這——」
連無異不等他講完，便道：「饒兄，嫂夫人或者也會聞風前來！」
饒了她一聽，不由得聳然動容，道：「如此我也走一遭。」
連無異道：「那我們赴了五台賊禿之會後，逕赴西域，黃花幫衆兄弟，也可趁機在天下

大露頭角了！」司徒本本在他們講話之際，一直只是在靜聽，一聽得「黃花幫」三字，再向三人望了一眼，只見他們每人襟上皆綉着一朶黃花。
他心中不禁一奇，因爲他素知連無異獨來獨往，向無同道。
但如今聽他的口氣，他分明也是黃花幫衆之一了。
因此，他便冷冷地道：「老夫隱居多年，武林中的事，也已久未聽聞了，黃花幫有幫衆若干？幫主又是什麼人？」
司徒本本在問這兩句話時，心中已然在打着黃花幫的主意。
因爲他看出眼前三人，武功均是甚高，可見黃花幫中，人才鼎盛。如果自己能夠將幫主之位，奪了過來，豈不是可以少費許多心血，去聚集昔日一同行事的舊伙伴？
可是，連無異的回答，却是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只聽得連無異笑道：「黃花幫幫衆，只有四人，竟不知誰是幫主！」
司徒本本一怔，「哼」地一聲，道：「黑骷髏，剛才因你一擾，累得我失去了震天金英，咱們這筆賬，如何算法？」
連無聲笑道：「你做夢哩，那震天金英本是饒兄之物，不向你問個盜賊之名，已然算好的了，還要向人算賬麼？」
司徒本本一怔，向饒了她望了一眼。

他再次向鐃了她望去，仍然覺得他像一個人。那個人，就是他剛才倉惶間一瞥之下，竟自看錯，要他幫自己迎敵的那人。也就是龍慕白和那少女，在山洞中最先遇到的那個蒙着人皮面具，傷了龍慕白的怪人。那人名義上，是司徒本本的徒弟，可是其人的來歷，世上祇怕祇有司徒本本，一人方知。當下他望了鐃了她一眼，心中不禁一動，多年以前的事情，在他腦中，一閃而過！

當下只聽得他道：「黑骷髏，你放什麼屁，那是一個小女娃打我不過，拋了出來的，怎會是這位朋友的東西？」

連無異等三人，對望了一眼，鐃了她自言自語道：「果然是她盜去的！」

連無異則道：「其中曲折，不待盡言，如今震天金英被人攔路刼去，咱們竟連對方是何等樣人，都未曾看清楚，未免有點說不過去！」

司徒本本「哼」地一聲，道：「不怕他飛上天去！」一抬頭，叫道：「仇兒！仇兒！」

甘刺麻「哈哈」一笑，道：「老頭兒，你在叫什麼人？」

司徒本本聽出他語意不善，又半晌未見自己徒弟的影子，連忙怒喝道：「你將他怎麼了？」

甘刺麻道：「我只知剛才有一個人想鬼頭鬼腦地暗算人，被我點了穴道，在那草叢中哩！」

司徒本本一聽，勃然大怒，右拐一幌，向甘刺麻胸際，疾點而出，甘刺麻怪叫一聲，左手翻處，便去抓那拐杖。怎知司徒本本這一招，喚作「龍門三躍」，拐在半空揮出之後，能連跳三跳。

甘刺麻伸手一抓間，拐便向上一跳，甘刺麻吃了一驚，連忙再伸手去抓時，拐又向上一跳，第二抓又已然抓空！

甘刺麻心中更是怒到了極點，大喝一聲，叫道：「看你再跳！」

隨着一聲斷喝，第三抓覰得真切，又已然向拐尖疾抓而出！

他剛才那兩抓，還只是隨意抓出的，待到連抓兩下，均被拐杖跳了開去之後，心中盛怒，在第三抓上，已然足運了七成功力。五指一收一放間，勁風颯然，眼看那柄三絕奪魂拐，已然全在他的掌力籠罩之下，陡然之間，只聽得鐃了她喝道：「小心！」

一聲甫畢，司徒本本陰惻惻一聲長笑中，拐尖又突然其來地向上一跳，越過了甘刺麻的手掌，向甘刺麻的面門，疾襲而出！

甘刺麻剛才自份一抓之下，必然可以將對方的兵刃，奪了過來，因此，對其他部位的防衞，便差了許多，他絕未料到對方的招式，竟然如此精奇。一呆之間，一股陰風，拐影亂閃，已然襲到眼前！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武功稍差的人，根本不可能避得過去！

甘刺麻究竟也是一流高手，一覺出不妙，怪叱一聲，手掌翻處，已然改抓爲拍。

電光石火之間，九轉神功已然疾湧而出，一掌向司徒本本當胸擊出！

此際，甘刺麻在萬般無奈的情形之下，已然作了兩敗俱傷的打算。

司徒本本眼看自己一拐，將要得手，胸前突然湧來一股陽剛已極的大力，正是剛才自己身在半空之際，自下而上湧來的那股力道！

他心中又驚又恨，怪嘯聲中，拐尖向下一沉，已然變招！

二

只見拐影如山，向下猛地壓了下來，正擊向金眼猩猩的右臂！

甘刺麻連忙想縮手時，但已然慢了一步，只聽得「叭」地一聲響，三絕奪魂拐，重重地擊在他右手小臂之上。甘刺麻怪叱一聲，身形向後疾掠而出，以左手托住了右臂，面色難看之極。

其餘衆人，一見這等情形，已然看出，甘刺麻右手小臂，已被拐杖敲斷。

黑骷髏連無異素知甘刺麻武功之高，如今一見他兩招之間，便已然吃了大虧，心中更是吃驚，連忙道：「陰風蛇叟，咱們後會有期！」

甘刺麻滿面憤然之色，還待不依時，連無異早已身如飄風，在他身旁掠過，低聲喝道：「快走，遲者不及！」

甘刺麻怔了一怔，向饒了她望去，只見饒了她面色，也爲之一變，甘刺麻只得也展動身形，和饒了她一齊跟在連無異之後，向外逸去。

幸而陰風蛇叟司徒本本，急於去解救他的徒弟，並未追趕，只是發出了一陣驚心動魄，響遏行雲的怪笑來！

饒了她等三人，一口氣馳出了六七里，耳際兀自隱隱傳來司徒本本的笑聲！

直待到了十里開外，司徒本本的笑聲，方始聽不到了。

三人一齊停了下來，甘剌麻破口罵道：「好老兒，武功確實不壞啊！」

連無異道：「當然，昔年巫山大會，到的高手，何等之多，他竟名佔第二，如今多年不見，雙腿不知斷在誰的手中，但武功却更高了！」

他們兩人在談論司徒本本，但饒了她却只是在一旁，緊鎖雙眉，一聲不出，看他的情形，像是在思索什麼大事一樣。

連無異望了他一眼，道：「饒兄，你在想些什麼心事？」

饒了她却答非所問，抬起頭來，反向甘剌麻道：「甘兄，你手臂傷勢如何？」

甘剌麻「嗤嗤」，撕開衣袖，小臂又紅又腫，罵道：「直娘賊，怕不是骨頭吃他一杖打斷了！」

饒了她道：「甘兄，你九轉神功護體，尚且吃他一杖打斷了骨頭，他一杖力道之大，可想而知，但你們可曾想到一件怪事？」

甘剌麻和連無異兩人愕然道：「怪事？什麼怪事？」

饒了她道：「那突然出現，搶了震天金英而走的灰衣人，雖然身手矯捷之極，出手如電，但是却也在半空中，被陰風蛇叟，司徒本本擊中了一拐！」

兩人點頭道：「是啊，這有什麼怪？」

饒了她道：「怎麼不怪，以甘兄的功力而論，中了一拐，尚且不免骨折，但是那灰衣人，胸前要害，被他一拐擊中，却若無其事，奪寶而去。那灰衣人的功力之高，豈可想像？」

饒了她提起，兩人一想當時的情形，也不禁點了點頭。

饒了她嘆了一口氣，道：「我們幾個人，滿心想在城外，安安定定，了此殘生，却不料因我一念情意，未能斷絕，再赴中原，竟又生出事來。看來想置身事外，也在所不能了！」

甘剌麻大聲道：「饒兄，我斷臂之恨，非報不可，你想要置身事外，我也不依你！」

連無異也立卽道：「甘兄斷臂，可以接上，饒兄傷勢，也能復原，移天接地神功，正可揚威天下，明年中秋之會，是無論如何要去的！」

饒了她苦笑了兩聲，道：「事已至此，當然是非去不可了！」

連無異心中，滿懷高興，道：「咱們先到五台山去會一會那幫賊禿吧！」

看官，需知他們黃花幫中的人，甘剌麻渾噩無知，饒了她自昔年情場慘變之後，心灰意懶，遠走域外，兩人相遇，打成相識。又在西域一處洞天福地，宛若世外桃源的地方，遇到了另外一個世外高人，三人遂興終老他鄉之意。

而黑骷髏連無異，却是爲仇人所逼，逃到域外，無意中介入他們的。

多少年來，連無異早已看出，若是自己和那三人，結成了生死之交的話，便足可以橫行

江湖。是以他表面上，便竭力裝出淡泊明志，不想再置身於武林爭奪的那種姿態來，果然與另外三人，成了至交。

但實則上，連無異却無時無刻，不想重赴中原，再在武林之中，爭一日之長短！

這一次，饒了她離開西域，來到中原，雖說是他心中一念情意，未能斷絕，但也是因連無異在知道了饒了她的往事之後，不斷撩撥他的緣故。

此際，連無異見自己多年來的計劃，眼看可以實現，如何不喜？

當下甘刺麻將小臂骨頭折斷之處，敷了傷藥，緊緊包好，估量七日之內，便可痊癒，而七日之後，饒了她的傷勢，也定可痊癒，三人便一齊向五台進發，去了却一筆恩仇！

如今暫且擱下那三人的行踪不表，却說那少女，在搶了一塊震天金英，挾了龍慕白，向前疾馳而出之後，一路上絕不停留，向前飛馳。

不一會，便已然來到了一條大河旁邊，那條大河，約有十來丈寬，河水極是清澈，兩岸樹木極多，雖在隆冬，也顯得另有情緻。

那少女沿着河岸，奔馳了片刻，只見三艘小船，纜在河旁，船上闃無一人。

那少女足尖點處，已然飛身上了一艘小船，中指一彈，「啪」地一聲，已然將纜繩彈斷，小船立即順流，淌了下去。

那少女這才將龍慕白放了下來，自己則坐在他的對面，面上神情，似笑非笑，似嗔非嗔

的望定龍慕白。龍慕白竭力想避開她的目光，可是，他却覺得那少女的目光之中，像似有着一股強烈的吸引力一樣！雖然他竭力想避了開去，可是仍不免四目交投！

兩人沉默了半晌，那少女才道：「龍公子，我該爲你療傷了。」

龍慕白勉力轉過頭去，道：「不勞妳費心！」

那少女突然「咭」地一聲，道：「龍公子，我知道你心中，實在不想再恨我，爲什麼你不肯照你心中所想的行事呢？」

龍慕白被那少女嬌柔的語音，直刺中心坎的深處，他幾乎立即要說出「我不恨妳」的話來。

可是，瞬刹之間，他眼前突然又浮起了母親慘死的情景，一陣心痛，突然道：「不！我恨妳！今生今世，我都恨妳！」

那少女幽幽的嘆了一口氣，道：「不論你恨也好，不恨也好，你像是中了陰毒已極的寒毒，我總要爲你驅了出來！」

龍慕白此際，只覺得牙關抖震，身子之中，像是有百十條冰條，在混身上下亂竄一樣，身受的痛苦，實是難以言喻。

可是他却仍然咬緊了牙關，絕不發一聲呻吟，仍然道：「我已然說過了，不勞妳費心，妳……妳爲了要絕後患的話，最好此時，加上一掌，將我打死！」

那少女呆了半晌，站了起來，在甲板上，團團轉了幾轉。

她雖已看出了龍慕白是中了寒毒，也自知以本身武功，拼着消耗內力，足可將之逼出，令得龍慕白傷勢完全復原。

可是一則，她少女矜持，屢次要爲龍慕白療傷，都爲龍慕白嚴詞峻拒，心中不免傷感。二則，這種以本身眞氣，爲別人療傷，若是對方不願意，眞氣不按力運轉的話，則寒毒可能反被逼入奇經八脈之中，輕者走火入魔，全身癱瘓，不知何年何月，方能復原，重則立時身亡！

所以那少女雖然一心要爲龍慕白療傷，却也不敢貿然動手！

兩人在小船上，俱皆一聲不出，那小船順流而下，轉了一個大彎之後，河面窄了許多，水流也變得湍急起來，船行更速。

那少女呆了半晌，道：「龍公子，你既然心中恨我，但是……你……剛才又爲什麼，不顧人家……斷去我的雙腿？」

龍慕白抿着嘴唇，一言不發，那少女所問的問題，實是令得他本身，也難以回答！

那少女背負雙手，望着河面，又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對龍慕白說話，道：「唉！一個人，一出世，便被父母拋棄，心中難免怨毒積鬱，做事狠毒些，難道就不可能被原諒了麼？」

龍慕白一聽，便冷冷的道：「拋棄妳的，是妳的父母，妳爲何找到了我的母親？」

那少女陡地轉過身來，眼中淚花亂轉，嘴唇掀動，半晌未曾說出話來。

好一會，她才像是鼓足了極大的勇氣，道：「龍公子，這是我的不對，一命塡一命，諒必你也可以心滿意足了？」

龍慕白心中不禁一怔，一時之間，竟答不上來，只是呆望着那少女。

那少女珠淚紛垂，道：「我活在世上，本就沒有多大的意思，但是我……我總恨我那狠心的父母，爲什麼既然生我下來，又將我拋棄，我一定要尋到他們，向他們問個明白！」

講到此處，嬌容慘白，頓了一頓，才又道：「龍公子，我也就是這一件心事未了，等我辦完了這件事後，我一定在令堂墓前，自盡身死，以消你心中對我的恨意，好麼？」

龍慕白知情此際，只要自己一答應，那少女將來一定會依言而爲的。

這樣的一個少女，自己怎能眼看她因爲做錯了事，而毀了她的一生？

他喉間已然「咯」地一聲，想叫出「不要這樣做」來了。

可是，又像有什麼力量，按窒了他的喉嚨一樣，他竟沒有法子叫得出來。

同樣的，也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制止他點頭答應那少女！

他只是木然地望着那少女，一聲不出！

那少女嘆了一口氣，道：「你說啊！如果你嫌我自盡，尚不足以消氣的話，那麼我可以

任你宰割報仇，以消你的恨意！」

這時候，龍慕白的心頭，實在是痛苦到了極點！

可是，如今的情形，却是那少女心甘情願地爲他所殺，而且，語意之間，還隱含着如許的深情。更令他爲難，是他自己在心底深處，一樣對那少女，埋藏着無限的情意！

那少女話才講完，他便叫道：「妳……妳不要再逼我了！」

那少女嘆了一口氣，坐了下來，順手拿起船槳，在水面輕輕地拍打着，濺起點點水花，濺濕了她的衣服和秀髮，她也是恍若未覺。

這時候，那小船順着河水，已然穿進了一個兩面皆是高山的峽谷，那高山斷斷續續，有時又出現一塊塊的平地。

而河面也越來越窄，水流更是湍急，小船船身，爲之顚簸不已。

龍慕白在甲板上，毫無力量去穩定自己的身形，隨着小船的傾側，好幾次，幾乎翻下了船去！那少女看了他一會，突然站了起來，來到他的身邊，伸出手臂來，輕輕地按住了他的身子。

那少女的動作，固然是輕盈到了極點，但是龍慕白在她纖纖玉手，按上身子來的時候，全身仍不免劇烈地震動了一下！

那少女柔聲道：「龍公子，你傷勢遲一日治，便沉重一日，只怕不易捱到祁連山了！」

龍慕白避開正面問題不答，只是冷冷地道：「妳還要帶我去見她麽？」

那少女道：「你見了她，一定會有好處的，我怎會騙你？」

龍慕白怪笑一聲，道：「好處？我已然領教過了！」

那少女道：「你可別與我的眞力相抗，要不然，吃虧的是你自己！」

她一面說，一面已然伸手，按到了龍慕白背後的「靈台穴」上。

龍慕白明知自己傷勢沉重，再捱下去，只怕便會不治身死，但是他却不願自己的仇人，來爲自己療傷。剛待勉力一掙身子間，忽然聽得「轟」地一聲響，小船激烈地震蕩了一下，便停了下來。

那少女一心一意，想爲龍慕白療傷，那小船來到了什麼地方，她實是一點也未注意，此際才猛地抬起了頭來。

只見水花四濺處，河面已然不過丈許寬窄，在河水中，露出了不少嶙峋怪石，尖銳無比，小船的船頭，正撞在石上，已然撞得稀爛，船身也正在迅速地向下沉了下去！

那少女吃了一驚，連忙抄起龍慕白，足尖點處，却仍是沾到了河水。

等到她身形，在石上站穩時，只聽得「嘩啦」一聲，那艘小船，整個散了開來，百十片木片，順流而下，轉瞬不見！

那少女定了定神，打量四周圍的情形時，只見左首，峭壁聳天，雄偉之極，飛鳥難渡。

而右首，却是一片平地，竟是一片梅林，隆冬時分，正是梅花盛開的季節，暗香浮影，襯着盤虬曲折的樹幹，簡直是一片花海奇林，好看已極。

那少女雖是心事重重，但是見了這等奇景，心中也不禁爲之一呆，才在怪石之上，縱躍如飛，向岸上躍去。

那一大堆怪石，有的相隔尺許，有的相隔三四尺，但却難不倒那少女，轉眼之間，便已然身形向岸上落了下去。

可是，就在她雙足尚未沾地之際，猛地覺得眼前一花，三朵梅花，向她飄了過來。

那少女心中大奇，暗忖梅花正當盛放之際，何以會無風自落？

而且，就算是落花，也不應該平平地向前面飛出，而就在愕然之間，只聽得「嗤嗤嗤」三聲響，那三朵平平飛來的梅花，來勢突然加快，電也似疾，已然向她胸前射到。

那少女却未料到，在這樣幽靜的梅林之中，竟也會有人，而且還一照面，便使暗襲，又氣又驚，仗着輕功，一聲長嘯，已然凌空拔起丈許，那三朵梅花，在她脚下擦過，直擊向河心的怪石之上，「錚錚錚」三聲響，竟自冒出火星來！敢情那三朵梅花，全是精鋼打就，漆成花的顏色的。

那少女拔起之後，心想一掌發出，但是却又怕損及梅花，忍了一忍，墜下地來，喝道：「什麼人暗箭傷人？」她一言甫畢，只聽得梅林之中，「咯咯」一笑，道：「給她避開了，

我不依！」

那「咯咯」嬌笑的，分明是一個少女。

接着，又聽得另一個蒼老的聲音道：「可是惹出事來，都由妳攬了去？」

那女子笑道：「當然！」

那蒼老的聲音又道：「好，那我再給她一點厲害看看，免得你心不滿足！」

那兩人一問一答間，緊湊之極，那蒼老的聲音，才一住口，「噓」地一聲，又是一朵，精鋼打就，邊緣鋒銳之極的梅花，自梅林之中，激射而出！

緊接着那一下，又是四下破空之聲，另有四朵梅花，電射而出。

那四朵，後發先至，反倒趕在最先射出的那一朵的前面！

那少女一聽得林中兩人，如此對答，心中已然大是恚怒。

因爲聽那兩人的口氣，分明是在將自己當作練暗器的活靶子。

而聽那女子的口吻，還是非將自己打中，不肯甘休的模樣，那樣精鋼打就的梅花，邊緣如此鋒銳，中上一枚，還當了得？

因此她一見四前一後，五朵梅花，激射而至，心中更是惱怒。身形凝立不動，眼看那四枚梅花，將要射到之際，一聲嬌笑，中指倏地伸出，連彈四彈，只聽得「叮叮叮叮」四聲過處，盡皆彈中，那四朵梅花，立時被震了開去。

可是也就在此際，那最先發出的一朵梅花，在中途，勢子曾慢了一慢的，此際突地又加快起來，那少女剛彈到第三下，那朵梅花已然劈面襲到！

那少女其勢不能不彈第四下，百忙之中，只得一低頭，緊接着彈出第四下時，那朵梅花「嗤」地一聲，貼面掠過，只差半寸，差點沒將她的頭皮，創了一條去！這一下，那少女不禁更是惱怒，身形一長，正待撲入梅林中去時，忽然眼前人影一閃，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已然自梅林中逸了出來。

才一照面，便見她滿面怒容，罵道：「妳這不識抬舉的東西，好意賞妳幾朵梅花鏢，受了傷，我們自會替妳醫治，妳幹嘛全都避了開去？」

話未說完，人已然疾撲而上，便一掌向那少女摑來！

那少女在倉猝之間，連她的容顏都未曾看清，聽了她那一番話，不禁又好氣又好笑，一見她伸掌向自己擊來，一聲冷笑，反手便抓！

那少女此際，使出的這一抓，乃是皓首神龍謝音嫡傳功夫，「三才巧拿」中的一招「天有不測」。

那「三才巧拿」功夫，在皓首神龍謝音的武功之中，比較不為人知。那是皓首神龍，在以天罡掌、天罡刀法，名馳武林，已然罕遇敵手之後，又潛心專研，所創出來的功夫。

他創那三招「三才巧拿」的用意，是從此見到了敵人，便不用兵刃，不施掌法，只憑那

三招，克敵制勝，無所施展。

而那三招功夫，也融合了大小擒拿法，和各門各派空手奪白刃之妙，實是精奧無窮。只不過因為才一創就，便遇到他女兒的那場情孽，自此之後，皓首神龍謝音，也未曾再在江湖上露過面，是以那三招絕頂功夫，才不為外人所知。

至於那少女是緣何學到的，本書下文，自當補敘，此處不贅！

那少女一招發出，勢若閃電，直抓向她擊來的手腕，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那女子一聲怒叫，右手手腕，已然被她牢牢抓住！

那少女恨對方如此驕橫，一抓中了對方的手腕，五指便略用了用力，只見那女子花容失色，叫道：「谷公公快來！」

一聲未畢，只見梅林之中，人影一閃，一個人已然站到了面前，身法快疾！

那少女定睛看時，只見來人生得極是矮小，但是却柱着一條比他人高出很多的拐杖，約莫已有六七十歲年紀，神情體態，活像一個土地公公。

那老者一現身，便向那少女道：「姑娘如何稱呼？」

那少女道：「我姓冷，叫冷雪。」

那少女直到此際，才自報姓名，而龍慕白也在此際，方知那少女的名字，果然是一個「雪」字。龍慕白已然對她的身世，知道了一個梗概，當然也知道她所姓的「冷」，並非是她

的眞姓。

那土地公公模樣的人，「哦」地一聲，道：「不知道冷姑娘師承何人？」

冷雪「嘿」地一聲冷笑，道：「你問明了師承，可以再給我幾鏢麼？」

那老者向冷雪抓住了的女子，望了一眼，做了一個鬼臉，道：「冷姑娘，在下是想問明了師承，或者可以有交情，則請冷姑娘放了我的小主人，要不然，老主人現身，只怕有許多不便！」

冷雪的性格，本來就極是乖僻，此際，她本就不想生事，可是一聽到對方，竟大有要脅之意，她心中怒火又升，「哼」地一聲，道：「不管你什麼老主人小主人，我與你們素未謀面，如何一見面就傷人？」

那老者陪笑道：「原是小主人不好，正纏着我，要我獻醜，剛好冷姑娘前來，自然是射着玩的。」

冷雪冷冷地道：「好玩得很啊，讓我也射幾下玩玩如何？」

那老者面色一變，道：「冷姑娘莫非與老夫開玩笑麼？」

他一面說，一面又向被冷雪挾在脅下的龍慕白望了幾眼，面上略現驚訝之色。

此際，龍慕白一直被冷雪挾在脅下，他抬起頭來，剛好可以看清被冷雪抓住了右腕的那女子。只見她圓臉秀目，面上雖然有些驚惶之色，但是却是憤怒的成份居多，在望見龍慕白

時，像是因爲身受人制，不好意思，俏臉上紅了一紅。

看她的情形，實是一派天眞，龍慕白心中，也希望不要生事。可是，冷雪和他之間，關係如此複雜，他却也無法開口勸說。

只聽得冷雪道：「誰和你說着玩？

那老者面色一沉，道：「冷姑娘，給妳抓在手中的小姑娘，叫董小梅，她父親是——」

她才講到此處，董小梅便道：「谷公公，你向她提父親的名頭作甚？」

冷雪一聲長笑，手臂突然向上一震，就在一震之際，一股大力發出，將董小梅凌空，直湧上了兩三丈高下。緊接着，她手探處，已然折了一枝梅枝在手，手指運勁，「吭吭吭」幾聲，將梅枝斷成了幾截，手揚處，一齊向董小梅激射而出之際，董小梅的身子，尙自凌空，兩丈來高下！

眼看她身在空中，難以避得過去！

龍慕白料不到冷雪剎時之間，便會出手，也不禁爲之「啊」地一聲驚呼！

也就在此際，只見那老者手中拐杖，在地上一頓，明明看得他拐杖，是向地上頓去的，可是「叭」地一聲之後，那條九曲十彎，也看不出是何物所製的拐杖，陡地向上直飛了起來，「呼呼」有聲，宛若是一條怪龍沖天而起一樣！

冷雪的出手固然快，那老者的出手，也自不慢，拐杖升空，將四枝斷枝，一齊砸飛！

只見董小梅身軀，向下略沉間，已然握住了那柄拐杖，向下落了下來。

尚未落地，那老者一伸手，又已然握住了拐杖，一揮手處，不等董小梅落地，已然將她，向梅林之中，疾揮了過去！

同時身形晃動，道：「冷姑娘，此間主人，不喜人家前來吵擾，妳速速離去吧！」

只聽董小梅在梅林之中嚷道：「谷公公，你放她走，我可不依！」

一面說，一面又見她激射而出，但是却不敢再接近冷雪，只是遠遠的站着。

冷雪道：「這裡是什麼地方？」

那老者道：「這裡喚作寒梅谷。」

冷雪道：「我也不想久留，但是他受了傷，我要將他治好了，才能離去。」

那老者又向龍慕白望了一眼，道：「他像是中了司徒本本的陰風掌，那厮又在武林現身了麼？」冷雪見那老者一望之下，便已然看出了龍慕白受傷的根源，倒也不敢怠慢。

冷雪見那老者一望之下，便已然看出了龍慕白受傷的根源，倒也不敢怠慢。想了一想，道：「不錯，你們入梅林吧，我就要在此，爲他療傷！」

那老者一笑，道：「冷姑娘，妳也未免將陰風掌看得太低了！」

冷雪聽出他話中有因，忙道：「怎麼？」

那老者却又將話題岔了開去，道：「冷姑娘，妳還是快點離開的好！」

董小梅遠遠地叫道：「谷公公，我們少一個挑水的小廝，何不將那受了傷的，留了下來？」

那老者叱道：「小梅，妳別再生事了！」

董小梅嘟起了小嘴，道：「谷公公，你要是不依我，我便走了！」

那老者呆了半晌，忽然又向冷雪陪笑道：「冷姑娘，我小主人的請求，雖然不近人情，但這位朋友，若是留在寒梅谷，只怕也有好處，冷姑娘何不應允了？」

冷雪一聽那老者竟同意董小梅的無理取鬧，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向董小梅望了一眼，冷冷地道：「那倒也不難，只是我住的地方，少了一個燒飯的丫頭，不知道她肯不肯跟我去？」

那老者面色一變，道：「冷姑娘，妳未免太以過份了！」

冷雪發出冰也似地一下冷笑，道：「你們難道是在份內？」

那老者身形展動，向後退出了丈許，道：「冷姑娘，若不是我不屑與妳動手時，妳性命已然難保，速將那小子留下，救了妳，也救了那小子！」

冷雪聽了，心中又是一動，低下頭來，低聲道：「龍公子，你願不願意，留在此處？」

龍慕白也從那老者的口中聽出，自己所受的重傷，竟像是難以醫治一樣，但留在谷中，却可以有希望治癒。他心中，一方面，是萬不想離開冷雪，但另一方面，却又想快快離開冷雪。而且，這一老一少兩人，行事絕不講情理，看來也不會是什麼正派人物，自己實是走也

不是，留也不是。

躊躇了半晌，仍然答不上來。

只聽得那老者又道：「小子，你答應了吧，何苦饒上了一條小命？實和你說，你既是司徒本本的仇人，我們留了你，還担着風險哩！」

冷雪聽得那老者一再如此說法，將心一橫，將語音放得極低極低，道：「龍公子，你傷好後，我再來看你！」

龍慕白聽出那少女，要捨自己而去，心中竟大是戀戀起來。

但是，未等他出聲，冷雪已然將他向地上一放，抬頭道：「你們若是敢虧待他，我絕不放過你們！」

那老者笑道：「冷姑娘，妳想嚇誰？」

冷雪身形陡起，手臂一圈，一掌已然向那老者擊出，使的正是天罡六掌之中的一招「陽回斗轉」！

一二

冷雪的那一招天罡神掌，甫一發出，掌風便自「轟」地一聲，驚人之極，直向那老者，自下而上，倒捲了過去！

只見那老者，陡地呆了一呆，然後，在刹那之間如見鬼魅，面上所現出的神情，恐怖到了極點，怪叫一聲，轉身便走！

在他掠過董小梅丈許之後，才陡地想起不應該留下董小梅，自己一個人逃走。因此，又迅速的後退丈許，拉住了董小梅，來到了梅林旁邊，這才轉過身來，道：「冷姑娘，妳……妳將他帶走吧！」

可是，冷雪在一掌發出之後，早已身形倒掠而起，那老者的話未曾講完，冷雪早已身在河心的怪石之中，只見她身形展動間，片刻之間，便已然攀附在對岸的峭壁上，捷逾猿猴，轉眼不見！

此際，那老者的面上，兀自驚恐未已，董小梅卻是莫名其妙。

她望了那老者一眼，道：「谷公公，有了挑水的小廝，你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那姓谷的老者，又嘆了一口氣，道：「小梅，什麼挑水的小廝，妳已然請了一個祖宗回

來了！」

董小梅大眼忽閃忽閃，望着那老者，心中實是莫名其妙。

那老者嘆息頻頻，拄着那根幾乎有他兩個人高的拐杖，左手放在背後，不住的來回踱着圈子，口中不斷地道：「這可怎麼好，這可怎麼好！」

董小梅望了他半晌，實在忍不住了，道：「谷公公，你究竟怕什麼，那姓冷的被我們一嚇，就放下了她的……」講到此處，抿嘴一笑，道：「多半是她的心上人……就走了，還怕什麼！」

那姓谷的老者拐杖在地上頓之不已，道：「妳知道什麼，那姓冷的女子臨走之際，所發的那一掌，唉，和妳說也不明白！」

董小梅滿面嬌憨之容，走過去拉住了那老者的，道：「谷公公，你往下說呀，我有什麼事情不明白的？你一說我不就明白了？」

那老者面色極是嚴肅，突然沉聲叫道：「小梅！」

董小梅倒被他這一聲叫喚，嚇了一大跳。

她自小就和父親兩人，居住在這寒梅谷中，她只記得在她七歲的那一年，她父親曾經離開過寒梅谷三天，回來的時候，就帶來了這個「谷公公」。

當時，她也不知道那「谷公公」是什麼人，直到現在，她也是不很知道，但是她却已知

那「谷公公」也是在武林中頗爲有名的人物。

自從「谷公公」來到了寒梅谷，她就不必整日將自己關在屋子中，她可以和谷公公一齊玩。

而谷公公又十分聽她的話，無論她想出多麼荒唐、多麼怪誕、多麼淘氣的念頭來，谷公公從來也未曾反駁過她半句。

一直到現在，她和谷公公在一齊幾年，谷公公對她總是和顏悅色的。

但如今，谷公公却突然用她從來也沒有過的聲音，叫了她一聲！

董小梅連忙道：「什麼事？」

那老者向遠遠躺在地上的龍慕白望了一眼，道：「小梅，妳闖了大禍了！」

董小梅乃是一個被嬌縱壞了的小姑娘，聞言只覺得滿心委屈，嘟起了嘴，道：「闖了禍，就讓爹爹來罵我好了！」

那老者壓低了聲音，道：「小梅，妳不知事情的厲害，實是非同小可，而且絕不能讓妳爹爹知道分毫！」

董小梅見那老者說得如此言重，心中也不禁有些着慌，可是她却仍是不肯認錯，頭一揚，道：「爲什麼不能讓爹知道！」

那老者道：「妳爹在近十年來，正在練一種極其厲害的功夫，本來，要十年才能練成的

，到今年底，正好九年。根據目前的進境來看，再有半年，只怕就可以練成了。但如果讓他知道了這件事，不但令他功敗垂成，九年苦練變得白費心機，而且，他還有性命之憂，絕不是鬧着玩的。」

董小梅究竟還只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一聽到事情那麼嚴重，也不由得着了急，道：「谷公公，那怎麼辦呢？」

那老者道：「如今，唯一的辦法，就是好好的對待那小子，將他的傷治好了，希望那姓冷的女子，快些來將他帶走，就可以沒事了！」

董小梅想想，心中總不服氣，道：「谷公公，可是那姓冷的女子，厲害得很？」

那老者道：「妳不必管，照我的話去做便是了，絕不能在妳父親的面前，提起一個字來！」

董小梅點了點頭，道：「好，谷公公，我就聽你的話。」

那老者直到此際，才强笑了一下，道：「這才是乖孩子！」

兩人一齊來到了龍慕白的身旁！

當他們兩人，在商議對策之際，龍慕白也曾斷斷續續地聽到了些，他雖然不明白事情的全部眞相，但是却也可以知道，一定是冷雪臨走時的那一掌，給那老者認出了來歷，所以那老者心中害怕。

龍慕白早就知道冷雪的武功極高，但是冷雪的武功，竟是武林異人，皓首神龍謝音一脈相傳這一點，他却是不知道。

此際，他見兩人來到了自己的身邊，知道他們對自己並無惡意，心中倒也坦然，只不過他心中，却不斷地在想念冷雪。

雖然冷雪曾和他說過，過幾天，就會來看他的，但是他心中却感到，這幾天，將一定會是一個很長的等待。當然，他的心情仍然是十分矛盾的，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從此不再見冷雪。

那老者和董小梅，來到了龍慕白的身邊，董小梅望了龍慕白一眼，「哼」地一聲，低聲道：「臭小子，有什麼了不起？」

那老者連忙瞪了她一眼，董小梅才扁起了嘴，不再則聲。

那老者却恭恭敬敬地道：「公子貴姓？」

龍慕白忙道：「不敢，我叫龍慕白，家父是龍雄，以三隻金環，馳名江湖。」

那老者「哦」地一聲，道：「原來是龍公子，我與令尊，當年也曾會過幾次，端的是好功夫！」

龍慕白聽出對方，在講「端的是好功夫」之際，講的純是勉强，分明純是爲了客氣而敷衍。龍慕白究竟年輕氣盛，心中不禁大是不服，反問道：「不知老丈，如何稱呼？」

那老者道：「我姓谷，雙名守崑。」龍慕白心中，暗自講「谷守崑」三個字，唸了幾遍，心中暗忖，這個名字好熟啊！

正在想着，只聽得谷守崑又道：「武林朋友，也給了老夫一個外號，不過却不甚好聽，叫作毒矮子，又叫着惡土地。」

龍慕白一聽得「毒矮子」三字，已然猛地想起他是誰來，心中不由得怦怦亂跳，暗忖自己這幾天來，交的是什麼運？先遇到了陰風蛇叟司徒本本，那是邪派之中，數一數二的厲害人物，如今竟又遇到了這個橫行北五省，出名的心狠手辣，處置敵人，絕不留絲毫餘地的黑道上的異人，惡土地谷守崑！

聞得這惡土地谷守崑的武功極高，和他在一起的，還有另外兩個也是矮子，共稱爲「太行三矮」，出了名的難惹，却不知如何，會在此處，甘心與人爲僕？如此看來，董小梅的父親，還當了得？

龍慕白呆了半晌，才强笑道：「原來是谷前輩，當眞失敬得很，但不知谷主人——」

毒矮子谷守崑一笑，道：「谷主人便是她的父親，他的名頭，不說也罷！」

龍慕白在心中，將正邪各派之中，姓董的高手，迅速地想了一遍，道：「難道谷主人，竟是川東一劍董其雄？」

他剛一講完，董小梅便問道：「谷公公，那董其雄是什麼樣人？」

看她的情形，像是對武林中的一切情形，一無所知，但是却又極想知道。

惡土地谷守崑緩緩笑道：「那董其雄麼？是一個替我拾鞋提杖，我都不要的人。」

龍慕白心中暗叫好大的口氣，若是給川東一劍聽到了，怕不有一場惡戰！但是他的好奇心，却更因之被引起了，便又道：「不是川東一劍時，難道是中條山太極莊，太極門掌門，神拳無敵董勘光董老先生？」

龍慕白提起董勘光的名頭時，口氣已然極度的尊敬。

董小梅又忙問道：「谷公公，那董勘光又是何等樣人？」

谷守崑一笑道：「董老頭兒麼，和我提杖拾鞋，可以夠資格了！」

龍慕白「哼」地一聲，他也想不出再有什麼人物，是姓董的來，只聽得惡土地一笑，道：「龍公子，你不必猜了，谷主人只以外號著稱，他的姓名，知道的人，本來就不多！」

龍慕白還未出聲，董小梅却忽然轉過了身來，「咦」地一聲，道：「谷公公，原來爹還有外號，他外號叫什麼，我怎麼不知道？你快告訴我！」

谷守崑笑道：「妳爹不准我說，我可不敢隨便告訴妳！」

董小梅忽然抿嘴一笑，道：「谷公公，你不說我也知道了！」

谷守崑奇道：「妳說說看。」

董小梅面上，現出極是調皮的神氣來，道：「不是叫木面書生，便是白面包公！再不然

，就叫作假啞巴，是不？」

一面說，一面她自己已然忍不住「咯咯」地嬌笑起來，谷守崑和龍慕白兩人，也覺得她嬌態可掬，忍不住也笑出聲來，谷守崑道：「小梅，留神給妳爹聽到，罰妳挑三天水，看妳還敢不敢再在背後編派他了！」

董小梅吐了吐舌頭，不再向下說下去。

龍慕白聽出，她的父親，一定是一個不苟言笑，極是嚴肅的人，所以董小梅才會替他，取上這樣的三個外號。而董小梅自己，却是淘氣頑皮得實屬罕見！龍慕白心中覺得有趣，道：「董姑娘倒眞會說笑話得很啊！」

董小梅忽然害起羞來，瞪了龍慕白一眼，低下頭去，玩弄衣角。

谷守崑將龍慕白抱了起來，道：「龍公子，你湊巧遇到了我，又湊巧來得了寒梅谷。不然，你身中司徒本本的陰風掌，除了有數幾個高人，和司徒本本自己，可以爲你療傷以外，一過七日，寒毒侵入奇經八脈，你便成爲廢人了！」

龍慕白知道對方並不是什麼好人，他之所以對自己如此和顏悅色，無非是因爲冷雪臨走之際，所發的那一掌之故！因此他只是冷冷地道：「如此則多謝前輩了！」

谷守崑道：「你也不必謝我，只要不在谷中亂走，不被主人碰到，已然是幫了我的大忙了！」

龍慕白道：「那還不容易！」他們在說話之間，已然向梅林中走去。

那一片梅林，足有二十丈見方，一路上淸香撲鼻，賞心悅目。

過了那片梅林，只見眼前，是塊約有畝許方圓的一個天然石坪，石色潔白，石上纖塵不染，像是那麼大的一塊石坪，天天有人在抹洗一樣。

在石坪的邊上，有着六七間石屋，也是石質潔白，乾淨已極。

石屋的後面，便是山峯，可以看見，在半山腰上，有銀蛇也似的一道飛瀑。

谷守崑繞過了石坪，輕輕地來到了最邊上的一間石屋之中。

在走近那六七間石屋之間，龍慕白只聽得在正中的一間石屋中，傳出一種若斷若續，極爲沉重的呼吸之聲來，進了石屋之後，只見屋中陳設，甚是簡單，也是乾淨得難以言喻。

谷守崑將龍慕白放在石床之上，回頭向董小梅道：「妳且出去。」

董小梅睜大了眼睛，道：「爲什麼我不能在此？」

谷守崑道：「我要爲他拔除體內寒毒，男女有別，妳怎能在一旁看着？」

他話未講完，董小梅已然「呸」地一聲，道：「你爲什麼不早說！」俏臉通紅，又似大有情意地向龍慕白望了一眼，翩然地逸了出去！

谷守崑一笑，道：「這孩子也眞淘氣！」龍慕白想起自己和冷雪，才一上岸時，董小梅竟要將人當着活靶子，則又豈止是淘氣而已。

他心中雖在非議董小梅，但口中却並不說什麼，只聽得谷守崑道：「我以本身眞力，爲你拔除體內寒毒，需要三日夜的時間，你可安心靜養，方可無礙。」講到此處，忽然一頓，像是十分不經意，但神色頗是緊張地問道：「龍公子，那位冷姑娘，是你的什麼人？」

龍慕白乃是直心人，道：「她？她是我殺母之仇的大仇人！」

谷守崑怔了一怔，强笑道：「龍公子取笑了！」竟不再向下問去，除了龍慕白的衣服，先盤腿而坐，全身骨骼，「咯咯」作響，約有小半個時辰，他全身已然熱氣蒸騰起來。

這才雙手連搓，突然按到龍慕白的前胸後心兩處地方。

龍慕白的全身，本來是其冷若冰，連碰着他的人，也會感到陣陣寒意的。

此際，被惡土地的雙手一按了上來，惡土地掌心灼熱，宛若是兩塊熱鐵一樣，猝然之間，龍慕白幾乎大聲叫了出來！

但是他記起谷守崑的話，知道不能驚動谷主人，便忍住了不出聲。

只見谷守崑面色嚴肅，雙手按在他身上，緩緩移動，足有兩個時辰之久！

那兩個時辰過去，天色已然黑了下來。

龍慕白只覺身上輕鬆了不少，谷守崑也累得滿頭是汗。

而在那兩個時辰中，只聽得門外，董小梅不知問了多少次，道：「谷公公，我可以進來了麼？我可以進來了麼？」

谷守崑全神貫注，爲龍慕白療傷，根本不去回答董小梅！

兩個時辰之後，谷守崑爲龍慕白覆上了一幅薄被，便走了出去，他一出去，董小梅立卽閃身走了進來。龍慕白不禁大窘，連忙緊緊地裹住了那幅薄被，董小梅的臉色，顯得她心中十分興奮，逕直來到了石床之前，笑了一笑，道：「你好些了麼？」

龍慕白忙道：「好些了，妳……董姑娘，妳快出去吧！」

董小梅向他做了一個怪臉，道：「你怕我麼？」龍慕白又不能說明自己赤身露體，男女有別，俊臉通紅，董小梅又一笑，道：「你想吃些什麼東西？我替你去弄來。」

龍慕白只想她快些出去，忙道：「隨便什麼，妳去弄吧！」

董小梅一笑，翩然走了出去，可是剛到門口，又轉了回來，龍慕白忙道：「又有什麼了？」董小梅笑而不答，來到龍慕白的床邊上，突然伸手一抓，抓起了龍慕白除下的衣服。龍慕白大吃一驚，道：「董……姑娘，妳……妳幹什麼？」

董小梅早已閃身來到了門口，龍慕白的身子，雖然已能行動，但是赤身露體，如何能去追她？急得一身是汗，董小梅却扁了扁嘴，道：「你這套衣服，又髒又破，我拿去洗一洗，你急什麼？」

話一講完，「咯」地一笑，便又翩然而去！

龍慕白不禁呆了半晌，他絕未想到董小梅竟會如此對待自己！

過了沒有多久，董小梅又走了進來，端着一大盤食品，飯菜齊全，還有幾枚朱紅色的鮮菓，奇香撲鼻，竟老實不客氣地在床邊上一坐，道：「可以吃了！」

龍慕白苦笑道：「董姑娘，妳……還是出去吧！」

董小梅一扭身子，道：「又要出去？」

龍慕白更是大窘，道：「董姑娘，我……我……」他覺得難以向下講去，正在為難，只聽得門外谷守崑低聲叫道：「小梅，妳爹快出來了，妳還不出來練功麼？」

董小梅神色微變，連忙站起道：「你慢慢吃，不夠，我等一會再來替你添！」

一說完，便向外逸了出去，順手將門關上，龍慕白肚子本就餓了，室中無人，便一翻身，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剛吃到一半，忽然聽得外面，傳來一個嚴峻之極，聽來令人不由自主，便為之懾伏的聲音喝道：「小梅，妳怎麼練來練去，毫無長進？」

又聽得董小梅戰戰兢兢地道：「爹，我是依你的辦法，日夕苦練的！」

龍慕白心中暗自好笑，心想據剛才的情形看來，董小梅分明是日夕嬉戲，不肯練功，是以武功才沒有什麼進展的！

那聲音又「哼」地一聲，道：「妳如此沒有進境，將來如何在武林中立足？」

董小梅道：「爹，我也該到武林中去閱歷——」

她話尚未說完，便聽得一聲叱責，道：「胡說，小心我打斷妳的腿！」

龍慕白心中的好奇心不禁大熾，心想谷主人是何等樣人，自己何不去偷看一看？

主意打定，便輕輕地移開了盤子，將被子裹住了身子，翻身下床，來到窗邊，將窗子略為推開了半寸許，向外面望去。

只見那石坪在月光之下，更是潔白無比。在石坪中心，董小梅正在施展一套掌法，那掌法的招數，極是精奇，但董小梅使來卻頗是生疏。

看她面上一本正經的神色，更是令人可發一噱，在她的身邊，一個身形極是高大的人，正在背負雙手踱來踱去。

龍慕白自己的武功，固然還未曾登堂入室，但是他究竟是名家子弟，武林高手，見得極多，此際，他尚未看清那人的臉面，只見那人每一步跨出，氣勢之雄渾，無以復加。而當他站立不動之際，又是凝若山岳，氣勢非凡，一望便知道，是一個內外功俱臻絕頂的一流高手！只見他踱了一回，突然轉過身，抬起頭來。

他才一抬頭，龍慕白便吃了一驚，不由自主，身子向後一縮！

原來當他一回過頭來時，龍慕白已然和他正面相對，龍慕白首先接觸到他冷電也似，嚴峻已極，令人不寒而慄的兩道目光！

一與那兩道目光接觸，龍慕白便自心頭大震，雖然他明知對方不可能在那瞬刹之間，發現自己，但也不禁後退了一步。

只見那人，約莫五十以上年紀，白面無鬚，生得甚是方正。

在他的臉上，當眞找不出一絲笑容來。龍慕白想起日間，董小梅爲他所取的三個外號來，不由得心中又感到好笑。

他在想到那三個外號時，突然之間，心中閃過了一個念頭。

而當他細細地一想那個念頭之際，猛地想起一個人來，陡然之際，出了一身冷汗，悄悄地退到床邊坐了下來。

不一會，又聽得谷守崑的聲音道：「主人，今日好淸興啊！」

那人冷冷地道：「也沒有什麼。」講到此處，突然一頓，道：「咦，今日谷中，有外人來過麼？」

谷守崑忙道：「沒有啊！」

龍慕白一聽得那谷主人如此說法，心中又是猛地爲之一怔！

只聽得谷主人道：「沒有？那你今日，爲何看來，像是耗了不少內力？」

谷守崑忙道：「我在山上，見到一塊大石，有點鬆動，唯恐壓了下來，便用力將它推了開去，不料竟被主人，看出來了！」

那谷主人「嗯」地一聲，只聽得他又來回踱了幾步，道：「小梅，至多九個月，妳便要隨我出谷，若不勤練，到時武功再無長進時，我一定將妳以鐵練鎖在寒梅谷中！」

董小梅委委屈屈的答應了一個是字，聽谷主人的脚步聲，像是又回到了石屋中，不一會，耳際又響起了那極是沉重的呼吸聲來。

沒有多久，谷守崑便推門走了進來，一進門，便四面一看，見到龍慕白呆呆地坐在床上，窗子又被打開了些，不由得面色一變，道：「龍公子，你莫非是活得不耐煩了？」

如果龍慕白剛才沒有陡地想起那谷主人，可能是一個人來，此際一定會覺得惡土地谷守崑過甚其詞。但是此際，他却一點也不覺得，低聲道：「谷前輩，此谷的主人，難道是冷——」

他只講了一個字，谷守崑神色便自一變，道：「你既已知道，也不必多說了，快睡上床去！」

龍慕白剛一在床上睡好，董小梅便又探頭進來，笑道：「好了！老虎又進洞了。」

她口中的「老虎」，自然是指她的父親而言。

谷守崑笑道：「小梅，妳天資如此聰穎，但是却不肯好好練功，若是等妳爹大功告成之際，妳出不了山谷時，被他鎖了起來，妳才知道滋味！」

董小梅大眼珠骨碌碌一轉，走了進來，道：「我自有主意，你不必管我！」

谷守崑笑道：「我知道，妳想先逃出谷去，是也不是？」

董小梅連忙道：「好谷公公，你可別對爹說！」

谷守崑一指戳在她的額角之上，道：「妳也越來越胆大了，不要說妳這點本領，到了江湖上，寸步難行，若被妳爹抓到，不將妳腿打斷，才是怪事哩！」

董小梅眼珠轉了一轉，笑道：「我只不過說着玩罷了，你就認眞了！」

谷守崑語含深意地道：「最好妳是在說着玩。」

董小梅來到了床邊，又和龍慕白有一搭沒一搭地講了半晌話，才又走了出去。

一連三天，谷守崑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爲龍慕白拔除體內寒毒。

而在這三天中，只要谷守崑一出去，董小梅便進入屋中，和龍慕白聊天。龍慕白也只得陪她說話。第三天傍晚，龍慕白覺得自己的內傷，已然全都復原，可是董小梅却仍然未將衣服送來。

龍慕白心中，大是焦急，又沒有辦法去催她，天色越來越黑之際，才見董小梅捧了一疊衣服，笑嘻嘻地走了進來。

經過了三天，她和龍慕白更是熟識了，一進來，便在床邊坐下，道：「龍公子，洗倒洗得很乾淨，只不過補得不好，你將就着點吧！」

龍慕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不敢動彈，看自己的那幾件衣服時，不禁想笑了出來！

的確如董小梅所說，洗得乾淨得很，但是縫補之處，却是針脚歪斜，參差不齊，難看之極。

龍慕白雖然竭力忍住了笑，但是他面上的神情，却一定是滑稽之極，也給董小梅看出了這一點，竟自眼圈一紅，道：「就這樣，人家還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計啦，你看，我手指上也不知被針刺破了多少次，你……你還要笑人家！」

一面說，一面竟然滴下淚來！

龍慕白心中，不禁大受感動，忙正色道：「董姑娘，是我的不是了，這幾件衣服，我一定永生永世穿着它，再也不換！」

董小梅抬起頭來，水汪汪的眼睛，望了他半晌，因爲她眼中所含的情意，是如此之深，不禁望得他心頭，突突亂跳。

好半晌，董小梅才一笑，道：「眞的？」

龍慕白道：「大丈夫一言既出，焉有言不由衷之理？」

董小梅道：「那麼，幾年下來，穿爛了怎麼辦？」龍慕白也怔了一怔，而且，他心中也未免有一點後悔，他剛才是因爲感激董小梅對自己的一番好意，才由衷地如此說法的。

可是此際一想起來，那兩句話，竟是大有情意的話！

看董小梅此際的情形，她心中一定也已然對自己的話，有所誤會了。

可是話既然已經說了出口，當然不能反悔，想了一想，便道：「爛了可以補啊！就算爛到不能補了，也可以穿在裡面。」

董小梅怔怔地聽着，等他講完，突然雙頰飛紅，一俯頭，在龍慕白的臉頰上，親了一下，立卽又翩若驚鴻掠了出去！

龍慕白不由得被她的行動，驚得呆了，等她出去了好一會，心中兀自怦怦亂跳，心中暗忖，若是再不離開此處，只怕是非更多！

本來，董小梅天眞可愛，看她的情形，又十分痴情，而人非草木，龍慕白也絕無不動心之理。但是，當他想起董小梅的父親，可能是那一個人時，那裡還敢對董小梅存什麼妄想？

他呆了半晌，才匆匆地穿好衣服。剛準備走出去時，忽然聽得谷主人一聲斷喝，道：「小梅，妳在幹什麼？」

龍慕白一怔，連忙掩到窗口去看時，只見董小梅呆呆地坐在地上，臉上的神情，下頷頂在膝頭上，似笑非笑，像是在想着什麼甜蜜已極的事情一樣。對於她父親的那一聲斷喝，竟然未曾聽到！

龍慕白自然知道董小梅是在爲自己出神，只見谷主人已然身形一幌，掠到了她的身邊，又是一聲大喝，道：「小梅！」

那一聲大喝，當眞如同晴天之中，陡地響起了一個霹靂！

龍慕白只覺得耳際「嗡嗡」之聲不絕，董小梅也猛地跳了起來，向她父親一看，面現驚惶之色，叫道：「爹，是你啊！」

谷主人厲聲道：「妳在作什麼？」

董小梅期期艾艾，道：「我……我……我……正在想……那一招『一片飛花』的招式變化！」

龍慕白從窗縫中望出去，黑暗之中，看不十分眞切，但是也看出谷主人面色鐵青，駭人之極。突然踏前一步，只聽得「啪」地一聲，董小梅的臉上，已然捱了一掌，董小梅後退一步，捂住了臉，不敢出聲。

谷主人厲聲道：「那招一片飛花，授了將近半年，到今日才來想它的變化，已屬該死，更何況還是在說謊騙人！」

董小梅低下頭去，不敢出聲。

谷主人「哼」地一聲，道：「看妳的模樣，不嚴厲管敎妳，也不肯用心練功的！」

董小梅花容失色，道：「爹，我以後一定用心了，再不敢貪玩了！」

正說着，只聽得一陣極是沉重的腳步聲，傳了過來。那種腳步聲，龍慕白三天來，已然聽過不少次數，但一直不知是何人所發出的，此際才知道原因，竟是谷守崑，挑了兩大桶水！

那兩隻木桶之大，比谷守崑的人，高出一半，只怕兩人合抱，也未必圍得住，滿滿的是水，怕沒有千來斤重！董小梅一見谷守崑，便哭道：「谷公公，爹要罰我哩！」

谷守崑連忙放下水桶來，谷主人轉頭向他一看，突然喝道：「站住！」

谷守崑吃了一驚，連忙垂手而立，只見谷主人一步一步，向谷守崑走了過去，來到了他的身邊，又繞着他團團轉了一轉，「嘿嘿」地冷笑兩聲。

剛才，惡土地谷守崑還一心想走向前來，代董小梅說幾句好話的。可是此際，被谷主人繞着他團團轉了一轉，口中不斷地「嘿嘿」冷笑，却輪到谷守崑自己面色青了！只見谷主人身形向後，退了開去，冷冷地道：「惡土地，當初來這個寒梅谷中的時候，你曾經對我，說些什麼話來着？」

惡土地谷守崑雙手下垂，面色青黃不定，以極其戰戰兢兢的態度道：「當時我說，在此谷中，悉聽主人吩咐，絕不肯有違。」

谷主人冷笑一聲，道：「難得你還記得，我問你，近日來，你究竟有什麼事瞞着我？」

谷主人在向他問及這兩句話的時候，語音嚴厲到了極點，兩眼冷電四射，注定在惡土地谷守崑的身上。

谷守崑在黑道上，也是心狠手辣，極其有名的人物，但此際，却像是待決的死囚一樣，面色灰白，一點也動彈不得。

好一會，才結結巴巴地道：「實是沒有什麼，瞞着主人！」

谷主人「哼」地一聲，一股勁風過處，竟將谷守崑一個踉蹌推出了幾步，道：「惡土

地，你去吧，寒梅谷中，容不得你！」

惡土地谷守崑的面色，更是難看得像死人一樣，「噗」地跪了下來，道：「主人，當初蒙你收錄，實是再造之恩，九年來，並無過錯，爲何驟而見逐？」一面講，一面忍不住眼淚簌簌而下！

龍慕白一直在窗縫之中，向外觀看，看到了此際，不禁心中大奇！

他固然已經猜到一些那谷主人的來歷，可是關於谷主人和谷守崑之間的關係，他却不十分明白，更不知道何以谷守崑不肯離開寒梅谷！

龍慕白自然也知道，事情如果發展下去，和自己會有莫大的關係。

可是此際，他既不能衝出去，也不能在這屋中藏匿起來，唯有靜以待變，索性仍然站在窗縫旁邊，繼續向外看去。

只聽得谷主人道：「不是我要逐你，是寒梅谷太小了，容不下你了！第一日，我見你真力消耗甚多，你謊言山上有一塊大石，要你推動，如今一連數日，皆是如此，可知你心中，實是對我一點誠意也沒有，我也不敢作你之主，你去吧！」

惡土地谷守崑「咚咚咚」地，在地上叩起頭來，道：「主人，我若是有半絲半毫，不爲你着想之處，天誅地滅，不得好死！」

谷守崑這句話，實是講得誠懇之極。

而且，他所罰的誓言，也是惡毒到了極點！

那谷主人聽了，來回又踱了幾步，鐵也似青的面色，才略見和緩了些，可是他的語音，却仍然是那麼地冷峻，道：「然則近日來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你可對我，詳細言來！」

谷守崑仍然是直挺挺地跪在地上，道：「這幾日，因爲有兩個舊時的仇人，尋上此處來，因爲主人正在練功的吃緊關頭，唯恐主人動氣，是以不來驚動。我與他們連日苦鬥，已將他們趕走了，此事，小姐亦知道的，實在並未撒謊！」

谷主人冷笑幾聲，道：「這還罷了！我近來練功日勤，小梅不肯勤力練功，我要將她鎖起來，看她還能夠再放肆不！還有，剛才我話既已出口，絕不能收回，你還是離開此地他去吧！」

谷守崑萬萬想不到主人竟然當眞如此面冷心冷，一點通融也沒有。

當下他呆呆地站了起來，不知說些什麼才好。只聽得董小梅哭道：「谷公公，你對爹說說，叫他不要鎖住我，我再不貪玩了！」

惡土地谷守崑嘆了一口氣，道：「小梅，我已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這一去，只怕黃泉路隔，再難和妳相見了！」

這谷守崑外號人稱「惡土地」，又叫作「毒矮子」，實在是黑道上極其厲害，下手絕不留情的人物，可是此際，他凄然道來，却也令人鼻酸。

只見董小梅眼中，淚花亂轉，滴下淚來，道：「谷公公，你本領那麼大，難道一出寒梅谷，還會有什麼人欺負你麼？」

谷守崑長嘆一聲，道：「小梅，妳那裡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當年，我便是爲兩個仇人所逼，差點兒性命不保之際，才爲妳爹救下的，如今一出谷去，再遇仇人，焉有生理？」

此際，龍慕白已然聽出，惡土地谷守崑那幾句話，雖然是對董小梅說的，但是却旁敲側擊，分明是對谷主人在求情。

只見谷主人突然向他一招手，道：「惡土地，你且跟我來！」

惡土地谷守崑面上略現喜色，跟在谷主人後面，向正中那間茅屋走去，董小梅則仍然呆呆地站在當地，一動也不敢動，可知平日她父親對她的嚴厲，實在是常人所不能理解！

好一會，未見谷守崑和谷主人兩人出來，董小梅才敢略略地轉過頭來，向龍慕白望來。

龍慕白也不知她父親將要怎樣處置她，心中好生不忍。

因此，一見董小梅向他自己望來，便將窗戶，打開了些，向她作了一個手勢，令她不要害怕。董小梅一見龍慕白露出了半邊面來，向自己招呼，心中立時甜絲絲地，不禁將眼前的處境，全都拋到了九霄雲外，向龍慕白甜蜜一笑。正待她也想向龍慕白打一個手勢時，忽然聽得「錚」地一聲響。

董小梅心中猛地一驚，連忙又肅然起立，只見惡土地谷守崑拄着拐杖，用力點着石地，走了出來，面上神色，甚是高興。

一逕來到了董小梅的面前，才低聲道：「小梅，我要去了。」

董小梅急道：「谷公公，那麼我——」

谷守崑回頭一看，只見主人已然慢慢地踱了出來，忙低聲道：「小梅，妳爹不論如何對妳，都是爲了妳好，妳絕不可興傻念頭！」

董小梅怔了一怔，忽然道：「谷公公，你眞的要走了麼？」

谷守崑點了點頭，道：「是的。」

董小梅忙問道：「你上那裡去？」

谷守崑面色一變，道：「小梅，妳問這幹什麼，妳絕不能興此傻念，小梅，谷公公不會騙妳的！」

董小梅的面上，現出了堅決的神色，顯然，她對谷守崑的勸告，並不肯聽。

谷守崑還想講什麼時，谷主人已然踱了過來，喝道：「惡土地，你還不走麼？」惡土地谷守崑，又翻身向谷主人拜了三拜，拐杖在地上一點，「錚」地一聲，身形如烟，便向谷外掠了出去！

他身法快到了極點，轉眼之間，便已然來到谷口，再一閃，便已不見！

只見谷主人冷電也似的目光，望着董小梅，董小梅也不知是那裡來的勇氣，突然道：「爹，你，你不要鎖我！」

她話剛一出口，已然聽得她父親厲聲叱道：「放屁！」手揚處，「叭」地一聲，她俏臉之上，早已挨了一掌！

那一掌，下的力道還當眞不輕，只見她左頰之上，立時又紅又腫起來！

董小梅緊緊地抿着嘴唇，一聲不出，只見谷主人手一伸，「叮叮」一陣響，手中已然多了一條極細的鐵鍊，隱隱閃着靑光。抓起董小梅的雙手來，將她的手腕扣住，又拖了鐵鍊，將董小梅拖得跌跌撞撞，向外跌了開去，來到一枚石筍之旁，將鐵鍊從一個石孔之中穿了過去，又牢牢扣住。

看他的情形，那裡像是在對付自己的女兒，簡直是在辦賊！

將董小梅扣定之後，才冷冷地道：「我每一日，來考查妳一次，三日之內，若不將那一套追雲掌法，全都練成，便將妳雙手，切了下來！」

董小梅一聽，全身震了一下，委委曲曲答應了一聲，谷主人才「哼」地一聲，背負雙手，踱回了正中那間茅屋之中。

龍慕白將事情的經過，全都看在眼中，只覺驚心動魄之極。

他只聽得，在谷主人進了中間的那間茅屋之後不久，茅屋之中，便傳出那種濃重已極的

呼吸之聲來。同時，又見董小梅向自己走來。

只不過那條鐵鍊，只有丈許來長，她一走出丈許，便不能再行動，向龍慕白招着手，又低叫道：「龍公子！龍公子！」

龍慕白雖然知道，自己的行踪，如果被谷主人發現，其後果實是不堪設想！

但是他却絕不是貪生怕死之人，此際董小梅受此重罰，當然亟需他人的幫助，豈可以置之不理？因此，毫不考慮，便推開門，向外走去。

他一到了董小梅的身邊，董小梅便「嚶」地一聲，撲入他的懷中，龍慕白只覺得溫香滿懷，不由自主，抱住了她的肩頭。

只聽得董小梅啜泣得極是傷心，龍慕白向身後那間茅屋，望了一眼，道：「小梅，若是驚動了令尊，只怕更非了局，快別哭了！」

董小梅抬起頭來，她頰上紅腫未退，又哭得甚是傷心，更是楚楚動人，道：「不要緊的，他一練上功，天坍下來，也不知道！」

龍慕白一怔，道：「如此說來，若有仇人尋到，豈非十分危險？」

董小梅道：「谷中梅林之中，有極厲害的埋伏，什麼人能走得進來？」

龍慕白想了一想，道：「小梅，令尊究竟是何等樣人物，妳知不知道？」

董小梅搖了搖頭，道：「我只知谷公公曾和我說過，他在武林之中，名頭極大，但我只

知他叫作董路。」

龍慕白低下頭去，一眼瞥見扣在董小梅手腕間的鐵索，抬了起來一看，只見每一個鐵環上，俱都鐫有一個「路」字。

龍慕白駭然半晌，道：「小梅，我倒知道妳爹的來歷了！」

董小梅忙道：「他是什麼人？」

龍慕白道：「我只聽得武林中人提起，介乎正邪之間的人物，高手也自不少，其中以三個最是厲害，妳爹一定便是其中的冷面閻王董路！」

董小梅幽幽地道：「他外號叫冷面閻王麼？當眞一點不錯！」

龍慕白的面色，仍然是十分驚駭，道：「武林中傳說，令尊之無情冷心，雖然不免有點過份渲染，但如今看來，却也離事實不遠！」

董小梅又流下淚來，道：「龍公子，那套追雲掌法，共有一十八招，我學了好幾年，兀自弄不通，如今他限我三天練成，龍公子，你難道忍心看我雙手斷去，成個廢人麼？」

一三

龍慕白低頭，看到自己身上所穿的衣服上面，那些拙劣的補釘，想起連日來董小梅對自己的情義，心中也大是不忍。

當下他便嘆了一口氣，道：「小梅，我……實也無法可施！」

董小梅伸手握住了他的手，道：「不，龍公子，你可以救我的！」

龍慕白不覺大是奇怪，嘆道：「我怎能夠救妳？」

董小梅淒然道：「只怕你不肯爲我去冒這個險，算是我命苦罷了！」一面說，一面兩行珠淚，已然滾滾而下！

龍慕白想了一想，道：「小梅，我如能救妳，怎會不肯？但是——」

董小梅忙道：「但是什麼，是不是怕我爹知道了，更加不得了？龍公子，據谷公公說，我爹功夫練成，至少還要八九個月。唉！我只求能過八九月自由自在的日子，好過在這谷中，一生一世！而且……而且……」講到此處，面上突然一紅，想了一想，才道：「而且這八九個月中，我還能與你在一起！」

龍慕白聽了，不由得怔了半晌。

因爲董小梅的話中，實是充滿了她少女的心靈，所能表達的全部情意！

龍慕白呆了一呆，心想自己和冷雪之間，已然是如此錯綜複雜，難以了斷，怎經得起再加上一個冷面閻王董路的女兒？

因此，他連忙將話頭岔了開去，道：「小梅，妳說怎樣能救妳？」

董小梅一咬牙，斬釘斷鐵地道：「逃出去！」

龍慕白向她腕間的鐵鍊，望了一眼，苦笑道：「妳腕間的鐵鍊，三頭均有小鎖，若是開得來，令尊怎會拿來鎖妳？小梅，這三日之中，妳還是用心練功，只怕能豁然貫通！」

董小梅哭道：「龍公子，你不肯救我，我一定要成爲廢人了。」

龍慕白心中躊躇已極，只聽得董小梅道：「龍公子，我爹說得出做得到。只不過你雖然不肯助我，我也不會怨你的。」

龍慕白明知自己此際的決定，非但對董小梅，而且對自己的一生，都有着莫大的干係！若是明哲保身，當然最好是置之不理，一走了之。

但是龍慕白却不是這樣絕情之人，想了一想，毅然道：「好，妳要我怎麼做，我便怎麼做，妳說吧！」

董小梅破涕爲笑，道：「龍公子，這一條鐵鍊，叫作『寒鐵索』，每股長一丈，共有三股，乃是一件極其厲害的兵刃。有三個鋒利無比的尖頭，也是開鎖的鑰匙，一裝上去，鎖便

開了，我也可以得一件兵刃使用。」

董小梅講到此處，頓了一頓，一雙秀目，深情無比地望着龍慕白。

龍慕白道：「那三個尖頭，在什麼地方？」

董小梅道：「在我爹的身邊，你一取到，我就可以自由了。」

龍慕白一聽此言，心中不由得猛地吃了一驚，道：「什麼？」

董小梅道：「在我爹的身邊！」

龍慕白苦笑道：「好，我去試試！」

他聽得那三個尖頭，在冷面閻王董路的身邊，已然知道自己此去，無疑是送死！但是，他剛才既已答應了董小梅，此際自然不能反悔，因此才不顧一切答應了下來。

董小梅的臉上，現出了一個極其複雜的神情，望了他半晌，才低下頭去，道：「龍公子，你對我真好！」

龍慕白一笑，道：「小梅，妳對我，又何嘗不然？」

董小梅的臉色，紅若晚霞，道：「龍公子，你不知道詳情，便願意去爲我冒這樣的奇險，可見對我，當真是一片真心……」

講到此處，羞不可抑，再也說不下去。

龍慕白奇道：「小梅，其中難道還有什麼取巧之處麼？」

董小梅道：「我剛才已然說過了，我爹在練功之際，實已到了對外界的一切，不聞不問的程度，如果你小心些，一定可以手到取來的！」

龍慕白心頭鬆了一鬆，「噢」地一聲。

董小梅又道：「在他腰際，有一個玉扣，掛在玉扣上的，除了寒鐵索的三個尖頭之外，還有兩塊玉佩，和一個小小的朱紅葫蘆，你若是能將那玉佩，偷上一塊，則更好了！」

龍慕白正色道：「小梅，令尊的東西，我們怎可以妄取？」

董小梅道：「那你快去吧！」

龍慕白身形一轉，便向那中間的茅屋走去。走不兩步，忽然又聽得董小梅叫道：「龍公子，回來。」

龍慕白轉過身來，道：「什麼事？」

董小梅面上一紅，低下頭去，想了半晌，却又道：「沒有事了，你可得小心點。」

龍慕白見她對自己的一行一動，莫不是痴情無比，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當下只得答應一聲，小心翼翼地來到了那間屋子的面前，一伸手，房門並未拴住，竟然應手而開！

此際，龍慕白雖然曾經董小梅的吩咐，說是她父親在練功之際，對於身外一切的事情，實在是不聞不問的，但是，要他和正邪各派之外，三大高手之一，又是出名的冷心冷面的一個，正面相對，他心頭也不禁爲之「怦怦」亂跳！

推開了門來，向內一看，只見屋中四面，全是書架，放了各種書籍，纖塵不染。

在房間的正中，有一塊形如蒲團的圓石，冷面閻王董路，正盤腿而坐，身子微微地陷進石內！

龍慕白定了定神，抬起頭來，向冷面閻王看去時，不看猶可，一望之下，整個身子，幾乎在片刻之間軟癱了下來。

連忙以手抓住了門框，只覺得全身陣陣發熱，一點也動彈不得！

原來，冷面閻王董路雖然盤腿而坐，發出極其濃重的呼吸之聲，但是却雙眼圓睜，正望着門外，龍慕白向他一望間，恰好四目交投！

那「冷面閻王」四字，武林中人提起，實是畏若洪水猛獸。

而龍慕白此際，就算是冷面閻王閉住了雙眼，明知沒有什麼危險，他一顆心也幾乎跳出口腔來，怎經得冷面閻王雙目，正對他直視！

刹時之間，龍慕白只覺得自己這一番，實是必死無疑，而就在那刹那之間，他心中不想到別的，只是想到，如果冷面閻王要向自己逼問何以來此之際，一定不說出谷守崑和董小梅來！

他全身發熱，呆立了半晌，只聽得身後董小梅道：「別怕、別怕，快進去！」龍慕白心中一動，竭力定了定神，再去打量冷面閻王時，見他雙眼，雖然睜得老大，但是眼中精光，

却反而不如剛才，從窗縫中看出來之際，半開半閉那時來得強盛。

而且，這半晌來，他除了濃重已極的呼吸以外，也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龍慕白出了一身冷汗，心中暗自叫了一聲慚愧，向前踏出了一步。

冷面閻王仍然是一動不動地坐着，雙眼也未曾隨着龍慕白而移動。

龍慕白鬆了一口氣，大着胆子，又向前踏出了三步，已然來到了冷面閻王的身邊，一俯身，果然見他的腰際，有一個玉扣。在玉扣上，扣着三個長約三寸，形如小梭，青光閃閃的物事，和一個朱紅葫蘆，董小梅曾經提及的玉佩，却只有一塊。

龍慕白此際，已然來到了冷面閻王的身邊，冷面閻王仍然是一動也不動，可是當他伸出手去時，雙手仍不免簌簌發抖！

因爲此際，他實是無異在猛虎口邊攫食！他雙手一觸及那玉扣，因爲他手在發抖，那玉扣抖動了一下，那三個尖頭，因爲相碰，發出了極是輕脆的「叮」地一聲。

其時，除了冷面閻王所發的濃重已極的呼吸聲外，實是萬籟俱寂。

那「叮」地一聲，實在也不是太響，可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猝然發出，却令得本來已然緊張已極的心情，更是緊張了幾分！

只見冷面閻王的身子，也突然動了一下，那濃重的呼吸聲，在片刻之間，竟然停了下來！龍慕白自己可以清晰地聽得自己的心跳之聲，呆呆地站了一會，才聽得冷面閻王董路的呼

吸聲，又傳了出來。

龍慕白強自鎮定心神，小心翼翼，又去解那玉扣，他此際，心情緊張到了極點。全身早已然完全被汗透濕，手心也是潮膩膩地，好不容易，才將玉扣解開，可是一抖手間，那玉扣上的東西，竟全部跌到了地上，又發出一陣「叮叮」之聲！

龍慕白心中大吃一驚，連忙向後退了開去，也就在他剛一退出之際，冷面閻王放在丹田之上的雙手，突然向兩旁一伸！

他雙手才一揚起，整間屋子之中，立時狂飈陡生，勁風廻蕩！

龍慕白體內的寒毒，雖然連日來經惡土地谷守崑，以他本身功力相驅，已然盡皆驅出體外，傷勢也已然完全復原。

但是他本來內功，就不是十分深湛，此際再加上心中一害怕，被那股廻旋而生，力道大得出奇的勁風一扯，竟然身不由主，繞着冷面閻王董路，團團地打了十七八個轉！

直到董路的雙手，又漸漸放了下來，龍慕白才跌倒在地，喘着大氣。

他在地上，抬起頭來，向冷面閻王看去時，只見冷面閻王剛才，像是並不是因爲發現了屋中有人，才發出那兩掌的。

看來，那兩掌竟是他練功之際，必有的步驟，此際，他又已一動不動。龍慕白又受了一場虛驚，輕輕地爬了起來，來到了他的身邊，拾起了那三枚尖梭形的物事，身形展動，便自

出了屋子！

直到出了屋子，他才眞正地鬆了一口氣，那條性命，簡直像是拾回來的一樣！

他一口氣來到董小梅的身邊，將那三枚尖梭形的物事，遞給了董小梅，只見董小梅將三枚尖梭，插入了鎖孔之中，轉了幾轉。

只聽得「啪」地一聲，鎖扣已然應聲而開，接連了三下，董小梅已然歡嘯一聲，向上直躍了起來。

直到此際，龍慕白才看清那「寒鐵索」的形狀，只見那寒鐵索，在一根長約尺許，粗如手指的鐵練之上，各扣着三條，長約七尺的鐵練。每一條細鐵練的尖端，有一個徑可四寸的圓環，就在這圓環之上，生出一枚鋒銳已極的梭形長刺，實在是見所未見，怪異到了極點的一件獨門兵刄！

龍慕白看了一會，不禁奇道：「小梅，這樣的兵刄，難道也有招式可循麼？」

董小梅道：「有，共有三招。」講到此處，面上一紅，道：「只不過我學得並不怎麼好。」

龍慕白想起自己的武功，也是不濟時，不禁嘆了一口氣，兩人一齊向中間那間茅屋，望了一眼。

只見冷面閻王仍然在盤腿而坐，董小梅忙道：「咱們快走吧！」

拉了龍慕白，兩人便向谷外掠去，左彎右繞，繞過了梅林，剛待衝出谷去時，忽然聽得谷外，傳來一個蒼涼已極的聲音，道：「董朋友，我知你素來冷面冷心，不為人所動。但此際龍某人身遭大難，你昔年曾答應過我，若我有難，當助我一臂之力，何以如今，閉門不納，實令龍某人難解！」

那聲音聽來，令人禁不住生出了一股同情之感，而龍慕白聽了，更是大吃一驚，淚如雨下，失聲叫道：「爹！」

一面叫，一面足尖點處，早已然向谷外，疾馳了出去，才一逸出梅林，便見一個相貌雄偉的老者，腰際扣着一副金光閃閃的三個金環，面上的神情，卻是悲憤到了極點，正在向着谷口發話，不是別人，正是騰天金蛟龍雄！

龍雄在家中發生了巨變之後，三日之後，便不知所踪。

當時，誰也不知道他去了那裡，龍慕白也是做夢未曾料到，自己竟會在這裡，和父親相遇。他叫了一聲之後，龍雄呆了一呆，向龍慕白望了一下，又抹了抹眼。顯然，他也絕未想到，自己的兒子龍慕白，竟會從這個山谷中掠了出來！

等到他看清，從山谷中逸出的，的確是龍慕白之後，心中不禁又驚又喜，失聲道：「白兒，你已然見過董閻王了麼？」

龍慕白在寒梅谷中的遭遇，正是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龍雄的那一問，也實在是令

得他不知怎麼回答才好，頓了一頓，道：「我見過他了。」

龍雄面上，露出了高興已極的神色，一把握住了他的手，道：「孩子，你怎麼知道冷面閻王和我，有這一段糾葛的？」

龍慕白卻是莫名其妙，道：「什麼糾葛？」兩父子正說着話，董小梅已然掠了出來。龍雄一見從山谷中，又掠出了一個少女來，不由得呆了一呆。董小梅身形一幌，來到了兩人的面前，道：「龍公子，他是你爹麼？」

龍慕白道：「不錯，爹，這位董姑娘，便是董閻王的千金。」

龍雄向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望了一眼，董小梅深情無比的眼睛，一直停留在龍慕白的身上，龍雄乃是何等樣的人物，焉有看不出其中關係之理，心中一陣高興，道：「你們是怎麼相識的？」

龍慕白道：「一言難盡。爹，娘已然遭了敵人的毒手，你知道麼？」

龍雄沉痛地點了點頭，道：「我知道，我來此地，就是想請董閻王為你娘報仇！唉！連敵人是什麼樣人，我都不知道！」

龍慕白呆了一呆，他的心情，實是複雜到了極點，終於，咬牙切齒地道：「爹，我知道的！」

龍雄奇道：「當真？」

龍慕白道：「是的，事情發生之後，我一直和她在一齊，我也幾乎命喪在她的手中，可是……她却又救過我的性……命……。」

龍慕白才一講到此處，龍雄的面色，便陡地一變，厲聲叱道：「白兒，你怎能要你的殺母仇人，救你的性命？」

龍慕白心中，又是一陣難過！

他明知自己和冷雪之間，雖然各自都有着情意。但是這件事發展下去，一定是極度的痛苦！如今，父親只聽得自己曾爲冷雪救過性命，便已然如此怒氣沖天，若是知道自己對她，竟是大有情意之際，不知道要怎樣發火哩！

龍慕白想至此處，長嘆一聲，不再言語。

龍雄又問道：「她叫什麼名字，是什麼來歷？」

龍慕白忍住了心頭的痛苦，道：「她叫冷雪——」龍慕白才講了四個字。

董小梅已然「啊」地一聲，道：「龍公子，冷姑娘原來是你的大仇人？」

龍慕白點了點頭，董小梅的面上，現出了一個極爲怪異的神情，道：「那……那你們兩人，像是好得很啊！」

龍慕白尚未回答，龍雄已然問道：「董姑娘，妳說什麼？」

龍慕白連忙在身後，向董小梅擺了擺手，董小梅乃是何等聰明的一個人，早已明白其中

不知有着多少曲折，因此便道：「龍老伯，沒有什麼。」

龍雄絕未想到，自己的兒子和仇人之間，竟會有那麼大的糾葛，聽得董小梅如此說法，也就不再問下去，道：「董姑娘，令尊可在谷中麼？」

董小梅回頭望了一眼，面上猶有驚恐之色，道：「他在，我們快走吧！」

龍雄道：「董姑娘，我有事相求，相煩妳入谷去通達一下！」

董小梅伸了伸舌頭，道：「龍老伯，你莫是在講笑話吧！龍公子冒了奇險，才將我救出來，你又要我入山谷中去？」

龍雄聽了，不由得莫名其妙，龍慕白道：「爹，其中情由，一時也難以講明，我們先走了開去，我再與你詳細說知！」

騰天金蛟龍雄，滿腹狐疑，只得跟着兩人，沿河向外，走了開去。

走出了三四里，董小梅才停了下來，道：「龍公子，你是如何來到此處的，連我也不知道，你快向龍老伯說一說吧！」

龍慕白和龍雄兩人，也一齊在河邊的石頭上，坐了下來，龍慕白將自己離家以後的情形，說了一遍。從他被冷雪百般虐待，直到遇到陰風蛇叟司徒本本，自己身受重傷，乃至來到了寒梅谷的一切，全都詳細的講了一遍。

此及講完，天色已然微明，龍慕白向父親望了一眼，只見騰天金蛟龍雄的面色，難看到

了極點。

龍慕白一見父親的面色，如此難看，心中不禁莫名其妙。因爲，他剛才在講述自己和冷雪在一齊的情形時，對於自己和冷雪之間，情感上的糾纏，全都隱起了未曾說出！

是以龍慕白此際，見了父親滿面怒容的情形，便知父親並不是爲了自己和冷雪間的糾葛，才如此發怒的。他心中莫明所以，正想發問時，忽然聽得騰天金蛟龍雄，高聲大笑起來！

這時，不但龍慕白心中莫名其妙，連董小梅也是大爲奇怪，同道：「龍老英雄，你可是贊成我們逃得好麼？」

龍雄對董小梅的話，像是未曾聽到一樣，仍然「哈哈」大笑不已。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互望了一眼，只得靜以待變，只聽得龍雄越笑越是大聲，但是却也越笑越不像笑。開始，還只是笑得聲音凄厲無比，後來，笑聲之中，竟夾雜着嗚嗚的哭聲。

不到半小個時辰，已然再也聽不到笑聲，只聽得他大哭起來！

龍慕白被他父親的行動，驚至面無人色，忙道：「爹，你究竟是爲了什麼？」

騰天金蛟龍雄陡地收住了哭聲，道：「我在高興，我養了一個好兒子！」

事已至此，任誰也可以聽出，龍雄所說的乃是反話，龍慕白乃是天性至孝之人，一聽此語，立即跪了下來，道：「爹，孩兒有什麼不是，你盡管打罵就是了，何必氣哭？」

騰天金蛟龍雄「哼」地一聲：「我怎敢？」

龍慕白一聽這話，更是嚴重，不由得急出了淚來，道：「爹，孩兒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什麼不是！」

龍雄「哼」地一聲，道：「你胆大包天，做出了這樣的事，自己還不知道麼？」

龍慕白此際，確是仍然不知自己父親，是指那一方面而言，只是直挺挺地跪在地上。只見龍雄老淚縱橫，身子不住發抖，想是他心中，已然怒極，喘了幾口氣，道：「畜生，如今你身負血債，你可知道麼？」

龍慕白只當父親是因爲自己和冷雪之間的關係，立即道：「爹，孩兒時刻未曾忘記！」

他自問良心，的確是時刻未曾忘記母親的血海深仇，不論他心中如何矛盾，對冷雪的一切，是如何地念念不能相忘。

但是他却時刻記得，冷雪正是自己的殺母仇人，自己和冷雪之間，有着絕對無法解決，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龍雄忽然嘆了一口氣，就在刹那之間，他像是老了許多！

只聽得他道：「我在慘事發生之後，心知不但敵人的本身，而且敵人的師門，來歷武功，一定更是非同小可，自度能力，絕對無法報仇。仗着昔年，曾與冷面閻王董路，有些交情，蒙他答應過，若我有事相求，他可以爲我出面，是以才來到谷外，苦苦哀求。董閻王固然出名的冷心冷面，但是却言出必踐，只當有些希望，如今你……誘拐了他的女兒，你……娘

的血海……深仇，何日方能申……雪？」

龍雄一口氣說到此處，更是語言哽咽，涕泗交流，想來他一定是在寒梅谷外，求了不少時光，如今一聽得兒子作下了這等事，眼看冷面閻王董路，非但不肯代他出力，反而要將他恨之切骨，是以才感到了傷心絕望，不克自主！

龍慕白聽他講完，才知道他是為了此事傷心，一時間，竟講不出話來。

董小梅聽到一半，便已然柳眉微蹙，面帶薄怒，等到龍雄講完，她立即朗聲道：「龍老英雄，你別冤枉好人，龍公子怎是誘拐我？是他冒了極大的危險，才將我救出來的！」

騰天金蛟龍雄沉聲道：「董姑娘，妳背父私逃，難道就不怕令尊了麼？」

董小梅凄然道：「我怕他又有什麼辦法？我不逃成了廢人！」

龍雄長嘆一聲，道：「天意！天意！白兒，你若尚有一分血氣，要緊記得：報仇！報仇！」

龍慕白只覺得心內熱血沸騰，道：「我記得了！」

龍雄道：「你如今既已知道了敵人的姓名，若是再見到她時，武功不濟，不可硬去拚命。爹雖已老了，但是這血海深仇，卻是非報不可，若是不幸生前竟然不能如願時——」

騰天金蛟龍雄，才講到此處，忽然聽得不遠處，傳來一聲凄婉之極的笑聲，接着，便是一個少女的聲音，道：「龍老英雄，你不會不如願的！」

董小梅、龍慕白和龍雄三人，一聽得那聲音，事先毫無跡象，突然而來，心中俱皆一驚，而龍慕白更是全身猛地一震！

三人一齊循聲看去，只見一個身形窈窕頎長、白衣賽雪、容顏美麗之極的少女，正如同在水面滑行也似，飄然而來。

那少女不是別人，正是冷雪！

龍慕白呆住了，作聲不得，冷雪身法極快，一瞬間，已然來到了三人面前。

龍雄陡地喝道：「妳是誰？」

冷雪微微一笑，道：「我便是你殺妻的大仇人。」

騰天金蛟龍雄，猛地一怔，面色由青而白，由白而紅，由紅而紫，雙眼之中，怒火狂射，緊緊地盯在冷雪的身上。陡然之間，一聲狂吼，雙掌齊出，和身向冷雪，直撲了過來！

冷雪身形凝立，一動不動，一雙妙目，却只是注定在龍慕白的身上，眼中所流露的神情，幽怨到了極點。龍慕白在冷雪才一現身之際，便知道事情不妙，如今一見自己父親向她狠狠撲出，那兩掌之力，强勁之極，見所未見。

心知父親已然豁了出去，非將冷雪斃於掌下不可，而冷雪却全然不避，看來她根本沒有打算抵抗，那兩掌，若是被擊個正着的話……

龍慕白心念電轉，一想到此處，心靈已然大受震動，再一看父親的雙掌，已然將要擊到

冷雪的胸前，再不容自己多作考慮，連忙大叫道：「爹！這其中有誤會！」話才出口，身形已然疾閃而出，掠出兩步，攔到了冷雪的身前。

騰天金蛟龍雄，一見仇人現身，早已然紅了眼，他心知敵人武功厲害，因此那兩掌，實是他畢生功力所聚，陡然之間發出，威力實是無可比擬。他心中怒氣填膺，更是絲毫也不留餘地。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兒子竟會在這個緊要關頭，閃身護住殺母仇人！

他只覺出眼前人影一閃，在自己和仇人之間，已然多了一個人，但是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却不知道。急切之間，他還恐怕那人是董小梅，旁人還可以得罪得起，冷面閻王董路的女兒，那敢輕惹？連忙想要收掌，可是他那兩掌，既然是以雷霆萬鈞之力擊出的，那裡想收得回來？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砰砰」兩聲，雙掌已然一齊擊中！

騰天金蛟龍雄連忙後退了兩步，定睛看時，只見冷雪木然不動，站在自己的面前，俏臉煞白，而倒在地上，面無人色，已然不知死活的，却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兒子龍慕白！

龍雄在呆了一呆之後，已然知道，阻止自己報仇的，不是別人，竟是自己最疼愛的兒子！

他心知一擊不中，若是再要動手時，自己已然萬萬不是敵人的對手。

而在片刻之間，龍慕白的行動，給了他兩個空前未有的刺激，前一個還好，就算冷面閻王不肯出手幫忙，還可以另想他法。

而這一個打擊之沉重，實是無以復加！

試想，不但龍慕白竟然護着仇人，而且，他兩掌，一齊擊中在龍慕白的身上，龍慕白就算武功再高一些，也是萬難抵受，而龍雄等於是親手擊斃了自己的獨子！

一時之間，龍雄連那發出的雙掌，勢子也不及全都收了回來，便是僵立不動，以致他的姿勢，看來怪異到了極點。

而陡然之間，只聽得他一聲怪叫，口中鮮血狂湧，身子幌了兩幌，才咕咚一聲，跌倒在地。原來他實是忍不住那樣沉重的打擊，急痛攻心，氣血鬱結，竟自成了極重的內傷！

這一下變化，令得董小梅也是嚇得呆了，直到龍雄倒地，她才大叫一聲：「龍公子！」身形疾展，便向龍慕白撲了過去。

可是，她才撲到一半，突然聽得冷雪一聲嬌叱，道：「別去動他！」

董小梅那裡肯聽，身形仍然不停，眼看將要撲到龍慕白的身上，突然一股大力，迎面撞了過來。那股力道，極爲强勁，董小梅身在半空，無處着力，竟被那股大力，撞得身如斷線風箏也似，向外跌了出去！

她在半空之中，接連翻了幾個觔斗，才在丈許開外，落了下來。

定睛看時，只見冷雪正對自己，怒目而視，剛才那一股大力，分明也是她所發出的。

董小梅心中，不由得勃然大怒，怪叫一聲，道：「好賤人，妳害得龍公子這般模樣，難道還要眼看他死去，不令我近他麼？」

冷雪的語音，顯得冷漠之極，道：「不錯，是我害了龍公子，又干妳什麼事？」

董小梅那裡忍受得住，大叫道：「妖女，我便代他報了殺母之仇！」一抖手中寒鐵索，一陣緊密已極的「叮叮」之聲過處，只見三溜驚虹，尖端各帶起一點青星，已然向冷雪迎頭罩下！

這一條寒鐵索，乃是昔年，冷面閻王董路的師尊所贈，董路仗以成名的兵刃，三股鐵索，俱是寒鐵鑄就，堅韌無比。

而尖端的那三個長可三寸的尖梭，更是夾有玄鐵，鋒銳之極！

這寒鐵索，乃是別出心裁所創的獨門兵刃，招式也是譎異到了極點，雖然只有三招，但是却精奧絕倫，變化無窮。

董小梅因不肯用心練武，那樣複雜的三招招數，她更是學得不好。

但是，此際她一招「寒鴉晚唱」，使了出來，漫天青光閃耀，聲勢仍然是驚人之極，電光石火間，冷雪的頭頂，已然全是青影繚繞！

只聽得冷雪一聲冷笑，身形幌動，便已然向外閃了開去，叱道：「妳想死麼？」

董小梅心中怒到了極點，道：「妳才就要死了！」足尖一點，跟着逸出，第二招「彤雲密佈」，又已然使出。那一招，勢子更見雄渾，青影凝滯之際，彷彿滿天彤雲，向下壓來一樣。

冷雪見董小梅一連兩招，絲毫不留情面，心中也自憤然。

更何況龍慕白在替她硬接了兩招之後，跌倒在地，一直一動也不動，生死難明，那有時間，去和董小梅糾纏下去！

一見董小梅又攻了過來，雙掌一分，右掌一招「陽回斗轉」，向董小梅當頭壓下，左掌則發了一招「六丁運天」，掌風勁厲，向寒鐵索擊了出去。

本來，那寒鐵索可以算得是天下所有的軟兵刃中，最爲厲害的一種。

而且，那一招「彤雲密佈」之中，還藏有極爲厲害的殺着，專爲對付敵人硬以兵刃或是掌力來格擋寒鐵索之用。但是董小梅根本未曾學全，連那一招的十分之一的威力，都未能發揮，冷雪的掌力過處，寒鐵索被震得向上，疾揚了起來。

而就在同時，董小梅已然覺出頭頂風生，冷雪的一掌，已將壓倒！

董小梅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連忙身子一縮，向後退了開去。

而冷雪的武功，遠在董小梅之上，董小梅才一抽身後退之間，冷雪雙掌一收，第三招「大雪紛紛」，已然使出。一時之間，只見掌影漫天，如雪花亂飄，董小梅只見身子前後左右

，盡是對方的掌影，大驚之餘，呆了一呆。一呆之際，冷雪的招數，已然使老，「啪啪啪啪」，七八聲過處，董小梅的身子，已然連中了七八掌！

尚幸冷雪手下留情，那七八掌，都只用了兩成的功力而已。

但是董小梅一連捱了七八掌，却也疼痛難忍，身形踉蹌，一連向後退出了七八步去。冷雪倏地收住了掌勢，道：「妳再要不知好歹時，我便也不客氣了！」

董小梅俏臉漲得通紅，僵了一會，叫道：「誰要妳客氣？」足尖一點，重又向前躍來。

冷雪的面色，陡地一沉，不等她躍到面前，身形微擰，也向前迎了過去。

董小梅一見她迎面撞來，皓腕抖處，手中寒鐵索，也不理會什麼招數，便自沒頭沒腦地，向冷雪亂砸了過去。

而當她寒鐵索才一砸出之際，冷雪的身形一轉，便已然轉到了她的背後。

董小梅一招未中，眼前一花，對方人已不見，心中大驚間，腰眼中「帶脈」、「笑腰」兩穴，已然接連一麻，已然被冷雪封住了穴道，身子僵立在地，一動也不能動了。

緊接着，只見冷雪去到龍慕白的身旁，俯身下去，仔細看視。

董小梅只見冷雪的眼中，落下了兩行淚來，一顆一顆的淚珠，全都跌在龍慕白的臉頰之上。又見她伸手放到了龍慕白的鼻孔面前，好一會，才提起手來，輕輕地將龍慕白抱了起來，負在肩上，向前疾馳而去！

董小梅不知龍慕白是死是活，又將冷雪恨之切骨，眼看冷雪將龍慕白帶走，心中恨到了極點，無奈又被人封住了穴道，難以動彈。

正在她心中難過悲憤之極的時候，忽然又聽得兩下極其難聽的怪嘯之聲，一長一短，自遠而近，傳了過來。那兩下嘯聲，來得好不快疾，轉眼之間，便鋪天蓋地也似的，來到了近前。

只見一條矮小的人影，如飛馳至，而在那條矮小的人影之後，另有兩人，來勢更是快疾，才一出現時，三人前後相隔，足有兩丈來遠，但是轉瞬之間，已然相距只有丈許！

片刻間，三人已然到了跟前，跑在最前面的那人，突然站住。

董小梅定睛一看間，不禁喜出望外，原來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惡土地谷守崑！

但董小梅的心中，只高興了一陣，立即便感到事情大不對頭。

只見谷守崑倉惶之間，向她望了一眼，滿面皆是驚駭之容，立即便轉過頭去，橫拐當胸而立。

而另外那兩人，也已然追到，那兩人，生得相貌一模一樣，約莫五十上下年紀，膚色白淨，方面大耳，貌相甚是端正。

他們一來到谷守崑身前五六尺遠近，便突然站定，一齊大笑道：「惡土地，幾年來，我們那裡不找你？原來你躲在這裡，當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如今，你還有何話可說？」

惡土地谷守崑的神情，極是緊張，只見他身形微微傴僂，他本已生得極矮，這一來在背後看來，更像是一個小孩子一樣。

只聽得他冷冷地道：「你們兩人，難道仍要和我過不去麼？」

那兩人不斷大笑，道：「當然，你們三個矮子，已然兩個，命喪在我們之手，那東西我們仍未收回，不在你處，却在誰處？你乖乖地交了出來，我們只將你手筋足筋挑斷，還可以饒你一命！」

谷守崑厲聲道：「放屁，當年咱們五人合力，是誰出的力最多？」

那兩人面色一沉，道：「不錯，你們三人，也出了不少力，若不是你們起意，想要獨吞，暗箭傷人，也不會有今日之報應。惡土地，你要死要活，趁早快說！」

谷守崑道：「辛家弟兄，你們要是硬逼我，也是兩敗俱傷！」

他話剛一講完，身形倏地後退，其快無比，已然來到了董小梅身邊，突然伸杖倒點，正點在董小梅的「肩井穴」上！

董小梅原來被冷雪封住了穴道，此際，「肩井穴」上，被一股大力一衝，立時穴道被解，大叫道：「谷公公，這兩個是什麼人？」

谷守崑忙道：「小梅，妳若肯救妳谷公公時，快入谷去，講給妳爹聽，強敵到了！」

谷守崑的動作，何等快疾，但是那兩人却也一點不緩慢，谷守崑才一向後退出，他們兩

人，動作一致，已然跟着躍出。

兩人一齊怪笑一聲，各自一翻手腕，各取了一柄，長約兩尺的摺扇在手。

那兩柄摺扇，射着藍殷殷的光芒，一望而知，是精鋼打就。

那兩人摺扇一出手，便齊聲叱道：「惡土地，誰也救不得你了！」

董小梅一聽得谷守崑叫她入谷去通知自己的父親，那是她萬萬不敢爲的事，躊躇道：「谷公公，我們兩人，難道還打不過他們麼？」

谷守崑汗如雨下，道：「小梅，我知妳是偷出谷來的，但是妳無論如何——」

他話只講到此處，那兩人一聲長笑，欺近身來，身形一分，各自揚起摺扇，輕飄飄地各發一招，已然向惡土地攻出。

惡土地谷守崑本就橫杖當胸，一見兩人扇子攻到，「呼」地一陣勁風，那柄比他人還高的拐杖，抬了起來，向上迎了上去！

雙方面出招，均十分快疾，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錚錚」兩聽響，惡土地谷守崑的身形，一個踉蹌向後退出了一步，而那兩人，則形若無事。

董小梅素知谷守崑的武功極高，如今一見兩人從容之間，便已然將谷守崑硬生生地逼退了一步，心中不禁大是駭然。

她再定睛向谷守崑手中的那柄拐杖一看間，更是呆住了出不了聲！

剛才，那兩人摺扇揮動之間，看來出手，甚是輕盈，而且，扇杖相交之聲，也不是十分嘹喨。但是看谷守崑手中的拐杖時，在被摺扇敲中的地方，却曲了起來，共是兩柄摺扇，他那條鑌鐵打就，重得連董小梅提起來就無法揮動的拐杖，已然成了一個「之」字形。

只見谷守崑退出一步之後，面上神色更是大變，又接連向後退出了七八尺，急道：「小梅，快去，遲則不及了，快去！快去！」

他一面放聲大叫，一面汗流浹背，竟濕了衫背，滲了出來。

董小梅此際，也已然知道，那兩個人一定是武功極高，非同小可的人物。因爲谷守崑和她相處多年，談起武林中的高手來，幾乎沒有什麼人放在他的眼中，但是如今，他的神色却是如此張惶！

董小梅的心中，不禁爲難到了極點！

因爲，她如果一回到寒梅谷中的話，實在無疑是羊入虎口！

她想了一想，心忖反正那兩個人再厲害，自己也未必會死在他們的手中，何不與他們拼上一拼？主意打定，叫道：「谷公公，我實是不能回去，我助你打他們！」她話一說完，足尖點處，已然向兩人躍了出去，寒鐵索閃起點點青光，一招「寒鴉晚唱」，業已攻出。

她這裡一招甫出，便聽得谷守崑尖聲叫道：「小梅，別去送死！」

在谷守崑叫喚的同時，那兩人一聲冷笑，一個佇立不動，另一個向前跨出了小半步，手

中摺扇，輕輕一搖，「刷」地一聲，打了開來。董小梅在倉忙之中，只見他那柄摺扇上，寫着血也似紅的四個大字：「逆我者死」，就在那四個字一入映眼簾之際，一股强勁已極的勁風，已然迎面撲到。

那股勁風力道之大，令得董小梅的身子，非但不能再向前跨出半步，而且，幾乎連氣也閉不過去。她只來得及「啊」地叫了半聲，整個身子便如斷線風箏也似，向外疾跌了出去。

她向外跌出去的勢子之快，令得她感到，自己若是墮地之後，非骨折筋斷不可！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那兩人一齊發出了「咦」地一聲，董小梅百忙之中，向下看去時，只見其中一人，已然身形疾展，向自己掠來。董小梅還未曾弄清他要作什麼時，那人身形掠起丈許，已然將她，凌空抓住。

一抓住之後，身形立卽下沉，將她輕輕地放了下來！這一刹那間，董小梅由生入死，由死出生，經歷之險，實是她以前，從也未曾遇到過！

她雖然已被放了下來，但是驚魂未定，餘悸猶在，俏臉發白，呆呆地站着，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只見那人却和顏悅色地向她道：「董姑娘，不關妳事，妳還是快離開去吧！」

董小梅早已嚇得失神落魄，問道：「你怎知我姓董？」

那人一笑，在她肩頭上輕輕拍了拍，道：「妳手中寒鐵索，乃是董閻王之物，我們怎會認不出來？我們弟兄兩人，不願與令尊傷了和氣，妳還是快快離開此處的好！」

董小梅定了定神，才知道救了自己一命的，竟是這條寒鐵索！

她立即道：「那末，你們也別和谷公公動手了，他是我爹的好朋友。」

那人面色略沉，道：「董姑娘，我們只是不願和令尊傷了和氣，並非是怕他，我們的事，怎容得妳來管？他要活命，自有可能，他自己不願，怎能怪得我們？」

董小梅向谷守崑望去，只見谷守崑也正向她望來，滿面皆是求救之色。

董小梅心中，不禁大是不忍，心想九年來，他對自己百依百順。此際，除了自己無法入谷去送死外，總要竭力助他，擺脫那兩個人才是。

她正想再說什麼間，只聽得重傷倒地的騰天金蛟龍雄突然啞然叫道：「辛大俠……辛二……你們可還……認得我麼？」

那兩人回頭一看，「咦」地一聲，道：「龍總鏢頭，你怎會在此？」

其中一個，立即身形展動，來到了龍雄的面前，一伸手間，已然塞了一顆藥丸，在他的口中，一把抓住了他的胸口，將他送出了三丈開外，穩穩地落在地上，道：「龍總鏢頭，我們事完之後，再與你敘舊！」

話一說完，已然轉過身來，兩人四目，精光四射，又注定在谷守崑的身上。

一四

谷守崑陡地大叫道：「辛家弟兄，你們定要與我爲難到底麼？」

他叫嚷的聲音，大到了極點，當眞可以說得上響澈雲霄，也不知可以傳出多遠，那兩人大笑一聲，身形疾上，又已然攻出了一招！

谷守崑連忙揚杖迎敵，只見兩人身形閃動，快絕無倫，刹時之間，只聽得「錚錚」之聲不絕於耳，七八下過處，谷守崑身形踉蹌退了出來，他手中的拐杖，已然彎曲得不復成形！

董小梅一見這等情形，心知谷守崑的吃驚，實在不是沒有理由，不出十招之間，谷守崑一定性命難保！她明知自己的本領，和那兩人相比，實無疑是螢火之擬日月，但是她仍然向前，猛地躍了出去，寒鐵索抖動，又向兩人襲出。

可是那兩人，根本連身都不轉過來，董小梅才一攻到他們的身前，其中一個，只是向後略一擺手間，一股勁風，便已然將董小梅擋在丈許開外。

董小梅一連向前撲了幾次，情形皆是如此，而在這時間內，那兩人摺扇招式，綿綿不絕，向谷守崑攻到，谷守崑險象環生。終於，只聽得兩人齊聲大喝，其中一人，向前一步跨出

，摺扇「噹」地一聲，壓在谷守崑的拐杖上面。

而另一人，則自下而上，發出了一招，摺扇也是「噹」地一聲，擊在拐杖上，兩柄摺扇，一上一下，將谷守崑的拐杖，牢牢夾定。兩人用力向後一帶間，谷守崑大叫一聲，身形便翻出三五丈，那柄拐杖，竟已被兩人硬生生地奪了過去。！

兩人一奪過了拐杖，摺扇外揚，棄杖不顧，又一齊迫了上去。

谷守崑一面後退，一面發出了一陣尖銳已極的怪嘯之聲。那陣嘯聲，更是不知可以傳出多遠，聽來驚心動魄之極！

但是，他只嘯了一半，那兩人已然趕到了他的面前，一時間，只見扇影蔽天，兩人各發出了一招，將谷守崑全身，盡皆罩住！

董小梅正待快步趕向前去時，只見刹時間，扇影頓斂，谷守崑的嘯聲也止了下來，那兩人，一個在他的身前，一個在他的身後。

兩柄摺扇，一柄壓在他的頂門，一柄壓在他的肩頭，谷守崑面如死灰，長嘆道：「辛家兄弟，你們還不下手麼？」

那兩人道：「那東西你該交出來了！」

谷守崑慘笑一聲，道：「谷矮子的脾氣，你們又不是不知道，快下手吧！」

董小梅在一旁見了，正待再向前去，向兩人說情時，忽然聽得「嗯哼」一下，咳嗽之聲

，從遠處傳來。

那一下咳嗽之聲，實在一點也不高，可是遠遠傳來，傳入耳中，不但清晰無比，如同近在咫尺，而且，就在那一聲咳嗽之中，也包含了極端威嚴懾人的意味在內！董小梅一聽到那咳嗽聲，立時面色一變，一看天色，正是父親練功休息的時候。她呆了一呆，連忙身形一閃，隱身在一塊大石之後。

她在大石之後，喘了一口氣，還想再向外掠出之際，第二下咳嗽之聲，又已傳到。

那兩下咳嗽之聲，一下接着一下，其間根本沒有什麼空隙。

但是那第二下咳嗽之聲，却已然近了許多，董小梅探頭一望間，只見一條人影，飄忽得如同在水面滑行一樣，似流星飛瀉，已然向前飛馳而來！

董小梅一見父親已然趕到，心頭「忐忑」亂跳，不敢再動，緊緊地靠住了那塊大石，連大氣也不敢出。

只見冷面閻王董路，在經過騰天金蛟龍雄的身邊時，略停了一停，相隔谷守崑等三人，尚有七八尺遠近，可是一閃之間已然趕到。

那兩人的兩柄摺扇，仍然壓在谷守崑的身上，谷守崑見冷面閻王董路，果然被自己的怪叫怪嘯之聲，引來此處，面上才總算有了一點生氣。

冷面閻王董路來到了三人的身前，濃眉略蹙，冷冷地道：「兩位，此人曾跟隨我多年，

兩人就算與他有什麼深仇大恨，也看我之面，不必再去碰他了。」

那兩人互望了一眼，道：「董閻王，我們剛才，已和令嬡講過——」

他們才講到此處，董小梅的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來，而冷面閻王董路的面色，也陡地一沉，變得難看到了極點，威嚴無匹，喝道：「她在那裡？」

董小梅早就知道，父親一練完功，斷無不發現自己逃出谷去之理，她本來早已打定了主意，一出寒梅谷，便有多遠，便走多遠。

但是，她才和龍慕白出寒梅谷，便遇上了騰天金蛟龍雄，接着，又遇上了冷雪，被冷雪點住了穴道。在她被谷守崑將穴道解開之後，雖然可以趁機離去，但是她看出谷守崑身在危境，因此才又留了下來，却不料她父親已然趕到！

當下她驚得幾乎昏了過去，雙手牢牢地抓住石角，才不致於跌倒！

只聽得那兩人道：「我們只理會自己的事，令嬡去了何處，却不知道。」

冷面閻王董路「哼」地一聲，冷電四射的目光，突然向四面掃了一下，又回過頭來，道：「兩位可肯聽在下之言？」

那兩人道：「董閻王，我們不願與你結怨，你還是休管閒事的好。」

董路一聲斷喝，道：「少廢話，你們聽是不聽？」

那兩人面色一變，以摺扇壓在谷守崑肩頭的那人，手中摺扇，突然貼着谷守崑的肩頭，

向後一滑一伸間，已然將谷守崑的「肩井穴」封住。

另一人立卽伸手一抓，將谷守崑向外，拋了出去，兩人動作配合得天衣無縫，快疾之極。只聽得董路一聲長嘯，身形展動，便向谷守崑迎去，但是那兩人，却立卽攔到了董路的面前，「唰唰」兩聲，兩柄摺扇打了開來，八個字乃是「順我者生」、「逆我者死」！

冷面閻王董路的身形，陡地一凝，他剛才掠出之際，疾逾閃電，只見一溜黑烟，但此際却又在突然之間站定，只聽得他道：「好大的口氣！」

那「好大的口氣」一語，自然是指摺扇上那八個字而言！

那兩人的面色，甚是莊肅，道：「豈敢，愚兄弟兩人，行事原則，一向如此，是以才不想和尊駕結怨，尚祈尊駕三思！」

看來，情勢雖然緊張到了極點，但是那兩人，也知冷面閻王董路的厲害，是以還想和董路善干罷休。

董路冷冷地道：「久仰太行山辛氏雙俠，陰陽扇法，奪天地造化之功，不可方物，而今逼得要領教一下了！」

那兩人面色一沉，「嘿嘿」兩聲冷笑，道：「咱們兩個人，董閻王先請！」

冷面閻王董路，倏地後退一步，雙臂向下一沉，衣袖帶起兩股勁風，也向下抖去。他所穿的衣服，極是寬大，衣袖向下一垂間，已將及地，道：「你們兩人，先進招吧！」

那兩人互望了一眼，各自一聲長嘯，身形陡地分了開來，一個自左，一個自右，「啪」地一聲，各自合攏了手中的摺扇，向董路左右夾攻而至。兩柄摺扇的來勢，一沉一虛，一剛一柔，相互交替，漫天扇影，確是奇妙無比。

冷面閻王董路一見扇到，雙臂倏地一振。

在他雙臂一振之間，兩隻寬大已極的衣袖，已然向上疾揚了起來。

刹時之間，只聽得狂飆大作，砂飛石走，突自帶起銳利已極的破空之聲，勢子之凌厲，簡直是難以想像。那兩人的攻勢，在陡然之間，已然被兩股强勁已極的大力所阻！

不但如此，那兩股大力，如驚濤裂岸，向外疾湧而出，那兩人身形不穩，一幌，再幌，三幌，終於各自向後，退出了一步！

他們兩人退出了一步之後，相顧失色，再看冷面閻王董路時，面上神色，却也變得難看到了極點，而且周身骨節不住「咯咯」作響！

此際，連在一旁偷看的董小梅，也不知道父親是爲了什麼，才會這個樣子的。太行雙雄，陰陽神扇，辛氏兄弟，辛松辛鶴兩人，只當冷面閻王董路，是在凝力準備再行發招！

他們兩人，剛才和董路只過了一招，便已然爲董路形將練成的內家罡氣，震退了一步，心中的吃驚，實是難以形容！

本來，他們也知道冷面閻王董路，在武林中聲名如此之盛，絕不是易惹的人物，是以才

一再在言詞之中，示意退讓。

可是，他們却也萬萬未曾想到，以自己兩人，在武林中已是屈指可數的武功，與董路相較，竟會相去如此之遠！

此際，他們一見董路這等情形，不明究理，心中駭然，不由自主，各自又後退了丈許。

而其時，只有惡土地谷守崑一個人明白，冷面閻王董路，隱居在寒梅谷多年，就是爲了要不由內家正宗的路子，去練成內家罡氣。本來，除了佛道兩門的武功之外，若是要由其他的內功，而練成收發由心的內家罡氣，幾乎是沒有人敢，也絕無可能之事。

但是冷面閻王董路，却生性執扭，明知不可爲而爲之。

在開始幾年，他當然一點成就也沒有，可是他仍然日夕苦練，竟然被他在正邪兩派的武功之中，另闢捷徑，達到了目的！

而此際，至多再有八九個月的工夫，他內家罡氣，已然可以收發自如了。

只不過目今，他却尚未練到這一境地。剛才爲了對付辛氏弟兄，罡氣一發，便難以收轉，此際，他實在是正在運轉眞氣，竭力想將罡氣收轉。如果辛氏兄弟，趁機襲擊的話，他們固然討不了什麼便宜，但董路十餘年來苦練，所得的成績，也將付諸流水！

谷守崑在一旁，看出辛氏弟兄，在一招之後，心中已對董路存了極大的忌憚，而且，看他們的情形，也不像知道內情。

他心忖董路若是將內家罡氣練成，武功之高，雖不致於說獨步天下，但也已然是屈指可數。此人極重恩怨，自己如今，若能解他之圍，他日必受他無數好處！谷守崑一想及此處，奮起眞力，運轉眞氣。

瞬刹之間，他眞氣運轉兩個大周天，拚着損耗眞力，竟硬將被封住的「肩井穴」衝開了一半，已然可以出言講話。

只聽得他大叫道：「辛家弟兄，請聽我一言！」

辛氏雙雄這番與冷面閻王董路，結下了樑子，心知從此多事，而推根究源，事情又是因惡土地谷守崑而起，心中將他恨之切骨，一聽得他大叫，齊聲叱道：「閉嘴！」

惡土地谷守崑哈哈笑道：「辛家弟兄，你們兩人，成名多年，飄然於各門各派之外，來去自如，何等自在，何必多結寃仇？咱們間的事，九個月後，我定當上門，聽憑解決，如今兩位，還是從速離去吧！」

兩人雖然覺得，就此離去，未免難以下台。而且，董路只怕也不肯輕易放過，因此互望一眼，面上現出了躊躇之色。

谷守崑又笑道：「兩位莫非以爲我會就此溜走麼？惡土地聲名，雖不如兩位之盛，但是既然答應，倒也不致於不來！」

兩人一聽，正好趁機下台，忙向董路一拱手，道：「惡土地既已約了咱們，九個月之後

再會，愚兄弟就此告辭！」

話一說完，也不等董路的回答，各自身形一幌，便向外疾馳而去，眨眼之間，便已不見了。

等他們兩人，走了之後，約有小半個時辰，董路的面色，才漸漸地緩了過來，雙臂一振，轉過身去，並不理會谷守崑，逕自向前走去。

走出了兩步，才回過頭去，冷冷地道：「惡土地，我爲人冷面冷心，你也素知，適才你於我雖有大德，但却勿想我施報！」

谷守崑心知他口中，雖然如此說法，但是他心中，實是感激已極，答道：「這個自然，但尚祈主人，解我穴道！」

董路「嗯」地一聲，一俯身，拾起了一枚小石子來，中指一彈，小石子電射而出，正彈中谷守崑左面的「肩井穴」。

人身之上，「肩井穴」共有兩個，左右互通，擊右則左穴開，擊左則右穴解，谷守崑左面的「肩井穴」，一被石子擊中，穴道立解，一躍而起，拾起了那柄拐杖，捋了幾捋，又將拐杖拉直，說道：「多謝主人，解穴之德。」

董路冷然道：「我與你主僕之緣已盡，你何必再如此稱呼我？」

谷守崑道：「小可蒙托庇九年之久，實是銘感五中，一時難忘。」

董路想了一想，道：「你與太行雙雄，究竟結的是什麼怨仇？」

谷守崑長嘆一聲，道：「一言難盡，本來，我們太行三矮，和太行雙雄，一在山陰，一在山陽，互不相犯。但如今太行三矮之中，已然有兩人，死在他們之手，只剩下小可一人了。」

董路一聲冷笑，道：「不消說，定是你們三個矮子，作下了對不住人之事！」

谷守崑被董路一言道中了心事，面上不禁一紅，道：「誰是誰非，如今糾纏不清，只因這事情和『九原清笈』有關。當時，連皓首神龍謝老爺子，也曾經出手，只不過辛鶴以言語激走而已。」

董路的一張臉，一直是板得死死地，如罩寒霜，絕無任何喜驚之情，滿臉怒容。可是此際，他一聽惡土地之言，臉上不禁立時現出了驚訝之色，道：「這竟和『九泉清笈』有關麼？」

谷守崑點頭道：「是，主人若欲知此中詳情，容小可入谷詳述如何？」

董路「哼」地一聲，道：「不必了，等我內家罡氣練成之際，自有相會之日。」說至此處，伸手向騰天金蛟龍雄一指，道：「此人與我有舊，我已給他服了一丸靈藥，三日之後，當可康復，你小心照料他！」

谷守崑躬身道：「小可遵命。」

董小梅一直躲在大石之後，看到了此處，一直懸在半空中的一顆心，才算落了地，因爲看她父親的情形，分明已然準備回去。

可是，就在她心中，暗暗高興之際，突然看到父親，轉過了身來，冷電直射的眼睛，已然向她隱身的那塊大石望來。

董小梅正在心神大震之際，已然聽得董路厲聲喝道：「出來！」

這一聲斷喝，在董小梅聽來，無疑是催魂令符，五雷轟頂！

一時之間，她早已嚇得呆了，那裡還能夠動彈分毫？

只聽得董路「嘿嘿」冷笑，道：「小梅，妳若肯早聽我話，勤練武功，氣息調勻，妳匿身石後，我也未必能夠發現，如今妳氣促如此，連第三流人物，都難瞞過，何況是我？」

董小梅心知自己行藏，既被發現，實是萬難逃過，心驚肉跳之餘，只得提着寒鐵索，硬着頭皮，自大石後面，一步一捱走了出來。

她才一走出，便望定了谷守崑，那意思自然是要谷守崑代她求情。

谷守崑望了望董路的面色，實是一聲也不敢出。但是他想起適才，自己爲辛氏弟兄所逼，董小梅拼命迎敵的情景，又不能不說，咳嗽一一聲，正要開口時，董路已然講了話。

只聽得他道：「小梅，妳好得很哇！」

董小梅低着頭，不敢言語。

董路冷笑一聲，道：「我想知道一件事，不知妳肯不肯說？」

董小梅心中不禁一奇，暗忖在這個節骨眼上，他還有什麼事要問我呢？忙道：「什麼事？」

董路背負雙手，來回走了兩步，道：「助妳盜梭之人，倒是天地之間，第一大胆的人物，我知道絕不是惡土地，其人是誰，妳可能說出來麼？」

冷面閻王此問一發，董小梅心中，不禁猛地一怔，暗忖不要說我對龍郎，情意深切，就算不是，他冒着性命危險，將我救出，我豈可連累於他？

想了一想，抬起頭來，道：「爹，女兒自知必死，其人姓名，我不能說！」

董路連聲道：「好！好！但是如果我不咎既往，許妳自在出谷，從此不提妳私自出谷一事，妳可能將他的姓名，告訴我麼？」

董小梅一聽，心中不禁怦然而動！

她心知父親，說得出做得到，只要一開口，將龍慕白的名字，講了出來，便可以從此逍遙自在，不然，父親不知要將自己以多重的懲罰！

她「龍慕白」三字，已然在喉中打滾，幾乎就要叫了出來。

可是，剎時之間，她却竭力忍住，眼中含淚，道：「女兒不能！」

冷面閻王董路，月光灼灼，望定了董小梅，一步一步向她走來，面色凌厲無匹，任誰

見了，也不禁心驚肉跳。董小梅心中駭極，董路來到了她面前，只有三尺遠近處，董小梅嚇得腿一軟，便跪了下去！

可是她口中仍然叫道：「女兒不能！」

董路仰天哈哈大笑，董小梅自從懂事以來，從來也未曾聽得他大笑過，一聽得他的笑聲，不由得愕然，連忙抬起頭來，董路笑聲已歛，道：「我只道董某人生了一個女兒，百無是處，却不料還有一點可取！小梅，妳偷出寒梅谷之際，可曾想過，我出谷之後，終有一日，能將妳找到的麼？」

董小梅道：「我想過的，但至少尚有八九個月的光陰，可以自在快活。」她此際，根本不想父親會原宥，是以將自己所想，盡皆照實而言。

董路道：「好，我就成全了妳的心願，妳和放妳的那人，在我再度出寒梅谷之後，可得小心，切莫叫我聽到一絲風聲！」

董小梅一聽，不由得心中大喜，雖然再過八九個月，若是遇上了父親，一樣萬無倖理，但是自己偷出谷來之際，便作的是如此打算，等於這次的事情，根本沒有發生一樣。

只是因此一舉，却連累了龍慕白，心中極是不安，雖然龍慕白捱了龍雄的兩掌之後，生死不明，兼且被冷雪帶走，但是她却不能不耿耿於懷！

冷面閻王董路，話一講完，身形閃動，便已然向外掠了開去，一縷黑烟也似，一閃便

自不見。

董小梅站了起來，谷守崑頓足道：「小梅，我囑咐妳千萬不可，如今惹出事來了！」

董小梅嘆了一口氣，道：「谷公公，我也是沒有辦法可想！」

谷守崑側頭一想，道：「小梅，如今唯一之計，便是妳立即遠遁，走得越遠越好，等令尊仙逝之後，妳方可露面！」

董小梅苦笑一下，道：「谷公公，你不必爲我躭心，龍公子身受重傷，我還要去找到他，免得連累於他。」

谷守崑嘆了一口氣，道：「龍公子到那裡去了？」

董小梅便將兩人出谷之後，所發生的事情，約略地講了一遍。

谷守崑聽了，想了半晌，道：「小梅，我仇人極多，如今萬不敢離開寒梅谷左近。那冷姑娘，既會使天罡掌法，必和皓首神龍謝音謝老爺子，有點干係。妳如果要見龍公子的話，可以先去謝老爺子處，打聽一下她的行踪。」

董小梅忙問道：「那姓謝的老頭子，住在什麼地方？」

谷守崑一聽，不由得面上失色，叱道：「小梅，妳說什麼話，皓首神龍謝老爺子，連你爹都不敢輕易得罪，妳怎可如此稱呼他？」

董小梅一笑，道：「谷公公，我反正只有一年不到的命，倒不如趁此短短的時間，做幾

件人所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情，也可以使後世武林之中，有人知道董小梅的名字！」

谷守崑雙手亂搖，道：「妳快別胡思亂想了，到了謝老爺子那裡，如果見不到龍公子，也就算了，或是揚帆出海，或是遠走蠻荒，二十年內，決不能夠再在江湖上露面！」

董小梅苦笑一下，道：「然則那謝老爺子，住在什麼地方？」

谷守崑道：「他老人家行踪飄忽，並無定址，而且武林之中，久已未聞他的音訊，但衡山玉柱峯，却是他的故居，你到那裡先去看一看吧！」

董小梅點了點頭，心中突然一酸，道：「谷公公，再見了！」

惡土地谷守崑，雖然是黑道之上，心狠手辣，出了名的人物，但是他和董小梅相處九年，一老一少之間，感情却是極濃。一聽得董小梅語音哽咽，心中也不禁爲之惻然，呆住了半晌，董小梅已然向外馳了開去。

惡土地嘆了一口氣，又呆了半晌，才扶起了騰天金蛟龍雄，在寒梅谷附近，找了一個山洞住了下來，悉心守護龍雄不提。

却說董小梅一口氣，奔出了五七里路，再回頭看時，山巒起伏，連寒梅谷在何處，都已然不復可尋，她一個人，不由得愴然淚下。

本來，她拼着犯下滔天大罪，原是希冀能夠和龍慕白在一起，過上些日子的，但如今龍慕白却也已然不知吉凶如何了！

她一個人流了一會淚，繼續向前趕路，當晚，也不投店歇宿，只是向前疾馳而出。到了半夜時分，朔風凜冽，天上又緩緩地飄下雪花來，令人倍覺心頭淒愴無比。董小梅眼看雪越下越大，仍然一個勁兒，向前飛馳而出。

不到一個時辰之間，雪已然越來越大，北風呼號，不辨方向，實在沒有法子，再向前趕路。董小梅極目遙望，只見前面不遠處，像是有一家人家。

她連忙提氣縱躍，向前疾馳而出，不一會，已然來到了面前。

定睛一看間，白堊剝落，金漆黯淡，敢情是久已沒有了香火的一間破廟。

只聽得裡面有聲音傳了出來，道：「好大的雪哇！」

另有一人接口道：「確是好大的雪！」

一五

董小梅一聽，心想原來早已有人，在此避雪，自己進去，湊個熱鬧也好。

她跨前了一步，一推廟門，那廟門早已壞了，本是倚在門框上的，被她一推，便向下直倒了下去，只聽得有人喝道：「誰？」

董小梅正待出聲時，忽然覺出，身旁像是有人掠過一樣。

可是等她回頭時，大雪紛飛，那裡有什麼人影？她將門再度倚好，到了廟堂之中，抬頭一看，只見廟堂之中，兩人以臂作枕，席地而臥，另有一個金髮金眼，貌相怪異之極的人，正一躍而起，向自己怒目而視。

依着董小梅的脾氣，當時便想和那個人，吵上一場。但是此際，她心情鬱結，也沒有心緒和人去吵架，只是望了他一眼，便向廟角走去。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金眼猩猩甘剌厤，他本來心中已然甚怒，但一見進來的，只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自然不便發作，重又臥了下去。

半晌，只聽得他道：「連兄，五台山上，還有多少高手？」

黑骷髏連無異道：「難說，聽說五台元化寺中，共有四個惠字輩人物，惠能和尚並不足

懼，惠德禪師，已然喪生，其餘兩人，向不露面，據言只是佛理高深不會武功的！」

饒了她接口道：「這也不見得，何以惠能和尙，敢邀我們前去，在龍雄家中，禍是兄弟闖下來的，你們若是見勢不妙，最宜速離！」

他話才一講完，甘刺麻已然怪叫道：「饒兄，你講這話，我實是甚鄙你爲人！」他直腸直肚，心中想什麼，便大聲叫了出來。

連無異一笑，道：「咱們三人，縱使不勝，要全身而退，諒來也不是什麼難事！」

他們三人，開始講話之際，董小梅本來不想去聽，可是她陡然聽得一人口中，講出騰天金蛟龍雄的名字來，不由得心動，便留心聽了下去。

正在連無異講完了那句話之後，在她的身後，突然傳來「嘿」地一聲冷笑！

董小梅吃了一驚，回頭看時，一幅破墻，並無人影。

那兩下冷笑聲，饒了她等三人，也已然聽到，甘刺麻一彎身，坐了起來，喝道：「小丫頭，妳笑什麼？」

董小梅心想也難怪他們誤會，那一聲冷笑聲，的確就是在自己身旁發出的，但是却未見有人。

她本想分辨幾句，但是又懶得開口，只是冷冷地望了甘刺麻一眼。

甘刺麻手在地上一按，人直跳了起來，道：「這小女娃來得古怪，莫非是五台派中來的

奸細？」他此言一出，連董小梅也不由得「噗哧」一下，笑了出來。

饒了她道：「甘兄，五台派全是僧人，那有女子？小姑娘，我這位兄弟，是個渾人，妳莫計較。」

董小梅趁機問道：「三位剛才提到龍雄，可是騰天金蛟龍雄？」

饒了她點頭道：「是。」

董小梅道：「據我所知，在龍府所發生之事，乃是龍夫人慘被害死，下手的是一個少女，不知又與五台派何關？」

饒了她尙未回答，連無異已然道：「與妳無干，妳不必多問。」

董小梅「哼」地一聲，不再言語，連無異忽然也跳了起來，身形疾竄，繞着山神廟中，上上下下，迅速地轉了一轉。

當他上下竄動之際，身法之快無與倫比，當眞不虛了「神行無影」的外號，頃刻之間，已然回到了原地。

甘刺麻問道：「連兄作甚？」

連無異道：「你們聽剛才那一下冷笑聲，可是這小女娃所發麼？」

兩人見問，也不禁爲之一怔。董小梅語言嬌脆，極爲動聽，但是剛才那一下冷笑聲，却甚是冷澀，而且也像是男人所發。

甘刺麻忙問道：「小女娃剛才冷笑的，可是妳麼？」

董小梅道：「我什麼時候，說過是我？」

甘刺麻一聲怒吼，廟頂瓦片，竟跌下了好幾塊來，道：「什麼人鬼鬼祟祟？」

他一言甫畢，只聽得「砰」地一聲，廟門又已跌了下來，一個人正低着頭，疾衝了進來！

甘刺麻一個轉身，喝道：「是你麼？」

甘刺麻道：「適才偷偷冷笑的，可是你麼？」

那人一抬起頭來，道：「什麼？」

那人「嘿」地一聲，道：「在下剛趕到，什麼冷笑不冷笑的？」

甘刺麻向那人一看，只有那人，一身白綾長衫，上面綉着叢叢翠竹，顯得極其清雅，臉上却緊緊地繃着一張人皮面具。

那人一抬起頭來，一望到甘刺麻，便怔了一怔，像是他認識甘刺麻的一樣，一抬手，將門倚好，道：「在下只是路過此處，避避風雪而已。」

一面說，一面便向山神廟的另一端，走了過去，逕自坐了下來。

甘刺麻見沒有結果，也不再去理他，口中只是罵那剛才發出冷笑之人，可是他罵了好一會，也未見有人答腔，他便也住了口。

過了沒有多久，廟門又被推了開來，但是這次却並未跌倒，只見一人，閃身而入。那人一身灰衣，上面沾滿了雪花，頭髮甚長，束了一個髻，裝束得非僧非道，一進來之後，便叫道：「好冷！好大的雪呀！」

一面叫嚷，一面來到了甘刺麻的身旁，他才在甘刺麻的身旁經過，便突然全身，抖動起來。他身上積着老厚的雪，這一抖動，倒有一大半，沒頭沒臉的，落到了甘刺麻的身上！

甘刺麻不由得勃然大怒，一欠身，手揚處，便已然將那人當胸抓住。只見那人，約莫五十上下年紀，面色焦黃，襯着白多黑少的一對眼睛，稀稀疏疏的幾根短鬚，十足是個病鬼！

看他臉上的神情，像是被甘刺麻陡地抓住，很是驚惶一樣。

甘刺麻大聲喝道：「你沒長着眼睛麼？怎麼亂向人身上抖雪！」

那人「哦」地一聲，道：「實是對不起的很，我晚晚都在此過夜，往常，廟中所躺的，是一隻黑狗，一隻黃狗，一隻白狗。怎知今日喝了兩杯，沒有看清是三位躺在此處，見諒！見諒！」

那人話才講到一半，連無異和饒了她兩人，已然面上色變。

那人所說的話，分明是在罵他們三人！因爲他們三人所穿的衣服，正是黃、黑、白三色，兩人互望了一眼，連無異冷冷地道：「朋友說得好笑話啊！」

那人却道：「不敢當，不敢當。這位金眼朋友，可能放了在下？」

金眼猩猩却未曾覺出那人是繞着彎兒，在罵自己是畜牲，他見自己一出手來便將那人抓了個實，只當來人無甚本領，便鬆開了手。

那人向旁，走出了兩步，自言自語道：「我說那條黃狗，不是東西，誰知牠倒也不壞呀！」

那人雖在自言自語，但是語音却是很大，山神廟中，人人都聽得到。

黑骷髏連無異再也按捺不住，沉聲道：「朋友你口中不乾不淨在說什麼？」

黑骷髏連無異，在昔年邪派羣英，聚會定名之際，排名第七，近年來武功更是精進，若不是他看出那人的情形有異，早已下手了！

那人略略偏過頭來，道：「黑狗想咬人了！」

此際，不但連甘刺痲、董小梅等人，聽出了他是在罵人，連那蒙面人也是一聲冷笑，連無異氣往上沖，道：「閣下如何稱呼？」

那人却伸了一個懶腰，攤開了一張草蓆，就想睡了下去。

連無異「哼」地一聲，手在地上磚縫處一插，食、中兩指一用力，已然扳下了一小塊磚角來，道：「灰狗亂吠，非打不可！」

一揚手，那一小塊磚角，便向那人腹際的「分水穴」，激射而出。

那人却像是渾然未覺一樣，只聽得「啪」地一聲，那塊磚角，擊中了那人的分水穴，可

是那聲音，却如擊中敗木！

董小梅一聽得那聲音，心中不禁陡然一驚，暗忖父親對自己說過，武林之中，異人很多，有許多根本不好名聲，只是遊戲三昧，並無人知他們名頭，日後在江湖行走，切要小心。尤其是遇到兵刃、手掌，擊了上去，如中敗木的，更是內外功俱臻絕頂的人物，絕對不可以得罪等語。

如今，那人中了去勢如此之急的一塊磚角，形若無事，而聲音又如此怪異，難道其人，竟是一流高手不成？但是看他的樣子却又不像。

她心中正在納罕間，連無異一見自己，運了六七成功力所發出，其力道足可深陷入牆的一塊磚角，分明襲中了對方，對方竟然會行若無事，心中不由得大吃一驚。

甘刺痲「咦」地一聲，道：「連兄，此人難道全身皆有道家罡氣護體麼？」

須知甘刺痲人雖渾，却也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見識自然也非同凡響。

他一見這等情形，自然便想起，只有佛門金剛不壞身法，和道家先天罡氣，才能有這樣能耐，而眼前此人，又不是和尚，所以才有此一問。

連無異尚未回答，饒了她已然道：「自然如此，我們有眼不識泰山了。連兄，這位朋友，便是揀了便宜，奪去了震天金英的那位了！」

饒了她此言一出，那坐在一角的蒙面人，身子也不禁震了一下。

可是看那人時，那人却已然仰天八叉地睡了下來，像是根本聽不到他們的交談一樣。連無異將海內外正邪各派的高手，俱都想了一遍，實在想不出有這樣的一個人物來，心中無限狐疑，低聲說道：「然則剛才那下冷笑聲，也是他所發出的了？」

饒了她點了點頭，也低聲道：「我們固然不必怕他，但是我們五台山有事，何必再枝節橫生？」他這裡話才講完，那人翻了一個身，咕噥道：「五台山的和尚，是吃狗肉的，三條肥狗，送上門去，正是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他一面說，一面口中還「嘖」、「嘖」有聲，像是五台山的和尚吃起狗肉來，他也有一份一樣！饒了她等三人，面色又是一變，饒了她「唰」地站了起來，先向那蒙面人，和董小梅一拱手，說道：「兩位請暫且離開此處一下，有益無損！」

董小梅一見這等情形，便知道雙方，可能會動手打起來。

這種事情，她找都找不到的哩！如何便肯離去，忙道：「外面那麼大風雪，你叫我上那裡去，這山神廟更不是你的！」

那蒙面人也道：「閣下好意，在下心領了！」兩個人沒有一個肯離去的。

饒了她向連無異和甘刺麻兩人，一使眼色，便向那灰衣人走去。他傷勢已然癒了大半，步履之間，氣勢雄渾，高手風範，果然不同凡響。

他一來到那人的身邊，便沉聲道：「朋友，我們與閣下素不相識，但閣下數次出言不

遜，何不一見高下，以免徒學市井無賴？」

那灰衣人却不聞不問，反倒「呼嚕」之聲大作。饒了她冷笑數聲，突然一俯身，便向那人的懷中抓出，他出手快疾無倫，只聽得一下裂帛之聲，那人衣服，已被撕開。而饒了她的手中，也已然多了拳頭大小，紫瑩瑩的一塊物事，正是震天金英！

甘刺麻一見饒了她一舉手間，便自那灰衣人的懷中，取出了震天金英，心中不禁大喜。那震天金英本是饒了她珍藏之物，他自然認得，立卽叫道：「好傢伙，果然是他搶的！」

黑骷髏連無異，一見震天金英已然到了饒了她的手中，心中也不禁大是奇怪。

因為當初，為了爭奪這塊震天金英，自己三人，和陰風蛇叟司徒本本，爭鬥得何等之激烈，在最緊要的關頭，那灰衣人才打橫殺出，奪寶而走。

在半空之中，那灰衣人還中了陰風蛇叟司徒本本的一拐！

可是，他中了一拐之後，却行若無事地逸去，還能將一株大樹推倒，可知他並未受傷，武功之高，自是不可想像，又何以能給饒了她在一舉手間，便將震天金英奪了回來？

他心中正在猶豫，而饒了她一將震天金英抓在手中，身形一擰，也已然立卽後退。

饒了她的手法，何等快疾，他一俯身，取得了震天金英，立卽後退，甘刺麻的那一句話，也未曾講完！可是，就在饒了她輕烟也似，向後退出之際，那灰衣人陡地一跳，宛如箭般跳起，大聲叫道：「捉賊哇！」

隨着那一聲叫喚，他整個身子，便突然一躍而起，向饒了她撲了過來。

饒了她早知對方失去了震天金英，絕對不肯干休，也早已有了準備，一見眼前人影一幌，手掌翻處，「呼」地一掌，已然向前拍出。

他那一掌，才一揮出，便見那灰衣人身形，突然一個踉蹌，似要向後跌倒。饒了她的武功修爲，早已臻一流水準，雖然變生倉猝，他目光之銳利，仍然可以將一切變化，看得清清楚楚。

他分明看得那灰衣人，已然爲自己的掌力所摧，要仰天跌倒，可是陡然之間，情形却已然有了變化。只見那灰衣人身子向後仰去，在將跌未跌之際，突然提起左足，以右足的足跟支地，整個身子，竟懸而不倒，反倒轉了一個半圓！

這一下變化之怪，身法之奇，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饒了她一掌擊空，只見對方身子，似懸非懸，向外蕩了開去，不由得猛地一怔。他武功極高，那一怔，自然只是電光石火，一瞬間的功夫。

然而，就在那一眨眼的功夫中，那灰衣人已然蕩到了他的身側，倏地一指，向饒了她腰眼之中戳來，這一指，一戳卽收。

饒了她只覺得腰際一麻，全身發軟，幾乎站立不穩，大吃一驚之餘，那灰衣人早已身子一蕩，蕩了回來。趁饒了她身子仍然發麻無力之際，伸手便撈，將那震天金英撈在手中，向

懷內一塞。

他衣襟已然被饒了她撕破，那塊震天金英，雖被他揣入懷中，尚有一小半，露在外面，只見他咕噥道：「還好，是個笨賊！」

踉蹌向前走出幾步，重又在草蓆之上，倒了下去，鼾聲大作！

饒了她奪了震天金英，但是又得而復失，這幾下變化，兎起鶻落，看得人眼花撩亂，目不暇接。董小梅早已看得呆了，心想原來武學之道，練得高深了，竟可以到這般出神入化的境地！

而饒了她身上，那一陣酥麻之感，也是片刻卽逝，可是他仍然呆立不動。

他失了震天金英，但是連如何會着了對方的道兒，都弄不清楚，心中的吃驚，實在是難以言喻！須知饒了她本身，絕不是什麼武功低下之人，他身擅久已失傳，「移天接地」神功，連得五台神僧，惠德禪師的「度厄眞氣」，也能將之移開。平日，只有他以絕頂武功去戲弄他人，但如今，他却被那看來毫無出奇之處的灰衣人，玩弄於掌股之上！

他心中的吃驚程度，實非言語所能形容，是以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應付才好，便只是呆呆地站着，一動也不動。

連無異和甘刺麻兩人，見了這等情形，也是張大了口合不攏來。

一時之間，山神廟中，除了那灰衣人的鼾聲之外，什麼聲音也沒有，約莫過了一盞茶時

，只見那蒙面人，悄悄地站了起來，移開廟門，身形幌動，向外疾馳而去。

外面，大風雪仍然在持續着。

那蒙面人才一出廟門，便隱沒在風雪之中不見，寒風吹了進來，饒了她等三人，自然不怕，但董小梅內功不濟，却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連忙站起身來，又將廟門關好。

直到此際，甘刺痲方出聲道：「奇化兄，你可曾受傷！」

饒了她的面上，紅了一紅，道：「不曾。」

連無異向兩人一作手式，向廟門之外，指了一指，他的意思是很明白，是想效那蒙面人，就此一走了之。

可是饒了她却搖了搖頭，向那灰衣人走出了兩步，朗聲道：「閣下武功之高，確是罕見，不知閣下高姓大名，可望賜告否？」

那灰衣人伸了一個懶腰，道：「休來聒噪，人要姓名何用？」

饒了她一聲長笑，道：「說得有理，譬如在下，原來的姓名，叫作饒奇化，如今改名饒了她，還不是一樣麼？」

灰衣人「哈」地一笑，道：「我當你是誰，原來你便是當年勾引了老謝的女兒，又匿避不知所踪的那個沒有出息的小子麼？」

饒了她如今也已然年近五十，而且，以他的武功而論，若是要開宗立派，也穩是一派

宗主，而那個灰衣人的口氣，却如此不堪！

饒了她的面色，爲之劇變，沉聲道：「閣下所言，純屬無稽！」

灰衣人打了一個呵欠，道：「那你盡可不必聽。」一個欠身，又將睡去。

饒了她道：「閣下剛才那一手功夫，的確是驚世駭俗，但在下不知進退，還要領教一二！」

灰衣人懶懶地道：「好哇，反正今日看來，我是睡不成了，你就進招吧！」

聽他所說話的口氣，和看他的神情，居然準備睡着應敵！

這當真是武林之中，從來也未曾有過的事！

有的高手，不將對手放在眼中，或凝立不動，由得對方進招，或則端坐在交椅之上，舉手之間，從容退敵，都時有所聞。

可是灰衣人躺在草蓆之上，却命饒了她進招，豈不是千古的奇聞？

饒了她面上，隱現怒色，道：「閣下莫非就這樣與我較量麼？」

灰衣人一笑，道：「怎麼？還要我站起來麼？」

饒了她實是忍無可忍，眞氣運轉，骨節發出一陣極其輕微的「咯咯」之聲，道：「那就請你接掌！」

他本來就站在那灰衣人的身旁，一個「掌」字甫出口，手掌自上而下，帶起一股凝滯已

極的力道，向下疾壓而下！

以饒了她的功力而論，這一掌下壓之力，少說也在千斤以上！

可是，就在饒了她一掌下壓之際，那灰衣人，卻還懶洋洋地，打了一個呵欠。饒了她的掌風，眼看將要壓到他的身上，只覺出在那灰衣人的全身，半尺左右，似有一堵無形的牆壁，將他全身包住一樣，掌力竟然爲一個堅韌已極的力道所阻！

饒了她此際，心中已然暗暗吃驚，但是他總不甘心，身子一俯，手掌向下拍出，去勢如風。眼看掌心將要擊到灰衣人的肩頭，還差四寸處，竟又被一股大力所阻。只覺得滑溜異常，像是擊中了一塊潤滑已極的牛皮一樣，一點也無從着力，手掌向旁一滑，滑出了尺許，「叭」地一聲，擊在地上。

那山神廟年久失修，原來鋪在地上的青花磚，早已被人盜去，饒了她那一掌，擊在泥土地上，一聲巨響過處，饒了她身形直立，在他和那灰衣人之間，竟然出現了一個小土坑！

那個小土坑，當然是被饒了她一掌之力所擊出來的，由此可知，饒了她的掌力，並非不大，而實是那灰衣人，太以高深莫測之故！

饒了她後退了兩步，道：「閣下原來已然將道家先天一炁、無上罡氣練成，在下失敬得很，如今在下自知不是敵手，閣下準備如何裁處？」

那灰衣人一笑，道：「饒老弟，我只有一言相勸，是非只因強出頭，西域勝地，既然隱

居多年，你何必再多生是非？」

饒了她呆了半晌，苦笑一下，道：「閣下之言，雖然有理，但是我也不能聽從，尚祈見諒。」

灰衣人道：「我早知說了也是白說。」講到此處，他忽然向黑骷髏連無異指了一指，道：「這位一定是武林中傳說，神行無影連無異朋友了！」

連無異剛才，見到饒了她一掌向灰衣人擊出，竟是如此情景，也已然料到，那灰衣人所練的武功，乃是傳說之中，道家武功中，至高無上的先天一炁罡氣，心中已然在暗自心驚。

如今忽然見他指名向自己問話，更是吃了一驚，當下只得硬着頭皮道：「不錯，不知尊駕有何見教？」

那灰衣人笑道：「不敢，連朋友爲何前倨而後恭也？」

一六

連無異面上一紅，灰衣人又道：「連朋友，我知你想將一個人，拖入武林是非之中，讓他也淌一場混水，這件事，於人於己，皆無益處，尚祈三思！」

連無異一聽，心中不禁怦怦亂跳。

他們在西域，自組黃花幫，實則上，幫衆只不過四個人。

而爲首之人，武功之高，深不可測。饒了她等人，也只是覺得他和自己等三人，氣味頗是相投，又共有隱居之志，並不出江湖，而其人的來歷如何，他們三人，也是不甚清楚。

當初相交之際，其人曾自言年歲比三人爲長，囑三人呼大哥而不名，是以他們四人，雖然親如手足，實則上，彼此對於對方的過去，甚是隔膜。

而連無異本是不甘寂寞之人，他早就想到，以自己四人的武功而論，若是在武林之中露面，便足可以縱橫一時。

這次，饒了她爲了尋找他昔年情人，來到了中原，更給他造成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他約下了司徒本本，明年中秋，再在巫山朝日峯，聚集邪派中的高手，再次論技排名，便是想將西域的那位高人，請了出來，參加這個集會。

須知，武林中所謂正派，除了佛、道兩門之外，便沒有多少。

而不屬於正派的武林中人，則不知有多少，連皓首神龍謝音這一流人物，也難以歸入正派之中。而更有不少，出自佛道兩門中的人物，却又不受拘束，性之所至，隨意行事。

這些人，也從不以正派人物自居，再加上本屬旁門邪派的人物，這次盛會，等於已然是整個武林之中，所有高手的一次大集會。

而聞風前來湊熱鬧的，又不知有多少人，是以如果能夠在這個會上，奪得首位，揚名立威的話，則何愁不揚眉吐氣？

可是此際，灰衣人却一言道穿了連無異的心事，連無異那得不驚？

當下他呆了一呆，只是含糊以應。灰衣人笑了一笑，也不再說什麼。

連無異忙向甘刺麻和饒了她兩人，一使眼色，再次示意兩人離去。此際，饒了她也有了離去之意，三人身形幌動，剛待出廟門之際，忽然聽得一陣厲嘯之聲，自遠而近傳來過來！

其時，朔風呼號，聲音何等猛烈，但是那厲嘯聲，穿風而過鋪天蓋地而來，來勢好不快疾，轉眼之間，已然到了近前。

只聽得「砰」地一聲，廟門已被推倒，風雪飛舞之中，一個雙腿齊斷，貌相詭異之極的怪人，脅支雙拐，已然站在廟門口。不是別人，正是陰風蛇叟司徒本本，突然出現！

饒了她等三人，互望了一眼，一齊閃開丈許，立於廟角。

司徒本本幽光四射的眼睛，向他們三人，掃了一眼，立即轉向那人望去，眼光停在灰衣人懷中半露的那塊震天金英上。

只聽得他又發出了一聲驚心動魄的怪嘯聲，雙拐一點，向灰衣人疾撲而出，那灰衣人也在此際，倏地欠身坐了起來。

只見拐影如山之中，掌風颯然，司徒本本，突然怪叫一聲，一個懸空觔斗，向外疾翻了出去。一聲巨響，正撞在一堵墻上，竟將那堵墻，硬生生撞倒，風雪漫舞中，只見他身子落地，已在廟墻的丈許開外，一閃不見。厲嘯之聲，也迅速遠去，迅卽毫無所聞，當眞來得也快，去得也快！

看那灰衣人時，又已然睡了下來，懷中震天金英，仍然未失。

饒了她等三人，已然料到，陰風蛇叟司徒本本突然趕來，當然是那蒙面人去爲他送信之故，那蒙面人當然就是他的弟子。

但是三人却不明白，灰衣人用什麼功夫，在一招之間，便令得司徒本本，這樣強悍的一流高手，立卽知難而退的！

三人自度技不如人，風雪雖大，實則上也難不倒他們，再在這山神廟中躭下去，實是沒有意思，各向那灰衣人一拱手，也離了開去。山神廟中，只剩下灰衣人和董小梅兩人了。

董小梅來到這山神廟中，前後不到一個時辰，所見所聞，全是驚心動魄，她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事情。目眩心驚，直到三人全已離去，她才陡地省起，那灰衣人武功之高，簡直連聽也未聽說過，何不自己求他一下，拜之爲師？

若有了這樣的一個高人爲師，只怕父親也不敢難爲自己了！

而且，就算是龍慕白落在冷雪手中的話，自己也足可打敗冷雪而有餘！

主意打定，便站起身來，向灰衣人走了過去，叫道：「老前輩！老前輩！」

她一連叫了七八聲，那灰衣人却只是自顧自睡覺。董小梅耐着性子，一直叫了下去，也不知叫了多少聲，灰衣人才一個翻身，喝道：「聒噪作甚，快滾！」尚未容董小梅開口，手揮處，一股勁風，疾掃而出，董小梅身如斷線風箏也似，向外直跌了出去。

足足跌出了五丈開外，才重重地摔在地上！尚幸積雪甚厚，雖然疼痛，却並未受傷。董小梅一骨碌翻起身來，呆了一呆，重又向廟中奔去，只見那灰衣人正瞪眼望着她。

董小梅剛才被灰衣人無緣無故，摔了出去，心中實是委曲之極，但是她却不敢發作，又在叫道：「老前輩，你收我做徒弟吧！」

灰衣人笑道：「這倒好，妳是什麼人？」董小梅忙說了自己的姓名，灰衣人又道：「妳可知道我是什麼人？」

董小梅呆了一呆，道：「不知道。」

灰衣人叱道：「可眞荒唐，連我是什麼人，都不知道，便想拜我爲師了麼？」

董小梅道：「前輩武功高超，若能收我爲徒，我可獲益不少。」

灰衣人笑道：「剛才衝進來的那斷腿漢子，叫作司徒本本，武功也高到了極點，妳爲什麼不去拜他爲師？」

董小梅本來不知道倏忽而來，倏忽而去的那人是誰，聽得灰衣人一說，心中便是一驚。因爲司徒本本，在昔年巫山朝日峯一會之中，雖然排名第二。

但是那次會上，高席首席之人，卻自始至終將面蒙住，會後，也不知所踪。事先事後，竟沒有一人知道他是誰。

所以陰風蛇叟司徒本本，實則上等於是邪派之中的第一人物。

董小梅在聽惡土地谷守崑縱論羣英之際，不止一次聽到過他的名頭。

當下她頓了一頓，道：「可是他打不過你，一招之間，便被你擊退了。」

灰衣人却搖頭道：「小姑娘看不清楚人家動手的經過，便不要胡說，剛才我是將他嚇走，並不是將他擊敗的。眞要動手，我未必能夠勝他，妳爲何不去拜他做師傅？」

董小梅被灰衣人的一番話，講得無話可答，呆了半晌，才嘆了一口氣。

灰衣人道：「小姑娘，這樣的天氣，妳不在家中圍爐取暖，向父母撒嬌，却要往那裡去？」

董小梅給他一問，心中更是難過，道：「你不問也罷！」

灰衣人道：「可是爲妳父母所責麼？」

董小梅究竟是一個小姑娘，經灰衣人一再發問，再也忍不住，雙淚直流，抽咽道：「我媽……早就死了，她是什麼樣的，我也沒有見過。我爹兇得……令人難以置信，我終會死在他手下的！」

灰衣人「哈哈」大笑，道：「放屁放屁，臭不可聞！」

董小梅怒道：「誰騙你來？」便連珠也似，將自己奔出寒梅谷的一事，講了一遍。

灰衣人靜靜聽完，道：「原來妳竟是董閻王的女兒麼？」

董小梅嘆道：「我最好不是他的女兒！」

灰衣人「呵呵」大笑，道：「妳如今往何處去？」

董小梅道：「我要到衡山玉柱峯，去見皓首神龍，向他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灰衣人笑道：「有了，董閻王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只怕一個人。」講到此處，忽然長嘆一聲，自言自語道：「這個人！這個人！唉！」

董小梅不由得莫名其妙，道：「什麼人啊？」

灰衣人道：「就是爲了這個人，我四十餘年來，隱姓埋名，恥於以眞姓名示人。直到如今，我幾次想到玉柱峯去找他，仍是猶豫不決，一敗不可再敗啊！」

董小梅生性何等聰明，忙道：「老前輩，你說那人，就是皓首神龍？」

灰衣人道：「對了，妳此去，若是見到他，可對他說，四十六年之前，曾敗在他手下之人，並未違約，但遲早總要去找他的。小姑娘，妳若是能托庇於他門下，便沒有事了。」

董小梅忙道：「多謝前輩指點。」

那灰衣人長嘆一聲，轉過身去，並不再多說什麼。

董小梅望了望外面，只見天色已然將明，雪也漸漸止了。

她向外望了半晌，再回頭去看那灰衣人却已然不知去向。

她呆了一陣，又向前趕路，到了天色大明之際，雪已全停。天地之間，一片銀白，路上積雪，厚達尺許，董小梅在雪上飛馳，到了中午時分，才來到了一個鎮市之中。匆匆吃了飯，走出飯店時，忽然聽得兩個店小二在閒談，一個道：「喂，適才那個女子，帶着一個死人，我看多半不是好東西。」

另一個道：「你做買賣就是了，她又不欠飯錢，你理她是不是好人作甚？」

那一個笑道：「你還說我哩，你自己是怎麼瞧人家來着？喂，你說，死了的小伙子，是她的什麼人？」

另一個「呸」地一聲，道：「你去問她吧！」

董小梅一隻腳已然跨出了飯店，一聽得兩人的對話，連忙又縮了回來，問道：「你們剛

才所說的那個女子，可是一身白衣的麼？」

那兩個店小二，賊忒兮兮地望着董小梅，道：「正是一身白衣。」

董小梅忙又問道：「你們說她，帶了一個死人？」

店小二道：「可不是死人是什麼？那有活人，一動也不動的？」

董小梅不禁眼前一陣發黑！

她已然可以肯定，那女子一定是冷雪，而店小二口中的「死人」，自然是龍慕白了，她聽到了這樣的噩耗，怎能不哀痛欲絕？

呆了好半晌，她連自己，早已流下淚來都不知道，翻身便向外走去，心想冷雪既然剛從這裡出去，一定不遠，自己或許還可以追及她！

她一面哭，一面向前疾馳而出，馳出了三五里。猛地想起，當騰天金蛟龍雄，雙掌齊出，擊向冷雪之際，龍慕白飛身上前守護。可知龍慕白和冷雪之間的關係，一點極不尋常。

若是龍慕白已死，冷雪怎會有心思到飯店中去用飯？

多半是龍慕白傷重昏迷，店小二不知就裏，以爲他已死了！

董小梅一想及此，精神爲之一振，向前疾馳而出，她明知冷雪的輕功，好過自己許多，追上冷雪的希望極少，但是她仍是一股勁兒，向前掠去。

一直到了下午時分，天上重又彤雲密佈，看來又在釀雪，縱目望去，一個人也沒有，只

有一輛小小的馬車，正在踏雪前馳。董小梅老遠地望了過去，乍一看，那輛馬車，竟像是無人駕御一般。

那輛馬車的馬兒，甚是瘦弱，前進的並不十分快疾。不一會，董小梅已然來得近了，這才看到，車座之上，坐着一個混身皆白的女子，在天地之間一片銀白之中，那女子一身雪白，自遠處望來，的確是不容易發現。

董小梅一見那駕車的，乃是一個白衣女子，心中不禁大喜。

她連忙加快腳步，向前追了前去，不一會，便離得那輛馬車，越來越近，又過了沒有多久，便已然追及，叫道：「喂！妳將龍公子搶到那裡去？」

那白衣女子回過頭來，董小梅向她一望之際，不禁吃了一驚。

只見那女子，絕不是冷雪，而是一個滿面皺紋，並還生滿了贅疣，貌相極其醜惡的老太婆！那老太婆頭髮極短，而且顏色怪到了極點，竟然是淺淺的綠色，像是她頭上，頂着一叢初茁的青草一樣。

董小梅一見認錯了人，心中不禁暗叫冒失，心想自己早應該想到，那人不是冷雪。

因為冷雪固然是一身白衣，但是她一頭青絲，却是烏黑鑑亮，絕無在雪地之中，看不清楚之理！當下，董小梅只得苦笑一下，道：「老婆婆，我認錯人了！」

那老太婆望了董小梅一下，手一提，那瘦馬停了下來。

董小梅正想再向前追去時，老太婆已然開口道：「小姑娘，妳追的是什麼人？」

那老太婆的面容，雖然十分醜陋，可是聲音却極其動聽。

董小梅道：「也是和妳一樣，穿着一身白衣的一個姑娘。」

老太婆點了點頭，道：「可是身上，負着一個少年，已然只剩一口氣了的麼？」

董小梅連忙道：「不錯，正是他，老太婆，龍公子……那少年未曾死麼？」

老太婆道：「離死也不遠了！」

董小梅呆了一呆，眼淚又已然奪眶而出，老太婆道：「小姑娘，妳哭什麼？」

董小梅抬起頭來，道：「那……」她只講了一個字，便突然改口道：「我去追他們！」身形一閃，便已然掠出了丈許。

董小梅心中一動，暗忖行人絕跡之際，那老太婆獨自一人，駕車而行，一定不是尋常人，便連忙轉過身來，道：「老婆婆，妳能助我，追上她麼？」

那老太婆笑道：「小姑娘，妳倒機伶得很，妳上車吧，我加上兩鞭，就可以追上了。」

董小梅猶豫道：「那匹拉車的馬兒——」

老太婆不等她講完，便道：「妳知道什麼，我這匹馬兒，走得極快，剛才我因為貪看雪景，是以才緩緩而行的！」

董小梅將信將疑，那老太婆又道：「車中我擒住了一個人，妳不可多事！」

董小梅答應了一聲，拉開車門，便跨進了車廂之中，捲起了窗簾，已然見車子，向前飛馳而去。董小梅只盼快些追上冷雪，只是看着外面，好一會，雪光強耀，覺得眼睛生疼，才又回過頭來。

天劍恩仇 第一部

上官鼎

出版者：裕泰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二六八三號
發行所：裕泰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北市重慶南路二段二十一號九F之三
電話：三二一三九四六・三九四九八五〇
郵撥：三二七七（台北局）
法律顧問：楊尚賢律師
門市部：裕泰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北市南京西路262巷19號
電話：五三六七〇〇六・五二一二八七四
郵撥：三二七七（台北局）
印刷者：上文印書館
地址：板橋市建國街54巷22號
電話：九六六二八七二
定價：每冊新台幣一六〇元正
港幣二十五元正
美金一〇元正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八月初版


天劍恩仇
第二部
上官鼎
上官鼎小說專輯十八
天劍恩仇
第二部 上官鼎
YUH TAY

天劍恩仇

上官鼎小說專輯十八

一六

乍由亮處，回到了黑暗中，好一會只覺得眼前漆黑一團。

待到她可以看清車廂之內的情形時，首先觸入眼簾的，便是一條九曲十彎，長可七尺的拐杖。董小梅吃了一驚，心想那是谷守崑的東西，怎地會到了這個老太婆的車子之中？

再定睛一看間，她更是心頭亂跳！

敢情就在她對面，惡土地谷守崑，正捲成一團，縮在車廂的一角，雙眼正望着她！

董小梅吃了一驚，道：「谷——」她只講出了一個字，便想起那老太婆吩咐自己的話來，連忙收聲，俯身低聲道：「谷公公，你可是被人點了穴道？」

只見谷守崑眼珠亂轉，董小梅連忙伸手，在他身上幾處要穴，重重地戳了幾下，可是谷守崑却仍然一動也不動。

董小梅心中着急，片刻之間，連點了谷守崑十餘個要穴。

最後，點到了他的「氣海穴」上，谷守崑才全身一震，只見他自懷中，摸出一張摺得方方整整的羊皮來，塞入董小梅的手中，氣喘喘地低聲道：「小梅，將這張羊皮藏好，千萬可不能失去，再將我『分水穴』，重重地封住！」

董小梅奇道：「谷公公，你爲什麼不逃走？」

谷守崑急道：「別問爲什麼，妳只顧依言而爲便是了！」

正在此際，已然聽得那老太婆道：「小姑娘，已然追到她了！」

谷守崑忙道：「快！快！」

董小梅也不知道谷守崑給自己的是什麼東西，匆匆塞入懷中，一伸手，點中了谷守崑的分水穴，便推開車門跨了出去，道：「在那裡？」

那老太婆向前一指，道：「妳看！」

董小梅循指看去，只見不遠處，冷雪正跪在地上，低着頭，雪地之上，卻躺着龍慕白。董小梅一見這等情形，便涼了半截，呆在當地，動彈不得。

那老太婆問道：「小姑娘，妳是何人門下？」董小梅竟然未曾聽到。

那老太婆一伸手，推了推她，董小梅才回過頭來，老太婆又問了一次，董小梅道：「我沒有師傅。」

老太婆一笑，道：「我與妳可說有緣，妳若是自覺武功不濟，難以在江湖上行走，不妨來找我。」

董小梅此際，心亂如麻，聞言也不及反問那老太婆的姓名來歷，只是胡亂答應了一聲，便向着冷雪疾掠了過去。

片刻之間，已然來到了近前，只見冷雪珠淚紛垂，再向龍慕白看去時，只見他雙目緊閉，分明已然沒有了氣息。

董小梅「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道：「龍公子，你……竟不等再與我見一面了麼？」

冷雪像是根本不知道身邊已然多了一個人一樣，仍然是跪在地上。

此際，若是說董小梅芳心已碎，則冷雪更是痛不欲生！

她和龍慕白之間，本來是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可是卻又愛恨糾纏，龍慕白爲了維護她，而中了他父親的兩掌！

冷雪一直將龍慕白帶到了此處，看出龍慕白已然沒有了希望，她將龍慕白輕輕地放在柔軟的雪地上，便在他身邊，跪了下來。

她心中，悔恨、痛苦，交織成一片，除了木然流淚之外，她實是不知道再做些什麼事才好！

她的腦中，也和此際的天地之間一樣，只是白茫茫的一片！

那並不是說她沒有什麼可想的，而是要她去想的事情實在太多了。那麼多的事情，交織在一齊，旋轉着，幌動着，終於令得她的腦中，成了白茫茫的一片，以致連董小梅來到了她的身旁，她也全然未覺。

董小梅的淚珠，一大顆一大顆地滴在龍慕白的臉上，董小梅在淚水糢糊間，忽然看到龍

慕白，微微地睜開了眼來。

董小梅才一來到，她只是從冷雪的神情中，只當龍慕白已然死了。却不知道龍慕白其實，還未曾死去，冷雪之所以哀痛欲絕，乃是她看出龍慕白的傷勢，重到了極點，已經沒有了希望的緣故。

當下董小梅一見龍慕白微微地睜開眼來，她心中不禁猛地一怔，還幾乎當作是自己眼花了。

可是，她再定睛一望間，却發現龍慕白的眼睛，的確是睜了開來，雖然他的眼光散亂，了無神采，但是他的確已然睜開了眼來。

董小梅呆了片刻之後，大喜過望，叫道：「龍公子！龍公子！」

她的叫聲之中，充滿了哀傷、高興所混雜着的不可言喻的感情，聲音也是極高。她那兩下呼叫聲，陡地將冷雪從迷迷惘惘的境界之中，驚醒了過來。她只見董小梅抱住了龍慕白的肩頭，在拚命搖幌他，便嘆了一口氣，道：「妳別去打擾他了，讓他在死之前，安安靜靜地躺一會吧！」

董小梅看到龍慕白尚能張開眼來，知道他還未死，心中是何等地驚喜交集？

她一聽得冷雪如此說法，轉過頭來，「呸」地一聲，道：「誰說他要死了？誰說的？」

冷雪幽幽地道：「難道我希望他死麼？只不過他已然……沒有希望了！」

董小梅「霍」地站起身來，道：「當然！當然妳希望他死！妳是他的殺母大仇人，如今，又借着他父親的手，將他除去，妳還不趁心如意麼？」

董小梅越講越是激動，胸口起伏，眼中怒火隱射，冷雪被董小梅的話，氣得面色青白，嘴唇顫抖，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董小梅將話講完，忽然又「哈哈」大笑起來，陡地一掌，已然向冷雪的臉頰摑去！

冷雪的武功，遠在董小梅之上。當日在寒梅谷外，董小梅也是向冷雪的臉頰摑去，可是被冷雪一伸手間，便扣住了脈門。

但是此際，冷雪心如槁木死灰，而且，她心中恨自己，比恨任何人都甚，董小梅一掌向她摑來，她竟然毫不躲避！

只聽得極其清脆地「啪」的一聲，董小梅的一掌，已然摑個正着。

這一掌，董小梅的力道還真大，冷雪的粉頰之上，不但立時出現了一個極紅的手印，而且，她身子也幌了兩幌，跌倒在雪地上。

董小梅踏前一步，一抬腿，「砰」地一脚，又踢中在冷雪的腰眼上，將冷雪踢得打了幾個滾。冷雪仍然一點也不加反抗。

董小梅咬牙切齒，又向前跨出了兩步，叫道：「賤人，拿命來！」

冷雪慘笑一下，道：「妳快快下手吧，我……正不想再活了！」

董小梅一怔，這才想起，她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上，却緣何一點也不加反抗？看她的情形，又不像是言不由衷，然則又是爲了什麼？

本來，董小梅已然將寒鐵索抖了出來，一招準備向冷雪攻出，因爲她心中莫明所以，是以才停了一停。心念電轉間，她已然想到，冷雪是因爲龍慕白眼看非死不可，是以她要和龍慕白同赴九泉！

董小梅一想及此，更是停招不發，怪笑一聲，道：「妳倒想得好，想與龍公子在陰司會面麼？他在世之日，妳害得他如此，死了還想纏住他麼？」

她一面罵，一面回頭看去，只見龍慕白仍然睜着眼，可是眼睛已然漸漸發呆。董小梅返身向他身旁，奔了過去，叫道：「龍公子，你……你等我一等！」一言未畢，她皓腕猛地一沉，寒鐵索上，三個尖梭，已然向她自己的咽喉，激刺而至！

她對龍慕白，鍾情如此之深，以致她寧願自殺，來了却一場情孽！

董小梅的性子，本有點和他父親，冷面閻王相類，極是偏激。

這一點，只要觀乎她寧願在九個月後，爲父親發覺，也要偷出寒梅谷來，便可以證明。

更何況此際，她明知自己，難以逃出父親之手，早死遲死，只不過相差大半年的事！

而如今自戕，却可以落得與情郎同年同日而死，她自然毫不猶豫！

可是，就在她寒鐵索才一抖起，梭尖幻成三點寒星，向她的咽喉，激刺而至之際。就在

龍慕白的身旁，突然之間，只聽得「轟」地一聲，揚起了一大蓬雪花來，同時，只見一條人影，捷逾閃電，激射而起，向董小梅直撲了過來。

那條人影，突然而生，突然而至，電光石火之間，董小梅未曾弄清，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只覺得手腕一緊，手中的寒鐵索，已然被來人，劈手奪了過去，同時，聽得來人喝道：「好沒出息的小女娃，值得就此自了性命麼？」

倉猝間，董小梅只聽出那聲音甚是熟悉，停目看時，却不禁一怔，原來奪了她寒鐵索的，正是那個趕車的老太婆！

董小梅頓足道：「妳爲什麼不讓我死？再遲，龍公子就要先去了！」

那老太婆道：「小女娃，除死無大事，妳既然拼着一死，何不設法將那小子救活？」

董小梅一聽，心頭便猛地一怔，雙膝一屈，道：「婆婆，他還救得麼？妳告訴我，如何才能夠救活他，我什麼都做！」

董小梅乃是性格何等高傲之人，輕易豈肯向人下跪？而且，她明知那老太婆，將谷守崑關在車廂之中，只怕不是什麼好人。但是，她聽出那老太婆的語氣之中，像是只要自己豁出一死，便可以將龍慕白救活，便立即跪了下去。

那老太婆點了點頭，道：「小女娃，我可以指點妳迷津，但是妳却也要答應我一件事才行！」

那老太婆和董小梅兩人的對答，冷雪在一旁，自然也聽得清清楚楚。

她心緒也是激動之極，一聽得老太婆如此說法，忙道：「老太婆，什麼事，妳儘管說，她做不到，我去做也是一樣！」

董小梅轉過身來，狠狠地道：「他就是妳害死的，妳還假惺惺作甚？」

冷雪站了起來，望着董小梅，低聲嘆了一口氣，並不走近來，水靈靈的雙眼中，充滿了希望，望着那形容詭異的老太婆。

那老太婆向冷雪望了一眼，冷冷地道：「我要她答應的事，妳豈能代勞？」

董小梅忙道：「婆婆，妳快說吧！」

那老太婆正待開口，忽然，躺在雪地上的龍慕白，喉間突然發出了「咯咯」之聲，那老太婆「啊」地一聲，一俯身，便將龍慕白抓了起來。伸手在他胸口，按了一按，手一揮，將龍慕白的身子，揮向半空。緊接着，只見她衣袖疾揚，「嗤嗤嗤」三聲過處，三枚足有尺許來長，但是細如線香的長針，已然電射而出，向龍慕白的胸前射去！

董小梅一聽得龍慕白的喉間，發出「咯咯」之聲，身子早已有一半發涼。

她既而見那老太婆，突然之間，作出了這樣突兀的行動，更是大吃一驚。

可是那老太婆的行動，實在太快，董小梅還未曾來得及出聲，三枚又細又長的銀針，已然射中了龍慕白胸前「紫宮」、「玉堂」、「中庭」三個要穴。

那三個穴道，全隸屬「任脈」，乃是人身上一等一的要穴！

即使被射中一個，也難免傷重身死，何況龍慕白在剎時之間，三個穴道齊被射中，而且銀針刺入，足有三四寸之深！

董小梅正不知如何應付間，已然聽得冷雪一聲怪嘯，身形掠起，右掌一推一圈，一招天罡六掌之中的「陽回斗轉」，已然向那老太婆當頭壓了下來。

這一掌，她是見到那老太婆突兀的舉動，心頭難過之極，竭盡全力而發。天罡掌又是至剛至猛的武功，掌才發出，地上的積雪，便被掌力牽動，現出了一個三尺來深的深坑。

而深坑中的積雪，四下飛濺，騰起老高的一條雪柱來！

這一切，發生叵測，來得極快，只聽得那老太婆「咦」地一聲，左手探處，將龍慕白凌空接住，右手一翻，「轟」地一聲，一股掌風過處，便向冷雪的那一掌，迎了上去。

兩股掌力相交，一聲極其悶實的響聲過處，只見那老太婆和冷雪兩人，各自向後退去，冷雪一口氣退出了四五步，而那老太婆，却只不過退出了一步，便自將身形穩住。

而且，其時地上的積雪，約有三尺來深，冷雪退出之後，一時吃那老太婆的掌力所逼，提不住眞氣，雙腿幾乎全埋入雪中。一提氣，才躍了起來，在雪地之上，站定了身子。而那老太婆則雙腿入雪，只不過尺許來深。

一較掌力之下，高下立判，而那老太婆的功力，實在冷雪之上！

只見那老太婆退出之後，眼射怒火，望定了冷雪，「哼」地一聲冷笑，道：「原來是天罡六掌的傳人，幸會！幸會！」

冷雪尚未出聲，董小梅已然哭叫道：「龍公子，你被那老太婆結果了性命，你有多少仇人，我全記在心上！」

那老太婆猛地叱道：「小女娃，別胡說！」

董小梅怒瞪了那老太婆一眼，身形一幌，拾起了被那老太婆一奪過來，便棄於地下的寒鐵索，一聲大叫，一招「寒鴉晚號」，已然攻出。

可是，她那一招，只使到了一半，只見眼前人影一幌，緊接着，手腕一緊，寒鐵索已然再度被那老太婆，奪了過去！

同時，一股大力湧到，將她疾湧出七八步去，坐倒在地！

那老太婆一抖手，又將寒鐵索向董小梅拋來，剛好落在董小梅的身旁，董小梅一伸手，將寒鐵索抓在手中，又待向她撲去。

但就在此際，只聽得那老太婆叱道：「小女娃，如何不知好歹？」

董小梅哭道：「龍公子本來還未死，如今死在妳手中，我如何不知好歹？」

那老太婆哈哈一笑，道：「妳手中所持兵刃，像是董閻王的寒鐵索，妳是他何人？」

董小梅道：「我是他的女兒！」

那老太婆像是怔了一怔，但立即又哈哈一笑，道：「可笑冷面閻王董路！自負一生，卻有這樣一個沒有見識的女兒！」

董小梅不禁一怔，只見那老太婆，將龍慕白輕輕向雪地上一放，道：「妳過來看！」

董小梅滿腹狐疑，走近去一看，只見龍慕白的胸前，雖然刺進了三枚銀針，但是面色卻比剛才，好了許多，雙目緊閉，像是正在熟睡一樣。

董小梅的心中，不禁大惑不解，抬起頭來，向那老太婆望去。

那老太婆一聲長笑，道：「醫家有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我這三枚銀針，刺在他三個要穴之上，可令得他七日之內不死。」

董小梅一聽，不由得大喜過望，忙道：「婆婆，那……他不會死了？」

那老太婆卻又搖了搖頭，道：「那就要看妳了！」

董小梅莫名其妙，那老太婆又道：「我只能令他七日之內不斷氣，要救活他，並世之間，只怕只有一個人有這個能耐。」

一七

董小梅和冷雪兩人，異口同聲地問道：「誰？誰能救活他？」

那老太婆雙目異光四射，望了冷雪一眼，道：「不干妳事，妳且走開。」

冷雪忙道：「婆婆，或者這位姑娘做不到時，我也可以出點力！」

那老太婆道：「若是她做不到時，就讓他們兩人，一起死了，干妳甚事，妳還不走麼？」

冷雪站在當地，如何肯走？

可是，那老太婆一聲陡喝，雙掌翻飛，片刻之間，已然接連攻出了六掌！

她那六掌，疾攻而出，不但掌影翻飛，掌風如飆，而且每攻出一掌，身形便欺前一丈，六掌攻出，已然身形遠在六七丈開外，而冷雪則更是被她逼出了十來丈遠近！只聽得她厲聲道：「妳再要不走，我手下絕不留情了！」

身形一幌，一溜浮雪揚起，她竟然又已回到了董小梅的身邊，當眞是來去倏忽，其快若電！

只見冷雪站在十丈開外，呆了半晌，突然一個轉身，向外疾逸而出，片刻之間，便已然不見！冷雪的武功，董小梅自然深知，而且，董小梅不但知道冷雪的武功甚高，而且知道冷

雪的來頭極大。因爲當日在寒梅谷中，谷守崑未必見得打不過她，但是却不願和她動手。

當下她一見那老太婆，一出手間，便將冷雪逼出了十丈開外，心中不禁大是嘆服，道：「婆婆，妳武功高得很啊，不知如何稱呼？」

那老太婆奇道：「原來妳不知我是誰麼？」

董小梅搖頭道：「我確是不知。」

那老太婆向自己的頭頂一指，道：「普天之下，髮作綠色者，怕只有我一個人，妳見了我這頭綠髮，難道還不知道我是什麼人麼？」

董小梅一聽，猛地省起，「啊」地一聲，道：「妳是苗疆綠髮婆婆！」

那老太婆點了點頭，道：「不錯！」

董小梅一聽得綠髮婆婆如此說法，便想起她的來歷來，自然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爲她曾聽得矮土地谷守崑和她講起過，在各派之中，脾氣古怪的人固然多，但是却沒有一個，及得上苗疆綠髮婆婆的。

其人，因幼時，曾服食了一枚異菓，是以變成了一頭綠髮，普天之下，再也尋不出第二個人來，極是好認。

而這個人的脾氣之怪，只怕普天之下，也是找不出第二個來人。她心目之中，根本沒有什麼正邪之別，只要她一眼望去，覺得對方投緣的，便什麼事都好商量，即使對方是十惡不

赦的下三濫，她照樣出手庇護，絕不猶豫。如果覺得不投緣的，即使請她極其微小的幫助，她也不會答應！

而她所學的武功，却是詭異絕倫，別具所長，昔年邪派巫山朝日峯上論名，她也曾參加，僅次於陰風蛇叟司徒本本，而排名第三！

董小梅一明白了她的來歷之後，心中又是一喜。

因爲綠髮婆婆既然肯助自己追人在先，又在緊急關頭，從積雪中鑽了過來，救了自己，當然是覺得自己和她投緣了。

只聽得綠髮婆婆又道：「小女娃，妳要去求的那個人，極不好相與，只怕妳受盡折磨，尚且未必能夠成事的！」

董小梅道：「婆婆，我盡我力量去做便了。」

綠髮婆婆點了點頭，道：「好，如果七日之內不成，這小子便難以活命，妳不妨和他同死。我要妳這種不能成事之人，也沒有什麼用處，但如果妳成功了，却要拜我爲師！」

董小梅一聽，不禁一呆。

她只當綠髮婆婆要自己答應的條件，是她要自己去做什麼事，却未料到，綠髮婆婆是要自己，拜她做師傅！

本來，董小梅爲了救龍慕白，什麼事情都肯做的，何況冷面閻王本身，也不以正派中人

自居，董小梅對於門派之見，本是沒有什麼歧見，綠髮婆婆武功極高，也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但是，董小梅因爲綠髮婆婆對她如此之好，想起她如今的處境，却是不願意連累她，因此沉吟半晌，並不回答。

董小梅只不過答應得略遲了一點，只見綠髮婆婆的面上，已然大有慍色，道：「怎麼，妳心中不願意麼？」

董小梅忙道：「婆婆，我絕不是不願意，只不過是不想連累了妳！」

綠髮婆婆面色稍霽，道：「這是什麼話？」

董小梅便將自己如何偷出寒梅谷來一事，說了一遍，只是隱起了矮土地谷守崑曾在寒梅谷中，住了九年一事不提。

講完之後方道：「婆婆，妳想想，如果我拜妳爲師，我父親要對付我時，豈不是令妳爲難？反倒是連累了妳？」

綠髮婆婆越聽，面上神色，越是欣喜，等到董小梅講完，只見她雙掌一擊，道：「好哇，眞不愧是我的好徒弟！」

董小梅愕然道：「婆婆，妳——」

綠髮婆婆一揮手，道：「妳不必說了，董閻王若是敢碰妳一根汗毛，自有我去和他拼命

！」

董小梅呆了半晌，不知說什麼才好，綠髮婆婆道：「我叫妳去尋的那人，乃是普天之下，醫道最深的一人。這小子身內奇經八脈，已然全被震亂，以我之力，即使能以本身功力，挽救他的性命，救活之後，他也只是一個不能動彈的白痴。唯有挽得此人出手，以針刺穴，整理脈絡，方能令他復原。那人住在安徽南部，天柱山境內，我送妳前去，三天之內，便可以抵達。妳在天柱山東面進入，向西直去，便可見到一個石坪，全是筆也似直的紅杉，那地方，便喚着紅杉坪，那人便住在紅杉坪上。妳去求他，他一定一口回絕，說不定還有種種難以想像的折辱，但妳却一定要忍受下來，只求他點首，這人便可以有救了。」

董小梅忙道：「婆婆，那人叫什麼名字？」

綠髮婆婆道：「什麼名字，連我也不知道，只是我聽得人說過，在天柱山紅杉坪中，有這樣的一個人，而且極難求他！」

董小梅點了點頭，道：「好，婆婆，那我就去試一試。」

綠髮婆婆又提起了龍慕白，道：「一路之上，妳千萬不可拔起他胸前這三枚銀針來！」

董小梅答應一聲，兩人一齊向那輛馬車，奔了過去。來到了近前，綠髮婆婆打開了車門，可是，她未及將龍慕白放了進去，便自一聲怪吼，後退了一步。

董小梅一見她這等情形，心中不由得猛地吃了一驚，只見綠髮婆婆四面一望，四周圍全

是白茫茫的一片，極目望去，也不見人影。只聽得綠髮婆婆「哼」地一聲，突然又向董小梅望來，喝道：「剛才車廂中的那人，妳可曾解了他的穴道？」

董小梅心中，「怦怦」亂跳，忙道：「沒有！」

綠髮婆婆意似不信，又盯住董小梅，望了半晌，直望得董小梅面上變色，她才「哼」地一聲，罵道：「賊矮子，看你走得到那裡去！」

董小梅那裡還敢再說什麼，綠髮婆婆將龍慕白放在車中，和董小梅兩人，坐在車座之上，一直向南而去。第三日早上，已然來到了安徽境內，當天下午，便已然來到了天柱山附近了。

在這三日之中，董小梅不時去看視龍慕白，而龍慕白却總像是沉沉睡着一般！氣息十分微弱，但是却也不致於斷氣。

綠髮婆婆將車停住，道：「本來，我可以在山外等妳，但是如今，我要去追尋車廂中逃走的那人。妳事情如果成功，可以逕到苗疆來找我，我若不在，也會有人接待妳的！」

此際，事情是否能夠成功，董小梅自己，實是也一點把握都沒有，聽得綠髮婆婆如此囑咐，她自然只得點頭答應。

將龍慕白負在肩上，她辭別了綠髮婆婆，便向天柱山中走去。

將近天色黃昏時分，她已然來到了深山之中，只見遠處，一個山峯的半山腰處，萬木聳

天，全是筆也似直，一棵一棵的巨樹。

董小梅心知那地方，一定便是紅杉坪了，她定了定神，繼續向前走去，不一會，便已然來到了那個山峯脚下。就着暮色，可以看到那個山峯，有一條石級，可以通到那個山坪。

董小梅負着龍慕白，因爲怕沿途的樹木，將他胸前露出來的銀針碰落，行動自然慢了不少，直到月華高掛，她才來到那個山坪之上。

只見數千百株粗可合抱的巨木，一株捱着一株而生，當眞是氣象雄偉之極，當時夜晚，也顯得非常之幽深。董小梅不敢再向前走去，就在巨林邊上，停了下來，想了一想，朗聲道：「紅杉坪中隱居的前輩，請恕我打擾之罪！」

她這幾句話，原是鼓足了眞氣說的，其聲悠悠不絕，只要這林中有人，一定可以聽到。

董小梅連說了兩遍，便聽到林中有人咳嗽之聲，接着，便見林內深處，亮起了一團燈火，有人問道：「什麼人夤夜求見？」

董小梅一聽得自己才說了兩遍，便自有人答腔，心中不禁大喜，暗忖：看來這人並不難求，只是傳聞太過甚其詞而已。

她連忙道：「我叫董小梅，不知道尊駕住在何處？」

那聲音又傳了過來，道：「妳如今該可看到燈光，循燈光找來，不就行了？」

董小梅心中，更是高興到了極點，心想綠髮婆婆這樣脾氣怪僻的人，見了自己，也會投

緣。那位精通醫道的前輩，說不定也和綠髮婆婆一樣，會對自己，另眼相看，慨允出手！

董小梅究竟是初出茅廬，江湖上的經驗，根本一點也沒有。

綠髮婆婆對她投緣，乃是因爲綠髮婆婆久已想尋找一個根骨資質，俱臻上乘的女弟子，

需知武林之中，想學武的人，要求良師，固然極難，但是，有了一身絕藝的武林前輩，

但是却一直未能尋到。待到見了董小梅，才一眼看中。

想覓一個稱心如意的傳人，也一樣不是易事！

所以，綠髮婆婆在一看到董小梅根骨資質，俱屬上乘之後，便已然立意收她爲徒。但董小梅却一廂情願，以爲那精通醫道的人，也會不必自己苦求，便會答允出手相助！

當下她連忙道：「知道了！」一面說，一面便循着燈光，向前走了過去，不一會，已然見到林中，就着四枝巨木爲柱，搭着一間房舍，大門口，掛着老大的一盞「氣死風燈」。

董小梅停了下來，尚未待她開口，只聽得「吱啞」一聲，門已打了開來，一人道：「小姑娘，妳有什麼事麼？」

董小梅踏前一步，只見那是陳設極具簡單的一間房子，點着一盞油燈，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正站在門口，向自己發話。

董小梅因爲負着龍慕白在肩上，無法向之行禮，先道了不敬，才道：「我有一個好朋友，受了重傷，相煩前輩救治！」

她只當那老者對自己態度如此之好，自己一出口，那老者自然一口答應。

怎知那老者「哦」地一聲，道：「小姑娘原來是求我主人，爲人治傷的麼？」

董小梅一聽，不由得愕然，這才知道，那老者並非自己所要求的人，忙道：「老丈，不知道貴主人可在麼？」

那老者嘆了一口氣，道：「我主人在是在，但是小姑娘，妳還是回去吧，別妄想了！」

董小梅心中一凜，暗忖剛才自己實在是想得太樂觀了！

可是，她既然已經到了這裡，自然不肯就此離去，忙道：「老丈，貴主人在何處，我去親自求他一下如何？」

那老者苦笑了一下，道：「人人來到此處，皆是滿懷希望而來，失望詛咒而去。小姑娘，我在此多少年來，看來令友傷勢頗重，妳還是不要多耽擱時間，誤了令友性命的好！」

董小梅一聽，不由得急得眼淚直流，道：「老丈，你……你叫我向那裡去想辦法？」

那老者嘆了一口氣，道：「隨便妳向那裡去想辦法，那怕妳對着一塊石頭去求情，也比向我主人求情，來得好些！」

董小梅呆了半晌，道：「老丈，難道你從來也沒有看到過他出手救人麼？」

那老者道：「那倒有的，共有兩次。」

董小梅破涕爲笑，道：「如此說來，我豈也不是全然無望？」

那老者又搖了搖頭，道：「我說妳別痴心狂想了，那兩次他破例出手，是他的妻子，求他救自己的兒子；也還哭求了七日七夜。另一次，乃是他父親求他，救他的兄弟，在他父親，自紅杉坪上，躍下喪生之後，他才肯予出手相救！」

董小梅一聽，宛若被人浸到了冰水之中一樣，混身盡皆發涼！

她萬萬未曾料到，自己的父親，人稱「冷面閻王」，已然是心冷面冷到了極頂的人物，却怎知世上，還有人比自己的父親更厲害！

觀乎他連救他自己的兒子，都要他妻子哭求七日夜，自己和龍慕白兩人，與他毫無淵源，就算求上七日夜，他肯答應了，龍慕白也捱不到那時候，豈非唯一的希望，也已斷絕？

她呆了半晌，那老者又道：「小姑娘，妳該死了這條心了？」

董小梅想了一想，心忖綠髮婆婆，指點自己到這兒來求醫之際，也早已知道事情並非易與，可知捨此而外，實是別無他法。

反正離開此處，龍慕白也是一樣難活，何不在絕望之中，試他一試？

因此她一聽得那老者如此說法，便道：「老丈，我還是要試上一試！」

那老者搖了搖頭，長嘆一聲，道：「世上迷途知返的人，又有多少？妳既然還要試一試，我主人就在那間屋中——」

他講到此處，伸手向上，指了一指，董小梅循指向上看去，不禁一怔。那被老者，作爲

屋柱的四株紅杉，其高、直之處，尤其在他所有的紅杉之上，足有十餘丈高，筆也似直。

就在那四株紅杉之頂，和那老者所居一樣，也懸空搭着一間屋子，隱隱看得到，還有燈光射了出來。董小梅心忖：天下之大，當眞無奇不有，居然有人，住在樹巔之上。

她望了一會，心想以自己的功力而論，要上去，並不是難事。但如果負着龍慕白的話，一有失閃，却是不妙。因此便向那老者道：「老丈，我那朋友，不知能否在這屋中，暫時存身？」

那老者倒極是好相與，道：「當然可以。」

董小梅跨進了屋子，將龍慕白放了下來，那老者向龍慕白望了一眼，又伸手按了按他的脈息，董小梅忙道：「他怎麼樣了？」

那老者道：「我追隨主人多年，也已然略知醫理。小姑娘，難怪妳不肯聽我所勸，只怕除了主人以外，誰也救不活他了！」

董小梅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如果他活不了的話，我也活不成了。」

那老者坐了下來，垂目不語，董小梅轉身走了出來，手足並用，抱着樹榦，「唰唰唰」地，向樹頂之上，疾昇而去。

片刻之間，便已然來到了那間築在樹巔之上的屋子旁邊，只聽得屋中有人，以極其低沉的聲音呼道：「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董小梅就着窗縫，向內看去，只見那屋中，放着許多古怪已極，見所未見，不知它們有什麼用處的奇異東西。

那間屋子並不太小，足有兩丈見方，但是屋中簡直堆滿了東西，只有一條尺許寬窄的路，是留了出來走人的。在屋子中心，約莫還有三尺見方的地方，放着一張椅子，椅子坐着一個人，此際，正對着一隻放在他面前，在緩緩而動的猴子，在手舞足蹈，高聲叫嚷。

董小梅向那人看去，只見那人，生得瘦削無比，簡直就是皮包骨頭，身材甚高，大約因爲終年累月，都坐在椅子，因此有些傴僂。

其人的年齡，也沒有法子估量得出來，因爲他滿頭長髮，胡亂地盤成了一個髮髻，頷下的亂鬚，長短不齊，像是順手一把一把，將之撕脫的一樣，看來實在像是一個在黑牢之中，不知道受盡了多少苦楚，數十年不見天日的死囚！

但是那人的一雙眼睛，却極是有神，冷電四射，非同凡響。

董小梅並不知道他是在爲什麼而高興，正想要出聲時，只見那人雙手將放在面前的那隻猴子，抱了起來，董小梅定睛一看間，不由得猛地吃了一驚。

只見那猴子，上半截毛色漆黑，但是下半截，却毛色棕黃。

那隻截然不同的毛色，自腰際分開，截然分明，絕不含混。

董小梅心知一隻猴子，絕對不可能長着這樣兩種不同的皮毛的。

原來，她又看到了在屋角處，有兩頭死猴，那兩頭死猴，均只剩下了半截，正是一頭黑色，一頭棕黃！董小梅本是聰明絕頂的人，一看這等情形，便已然知道，如今被那怪人抱在手中的這頭怪猴，一定是被那怪人，用什麼奇異的法子，各用一頭猴子的一半，拼成一頭，而居然還能活下去的。

董小梅本身，雖然不懂醫道，但是她也聽人說起過華陀、扁鵲等聖醫，奪天地造化之功的本領。據說華陀，便能將人四肢支解，而又拼湊復原，然則觀那怪人所爲，他醫道之深，只怕足可與華陀相比美了。

她見那怪人本領如此之大，只要他首肯，自然便能救活龍慕白，是以心中高興，但是她却又躭心那怪人不肯答應！

她又在樹外，等了片刻，只見那怪人只是逗引那頭猴子，眉飛色舞，像是他心中，得意之極。董小梅心中暗忖：何不趁他正在興高采烈之際，開口相求？

吸了一口氣，沉聲道：「前輩——」

她這裡才講出了兩個字，只見屋內那怪人，像是被她的聲音，猝然之間，嚇了一跳，雙手一鬆，那頭猴子，「啪」地一聲，跌倒了地板上。

那怪人急忙再將那頭猴子抱了起來時，只見那猴子腰際出血，眼睛翻白，已然死去。

董小梅心中也大吃一驚，暗叫不妙，自己闖下大禍了！

只見那怪人滿面是沮喪之色，緊接着，又變成憤怒之極。狠狠地將那頭死猴，摔過一邊，厲聲道：「外面是什麼人？」

董小梅心想，事已至此，只得硬着頭皮，走進去再說，便道：「是我。」

那怪人手在桌上，「砰砰」擊之不已，叫道：「妳是什麼人？」

董小梅怯生生地道：「前輩可容我進屋來，面呈一切？」

那怪人叫道：「妳進來！」

董小梅手一伸，推開了門，便走了進去，那屋子之中，怪味觸鼻，中人欲嘔，她當眞不懂得那怪人是如何忍受得住的！

她向前走了兩步，那怪人目中，冷電勁射，定住在她的身上，董小梅給他望得不是味兒，正待開口講話時，那怪人已然喝道：「妳來作甚？」

董小梅道：「我……一個朋友，傷重垂危，求前輩來救治！」

那怪人「呸」地一聲，一口濃痰，激射而出，向董小梅的臉上，吐了過來。董小梅急忙閃避時，竟未曾避開，只覺得右頰之上一痛，連忙伸手去摸時，却又摸了一手黃膩膩的濃痰！

冷面閻王董路，最具潔僻，寒梅谷中，連那個大石坪，也是纖塵不染，董小梅也和她父親一樣，最愛乾淨。如今摸了一手濃痰，想起還有痰貼在自己的面上，心口作嘔，又怒又急

，不知怎麼樣才好！

只聽得那怪人罵道：「不知死活的臭丫頭，妳朋友要死了，干我什麼事？我費了多少心血才弄活的一頭猴子，爲妳一叫，失手落地而死，將妳滿門老小，來陪牠的命，還嫌不夠，快滾！」

他這裡一個「滾」字才出口，尚未容董小梅分辯，只見他「霍」地站了起來，手揮處，一股勁風當胸擊了過來。

董小梅倉猝之間，待要運氣相抗時，已然不及，只覺得胸口被一股强勁無比的力道，撞了上來。「噹」地一聲響，眼前金星亂冒，立時天旋地轉，腳步一個踉蹌便跌出門外。

那間屋子，本是搭在樹頂之上的，董小梅被那怪醫一揮之力，撞得天昏地黑，跌出了門來。雙腳一個踏空，竟從樹上跌了下來。

幸而董小梅究竟是名家子弟，百忙之中，一覺出自己的身子，向下沉去，便知道不妙。勉力轉運眞氣，一口眞氣提起，已然「砰」地一聲，重重地掉在地上，幾乎昏了過去。

也幸好她在緊要關頭，一提眞氣，身子便輕了不少，雖然仍跌得混身生痛，但總算未曾受傷。要不然，龍慕白是否救活，在毫無把握間，她只怕早已骨折筋裂，也受重傷了！

董小梅在地上，喘了一口氣，使勁地搖了搖頭，才坐了起來。

她才一坐起，便見眼前站着一人，定睛一看間，正是那個老者，只聽得那老者道：「小

姑娘，我說如何？妳一定不肯聽！」

董小梅的心中，又羞又愧，又急又恨，淚水直流，喘了幾口氣，道：「老丈，我……我還要再去試一試！」

那老者搖頭道：「小姑娘，我不會騙妳的，妳還是快離去吧！」

董小梅掙扎着站了起來，大聲道：「不！」

她不待那老者再開口，又手足並用，向樹上迅速地爬了上去。

不一會，她又來到了屋外，推開了房門，只見那怪醫像是知道她一定會去而復轉一樣，端坐在椅上等着她。董小梅一見他，尚未及開口問，那怪醫哈哈一笑，手掌凌空，向前推了一推。

董小梅立時覺出，一股柔韌已極的力道，劈面襲來，幾乎閉過氣去，身形也爲之晃動不已，董小梅心知又將跌了下去，連忙一伸手，扶住了門框。怎知她手才一抓住門框，那怪醫又是一聲長笑，聽他的笑聲，竟像是小兒得餅，高興之極的模樣，身子向前一俯，又是一掌凌空推出！

那一掌之力，比剛才的一掌，大了許多，董小梅雖然抓住了門框，也是禁受不住，只聽得「咯」地一聲，門框竟被她生生抓裂，手中握着一段斷木，又向下面跌了下去。

這一次，董小梅總算有了準備，雙腳才一踏空，便自眞氣一提，未曾摔了下來。

她一落地之後，向那老者望了一眼，老者的面上神色，像是對她，極其同情，董小梅不等他開口，便道：「老丈，你不必再勸我了！」

那老者嘆了一口氣，不再說什麼，董小梅又向樹上爬去。

可是這一回，那怪醫已然走出屋來，就在門口等着她，董小梅才一上樹，頭頂大力便生，立時又被推跌了下來。

就這樣，董小梅跌下來，又向樹上爬去，跌下來，又向上攀去，一直到天色大明。

密林之中，雖然天色大明，也顯得甚是昏暗，董小梅在半夜之中，不知道跌了多少次。到後來幾次，早已筋疲力盡，摔得也是特別重，可是她仍然不顧一切地向上攀去。

最後一次，她跌下來之後，左腿骨「喀」地一聲響，劇痛攻心，便自昏了過去。

等到她悠悠醒轉來，全身骨節，沒有一處，不是酸痛無比！

她睜開眼來，只見自己正在那老者的屋中，左腿上夾着兩塊木板，包紮得十分妥善。董小梅在臨昏過去之前，已然知道自己左腿骨，業已折斷。如今一見被人包了起來，還只當出自那怪醫之手，心中不禁大喜，連忙坐了起來。她剛一坐起，耳際已然聽得那老者的聲音道：「小姑娘，妳斷腿未癒，是我替妳敷了藥，包紮起來的，不可亂動！」

董小梅心中一陣發涼，轉過頭去看時，只見龍慕白仍然躺在床上，一動不動，那老者坐在床邊上，正望着她。董小梅想起這半夜來所受的折辱，結果卻是一無所成，不由得哀哀痛

哭起來。

哭了一會，掙扎着站了起來，道：「老丈，我……還要去求他！」

那老者轉過頭去，道：「小姑娘，若是妳再傷得重些，我本領有限，無法醫妳了。」

董小梅哭道：「只要能將龍慕白救活，我死了也甘心！」

那老者道：「妳硬是不肯聽我勸說，只是自討苦吃，白陪上一條小命而已。」

一八

董小梅單足跳躍，向屋外走去，道：「反正龍公子救不活，我也活不了，陪上一條命，又怕什麼？」跑出屋外，抬頭看時，樹上那間屋子，仍然是門戶緊閉，董小梅掙扎着，又向樹上攀去。

好一會，她才攀到了樹上，定了定神，不敢再去推門，就在門外，道：「前輩，以你之能，救我朋友的性命，易如反掌，何以竟不肯幫忙，難道你以後沒有求人的時候！」

屋內那怪人「哼」了一聲，道：「臭丫頭，妳還沒有跌夠麼？」

董小梅道：「前輩，我既然來到此處，自然是至死方休！」

那怪醫笑道：「妳死是妳的事，與我何干？」

董小梅又道：「前輩，只要你肯答應，無論要我做什麼事，我都能應承的。」

董小梅這幾句話說出，好半晌未曾聽得那怪醫回答，約莫過了半盞茶時，只聽得那怪醫道：「妳所說可當眞麼？」

董小梅一聽得那怪醫如此說法，心頭不禁狂喜，忙道：「自然當眞！」

只聽得房門「呀」地一聲，打了開來，那怪醫自屋中踱出，站在她的面前，董小梅的心

中，充滿了希望，望定了他，道：「前輩你要我做什麼事，儘管說！」

此際，她以爲那怪醫已然肯答應出手救治龍慕白，只要龍慕白有救治的希望，她實是不惜任何代價。她心中的高興，也是難以形容，半夜所受的折辱，全然忘記，反感到那怪醫十分和藹可親起來。

那怪醫望着她，嘻嘻而笑，笑了半晌，緩緩地道：「我要妳去做的事情，倒也簡單得很，一句話便可以講完了。」

董小梅的心頭，更是高興到了極點，忙道：「你快說！」

那怪醫又望着她，嘻嘻地笑了一陣，才慢慢地道：「妳爲我將天上的月亮，摘了下來吧！」

董小梅一聽，立時眼前發黑，若不是她緊緊抓住了一根樹枝，早已一個踉蹌，從樹上跌下樹去了！

那怪醫是沒有說錯，他要董小梅去做的事情，是簡單到一句話便可以說完。

但，那却是一件絕對沒有可能做到的事！

直至此際，她才知道那怪醫，竟是如此殘忍，如此惡毒！

他先以言語，引動自己的心，令得自己，以爲事情已然有了希望，然後，才以一句話，將自己的希望完全幻滅，而他則從自己的極度失望的神情中，得到快樂！

這種行動，簡直比猫捉到了老鼠，又放了開來，再一撲而前，將老鼠玩弄到筋疲力盡，方肯呑食的行動，並無二致！

董小梅的心頭，怒火迸竄，實在無法再以忍受，她竭力地定了定神，耳際傳來那怪醫的笑聲，那笑聲，就像一枝一枝的利箭一樣，直射她的心頭，令得她全身，不由自主地發顫。

好一會，她才睜開了眼來，只見那怪醫正笑嘻嘻地望着她。

董小梅向他，小心跨出了半步，那怪醫笑問道：「如何？妳答應麼？」

董小梅心中早已打定了主意要出其不意，抖起寒鐵索，至多和他同歸於盡，但就當她手握住了寒鐵索，將要抖出之際，却猛地想起了綠髮婆婆的話來。

綠髮婆婆曾經再三告誡她，任何折辱，都必須逆來順受！

那怪醫的武功甚高，自己陡然出手，也未必佔得到什麼便宜。

而就算佔得到便宜的話，同歸於盡，又有什麼可得？

她這樣一想，怒氣頓時平了不少，道：「前輩未免太强人所難了。」

那怪醫「嗯」地一聲，道：「妳也知强人所難麼？爲什麼妳又不肯滾開？」

那怪醫話一說完，手臂一長，五隻手骨嶙峋的手指，已然將董小梅當頭抓住。董小梅只覺胸前猶如中了一柄鋼鈎，奇痛徹骨，正待掙扎時，那怪醫手臂一揮，已然將她疾揮了出去！

那紅杉坪上，聳天也似的紅杉，一株挨着一株，董小梅被那怪人疾揮而出，足足揮出了三五丈遠，去勢尚未止住。

而那怪人，則又哈哈一笑，回到了屋中。

董小梅左腿斷骨，剛接上，尚未痊癒，她心知若是跌到地上，一定傷上加傷，覷準了一棵樹上，正要向樹上落下時，陡地看到一條人影，飛也似疾從樹頂上向她掠了過來。

尚未及等董小梅落到樹頂，那條人影，已然趕到，只見白衣飄忽間，一股大力陡生，董小梅的身形，已被那人托住。

董小梅鬆了一口氣，定睛看時，却又不禁怒氣陡生，喝道：「妳來幹什麼？」

原來自遠處趕到，將她凌空托住的，不是別人，正是冷雪！

董小梅一直認定龍慕白之傷，罪魁禍首，便是冷雪，而她被那怪醫如此折辱，自然也是因爲冷雪而起。是以她一見冷雪，連日來鬱積在心的怒火，一齊宣洩了出來，一聲斷喝之後，「呼」地一掌，便向冷雪頂門直擊了下來。

冷雪頭一偏，董小梅的那一掌，「叭」地一聲，擊在冷雪的肩頭，被冷雪運勁化去，董小梅還想再出手時，冷雪已然道：「董姑娘，如今龍公子要緊，妳我就算有仇，也等龍公子好了再說不遲！」

董小梅心知自己打她不過，再出手也是無益，身子一掙，落在一根橫枝上，狠狠地道：

「妳想救龍公子，何不去求那怪醫？」

冷雪嘆了一口氣，道：「董姑娘，我昨夜下半夜，已然趕到，眼看妳受那怪醫的百般折辱，心中對妳，實在欽佩得很。」

董小梅想起自己受人如此欺侮的情形，偏偏又被冷雪看在眼中，心內更是難過已極，淚如泉湧，道：「誰要妳欽佩？」

冷雪嘆了一口氣，道：「董姑娘，我已然看出，那怪醫鐵石心腸，只怕誰也求不動他，我們必須另行設法才是！」

在經過了幾番失敗之後，董小梅也已然知道那怪醫的脾氣，簡直怪到不可思議，可以說連一點人性都沒有！出言相求，根本沒有用處，道：「妳有什麼另外的辦法？」

冷雪道：「我被綠髮婆婆趕走之後，又效綠髮婆婆之法，從積雪之下潛了近來，聽得了妳們倆的對話，因為你們的馬車快疾無比，我竭盡全力，還是晚到了兩個時辰……」

她才講到此處，董小梅已然不耐煩道：「妳講這些廢話作甚？」

冷雪始終不出惡聲，道：「我在半路上，得一人指點，知道若要打動姚九霄之心——」

董小梅忙道：「誰叫姚九霄？」

冷雪道：「就是那怪醫的名字。」

董小梅奇道：「妳怎麼知道他叫姚九霄的？」

冷雪道：「這些都是那位異人告訴我的，他還告訴了我一個辦法，我們不妨前去試一試！」

董小梅一聽，心中呆了半晌，她聽到有辦法可以救龍慕白，心頭自然高興，但是那辦法却是冷雪帶來的，她心中又不很願意接受。

猶豫了片刻，總覺得救人為重，便問道：「是什麼辦法？」

冷雪道：「據那位異人所說，那姚九霄不但醫道之深，天下無出其右，武功也是極高，身擅數家之長，但是他自己，仍不滿足。如果我們告訴他，他將人救活，我們便能替他設法去尋找六百年前，正派一流高手，會於崑崙，各展神技，將各自的武功所長記了下來，成為天下武功總匯。在東崑崙的絕壑之底，而另有一本副本，共有九冊，喚作『九原清笈』的話。只怕他會怦然心動，答應我們的要求。」

董小梅一聽得「九原清笈」四字，心中不禁猛地一動。

她立即不由自主，伸手入懷，按了一下，矮土地谷守崑交給她的東西，還在懷中。

當谷守崑將那東西交給她的時候，董小梅便知道那和「九原清笈」有關，但是她却不知道「九原清笈」是什麼東西。

如今聽得冷雪一說，她才知道那「九原清笈」，竟和六百年前遺留，「天下武匯」有關！那「天下武匯」，在東崑崙絕頂的一個絕壑之中，刻在石壁之上。百餘年前，因為這天下

武匯；無名幫和五逆門兩大宗派之間，掀起了驚天動地的爭鬥，結果兩敗俱傷，其間的英雄故事，歷百餘年而不衰，至今仍爲人們所樂道。

而那「天下武匯」的所在地，人人知道，但是由於可以取來照明的兩串照夜明珠，已然墜入絕壑之底，是以誰也得不到那天下武匯。

却是未曾想到，原來當年武林中頂兒尖兒的幾個高手所擅的武功，不但刻在絕壑的兩壁間，竟還有副本傳了下來，不爲人知！

董小梅想到此處，對於谷守崑何以得罪了辛氏雙雄，何以在被綠髮婆婆擒住，在最緊要的關頭，將那盒子交給了自己。何以父親一聽得「九原清笈」四字，向來毫無表情的臉上，也會現出訝然之色！

董小梅想了一會，道：「難道姚九霄就會相信妳了麼？」

冷雪道：「那位異人，又曾將『九原清笈』的來龍去脈，向我說了一遍，並說知道這番經過的人並不多，姚九霄也只知道一半，若是他聽我說出，只怕肯相信也說不定的！」

董小梅暗忖：若是姚九霄當眞不信時，自己至多將懷中，那隻和「九原清笈」有關的盒子，取了出來交給他，想必谷守崑知道了，也不會責怪自己的。

冷雪講完之後，一直望着她，董小梅嘆了一口氣，道：「也只好這樣了。」

冷雪道：「妳左腿已然跌斷，行動可方便？」

董小梅的性格，本就十分倔强，聞言立卽道：「當然方便！」

折了一根樹枝在手，湧身便躍，一躍而下，先以樹枝點地，又彈起了兩尺來高下，才右足着地，向前面走了過去。

冷雪跟在她的後面，兩人一前一後，已然來到了那間屋子之旁，那老者站在門口，見她們兩人趕到，道：「小姑娘，妳一個人不行，兩個人也是不行的！」

董小梅向冷雪望了一望，冷雪忙向那老者，行了一禮，道：「相煩老者通報一下，我有要事，求見貴主人，向他道及一件事，和太行雙雄，辛氏兄弟有關，貴主人便一定肯予見我的！」

那老者面上神色，甚是奇特，望了冷雪半晌，道：「姑娘請稍待。」

一面說，一面轉過身，便向樹上，「唰」地躍了上去，董小梅見那老者，一躍之間，便是兩丈來高下，手掌在樹身上一按，陡地又拔起了丈許，轉眼之間，便已然到了樹巓，功力之高，亦是罕見！

那老者上去了之後，並沒有多久，便見他和姚九霄兩人，一齊飄然而下，姚九霄一下來，兩眼望定了冷雪，異光四射，好一會才道：「什麼事和辛氏雙雄有關，來找我作甚？」

他口氣之中，雖然還像是絕不將事情放在心上，但觀乎他竟肯下那樹巓之屋，可知冷雪的這兩句話，已然起了作用。

冷雪道：「無事也不敢驚動老前輩，只因辛氏雙雄，已然發現了『九原清笈』所在地的秘密。」

姚九霄「哼」地一聲，道：「這件事我早已知道了！」

冷雪忙道：「但是前輩只怕不知，其中已然生了變化！」

姚九霄道：「有什麼不知？辛氏兄弟，約了太行三矮，共同去取那『九原秘笈』。結果撲了一個空，五人翻臉，那太行三矮中的兩矮，傷重之後，還曾來我處求治，我沒有睬他們！」

冷雪和姚九霄對答，董小梅就在旁邊，自然聽得十分清楚。

她雖然不明白事情的全部經過，但總算也知道何以辛氏雙雄，要和谷守崑過不去。

只聽得冷雪道：「姚前輩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當年，他們五人，實在並未撲空，而只是被其中一人，弄了玄虛！」

姚九霄一聽到此處，白衰衰的面色上，當時現出激動之極的神色來，道：「什麼人？他弄的什麼玄虛，快說！快說！」

冷雪却一聲長笑，握住了董小梅的手，道：「董姑娘，咱們該走了！」

董小梅不由得大驚，因爲冷雪和姚九霄，雖然講了半天，可是仍未講入正題，怎地就此便要離去？忙道：「妳——」

她只講了一個字，冷雪便向她使了一個眼色，不由分說，拉着董小梅向外便走。董小梅不明究理，心中正在大怒間，已然聽得姚九霄喝道：「別走！妳不把話說明白了，休想離開紅杉坪！」

冷雪並不回頭，已然跨出了屋去，道：「姚前輩，若是你要硬來，咱們至死不屈，若是你好言相向，那麼『九原清笈』，便是你囊中之物！」

只聽得姚九霄道：「口說無憑！」

冷雪道：「我再說幾句話，你便可以明白了，太行三矮之中的毒矮子谷守崑，便是當年弄玄虛之人，有關九原清笈的一切，已然爲他所得，而九年來，他下落不明，至今方始現身。」

姚九霄一聲歡嘯，道：「妙啊，那我不會去找他麼？」

冷雪一笑，道：「姚前輩，既然如此，那我們就告辭了！」

她講完之後，又是一笑，笑得像是十分神秘，又拉着董小梅向前走去。

董小梅此際已然看出，冷雪故作言詞閃爍，其目的是爲了要脅姚九霄，要他自己出聲，答應拯救龍慕白！兩人向前走了兩三丈，心頭盡皆焦急已極，正在沉不住氣間，已然聽得姚九霄罵道：「臭丫頭，妳們爲來爲去，還不是要我救那臭小子的一條狗命，快快回來！」

董小梅和冷雪兩人一聽，心中大喜，一齊轉過身來，冷雪道：「姚前輩，你答應了？」

姚九霄道：「咱們話可說在前頭，若是我得不到九原清笈，又當如何？」

冷雪道：「以我一條命，與龍公子性命相抵，前輩以為如何？」

董小梅「呸」地一聲，道：「憑什麼要妳抵他的命，當然是我！」

姚九霄聽得她們兩人，如此說法，心中也不禁深為訝異。

向兩人望了一眼，道：「妳們先說說谷守崑如今怎樣了！」

冷雪却道：「姚前輩，還是先救人要緊。」

姚九霄向屋內，躺在床上的龍慕白望了一眼，突然一伸手，「錚錚錚」三聲過處，將龍慕白胸前所插的三枚銀針，盡皆彈去！

董小梅一見這等情形，不由得大吃一驚。

因為綠髮婆婆曾經說過，那三枚銀針，足可保全龍慕白七天的性命。

如果銀針一去，則龍慕白立時便要畢命！

如今姚九霄却在一伸手間，便自將那三枚銀針，一齊彈去，龍慕白豈非危在頃刻，她當時便大叫道：「你怎麼彈去了他胸前的銀針？」

姚九霄道：「妳要他胸前的銀針，還是要他的性命？」

董小梅一呆，無話可答，冷雪輕輕碰了碰她，低聲道：「董姑娘，他既然已答應出手，自有道理，我們看着就是了。」

董小梅身子一閃，離得冷雪遠了些，並不去理睬她，只見姚九霄一伸手，便將龍慕白抓了起來，左手以極快的動作，在他全身輕輕地拍了一遍，「哼」地一聲，道：「這人奇經八脈，盡皆斷亂，簡直已是一個死人了，怎能救得活？」

冷雪忙道：「姚前輩有起死回生之能，武林之中，誰人不知？」

姚九霄又是一聲冷笑，道：「妳們且在下面等着！」提了龍慕白，足尖一點，便向樹尖之上，躍了上去。董小梅和冷雪兩人，心中盡皆焦急無比，在樹下團團亂轉，宛如熱鍋上的螞蟻一樣。

董小梅隔上些時，便自言自語：「不知龍公子能否得救？不知龍公子能否得救？」

前後只不過半個時辰，但在冷雪和董小梅兩人的心中，却像是過了幾年一樣長久，好不容易，才見姚九霄從樹上躍下來，董小梅連忙迎了上去，道：「怎麼了？」

姚九霄一瞪眼，道：「什麼怎麼了？」

董小梅忙道：「龍公子他怎麼了？」

姚九霄冷冷地道：「他剛斷了氣！」

董小梅只覺得一股涼氣，自頂至踵而生，身子搖晃，幾乎跌倒在地，道：「你……你……」

她一連講了兩個「你」字，下面的話，却再也講不下去！

正在此際，只聽得那老者在她耳際低聲道：「小姑娘，妳放心，姚先生既肯着手，那人絕無死去之理。他性情怪僻，惱妳如此發問，故意氣一氣妳的！」

董小梅對那老者，印象本就極好，如今更是將他當作了唯一的親人，抓住了那老者的胳膊，道：「老丈，可當眞麼？」

那老者道：「自然是眞的，妳放心好了。」

董小梅雖然略略放心了些，但依然是七上八下，心內着急。

只見姚九霄坐了下來，道：「小姑娘，谷守崑怎麼樣，妳該說了。」

冷雪道：「谷守崑當年，最早到達太行山之巔的那個深洞之中，他一到，便取得了一隻盒子，當時他將盒子，移了一個地方，藏了起來。及至其餘四人趕到，自然再也找不到了，當時，辛氏雙雄還以爲撲了空。後來才想起其中可能有鬼，但谷守崑已然下落不明了。」

姚九霄催道：「快說下去。」

冷雪又道：「谷守崑也知事情遲早會敗露，一直不敢露面，太行雙雄到處找他，事情不免外洩，武林中也有人知道了。」

姚九霄道：「別說廢話，快說正題。」

冷雪道：「好，據我所知，谷守崑所得，也不是九原清笈，那盒中乃是一幅地圖，只要解得通那地圖，便可按圖索驥了！」

姚九霄頻頻搓着雙手，道：「妙哇，那幅地圖如今在那裡？」

冷雪道：「前兩日，谷守崑爲苗疆綠髮婆婆所擒，但是又趁機逃走。只不過他並未逃出多遠，便已然再度爲綠髮婆婆擒住，已然傷在綠髮婆婆手下，受傷極重，奄奄一息！」

姚九霄一聽到此處，幾乎跳了起來，道：「他在何處，我去救他！」

冷雪道：「前輩，你救活了龍公子，再救別人也不遲啊！」

姚九霄忙道：「那臭小子經我全身拿捏，已然將奇經八脈理正，只餘傷勢，此刻經我以白布浸了藥，裹紮全身，三日之後，便可以復原了。」

董小梅和冷雪兩人，盡皆面露喜容，姚九霄又問道：「快說，谷守崑在什麼地方？」

董小梅道：「就在天柱山以西，約有數十里的一個小村落養傷。」

姚九霄歡嘯一聲，身形展動，便向紅杉坪下，疾掠而出。

董小梅聽谷守崑身受重傷，本來也不免十分焦慮，但如今見姚九霄親自馳去救他，心中也就放心。正待攀上樹巔去看龍慕白時，那老者身形一晃，突然將她們兩人攔在屋內。

只聽得他向冷雪道：「小姑娘，妳剛才的話，騙得過我主人，却騙不過我！」

冷雪像是對那老者的話，早在意料之中，面上並未露出吃驚之色，只是道：「前輩請原諒我的苦衷，不是如此，姚神醫如何肯救人？尚祈前輩，看在十二年前，曾在山海關外，與前輩相值的那個灰衣人的面上，切勿聲張此事！」

那老者一聽得冷雪如此說法，頓時吃了一驚，面上也爲之變色。

隔了一會，才聽得他道：「既然那位灰衣朋友如此囑咐，我自然遵命，妳們兩人速帶着那姓龍的離去，切勿耽擱。那位姑娘武功好些，快請點了我的穴道，主人回來，也好有個交代！」

冷雪向那老者行了一禮，道：「多多得罪，尚祈莫怪！」

手伸處，連顫三顫，已然將那老者的左右「肩井穴」和「帶脈穴」，一起封住，那老者身形一仰，便栽倒在地。

冷雪倒躍出屋子，董小梅緊跟在後面，躍出屋子時，只見冷雪已然上了樹巔，還未待董小梅設法攀緣而上，冷雪早已挾着一個全身上下，全被白布條裹得緊緊的人，躍了下來。

董小梅迎上去一看，龍慕白只有一對眼睛和鼻孔，露在外面，一探他鼻息，甚是均勻，董小梅心中放心，冷冷地道：「妳將龍公子留下，自顧自去吧！要不龍公子重傷初癒，見了妳難免傷勢沉重！」

冷雪一聽，呆了一呆，道：「董姑娘，我——」

董小梅道：「妳什麼？」

冷雪突然道：「不行，我不能將龍公子交到妳的手中！」

董小梅勃然大怒，罵道：「好妖女，妳將龍公子害成了這個樣子，還要將他怎樣？」

冷雪並不回答，身形一閃，已然向外飄開了丈許，道：「董姑娘，姚九霄立即就會發現

我在騙他，回來若遇上妳，豈肯干休，妳快逃吧！」

董小梅一見她要走，如何肯休？連忙追了上去，可是董小梅的輕功，本就不如冷雪，再加上左腿受傷，當然更追不上。

只不過下了一半山路，冷雪身形如飛，連連閃動，早已不見！

董小梅心中恨極，以樹枝當拐杖，一直向前追了出去，追出了天柱山，更是不見冷雪的踪影！一口氣憋不轉來，淚水直流，茫然無計！

她一個人呆呆的站了一會，心中將冷雪用最惡毒的話，詛咒了千百遍，才覺略出了心頭的一口惡氣。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心想冷雪既然帶着龍慕白走了，自己只有依照原來的計劃，上衡山玉柱峯去，尋找皓首神龍謝音，再作道理。

她打定了主意，又向前走了幾里，想起自己幾番敗在冷雪的手中，受盡了無窮的惡氣，無非是爲了武功不濟的緣故。

董小梅想到這裡，倒頗是後悔，自己在寒梅谷中，不肯勤心練武！她心想綠髮婆婆的武功，雖然有獨特之處，但卻也不是絕頂的正派武功，自己從她練功，至多也不過和她一樣而已，而且這也不是三二十年內，所能實現的事情。

據那灰衣人說，如果皓首神龍謝音，肯收自己爲徒，則是自己的天大幸事，但這件事，只怕更是渺茫。剛才聽得冷雪幾番提起「九原清笈」，如今谷守崑交給自己的盒子，正在懷

中，何不打開來看看？如果自己能將九原清笈找到，練上幾年，只怕父親再想要奈何自己，也是沒有那麼容易了。

她主意打定，便隱身入草叢之中，將谷守崑交給她的盒子，取了出來，剛要打開來看時，只聽得前面，傳來「啪」、「啪」拐杖點地之聲。董小梅連忙抬頭看時，只見一條人影，向前面疾掠了過來。

那人身形矮小，手上拄有一柄長有他身子兩倍的拐杖，以杖點地，動作極快。

董小梅一眼便已認出，那人正是矮土地谷守崑！董小梅和谷守崑之間的感情極好，她一見谷守崑時，一揚手，便想叫他。

可是她尚未出聲，便又看到兩個人，一個自左，一個自右，向谷守崑追了過來。

谷守崑以那麼長的一柄拐杖，點地而行，縱躍如飛，前進的速度，本就快到了極點，但是那追來的兩人，身法却是更快。

董小梅一見有人追谷守崑，便不再出聲，連忙將那盒子，重又揣入懷中。

刹那之間，那從不同方向追來的兩人，已然將要追及谷守崑。

但此際，他們兩人却已然會面，只見他們雙掌翻飛，在身子相隔，尚有丈許開外之際便相互各攻了數招。

然而才一聲長嘯，身形聳動，各自向外，分了開去。在那一瞬間，董小梅已然看清，那

兩人一個乃是綠髮婆婆，另一個人，則正是怪醫姚九霄！

谷守崑趁兩人動手之際，又向前掠出四五丈，來到董小梅身前不遠處，董小梅忙趁機叫道：「谷公公！」谷守崑猛地一怔，身形一凝！

也就在他身形一凝間，綠髮婆婆和姚九霄兩人，已然旋風也似，趕了過來，一前一後，將他去路攔住。

谷守崑明知遲早要被他們兩人追上，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因此一見兩人，將他攔住，便索性停了下來，「哈哈」一笑，道：「兩位意欲如何？」

姚九霄怪叫一聲，道：「矮土地，你何必明知故問！」

谷守崑面色極爲鎭定，笑道：「我實是不能不問，你們兩個人都要逼我，叫我答應誰好？」

本來，綠髮婆婆和姚九霄兩人，眼光全都注定在谷守崑的身上。

而谷守崑的話才一出口，他們兩人，却已然狠狠地對望起來。

一九

谷守崑又是一笑，道：「兩位心中一定也明白，我絕無挑撥之意，但兩位既不能共享所得，自然該分個高下，決定由誰向我逼問才是，我決不逃脫，兩位放心便是了。」

他一面說，一面便向後退出了丈許，他所站的地方，本就離董小梅極近，要不然，董小梅低聲叫他，他也不能聽見。

如今，他再向董小梅存身之處，退出了丈許，簡直已來到了董小梅的身邊！

董小梅伏在草叢之中，並未被姚九霄和綠髮婆婆兩人發現。

只見谷守崑退開之後，兩人只是向他望了一眼，便各自走近了幾步，綠髮婆婆首先陰惻惻地一笑，道：「你是什麼人？」

姚九霄「哼」地一聲，道：「老狗婆，妳還是趁早夾着尾巴，逃走來得好些！」

怪醫的石頭，武林中幾乎無人不知，但知道他叫姚九霄的人，却並不多，必需得要高人的指點，才知道他名字的。

綠髮婆婆雖則也知道天柱山紅衫坪上，住着一位怪醫，但是却未曾見過面，因此並不相識，她一聽得姚九霄出口傷人，不由得勃然大怒，滿頭綠髮，已然根根豎起來。

只聽得怪叫一聲，道：「好賊子，叫你知道厲害！」五指如鈎，一抓已然劈面向姚九霄抓了出去，那抓，去勢極是奇幻，飄忽不定，看來竟像是沒有什麼力道一樣。

綠髮婆婆雖然不認得怪醫姚九霄，但是姚九霄一見她頭上如此青翠的一頭綠髮，却早認出她是什麼人來。姚九霄成名甚早，早年性格也不是如此怪僻，武林中的第一流人物，他當然也知道些。心知綠髮婆婆絕不是容易對付的人物，一見抓到，身子一搖，已然向旁閃了開去，反手一指，點向綠髮婆婆右手小臂彎上的「天澤穴」，出手奇快。

綠髮婆婆一見對方出手，如此之快，也已然心知不是庸手。

只見她手臂一縮間，一個反圈，五指又向姚九霄的指頭抓出！

綠髮婆婆首先發動，姚九霄一指，點向她攻出的右臂，綠髮婆婆一變招間，又抓向姚九霄攻出的那一隻手指。兩人一交上手，便自短兵相接，各走險招，可見他們求勝心切！

姚九霄見綠髮婆婆，招式奇幻，不敢硬接，又向旁避了開去。

兩人身形飄忽，片刻之間，便已然過了十五六招，打得難分難解！

董小梅見了，低聲問道：「谷公公，你爲什麼不趁機逃走？」

谷守崑搖了搖頭，也低聲答道：「沒有用，我一走，他們便不打了。小梅，我交給妳的那盒子，妳可還在？」

董小梅道：「在，谷公公，那盒子是不是和什麼九泉清笈有關的？」

董小梅話一說完，便見谷守崑的身子，劇烈地震動了一下。

董小梅倒未曾想到谷守崑會如此吃驚，正待再追問一句時，谷守崑已然反手一抓，抓了過來，董小梅萬萬料不到和自己感情如此之好的谷守崑，竟會陡然之間，出手向自己攻到。

她連忙想要閃避時，左手脈門，早已然被谷守崑扣住。

只聽得谷守崑低聲喝道：「小梅，妳是怎麼知道的？」

董小梅的心中又怒又急，道：「谷公公，你快將我放開來。」

谷守崑道：「可以，妳將那盒子還我！」

董小梅嘆了一口氣，道：「谷公公，你放心，我不會吞沒你的盒子的！」

谷守崑的面上一紅，略一猶豫，終於鬆開了手，道：「小梅，妳不要怪我，因爲關係實在太大。妳不要在這裡再躭下去，速向外逃，那盒子妳代我保管，切勿在人前露眼。」

董小梅道：「那你呢？」

谷守崑道：「我自會設法逃走的，小梅，妳我總是忘年之交，這件事我托妳了。在未得到我確切死訊之前，妳可得答應我，不將盒子打開！」

董小梅道：「好。」

谷守崑嘆了一口氣，道：「小梅，如果妳得到了我確實的死訊，那隻盒子，我便遺給妳了。盒中所藏，乃是一幅圖畫，如果參透了上面所畫的是什麼意思，便可得到那天下武匯的

副本，九原清笈。那實是學武之人，夢寐以求的事，小梅，在我未死之前，妳却不能動！」

董小梅冷冷地道：「谷公公，你要是信不過我，現在就拿回去好了。」

谷守崑嘆道：「小梅，我早已託妳，不必見怪了，妳快走吧！」

董小梅向綠髮婆婆和姚九霄兩人，看了一眼，只見兩人越打越是激烈，人影交纏，姚九霄的身形，也是微帶傴僂，簡直分不出誰是誰來！

董小梅本想現身，和綠髮婆婆打一個招呼，但心知這樣一來，姚九霄又會找自己的麻煩，只怕要耽擱自己的衡山之行！

她想了一想，便決定不再現身，拄着樹枝，向後悄悄地退了出去，退出十來丈之後，便加快了腳步，一逕向前馳出。

天色傍晚時分，已然上了官道，董小梅也不去客店投宿，就在野外，過了一夜，一連六七天，皆是如此，那一天，她已然到了衡陽城中。

衡陽乃是衡山附近第一個大鎮市，商旅來往，香客絡繹，極是繁華，董小梅在寒梅谷中長大，當眞想在城中，痛快地玩上幾日。

但是她急於去見皓首神龍，只得匆匆地穿過了衡陽，又走了半天，已然進入衡山之中。向山中的住戶，打聽天柱峯在什麼地方，却是人人搖頭，沒有一個人知道天柱峯三字的。

董小梅心中好生奇怪，心想那灰衣人還托自己帶話給皓首神龍，絕無捏造一個山峯的名

字來騙自己的道理。或者衡山方圓數百里，這些獵戶，並不知道，何不到山中的寺院中去一問。

主意打定，便隨着一群香客，一起向鄰近山峯處的寺院走去。

一路上，她仍然不斷向人打探天柱峯的所在，可是也無人知曉。

董小梅的脚傷，幾天之前，便已然痊癒，她向那些香客，問明了前赴寺院的路途，便獨自一人向前趕路。不一會，便見半山坳上，黃牆隱現，那座寺院的規模極是巨大。

董小梅心中暗忖：寺院中的和尚，終生在衡山居住，自無不知天柱峯在那裡之理。她一面想，一面向前飛馳，轉眼之間，已然將要到那寺院的門口，忽然看到前面山路之上，站住一人。

那人背負雙手，站在路上，作書生打扮，穿着一身淺黃色的長袍，上面繡出一枝盤虬曲折的蠟梅，顯得極其觸目。

董小梅一見那人，心中便是一動，暗忖那人的衣着神情，倒像是什麼地方，見過的一樣，她正在想着，那人已然轉過頭來。

董小梅向那人一看，只見那人甚是年輕，約莫二十歲上下年紀，星眉朗目，長得極俊，但是眉宇之間，却隱隱有幾分邪氣。

董小梅一見那人，自己並未見過，也就不放在心上，在他身旁繞過，向前掠出。

她才向前掠出了不到兩丈，只聽得身後，一聲長吟，那人忽然道：「天柱峯近在眼前，遠在天邊！」那人的語聲，極是嘹喨，直鑽入董小梅的耳鼓之中，董小梅心中一動，立即止步，回過頭來，道：「這位大哥，敢情知道天柱峯在何處？」

那人一笑，道：「適才見姑娘逢人便打聽天柱峯在何處，在下見人衆，不便毛遂自薦，心知姑娘定然會棄衆獨行，因此才不揣冒昧，在此耑候！」

董小梅見那人體態文雅，言語之間，文質彬彬，心中不禁生了幾分好感，忙道：「你早告訴我也就好了，天柱峯究竟在何處？」

那人面帶微笑，站在那裡，當眞如同玉樹臨風一樣，道：「不知姑娘到天柱峯有什麼事？」

董小梅不耐的道：「你告訴我天柱峯在何處便行了，問那麼多話作什麼？」

那人道：「姑娘莫怪，我原是好意，姑娘不喜歡問時，我不問便是。」

董小梅奇道：「好意？爲什麼？」

那人道：「因爲天柱峯上，據說住着一個武功極强，但行爲極壞之人！」

董小梅更是奇怪，道：「武功極高？行爲極壞？你指的是誰，難道是皓首神龍謝老爺子麼？」

那人點頭道：「正是他。」

董小梅笑道：「只怕你弄錯了吧！謝老爺子在武林之中，威名赫赫，怎會『行爲極壞』

？」

那人嘆了一口氣，道：「姑娘想是入世未深，是以才爲傳言所誤，那老賊徒負虛名，姑娘何必去找他？」

董小梅見其人年紀輕輕，口氣却如此之大，便生了好奇之心，向那人打量了幾眼，道：「你叫什麼名字，怎敢如此得罪謝老爺子？」

那人道：「我複姓司徒，單名一個仇字，姑娘芳名，我已知道了。」

董小梅只覺那人在講話之中，另有一股吸人的神態，不由自主使人和他講下去，當下她問道：「你何以知道？」

司徒仇道：「令尊威名，如此之盛，我怎會不知道？」

董小梅一看天色，已將黃昏，忙道：「你快說吧，天柱峯究竟在何處？」

司徒仇向前一指，道：「再過去六七里山路，就到天柱峯了。」

董小梅將信將疑，道：「不會吧，若是如此之近，怎會無人知道？」

司徒仇道：「那天柱峯三字，乃是謝音自己所取的，旁人並不知道，人家只叫作蓮花峯。謝音因爲自己所住之處，形如一條天然石柱，才取了這個名字的，姑娘妳如果要去見謝音的話，我勸妳別去了。」

董小梅本來還有拜謝音爲師的意思，被司徒仇一句話，說得心冷了許多，道：「我只是

去問他，打聽一個人的下落而已。」

司徒仇道：「在下還有兩句忠言相告。」

董小梅道：「請說。」

司徒仇向四面一看，才走近兩步，低聲道：「董姑娘，妳到了天柱峯，謝音的居所之後，若是謝音肯見妳，妳帶上這件東西，有利而無害！」

司徒仇一面說，一面從懷中摸出一件物事來，那是一塊色作暗紅的玉玦，看來像是古物，也並無出奇之處，董小梅奇道：「那有什麼用？」

司徒仇道：「若不是在下與姑娘一見如故——」

董小梅已然臉上一紅，「呸」地一聲，道：「你和誰一見如故？」

司徒仇却並不以爲忤，道：「然則請恕在下失言，這塊玉玦，乃是先祖遺物。先祖和謝音，本是至交，妳一見謝音，將這塊古玉玦，交到他的手中，妳所求之事，便會順利許多了！」

董小梅一聽得對方這樣爲自己着想，心中不禁好生後悔，剛才出言太重。

司徒仇話一說完，已然將玉玦遞了過來，董小梅連忙接過，佩在身上，道：「多謝你了！」

司徒仇道：「下次若再有幸，與姑娘相逢，只求賜還，便覺幸甚，何必多謝？」

董小梅嫣然一笑，便向前馳了出去，司徒仇站着，等她轉過了山角，才一個轉身，掠出丈許，朝一株大樹之上，躍了上去。

其時雖在隆冬，但那株大樹，樹枝極是繁茂，司徒仇躍了上去，原來樹上早已有一個人在，那人雙腿齊股斷去，竟是陰風蛇叟司徒本本！

只見司徒仇笑嘻嘻地道：「師傅，剛才你在樹上，想必全都看見了？」

司徒本本點了點頭，道：「妙哇，這叫着一石二鳥之計，就算未能傷了謝老賊，令得謝老賊和董閻王，結上死仇，也是好的！」

司徒仇道：「師傅，我們也該隨後到天柱峯去看個究竟了。」

司徒本本的面上，突然現出了一個極其怪異的神色，望了司徒仇好半晌，才道：「仇兒，你一出世，便爲我所救，你的身世，我一直未曾和你說起過，你心中在奇怪麼？」

司徒仇道：「師傅既不和我說起，其中當然必有原因。」

司徒本本嘆了一口氣，道：「仇兒，你跟我之姓，我和你名雖師徒，情逾父子，因爲你父母仇人，實在太以厲害之故，所以我一直隱忍不說——」

他只講到此處，司徒仇已然現出了滿面激動之色，道：「師傅，莫非仇人便是謝——」

司徒本本已然喝道：「噤聲！」

看官，司徒仇是什麼人，看官理應早知，他便是冷雪和龍慕白，在山洞中，未遇司徒本

本之前，擊傷龍慕白的那人。也就是在山神廟中的那個蒙面人。他剛才給董小梅上了一個大當，心中沾沾自喜，但如今司徒本本在捉弄他，他却一點也不知道。其中的曲折，本文以後，自會詳敍的。

當下司徒仇只覺得心血沸騰，道：「師傅，我與老賊，誓不兩立！」

司徒本本道：「仇兒，眞正殺你父母之人，還是老賊的女兒，我雙腿便是爲了救你，因而斷去！」

司徒仇道：「師傅再造之恩，徒兒銘感五中。」

陰風蛇叟司徒本本嘆了一口氣，又道：「仇兒，你血海深仇，雖然在姓謝的身上，但是我們此去天柱峯，若是未有必勝把握，千萬不可生事，你需要切記在心！」

司徒仇道：「徒兒省得！」兩人一齊從樹上躍了下來，也向着剛才董小梅馳出的方向逸去。

其時，已然暮色四合，他們兩人的身影，一會兒就看不見了。

却說董小梅獨自向前馳去，眼辨着路途，手却在把玩那塊玉玦，心想司徒仇三字，聞所未聞，也不知道他是何人門下。

自己心中，雖然已有了龍慕白，但和他做一個好朋友，總還是可以的。

她心中對於司徒仇其人，竟然絲毫也不加懷疑，也不將司徒仇交給她的那塊玉玦，仔細

地看上一遍。這自然是她的初涉江湖，不知人心險惡之故！

她向前走了沒有幾里，果然看到，前面有一個山峯，狀如蓮花，在那山峯之頂，另有奇峯突出，形如一條石柱。

董小梅心知那石柱之上，便是皓首神龍謝音所居，目的地將到，心神爲之一振，連提眞氣，不一會，便已然上了峯頂，來到了石柱之下。

其時，天色已然完全黑了下來，抬頭打量那形如石柱的奇峯時，高可三二十丈，陡上陡下，尚幸石角崢嶸，有可供攀緣之處。

董小梅小心翼翼，向上面爬去，月華初升，她也已到了天柱峯頂。

只見峯頂只不過畝許方圓，竟是一個平平整整的大石坪。

在石坪的正中，以石塊砌成兩間小屋，董小梅不敢怠慢，在離屋兩三丈處，停了下來，剛待出聲時，已然聽得石屋中有人叱道：「我早說過，此生不再見妳，妳又來作什麼？」

董小梅聽得那聲音，極是蒼老，轟轟發發，分明是一個內功已臻絕頂的人所發，但是所講的話，却又是不知所云。

董小梅呆了一呆，道：「老前輩，你——」

她才講到此處，已然聽得石屋中，「咦」地一聲，道：「妳是什麼人，如何擅上天柱峯來？」

董小梅心想，自已父親的名頭，甚是響亮，何不提上一提?便道：「家父冷面閻王董路，我來向老前輩問一個人的下落。」

那聲音放柔和了些，道：「原來妳是小董的女兒，只怕妳被人愚弄了，我在此多年不出，怎能知什麼人的下落？」

董小梅忙道：「不會錯的，那人會天罡六掌功夫！」

董小梅此言甫出，便聽得石屋之中，一聲悶哼，宛若半天之中，打下了一個悶雷一樣，令人心頭，爲之「怦怦」亂跳！

當下她僵在那裡，不知道是進好，還是退好，半晌，才聽得那聲音道：「妳且進來。」

董小梅身形一幌，便來到了石屋的門前，手一推，那門已開了開來。

定睛向前望去，只見那石屋的四角，全都鑲着一顆青光瑩瑩的夜明珠，在這石屋正中，一個石礅之上，一個老者，盤腿而坐。

那老者雖然坐在石礅之上，但是却比董小梅還高出半個頭！

只見他手心紅潤，宛若朱砂，赤足芒鞋，足白如玉，滿面神光湛然，一頭白髮，根根如同銀絲一樣，壽眉長垂，雙目微閉，神態莊嚴，令人望而生敬。董小梅心知這個老者，一定便是皓首神龍謝音了！

她唯恐謝音不肯將冷雪的下落講給自己知道，便摘下司徒仇給她的那個玉玦來，正待雙

手奉上時，忽然又聽得石屋之外，一個女子的聲音道：「女兒向爹爹問候！」

皓首神龍叱道：「我不見妳，妳不必前來，妳最近可曾下過天柱峯？」

董小梅走進石屋之後，並未將門關上，回頭看時，只見石坪上，跪着一個中年女子。

那中年女子，雖然滿面愁痕，頭髮也已然花白，但是還可以看得出來，她在年輕的時候，一定是一個美人胚子。

只見她雙眼睜得老大，但是却一點光采也沒有，敢情是一個瞎子！

只聽得她道：「女兒在眼盲之後，早已心如死水，如何還會在江湖上行走？」

皓首神龍「哼」地一聲，道：「妳若肯心如死水，也不會眼盲了，小女娃，妳要找的可是她？」

董小梅忙搖頭道：「不是，是一個年紀比她年輕許多，穿白衣服的少女！」

皓首神龍毫不考慮地搖了搖頭，道：「那妳一定是弄錯了。」一面說，一面向那中年女子一揮道：「妳去吧！」

在他一揮手間，董小梅只覺得一股颯然勁風，在身旁掠過，再一看那中年女子時，只見她身上衣服，如爲狂風所拂一樣，抖動不已，人已極不自然地站了起來。

董小梅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也爲之駭然不已，心想難怪武林之中，人人提起皓首神龍來，全都那樣吃驚和尊敬，連那個武功如此之高的灰衣人，也不例外。敢情皓首神龍的功力之

高，當眞是不可思議！

他和那中年女子相隔，少說也有四五丈的距離，可是在向前一掌，輕輕推出間，竟爾掌力直達那中年女子的身上！

那中年女子，一被皓首神龍的掌力湧起之後，身形一幌，快疾無倫，便已然下峯而去。

皓首神龍又道：「小姑娘，妳回去吧！」

董小梅還只當皓首神龍謝音不肯說出冷雪的所在，急道：「老前輩，我不會弄錯的……」她一面說，一面解下了司徒仇給她的那塊玉玦來，遞了上去，道：「請看在這塊玉玦份上，告知我她的下落！」

皓首神龍謝音，面上現出了訝異之色，道：「什麼玉玦？」一伸手接了過來，雙目略睜，異光迸射，向那塊玉玦看了一眼，陡然之際，發出了一聲怪吼！

那一聲怪吼，聲音之響，震得董小梅全身發麻，動彈不得！

同時，只見皓首神龍滿面怒容，手指一運勁，「咯」地一聲響，已將玉玦，捏成了兩半。而就在他將玉玦捏成兩半之際，一股液汁，突然從玉玦之中，濺了出來！

這一切變故，全然是在電光石火之間，所陡地發生的。

董小梅見皓首神龍謝音，在突然之間，面現盛怒，大聲呼喝，已然是目定口呆。等到皓首神龍謝音用力將那玉玦，捏成了兩半，而在玉玦之中，却又有一股液汁，射了出來，變化

之奇，更令得董小梅莫名其妙！

只見謝音面上的神色，更是暴怒，銀絲也似的長髯，根根揚起，「呼」地一口氣，便向那一股液汁，吹了過去。

他那一口眞氣噴出，力道何等之强，只聽得「轟」地一聲過處，那股本來自玉玦中射出，向他劈面門射去的液汁，已然化為無數細沫，被吹散了開去。

而謝音也在此際，又發出了第二聲怪吼，吼聲未畢，便厲聲叱道：「鬼蜮技倆，也敢賣弄！」

董小梅此際，雖然不知道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她却也可以知道，事情有一些不妙。

尤其是當那一股液汁，被皓首神龍謝音，一口眞氣吹散之際，董小梅還聞得鼻端，隱隱有一股極其難聞的羶味。

由此可知，那股自玉玦之中射了出來的液汁，一定是什麼奇毒之物！

謝音的那一聲斷喝，更是令得董小梅魂飛魄散，她連忙道：「謝老爺子，我——」

她只講了五個字，已然覺出一股大力壓到，幾乎連氣都閉了過去！眼前只見謝音蒲扇也似的大手，已然當胸抓到。

百忙之中，董小梅還想要再退避時，那裡還避得開去！

她只是身形略略側了一側間，左肩之上，一陣劇痛，冷汗直流，皓首神龍謝音五指如鉤，已然將她的左肩，牢牢抓住！

董小梅只聽得自己的肩頭，「喀喀」一陣響，那陣劇痛，又是入心入肺，非同小可，她心知自己左肩骨，已然被抓碎，更是又急又恨，只聽得謝音又是一聲斷喝，道：「小女娃，老夫與妳有何仇恨，妳竟要使這種歹毒的方法來害我？」

董小梅心中，急到了極點，想要為自己分辯幾句，但是一時之間，又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好。肩頭上劇痛陣陣，剎時之間，只覺得眼前發黑，一個字也未曾講出，便自昏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久，董小梅才悠悠地醒了過來，只覺得左肩之上的疼痛，已然不再存在，反倒有一股清涼舒服的感覺。

她定睛一看間，只見自己，仍然是在這間石屋之中，但是皓首神龍謝音，却已然不知去向。

而自己的左肩上，則紮上了幾條白布，顯然已被人上了傷藥。

董小梅吁了一口氣，站了起來，又一眼瞥見，自己的寒鐵索，正放在一張石桌之上。

董小梅不知道在自己昏了過去之後，曾經發生過一些什麼事，她在石桌附近，坐了下來。剛一坐下，沒有多久，便見皓首神龍謝音，高大已極的身軀，大踏步地走了進來。

董小梅一見謝音，心中大是駭然，連忙向後，移了移身子。

看謝音時，只見他仍然是滿面怒容，才一走進，便向石桌之上的寒鐵索一指，道：「這是冷面閻王董路，仗以成名的兵刃，如何會在妳的腰際？」

董小梅吸了一口氣，道：「那是他……給我的！」

謝音厲聲道：「妳是他的什麼人？」

董小梅被謝音的語聲，震得耳際嗡嗡作響，好一會兒，才定了定神，道：「我是他的女兒！」

謝音「哼」地一聲，道：「冷面閻王與我，並無過節，妳來害我，是受了何人指使？」

董小梅見皓首神龍，一口咬定，自己是前來害他的，急得淚水直流，道：「我……是上天柱峯來找人，不是來害你的！」

皓首神龍謝音面色倏地一沉，蒲扇也似的手掌，突然一翻，「叭」地一聲，已然重重地擊在那張石桌之上！在他的手掌，和桌面接觸之際，除了「砰」地一聲之外，整個石屋，都爲之震動了一下。

董小梅偷眼看去，心中更是嚇了老大一跳！

謝音的手掌，雖然仍按在桌面上，但是他手掌，竟陷入了桌面三分！

需知要以一掌之力，將那厚達半尺的石桌桌面，擊得碎裂，固然，那一股陽剛之力，也已然是極不容易之事。但是像謝音那樣，一掌擊下，桌面之上，一條裂痕沒有，他手掌却微

微陷入了石內，則已然是達到了陰陽互濟、剛柔並生的絕頂境界。不要說眼見，連聽也未曾聽人說起過！

董小梅張口結舌，無以爲答間，謝音又已然道：「念在妳年幼無知，只要妳將背後指使妳前來的是誰，他如今在何處，說了出來，我還可以饒妳一死。若是妳不說時，莫怪我心狠！」

董小梅呆了半晌，哭道：「謝老爺子，我確是前來找人的，你要下手打死我，我……也只是……這一句話，別無他言！」

謝音雙目之中，神光四射，望得董小梅全身，微微發顫。

好一會，才又聽得他道：「那妳一見面，便將那玉玦給我，是何意思？」

董小梅此際，也已然有一點知道，蹊蹺在出在那塊玉玦之上。聞言忙道：「那是我找不到天柱峯在何處之際，一個年輕人給我的，他說當老爺子你見到了那塊玉玦之後，便肯幫我的忙了！」

謝音「哼」一聲，道：「當時妳難道未曾細看一看麼？」

董小梅搖頭道：「沒有！」

謝音左手一伸，將那塊已然被他，捏成了兩半的玉玦，「叭」地放在桌上，道：「妳自己看！」董小梅俯首一看時，也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只見那玉玦之上，刻着一個大烏龜，在龜背之上，還鐫着兩行字，道：「謝音老王八，皓首綠背，遺臭萬年！」

董小梅手指簌簌發抖，想去碰那玉玦，怎知那手指才一觸及那玉玦間，玉玦竟然應手成粉。敢情剛才謝音在將之放在桌面上的時候，已然運絕頂功力，將玉玦震成了粉末！

董小梅不敢抬起頭來，只是道：「我……確是不知玉上有字刻着！」

謝音的語氣，顯得略為平和了些，道：「我也想董路之女，不致如此下流，那給妳玉玦的人，存心騙妳，他心知我脾氣暴烈，一見那兩行字，定然暴怒，會將玉玦捏碎。而他則早在玉內，鑽了一個空隙，藏上了奇毒無比的毒液，想來害我，若不是我見機，此際只怕已然死在妳手中了！」

董小梅呆住了作聲不得，謝音又問道：「那給妳玉玦的是誰？」

董小梅對司徒仇，本來印象甚好，但經此一來，她想起司徒仇竟以如此卑劣的手段，嫁禍自己，心中也不禁憤慨之極。道：「那是一個名喚司徒仇的年輕人。」

謝音將司徒仇三字，唸了幾遍，「哼」地一聲，道：「只怕他也是受人利用！」

話一說完，小指一挑，將寒鐵索挑了起來，道：「你肩骨已經我接上，兩日之內，便可痊癒，快下天柱峯去吧！」

董小梅接過了寒鐵索，向外走去，來到了門口，她心中不禁一陣難過！

在她未曾上天柱峯之際，她心中實是充滿了希望。不但希望自己能夠找到龍慕白，而且希望可以拜謝音為師！

可是如今，一切全都完了！

她在門口，略停了一停，又轉過身來，怯生生地道：「謝老爺子——」

謝音喝道：「妳還不走，在此作甚？」

董小梅鼓起勇氣，道：「謝老爺子，你確是未見有一個白衫女子，叫做冷雪的麼？」

二〇

謝音道：「天柱峯上，只有我們兩父女隱居，並無他人，妳快走吧！」

董小梅嘆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只得走了出去，沒有多久，便已然下了天柱峯。

此際，董小梅的心中，實在是悵然之極，她無精打采地慢慢走着，不一會，便來到了一條小溪的旁邊，她在一塊石上，坐了下來。

那溪水的兩岸，開着不少，色作嬌黃的野花，一陣風過，將花瓣吹落在溪水之中，順着小溪，慢慢地淌了下來，更撩起董小梅的無限情思。她望着溪水，像是在溪水之中，看到了龍慕白的身影。

可是一剎那間，游魚喋喋，激起了一個個的漣漪，龍慕白的身影，又破碎了，不見了！

董小梅站了起來，喃喃自語，道：「不論天涯海角，只要我有一口氣在，龍公子，我總要回到你的身——」她下面一個「邊」字，尚未出口，陡然之間，只聽得不遠處，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道：「前輩，我已然說過許多次了。」

董小梅一聽得那聲音，不禁全身，盡皆爲之震動了一下！

那正是龍慕白的聲音！

一剎時間，董小梅甚至認爲，那是自己因爲思念過甚而產生的錯覺！

可是她立即便更正了自己這一個想法，因爲除了龍慕白的聲音之外，還有第二個聲音，那是一個女子的聲音，董小梅也曾聽到過的，就是那個雙眼已盲的謝音的女兒所發！

只聽得她的聲音之中，充滿了幽怨、仁慈，道：「孩子，我也不來怪你，十八年前，你還是剛出世的嬰兒，知道什麼？」

接着，又聽得龍慕白長嘆了一聲，道：「妳總是說不明白，唉！」

董小梅此際，已然再無疑問，龍慕白就在不遠處，她連忙循聲，向前走去，循着小溪，拐了一個彎，眼前便是一個小小的山林。

董小梅躍過了小溪，來到了山林之外，隱身在一株樹後，向前看時，只見在一塊大青石上，一個頭髮灰白的中年婦女，盤腿而坐，雙手正緊緊地握住了龍慕白的雙臂，面上的神情，十分複雜而難以捉摸。

龍慕白的面色，雖然還顯得十分蒼白，但是精神却很好。可知那怪醫姚九霄，當眞有起死回生之能！只聽得龍慕白道：「前輩，十八年之前的事，是妳自己弄錯了的！」

那中年婦女已然看不見東西的眼眶之中，又滴下了兩滴淚來。

她微微地仰起了頭，望着龍慕白，面上的神情，是那樣地熱切，可以說，她如果能夠望上龍慕白一眼的話，死也甘心！

只聽得她道：「孩子，我怎會弄錯？那一年，我帶着你，遠走關外，你那沒良心的父親，棄我們母子於不顧。在一個大雪紛飛之日，在小客店中，你被騰天金蛟龍雄夫婦，以一個小女孩換走，若不是你外公湊巧趕到，只怕我也不致於和你分別了十八載！」

那中年婦女講到此處，語音已然漸漸地哽咽起來，龍慕白面上的神色，却顯得極不耐煩起來。

只聽得那中年婦女又道：「孩子，你可知道你娘的雙眼，是怎麼會不能見物的麼？就是……因爲想念你……而哭瞎的！孩子，天可憐見，咱們重又相會了，你……別再叫娘傷心了吧！」

龍慕白嘆了一口氣，道：「前輩，我已然講得唇焦舌敝，妳仍然不信，妳不妨問一問冷姑娘，她也因爲誤會，而害了我的母親。妳問一問她，便可以知道，妳完全弄錯了！」

那中年婦女，呆了一呆，側頭沉思了片刻，道：「她已然和我說過了。」

龍慕白鬆了一口氣，道：「那就是了，妳快讓我離開去吧！」

那中年婦女突然尖聲叫道：「不！我不信！你們兩人的話，我全不信！我沒有弄錯，我雙目雖盲，十八年前的事，我猶歷歷在目，怎會弄錯？孩子，你叫我一聲，叫我一聲！」

那中年婦女，講到後來，簡直是在撕心裂肺地呼叫，聲音驚心動魄，淒厲到了極點。

龍慕白道：「前輩，妳與令郎，分別十八年之久，我實也十分同情，但是我絕不是妳的

兒子，我母親也等於是間接死在妳手中，我怎能叫妳做母親？」

那中年婦女猛地一怔，突然右手揚處，「啪啪」兩聲，已然打了龍慕白兩個耳光，突然又一拉，將龍慕白拉向她的懷中，哭道：「孩子，娘不是想打你，娘是因爲你心中糊塗，想叫你清醒一些！」

龍慕白啼笑皆非，董小梅看到此處，實在忍不住，一閃身，便走了出來。

她一現身，剛待出聲時，突然看然眼前人影一閃，一個人已然攔在自己的面前。

董小梅定睛一看間，只見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死對頭冷雪！

只見冷雪向她作了一個手勢，令她不要作聲，董小梅呆了一呆，尙未曾決定，是否應該聽她的話間，已然聽得那中年婦女，厲聲喝道：「誰？」

冷雪連忙道：「姑姑，是我！」

那中年婦女道：「還有一個是誰？」

董小梅一聽得她如此問法，心頭着實吃了一驚，暗忖那中年婦女，雙目雖盲，但是聽覺之佳，實是罕見，她從脚步聲上，已然聽出不止一人！

冷雪又道：「姑姑，就是我一個人！」

那中年婦女將頭緩緩地轉了過來，對着冷雪和董小梅半晌，才「嗯」地一聲，道：「雪兒，妳快說，妳對我說的那一番話，全是假的！」

冷雪面上的神情，顯得痛苦之極，道：「姑姑，我不能說！」

那中年婦女一聲悲嘯，右掌倏地揚起，向外擊出，勁風過處，飛砂走石，遠在丈許開外，一株碗口粗細的槍樹，恰和她的掌風，撞個正着，「咣嚓」一聲，便已然斷成了兩截！

只聽得她道：「我孩子自出生以來，便與我分手，難怪他覺得事出突然，不肯相認，妳從小由我撫養長大，如何也來傷我的心？」

冷雪雙膝一屈，便跪了下來，道：「姑姑，妳最好快樂，最好妳能找到失踪了的兒子，但龍公子確不是妳的兒子！」

那中年婦女厲聲道：「胡說！」

她一面說，一面更是將龍慕白緊緊地摟住，生怕有人會自她懷中，將龍慕白搶走一樣。

冷雪膝行向前，道：「姑姑，我還有一件事，未曾和妳說過。」

那中年婦人道：「什麼事？」

冷雪道：「在我到達騰天金蛟龍雄府上的時候，有一個中年男子，也認爲龍公子是他的兒子——」

那中年婦女的面上神色，已然大變，道：「是……是麼？」

冷雪點了點頭，道：「是，可是後來，他也知道自己是錯了！」

中年婦人道：「他……他叫什麼名字？」

冷雪道：「他姓饒，名字很古怪，叫饒了她。」

中年女子怔了一怔，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道：「饒了她，饒了她，誰要他饒？孩子，那賊子，便是你的父親，當年我蒙了心，竟會愛上了他！孩子，他雖是你的父親，但是你與他，却是不共戴天，我授你武功，你絕不能饒他！」

看那中年婦女的情形，簡直已然狀類瘋狂，不可以理喻了。

龍慕白掙扎了一下，但是却掙不脫她的掌握，只聽得她又道：「我之所以還活在世上，完全是爲了要和你相會，唉！怎知我雙眼已盲，却終於未能再和你見上一面。孩子，你如今雖已長大成人，但是在我心中，你仍然是一個嬰兒，我彷彿見你，吞食指頭，津津有味的情形。」

講到此處，她面上又現出了一絲極其幸福的神情來。

龍慕白抬起頭來，望着冷雪和董小梅兩人，神情極爲尷尬。

那中年婦女又道：「如今，我既然與你相會，我一身武功，便可傳授與你了。」

龍慕白已然辯至筋疲力盡，但是那中年婦女，仍然不信，他嘆了一口氣，也不再多說什麼，那中年女子一笑，道：「孩子，如今你明白了麼？」

龍慕白正想再說什麼時，突然聽得斜刺裡，傳來了一下陰惻惻的笑聲！

那下陰惻惻的笑聲一起，中年婦女的神色，陡然之間，爲之一變。

而冷雪也震了一震，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更是呆了一呆！

只見笑聲刺耳，兀自蕩漾未畢，「叮」、「叮」兩聲，金鐵交鳴之聲過處，一個脅支雙拐，雙腳齊斷的怪人，已然從一株大樹之上，躍了下來，道：「謝姑娘別來無恙否？」

那中年女子，像是竭力想在思索，其人是誰，那人已然道：「謝姑娘，妳雙目雖盲，難道連老朋友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麼？」

中年女子「哼」地一聲，利時之間，已然想起了對方是誰，道：「司徒本本，當年一掌，未曾將你震死，你如今又來送死麼？」

那突然從樹上躍了下來之人，正是陰風蛇叟司徒本本！

只見他面帶詭笑，道：「謝姑娘，當年一掌之賜，沒齒不忘，此次前來，一則為了還想領教一二；二則，有一事奉告！」

中年女子冷冷地道：「什麼事？」

司徒本本面上神情，更加顯得詭異無比，道：「我來告訴妳，妳將來必然死在妳親生的兒子之手！」

中年女子全身猛地一怔，面上的神色，也顯得盛怒之極！

看官，那中年女子，乃是皓首神龍謝音之女謝蓮，各位想必早已知曉。

謝蓮在十八年前，被乃父皓首神龍謝音，押回衡山天柱峯之後，便未曾再離開過衡山一步。當年在關外，皓首神龍，因不忍那小女孩在雪地之中凍死，便將之帶了回來。

在那小女孩十歲頭上，謝音便將之送往峨嵋，令之拜在半月師太門下。

皓首神龍謝音此舉，原是為了避免謝蓮將自己嫡傳功夫，傳給了人家。

其時，謝蓮雙目，雖還未盲，但是視線也已然模糊不清。

當謝音堅要將冷雪送走之際，冷雪雖然不是她親生女兒，而且，謝蓮心中，還對冷雪的父親，恨之切骨。但十年來，她對冷雪，也生出了極其濃厚的感情，曾經竭力反對。

可是皓首神龍謝音的脾氣，何等剛愎，他既然已經決定，誰能反對得來？冷雪終於哭哭啼啼，到了峨嵋山，但是謝音剛一走，冷雪便溜下山來——她以一個十歲的小女孩，間關萬里，居然回到了衡山天柱峯！

謝蓮不敢讓父親知道冷雪已然逃了回來，便和她兩人，在天柱峯下居住。

八年來，謝蓮已然將家傳武功，盡皆傳給了冷雪，這才向冷雪道出了她的身世。

冷雪的真正身世如何，作書人下文自會表明，但謝蓮在十八年來，卻一直認為冷雪的父母，便是騰天金蛟龍雄夫婦。

謝蓮向冷雪道出了當年雪地之中的一幕往事之後，冷雪對自己的生身父母，也是痛恨到了極點，答應謝蓮，前赴龍雄府上，不但要將孩子帶回來，而且還要殺死龍雄夫婦，以作懲戒！

謝蓮這才取出了當年在冷雪的襁褓之中，所發現的那一枚玉戒指，交給了冷雪，冷雪便離開了天柱峯，這才有本書前文所述的一連串事故發生！

當下謝蓮聽得司徒本本，如此說法，她乃是深知司徒本本，為人陰險之極，當年他雙腿為自己一掌震斷，這個深仇，他一定緊記在心。

所以，當冷雪離開天柱峯之際，她命冷雪，打聽司徒本本其人，見了面便不要放過。

謝蓮只當冷雪的武功，已和自己當年，差不許多，足可誅殺司徒本本。她却未曾料到，二十年來，司徒本本的武功，已然突然猛晉，冷雪差一點還曾傷在司徒本本之手！

謝蓮將司徒本本的話，細想了一想，也不禁覺得一股寒意。

當時，便像是有一股不祥的預兆，襲向她的心頭！但是她隨即將那種念頭放開，冷冷地道：「司徒本本，你在做夢麼？」

司徒本本怪笑一聲，道：「妳才是在做夢哩！」

謝蓮冷笑一聲，道：「你再度尋上門來，可是自度，已然敵得過天罡六掌了麼？」

司徒本本雖然在與冷雪對敵之際，勝過了冷雪，但是他也深知那天罡六掌，實是武學之中，一等一的厲害功夫！

本身內力深一分，掌力之强，也加一分，同時天罡六掌，冷雪使來，和謝蓮使來，便自不同。如果是皓首神龍謝音使來，只怕天下已無敵手！

因此他鋼拐點動，向後略退開了幾步，道：「我話已然帶到，能否敵得過天罡六掌，自然只有到時，方可知道！」

謝蓮雙目，雖然不能見物，但聽聲辨位，直對司徒本本，却是絲毫不差。

只見她左掌，慢慢地揚了起來，道：「然則你就快接住了！」

此際，她右手仍然牢牢地握住了龍慕白的手臂，面對如此强敵，她竟然只以一手應敵！

一旁冷雪吃驚道：「姑姑，這人武功極高，我曾敗在他的手下，妳快將龍公子放開了吧！」

謝蓮道：「不！除非我死了，不然我絕不讓孩子離開我一步。」

龍慕白也是深知陰風蛇叟司徒本本的厲害，他見謝蓮，竟然欲以單掌迎敵，忙道：「前輩妳放心，待妳退敵之後，我再回到妳的身邊便了！」

謝蓮呆了一呆，道：「好！」右手向外一揮，一股大力，已然將龍慕白從大青石上，湧了起來，向冷雪飛了過來。

待到龍慕白穩穩地站定之後，董小梅實在再也忍不住，連忙踏前一步，叫道：「龍公子！」

可是董小梅的這一聲叫喚，龍慕白並未聽到！

非但是龍慕白聽不到，便是董小梅自己，也未曾聽得自己的聲音！

原來，就在她一開口間，謝蓮已然雙掌齊揚，一齊向前推出！

那正是「天罡六掌」之中的第一招「滿天星斗」，掌風轟轟發發，就算董小梅大聲狂呼，聲音也一定要為之掩蓋了過去。

謝蓮一招「滿天星斗」使出，人也已然霍地站了起來。

只見陰風蛇叟司徒本本的面色，極是緊張，一聲怪嘯，右拐揚起，也是一股勁風蕩起，便向謝蓮的掌力，迎了上去。

兩股內家眞力，幻化而成的大力，電光石火之間，已然淩空相迸！

只聽得悶雷也似，霹靂一聲過處，在大青石上的謝蓮，身形幌了一下。

而只以一拐支地的陰風蛇叟司徒本本。則身子如同陀螺也似，滴溜溜地轉上三轉。本來，他左拐拐尖，只是點在地面的，但連轉三轉之後，拐尖已然插入地內，尺許有餘！可見司徒本本，也是化了極大的力道，方能穩住了身形的！

這一招，司徒本本硬接了下來，雙方勝負未分，但司徒本本心中，却不免暗自吃驚！

因爲「天罡六掌」，乃是一招厲害似一招，到最後一招「六丁運天」之際，威力之盛，當眞是無與倫比！他當年敗在謝蓮手下，便是敵不住那一招「六丁運天」之故。

如今，在第一招上，他只是和謝蓮，堪堪打了一個平手，再下去，只怕難以支持！

司徒本本只當自己二十年苦練，總可以復仇雪恨，而且，他也已然安排了一個極是陰毒狠辣的報仇方法，但無論如何，總要能先勝過謝蓮。

如今看來，二十年來，謝蓮的功力之高，也已然將到登峯造極的境界，若是勝不過她，自己苦心策劃的一切，豈非都不能實現？

司徒本本一想及此，心中恨極，不等謝蓮第二招攻出，身子一拔，已然將陷入地中的左拐，拔了起來。身形騰空五尺，雙拐齊發，鋼拐掠空而過，宛若兩條墨龍，帶起兩陣狂嘯，向謝蓮當頭，擊了下來。

只見謝蓮右掌當胸，左掌外翻，看來全然未曾戒備。

電光石火之間，雙拐已然將要壓到，只見她右掌陡地一圈，向外推出，竟然不按次序，在第一招「滿天星斗」之後，便已然使出了第三招「陽回斗轉」！

這一招，威力之猛，冷雪、龍慕白、董小梅三人，若非親見，直難想像！

只見司徒本本，身在半空，又突然之際，向上拔起了尺許。

看他的情形，像是想迎面前來，再行變招的。但是他一躍起之後，謝蓮的手掌，緊跟着向上一翻，司徒本本怪嘯一聲，身不由主，向外跌出！

司徒本本才一向外跌出，謝蓮身形飄動，疾拔而起，她拔起之勢，斜斜向前，竟一點不差，直向司徒本本迎了上去。

此際，兩人的身子，同在半空，離地一丈五六，謝蓮身在半空，一招「大雪紛紛」，已然使了出來，掌影如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向司徒本本湧了上來。剎時之際，司徒本本的整個身形，已然不復再見，全爲掌影包沒！

在一旁旁觀的董小梅等三人，只當這一次，司徒本本，萬難逃脫！

怎知司徒本本，二十年苦練，也不是白費的。陡然之間，只見如雪掌影之中，一條墨虹，陡地橫展，在那樣嚴密的掌影之中，硬生生地撐出了一個缺口，而他的身子，也在那缺口之中，飛身而出！身形向下一沉間，手揚處，三絕拐「咯」地一聲，長了一半，拐尖直點謝蓮胸前的「璇璣穴」！

謝蓮一覺出一股大力，點向胸前，連忙身子一縮，一聲長嘯，身形下沉，落了下來。

此際，司徒本本也已然身形下沉，向下落來。

兩人動手三招，仍是不分勝負！

司徒本本才一落地，眼中綠光閃閃，突然一眼，向龍慕白望了過來！

龍慕白和冷雪、董小梅，站在一起，一見他向自己望來，心頭不禁一震。

也就在這一震之間，只聽得司徒本本，怪笑一聲，向龍慕白等三人，疾撲而至！

三人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董小梅抖起寒鐵索，三點銀星，疾飛而出，但司徒本本，左拐一揚間，「叮」地一聲，已將寒鐵索砸開。

冷雪一掌「六丁運天」劈胸襲出，司徒本本迴拐反迎。

電光石火之間，冷雪和董小梅兩人，已然被司徒本本，一齊擊退。

而司徒本本，也已然搶到了龍慕白的面前！

本來，以謝蓮的武功而論，立即趕到，還足可以解圍。

但是，她卻一直不知有董小梅在，她雙目已盲，只憑聽聲，一聽得多出了一個人的腳步聲，她腦中一亂，不知龍慕白是否已然避開。而就在那一呆之間，司徒本本已然伸手向龍慕白抓出！

冷雪和董小梅兩人，眼看着司徒本本，鳥爪也似的五指，將要在龍慕白胸前，疾插而入，不由得一齊尖叫起來！

而龍慕白本人，也已然被司徒本本襲向前來的那一股大力，將氣都閉了過去，連聲也不能出。身子無助地向後一退間，司徒本本又是一聲怪笑，突然之間，右手向下一沉，已然離開了龍慕白的胸前，而改向龍慕白的手腕，疾抓而出！

他這一下改招，顯然是早有預算，而並不是倉皇變計的。

因爲，在他右手向下一沉間，他身形也不免微微低了一低。

而就在此際，謝蓮早已自他的身後，疾撲了過來，掌風匝地捲到。司徒本本在這時候，身形向下略矮，是極其吃虧的事！

謝蓮出手如風，掌風飛砂走石，向司徒本本壓到，但司徒本本的出手，也是快疾到了極點，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錚」地一聲響，司徒本本左拐在石塊上一點，他人已然掠起丈許。

而就在他掠起之際，龍慕白的脈門，也已然被他扣住，以致龍慕白的整個人，被他一起

提了起來。

謝蓮身形一擬，仰起頭來，雙臂向後一挫，手掌翻處，兩掌已然將要一齊推出！

她這一招「六丁運天」，如果發出的話，威力之強，自然無可比擬，司徒本本身在半空，毫無可以着力之處，能否抵擋，實是大成問題！但就在此際，謝蓮却聽得半空之中，龍慕白怪叫的聲音，道：「陰風蛇叟，你抓住我作什麼！」

龍慕白的聲音，自高而下，傳入了謝蓮的耳中，謝蓮的面色，陡地一變！

利那之間，她整個人，像是石像一樣，僵立在地上，一動不動。

那一招將發未發的「六丁運天」，也在剎那之間，收住了勢子，以致謝蓮的姿態，看來怪到了極點！她已然明白，司徒本本將龍慕白制住了。

謝蓮在近二十年來，不知在自己從未謀面的兒子身上，注下了多少母親的感情，她因為眼淚流得太多，而盲了雙眼。

十八年前，雪地上，小客店中的事情，使她固執地認為自己的兒子，是被騰天金蛟龍雄夫婦換走的。而由她扶養成人的冷雪，才是騰天金蛟龍雄的女兒。不要說她如今雙目已盲，就算她視覺仍然在的話，她也絕不能改變自己的這種信念！

她明知道這個時候，如果發出一招「六丁運天」的話，司徒本本萬難抵擋，只怕就在半空，便要被「天罡六掌」至剛至猛的掌力，將內腑一齊震裂而亡！但是龍慕白當然也難免遭

殃！

多少年來，她的兒子，簡直比她自己的生命，還要來得寶貴，因此，在剎那之間，她收住了勢子，失去了克敵制勝的機會！

而司徒本本，則也在此際，帶着龍慕白，一齊落了下來。

司徒本本鳥爪也似的五指，仍然緊緊地扣在龍慕白右手的脈門之上！

一時之間，靜到了極點，五個人中，沒有一個人出聲，各自可以聽到對方的呼吸聲，甚至於心跳聲！好一會，冷雪才叫道：「姑姑，龍公子被他制住了！」

謝蓮的面色，已然蒼白到不能再蒼白，連嘴唇在內，簡直如同一張灰白色的紙一樣，只見她頭部，緩緩轉動，轉向龍慕白和司徒本本！

雖然她的眼睛，根本已然看不見絲毫東西，但是她的眼睛，還是睜得那麼地大，了無神采的眼珠，幾乎要從眼眶中突了出來，嘴唇顫動着，好一會，才聽得她低聲道：「你要怎麼樣？」

司徒本本「喋」地一笑，正想開口時，董小梅又抖動寒鐵索，一聲尖叱，道：「你這不要臉的東西，暗箭傷人麼？」

一面叫，一面向前疾撲了過來，可是，她尚未撲近，司徒本本和謝蓮兩人，竟不約而同，向外一揮手，兩股大力交匯，湧向董小梅，將她的身子，震得向外直跌了出去！

董小梅一落地之後，一個觔斗翻了起來，還想再向前衝去，可是眼前人影一閃，冷雪已然到了她的面前，喝道：「別胡來！」

董小梅哭叫道：「龍公子，我要救他，你們全不是好東西，我要救他！」

謝蓮一偏頭，冷冷地道：「雪兒，她是什麼人？」

冷雪忙道：「她是龍公子的朋友。」她一面說，一面轉過頭來，道：「董姑娘，別胡說，姑姑會設法救龍公子的！」

董小梅頭髮披散，狀類瘋狂，那裡肯聽冷雪的勸阻？足尖一點，又待向前掠出，但只聽得謝蓮冷冷地道：「將她制住了！」

冷雪身形一擰，重又攔在董小梅的面前，反手向董小梅的腰際便抓！董小梅三股寒鐵索，閃起三點寒星，向冷雪當頭罩了下來。

但冷雪的武功，比董小梅高出許多，董小梅一招才出，冷雪身形幌處，人早已來到董小梅的背後。董小梅一怔，心知不妙間，背後一麻，「章台穴」已被點中，身子一軟，便倒向冷雪的懷中。

冷雪將她扶住，向後退了丈許，低聲道：「董姑娘，妳別怪我，妳該知道，我也一樣關心龍公子，但姑姑一定有辦法的！」

董小梅的心中，怒到了極點，但是她穴道既已被封，還有什麼話好說？只得依在冷雪的

懷中。

只見謝蓮又向前邁出了一步，一字一頓地道：「你要怎樣？」

司徒本本「嘿嘿」冷笑兩聲，道：「簡單得很，妳交兩條腿來！」

謝蓮的身子，微微震動了一下，道：「那你先將我孩子放開！」

司徒本本冷笑道：「妳先自己將雙腿擊斷，也要用天罡六掌中，六丁運天那一招！」

謝蓮語音如鐵，道：「你先將孩子放開，我一定照做！」

司徒本本尚未回答，龍慕白已然忍不住道：「前輩，我不是妳的兒子，妳也不必為了我而受制於人，自斷雙腿！」

謝蓮强然一笑，道：「孩子，你如今該可以明白，你是不是我的兒子，天下只有母親，才肯為孩子做任何事情，甚至是斷去雙腿！」

龍慕白呆了一呆，想起自己母親的慘死之情，眼中不禁又落下淚來，道：「前輩，我如今確信妳有個兒子，流落江湖，但絕不是我，我的母親，已然被妳派去的人打死了。」龍慕白那幾句話，講到後來，幾乎是聲嘶力竭地呼叫！

他的心頭，其時實在也是痛苦到了極點！

他的母親死了，謝蓮是間接的兇手！

但是，在這兩個人的面前，他又為自己枉死的母親，作了些什麼？

不但龍慕白心中，苦痛之極，冷雪一聽到龍慕白的話，也是禁不住心痛如絞，怔怔地流下淚來！只有司徒本本，臉上却依然帶着極是得意的詭笑，道：「不行，妳先斷腿，我再放人！」

謝蓮又向前踏出了半步，空空洞洞的眼光，直對住了司徒本本，好一會，才道：「如果你到時不放人，我絕不放過你！」

司徒本本大笑，道：「這小子我要抓便抓，要放便放，何必騙妳？」

謝蓮一咬牙，道：「好！」

她這裡一個「好」字才出口，面上的神色，像是一塊青鋼一樣，冷雪大叫道：「姑姑！」

龍慕白也不禁大驚，叫道：「前輩！」

可是，他們兩人的叫聲，一先一後，剛一傳出，便聽得「轟」地一聲響，謝蓮雙掌翻處，已然向自己的雙腿，一招「六丁運天」，擊了下去！

緊接着，只聽得「砰」地一聲，她整個人也已然倒在地上，全身汗如雨下，不知忍受了多大的苦痛，甚至面上肌肉，也已然扭曲得不復成形，但她仍然顫聲道：「快……放開孩子！」

司徒本本雙拐點處，仍然帶着龍慕白，繞過謝蓮，滴溜溜地轉了一轉，才停了下來突然之間，他仰天大笑了起來。

他此際心中，實在是高興到了極點！

自從他昔年，敗在謝蓮手下，失去雙腿之後，他心中無時無刻，不在想着報仇。而今，他竟令得敵人自己運「天罡六掌」中的那一招「六丁運天」，將她自己的雙腿擊斷！

望着謝蓮如此苦痛的情形，他心中泛上了一陣一陣的快意！

而他在得意忘形之餘，再也禁不住發聲狂笑！他此際功力，何等深湛，笑得轟轟發發，舖天蓋地，也不知可以傳出多遠！

笑了足有兩盞茶時，他才停了下來，道：「謝女俠，妳想我放人麼？」

謝蓮喘息道：「快……放！」謝蓮固然功力深湛，但已然受此重創，强忍痛苦來說話，也不免斷斷續續，難以爲繼。

司徒本本又是一陣大笑，道：「謝女俠，妳莫非在做夢？」

謝蓮的胸口，激烈的起伏了幾下，道：「你……要怎樣，說！說！」

二一

龍慕白明知以自己的功力，和司徒本本相比，無疑是螢火之比月光，但是他此際，卻實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奮，厲聲道：「賊子，謝前輩已然依言而爲，你還不心足麼？」

司徒本本卻不發怒，道：「小娃子待你被人斷去了雙腿，在深洞之中，蟄居二十年後，你也會知道，對斷腿的仇人，永遠不能心足的！」

龍慕白聽了，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他簡直沒有勇氣，再對司徒本本那張邪惡已極的臉面，多看一眼。他連忙轉過頭去，只見冷雪正一步一步，向着司徒本本走了過來！

冷雪的面色，也是白得那樣毫無血色，她眼中的神情，實是令人不寒而慄！

司徒本本也立即發現，冷雪已然向他，走了過來，他身子略略一側，道：「小女娃，妳想來——」司徒本本才講到此處，陡見冷雪的面色，又爲之一變！在呆了一呆之後，突然踉蹌，向後退出了幾步！

司徒本本的心中，不禁莫名其妙，暗忖這小女娃的性子，何等強項，絕不致於被自己的一句話嚇退的！他心中正在遲疑之際，只見冷雪的目光，已然不再是望向他，而是望向他的背後！

司徒本本心中，猛地一動，左拐一運勁，身子已然轉了過來，抬頭向前一看間，刹時之間，他只感到一股涼意，自頂至踵而生，呆住了不知怎樣才好！

需知司徒本本，早年便已然縱橫江湖，罕遇敵手，當年參加邪派較技排名大會的人物，雖然不多，但陰風蛇叟司徒本本，居然掙得了第二把交椅，又豈是容易的事？

而他在斷腿之後，武功更是突飛猛進，此際功力之高，更是罕見，再加他一生之中，不知經歷了多少大風大浪，又豈是輕易會被嚇得不能動彈的人？

但是此際，他卻的確一動也不動的站着，全身感到陣陣涼意！

原來，在他一轉過身來之際，已然看到，在他身前不遠處，站着一個身材高大，赤足芒鞋，白髮如銀，面色紅潤，宛若是一尊天神也似的老者！

而司徒本本當然也立即認出，那老者正是皓首神龍謝音！威震天下，數十年來，並無敵手的皓首神龍謝音！

一刹那間，司徒本本的心中，不由得後悔到了極點！他後悔剛才爲什麼不立時就走，爲什麼要發出怪笑聲將他引來！

只見謝音閃電也似的目光，向四周掃了一掃，向躺在地上的謝蓮身上，停留了一會，道：「你們都是什麼人？」

謝蓮叫道：「爹！快……快救救那孩子，他………他是你的外孫！」

皓首神龍謝音霹靂也似一聲斷喝，道：「放屁，我女兒未曾嫁人，何來外孫？」

謝蓮身子發顫，在地上移動了一下，想要翻身向謝音跪了下來。

但是謝蓮的腿骨，盡皆被她自己那一招「六丁運天」之力，擊得碎裂，略一移動間，更是其痛徹骨！只見她一面冷汗直淋，一面哀告道：「爹，算是你女兒不孝，敗壞門風，但……那……孩子……確是……你…………的外孫！」

謝蓮的那兩句話，實是鐵石人聽了，也不免淒然淚下！

但是，皓首神龍謝音的面上，却是絲毫也不爲動，只聽得他「哼」地一聲，向司徒本本一指，道：「這小子武功遠不如你，你制住他作甚？」

司徒本本直到這時候，才緩過一口氣來，一聽得皓首神龍謝音，如此問他，忙道：「是！」他才一定下神，心念電轉間，已然有了應付之策，一個「是」字才出口，右手一揮間，「呼」地一股勁風，已然將龍慕白向謝音，疾揮而出！

在他將龍慕白疾揮而出之際，左拐同時，運足了十成功力，在地上猛地一點，整個身子，如同輕烟也似，向外疾掠而出！

這一切變故之快，實在快得難以想像，只見司徒本本身子才一掠出，便已然在四五丈外。但就在此處，只聽得皓首神龍，一聲怪吼，地動山搖，掌心朱紅，蒲扇也似的大手掌，向外略推了一推，龍慕白已然斜刺裡向外跌了出去。

而他高大已極的身形，一幌之間，也已然貼地向外，滑出了兩丈！

在他的身形向外滑出之際，捲起一陣勁風，像是海蛟出海，帶起千百丈洪水一樣，一齊向前湧到，內家罡氣，已然練到了這等地步，的確是駭人聽聞！司徒本本聽得身後，罡風排蕩之聲，不由得魂飛魄散，連頭都不回，三絕拐向後揚處，十數種暗器，一齊向後，電也似疾，射了出來！

本來，皓首神龍謝音，有數十年功力所聚的內家罡氣護體，再多暗器，射近他身子三尺以外，便要被反震出去。

但是司徒本本三絕拐之中，却藏有一種專破內家氣功的歹毒暗器。

那種暗器，乃是白金打成，細如麥芒，和麥芒一樣，上有無數緊密已極的倒刺，得隙即鑽，歹毒已極。

謝音本來絲毫不理會，便向前追去，但他立即發現，在大蓬暗器之中，夾有十餘絲生光的白金細針，饒是他功力絕頂，對於這種歹毒已極，專破內家氣功的暗器，却也不能不防！身形略凝，當空掃出兩掌，將所有暗器，一齊掃飛！

但就在那一個耽擱間，司徒本本却已然一溜烟也似，轉過了山角！

皓首神龍也不再追趕，只是一聲長吟，道：「看你逃向何處！」

他那六個字，綿綿不絕，足可傳出十里開外！陰風蛇叟司徒本本自然聽到，亡魂皆冒，

那裡還敢回頭答應？一口氣飛出十來里，未見皓首神龍追來，才略略地鬆了一口氣！却說皓首神龍謝音，轉過身來，冷雪已然解開了董小梅的穴道，謝音向龍慕白和冷雪兩人，望了一眼，道：「你們是什麼人？」

冷雪低下頭去，道：「我…………是路過此處的！」

謝音又向龍慕白一指，道：「你呢？」

龍慕白道：「在下姓龍，這位謝女俠，硬說晚輩是她的兒子………」

謝音不等他說完，已然喝道：「快走！」

龍慕白巴不得快些離開此處，冷雪却依依不捨地向謝蓮看了一眼，才向外走去。

因爲謝蓮將皓首神龍的武功，傳給冷雪一事，一直瞞着謝音進行的，而謝音也一直當冷雪是在峨嵋山中學藝！

當下冷雪才走出丈許，忽聽得謝音厲聲喝道：「回來！」

當謝音喝令衆人快走之際，龍慕白首先離開，而董小梅也快步趕上了龍慕白。

如今謝音又是一聲斷喝，三人一齊止步，轉過了身子來。

冷雪的心中，「咚咚」亂跳，低下了頭，不敢逼視，只見謝音向她，跨出了半步，道：「妳如何會本門武功——」才講到此處，不等冷雪回答，他突然呆了一呆，又一聲怒吼，道：「妳是——」

冷雪低聲道：「不錯，謝老爺子，你認出我來了，我就是那個自小被父母捨棄了的小姑娘！」

這時候，冷雪的心境，反而十分平定，她本來就捨不得在謝蓮重傷之際，離她而去，此際更是毫無離去的意思！

謝音道：「原來妳這些年來，一直不在峨嵋？」

冷雪道：「是的，當日，你才將我送到，第二天我就自己溜了出來，一直來到此處。」

謝音雙目如炬，望定了冷雪，冷雪也略略地抬起頭來，在後面的龍慕白，不由自主，向前跨出了幾步，董小梅一拉他的衣袖，低聲道：「龍公子，你想作什麼？我們快走吧！」

董小梅一說，龍慕白不禁一怔，連他自己也不能解釋，何以忽然會向前踏出了一步！

當然，實則上，龍慕白心中，還是明白的，他明白自己，是因爲看出冷雪可能要受謝音的責備，由於自己對冷雪的關心，所以才走上前去的。

但是，他矛盾的心情，却又不想承認這一點！

因爲他和冷雪之間，有着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這道鴻溝，使得他們兩人，絕對無法並肩而立！這道鴻溝，便是殺母之仇！

董小梅望着龍慕白，心中不禁有氣，催道：「龍公子，這賤人害得你幾乎喪命，你還在這裡不走作什麼？」

龍慕白茫然地應了一聲，身子却仍然不動。

就在此際，只聽得謝音沉聲道：「別走！我還有話要說！」

皓首神龍一出聲，董小梅怎敢違背？她嘟起了嘴，望着謝音。

只見謝音向着冷雪，大笑了數聲，道：「好，小女娃，妳叫我如何向半月師太交代？」

冷雪低下頭去，低聲道：「老爺子，我知你得知我早已逃離峨嵋之後，一定會發怒的。但是我自小被父母拋棄，只有姑姑待我最好，我實在不想離開她，是以便又回到了她的身邊！」

謝音「哼」地一聲，道：「說得倒好聽，你為她在江湖上惹下了什麼事？」

冷雪昂起頭來，道：「我什麼事也沒有為她惹下，惹下的事，都是我自己的。」

謝音又是兩下冷笑，轉向謝蓮，喝道：「本門功夫，未經我許可，便擅自傳人，妳待如何？」

謝蓮斷腿之後，倒在地上，面色慘白，聞言喘了幾口氣，道：「爹，都是我不好，反正我已與孩子相會了，你要怎樣罰我，我都沒有一句怨言。但尚祈你念雪兒服侍我多年不要難為她吧！」

皓首神龍滿頭銀絲也似的白髮，起伏不已，來回踱了幾步，道：「如今妳雙腿已斷，雙目也盲，等於已是廢人，我仍准妳在天柱峯下養傷，只是不准離開！」

謝蓮一聽，痛苦已極的面色之中，露出了一絲喜容，道：「雪兒……她呢？」

皓首神龍匹練也似的目光，緩緩地射向冷雪，不但冷雪本身，就是連旁觀的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也不禁心頭狂跳！

冷雪本人，更是緊張到了極點，不知謝音要怎樣裁處自己。

好一會，只聽得謝音緩緩地道：「本來，她一身武功，未得我允許，是妳私下傳授，理應廢去！」講到此處，略頓了一頓，冷雪的面色劇白，謝音才續道：「如今且網開一面，只是絕不准離開天柱峯，要離開天柱峯也可以，祇是絕不能使我們謝門武功，若有違反，定不輕恕！」

冷雪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並不言語，謝蓮忙道：「雪兒，還……不謝師祖之恩？」

冷雪的樣子，像是十分委屈，盈盈向皓首神龍，拜了一拜，道：「多謝師祖開恩！」

皓首神龍謝音，只是「嗯」地一聲，一揮手，一股大力，將冷雪湧了起來。

他雖然對冷雪下了這樣嚴厲的限制，令得冷雪的心中，覺得委屈之極，但謝音既然已經受了她的一拜，便等於承認了冷雪是他的徒孫！

當下謝音又抬起頭來，背負雙手，向龍慕白走了過去，龍慕白昂然而立，謝音來到了他的身前，向他上下打量了幾眼，道：「你走吧！」

龍慕白連忙答應一聲，道：「是！」身形一幌，便向外掠了開去。

在龍慕白向外掠開之際，謝蓮嘴唇掀動，像是要講些什麼，但終於未曾出聲。

龍慕白一走，董小梅立即跟了上去，兩人身法甚快，一路上，誰也不說話，片刻之間，便已然馳出了兩三里，董小梅才嘆了一口氣，道：「龍公子，你……如今已然完全復原了麼？」

龍慕白也停了下來，道：「董姑娘，我還未曾向妳叩謝救命的大恩哩！」

董小梅聞言，不禁一怔，道：「你怎麼知道我帶你去求醫的？」

龍慕白道：「在我醒過來之後，冷姑娘全都對我說了。」

董小梅聽了，又呆了半晌，龍慕白又道：「董姑娘，那怪醫姚九霄，如此不近人情，妳甘受侮辱，去求他救我，我實是銘感五中！」

龍慕白的話未曾講完，董小梅已然淚水奪眶而出，龍慕白大奇道：「董姑娘，妳怎麼啦？」

他不問還好，一問之下，董小梅更是放聲大哭了起來！

一時之間，倒將龍慕白弄得手足無措，連聲詢問究竟是何原因。

董小梅哭了好一會，才抽搐道：「冷姑娘對你那麼好，救你的是她，又不是我，你對我空口說白話，又怎麼了？」

龍慕白不由也是呆了半晌，忙道：「小梅，妳又孩子氣了，妳看看，這是什麼？」

董小梅拭了拭眼淚，定睛一看間，不禁又「噗嗤」一聲，破涕爲笑！

原來，龍慕白裡面穿着的，正是董小梅爲他縫補過的那件衣服！

龍慕白見董小梅剛才還哭得那麼傷心，一轉眼間，帶着眼淚，却又笑得像一朵盛放的花一樣，心中也不禁好笑，道：「小梅，該別哭了？」

董小梅突又柳眉深蹙，道：「龍公子，我還要問你一句話。」

龍慕白道：「怎麼忽然又客氣起來了？」

董小梅側首想了半晌，又紅了紅臉，才道：「龍公子，你說，你究竟是喜歡我，還是喜歡冷雪？」

龍慕白一聽，不禁一呆，這個問題，董小梅已然不是第一次問他了。

但不論是第一次也好，是這次也好，都令得龍慕白難以回答。

在龍慕白的心底深處，有一個聲音在大叫着：「冷雪，我喜歡冷雪！」

但是，他却絕對沒有法子，將這一句話，說出口來，當下他呆了半晌，只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董小梅話出口之後，一雙妙目，一直注定在他的身上，聽得他嘆了一口氣，也幽幽嘆道：「龍公子，其實你說是喜歡我，也不打緊，只不過八九個月，我爹出了寒梅谷之後，我還能活在世上麼？」

她講到此處，又嘆了一口氣，道：「但是我知道，你心中既然不喜歡我，硬要逼你說，

又有什麼意思。」一面不禁又滴下了淚水！

龍慕白想了一想，道：「小梅，妳別胡思亂想，像我這樣，有什麼資格去喜歡人？小梅，妳若是再哭，我便不睬妳了！」

龍慕白一說，董小梅却哭得更傷心起來，道：「我知道，你只是將我當着小孩子………高興就逗我講幾句，不高興便不睬我！」

龍慕白急道：「小梅，我若有此心，天誅地滅！」

董小梅見龍慕白罰了這樣的重誓，不由得驚得睜大了眼睛，龍慕白道：「小梅，我心亂如麻，妳……妳不要再令我爲難可好？」

董小梅怔了半晌，抹去了眼淚，低聲道：「好。」

龍慕白道：「這才是啦！」

董小梅道：「龍公子，我爹已然知道我溜出寒梅谷去，但是我却未曾說出是你幫我逃出來的，你千萬不可對他人說起，以免事情傳入我爹的耳中，又爲你引起麻煩！」

龍慕白心中也不禁憮然，忙道：「這個自然！」

董小梅低頭撚弄着衣角，道：「谷公公勸我，趁尚有八九個月的時間，遠遁海外，再也不要踏進中原一步，以免爲我爹所殺。龍公子，你肯不肯和我一起去？」

龍慕白輕輕拍着董小梅的肩頭，道：「小梅，令尊怎會下手殺妳，妳亂想作甚？」

董小梅突然一笑，道：「我明知自己是多問的，但就在這八九月中，你和我在一起，這總可以的吧？」

龍慕白心想，和董小梅在一起，日子久了，更不知她會玩些什麼花樣來。

但是龍慕白望着董小梅，見她充滿了希望，等着自己答覆，暗忖這是她退而求其次要求，怎能開口拒絕她？因此便道：「好。」

董小梅淒然一笑，道：「龍公子，我很感謝你！」

龍慕白無話可說，只是苦笑了一下，兩人正待向前走出衡山，再定去踪時，突然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傳了過來，道：「龍公子留步！」

那聲音來得好不快疾，一轉眼間，便已然到了眼前，白衣飄飄，正是冷雪！

龍慕白剛才驟然地離開了冷雪，心中正像少了一件什麼東西一樣，一聽得冷雪的叫喚聲，心頭便一陣高興，立即停住了脚步。

董小梅雙眉緊蹙，挨在龍慕白的身旁，一言不發，冷雪來到龍慕白的面前，道：「龍公子，我姑姑請你回去！」

龍慕白苦笑道：「她硬認我是她的兒子，我回去作甚？」

冷雪低下了頭，面上的神色，也像十分爲難，好一會，才抬起頭來，道：「龍公子，我姑姑想念她自己的兒子，簡直要發了瘋，你……要體諒她一些。」

龍慕白嘆了一口氣，道：「冷姑娘，我不想再到她跟前去。」

冷雪雙眼之中，瑩然欲滴，道：「龍公子，你看在我面上，去和我姑姑作上一些日子的伴，於你只怕大有好處的！」

剛才，在冷雪提起謝蓮爲了思念自己的兒子，以致行動乖戾一事時，龍慕白立即想起自己母親來，當他聽到冷雪說起，要體諒她一些的時候，龍慕白幾乎要揚聲大笑了！

但是他終於沒有笑，也沒有責問，如果要人體諒謝蓮的話，那麼，慘遭橫死的母親，有誰去可憐她呢？龍慕白之所以未曾講出那些話來，那是因爲怕令得冷雪傷心的原故。

可是此際，冷雪說出那幾句話來，龍慕白却再也忍受不住，轉過頭去，道：「冷姑娘，我不去！是她指使妳來，殺了我母親的，我憑什麼要去體諒她？」

冷雪一聽得龍慕白如此說法，不由得全身盡皆震動了一下！

一刹時間，她本來已然蒼白的臉色，更是變得了無血色！

而龍慕白的心中，也感到十分難過，他不願和謝蓮在一起，但是却願和冷雪在一起！

這說來是很奇怪的，他以謝蓮指使冷雪，殺害母親爲藉口，不願去見謝蓮，但是，對眞正殺害他母親的兇手，却又戀戀不捨！

好一會，冷雪才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龍公子，那你千不念萬不念，念在她爲你自斷雙腿這件事上，再去見她一見！」

冷雪的話，講得委婉到了極點，龍慕白聽了，也不禁怦然心動！

但此際，一直未曾出聲的董小梅，却已然忍不住道：「龍公子已然說了不去，妳還囉嗦什麼？」

冷雪立即道：「龍公子還未曾再肯定的說不去哩！」

董小梅「哼」地一聲，道：「妳以爲龍公子是什麼人？妳們全是他殺母的仇人，他爲什麼要和妳們在一起？爲什麼？」

董小梅這一問，令得冷雪也不由自主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董小梅的話，宛如是一枝利箭，直刺入了她的芳心之中。

冷雪也早已感到，在她和龍慕白之間，已然註定了是一個悲劇。

她自己知道，已然深深地愛上了龍慕白，同時，憑她少女特有的敏銳的感覺，她也知道龍慕白的心意。但是多少日子來，她却根本不敢去想這個問題！

她根本不敢想，因爲每當她想起龍慕白的時候，便依稀看到，在她自己和龍慕白之間，站着一個人。那人面如黃蠟，狠狠地瞪着她，額上還深深地嵌着一枚戒指，正是死在她手下的龍夫人！

當下冷雪後退了一步，只覺得一陣頭眩，幾乎站立不穩。

龍慕白被董小梅這樣一說，驟然一驚，也已然定下了決心，道：「我不去了！」

董小梅「哼」地一聲，道：「妳可聽到了？」

冷雪定了定神，緩緩地道：「龍公子，姑姑待我那麼好，她斷腿之後，又已然受了重傷，如果你不去，她傷心也傷心死了，你非去不可！」

龍慕白一怔，道：「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冷雪面色如冰，道：「你如果不去的話，我逼你前去！」

講完之後，頓了又頓，又道：「就算你再多恨我些，我也要帶你到姑姑面前去！」

龍慕白道：「妳明知我和妳姑姑，一點關係也沒有，爲什麼要逼我前去？」

冷雪道：「我知道姑姑是弄錯了，但是姑姑却不知道！」

董小梅一聽得冷雪出言强硬，早已氣往上沖，俏臉通紅，道：「龍公子，和她多囉嗦作甚？她要動强，我們就動手吧！」

龍慕白實在不願意和冷雪動手，而且他知道，就算動起手來，也一定不是冷雪之敵。他還想再講什麼時，董小梅却已然抖起了寒鐵索，一個箭步，躍向前去，一招「寒鴉晚飛」，三點寒星，已然向冷雪胸前，疾點而至。冷雪面色神肅，身形一轉，董小梅一招甫出，對方人已不見。

董小梅不由得大吃了一驚，連忙反手攻出一招「彤雲密佈」。

她那一招，變招雖快，但是她對於那寒鐵索的三招奧妙，所領會的，只是十之一二，自

然難不倒冷雪。那一招尚未使老，身子待要轉過來時，已然覺出左側處，一股勁風，橫掃而至。

董小梅身形一個踉蹌間，右腰一麻，「帶脈穴」已然被封住！

她和冷雪交手，只不過一招半，身子已然被制，不能動彈，連冷雪去了何處，也不知道。而她在剛一出手之際，是躍過了龍慕白向冷雪攻出一招的，因此連龍慕白情形如何，她也看不見！

只聽得龍慕白怒叫了一聲，接着，便什麼聲響也沒有了。

董小梅心知龍慕白一定已被冷雪帶走，心中怒到了極點，連運眞氣，想將穴道衝開，但是她內功修爲，也不甚高，想要憑內息運轉，將被封住的穴道衝開，當眞談何容易！

空自暴怒，足足過了大半個時辰，仍然僵在當地，動彈不得！

董小梅的心中，不知將冷雪罵了幾百遍，心想若是等穴道自解，少說也要等上一個對時，只怕冷雪等人，早已走遠了。

她一念及此，心中更是焦急，正在無可奈何之際，只聽得不遠處的草叢中，「蟋嗦」一聲響，緊接着，便有一個人，鬼頭鬼腦地探出頭來。

董小梅定睛看時，祇見那人身形極矮，竟是矮土地谷守崑！

董小梅心中大喜，祇見谷守崑又四面看了一看，才一個箭步，衝向前來，伸手在董小梅

的腦際一拍，將董小梅的穴道，解了開來。

董小梅身子一能活動，立即一個轉身，便向前撲去，但是她身形剛一掠起，便被谷守崑一把拉住，將她按了下來，道：「小梅，妳上那裡去！」

董小梅叫道：「你別管——」

她下面一個「我」字，尚未出口，谷守崑一伸手，已然按住了她的口，叱道：「噤聲，敵人就在附近，妳想將他們引來麼？」

他一面說，一面不由分說，便將董小梅拖向附近草叢之中。

董小梅心中大怒，連掙幾掙，想要掙了開去，但谷守崑的力道，奇大無比，非但掙不脫，連聲都出不了，不一會，便被谷守崑拖了進去。

董小梅恨到了極點，抬起腿來，便待狠狠地向谷守崑踢出。

但是她腳才一抬了起來，尚未踢到谷守崑的身上，便自停了下來。

原來，就在此際，只見兩條人影，飛掠而至，已然來到了眼前，董小梅定睛一看間，已然認出那兩人，正是太行雙雄，陰陽神扇，辛松、辛鶴！

只見兩人一到，便自滴滴溜地一轉，辛松「咦」地一聲，道：「剛才分明聽到這兒有人聲，何以片刻之間，人便不見了？」

辛鶴道：「只怕就在附近，快找一找！」兩人剛說着，便又聽得「唰」地一聲，一人旋

風也似的掠了過來，身形微僂，却正是怪醫姚九霄！

姚九霄剛一到，太行雙雄向着他，一聲冷笑，尚自未畢，又是兩條人影，飛掠而至。一個滿頭綠髮，是苗疆綠髮婆婆，另一個中年書生，手神俊朗，腰懸一柄金劍，董小梅却未曾見過。

一刹時間，空地之上，已聚了五人之多，而除了太行雙雄之外，其餘三人，却各自爲政，並不站在一起，太行雙雄互望了一眼，辛鶴道：「三位緊隨愚兄弟身後而來，究竟是何用意？」

姚九霄一聲冷笑，道：「肥肉大家吃吃，你們想獨吞麼？」

辛鶴面上，勃然變色，道：「實和你們說，惡土地昔年，在我們弟兄三人手中所盜走的東西，外人誰也休想染指？」

綠髮婆婆陰惻惻一笑，道：「是麼？」

辛鶴一聲長嘯，道：「自然是！」手中摺扇，「唰」地打開，赫然四個大字：逆我者死！只見他手腕一沉間，已然一招「螢火點點」，向綠髮婆婆攻出，綠髮婆婆一掌劈空拍出，兩人的身形，盡皆滴溜溜地轉了一轉，誰也不曾佔着便宜。

那腰懸金劍的中年書生一揮手，道：「我看暫且不要動手，先找到了毒矮子再說！」

辛松冷笑一聲，道：「華山派一向自大，袁朋友何以也來覬覦他人之物？」

那中年書生，正是華山派高手，金劍書生袁致祥，聞言手撫劍把，神態瀟灑，道：「無主之物，人人可得，什麼叫作覬覦？」

辛松面色一沉，道：「放屁！」摺扇向前，疾遞了出去。

袁致祥道：「何其臭也！」身形一側間，金光閃耀，金劍已然出鞘，揮劍便迎，只聽得「錚」地一聲，劍扇相交，兩人各自退開了一步。

二二

這時候，在草叢之中，谷守崑已然將董小梅鬆了開來。

他俯耳以極低的聲音，在董小梅耳際道：「小梅，妳出去，他們不會疑心那東西在妳身上的，妳千萬不可露出風聲！」

董小梅本來早想出去，聞言點了點頭，足尖一點，便自草叢之中，躍了出來。

那五人一見有人掠出，一起轉過頭來觀看，及至見到是一個小姑娘，不由得呆了一呆，綠髮婆婆「咦」地一聲，道：「小梅，妳在這裡麼？」

董小梅答應一聲，她並不想久留，身形一幌，便向外掠出，但綠髮婆婆早已攔在她的面前，道：「小梅，妳上那裡去？」

董小梅道：「我去找人！」

綠髮婆婆道：「那姓龍的可有救了？」

董小梅點點頭，綠髮婆婆面色一沉，道：「姓龍的既已有救，妳我便是師徒了！」

董小梅不想與之久纏，便想早點離了開去，便勉强叫道：「師傅，我要去找人。」

綠髮婆婆道：「妳去找什麼人？」

董小梅道：「找皓首神龍的女兒！」

在場的五人，一聽得董小梅講出這樣一句話來，不由得個個面上變色！

金劍書生袁致祥首先還劍入鞘，道：「各位後會有期！」

身形幌動，便自向外，逸了開去，姚九霄面帶强笑，乾笑數聲，四面一看，乾咳幾聲，道：「矮土地只怕早已跑遠了！」

一面說，一面也向外掠去！太行雙雄互望一眼，道：「綠髮婆婆，妳還不走麼？」

敢情衆人，一聽得「皓首神龍」四字，心中盡皆駭然，谷守崑又不知何往，乾脆一個一個都離了開去，太行雙雄話一講完，也自向外逸出。

他們五個人，原是追谷守崑，才會來到此處的。

當日，綠髮婆婆和姚九霄動手之際，谷守崑在一旁站着，並不敢逃走，因爲他知道自己一逃，綠髮婆婆和姚九霄兩人，必然罷鬥，前來追他，他還是一樣逃不脫。綠髮婆婆和姚九霄兩人，鬥了許久，勝負未分，太行雙雄却路過撞上！

太行雙雄一見谷守崑在，如何肯捨，立即向谷守崑撲了上去，但是姚九霄和綠髮婆婆，却一齊攔了上去，四人立成混戰之局。

谷守崑才趁四人打得難分難解之際，向外逃去，四人便追在後面。

本來，那四人中的任何一人，要追趕谷守崑，便一定可以追上。

可是他們四人，却並非一心一意，有一個快要追上，便有人前去阻攔，因此谷守崑逃在前面，一連幾天，皆未落入他們手中。

及至將到衡山附近時，又給金劍書生袁致祥撞上，變成了五人追逐，谷守崑向衡山中逃來，才湊巧遇上了董小梅的。

當下太行雙雄，也已然離了開來去，綠髮婆婆四面一看，叱道：「小梅，妳可別胡言亂語！」

董小梅急道：「我是要去找她！」

綠髮婆婆面上變色，拉了董小梅就要走，董小梅大叫大嚷，可是却一路身不由主，被綠髮婆婆，拉了出去，拉出了十來里，綠髮婆婆才停了下來，正色道：「小梅，妳什麼人都可以惹，皓首神龍，也是惹得的麼？快不要再胡鬧了！」

董小梅頓足道：「我不怕！皓首神龍的女兒，硬將龍公子搶了去，我一定要去找她！」

綠髮婆婆勃然大怒，一伸手，「叭」地一聲，已然打了董小梅一個耳光！

董小梅陡地一呆，她本來就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她之所以勉强叫綠髮婆婆一聲「師傅」，乃是因爲感謝綠髮婆婆指點她去求醫之故，如今綠髮婆婆竟爾出手打她，她如何忍受得住？再加上她心中，本就已然滿腔怒火，無處發洩，一呆之後，立即破口罵道：「老賊婆，妳憑什麼打我？」

綠髮婆婆在一時之間，幾乎疑心自己聽錯，睜大了眼睛，望着董小梅。

董小梅「呸」地一聲，當面啐去，道：「妳少管我的事！」

綠髮婆婆一聲怪笑，道：「小梅，妳這樣對待師傅麼？」

董小梅大聲道：「妳是誰的師父？咱們之間，什麼關係也沒有！」

綠髮婆婆倏地伸出鳥爪也似的右手，便向董小梅的肩頭抓來，冷笑道：「胆大包天的東西，看妳認不認我是妳的師父！」

董小梅見她一爪抓到，想要躲避時，綠髮婆婆手臂一搖間，董小梅只覺眼前盡是掌影，眼花撩亂，竟不知從何躲起！

一呆之下，待要抖起寒鐵索時，左肩上一陣劇痛，已被綠髮婆婆抓住！

綠髮婆婆這一抓，使的乃是她獨門武功，兜天十七抓的一招「天羅無隙」，董小梅自然避不過去，而且，綠髮婆婆用的力道甚大，一經抓中，五指便陷入體內，其痛徹骨！

董小梅略一掙扎間，非但未曾掙脫，已然痛得一身冷汗！

綠髮婆婆冷冷地問道：「妳說，我是妳的什麼人？」

若是換了他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一定不敢再硬了，但董小梅却早已豁了出去，厲聲道：「妳根本不是我的什麼人！」

綠髮婆婆一聲怪笑，道：「說得好！妳想不認我爲師，待妳死了之後，我爲妳立碑，也要在碑上刻明，妳是我的徒弟！」

董小梅此際，已然痛得渾身亂顫，但是她却仍然不服，正待開口要罵時，忽然聽得一個人淡淡地道：「這又何苦！」

那人的聲音，突如其來，事先一點跡象也沒有，綠髮婆婆和董小梅兩人，一齊怔了一怔，循聲看去，只見一人，緩緩地踱了過來。

只見那人，穿着一件已然洗得發白的葛布長衫，肩上還有一個補釘，身形並不太高，神氣祥和，約莫五十歲上下年紀。

其人看來，除了手腕上，套着一隻紅得像火一樣的瑪瑙鐲子以外，一點出奇之處也沒有，但綠髮婆婆見了，面色却是一變。

只見那人緩緩地來到了面前，停了下來，笑道：「綠髮婆婆，天下盡多美質，小姑娘既然不願，妳又何必相强？」

那人不但行動極是從容，而且講話之時，也是不急不徐，雍容已極。

董小梅從來也未曾見過這個人，一見他向綠髮婆婆講出這樣的話來，心中首先便對之有了好感，又怕連他也吃了虧，忙道：「你快走吧，這老賊婆不是人，別連你也傷了！」

那人「唉」地一聲，道：「小姑娘，綠髮婆婆也是武林中有名望之人，妳怎可出口傷人？」那人的語音，雖然是平和已極，但是却另有一股，令人不得不從的氣概。

董小梅聽了他指責自己的話，面上也不禁一紅，那人又道：「綠髮婆婆，妳將她放了吧

！」董小梅剛在想，綠髮婆婆絕不會聽他的話之際，綠髮婆婆却已然鬆開了手，後退了一步。

董小梅心中大奇，向綠髮婆婆望去，只見綠髮婆婆面上神色，極是駭然，而且，自從那人出現之後，她一句話也未曾說過。

那人向綠髮婆婆行了一禮，道：「多謝多謝，以後見了這小姑娘，尙祈不要爲難！」綠髮婆婆「哼」地一聲，算是答應，身形一轉，便向前馳出！

這一切變化，簡直將董小梅看得呆了！

直到連綠髮婆婆的背影，都望不到了，她才「啊」一聲，叫了出聲，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微微一笑，道：「小姑娘，妳以後就算遇到自己不歡喜的人，也不必開口罵人！」

董小梅面上一紅，那人又問道：「妳在衡山之中作了些什麼？令尊也在此處？」

董小梅心中，更是奇絕，道：「你……你知我爹是什麼人？」

那人道：「妳腰際圍着寒鐵索，武林中誰還不知妳是誰麼？」

董小梅聽了，不禁嘆了一口氣，心想武林中人，一見寒鐵索，便知我是冷面閻王董路的女兒，只怕還有人羨慕我有這樣一個名揚四海的父親哩！但是又怎知我父親對我如此兇呢？」

她嘆了一口氣，便不再言語，那人笑道：「小姑娘莫非也有心事麼？妳待上那裡去？」

董小梅道：「我要去找皓首神龍的女兒！」

那人面上，略現訝異之色，道：「妳去找她，有什麼事？」

董小梅道：「她派人將我……我的……一個好朋友搶走了，所以我要找她！」

那人「唷」地一聲，道：「有這等事？我正要去見皓首神龍，我和妳一齊去見他吧！」

董小梅喜道：「好極！」她講了兩個字後，心中立即想起，太行雙雄等人，在武林中也是一流高手，但是個個聽得「皓首神龍」之名，便走之不迭，這人非但不驚，反倒還要來找皓首神龍，綠髮婆婆見了他又如此害怕，然則他又是誰？

董小梅一面想，一面不免向那人多看了幾眼。

那人笑道：「小姑娘，妳可是在心裡面罵我麼？」

董小梅忙道：「我怎敢，我是在想，前輩不知究竟是什麼人？」

那人一笑道：「理我是什麼人作甚？」一面說，一面挽了董小梅的手，便向前走去。

董小梅見那人走起路來，慢吞吞地，像是半晌才跨出一步。

可是一和他並肩而行，却覺得他行動之間，實是快得出奇！

沒有多久，董小梅已然累得氣喘吁吁，那人停了下來，奇道：「小姑娘，妳如何這樣不濟事？」

董小梅臉上一紅，道：「我因爲貪玩，所以武功學得不好，老受人家欺負。」

那人「咦」地一聲，道：「妳貪玩不肯習武，妳父親肯放過妳麼？」

董小梅嘆了一口氣，道：「我爹就是不肯放過我，我才逃了出來！」
那人「啊」地一聲，道：「糟糕，給妳爹撞到了，妳還有命麼？」
董小梅見那人言談之間，像是對自己父親的性格，瞭若指掌一樣，心中一動，連忙道：「前輩，只求你救救我！」
她一面說，一面便待跪了下去，那人一伸手，將她攔住，道：「不要跪，小姑娘，這件事，可是難辦得很哪！」
董小梅心中一酸，流下淚來，道：「我有一個父親，還不如無爹無娘的好！」
那人搖頭道：「胡說！無爹無娘的滋味，妳可嚐到過麼？」
董小梅哭道：「我只恨我娘死得太早，連她是什麼樣子，我都不知道，要不然，我又何致於這樣命苦！」
那人笑了幾下，道：「小姑娘自己不好，不肯勤心習武，怨自己命苦麼？」
董小梅道：「就算我不用心，天下父母多着，誰像我爹一樣？」
那人倒被董小梅一句話，問得無話可說，笑道：「小姑娘一張口，厲害得緊哪，閒話少說，快跟我上天柱峯去吧！」
董小梅道：「前輩，那你可答應救我了？」
那人道：「到時再說，我想妳爹也不致於會將妳打死的！」

董小梅也就不說什麼，那人帶着她，一直向天柱峯而去，沒有多久，已然上了山峯，來到了石屋面前，那人道：「老謝在麼？」
石屋之中，傳來皓首神龍的聲音，道：「好！好！我正悶得慌，快來一局！」
一面說，一面已見皓首神龍謝音，開門出來，謝音一出來，看到了董小梅，不由得一呆，問道：「小姑娘，妳又來作甚？」
那人笑道：「老謝，你別掛念下棋，有人告你一狀，你非管不可！」
謝音道：「告我什麼？」
那人一笑，道：「小姑娘告妳的女兒，搶走了她的好朋友！」
皓首神龍呆了一呆，道：「賴五，你且在此，等我一等！」
他話一說完，便身形如電，向天柱峯下，疾掠了下去。
董小梅一聽皓首神龍叫出了那人的名字，她不禁呆了，望着那人，好一會才失聲道：「前輩，原來你便是大俠賴五？」
那人笑了笑，道：「可不是麼！我叫妳不必問我姓名，這名字不是一點也沒有驚人之處麼？」
董小梅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還說不驚人？那什麼人的名字，才足驚人？」
賴五伸手，在董小梅的頭上，摸了一下，道：「妳知道我一些什麼？」

董小梅道：「多着哩，我知道普天之下，武林人物之中，內外兼修，而又登峯造極的，只有你一人。你橫練外功，已到了第八重境界，在專修外功的高手中，也無人能敵。」

賴五仍然淡淡地道：「別胡說，世上高人之多，豈可勝數？等妳自己，武功有成之際，便知像我這樣，不算什麼了！」

董小梅望着賴五，心中生出了無限敬佩之念。大俠賴五的武功，何等之高，他雖然輕易不在江湖上露面，但聲名之盛，絕不在皓首神龍之下。冷面閻王董路，乃是何等高傲的人物，但是提起三個人來，口氣仍然十分尊敬。

那三個人，便是皓首神龍、大俠賴五，和東雁蕩天魂上人！

但是，在賴五自己言來，他却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一樣！

董小梅望着他，半晌講不出話來，只見皓首神龍，已然旋風也似，掠了上來，董小梅只見他銀髮銀髯，根根倒豎，神態威猛之極！

賴五笑道：「老謝，你年紀越老，越是暴躁，究竟怎樣了？」

皓首神龍大聲道：「小姑娘，妳所言可當眞麼？」他怒氣頭上，大聲講來，每一個字，都如同半空之中，響起了一個霹靂，震得董小梅耳際，「嗡嗡」直響，壯了壯胆，才道：「一點不假！」

皓首神龍道：「好！他們如今，已走得一個不剩了，我總要還妳公道，賴五，來，咱們

先下上三局再說！」

賴五向董小梅一笑，道：「小姑娘，老謝既已答應妳了，妳還不放心麼？」

董小梅聽得皓首神龍，如此一說，心中已然大是焦急！

她倒絕不是怕龍慕白和謝蓮、冷雪兩人在一起，會爲她們所害。

她怕的乃是龍慕白對於冷雪，感情十分奇特，愛恨交織，但如果他和冷雪在一起久了，難免愛戰勝了恨，則自己雖然再見了龍慕白，豈非也已然成了恨事？因此她忙道：「前輩，那……不行！」

皓首神龍面色一沉，道：「我已答應，定然將人追回，還有什麼不行？」

董小梅道：「因爲……因爲……」她究竟面嫩，說不出只怕日子久了，龍慕白會不愛自己的話來。

皓首神龍又待發怒，賴五已然道：「老謝，你女兒欺負人家，你也欺侮人家麼？」

此際，三人已然到了石屋之旁，皓首神龍陡地一聲大喝，道：「我沒有這樣的女兒！」反手一掌，便向牆上擊出。

那一掌，他乃是在盛怒之下擊出的，力道之大，當眞難以想像！

只聽得「轟」地一聲巨響中，那一堵石牆，已然倒了下來。

董小梅被皓首神龍這一掌的聲勢，嚇得面色青黃不定，賴五却仍然是面帶微笑，道：「

小姑娘，可知不是妳一人命苦了吧！」

皓首神龍「哼」地一聲，道：「賴五，棋下不了，你下山去吧！」

賴五面上，毫無怒色，道：「好哇，等你棋癮大發時，再來找我不遲，小姑娘，咱們走吧！」

董小梅心中害怕，巴不得快些離開，連忙緊緊地拉住了賴五的衣衫，向外走去。

不一會，兩人便已然下了天柱峯，賴五道：「小姑娘，妳到那裡去？老謝脾氣不好，但是却不會騙人，人已不在，妳急也無用。」

董小梅想了一想，嘆了一口氣，道：「你到那裡去，我就跟着。」

賴五哈哈一笑，道：「好哇，跟我跑上了，看來不是我姓賴，倒是妳姓賴了！」

董小梅雖然心事重重，但聽了賴五的話，也不由得「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賴五道：「妳要跟住我也好，我聞得點蒼派的風雷劍客方生智方老兒，竟然下了點蒼，到五台山去，要找人算賬。我也想到五台一行，妳跟我一起前去，一路上，也可尋訪妳的朋友。」

董小梅離開了寒梅谷之後，反正到那裡去，在她而言，都是一樣，便點了點頭，跟着賴五，出了衡山，直向五台山進發。

一路上，賴五不斷指點董小梅的武功，但所指點的，却又全是董小梅本身所習，悟而未

透的那些功夫。雖是如此，董小梅已是得益不少。

在路上行了四五天，那一日，在官道之上，向北而行，道上車馬行人頗多，賴五和董小梅兩人，也不走得太快。眼看前面不遠處，便有一條小路，兩人正待向小路走去時，突然有一輛馬車，在他們身旁馳過。董小梅抬頭一看間，已然看到，車座上坐的那人，白衣飄飄，正是冷雪！

董小梅一見到了冷雪，面色不禁陡地爲之一變，身子也呆住了不動。

在她身旁的賴五，也已然立即發現了董小梅的面色有異，問道：「小梅，妳作什麼？」

董小梅停睛望着冷雪，只見她趕的那輛馬車，十分華麗，走得也並不快，車子在他們兩人身旁掠過之際，冷雪連看都不向董小梅看上一眼！

而實際上，董小梅和賴五，正站在大路和小路的交岔之處，冷雪只要稍爲注意一下，就不應該看不到他們兩人的。

董小梅等冷雪已然趕着車子，掠過了丈許，才定了定神，竭力使自已的聲音鎮定，道：「賴大俠，你在這裡等我一等，我去和那女子講一句話！」

賴五雙眉軒動，道：「爲什麼，妳認得她麼？」

董小梅此際，心情已然是激動之極。冷雪在趕車，車中當然是受了重傷的謝蓮，更可以肯定，龍慕白一定也在車中！

謝蓮身受重傷，這幾天時間，未必已然復原，而自己如果和冷雪衝突了起來的話，賴五當然是會前來幫助自己的。

她準備在一見到冷雪之後，便立即動手，而且，不出三招，她便要裝得情勢十分危急，引賴五出手，使賴五爲了救自己，而一出手間，便叫冷雪吃一個大虧！

董小梅本來絕不是一個如此工於心計的人，但她心中對冷雪的懷恨，實在已然超過了她所能夠忍受的最高限度！

冷雪不止一次地，在她的身邊，將她最心愛的人帶走！

董小梅一想起這件事來，便覺得咬牙切齒，如今有了機會，她當然不肯放過！

當下，她只是含糊地答應了一聲，足尖一點，便待向前躍出。

可是她身子才一動，尚未曾向前掠出之際，手臂上一緊，便已然被賴五握住，更不等董小梅出聲，賴五已然低聲道：「小梅，妳別胡說，妳怎會認識她的？」

董小梅一聽，不由得莫名其妙，回頭一看，只見賴五目光灼灼，也正望着冷雪的背影！

董小梅和賴五在一起好幾天，賴五總是面帶微笑，神定氣閒，甚至於在天柱峯上，皓首神龍大發雷霆之際，他也是一樣。

可是此際，董小梅却出乎意料之外地看到，賴五的面色，十分神肅！

她唯恐冷雪溜脫，也無暇來思及何以賴五的面色，會如此嚴肅，她只是道：「當然我認

識她，我有話要去和她說！」

賴五立卽反問道：「什麼話？」

董小梅不由得頓足道：「說來話長，賴大俠，你要是不放手，她便走遠了！」

賴五又望了董小梅片刻，面上的神情，像是十分疑惑，道：「好，小梅，可是妳却別生出什麼意外來，記住我的話！」

董小梅其實，根本未曾聽清楚賴五對她說了一些什麼，只是點頭道：「記得了！」手一掙，便已然掙脫了賴五的掌握，身形起伏，向前掠出。

此際，冷雪和那輛馬車，還只不過馳出了三四丈遠近，董小梅在一個起伏間，便已然趕到，仰起頭來，冷冷地道：「冷姑娘，久違了！」

冷雪望了她一眼，嘴角上，出現了一個極是美麗的笑容，更發出了如黃鶯百囀也似的聲音，道：「妳是誰？」

董小梅心知冷雪突然見到了自己，一定會感到十分尷尬，可能會不知所云。

一刹時間，董小梅不由得氣往上沖，一聲冷笑，道：「妳連我也忘了麼？龍公子呢？妳將他帶到什麼地方去了？」

冷雪秀眉略蹙，神情更是美麗之極，突然一反皓腕，手中的馬鞭，已然「霍」地一聲，閃電也似，向董小梅劈面抽了下來。

董小梅心中，更是怒極，饒是她有恃無恐，但是總不能吃眼前虧。一見鞭到，身形連忙向旁，迅速一側，本來，她這一側，是足可以將冷雪的這一鞭，避了開來的。可是，她只跨出了半步，便突然一呆！

她在跨出半步之間，已然看到了冷雪的另一半臉龐，她之所以突然一呆，乃是因為冷雪雖然向她一鞭抽出，但是面上，却仍然帶了一個極其甜蜜的笑容，左頰之上，酒渦深現。

這一切，除了那笑容，太是甜媚，董小梅從來也未曾在冷雪身上見過以外，其餘的一切，都表明這個美麗的少女，就是冷雪。

但是，那少女又有一處地方，是和冷雪截然不同的！那就是，在她的酒渦之旁，有着一粒其色鮮紅，紅得耀人的痣。

這樣的一粒紅痣，生在像她那樣美麗的少女的臉龐上，當然益增嫵媚，但是董小梅呆了，却不由自主地呆了一呆。

而就在她一呆之際，馬鞭已然毫不留情地抽了下來，董小梅雖然避開了頭臉，再想避時，已然不及，左肩之上，熱辣辣地一陣劇痛，已被抽中！

董小梅一被馬鞭抽中，立即閃身後退，可是她尚未退出一步，那少女突然又發出了銀鈴也似，一陣動聽已極的笑聲來，一拉馬韁繩，拉車的四匹駿馬，各自狂嘶一聲，便向董小梅直衝了過來。十六隻馬蹄高揚，也向董小梅迎頭踏下！

董小梅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倉皇之間，簡直想不出該如何躲避才好！但也就在此際，她只覺得身旁，掠過了一陣輕風，人影一閃間，她已然被一個人，帶出了一丈開外！

如果不是被人及時救出的話，自己此際，可能已成蹄下之鬼！

董小梅心中，不由得既驚且怒，回頭看時，救了自己的，正是大俠賴五。

只見那輛馬車，衝出了丈許，又立即停了下來，車座上那少女，轉過頭來，看到了賴五，甜蜜地一笑，道：「賴大俠，有什麼指教？」

賴五揮了揮手，道：「沒有什麼，妳管妳趕路就是了。」

那少女一揚手中馬鞭，向董小梅一指，道：「賴大俠，這小丫頭向我出言不遜，本來不能放過她，但既然她和你一起，自然不能不看你的面子，是也不是？」講到此處，她又發出了清脆無比地一陣「咯咯」笑聲，續道：「以後，你叫她不要再認錯人了！」

董小梅聽得對方講來，口氣如此之大，簡直沒有將她放在眼中，而且剛才又捱了一鞭，心中怒火又昇，正待高聲喝罵之際，賴五向之一使眼色，拉着她向後，退開了幾步。

董小梅為了追尋龍慕白，第一次，誤認綠髮婆婆是冷雪。這一次，她實是看得清清楚楚，車上坐的乃是冷雪，怎知又會認錯了人！

她和賴五退開了之後，蹄聲得得，那少女和車子，已然漸漸馳遠。

而官道之上，來往的車馬雖多，大家也不知道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只當是一個少女，

差點為馬所踐，却被人救出而已。

董小梅心中仍然忍不住一泡氣，喃喃罵道：「臭賤人，下次別叫我遇上！」

賴五却立即接口道：「下次遇上了，小梅，妳還是避開些的好。」

董小梅聽了，心中不由得一怔，因為這簡直不像是出於賴五口中的話。

她回過頭來，望着賴五，賴五道：「妳並不認識她，是麼？」

董小梅點了點頭，道：「是啊，她是什麼人？」

賴五却不回答，又問道：「那妳剛才如何說你是認得她的？」

董小梅道：「我認錯人了，我要找的那人，和她簡直一模一樣，就是差在一顆紅痣！」

賴五聽了，眼中神光閃閃，道：「是麼？那妳認識的那個，是什麼人？」

董小梅道：「是皓首神龍女兒的徒弟，叫作冷雪！」

賴五眉心微蹙，道：「我未曾聽得皓首神龍講起過他有徒孫啊！」

董小梅想了一想，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你不問也罷！」

賴五搖頭道：「不，我們一面抄小路趕程，妳一面將事情講給我聽。」

董小梅只得點了點頭，兩人一齊上了小路，董小梅便將自己所知龍慕白和冷雪之間的種種糾纏，向賴五說了。

她一面說，一面在注意賴五面上神色的變化，只見賴五在聽的時候，面色頗是嚴肅，聽

完之後，又半晌不語，然而，又恢復了笑容，道：「我知道了，也難怪妳認錯人的！」

董小梅道：「賴大俠，那賤人是誰，你可認識她麼？」

賴五「唔」地一聲，像是想了一想，道：「見過幾次，但却不知她是誰。」

董小梅乃是何等聰明之人，她一看賴五的情形，便知道賴五是不肯對自己說。

董小梅心想，那當然是賴五不願意對自己說，而不是為着有什麼顧忌。因為以賴五的武功而論，實難想像還有什麼事，什麼人可以令他忌憚的！

董小梅當下還想再探探口氣時，但賴五却已然轉了話題，道：「小梅，妳那三招寒鐵索法，乃是令尊費盡心血所創。當時，有幾點變化，他也曾和我切磋過，是以我也深知其中奧妙，妳所知多少，何不說來聽聽？」

董小梅便將自己要問的話，嚥了下去，道：「我所了解的，尚不及十一！」

賴五點了點頭，道：「我也相信如此！」他講了一句之後，便滔滔不絕地講起那三招的奧妙來。

實則上，那三招寒鐵索法，冷面閻王董路，也曾向她詳細說過的。

但一則，那三招索法，變化極其精奧，一時不易領會；二則，董小梅見了父親，連大氣也不敢出，戰戰兢兢，只盼時間快點過去，可以離開，就算有疑問，也不敢問，是以聽了也等於白聽。

此際，大俠賴五再向她仔細講解了一遍，董小梅一口氣提出了十七八個問題來，前後一個時辰中，已然大有進益！

此際，他們兩人，也已然穿出了小路，來到了一個極其繁華的鎮市上。

兩人放慢了脚步，在大街上向前走去，不一會，便已然來到了一家飯店門口，那一家飯店，雕樑畫棟，顯然是鎮上最大的一家，董小梅停了下來，道：「賴大俠，我餓了！」

賴五道：「好，我們到前面去，找一家飯店吃飯。」

董小梅不願意道：「賴大俠，這家飯店的酒菜，難道有毒麼？」

賴五不禁笑了起來，道：「小鬼靈精，妳肯答應我絕不生事，我便帶妳進去，這家飯店拿手好菜多得很，妳可以答應麼？」

董小梅心中莫名其妙，不知道賴五所指何事，忙道：「當然答應。」

賴五便笑道：「這就好，可別言而無信，替我惹麻煩。」

董小梅又點了點頭，兩人一齊上了樓，揀了一副小座頭，坐了下來，自有伙計上來招呼，不一會酒菜上來，董小梅一面狼吞虎嚥，一面望着街上行人，若不是記掛着龍慕白，此際她一定樂不可支，手舞足蹈了。正當兩人吃到一半時，董小梅忽然停了箸，低聲道：「賴大俠，你看！」

賴五微微一笑，道：「我不必看，便知道了，可是那少女來了？」

董小梅道：「那輛車來了——」

她講到此處，便猛地省起剛才賴五吩咐自己的話，問道：「賴大俠，你剛才叫我不要生事，可就是指她？」

賴五頷了頷首，董小梅訝道：「賴大俠，你怎知她會來這裡的？」

賴五一笑，道：「她走官道來，此鎮乃是必經之路，旁的飯店，她怎會去？」

董小梅向賴五扮了一個鬼臉，道：「剛才你說不認識她是什麼人，如今却連她一定會上這裡來都知道！」

賴五怔了一怔，也不禁為之啞然失笑，道：「好，小鬼靈精，算我不是，等一會，我再詳細講給妳聽。」董小梅一笑，倚欄向街上看去。

她剛才看到的那輛馬車，這時車座上却是一個身形魁梧之極的大漢，而不是那個少女。

此際，那大漢已然躍下車來，將馬鞭在腰際一插，掀開了一塊木板，抱着一大綑雪也似白的綾緞來，在車門附近的地上鋪起，一面叱退行人，一面向飯店鋪來，直鋪到了樓上。

董小梅看了，不禁大是奇怪，那大漢來到了樓上，董小梅已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一望之下，却已幾乎笑了出來。

只見那大漢身高足在七尺外，虎背熊腰，站在那裡，如同一截鐵塔一樣，但是他面上五官，却又全都擠在一起，配上一隻紅通通的鼻子，實在是令人不能不笑！那大漢將白緞鋪到

了一張桌子之旁，才停了下來，以手叉腰，叫道：「掌櫃的！」

此際，整個酒樓上的人，人人停下了筷子，望着那個大漢。

掌櫃的也早已在一旁伺候，一聽得那大漢叫，連忙應道：「客官有什麼吩咐？」

那大漢向那張桌子一指，道：「可有乾淨一點的桌子麼？」

那張桌子，乃是紫檀木鑲白雲石的，實是乾淨得纖塵不染，掌櫃的經那大漢如此一問，也不禁呆了一呆，道：「小店的傢俱，都十分乾淨！」

那大漢伸指在桌上摸了摸，才「唔」地一聲，道：「我家小姐，要在這裡吃飯，吩咐廚房，揀最拿手的菜，打點二十四分精神做來！」

這家酒樓，平日來往的，雖然多的是富賈大商，但像這樣的場面，却也罕見，那掌櫃的慌不迭答應。一個店夥，拿了筷、碗等上來，才一放下，却被那大漢一伸手，盡皆掃跌在地道：「我們自己有！」

那伙計也不敢出聲，拾起了碎碗，諾諾連聲，便退了下去。董小梅已然看得大感興趣，只見那大漢下了樓，董小梅又憑欄看時，車門已然打了開來，從車上，走下兩個作丫鬟打扮的少女來，各自捧着一隻老大的錦盒，踏在白緞之上，向樓上走來。

那兩個丫鬟，來到了樓上，揭開了錦盒中的東西，一件一件取了出來，全是光華奪目的翠玉所雕成的碗、筷、杯碟。

那兩個丫鬟每取出一件，酒樓上的食客，便發出一陣驚嘆之聲，因爲這些東西，每一件，盡皆是價值連城之物！

食客們交頭接耳，紛紛議論，都認定是什麼大官家的小姐，有幾個人，甚至認定一定是公主出宮，才有這等排場。

那兩個丫鬟，將東西全都放好，退開一旁，垂手侍立在側。

這時，才聽得樓下，那大漢道：「一切都準備好了，請小姐下車！」

董小梅忙又側過頭去看時，只見那剛才打了她一鞭的少女，已然盈盈地跨下車來，身形婀娜，在白緞子上，緩緩地走上樓來！

她一上來，人人都覺得眼前陡地爲之一亮！

她仍是穿着那件白衣，但在衣襟之上，却多了一朵珠花，才一上來，美目流盼，向着衆人，望了一眼。在看到了賴五和董小梅時，略呆了一呆，面上更現出了甜美無比的笑容。

董小梅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看賴五時，却是無動於衷，像是未曾看到她一樣。

這時候，董小梅以爲那少女，必然是什麼官宦人家的小姐，賴五之所以不要自己生事，多半是怕和官府結下了怨仇，雖然不怕，總是麻煩。但董小梅却已然決定，要報一鞭之仇！

那少女在一笑之後，便又緩緩向前走來，在椅上坐了下來。

一個丫鬟，連忙跑了下來，捧着一隻玉盆，玉盆中有半盆水，香氣襲人，那少女洗了洗

手，另一個丫鬟，忙又遞上了手巾。

此際，掌櫃的更是忙得滿頭大汗，不一會，已有菜搬了上來，那少女舉筷，只挾了一塊，便道：「不錯。」立即放下了筷子。

二三

董小梅和賴五兩人，此際早已吃完，但董小梅却說什麼也不肯走，賴五道：「小梅，妳可是想生事麼？」

董小梅嘟着嘴道：「我想看下去。」

賴五正待再說什麼，忽然聽得那少女嬌滴滴地道：「賴大俠，可能肯賞面，過來一敍麼？」

賴五冷冷地道：「我們已吃過了。」

那少女一笑，梨渦深現，道：「賴大俠，就算吃過飯了，來嚐嚐佳釀，也不肯麼？」

董小梅不等賴五答應，已然疾道：「妳是請賴大俠一人，還是也請我？」

賴五在董小梅一開口之際，便想阻止，但是董小梅的話，却已然講了出來！

那少女漆也似黑，明媚已極的眼珠，轉了一轉，道：「妳既然和賴大俠在一起，當然也請妳！」

董小梅手在桌上一按，人已然站了起來，賴五也「唰」地站起，手伸處，已然將董小梅的手臂握住，道：「小梅，我們還有事！」一轉頭，道：「下次再來叨光，就此別過了！」

董小梅本來想要走了過去，大鬧一場的，她看出賴五仍然不想生事，正待再留下來時，

賴五身形一轉，早已將她，拖了就走。

片刻之間，便已然下了酒樓，董小梅耳際，兀自聽得那少女「咯咯」不絕的笑聲，董小梅氣往上沖，道：「賴大俠，我眞不知你原來這樣怕事！」

以賴五的身份地位而論，董小梅向他講出這樣的話來，當眞可謂不敬已極。

賴五的面色，也爲之微微一變，但是他立卽恢復了常態，淡然一笑，道：「是以近幾年來，武林中幾乎已忘了有我此人，那便是怕事之故！」

董小梅剛才在氣憤頭上，口不擇言，待到話一出口，已然後悔。她見賴五竟然直認不諱，心中也頗是奇怪，但却也不敢再說什麼。

兩人不一會，便出了那個鎭市，一直向前疾行出七八里，賴五的脚步，才慢了下來。

此時，天色已然黑了下來，董小梅仍不免有點賭氣，道：「賴大俠，前面不見得有鎭市，我們今晚，要連夜趕路麼？」

賴五道：「林間也可歇宿，何必一定要在客店之中投宿？」

董小梅心中暗忖，和賴五在一起，當然可以不怕被人欺負，但自己那一鞭之仇，若是不雪，心頭這一口惡氣，却也嚥不下來，何不裝着無事，等到夜晚，再打主意？當下便笑吟吟地道：「也好。」

兩人又向前走出了三二十里，便在一片林子中，停了下來，賴五躍上了樹，揀了一個橫

枝，躺了下來，董小梅特地離得他遠些，也揀了一個橫枝，以臂作枕而臥，却始終張大了眼不睡。

一直到午夜時分，聽聽沒有聲息，董小梅欠起身來，向賴五看去。

只見賴五正背對自己，像是睡得十分香甜，董小梅極度小心，輕輕地一個翻身，已然以手抓住了樹枝，正待手一鬆，躍下地去，溜回鎭市，去找那個少女算賬。陡然之間，只覺得腰際「帶脈穴」麻了一麻，全身已然不動。

董小梅只是雙手抓在樹枝之上，雙脚懸空，身子不能動彈之後，雖然不致於跌下來，但是，却也不上不下地被吊在半空！

董小梅想叫，可是穴道被封，却又出不了聲。

起先，她還以爲是突然之間，來了强敵，可是繼而一想，又覺得絕無此理，因爲以賴五的武功之高，誰能對自己下了暗算，而不被他知道？

那一下點穴手法，突如其來，分明是內家絕頂功力，隔空點穴手法！也就是說，賴五早已看透了自己的心意，剛才也未曾睡熟，自己的動作，固然輕到了極點，但也已爲他所察，是以才封住了自己的穴道，以作懲罰！

董小梅想到此處，心中雖仍不免悻然，但是却已無恐懼之念。

她心中暗嘆了一口氣，知道只怕不到天明，賴五絕不會來放開自己的！

果然，她這樣在在樹枝上，一直到天色大明，才聽得賴五打了一個呵欠，道：「小梅，妳怎麼還不下來？」

董小梅心中有氣，暗忖你封了我的穴道，還要講風涼話麼？

她正在想着，忽然腰際又是一麻，身子已能動彈，連忙一鬆手，落了下來，掛了半夜，雙臂已然酸麻不堪，看賴五時，却正笑嘻嘻地望着她！

董小梅吸了一口氣，賭氣不理，在地上坐了下來，賴五「哈哈」一笑，走了過來，在董小梅肩頭上一拍，道：「小梅，生氣了麼？」

董小梅身子一擰，道：「當然！」

賴五笑道：「小梅，妳自己想要去生事，我能不理妳麼？」

董小梅道：「那你也不應該在我將躍未躍之際，點我穴道，害我吊了半夜！」

賴五大笑道：「好，是我的不是，算是我欠妳一筆人情，妳以後有什麼事求我，我斷不拒絕可好？」

董小梅一聽，不由得又破涕為笑，道：「賴大俠，當眞麼？」

賴五道：「自然當眞！」董小梅笑着點了點頭，她本來想叫賴五替自己去報那少女的一鞭之仇，但是她立即拋棄了這一想法。

那一鞭之仇，固然要報，但終究是件小事，她已然決定，要賴五向自己的父親來求情！

當下她心中只感到高興，跳跳蹦蹦，重又上路。

本來，大俠賴五，在武林成名，已垂四十年，地位極尊，董小梅在乍一聽到他的名頭之際，心中也是大為吃驚。

但是賴五的為人，却是平易已極，一點也沒有武林前輩的架子，使得董小梅在不知不覺之間，忘記了他的身份，因之在言談之間，也絲毫不受拘束，甚至還大是越禮。當下兩人又向前趕路，一連幾天，只揀小路，路上也無甚事發生，也更無謝蓮、冷雪和龍慕白三人的消息。那一天，已然來到了五台山下。

他們兩人，才一到五台山下，便見一個腰懸雙劍，白髮披拂的老者，被五六個人湧簇着，向着五台山疾馳而去。

當那些人經過之際，賴五拉着董小梅，閃在一旁，那些人也未曾注意他們。

等那些人過去，賴五才搖了搖頭，嘆道：「方老兒已是將近八十高齡之人，這一口氣却仍然放不下，當眞令人難解！」

董小梅聽了，不以為然，道：「賴大俠，難道說女兒被人殺了，不要報仇麼？」

賴五道：「小梅，妳想想，女兒被人殺了，要報仇，又要殺人。被殺的人，也一定有父母、兄弟、子女，也要報仇，何時能了？」

董小梅從來也未曾聽得過這樣的論調，呆了一呆，不由得笑了起來，道：「武林之中，

難道不就是這樣的麼？」

賴五道：「是啊！武林之中，就是這樣！」

董小梅越聽越糊塗，道：「賴大俠，我們這就上山去麼？」

賴五想了一想：「小梅，據妳所說，方老兒的女兒之死，和五台派並沒有關係，何以他要找上五台山來呢？」

董小梅道：「我也不知道，我們上去一看，不是就可以明白了麼？」

看官，點蒼神女方婉之死，和五台派本來就沒有關係。但是方婉死後，衆人只知害死方婉的，乃是一個少女，至於那少女是什麼人，却只有在事後，騰天金蛟龍雄和龍慕白兩人才知道，其餘人仍然不知。點蒼掌門，風雷劍客方生智，之所以上五台山來，乃是因爲聽得方風、方雷兩人說起當時的經過，事情是因爲饒了她等三人而起的。而饒了她等三人，又和五台派約了一個月以後相會。方風、方雷兩人，深信事情和饒了她有關，是以他們上五台山來，倒不是爲了找五台派，而是等候饒了她等三個人的！

這些曲折，董小梅和賴五兩人，自然不會知道，兩人沒有停留多久，便也向五台山而去，行了半天山路，迤邐曲折，終於來到了一個大石坪之上。

五台山乃是佛門聖地，寺院極多。但一般寺院中的僧人，即使會些拳脚，也決不成氣候，更不成一派。唯獨元化寺中，數百年相傳，武功獨樹一幟，便是威名極盛的五台派。

賴五和董小梅兩人，來到了那個大石坪上，已然可以望見一列黃牆，但是石坪之上，却靜悄悄地，元化寺寺門，也是緊緊地閉着。

賴五四面一看，見石坪的左首，有一個小小的山峯，可以俯覽整個石坪，便伸手一指，道：「我們到那山峯上去。」

董小梅道：「我們不去見和尚麼？」

賴五道：「有敵人來的話，也一定是在石坪上見面，我們何不居高臨下，先看一會熱鬧？」

兩人身形飄動，不一會，便已然來到那個小山峯上，揀了一塊大石坐了下來，那大石縫下，生着一棵松樹，正好將他們兩人遮住。而另有一道細細的山溪，在大石旁流過，兩人飲了幾口溪水，採了些山菓吃了，一直等到天色傍晚。

只聽得元化寺中，鐘聲沉沉，由高向下看去，人影幢幢，寺門却始終緊閉，看來寺中僧人，也覺得十分緊張。本來，事情就不小，以五台派在武林中地位而論，一個惠字輩的人物，竟然死在他人之手，怎能不對敵人，嚴密防範。

當晚，董小梅和賴五兩人，就在那小山峯，露宿了一宵。

第二天一早，兩人便已然醒來，只見大石坪，仍然是靜悄悄地。董小梅不耐煩道：「賴大俠，這樣等下去，何時是了？」

賴五一笑，道：「妳看，這不是有人來了？」

董小梅先還不信，抬頭一看間，果然見三條人影，已然飛掠而至。眨眼之間，那三人已然由遠而近，前後不過一盞茶時，三人已然來到了近前。當先一個，是書生打扮的中年人，面目俊朗，董小梅認得他正是饒了她。在山神廟中，她曾見過饒了她一次，但那時並不覺得怎麼樣。

可是此際，她一見到饒了她，心中忽然生出了一種奇異的感覺。感到有一個人，和饒了她十分相似，可是急切之間，却又想不起是誰來。

跟在饒了她後面的，乃是神行無影，黑骷髏連無異，再後面，便是金眼猩猩甘刺麻。

三人來到了石坪之上，脚步便慢了下來，來到離寺門五丈遠處，便停了下來。

三人並肩而立，一拱手，饒了她朗聲道：「惠能大師，想已回寺，在下三人，依約而至，尚祈開門納見，不勝榮幸！」

饒了她的內功極高，這幾句話，他以眞氣逼出，綿綿不絕，四面山壁，盡起回音。

饒了她的話才一出口，便聽得元化寺中，「噹噹噹」三下鐘聲，寺門大開。就在寺門開啟之際，突然又有一條人影，從上山的路上，飛掠而至，轉眼之間，便已然來到了石坪之上！

賴五和董小梅一看那人，不由得盡皆「咦」地一聲，原來那人，正是那個明眸皓齒，風

華絕代，和冷雪一模一樣的少女！

賴五一見那少女突然趕到，不由得「咦」地一聲，脫口道：「她來此作甚？」

這幾天來，董小梅好幾次，想要設法在賴五口中，打聽那鞭了自己一下的少女是什麼人，但是都不得要領，只要她一提起來，賴五便顧左右而言他，避開董小梅的問題。

董小梅因爲這件事，心中不免有氣，當下聽得賴五這樣的說法，便故意笑道：「賴大俠，你根本不知道她是什麼人，她來不來，你又何必大驚小怪？」

賴五「嘿」地一聲，道：「鬼靈精，妳再多出聲，我便點了妳的穴道，罰妳面壁一日，這場熱鬧，妳可就看不成了！」

董小梅一聽，唯恐賴五當眞如此，連忙伸了伸舌頭，不敢言語。

那少女來到了那石坪之上以後，身形略停了一停，董小梅和她隔得雖遠，但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出現了一個極是甜媚的笑容。

然後，只見她身形幌動，並不理會饒了她等三人，自顧自站在一邊。饒了她等三人那一面，只有連無異回過頭來，向她望了一眼，也沒有多說什麼。

這時候，元化寺寺門，已然大開，只見四個小沙彌，雙手合十，首先緩緩走了出來。

在四個小沙彌之後，一個身材高大，鐵塔也似的僧人，袒着右臂，右臂之上，肌肉盤虬，步履之間，氣勢沉穩，大踏步地跨出，在他的左手上，捧着一隻高約尺許的骨罐。

那身材高大的僧人才一出來，向饒了她等三人望了一眼，滿面皆是悲憤之容，正是曾為三人所敗的惠能禪師。

在惠能禪師之後，是另外三個僧人。

那三個僧人，全部穿着一種顏色頗難形容的淡黃色的袈裟。

正中那個，又高又瘦，走起路來，搖搖擺擺，宛若風中枯竹一樣。

左面那個，身形十分肥壯，挺着一個大肚子，兩面面腮肉蕩了下來，走一步，便幌上一幌，看得董小梅幾乎笑了出來。

右首那個，五短身材，除了兩條手臂，長得異樣之外，並無出奇之處。

那四個小沙彌，在走出了三四丈後，便停了下來。惠能禪師將手中的骨灰罐，雙手合十，低聲誦念起佛經。

自元化寺大門一開之後，石坪之上，氣氛頓時極其緊張。

從寺中出來的惠能禪師等人，只是緩步向前，一言不發。

而饒了她等三人，也是相隔尺許，鼎足而立，更不打話。

石坪之上，靜到了極點，因此，那四個小沙彌的誦經之聲，雖然十分低微，喃喃之聲，還是顯得十分特出。惠能禪師將骨灰罐放下之後，便踏前兩步，而原來跟在他身後的那三個僧人，身形略一擰動間，也未見他們有怎樣地動作，便已然和惠能禪師，並肩而立！

也就在此際，只聽得元化寺中，響起了一陣蒼涼已極，響遏行雲的長嘯之聲。

嘯聲未畢，一條人影，從寺門之中，飛掠而出，來勢快絕，眼前一花間，已然掠出了四五丈遠近，和惠能禪師等四僧，並肩而立。

只見那人，白髯飄拂，腰懸雙劍，正是風雷劍客方生智。

緊接着，又是幾條人影，從寺門之中掠了出來，却是隨方生智前來的方風、方雷兄弟等人。

神行無影連無異，乍一見方生智突然在此出現，也不禁為之一怔，向饒了她和甘刺麻兩人，使了一個眼色，尖聲道：「方老英雄，幸會幸會！」

方生智白髮白髯，陡然之間，如為狂風所摧一樣，一齊飄拂起來，一聲虎吼，震得四面山谷，盡起回音，喝道：「黑骷髏，老夫不遠萬里，正是找你們三人，有事相商！」

連無異「哈哈」一笑，道：「不知方老英雄，有何事見教？」

方生智身形聳動，已然一步向前跨出，但是却又立即退了回來，道：「喧賓不壓主，待你們與主人一見高下之後，再說不遲！」

連無異一見方生智也在五台山上，便知這事情，又生枝節！

他自然知道方生智年逾八十，不但本身內功，深湛已極，而且他雙劍齊施，那一套「風雷霹靂劍法」，當得起是宇內劍法之中，登峯造極之作，絕不是容易應付的人物！

因此，他心中也不免在暗暗地打着鼓，直聽得方智生如此說法，才鬆了一口氣，道：「不錯，待我們事了之後，再向老英雄討教不遲！」

方生智目光如電，望定了饒了她等三人，正在此際，忽然聽得「嘿嘿」兩下，冷笑之聲，傳了過來。衆人一齊抬頭看去，只見那冷笑之聲，正是那個少女所發！

那少女此際，正倚在一塊大青石旁，昂首着向天，像是正在望天一樣。

衆人望了一眼，俱都不知那少女來此何意，眼前情勢，又如此緊張，也沒有人去問她，何以在這時候，發出了兩下冷笑！

只聽得惠能禪師，向身旁那三個僧人大聲道：「這三人便是正兇！」

那三個僧人，一齊雙掌合十，高宣佛號，正中那個，又高又瘦的僧人搖搖擺擺，向前跨出了兩步，道：「貧僧惠度，饒施主請了！」

那惠度禪師，不但身子又高又瘦，走起路來搖搖擺擺，像是經不起大風一吹一樣，而且講起話來，也是有氣無力，陰陽怪氣。

五台山元化寺僧人，幾乎人人會武，但傳至如今，却是以「惠」字輩的僧人，武功爲最高。

但是「惠度」這一個名字，在武林之中，却是不見經傳。

饒了她一聽得對方，已然指名相呼，連忙也踏前了兩步，道：「大師請指教！」

本來，雙方之間，相隔約有兩丈遠近，如今，惠度禪師和饒了她兩人，各自跨出了幾步，他們兩人，相隔已不過丈許遠近。

惠度禪師這才雙目似睜非睜，向饒了她望了過來，饒了她只見他太陽穴深陷，雙目閉合之間，精光四射，分明內功極高，只怕功力尚在惠德禪師之上。也是不敢怠慢，已然運足了眞氣。

只見惠度禪師在望了饒了她一眼之後，又有氣無力地道：「饒施主依約前來，貧僧等合該歡迎，但饒施主可知那骨灰罐中，是何人的骨灰？」

饒了她面色莊肅，道：「自然知道。但惠德大師，乃是被在下硬接了一掌之後，自盡而亡。大師若要賜教，在下定然相陪，但要將惠德大師之死，算在在下的賬上，却是受之有愧！」

惠度禪師冷冷地聽任他講完，雙肩一聳，「嘿」地一聲冷笑，身子又向前跨了一步，道：「聞得你身擅『移天接地』絕技，貧僧也要領教！」

他這裡，一個「教」字，甫一出口，身子突然向前一彎。

他本來就生得又高又瘦，連站在那裡，都給人以搖搖擺擺之感，身子突然一彎，更像是立即就要向前跌出一樣。

但也就在此際，只見他雙掌一齊伸出，掌心先向地上一按，然而，再由下而下，向上揚

了起來，向前一齊推出。

這兩掌疾出，招式之怪異，實是難以想像，而且兩掌推出之後，在旁觀衆人看來，了無聲息，竟像是一點威力也沒有！

但是，惠度禪師，雙掌甫一揚起之際，饒了她却已然感到一股陰柔無比的力道，已然如鋪天蓋地也似，向自己湧了過來。

他們三人，一路前來元化寺時，饒了她已然聽連無異說起過元化寺中的情形。得知元化寺中的高僧，各擅絕技，各傳徒弟，絕不相干，而且在各自的絕藝之上，造詣也都非常之高，如今單看那兩掌之勢，已然知道名不虛傳！

饒了她的傷勢，雖然已經盡皆痊癒，但是他此際面對這樣的强敵，却也是絲毫不敢怠慢，一覺出那股大力湧到，左脚向外一跨，避開了力道的正鋒，斜斜一掌，已然反劈而出。

他那一掌劈出之際，立時帶起了「轟」地一聲巨響，只見惠度禪師身子幌了兩幌，像是立即就要不支倒地一樣，可是倏然之間，只見惠度禪師身子仍然保持着弓形，却陡地彈起了五六尺高下！

他身形一起，饒了她的那一掌，已然掃空！

饒了她本身的武功造詣，也是極高，可是惠度禪師的身法之怪，他却是見所未見！

當下他連忙向後退了半步，身形一矮，一掌反向上拍出，就在此際，惠度禪師一聲長嘯

，嘯聲之響亮，和他剛才講話之際的那種陰陽怪氣，判若兩人。嘯聲未畢，右手五指，凌空向饒了她抓了下來，抓到了一半，突然又改抓爲拍！

只見他身形疾壓而下，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極是沉悶的「啪」地一聲，已然和饒了她向上拍出的那一掌相交！

惠度禪師的身形，乃是自上而下撲了下來的，他手掌才一和饒了她相交，身形一凝，便已然站住，但饒了她却身形一連兩幌，向後疾掠而出。

他身後甘刺麻大叫道：「饒兄吃虧了麼？」

饒了她哈哈一笑，道：「如此不濟事麼？」

他一句話講完，身子已然在丈許站定，惠度禪師身形搖幌，又緩緩逼了近來，饒了她並不再避，也是迎了上去。

他們兩人剛才過了兩招，還硬拚了一下，饒了她身形，雖然向後退出了丈許，但是那乃是他自己退出的，並非惠度禪師的掌力震退，雖然略佔下風，却並未分出勝負！

這一番，兩人又由遠而近，眼看要再次交手，石坪之上，氣氛更是緊張。

片刻之間，他們兩人相隔，已然只不過六七尺的距離。

兩人一齊停了下來，惠度禪師身形甫凝間，右手中指疾伸，手腕抖動間，只見指影亂幌，像是有十七八隻手指，一齊指向饒了她胸前的要穴！

這一指，乃是五台祕傳，亂指點穴法中的一招「亂石紛呈」！

那「亂指點穴」之法，乃是五台派不傳之祕，看來，每一招使出，都像是毫無章法一樣，亂糟糟地，實則上，每一招之中，俱皆藏着極其神奧的變化，神妙無方。而且，惠度禪師的內功路子，十分怪異，內力陰柔之極，指影漫天，眞幻不分之中，每一個指影，俱都帶起一股陰柔已極的指風，襲向對方要穴！

饒了她早有防備，一見對方出招，立即左掌當胸，將對方的來勢封住，右手五指如鈎，帶起劈空呼嘯之聲，反向惠度禪師腰際抓出！

惠度禪師「哼」地一聲，身形一矮間，招式不變，本來攻向饒了她胸前的一招，由於他身形陡地一矮，變得向饒了她腹際攻出！

饒了她見對方變招，如此神奇，心中不由得陡地一怔，連忙左臂下沉，手腕一翻，一股掌風，迎了上去。緊接着，右掌向外一揮，已然使出了「移天接地」神功，掌力將對方的指力托住，一齊向外，移了開去。

但是，他這裡才將惠度禪師的一招之力移開，惠度禪師左手中指，「啪」地彈出，已然彈向饒了她向他抓出的右手手腕。

惠度禪師那一彈的方位，正是彈向饒了她右手的脈門。饒了她連忙手臂一縮，撤招迴掌之際，脈門之上，雖然未被惠度禪師手指彈中，但是却被惠度禪師的那一彈之際，所發出的

那股極是强勁的陰柔之力，撞了一下。饒了她功力深湛，脈門之上，被那股陰柔之力一撞，右臂也爲之一軟！

他們兩人，本來功力悉敵，饒了她在一個不愼之際，吃了一個虧，立時便佔了下風，只見惠度禪師一步踏出，左手疾伸，已然向饒了她右臂抓來！

饒了她右臂軟麻，難以揮臂相近，只得整個身子，向側一轉，避了開去。

但就在此際，惠度禪師右手，又已然一招「亂鳥投林」，幻起漫天指影，將饒了她上三路，完全罩在他的指影之下！

這時候，饒了她更是佔了下風，在一旁的甘刺麻，陡然之間，一聲大喝，道：「饒兄莫怕！」一步跨出，雙掌帶起排山倒海也似的掌風，已然運起了「九轉神功」，向惠度禪師擊出！

但是，他那兩掌之力，尚未擊中惠度禪師，那肥胖之極的僧人，哈哈一笑，肥肉抖動，已然疾迎了上來。別看他身子如此肥胖，少說也有兩百來斤，但是動作却極是敏捷！

一迎了上來，也是雙掌齊揚，向前拍出，只聽得「砰砰」兩聲擊過處，甘刺麻和他兩人，一齊「蹬蹬蹬」地退出了三步。

甘刺麻哇呀大叫，道：「好肥禿驢，力道大得緊哪！」

那肥僧面色一沉，道：「金毛賊子，竟敢得罪佛爺麼？」

兩人剛相互罵得一句，又已然聽得惠度禪師和饒了她兩人，各自一聲怪嘯，分了開來。

只見惠度禪師的肩頭，鮮血涔涔而下，面色難看到了極點。

而饒了她左手托住了右臂，分明是他右臂臂骨，已然斷折！

自甘刺麻陡然之際，發出兩掌，到饒了她和惠度禪師兩人，分了開來，其間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旁觀衆人，爲甘刺麻和那胖僧兩人，雙掌相交的聲勢所吸引，竟未曾看清惠度禪師和饒了她之間，是怎樣由合而分的！

只聽得惠度禪師冷笑一聲，道：「饒施主，承教！承教！」

他一面說，一面在自已的「肩貞穴」上，點了一點，將血止住。

此際，衆人才看清他肩頭之上，傷口甚大，不但袈裟被撕破了一大片，而且，五個圓洞，看來也是極深，只怕已然傷及筋骨！

原來，當惠度禪師，以本身眞氣，衝擊饒了她的脈門，令得饒了她右臂一陣酸麻，幾乎不能動彈，而惠度禪師又伸手向饒了她右臂，疾抓而出之際，饒了她也已然知道不妙！

因爲，右臂只要一被惠度禪師抓住，對方只要在一伸手間，便可以完全將他制住。

因此，饒了她在百忙之中，身子猛地一側，左手同時揚起，向惠度禪師的肩頭抓出。

也就在此際，惠度禪師也已然伸手將饒了她的右臂抓住。

饒了她左手五指如鈎，用力插入惠度禪師的肩頭，惠度禪師只覺得肩頭一陣劇痛，手上

運勁，竟然將饒了她右臂臂骨，生生扭斷！

兩人各負重創，這才各自發出了一聲怪吼，向後疾退了開來。

當下惠度禪師自行封穴，止住了流血，雙眼圓睜，嘿地一聲冷笑，道：「饒施主，我們各自傷了一臂，但仍可動手！」

饒了她仰天一聲長笑，道：「大師所說，當眞深合吾心！」

兩人各自向前，踏出了兩步，正待再度交手之際，忽然聽得一下祥和已極的笑聲，起自不遠處，緊接着，人影一幌，一個人已然來到了他們兩人的身邊。來勢之快，當眞難以言喻！

當那下笑聲，初起之際，笑聲雖然不高，而且還顯得心平氣和之極，但是却是人人可聞。躲在小山峯上的董小梅，一聽得那下笑聲，便自怔了一怔，連忙回頭看時，敢情一直在她身旁的大俠賴五，已然不知去向。

二四

董小梅吸了一口氣，再向石坪上看去時，一點也不錯，那以極快的身法，突然現身，站在惠度禪師和饒了她身旁的，正是賴五！

賴五才一現身，惠度禪師和饒了她兩人，盡皆面上變色，向後退去。

但是他們兩人，身形尚未展動，賴五雙手一伸，已然握住了他們的手！

需知惠度禪師和饒了她兩人，雖然各自受創，但是本身功力尚在。他們兩人，無論如何，可當第一流高手之稱而無愧。但是，却就在賴五一伸手間，他們兩人躲避的念頭才起，各自的手腕，便已然爲賴五所執！

董小梅老遠地看到了這等情形，這才知道，大俠賴五雖然爲人謙虛之極，甚至看來，還十分怕事，但是他武功之高，却是不可思議！

惠度禪師一被賴五抓住了手腕，立卽失聲道：「賴大俠也要與五台爲難麼？」

賴五一笑，道：「不是。」

惠度禪師心頭一鬆，道：「然則賴大俠是要幫五台派的忙了？」

賴五的陡然出現，石坪上所有人，盡皆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除了甘刺麻一人之外，人人均已然認出，突然現身的那個中年人，乃是成名幾乎可與皓首神龍並肩的大俠賴五！

因此，惠度禪師的問話，也是人人注意，因爲賴五是站在那一方面，那一方面，便可以絕無疑問，穩操勝劵！

當下，又見賴五搖了搖頭，道：「也不是！」

惠度禪師不由愕然道：「然則賴大俠此來，究是何意？」

賴五面帶微笑，剛想說話，突然聽得「咯咯」一陣嬌笑，正是那面有紅痣的少女所發，又聽得她道：「老和尚，你也傻了，賴大俠是存心勸架來了，難道你還看不出來麼？」

賴五一聽得那少女發話，眉心略蹙，但立卽一笑，道：「不錯，惠度大師，在下是想來勸架來了！」

惠度禪師「哼」地一聲，道：「賴大俠，此人與五台之仇，賴大俠莫非不知麼？」

賴五微笑道：「在下自然知道，但事實上，惠德大師之死，確是自盡！」

那肥胖僧人聽到此處，大聲道：「賴大俠，你還是要與五台山作對？」

賴五一聲長笑，道：「大師，在下若有此心，天誅地滅！」

一旁甘刺麻也怪叫道：「那你抓住我兄弟作甚，還不快放手麼？」

賴五轉過頭去，向甘刺麻望了一眼，雙手一鬆，饒了她和惠度禪師兩人，各自身不由主

，向後退出了一步，雖然仍是怒目而視，但是賴五正站在他們的當中，他們卻是不敢再動手！

只聽得賴五以極其平和的口氣道：「各位無非只是因為一時誤會，而在此作生死之鬥，如今已然兩敗俱傷，若是能看在賴某人之面，從此握手言和，則在下實是感激不盡！」

賴五這句話一出口，石坪之上，重又靜到了極點，誰也不出聲。

好一會，金眼猩猩甘剌麻才叫道：「你是什麼人？憑什麼要看你之面？」

賴五一笑，道：「在下姓賴，排行第五，便以五為名。」

甘剌麻一聽，老大的身軀，不由幌了一幌！

他久在邊陲，極少在中原走動，並未曾見過大俠賴五，但是他總是學武之士，「大俠賴五」之名，卻是如雷灌耳，斷無不知之理！

因此，他在陡然之際，聽得賴五自報名頭，也不禁嚇了一跳！

石坪之上，又靜了半晌，饒了她才一聲長笑，道：「在沈鏢頭宅中，在下和惠德禪師，本是意氣之爭，惠德禪師因而喪生，在下心中，也甚感不安。既是賴大俠如此說法，我們決不動手！」

賴五微笑點頭，道：「好！好！四位大師，不知意下如何？」

惠度禪師等四個僧人，相互望了一眼，連惠能這樣的莽和尚，心中也是暗暗忌憚，不敢

出聲！因為不但賴五本身，內外兼修，都已到了絕頂的地步，而且，他與皓首神龍謝音交厚，乃是盡人皆知之事。五台派固然高手輩出，聲勢煊赫，但是這兩個人物，卻是一個也得罪不起！好一會，才聽得惠度禪師沉聲道：「然則惠德之死，便就此算了不成？」

賴五道：「大師，適才饒朋友已然表示了歉意，依在下之意，人已死了，何妨一筆勾消？若是以後五台有事，找饒朋友定然不會旁觀，便是在下，也一定不會就此算數！」

惠度禪師心中，雖然不願，但既然賴五已然出頭，若是不聽他所勸時，等於是與他作對，權衡輕重，只得強自忍下氣來，道：「賴大俠既然如此說法，貧僧等自然不能不聽！」

賴五笑道：「大師能以如此，在下感激不盡！」

眼看一場風波，將要烟消雲散，連無異撕下了一幅衣襟，將饒了她的斷臂，緊緊地紮了起來，看三人的情形，也將要出聲告辭之際，忽見風雷劍客方生智，向前踏出了一步，道：「三位且慢！」

賴五眉頭一皺，但不等他說話，連無異已然抬起頭來，道：「方老先生，有何指教！」

方生智雙手，全都按在劍柄之上，道：「你們三人，曾到小婿家中，小女因此斃命，只怕三位，也脫不了關係！」

黑骷髏連無異「哈哈」一笑，道：「方老先生，令媛乃是死在一位少女之手，你總是知道的了？」

方生智點頭道：「不錯！」

連無異又道：「殺害令嫒之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你找我們作甚？」

連無異的話，才一出口，風雷劍客方生智，目中冷電四射，緩緩轉過頭來，目光已然罩定在那個少女的身上。

此際，董小梅仍在那個小山峯上，未曾下來，而整個石坪之上，只有那一個少女！

當方生智向那少女望去時，那少女的面上，却現出了一個驚訝之色。

連無異只當那個少女，就是冷雪，他並沒有看到那少女和冷雪之間的不同！

一旁，賴五一見方生智神態不妙，立即道：「方老兒，且聽我一言！」

方生智的目光，仍然罩在那少女的身上，並不移開，冷冷地道：「賴大俠，點蒼派的事，你還是少管的好！」

賴五忙道：「方老——」

賴五他只講了兩字，已然聽得方生智一聲斷喝，道：「快將這賤人拿下！」

方生智這七個字，字字皆以無上的內家眞氣逼人，震得衆人，耳際「嗡嗡」作響。隨在方生智身後的方風、方雷兩人，一聽得父親的吩咐，立時手一揮，「噹噹」兩聲，兩柄長劍，已然出鞘，身形一幌間，已然來到了那少女的身前。

那少女除了面上，略有驚訝之色以外，態度却極是鎭靜。

只見她仍然倚在青石之旁，只是冷冷地望着方風和方雷兩人。

眼看方風和方雷兩人，手中長劍，將要揚起，賴五已然叫道：「方老兒，你弄錯人了！」

就在此際，連無異也不禁「咦」地一聲，敢情他也在此際，發現了那少女和冷雪之間不同！

方生智凌厲無匹的目光，轉向連無異，道：「連朋友，究竟如何？」

連無異剛要開口，那少女已然發出了一陣甜媚已極的笑聲，道：「老頭兒，你說什麼？是我殺了你的女兒麼？也好，算在我的賬上，也算不了什麼！」

那少女此言一出，石坪上的衆人，除了賴五以外，人人皆爲之一怔！

因爲此際，只要一看風雷劍客方生智的情形，便可以知道，他爲女兒報仇一事，勢在必行，絕無轉圜的餘地！任何人在這樣情形之下，只要是無辜的都會爲自己辯護。

但是，那少女却反而將這樣的大事，擱到了她自己的身上！

就在衆人一怔之際，那少女又發出了銀鈴也似的聲音，道：「方老兒，本來我們該在點蒼見面的。但是我到了點蒼，你却已然不在，一路跟了下來，直到如今，才和你相見，你還派我作了些什麼，快說！」

方生智面色鐵青，道：「在沈宅生事的，究竟是不是妳？」

那少女嬌聲道：「是啊！」

方生智一聲怒吼，道：「你們兩人，還不下手，再等什麼？」

方風和方雷兩人一聽，身形一矮間，「嗤嗤」兩聲，兩柄長劍，已然向那少女，疾刺而出！只見那少女身子，仍然不動，只是雙手，向外微微一振，方風、方雷的那兩劍得「錚錚」兩聲，那兩劍一齊刺到了石上，爆出兩串火星！

方風、方雷兩人，陡地一呆，連忙手臂一縮，後退了一步。

剛才，他們所刺出的一劍，陡然改向之際，簡直一點跡象也沒有，就像是突然之間，身不由主，手腕向旁一側一樣！

那少女笑道：「別心急，等話講完了再動手也不遲！」

方生智見自己兩個兒子，兩劍忽然會刺空，心中也不免打了一個突。

當下他又向前踏出了一步，道：「妳還有什麼話要說？」

那少女盈盈一笑，道：「方老兒，也沒有什麼大事，前些時候，我聽得人家說，點蒼七十二峯之中，以你所居的那座青葱峯景物最好。我去看了一看，果然名不虛傳，你們點蒼派，另換一處去居住，將那座青葱峯，讓了與我吧！」

那少女娓娓道來，言笑自如，但是其餘衆人，却全都聽得呆了！

點蒼派自第一代掌門人，五代時武林異人，矮韋馱蒼木君，開宗立派以來，已近七百餘年，代代相傳，都是以雲南點蒼山青葱峯，作爲根本重地，那乃是武林中盡人皆知之事！

可是，那少女却公然要風雷劍客方生智，讓出點蒼派的根本重地來。

這種要求，如果不是親耳聽到的話，只憑傳說，當眞是誰也不會相信！

風雷劍客方生智，和方風、方雷等點蒼派中人物，怒極反笑，一齊「哈哈」大笑起來。

那少女却道：「你們笑什麼？我不喜歡強搶他人之地，所以才先和你來說一聲的！」

方風一聲怪嘯，道：「如此說來，還着實要多謝妳關照了？」

他此言一出，點蒼派中人，又是哄然大笑起來，其餘各人，也都當着那少女是在說着玩兒，惟有賴五一人，面色嚴肅，踏前兩步，道：「青葱峯乃是點蒼派根本重地，怎可讓給妳？」

賴五一本正經，講出了那兩句話來，衆人笑聲陡止，同時也已然想到，事情絕不如自己所想像地那樣可笑，可是極爲嚴重！

那少女微微一笑，梨渦深現，道：「賴大俠，我又不是要你的地方！」

賴五道：「天下風景好的地方正多，我就知道一處人跡未到之處，景物之佳，實是罕見，妳要是喜歡，我倒可以告訴妳。」

那少女搖了搖頭，道：「不，我喜歡青葱峯，離我家近些。」

那少女此言一出，方生智心中，猛地一動，陡地想起一個人來，面上也不禁爲之變色。

賴五一揮手，先將方風、方雷兩人揮開了幾步。

那少女一見賴五將方風、方雷兩人揮開，笑得更是甜媚，道：「賴大俠，你是要幫我向方老兒討青蔥峯呢？還是要阻我行事？」

賴五面色，顯得十分嚴肅，道：「任何宗派，肯將根本重地，拱手讓人一事，普天之下，古往今來，都未曾聽說過。」

那少女「唉」地嘆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那我只好硬來了？」

看她的情形，聽她的語氣，像是她得不到青蔥峯，還感到十分委屈一樣。

賴五一笑，道：「妳別胡鬧了，還是快回家去吧！近十數年來，妳父母不願生事，只是閉門自娛，妳也不要給他們惹事才好！」

那少女「咯咯」一陣嬌笑，道：「不錯，爹和娘都不想生事，但是，賴大俠，如果他們知道我受了人的欺侮，只怕也不肯干休！」

那少女的聲音，聽來雖然動人之極，可是她所說的話，却分明是在訛詐！方風和方雷兩人，首先大怒，喝道：「誰欺負妳？妳自己無理取鬧，還說人欺負妳麼？」

賴五忙回頭道：「老方，請令郎不要出聲。」

方風和方雷兩人，方自一怔，不明白賴五何以要如此吩咐自己的父親間，方生智已然厲聲喝道：「風兒、雷兒，不得多口！」

方風和方雷兩人，更是一呆，身形展動，已然來到了他們父親的身邊。

直到此際，他們兩人，才發現老父在望着那少女之際，面上的神色，竟是十分驚駭！對方風、方雷兩人而言，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

因爲點蒼派雖然遠處雲南，但是在中原武林之中，也極具威望。風雷劍客方生智，則更是武林之中，劍術的大家，如今，對着這樣一個少女，竟然會如此忌憚，實是費解之極！

兩人之中，方風爲人，比較機警得多，一看出情形有異，便低聲道：「爹，那小女娃是什麼來歷？」方生智却並沒有回答他這一問，只是擺了擺手，面色却更加來得蒼白了。

方風心中打了一個突，也不敢再多問什麼，只聽得賴五笑道：「妳想撒賴，這裡人多，也不容妳一個人信口雌黃的！」

那少女却又是一陣嬌笑，道：「賴大俠，你錯啦，我爹還罷了，我娘却是最聽我的話！」賴五一聽，面色倏地一沉。

此際，董小梅也早已下了那小山峯，來到了石坪之上。

他一見賴五的面色一沉，心中不禁「怦怦」亂跳起來！她和賴五在一起那麼多天，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甚至自己出言相忤，賴五也總是和顏悅色的，從來也未曾見他，板起過面孔。

可是此際，賴五面色一沉間，雙目異光四射，令得他本來看來十分可親的面龐，變得威嚴無匹，令人不寒而慄！

在賴五的面色一沉之後，那少女在剎那之間，面上也不禁閃過了一絲驚惶的神色，但是她却立即便恢復了鎮定。

只聽得賴五揚聲叱道：「既是妳娘信妳的話，妳不妨回去告訴她，是我欺侮了妳，如今，妳在此無事，還不快走？」

大俠賴五，內外武功均已臻絕頂，揚聲講話，字字如同霹靂，最後四字，更是聲威俱厲，震得人耳際，嗡嗡作響。那少女不自由主，退出了三步，俏容失色，然而，身形幌動間，一縷白烟也似，已然身在兩丈許開外，這才停了一停，回頭道：「賴大俠，你既如此吩咐，我當然只好聽話啦！」

賴五轉過身去，不再理她，那少女逕自下山，身法極快。

一等到那少女身形不見，風雷劍客方生智，突然踏前幾步，向賴五行了一禮，道：「賴大俠，點蒼有難，得賴大俠之助，實是銘感五中！」

賴五連忙還了一禮，道：「方老，你若是肯聽在下之勸，急速連日趕程，須要日夜不停，趕回點蒼，將貴派各人，暫時遣離青葱峯，事不宜遲，速行！速行！」賴五一口氣講了兩個「速行」，事態更是顯得嚴重之極。

方雷不等乃父答應，便問道：「賴大俠，那又是爲了什麼緣故？」

賴五道：「令尊已知緣故的了！」

方雷轉過頭去，還想問他父親時，方生智已然身形展動，白髯飄飄，向外疾馳而出，一面馳出，一面叫道：「快跟我來！」

點蒼派中高手，雖然不明究竟，但一見方生智逸出，自然立即跟了上去。

片刻之間，點蒼派中衆人，已然走得乾乾淨淨。賴五向董小梅一招手，道：「小梅，咱們也該走了！」

惠度禪師道：「賴大俠不在小寺盤桓片刻了麼？」

賴五道：「以後有暇，當再來打擾不遲！」

董小梅向賴五走了過去，賴五拉着她，飛也似疾，便向五台山下而去。

兩人一口氣，便已然下了山峯，董小梅連想講一句話，都在所不能，只是被賴五扯着，向前飛馳，迎面而來的勁風，幾乎逼得她連氣都透不過來，片刻之間，便已然出了五台山。一出五台山，只見那輛馬車，正在前面，緩緩而行，賴五鬆了一口氣，手臂揚處，先將董小梅向外疾揮而出。

董小梅身不由主，被他揮得跌出了七八丈之遠，方始落到地上，等到她穩穩地在地上站定之後，再抬頭看時，在十餘丈開外，賴五早已然趕上了那輛馬車，以手攀住了車轅，正和那少女講話。

董小梅爲人，何等聰明，一見這等情形，已然知道賴五想要撇開自己，她心中不由得大

急，一面向前撲去，一面尖聲叫道：「賴大俠，我也去！」

賴五並不回頭，只是沉聲道：「小梅，妳去不得！」

董小梅急道：「賴大俠，你曾經說過，我要你做什麼，你一定會答應的！」

賴五這才轉過頭來，道：「不錯，我是講過這句話的，但是却是只准妳要求一次，妳不留下來，作爲要我向妳父親求情之用麼？」

董小梅聽了賴五的話，心中不禁猛地一怔。

本來，她心中想弄清楚那個少女的身份，也想和賴五在一起，在武功上可以有很大的進益。但是聽賴五剛才說話的口氣，分明是如今自己，若是要求與他同行，他也一定會答應的，但是以後，却再難請他向自己父親說情了。

用這樣大的代價，去滿足一下好奇心，未免十分不值，而且，那少女的來歷，不見得無人能知，再加上自己仍然要去找龍慕白和冷雪等人，也不能老是跟着賴五遠行！

她想了片刻，才道：「賴大俠，我父親至多還有八九個月，便要在江湖上現身，你……不要去得太久了。」

賴五道：「自然！」

他話一說完，便飛身上車，蹄聲得得，那輛馬車，迅即遠去。

董小梅一個人，呆呆地站在當地，沒有多久，已然看到饒了她等三人，聯袂而下。三人

見了董小梅，盡皆停住了脚步。連無異上下打量了董小梅幾眼，道：「董姑娘，令尊近來可好？」

董小梅心緒煩亂，那有心思去理會他？只是隨便「嗯」地一聲，算是回答，連無異也不再問，三人一齊向前奔去，轉瞬不見。

董小梅又呆呆地站了半晌，心中暗忖，如今，只剩下自己一個人了。

自己腰際的那條寒鐵索，看來人人識得，仗着父親的威名，或則不致於被人欺侮，又有賴五答應爲自己講情，希望父親能以從此不再管束自己。本來，一切似乎都已經十分理想了，但是，董小梅的心中，却還覺得紊亂到了極點。

她自己知道，她心情的悵然，乃是因爲找不到龍慕白之故。方今要務，第一件事，當然是先要找到了龍慕白再說。

但是，天地茫茫，龍慕白又在什麼地方呢？

董小梅想到難過處，不由得深深嘆了一口氣，黯然地向前走去。

好一會，她才出了五台山，上了官道，反正她毫無目的，只是循着官道，向前走去。到了天色傍晚時分，便在一個小鎭上，借宿一宵，就這樣，一連過了三個來月，仍是一點頭緒也沒有！

董小梅對於要找到龍慕白一事，幾乎已經絕望！那並不是她沒有信心，而是以天下之大

，一點線索也沒有，想去找三個人，當眞是談何容易？

她只是漫無目的地向前走着，一路上，聽得武林中人，紛紛傳說，已然停止了多年的邪派人中，比武排名大會，將在中秋佳節，在巫山朝日峯上召開。當年大會，爭得第一名頭的那人，來也神祕，去也無踪，武林之中一直不知他是誰。此次大會，將由當年排名第二，陰風蛇叟司徒本本主持云云。

那時候，董小梅已然來到了江南。正是嚴寒已過，新春將臨，輕黃破蕾，微綠生柯之際，可是董小梅的心情，却仍然極爲沉重不快。

那一天，她來到了姑蘇城外，隨着行人，向城中緩緩走去。在將近城門之際，已然十分熙攘，董小梅忽然覺得，有人在自己的肩頭上，輕輕地拍了兩下！

董小梅只當是輕薄弟子，想對自己輕薄，她心中悶氣，正無處可出，不由得勃然大怒，轉過身來，正待好好地教訓其人一頓時，却已然聽得一個頗是熟悉的聲音道：「董姑娘，久違了！」

二五

董小梅已然揚起的手掌，立即停了下來，定睛看那人時，却又不禁「哼」地一聲冷笑，道：「原來是你，你還有面目見我麼？」

那人一身衣服，極之奪目，面目也極其英俊，正是在衡山之中，與之相遇，指點董小梅到天柱峯去的司徒仇！

當下只見他劍眉微微一揚，面上現出了一個十分訝異的神情，道：「董姑娘何出此言，在下有何處得罪了董姑娘麼？」

董小梅想起在天柱峯上，自己取出了他所給的那塊玉玦，差一點沒有給皓首神龍一掌打死那件事，更是不願理他，「呸」地一聲，道：「問你自己！」講完之後，轉身就走。

她加快了腳步，不一會，便進了城門，心中暗忖，半晌沒有聲息，司徒仇大約自覺沒趣，已然走了，若不是自己不想多事，當眞不能便宜了他！她一面想，一面回頭看去。

一看之下，董小梅不由得一楞。原來司徒仇非但未曾離去，而且還亦步亦趨，跟在自己後面，離得她極近！

董小梅不由得怒道：「你跟住我不走，想要作甚？」

司徒仇道：「董姑娘，三個來月前，在下好意對待姑娘，以後又從未見過。董姑娘剛才所說的話，在下實是難明，想要請教一二。」

董小梅見他，竟然賴得一乾二淨，心中更是大怒，揚起掌來，便待向司徒仇摑去，可是司徒仇的動作，却比他更快，一伸手，已然握住了她的手臂，低聲道：「董姑娘，此際在大街之上，未免惹人注目。若是在下，當眞有該打之道，在無人之處，只要妳不怕閃了手，便容妳打一個夠如何？」

董小梅四面一看，果然已有幾個途人，在對自己，佇足而觀。

司徒仇的話，實在是一點骨氣也沒有，而且花巧太過，任何人都可以聽得出其人油嘴滑舌，心術定然不正。但是像董小梅這樣的少女，正是極其要人恭維的人，聽了居然十分高興，心中對司徒仇的敵意，也在不知不覺之間，減了許多。

司徒仇微微一笑，放開了董小梅的手臂，董小梅道：「等一會我要打你時，你可不能還手啦？」

司徒仇笑道：「自然，但董姑娘爲何要打我，在下倒頗願一聞，看妳神色，像是遠程而來，何不先休息一會再說？」

董小梅聞言，不禁苦笑一下，道：「也好，我們去投店罷！」

司徒仇一笑，道：「大可不必，我識得一位朋友，極之好客，就在城內黃鸝坊居住，地

方也極之清雅，董姑娘何不隨我前去？」

董小梅道：「我又不識他，怎好去打擾他？」

司徒仇笑道：「那位朋友，若是聞得董姑娘的大名，怕不要倒屣相迎！」

董小梅聽了，不禁有點飄飄然起來，便點頭道：「也好！」當下便跟着司徒仇，穿過了大街，又轉了幾個彎，已然在一所大宅面前站住。

那一所大宅，氣象極之宏偉，門口站着四個勁裝大漢，一見司徒仇，立時垂下手來，司徒仇只是略一點頭，便走了進去。

才一進大門，便見兩個管家模樣的人，迎了上來，道：「正在東大廳上，等着你啦！」

司徒仇道：「這位董姑娘，乃是冷面閻王董路之千金，你們先讓她休息一下，不得怠慢！」

那兩個管家打扮的人，想來也是武林中人，一聽得「冷面閻王董路之女」八字，面上頓時改容，態度更形恭謹，齊聲道：「董姑娘且隨我來！」

董小梅此際，心中也不禁猶豫了一下，因爲司徒仇究竟是什麼人物，她實是一無所知！而且，司徒仇還幾乎害了她，是否應該相信他們呢？

但是董小梅並沒有考慮了多久，在那兩個管家，殷勤的招呼之下，便已然跟着他們，向前走去。一路上，雕欄畫棟，氣象富貴之極，到了內堂，才有四個小丫鬟迎了上來。

那兩個管家吩咐道：「這位董姑娘，乃是一等貴客，好生服侍，不准怠慢！」四個丫鬟答應，董小梅只跨前了一步，四個丫鬟，已然如同衆星拱月也似，將她圍在中間。

董小梅一生之中，從來也未曾有過這等經歷，早又不自由主，跟着四個丫鬟前去。內堂中之，更是精緻到了極點，那四個丫鬟，服侍董小梅沐了浴，又捧出一套極是華麗的衣衫，給她換上，才又奉上食物，董小梅早就餓了，狼吞虎嚥，吃了個飽。

待到吃完，她才想起，應該問一問此間的主人是誰才是道理，可是，尚未待她開口，那四個丫鬟，一齊後退。門口人影一閃，司徒仇體態瀟灑，已然走了進來，進門便笑，道：「董姑娘，這裡如何？」

董小梅對司徒仇的敵意，此際幾乎已然盡去，笑道：「好得很，這位朋友是誰啊！」

司徒仇却並不立卽回答，只是上上下下地打量董小梅，看得董小梅面頰發紅，微嗔道：「你看什麼？」

司徒仇笑道：「董姑娘，妳這一裝扮，天下美人，全給妳比下去了！」

董小梅面上，又是一紅，道：「別亂捧我！」她口上雖是如此說法，但是心中却極其高興，心想司徒仇看來，不像是壞人，那玉玦一事，大概另有曲折，還是不要提起的好。

司徒仇的話，才一出口，那四個丫鬟，又在一旁，不斷湊趣，董小梅心中更是高興。司徒仇笑道：「董姑娘，本宅主人，正在東大廳中相候，還有許多武林中高手，也待瞻仰姑娘

風采！」

董小梅道：「我在武林中，藉藉無名，算得什麼？」

司徒仇道：「董姑娘太客氣了，且隨我來吧！」兩人一齊走了出去，沒有多久，便到了一座老大廳堂的門口。她和司徒仇兩人，才一在廳堂門口出現，大廳之中，約莫坐着十七八人，全都「唰」地站了起來，司徒仇領着董小梅走了進去。向董小梅介紹主人，再由主人，介紹那十來個武林中的人物。

宅主人乃是一個胖得出奇的胖子，名叫陰陽手林獨，其餘許多人，名字一時也記不住那麼多，但聽司徒仇說來，也全是武林之中頗有名頭的人物。大廳之中，正在亂着，忽聽得「叮叮」之聲，又有一人走了進來。

董小梅回頭一看間，不由得怔了一怔，進來的人，正是司徒本本！

董小梅只有在山神廟中，和陰風蛇叟司徒本本見過一次。

那一次，司徒本本倏來倏去，當眞如同神龍見首不見尾，給董小梅留下極深的印象，而且，司徒本本，名頭之大，也是非同小可！

但此際，司徒本本一進了大廳之後，却是滿面笑容，直向董小梅走來，道：「賢姪女，董大哥可好麼？在下是司徒本本！」

董小梅更想不到司徒本本一開口，便對自己，如此親切熱絡，再加上衆人面上，甚有欣

美敬仰之色，她心中實是興奮到了極點。本來，她也不知司徒本本和自己父親的交情，是否夠得上稱兄道地，竟自答道：「他老人家好，多勞司徒伯伯相詢！」

司徒本本「哈哈」大笑，道：「此間承董姑娘一來，生色不少！」

衆人齊聲附和，董小梅像是在片刻之間，大了好多，因爲和她在一齊，對她如此恭維的，全是武林中的有名人物！

衆人又寒暄了一會，才一齊坐了下來，高談闊論，言語之間，將董小梅幾乎捧到了天上！而董小梅也一點不察，其間是否有什麼陰謀。開始，她對衆人的恭維，還覺得受之有愧。

可是，沒有多久，她便安之若素，絲毫也不感到衆人是在誇大，反倒也跟着衆人，自誇自大起來。

天南地北地扯了將有半個時辰，座間一人忽然道：「最近，怪醫姚九霄，綠髮婆婆，金劍書生，乃至於太行雙雄等人，仍然在追尋矮土地谷守崑一事，董姑娘可有所聞麼？」

董小梅爲了要表示自己，見多識廣，忙道：「自然知道，當那些人，有一次圍攻谷公公之際，還是憑我一句話，將他們驚走的！」

座間立時又響起了一片驚嘆之聲，又有一人道：「這些人費盡心機，要尋找谷守崑的下落，究竟是爲了什麼，乃是一大秘密，不是我誇口，只怕除我以外，再也無人得知！」

那個人的話，才一說完，司徒本本一笑，道：「且莫誇口，難道賢姪女也不知麼？」

董小梅連忙道：「我自然知道。」

那人却不服道：「董姑娘知道？在下却有點不信，董姑娘請說一說，看來是也不是！」

董小梅道：「他們還不是爲了九原——」她才講到此處，心中便自一動，想起谷守崑曾經對自己千叮萬囑，囑咐自己，不可講出這件事來，如今不知該不該說？

她才頓了一頓，那人又已笑道：「董姑娘可是不知道了？」

董小梅給那人一激，不再多想，道：「誰不知道？他們是爲了九原淸笈！」

那人却大搖其頭，道：「不是！不是！董姑娘究竟還是不知道！」

董小梅一聽，不由得心中有氣，道：「怎麼不是？谷公公還將有關九原淸笈的一件東西交給我，吩咐我帶走的哩！」

此際，董小梅早已將谷守崑吩咐她的話，丟到了腦後，竟連絕不能向人講的話，都講了出來。

只聽得司徒本本道：「賢姪女，妳要證明妳所知是眞，也很簡單，將谷守崑給妳的東西，給大家看上一看，便可證明妳在武林中見聞，實超衆人之上！」

董小梅道：「這有什麼不能？」

她一面說，一面已然伸手入懷，在她伸手入懷之際，她心中又閃過了一絲念頭：這東西，連自己也始終未曾看過，能不能給他們看呢？可是，她却並沒有想了多久，便將谷守崑交

給她的那隻扁平盒子，自懷中取了出來！她覺得目前，最要緊的，是要讓衆人，看得起自己！

她取出了那隻盒子，便毅然將之用力揭了開來！

盒子一揭開，她才看到，放在盒子中的，原來是一把摺扇！

那柄摺扇，長不過七寸，檀香木爲骨，一打開盒子，便覺得香氣襲人。

董小梅此際，實在也想不通那柄摺扇，和「九原清笈」，有什麼關係，但是她却立即將摺扇取了出來，道：「這便是了！」

陰風蛇叟司徒本本，一見到了那柄摺扇，目光異光陡盛，道：「賢姪女，請拿給我一看。」

董小梅將那柄摺扇，遞了過去，司徒本本接在手中，手兒甚至於也在微微發抖！

只見他「唰」地一聲，將那柄摺扇，打了開來。董小梅離他有兩個座位，只見摺扇的一面，寫着二十來個字，另一面，則畫着一幅山水，也看不清那些字，寫的是什麼。

司徒本本兩面一看，便自一聲歡嘯，「唰」地又將摺扇合攏，嘯聲未絕之中，陡地見他，身形一長，鋼拐點動，「叮」地一聲，整個人掠了起來，如烟也似，向外掠了出去。

這一下變化，董小梅當眞是做夢也未曾料到，她連忙「霍」地站起來，已然聽得「叮」地一聲，但是那一聲，已然從大廳之外傳來。

董小梅吸了一口氣，張口欲呼時，第三下「叮」地一聲，傳入耳中，少說也在十來丈開外！

董小梅在一時之間，不由得手足無措，叫了司徒本本兩聲，了無回音，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司徒伯伯怎麼了？」

大廳中的人，却俱都好整以暇，一點也不急，道：「誰知道他，董姑娘，妳與他如此熟悉，難道反而不知他作什麼？」

董小梅急道：「我和他熟悉什麼？今天才是第二次見到他！」

衆人驚愕道：「這倒奇了，我們只是聞他之名，有幾人還是初次見他哩，妳稱他爲『伯伯』，如何會才見他兩次？」

董小梅聽了，不由呆了半晌，連忙想在人叢中找司徒仇時，司徒仇却已然不知去了何處。董小梅想起，剛才自己在高興頭上，也未曾留意，確是好久未曾聽他講話了。

當下她又問道：「司徒仇呢，他到哪裡去了？」

那些人也一起搖頭道：「司徒仇？這是什麼人，我們不識他啊！」

董小梅一想剛才進來的情形，司徒仇的確向自己介紹主人，並未與衆人交談，她連忙一個轉身，向林獨道：「林朋友，你也不認得司徒仇麼？」

林獨微微笑道：「我自然識他，只怕他走開了，不久便會回來。就是司徒本本，只怕也

立即會回來的，姑娘急又何用？」

董小梅此際，方寸已然大亂。她也隱隱感到，這一切都是早有預謀的事，但是衆人，却盡皆笑臉相迎，想要發作，也是不能。而且，司徒本本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上，再追也追不到，只有希望他快些回來，只得又坐了下來。

剛才，董小梅還是興高采烈，但此際，她已失去了谷守崑交給她的東西，却是無精打采。衆人的話，也無心去聽，只是頻頻望着門口，怎知一直到掌燈時分，連司徒本本的影子都未見！

董小梅再也忍受不住，大聲道：「林朋友，司徒本本，怎麼還不回來？」

陰陽手林獨，滿是肥肉的面上，現出不耐煩的神色來，道：「董姑娘，妳已然問了多少遍了，他不回來，我怎知道？」

董小梅怒道：「他帶走了我的東西，我自然要追問他的下落！」

林獨冷笑一聲，道：「董姑娘，咱們話可要說明白，那柄摺扇，是妳自己親手交給他的！」

董小梅一聽，不由得呆了半晌，道：「若不是你們說起什麼衆人圍攻谷守崑一事，我怎會將那東西，取了出來？」

陰陽手林獨，哈哈大笑，道：「董姑娘，妳若是喜歡嘛，就在此住上十天八天，也不要

緊，在下總是竭誠招待。若是妳不喜歡，隨時離去，也不會有人留駕，一切悉聽尊便！」

林獨那幾句話，雖然仍講得十分客氣，但分明已然下了逐客令！

董小梅後退了一步，將事情從頭至尾地想了一遍，她開始覺得，從司徒仇對自己甜言蜜語開始，一直到此際大廳之中，衆人對自己如此態度，一定都是一個有計劃的陰謀！

不消說，在暗中擺佈自己的，一定就是自己已然上過他一次當的司徒仇！

董小梅想到此處，心頭不禁大恨，大聲道：「好！你們難道不怕我的父親麼？」

董小梅此言一出，更是惹起了哄堂大笑，林獨道：「董姑娘，妳給令尊趕了出來一事，誰不知道？要怕令尊的，乃是妳自己！」

董小梅聞言，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心想難怪他們肆無忌憚，原來他們早已將一切，全都打探得清清楚楚了。

想來，他們不向自己用強，絕不是因爲怕自己，而是未能肯定谷守崑是否眞將那物事交給了自己，所以才要令得自己，親手將那東西交了出來。

這三個月來，董小梅到處尋不到龍慕白的踪跡，心中已然是鬱悶無比，更不堪此際，又失了明知是十分重要的物事，她不由越想越恨，猛地跨前幾步，叱道：「不論如何，我只找你們算賬！」

她一面說，一面手已然按在腰際寒鐵索的活扣之上。

陰陽手林獨聽了，面色立變，道：「董姑娘想要如何？」

董小梅一抖手，「嗆啷啷」一聲響，寒鐵索已然出手，喝道：「要殺了你這胖賊，替我消氣！」身子向前一撲，寒光閃耀，一招「寒鴉晚啼」已然向林獨當頭罩了下來。

林獨仍然端坐在椅上不動，面上陰沉。董小梅正在想他何以如此鎮定間，忽然覺得背後風生，董小梅不由得猛地一怔，連忙强一轉身時，「嗤」、「嗤」兩聲，兩柄長劍的劍尖，已然在她腰際掠過。雖然未曾傷及皮肉，但是左右衣襟，却俱被劃開了一道口子。

董小梅顧不得再攻林獨，抖起寒鐵索，又向那兩人攻到。

可是，她這裡一招才發，那兩人却已然向後，退了開去，緊接着，一個手持短刀的矮子，已如旋風也似，着地滾到，使的正是「地趟刀」法。董小梅吃了一驚，一躍而起，寒鐵索一沉，向下壓去，但就當她身在半空之際，背後陡又風生！

這一次，董小梅人在半空，百忙之中，想要躲避，已然不及！

她向那使「地趟刀」的矮子所擊出的一招，尚未得手，左肩之後，「砰」地一聲，已然中了一掌！那一掌的力道極大，擊得董小梅滿天星斗，身不由主，凌空向外跌了出去。

一直跌出了丈許，才勉强立定，可是剛一站定，「嗖」地一聲，一柄判官筆，已然點向她的右腰腰眼。董小梅寒鐵索向右疾揮而出，此際，她心中又怒又急，早已不理什麼招數，只是亂打亂揮，自然更是吃虧！寒鐵索才一向右揮，左手空虛，眼見一人，疾閃而至，「呼

呼」風生，一拳擊到，董小梅却是難以躲避「砰」地一聲，一拳正被擊中左胸！

董小梅只覺得胸口一甜，只來得及看清那人，乃是一個虬髯大漢，眼前一陣發黑，便自一個踉蹌跌倒在地，人事不省！

也不知過了多久，董小梅方始醒了過來，只覺得眼前一團漆黑，左胸仍是隱隱生痛，摸了摸口角，濕膩膩地，想是受傷之後，還曾吐過血。

董小梅呆了一會，手在地上，用手一按，一躍而起。可是，她才一站起，便覺得滿天星斗，頭重脚輕，重又「咕咚」栽倒！

這一次，她跌倒在地，覺出寒鐵索正在自己身下，她摸索着，將寒鐵索抓在手中，重又掙扎着，緩緩地站了起來。

其時，她已然可以看出，自己是在荒野之中，她奇怪何以那些人不殺了自己。但是繼而一想，便已然明白，一定是他們知道，自己若是死了，給父親得知，只怕也不肯放過他們。

但如果將自己打成重傷，不敢再去找他們，則雖然給冷面閻王得知，也是自己做的傻事，自然絕不會代自己出頭！

董小梅踉蹌向前面，走出了幾步，倚着一個枯樹幹，喘了幾口氣，定了定神，心想自己受的傷極重，這裡又不知是什麼所在，若是有什麼歹人猛獸竄了出來，自己是萬萬無法應付！還是趁早先找一家人家，去借宿一宵再說的好。

她折下了一枝枯枝，拄着它向前，慢慢地走去，好一會，才看到水光掩映，已然來到了一條寬約兩丈許的小河旁邊。

在小河邊上，用竹籬圍着，有三間茅屋，新月微露，看得出那三間茅屋，草色甚新，董小梅來到了竹籬門前，手一推，「吱呀」一聲，便將門推了開來，她倚着門，道：「有人麼？」

此處附近，除了這三間茅屋之外，別無人家，靜得出奇。董小梅傷重之後，聲音自然不高，但是她一開口，却也驚得附近樹上，倦鳥亂飛！

董小梅等了一會，不見有人回答，又問道：「有人麼？過路女子，只求借宿一宵！」講了之後，等了許久，仍無人回答！

董小梅心中，不禁大是奇怪，暗忖此處不像是沒有人居住的廢屋，多半是種田人家，日間辛苦，因此夜來，睡得香甜，是以才聽不到自己的叫聲之故。她一想及此，便又再向前走去。

才走前幾步，脚尖便踢到一件東西，將那東西，踢開了尺許，還聽得「噹」地一聲。

董小梅低頭望去，一望之下，她不自由主，身形一幌，幾乎跌倒。原來，給她踢了開去的，竟是一隻被齊腕斷下來的人手！而那人手，五指緊握，還握着一柄短刀，剛才那「噹」地一聲，便是短刀碰到了一塊石頭所發出來的！

董小梅萬料不到，在那樣寧靜的農舍之中，竟會發現如此可怖的東西，呆住了好一會，作聲不得。但茅屋之中，却是始終沒有什麼動靜。

董小梅心想，反正自己此際，要走也走不快，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何不索性到茅屋之中，去看一個究竟？

主意打定，便又向茅屋之中走去，來到了正中一間的門口，一伸手，「呀」地一聲，虛掩着的門，便被推了開來。

董小梅早已料到，在園子中，既然會有斷手，在茅屋中，也一定會有什麼可怖的事，在等着自己。果然不出她所料，才一推開門來，月光映入屋中，便見屋中，橫七豎八躺了一地的屍體！

董小梅因爲早有準備，因此心中反倒不像剛才那樣吃驚。

她在門口站了一回，慢慢地向前，走出了一步，因爲地上的屍體，實在太多，幾乎找不到插足的所在，她走出了一步之後，不得不以手中的樹枝，撥了開去。

在她一撥之下，那死人翻了一個身，董小梅向之一望間，不由得又是一怔。

那人雖已死去，但是他的致命傷，是在胸口，面上並未變形，董小梅一眼便已然認出，那人正是在林獨宅中的一個！

董小梅呆了半晌，又接連翻轉了其他幾個死人，一一看去，竟全是那些人，連擊她一掌

，令她身負重傷的那個虬髯漢子，也在其中！

董小梅心中又是高興，又是奇怪。

她本來將那些人，恨之切骨，如今見他們，屍橫就地，自然感到痛快之極。

但是，對於那些人，究竟是死在何人之手，她却又不禁奇怪！

董小梅心知這些人，若是單力獨鬥，武功也不一定在自己之上。但是他們人多，若是一窩蜂也似，一湧而上，却也不易應付。

而且，那茅屋只不過丈許見方，那麼多人，竟全都死在屋中，可見事生倉猝，那些人根本連逃避的念頭都未曾有！也就是說，與他們爲敵，將他們打死的人，武功極高。

董小梅想了一會，自然想不出那人是什麼人來。在這樣的靜夜之中，對着那麼多死人，董小梅心中，也不禁有點害怕。沒有多久，她正待離了開去之際，忽然聽得鄰室傳來了一下呻吟之聲！

那下呻吟之聲，雖然極之爲弱，但是乍一傳入董小梅的耳中，董小梅也不禁嚇了一跳，因爲她此際，實是無法應付任何敵人！

董小梅等了好一會，心中忐忑不定，才聽得第二下呻吟之聲，傳了過來。

這一次，她已然可以辨出，發出那呻吟之聲的，實在是一個傷重之極的人。

她大着胆子，向鄰室走去，房門也是虛掩着，她將門推了開來，房中極是黑暗，過了好久，董小梅才看清，那房中陳設，極是簡單，只有一張竹榻，而在竹榻之上，有一個人蜷伏

着，那呻吟之聲，就是這個人所發出來的。董小梅向前，跨出了一步，定了定神，道：「你……你是什麼人？」

那蜷伏在竹榻上的人，微微地動了一下，却以更其微弱的聲音道：「孩子，你回來了麼？讓……娘看看你……快……過來！」

董小梅一聽得那人的聲音，心頭便大受震動，連忙向前，走出了兩步，來到了竹榻邊上站定。

她來得近了，方自看清，那人根本不是蜷伏在竹榻之上，只不過因爲她雙腿盡皆斷去，所以雖是躺着，看來也像蜷伏着一樣！

只見她滿頭白髮，面如黃蠟，口角帶血，雙眼之中，一點神采也沒有，是個瞎子，却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所要追尋的謝蓮！

董小梅一看清那人是誰，心中不由得大是激動，呆了好一會，才道：「龍公子呢？」

但是謝蓮却根本不回答她，只是顫抖着抬起手來，但是只抬起了三四寸，却又落了下來，說道：「孩子，你的確是我的兒子，你一直不信，我……也不會……怪……你！」

她講到此處，胸口急速地牽動了幾下，又道：「這三個月來，我逼你將家傳內功口訣，盡皆記住，你……一定要學……」

董小梅乍一見謝蓮沒頭沒腦，說出這一番話來，不由得一呆，聽了幾句，她才聽出，敢

情謝蓮根本不知道來者是誰，而將自己當作是龍慕白了。

董小梅心中大恨，正想打斷她的話頭時，轉念一想，又忍住了未曾出聲。

因爲從她的話中來看，龍慕白一定就在此處居住，只不過因爲變故驟生，是以才離了開去，若是她知道了自己是誰，當然更不肯說出龍慕白的下落了。

董小梅一點聲也不出，謝蓮喘了幾口氣，又道：「孩子，我是爲了你好，但是你內功，却太是不濟。本來，我藏有兩顆『毒龍丸』，可以令你內功陡增，但又怕你原來功力太弱，服食下去，反而抵受不住，所以一直未曾出聲……」

董小梅聽到此處，心頭不禁怦怦亂跳起來。

她在武林之中，可以說毫無閱歷，但是谷守崑在寒梅谷中九年，武林中各種傳聞，董小梅却是聽了不少。那「毒龍丸」，乃是兩百餘年之前，武林怪傑，連山大師，以毒龍之涎，合上各種靈藥所煉製而成的，總共只不過十六粒。

而多年以來，那十六粒毒龍丸，也不知引起了武林之中，多少風波，早在百年之前，武林中人已然公認，那可以起死回生的毒龍丸，已然用完，却想不到謝蓮居然還藏有兩顆之多！

董小梅心中震驚之餘，不由失聲道：「當眞麼？」

謝蓮側了側頭，董小梅的話，她像是依稀聽到，呆了一會，才道：「自然是眞的，我雙

腿受傷之後，若是服了下去，可有痊癒之望，但我寧受……斷腿之苦，也要……將那兩顆毒龍丸留給你……」

董小梅聽到這裡，她心中雖是增恨謝蓮，但也不禁爲之一陣感動！

只聽得謝蓮又道：「那毒龍丸，就藏在竹榻右脚之中，你三月來，功力大有進展，已然可以服食，服了之後，足可增十年功力。」

董小梅的聲音，禁不住微微顫抖，道：「我……我知道了！」

謝蓮又嘆了一口氣，道：「孩子，司徒本本下手極重，娘怕不濟事了，你……始終不肯叫我，難道我臨死，你仍不肯叫我麼？」

董小梅不由得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

直到此際，她才知道，敢情事情的發生，是因爲司徒本本而起！

那一定是司徒本本等人，將自己移來荒郊之際，與謝蓮等人相遇的，而謝蓮等人，不消說，一定是離開了衡山之後，便在此隱居，却料不到事有湊巧，被司徒本本一夥人撞到。

當然，激戰因此而生，謝蓮是傷在司徒本本之手，那些人，大約全是死在冷雪和龍慕白兩人手下，而冷雪和龍慕白兩人，而今不知去向，可想而知，是被司徒本本追了下去！

二六

董小梅一則，心念龍慕白的安危；二則，謝蓮的要求，她根本無法應承，因此好半晌，作聲不得。謝蓮卻又嘆道：「孩子，你……始終……不肯麼？孩子……你快……叫我吧……要不然，我……實是……死不瞑目！」

她那幾句話，講來更是淒楚到了極點，董小梅想起自己從小就沒有母親，父親又嚴厲得不近人情，心中一酸，眼淚也已然撲簌簌地落了下來。心想她反正認不出自己是誰，自己就算叫她幾聲，讓她死前，心靈上得到一絲安慰，又有何妨？

因此，董小梅便哽咽道：「娘……孩子在叫你了，娘！娘！」

謝蓮的面上，現出了一個滿足之極的笑容來，道：「孩子，娘死也甘心了，孩子，你的父親，乃是涼州一怪，姓饒，名奇化。你也不必去找他，雪兒……人很好，她害了你的養母，你不必怪她，你們兩人，乃是很好一對，快點……成婚……」

謝蓮講到此處，喘了幾口氣，而董小梅整個人全都呆了！

謝蓮像是也覺出了氣氛有什麼不對，連聲道：「孩子，你……你怎麼啦？」

董小梅實在忍受不住，大聲道：「我不是你的孩子，龍公子也不會和冷雪成婚的！妳別

胡說！」

謝蓮的身子，在竹榻之上，猛地震了一震！

本來，她傷勢重到了極點，連神智也已然一半昏迷，所以才會誤將董小梅當作是龍慕白，但是董小梅的話，卻還是像利箭一樣，刺入她的心中。

只見她右臂，倏地揚起，道：「你是誰？」

一個「誰」字，剛一出口，五指如鉤，已然向董小梅疾抓而至。

董小梅萬萬料不到，一個垂死之人，突然出手，居然力道還如此之大，出手還如此之快疾，她想要躲時，卻已然慢了一步！

只覺得右臂之上，一陣劇痛，已然被謝蓮緊緊抓住！

謝蓮的五指，深深地陷入她手臂之中，連臂骨也被捏得「咯咯」作響，幾乎捏斷。董小梅心中大驚，事已至此，實在容不得她再多考慮，左手猛地一揮，揚起寒鐵索來，向謝蓮當頭擊下。

謝蓮的那一抓，本來已然是臨死之前，拼命的一擊，而董小梅一索擊到，她根本不知迴避，只是又叫道：「你是誰？」

她這裡三個字，才一出口，寒鐵索已然揮到，只聽得「啵啵啵」三聲過處，寒鐵索尖端，三枚青光閃耀的小梭，已然一齊插入謝蓮的額角之中，謝蓮連聲都未出，便自死去！

謝蓮一死，握住董小梅左臂的五指，力道自然也鬆了下來。

董小梅對於剛才，刹時之間，所發生的事，簡直不知所以！

直到她覺出右臂一鬆，方始定了定神，這才知道，謝蓮已然死在自己的寒鐵索下！

而董小梅剛才的那一擊，因爲事出緊急，幾乎也用去了她全部的力道，一時之間，只覺得身子發軟，竟連將寒鐵索從謝蓮頭上，抖出來的力道都沒有，只是呆呆站着。能夠支持着，不讓身子跌倒，已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了。過了好一會，董小梅正待將寒鐵索抖出，離開此處之際，忽然之間，她覺出一陣輕風，掠進了屋子。

董小梅此際，乃是背對着房門的，她雖然看不到，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也可以知道，那是一個人掠了進來，而且來人功力極高！

董小梅只覺得自頂至踵，生出了一股涼意，連回過頭，看一看來人是誰的勇氣都沒有！

緊接着，又是一陣腳步聲，踏進了屋子。但那陣腳步聲，和剛才的那陣輕風一樣，都是才一進來，便陡地停住，像是爲屋中的景象，嚇得呆住了一樣。

董小梅只覺得背脊發涼，但是好一會未見有什麼動靜，却又令得她大是奇怪！

正當她準備回過身來之際，突然聽得身後，響起了一個少女的聲音，道：「妳，妳殺了我的姑姑！」

董小梅剛辨出那是冷雪，心中還在詫異，何以她的聲音，竟然如此平靜，如此一點不出

意外之際，冷雪的第二句話，又已發出。

那一句話，和剛才那句，完全一樣，但是口音之中，却已然充塞了憤怒、激動，簡直令人聽來，心驚肉跳。董小梅猛地一個轉身，轉了過來，只見冷雪就在自己面前，五六尺遠近處。

在她的身旁，另有一人，如玉樹臨風，却正是她千思萬想的龍慕白！

冷雪的眼光，並不望向董小梅，却只是望着已然死了的謝蓮。

只見她嘴唇抖動，淚水直流，連雙手也在微微發抖，慢慢地向竹榻走來。

董小梅就站在竹榻的旁邊，雖然冷雪並不是望着她而來，她心中也不禁吃了一驚，連忙向後，退出了兩步，冷雪則已然來到了竹榻邊上，跪了下來。

只見她伸手，在謝蓮的面頰之上，撫摸了一會，道：「姑姑，妳死了麼？妳怎麼不等見雪兒最後的一面，就這樣死了？」

她一面說，一面淚如泉湧，董小梅只得怔怔地望着冷雪。

她明知冷雪絕不肯放過自己，可是她此際，却連逃走的力道也沒有！

只見龍慕白身形一幌，悄然來到了董小梅的身邊，低聲道：「小梅，妳闖禍了，還不走麼？」

董小梅道：「我……走不動！」

他們兩人的交談之聲，雖然極是低微，但是冷雪却已然聽到！

尙不待龍慕白再說什麼，冷雪自然抬起頭，向董小梅望了過來。

只見她面罩寒霜，雙眼之中，所射出的光芒，宛若兩道冷電，董小梅才一和她的眼光相觸，便全身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

龍慕白在一旁，看出情形不好，連忙叫道：「冷姑娘——」

可是，他下面的話，尙未出口，已然聽得冷雪以冰也似冷的聲音道：「不必說了，她走不了的。」那種冰也似冷的口氣，龍慕白曾經聽到過一次，那是在他自己的家中，冷雪出手，殺他母親點蒼神女方婉之際，所聽到的！

當下龍慕白也不禁爲之猛地一怔，冷雪却已然轉過頭去，道：「姑姑，妳苦了一輩子，却終於死了。妳放心吧！雪兒蒙妳教育，不會忘了妳的！姑姑，雪兒一定永遠記得妳！」

在冷雪轉過頭去，對着謝蓮的屍首，講話之際，龍慕白一拉董小梅，兩人已然悄悄地向門口退去，董小梅心知龍慕白是要幫助自己逃走，心中不禁大是高興。可是，他們兩人，才一退出幾步，還未來到房門口時，冷雪已然霍地站了起來。

她在竹榻上，扯過了一條被子，將謝蓮的屍首蓋上，便立卽轉過身來，道：「龍公子，不關你的事，你讓開些！」

龍慕白一聽，心中不禁爲難之極！

這三個多月來，龍慕白和冷雪兩人，朝夕相對，他的心情在極度矛盾的情況之中！

當日，在衡山脚下，他要和董小梅一起離去之際，乃是被冷雪點了穴道，强刼而走的。冷雪一將他刼走，便立卽和謝蓮兩人，離開了衡山，一直來到此處，蓋起了茅屋，居住了下來。

這其間，不要說是在路上，就是定居之後，他簡直隨時隨地都可以逃走。但是他却並沒有那麼做，他每一天，都想離開冷雪和謝蓮。但是每一次，當他幾乎要下決心的時候，他總是自己對自己說，多等一天吧，多等一天，又怕什麼？

就這樣，一天，一天，他仍然要和謝蓮與冷雪兩人在一起。

這期間，他勉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和冷雪在一起的時候，他盡可能表現冷淡，他知道冷雪對自己也是一樣。

在這期間，謝蓮却對他十分嚴厲，强逼他記下了皓首神龍所傳的內功口訣，和那「天罡六掌」、「天罡刀法」等不傳之秘的招式。

龍慕白本來絕不想領謝蓮之情，因爲謝蓮是誤將他當作兒子，所以才將那些絕技，傳授與他的。但是龍慕白一接觸到這樣神奇的武功，他却是不免如痴如醉，因此，雖是短短地三個月，他功力也增進不少。

這一天晚上，謝蓮因爲雙腿的傷勢，逐漸惡化，已然在三天之前，忍痛將傷腿，一齊截

去，臥在竹榻之上，身子乏力。

在天色黃昏時分，龍慕白覺得他自己，實是不應該再在此處耽下去，在殺母仇人身上，學習武功，他心情極之苦痛，呆呆地坐在河邊上，一聲不出。

漸漸地，他發現河水之中，多了一個俏生生的影子，那是冷雪。

他竭力地抑制着心中的激動，轉過身來，道：「冷姑娘，我要走了！」

冷雪像是不置可否，只不過她也立即轉過頭去，避免與龍慕白的眼光接觸，幽幽地道：「龍公子，你隨時都可以走的，爲什麼一直不走？」

龍慕白無話可答，因爲他想要講的話，實在講不出來！

在這三個多月，他更是深知，自己是愛着冷雪的。但是，冷雪却又是他的殺母大仇人！他母親慘死在冷雪之手，乃是他親眼目睹，絕不容有絲毫懷疑的事。

龍慕白呆了半晌，心中悶鬱之極，翻手一掌，向河水中拍去。

那一掌，力道極大，只聽得「轟」地一聲過處，河水之中，冒起了一股丈許高下的水柱來。冷雪平靜地道：「不錯，一招『陽回斗轉』，已然有兩三成火候了。」

龍慕白一聽，心中又不禁如同刀割一樣地難過，那是仇人的功夫！

他頓了一頓，大聲道：「我以後再也不使這功夫，我要走了！」

冷雪長長嘆了一口氣，並不回答，身形飄動，却向前面，走了過去。

本來，龍慕白若是下定決心要走的話，可以立即向相反的方向逸出的。可是，在呆了半晌之後，他却又不由自主地，跟在冷雪後面，向前走去。

兩人默默無語，向前走去，一直走出了三四里，冷雪才陡地轉過身來，道：「你……你爲什麼跟着我？」

龍慕白茫然道：「我也不知道！」

冷雪眼中，淚花亂轉，道：「龍公子，如果不是姑姑，我也希望你立即離去。」

龍慕白道：「但是妳姑姑錯了！」

冷雪痛苦地點了點頭，道：「不錯，她錯了，但是無論她做錯了什麼事，我都是原諒她的！」

龍慕白呆了半晌，才迸出幾個字來，道：「我不會原諒她的！」

冷雪並不出聲，揀了一個樹樁，坐了下來，龍慕白只是呆呆地站着。

不知不覺，又已然過了一個來時辰，天色更是濃黑了，冷雪才又開口道：「龍公子，這些日子來，你一直不肯離去，可是爲了我麼？」

龍慕白道：「是。」

冷雪苦笑了一下，道：「龍公子，你快走吧！」

龍慕白倒未料到，冷雪反會勸他快走，他一怔之下，道：「妳……妳不願見我？」

冷雪嘆了一口氣，道：「龍公子，我不必多說，你也應該明白我的心意，我們……我們……」她一句話未曾講完，陡地聽到不遠處，傳來了一陣，驚心動魄的厲笑之聲。

冷雪和龍慕白兩人，一躍而起，他們一聽便已然認出，那笑聲，正是陰風蛇叟司徒本本所發。冷雪忙道：「快！咱們快回茅舍去！」

她一面說，一面身形已然向前疾掠而出，龍慕白連忙跟在後面，兩人一先一後，向茅舍之中，疾馳而去。

而陰風蛇叟司徒本本如何會在此處附近，突然出現，作書人也必須交代一番。

原來近數月來，司徒本本爲了八月中秋，將在巫山朝日峯上，舉行排名大會一事，預作準備。昔年排名大會上，他位居第二，在這次大會之中，他雄心萬丈，要奪第一之位。

武林之中，若有什麼事發生，傳言何等之快，此際，整個武林，早已轟動。司徒本本也定下計劃，聯絡二十年前，他所認識的黑道上人，準備在朝日峯上，一旦得勝之後，便趁機在各派之外，另立一派，囊括邪派中人，與正派在武林之中，分庭抗禮。

那陰陽手林獨，原是司徒本本手下的一名小卒，司徒本本打聽得他二十年來，專幹沒本錢的買賣，已然成了豪富，因爲便在他家中居住，四出派人，請黑道上的高手，前來與之相會。

當司徒仇將董小梅引進林宅之際，司徒本本也正在大廳之上。

而司徒仇將董小梅安置在內宅之中，立即到大廳上，向司徒本本，講起董小梅已被騙信一事。其時，關於九原清笈，已有線索一事，武林中已然盡人皆知，各種傳說不一。

在各種傳說之中，有一個傳說，便說是谷守崑已然將有關九原清笈的秘密，交給了冷面閻王董路父女，傳說本來語焉不詳，司徒本本一聽得董小梅在此，心中一動，與衆人商議之下，便定下了陰謀。

怎知董小梅毫無處世經驗，給衆人一捧一激之下，居然自動將有關九原清笈的秘密，交到了司徒本本的手中。

司徒本本立時逸走，那些人也立即翻臉，在將董小梅打昏過去之後，他們依照原來的計劃，將董小梅運至荒野。而司徒本本只是隨口敷衍幾句，並不詳談，衆人武功全不如他，自然也將之無可奈何。

而此際，司徒本本以及衆人所在之處，正離謝蓮等三人所隱居的茅屋不遠！是以冷雪和龍慕白，才會聽得司徒本本的笑聲。

本來，冷雪和龍慕白兩人，立時離去，因爲天色濃黑，司徒本本也未曾覺察。但衆人之中，陰陽手林獨，最工心計，司徒本本得了秘密之後，一句也不肯說，他心中大是不滿。

但是他當然未曾出聲，只是退在一隅，也不像衆人那樣湊熱鬧。

冷雪和龍慕白兩人，向外逸去之際，卻剛好被他看在眼中，他心中一凜，忙道：「剛

才有人偷聽！」司徒本本聽了，不由得猛地一驚！

司徒本本心知，自己得到了有關九原清笈的秘密，這件事若是傳了出去，可以說再無寧日，便是連這些人，他都不敢相信，更何況有人窺覗？因此便連忙率衆，追了上去。

冷雪和龍慕白兩人，才一來到茅舍，司徒本本已然最先追到！

冷雪一聽得身後有鋼拐點地，「叮叮」之聲，已然知道不妙。但是她却並不轉身，只是低聲道：「龍公子，你快進去，由我來應付他！」

龍慕白道：「妳應付得了麼？」

就這兩句話功夫，司徒本本的怪笑之聲，已然自遠而近，鋪天蓋地也似，疾捲而來！兩人一齊轉過身來，司徒本本已然在他們身前丈許處站定，雙方之間，只不過隔着一道竹籬。

冷雪强自鎮定，道：「我姑姑在此靜居，你敢前來騷擾麼？」

司徒本本一鼓作氣向前追來，追到此處，心中也是不敢大意，一聽得冷雪如此說法，奸笑一聲，道：「謝女俠何在？」

他一言甫畢，只聽得「呼」地一聲，一扇窗被推了開來，謝蓮已然現出上半身來，道：「司徒本本，你又來了麼？」

司徒本本一聽得謝蓮的聲音，不由得一呆。可是他向謝蓮一望之下，却不由得大喜！

原來，他以爲以皓首神龍之能，謝蓮雙腿之傷，一定可被醫癒，而謝蓮的功力，則在自

己之上。可是此際，他一眼便已然看到，謝蓮面容憔悴，八脈不調，那是殘廢之象，當然是她雙腿斷去，爲時不久，自己足可趁此，除一强敵！

他向身後一看，司徒仇等衆人，也已然跟到。他向後一揮手，示意衆人暫勿向前，哈哈一笑，道：「正是在下，謝女俠，一別三月，在下與謝女俠之間，頗想作一了斷！」

冷雪一聽得他如此說法，不由得猛地一驚，道：「你要動手，找我好了！」

司徒本本鋼拐一點，「叮」地一聲，身形掠起，已然掠過了竹籬，道：「憑你也配！」

冷雪向前一步跨出，她心知謝蓮斷腿不久，元氣大傷，未能恢復，和司徒本本動手，可能要吃虧，因此準備犯險和司徒本本，鬥上一鬥！

可是，她這裡才一跨出，司徒本本鋼拐點處，已然向謝蓮居住的窗口，疾撲而到。謝蓮雖然雙目不能視物，但是覺出面前，一股勁風壓來，也知道是司徒本本，迎面攻了過來。

她連忙手一按，身子向後一縮，向竹榻的一端，避了過去。

司徒本本在向前撲出之際，鋼拐一式「仙人指路」，向前直指，而且，還按動了機括，三枚棗核釘「嗤嗤嗤」電射而出。

但是謝蓮躲得極快，司徒本本一拐三釘，盡皆落空。

司徒本本一不做二不休，左拐就勢一點，整個人已從窗中，穿了進來，便在室中倚墻而立。

此際，冷雪一見司徒本本，已然穿入了謝蓮的房間，正想要趕了過去，但是陰陽手林獨、司徒仇等十餘人，已然一哄而上，和冷雪、龍慕白兩人，就在院子中大戰起來。

司徒本本一倚墻立定，謝蓮立即轉過身子來，面對着他。

司徒本本雖然覺得，眼前乃是除去夙仇的最好機會，但是他究竟不知謝蓮傷勢如何，心中仍是不敢稍有大意，見謝蓮半晌未有動作，他才右拐揚起，向謝蓮的左胸點了過來。

這一招「浪捲尖礁」，去勢雖疾，但却是虛招，志在試探。

只見謝蓮自腰以下，均為薄被所遮，左掌當胸，右掌下垂，端坐不動，對於司徒本本的那一招，竟然恍若無覺！

司徒本本的那一招，本來是準備攻到離謝蓮左胸四五寸處，一等謝蓮有所動作時，便立時撤鋼拐迴招的。可是，在他那一招使老之後，謝蓮仍然一動不動，司徒本本心中一面覺得奇怪，一面却不肯就此放過了這個機會。身子向前一俯，鋼拐拐尖，已陡地向前，伸出了六七寸！可是，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瞬間，突然謝蓮右手向外一翻，「嗖」地一聲，只見滿室盡是精光閃閃的刀影，已然將司徒本本的上盤，盡皆罩住！

司徒本本大吃一驚，這才知道上當，心想皓首神龍，天罡刀法六招，和天罡六掌，同樣威震江湖，只不過近十餘年來，並不使用，自己如何忘了？

尙虧他功力非凡，一見眼前刀光閃耀，已然避無可避，雙臂向外一張，將兩柄鋼拐，一

齊向上，疾揚了起來。

他雙腿早已齊股斷去，全仗鋼拐支持，兩柄鋼拐，向上一揚，身子立時向下沉去，陡地矮了三尺，謝蓮那一招，便削他不中，只是將他的頭髮，削去了一綹！司徒本本心中暗叫好險，右拐已然貼着竹榻，橫掃而到。謝蓮手中鋼刀，向下一沉，只聽得「錚」地一聲響，刀拐已然相交！

謝蓮雙腿新斷，比不上司徒本本，斷腿已有二十年之久，剛才，司徒本本一拐貼着榻面掃到，她除了橫刀硬格之外，實是無法可想。

而刀拐相交之下，謝蓮的弱點，却在片刻之間，暴露無遺！

本來，謝蓮的功力，還在司徒本本之上，兩件兵刃相交，足可將司徒本本的鋼拐，蕩了開去的。可是此際，她在元氣大傷之下，內力早已打了一個折扣，司徒本本雖然仍覺得對方的力道，極其强大，但是相形之下，謝蓮的那柄單刀，反而被震起了半尺！

司徒本本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大喜，一聲長嘯，左拐點地，身子又已一長，右拐一招「五獄齊崩」，蕩起了一股强烈已極的勁風，向謝蓮當頭壓了下來。

謝蓮的身子，向旁猛地一側，右手單刀，向前便搠，一招「滿天星斗」，刀尖亂幌，處處指向司徒本本胸腹要害。

此際，謝蓮對於當頭壓下的一拐，竟然全不顧忌，分明乃是拚命的打法！

司徒本本一見刀到，左拐一點；整個身子，就着一點之力，橫了過來，但是右拐的那一招，却仍然是招式不變。

這種怪異靈巧之極的身法，本來是他在山洞之中，苦練而成的「蝙蝠功」，那蝙蝠在飛翔之間，無聲無息，他向上陡地將身子橫在半空，也是了無聲息。

一則，此際在院子中，正是殺聲震天；二則，司徒本本身法輕盈，了無聲息，謝蓮雙目俱盲，只是憑聽聲辨位，她一刀向前捌出，分明可以將司徒本本捌中，但是却捌了個空！

如果說，司徒本本已然避了開去的話，頭上疾壓而到的一拐，却又不應存在！

若是她雙目不曾失明的話，本來，對這樣的形勢，可以一目了然，但是，她吃虧在雙目不能視物，這樣的情形，她一時之間，只感到莫名其妙！

在一刀捌空之後，她雖然立時覺出不妙，但是，在電光火石之間，她不禁呆了一呆。高手過招，哪有一絲一毫的時機可失？在她一呆之際，司徒本本的一拐，離她頭頂已不過尺許！

謝蓮覺出當頭壓下的那股大力，陡然之間大盛，心知再要揚刀去格，就算抵擋得住，也必然要吃虧！更何況從剛才刀拐相格的情形來看，刀拐再度相交，只怕不死在他拐下，反要死在自己的單刀之下！

片刻之間，她心念電轉，已然有了決定，將全身眞氣，凝於背後以及左掌掌心，猛地一

低頭，那一拐，帶着排山倒海也似的大力，「砰」地一聲響，正砸在她的背上。

雖然她早已將一半眞氣，凝在背部，立即起而相抗，但是那只不過令得她不致於立時喪身，却不能令她，不受重傷！

司徒本本一拐擊中了謝蓮，身子便向下沉來。

他自忖這一招「五嶽齊崩」，運足了九成功力，卽使是皓首神龍本人，若是被這一拐，齊齊正正，擊中了背部要害，只怕也難免受傷！因此，他心中高興之極，身子也向下沉來。

但就在他身子向下沉來之際，謝蓮已然在氣流極之微弱的動蕩之中，覺察到了他身子的所在，左掌向前一推，一招「六丁運天」，已然發出。

那一招，不但其來得突然，這一方面，司徒本本，未曾料到，而力道之大，更是大大地出乎司徒本本的意料之外！

因此，司徒本本一覺出謝蓮這一掌擊到，已然避不開去，而且，更未立卽運氣，與這一掌之力相抗，「叭」地一聲，一掌正被擊在左脅之下，尙虧他覺出不妙，立卽雙拐一點，向後倒縱而出。

藉着迅速後退之勢，將那一掌之力，卸去了一半，但是他整個身子，仍不免向外，直飛了出去！而此際，冷雪和龍慕白兩人，雖然以寡敵衆，却已佔了上風。他們兩人，各奪了對方手中的兵刃，以少圍多，將十來人，全部趕進了屋子之中。而且，已然殺死了六七人！

司徒本本從屋中疾跌了出來，首當其衝，便有四人，被司徒本本撞得骨折筋裂而亡！

就在此際，屋中傳出了謝蓮的怪笑之聲，道：「司徒本本，一拐換一掌，誰也不曾吃虧，再進來啊！」謝蓮兩句話才一叫完，便已然口角流血，再也說不出一個字來。

但是司徒本本却不知道這樣的情形。

他中了一掌之後，左脅奇痛無比，一時之間，也不知傷勢如何。

而且，謝蓮發出那一掌，乃是在中了一拐之後，他自然不知道，謝蓮在未中一拐之前，已然將力道蓄定，還只當謝蓮在中拐之後，力道尚且如此之强，如何再敢在此逗留？

只聽得他一聲怪嘯，道：「仇兒快來！」鋼拐點處，身形掠起，已然從大門口，向外飛掠而出。此際，只有司徒仇和陰陽手林獨兩人，未曾受傷，一見司徒本本向外走去，也連忙奪路逃走。林獨走得慢了一步，雖然身在院子之中，被冷雪趕了過來，一刀將他左手，齊腕斷了下來。

林獨雖然斷了一手，仍然沒命也似，向外面逃了開去！

冷雪若不是惦念着謝蓮的安危，一定不肯輕饒，她回到屋中，謝蓮喘着氣，道：「司徒賊子，中了我的一掌，快追，免留後患！」

冷雪忙道：「姑姑，那妳自己……」

謝蓮心知自己中了一拐之後，已然難以活命，但多少還可以支持一個時辰，若是司徒本

本留在世上，却是無窮後患！

因此她忙道：「別理我，你們追不上，快點回來就是了！」

冷雪雖然不願，但是也不敢違拗謝蓮的意思，便和龍慕白兩人，向前追了出去。可是這一耽擱，司徒本本，早已走得無影無踪，他們兩人，追得老遠，也未曾發現他的踪跡。

也就在他們兩人，在追趕司徒本本之間，董小梅却撞了進來。

董小梅撞進來以後的事情，前文已然詳細述過，此處不贅。

却說冷雪追得老遠，想起謝蓮的話，便立即趕了回來。

可是，當她趕回來時，却已然慢了一步，董小梅慌亂之間出手，將寒鐵索尖端的三枚尖梭，一齊插入了謝蓮的額中。

而且，當冷雪掠進屋來之際，董小梅甚至還未將寒鐵索抖了出來！冷雪一踏進房門，一見這等情形，幾疑是在做夢！

她立即站住了身子，再定睛看時，那麼可怕的事，却完全是事實！一時之間，她心中難過到了極點，竟連高聲講話的力道都沒有，所以才發出了那麼一句語音令得董小梅驚訝的話來。

而龍慕白隨後趕到，一見這等情形，也是爲之大吃一驚！

前事表完，書接上文，當下龍慕白聽得冷雪叫他走開，他心中不禁爲難之極！他明知董

小梅殺了謝蓮，冷雪一定絕不肯放過她。雖然自己在此，冷雪一樣會動手，而自己和董小梅，就算是兩人聯手，也未必會是冷雪的對手。

但是，如果自己一走，只怕董小梅的處境，更是極其危險！而且，董小梅看來，身受重傷，簡直一點反抗能力都沒有。

因此，龍慕白忙道：「冷姑娘，妳不妨冷靜一點，董姑娘不是隨便殺人的人，其中定有曲折！」

冷雪一聲長笑，笑聲之中，充滿了怨毒，道：「不管有什麼曲折，她殺了我姑姑，我就絕不能容她，活在世上！」

董小梅心知謝蓮之死，固然是因爲自己寒鐵索的一擊。

但如果自己，不向她發出這一擊的話，只怕她也決活不到現在。可是如今的情形，卻是跳在黃河都洗不清。她聽得冷雪講話，如此斬釘斷鐵，心中也不禁有氣，冷笑一聲，道：「龍公子，你何必多說？天下只有你，人家殺了你的母親，你還能面對殺母仇人，不作報仇之想，別人怎肯？你快讓開，由我一人抵擋便了！」

董小梅此言一出，龍慕白首先面色，「唰」地變得比紙還白，而冷雪也不自由主，身子猛烈地爲之震動了一下。

一時之間，茅舍之中，靜到了極點！

二七

好一會，冷雪才緩緩地道：「我殺了龍夫人，當然要填命，妳殺了我姑姑，也休想逃得出去！」

董小梅此際，早已豁了出去，冷笑一聲，道：「我殺了她，當然不會逃，妳也不是男子，就算妳是的話，我也不會再來害妳，以甜言媚笑，令得妳壯志全消，竟然不作報仇之想，爲天下人恥笑！」

董小梅侃侃而談，只聽到一半，龍慕白的面色，已然煞白。

等到講完，冷雪的身子，又震了一震，向前踏出了一步，道：「等妳死了之後，我定然遂妳心願，叫龍公子殺我便是了。」

董小梅「嘿」地一聲冷笑，道：「那時，我死也死了，怎能知道？妳若是有骨氣，敢以一人作事一人當的，早已去自尋死路了，那裡還等得到今天？」

冷雪的胸口，急速地起伏着，正待再說話時，龍慕白陡地大喝一聲，道：「誰也別再開口，聽我說！小梅，我殺母之仇，當然……要報，妳放心，我絕不會做一個爲天下人恥笑之人……」

講到此處，龍慕白面上的神情，已然是痛苦到了極點！

他吸了一口氣，續道：「冷姑娘，董姑娘如今身受重傷，妳也不應趁人於危。等她傷癒了之後，我也不多管閒事。若是妳想斬草除根，我們兩人加起來，武功也不如妳，妳儘可可趁早下手！」

龍慕白被董小梅的話，刺得入心入肺，心中實是激憤之極，是以才講出這樣的話來。

董小梅一聽，大聲道：「講得好！」

冷雪則過了好一會，才緩緩道：「龍公子，你心中當真以為，我會想斬草除根麼？」

龍慕白經她這一問，不由得無話可說！

因為，冷雪若是要斬草除根的話，一出手間，便可以達到目的。

冷雪見龍慕白不答，冷笑了幾聲，道：「好，我便依你所言，待她傷癒之後，再報姑姑之仇。我絕不會再向你出手，但是你若是想報殺母之仇，我也絕不會皺一皺眉頭的！」

冷雪一面說，一面心中，實在傷心到了極點，眼淚早已滾滾而下！

她話一講完，一個轉身，以薄被裹起了謝蓮的屍體，身形一閃，便已然向外，疾馳而去了。

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等她走了之後，才一齊鬆了一口氣。

龍慕白道：「小梅，這一下，妳當真惹下了大禍啦！」

董小梅卻一笑，道：「龍公子，我卻心中反而只感到高興！」

龍慕白不由愕然道：「高興？妳高興什麼？」

董小梅忽然道：「龍公子，我給你補的衣服呢？給你擲掉了麼？」

龍慕白道：「誰說的，我正穿在裡面。」

董小梅笑道：「那就是了，從此以後，我和你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我們更應該在一起了。」

龍慕白聽了，苦笑了一下，董小梅忙道：「龍公子，我說得不對麼？」

龍慕白點了點頭，道：「對。」可是他卻立將話頭，岔了開去，道：「小梅，妳怎麼會到這裡來的，又怎麼會受傷的？」

他不問還好，一問之下，董小梅想起這三個多月來的經歷，夜夜獨對燈火，以及被人欺騙，身受重傷等事，不由悲從中來，撲在龍慕白的懷中，哀哀痛哭起來。龍慕白心知董小梅一定是受了委曲，可是此際，他自己心亂如麻，也根本想不出用什麼語言，來安慰董小梅，令她別哭！

董小梅哭了好一會，心中的鬱悶，盡皆得到了渲洩，想起自己終於又能伏在龍慕白的懷中，心中又高興了起來，忽然破涕為笑，道：「龍公子，我心中又不覺得難過了。」

龍慕白又苦笑了一下，心中暗道：「妳心中的痛苦，一哭便自消散，但是我心中的痛苦

，却不知何年何日，方能消失！」他心中的話，自然沒有對董小梅講出來。

董小梅還帶着眼淚，但是却已然笑容滿面，道：「龍公子，我知道謝蓮有兩顆毒龍丸，藏在竹榻脚中。」

龍慕白自然也聽得過毒龍丸之名，吃了一驚，道：「小梅，妳就是因此，才將她打死的麼？」

董小梅噘起了小嘴，道：「誰說的？就算我不動手，她此時也早死了！」

接着，她便將自己受傷之後，來到此處的情形，說了一遍。

龍慕白聽了，嘆了一口氣，道：「小梅，我深信妳所說是實，但是冷姑娘焉肯相信？」

董小梅忙道：「我們兩人，各服一顆毒龍丸，功力便可陡增，兩人聯手起來，未必打不過她！」

龍慕白心中暗道：問題不在於打得過冷雪打不過冷雪，乃是在於自己心中，深深地愛着她，根本不願向她動手！當然，他又沒有將心事說出來，只是道：「若是皓首神龍知道了，只怕也要找你！」

董小梅却「哼」地一聲，道：「我却不相信皓首神龍一世英名，會像冷雪那樣，蠻不講理！」

龍慕白道：「但願如此！」

董小梅道：「閒話少說，我們快將毒龍丸找出來吧！」

龍慕白來到了竹榻之旁，他手中仍執着奪來的一柄利刃，「唰唰」兩刀，將竹榻的脚，砍成了兩半，果然，啪啪兩聲，在竹節之中，跌出兩隻密封的小盒來。那小盒子，只不過半尺見方，董小梅連忙一俯身，拾起了一隻，打了開來。

只見盒中，放着一顆，如蓮子大小，色作碧綠的丹丸。那丹丸的異香，直入肺腑，聞所未聞！董小梅心中大喜，拈住了這顆毒龍丸，道：「龍公子，你先服了這一顆。」

龍慕白明知能以服食到一顆「毒龍丸」，乃是習武之士，極是難得的際遇，但是他却不願意去沾謝蓮這個便宜，道：「小梅，妳傷勢甚重，先服上一粒，那一粒，留給謝女俠的兒子吧！」

董小梅「呸」地一聲，道：「別傻了，她的兒子，誰知道是死是活，你武功那麼差，正好藉毒龍丸之力，凝骨固髓，增氣定力，留着給人家幹什麼？」她一面說，一面已然向龍慕白走了過來。趁着龍慕白要開口講話之際，啪地一彈，已然將那粒毒龍丸，彈進了龍慕白的口中。

龍慕白想不到董小梅會有此一着，陡地一呆，那粒毒龍丸，見津便化，已然成了一股液汁，嚥了下去，龍慕白苦笑了一下，道：「還有一粒，妳服了罷！」

董小梅打開另一隻盒子來，也將毒龍丸服下，兩人就在茅舍之中，運氣打坐。

一打坐，便過了半夜又一天，兩人絲毫也不覺得飢餓，直到第二天傍晚時分，董小梅才一躍而起，笑道：「龍公子，我傷勢痊癒了。」

龍慕白早就覺出全身眞氣鼓蕩，在不到一個對時之間，已經大受裨益。當然，毒龍丸之效，不是僅止於此，在一個月之內，功力突飛猛晉，乃是可以期待之事。但是，他心中的難過，却更是加强了！因爲，在他武功不濟的時候，他還可以自己安慰自己，不爲母親報仇，乃是武功太低之故。但如果武功增進之後，他焉能再爲自己找藉口？

當然，他眞正不想爲母親報仇的原因，是因爲愛上了冷雪。

可是這個原因，却是只能深藏心底，萬萬不能說出口來的，只要一說出口來，便是千夫所指，百口所詈，再也難見世人了。就算是深藏在心中，也已然令得他良心難安，如被千百條毒蟲所噬咬一樣地痛苦。當下只見董小梅在屋中來回走動，滿面欣喜，道：「龍公子，你準備到哪裡去？」

龍慕白苦笑了一下，道：「我一點主意也沒有。」

董小梅想了一想，道：「龍公子，我和賴大俠一齊在五台山時，曾見你外公，和兩個舅舅來着，噢，是了，還有一個女子，和冷雪一模一樣！」

龍慕白奇道：「或者只是相似，世上哪有一模一樣的人？」

董小梅笑道：「說給你聽，你也不信，她除了頰邊，有一粒紅痣之外，其他地方，完全

和冷雪一樣，連年齡俱都相仿！」

龍慕白見董小梅說得如此肯定，不由得奇道：「冷雪的身世如何，本就不明，謝女俠一口咬定，她才是我爹的女兒，已然證明是謝女俠弄錯。如此說來，冷雪難道還有一個孿生姊妹？」

董小梅嘟起了小嘴，她不願意龍慕白提起冷雪來，只是冷冷地道：「誰知道！」

龍慕白却是不肯輕易放過，立卽追問道：「那少女是什麼人？」

董小梅却道：「我不知道。」

龍慕白只當她不肯說，忙道：「小梅，妳告訴我吧！」

董小梅搖了搖頭，道：「我確是不知！」

龍慕白道：「那妳將如何遇到那少女的情形，講給我聽聽！」

董小梅道：「我肚子餓了，咱們找點東西吃吃，吃飽了再說。」

龍慕白道：「好，我去羮飯，妳在這裡等我。」

董小梅笑道：「我和你一起去！」

距此間變故之生，只不過過了一日夜工夫，廚房之中，仍是百物俱備，不一會，兩人合力，便羮出了一餐飯來。董小梅狼吞虎嚥吃完，才將自己遇到賴五開始，一切的經過，詳細地講了一遍。

等到她講完，龍慕白道：「我相信那少女，一定和冷雪有關係！」

董小梅不由得嗔道：「龍公子，你不要再講起冷雪，我不願聽到你提起她的名字來！」

龍慕白呆了一呆，才道：「好的。」

此際，已然是午夜時分，萬籟俱寂，兩人正待各自打坐之際，忽然間，聽得有一個極是急驟的脚步之聲，向茅屋奔了過來。

兩人心中，盡皆一凜，片刻之間，那脚步聲，已然來到了近前，只聽得竹籬「呀」地一聲響，那人已然推門而入！

龍慕白忙沉聲道：「什麼人？」那進來的人，像是想不到會在這個茅屋之中，碰上武林中人一樣，呆了一呆，道：「何方朋友，在此隱居，在下谷守崑，欲來一避，未知可否？」

那人才一開口，董小梅已然又驚又喜。等他一講完，董小梅忙道：「谷公公，你進來吧！」

外面谷守崑「啊」地一聲，道：「小梅，原來是妳！」緊接着，門口人影一閃，一個矮個子，已然推門走了進來，董小梅就着燈光一看，不由得吃了一驚！

她和谷守崑分手，只不過三個多月，可是此際，若不是來人身形，仍是如此矮小，她幾乎認不出那是谷守崑來。

只見他左邊面上，連耳朵都被削去了一大片，留下了一個極是難看的疤痕，右頰上，也

留下了一道長長的傷痕。

這還不算，他左脚也已然微跛，可以看得出，那是左腿受傷未癒，整個人竟完全變了樣子！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不由得一齊大吃一驚，齊聲道：「谷公公，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了？」

谷守崑四面望了一下，道：「一言難盡，小梅，我給妳的東西呢？快給我！哼，傷我一根毫髮之人，我要令他斷去一條手臂，重傷我的人，我更要將之千刀萬剮，方洩我心頭之恨！」

董小梅見他一照面，便問起那已經被自己失去的東西來，心中不禁咚咚亂跳。

谷守崑乃是老江湖了，鑒貌辨色，已然看出事情有點不對頭，忙道：「小梅，那東西呢？妳快取出來啊！」

董小梅張口結舌，道：「我……我……」

谷守崑急道：「妳怎麼了？」

龍慕白本已知道一切經過，此際見董小梅難以啟齒，便代答道：「谷老前輩，小梅一時不慎，將你託付給她的東西，給人騙走了！」

谷守崑一聽，面色陡地大變，好一會，才道：「好！好！小梅，我為了那東西，三個多月來，幾次落入人手，受盡折磨，一字不吐，妳……妳……竟然被人騙走了？」

董小梅心中，內疚之極，紅着臉，低下頭去，一言不發。

谷守崑全身發抖，又道：「小梅，我曾經怎樣囑咐妳來？如今，我還有什麼希望？」

董小梅難過地道：「谷公公，是我不好！」

谷守崑叫道：「是我不好，我不應該相信妳！」他喘了幾口氣，又道：「那東西，落在什麼人手中了？」

董小梅道：「落在司徒本本手中。」

谷守崑倒抽了一口氣，道：「完了！完了！完了！」他一口氣講了三個「完了」，一個比一個沮喪。

但是，他話剛一講完，却聽得門外「哈哈」一笑，一人道：「谷守崑，這一來，你倒保住性命了，何必嘆息！」

那人語聲，突如其來，事先毫無跡象。龍慕白等三人，一齊吃了一驚，只見門口並肩站着兩人，正是辛松、辛鶴！

谷守崑三個多月來，一直在逃避他們的追蹤，此時，他幾日未與兩人相遇，只當已然逃脫，怎知他前脚才到，辛氏雙雄便立即趕到！

他後退了幾步，只是望住了兩人，一聲不出。剛才講話的，乃是辛松，辛鶴却道：「大哥，若不是他當年騙了我們，我們何致於此，却是不能輕饒！」

辛松道：「他自食其果，也已得了應有之報，我們已將他左耳削去，就放他過去算了。董姑娘，司徒本本在何處，妳快說！」

董小梅聽得他們人的交談，才知道谷守崑左耳，竟是被他們削去的。她也知道司徒本本中了謝蓮一掌，若是自己去追尋時，可能將那柄小摺扇，追了回來，如何肯將司徒本本的去踪講與那兩人知道？忙道：「我是在洛陽與之相遇的，他得了我東西之後。便一直向北去了！」

辛氏雙雄聽了，不由得哈哈大笑，道：「董姑娘，妳當我們是三歲孩兒麼？」

董小梅一怔，道：「這是何意？」

辛松道：「司徒本本在姑蘇城中，發柬給黑道上高手，到姑蘇來見他，江湖上誰人不知？妳却說是在洛陽相遇到他的，莫非他有分身術麼？」

董小梅聽了，不由得講不出話來，辛松又冷笑幾聲，道：「董姑娘，在下勸妳將司徒本本的去踪說了，莫爲了這賊矮子，而傷了和氣！」

董小梅對這兩人，苦苦追逼谷守崑一事，心中本就十分氣憤。如今，她負了谷守崑所托，心中內疚之餘，更是想爲谷守崑出氣，一聽得辛松又開口罵起谷守崑來，不由得大怒，道：「谷公公是我爹的好友，你怎敢開口罵他？」

辛松一聽，面上神色，不由得微微一變，辛鶴立即接口道：「大哥，別聽她的，董閻王潔身自愛，怎會來淌這個渾水？」

辛松踏前一步，道：「董姑娘，那東西既已到了司徒本本的手中，不是我們誇口，你們豈能奪得回來？還不快將司徒本本的去踪說了？」

若是司徒本本未曾中了謝蓮一掌的話，董小梅一定盡自己所知，將司徒本本的去向，告訴他們兩人，好讓他們，去和司徒本本，激戰一場。但是此際，她知道只要自己找到了司徒本本，只要司徒本本未癒的話，便有獲勝之望，如何肯說？

當下她冷冷地望了兩人一眼，道：「我確是不知，你問也是白問！」

辛松的面色，陡地一沉，一直執在他手中的摺扇，也「啪」地一聲，打了開來，赫然「順我者生」四個字，看來極是刺目。

董小梅曾經在這兩人手下，吃過大虧，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也大是緊張。

但也就在此際，只見辛鶴扯了一扯辛松的衣袖，向他低言了幾句，辛松的面色，才漸漸緩了過來，悻然道：「董姑娘既不肯說時，也就算了！」

他一個「了」字才出口，身形疾展，兩人已然一齊向後退出！轉瞬之間，已然隱沒在黑暗之中不見。董小梅見兩人不戰而退，才鬆了一口氣，谷守崑的面上，這才有了一絲血色！

董小梅低聲道：「谷公公，那東西，可是一柄小小的摺扇麼？」

谷守崑點頭道：「不錯。」

董小梅道：「谷公公，你不要難過，司徒本本昨天晚上，在這裡受了重傷。我們只要能

找得到他，只怕大有希望，將那柄小扇子，奪了回來的。」

谷守崑的面色，本來已然是沮喪到了極點，一聽得董小梅如此說法，才嘆了一口氣，略有生氣，道：「去試一試也好！」

龍慕白曾受谷守崑療毒大恩，何況谷守崑過去的為人如何，他也一點都不知道，自然也願意幫助谷守崑，連忙站了起來，道：「我昨夜曾追出十餘里，未曾找到他，今夜再去追尋，或者可有希望，谷前輩你不必沮喪！」

谷守崑睜大了眼睛，向兩人打量了一會，面上現出了訝異之色，道：「咦，你們兩人，功力大進了啊，可是有什麼際遇不成？」

董小梅道：「對了，我們兩人，一人服食了一粒毒龍丸。」

谷守崑幾乎跳了起來，道：「毒龍丸？還有麼？給我一顆！」

兩人互望了一眼，心中皆不免歉然，道：「沒有了。」

谷守崑嘆了一口氣，道：「我早知沒有了，但是如果能將那柄小摺扇找回來的話，毒龍丸又算得了什麼？我們快去吧！」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忙和他一齊出了茅舍。司徒本本的去向，龍慕白是知道的，谷守崑雖然一腿微跛，但是却也奔馳得十分快疾。

片刻之間，三人便已然馳出了五六里遠近，天色越來越是濃黑，雷聲隆隆，閃電忽忽，

眼看一場大雨，就要傾盆而下！

三人一面向前馳出，一邊四面觀望，希望能夠發現司徒本本的踪跡。

可是，又向前奔出了三四里，忽刺刺的大雨，已然洒了下來，却還是一點結果也沒有。三人身上的衣服，瞬卽濕透。

藉着閃電的亮光，三人看到前面不遠處，有一座小小的土地廟。這時雨勢極大，簡直連眼都睜不開來，董小梅大聲道：「我們到土地廟中去，暫時避上一避！」

龍慕白也大聲應道：「好！」

三人一齊向土地廟中奔去，進了土地廟，雖然仍有漏雨滴滴而下，但是總比在外面淋雨好得多。三人一齊絞乾了頭髮和衣服上的積水，固然仍是濕轆轆地，但是也無可奈何。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揀了一塊乾燥的地面坐了下來。

谷守崑則四面觀看不已。此際，雷聲、雨聲之驚人，實是令人心驚胆戰，再加上一道一道，幾乎毫不停歇的閃電，更是令人心悸。

谷守崑四面看了一會，突然身形一退，喝道：「什麼人躲在香案下面，還不出來？」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陡然之間，聽得他這樣一聲大叫，不由得盡皆一驚。董小梅首先一躍而起，道：「谷公公，有人麼？」

谷守崑又向後退了幾步，低聲道：「不錯，你看，香案之上，積塵如此之厚，但是香案

的圍簾上，却一點灰塵也沒有。自然是有人扭動圍簾，躲進了香案的緣故！」

董小梅心知谷守崑是老江湖，所料一定不會差，「嗆啷啷」一聲，已然將寒鐵索抖在手中。

她自服「毒龍丸」之後，至今已有足足一個對時，不但傷勢痊癒，而且還覺得神清氣爽，功力有極大的增進。

當下她一將寒鐵索掣在手中，手腕翻處，寒鐵索已然被她抖得筆也似直，尖端三枚青光閃閃的尖梭，向香案之下，疾刺了出去。

只聽得「嗤」地一聲，寒鐵索已然刺進了香案之下，董小梅立卽一縮手，又將之抖了回來，香案下面，却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董小梅呆了一呆，道：「谷公公，只怕有人在香案下面藏過身，如今已然走了。」

谷守崑面上，也現出了一個奇怪之色，走了近去，將香案上的圍簾，掀了開來，待要一看究竟。

怎知他才一伸手將圍簾掀開，香案之下，崩簧響處，「嗖」地一聲，一枚長約丈許的小鋼鏢，已然對準他的咽喉，激射而至！

同時，機簧響聲不絕，大蓬銀光閃閃的細針，也向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激射而至！

這一下變故，陡然而生，三人俱未料到。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離得遠些，一見細針射

到，一個抖起寒鐵索，一個「呼呼」拍出兩掌，總算將細針全都擋了開去，但也不免出了一身冷汗。

而谷守崑則正在香案面前，小鋼鏢才一射出，他知道不妙，想要躲避時，哪裡還來得及？足尖才一點，只拔起了尺許來高下，小鋼鏢已然射入他的胸口，鏢尖與肋骨相撞之聲，丟然可聞！而他的身子，也「砰」地一聲，跌倒在地。

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定了定神，向前看去，一切，和變故發生之前，幾乎毫無變化，香案上的圍簾，仍然長可及地。香案之下躲的是什麼人，也是看不清楚，只見谷守崑在地上向前，爬了過來，面色大變，汗出如豆，道：「小梅，鏢上……有毒……我……不濟……事了！」

董小梅心中駭然，忙道：「谷公公，香案下是什麼人，你看清楚了麼？」

谷守崑答非所問，道：「那……柄摺扇，非同小可……我給妳了！」

龍慕白一俯身，將谷守崑胸前，中鏢之處附近的要穴，盡皆封住。一轉身間，已然拆下了門框上的一條木柱在手，「轟」地一聲，向前推出，向香案之下，直搗了過去。

他這裡木柱向前，疾搗而出，恰好一道閃電過處，只見香案之下，蕩起一片烏油油的光華，便向木柱，迎了上來，「啪」地一聲響，木柱已然被擊成兩截。但就在此際，他們也已然看清，以肘支地，臥在香案之下的，不是別人，正是司徒本本。

董小梅大叫一聲，道：「好賊子，原來你躲在此處，快拿解藥來！」

此際，被龍慕白木柱一撞，司徒本本鋼拐一揮，香案上的圍簾，早已破裂不堪，只見司徒本本哈哈一笑，道：「賢姪女，妳莫非活得不耐煩了？」

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一聽得司徒本本的語音，如此鎮定，不由得呆了一呆。

司徒本本曾中了謝蓮的一掌，那是他們知道的。但是司徒本本的傷勢如何，他們却不知道！看司徒本本的情形，像是根本未曾將自己兩人，放在心上，他們不知深淺，倒也不敢妄動！

只見司徒本本轉過頭，向他們望了過來，眼中光采，依然甚盛，道：「賢姪女，妳受人所惑，我也不來怪妳，快走吧！」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互望一眼，龍慕白道：「連我也可以走麼？」

司徒本本道：「你既和賢姪女在一起，自然可以一齊走。」

龍慕白又道：「那麼，谷土地中了毒鏢，若蒙見施解藥，我們立即便走。」

司徒本本「哈哈」一笑，道：「好！好！越發便宜了這矮子。」

司徒本本話才說完，中指一彈，便彈過了一枚藥丸來，龍慕白一伸手接住，便立即塞入了谷守崑的口中，才一塞入，一揮手，將谷守崑穩穩地送到牆角之旁，道：「小梅，我們一人一邊，攻上去，莫要叫他走脫！」

董小梅還不知龍慕白此言，是什麼意思時，司徒本本已然面色一變，道：「小娃子，你當眞活得夠了麼？」

龍慕白苦笑一聲，道：「陰風蛇叟，以你的爲人而論，若不是你自知身負重傷，不是我們敵手，焉肯就此放我們走？」

司徒本本聽了，心中不由得大吃了一驚。

他中了謝蓮的一掌之後，傷勢的確是沉重之極，五臟翻騰，差一點連奇經八脈，都被震亂。當晚强自掙扎，來到此處，固作鎮定，將司徒仇和林獨兩人遣開，唯恐他們兩人，趁機加害。

過了一天一夜，他才理順眞氣，但身子却仍然是軟弱無力！

剛才暗器連發，那全是「三絕拐」構造精巧之功，他本身實是一點力道都沒有，是以才一反常態，故作鎮靜，只求三人離去。

但是却也在這一點上，給龍慕白看出了破綻！

二八

董小梅一聽得龍慕白如此說法，心中恍然大悟，一步踏前，寒鐵索一招「寒鴉晚號」，青光閃閃，映著閃電，更見聲勢非凡，已然向司徒本本，當頭罩下。而龍慕白踏前一步，一掌劈空而發，掌風到處，也已然將整個香案，翻了過來，緊接著，又是一掌，也是自上而下，向司徒本本攻到。

一索一掌，去勢盡皆勁疾無倫，司徒本本勉力揚起雙拐，按在機括之上，龍慕白叫道：「小梅，小心他放暗器！」

也就在此際，突然聽得「轟」、「轟」兩下巨響，却又不是雷聲，緊隨著那兩下巨響，大蓬雨點，疾撒而入。同時，七枚砍離釘，也已然同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一齊射到。

這一切變故，全都在電光石火，一剎那之間發生，根本連給人判斷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的念頭都不容起。董小梅一見七枚砍離釘，烏光閃閃，向自己和龍慕白兩人，電射而至，心知他鋼拐之內所藏的暗器，都有劇毒，倒也不敢怠慢。寒鐵索一抖，「嗆啷啷」一陣響處，已然改招，由「寒鴉晚號」，改爲「彤雲密佈」，將自己和龍慕白，一齊護住。

只聽「叮叮叮叮」七下，聯珠也似的響聲過處，七枚砍離釘，已然被一齊砸飛。

董小梅正待趁機進招時，忽然聽得左、右兩面，各自「哈哈」一笑，兩個人齊聲道：「董姑娘，多謝妳帶路！」

緊接著，兩條人影，已然飛掠而至，才一到，便各自一掌反拍！

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只覺得那兩人反拍的一掌，力道奇強無比，身不由主，被對方的掌力，湧得向後退出了幾步。

再定睛看時，已然看清，站在自己面前的，正是太行山辛氏雙雄！

董小梅一見是他們兩人，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只聽得辛松道：「司徒先生，久不相見，不料在此重逢，閣下身受重傷，諒來不會做愚蠢之事的了？」

司徒本本一見太行雙雄趕到，心中更是暗暗吃驚，若是他未曾被謝蓮一天罡掌擊成重傷，自然不會將兩人放在心上。

可是此際，形勢却是大不相同，他一見兩人話意咄咄逼人，心中雖然怒極，但是却也不敢發作，只是冷冷地道：「兩位此言何意？」

辛松冷冷一笑，道：「你得自董姑娘處的物事，原是早年賊矮子在我們手上騙去的，尚祈你物歸原主！」

司徒本本一聲怪笑，道：「我如今身負重傷，你們夾攻而上，至多拚上一拚，想要以此要脅，却也萬難！」

辛松辛鶴兩人，面色陡地一沉，道：「司徒先生，你若是將那物事交出，我們絕不來害你！」

司徒本本眼珠骨碌碌一轉，道：「我倒不打緊，但是怕有人不答應！」

辛氏雙雄「唰」、「唰」兩聲，將摺扇打了開來，道：「誰不答應？」

司徒本本「哈哈」一笑，望著他們的身後，道：「何必多問？」

辛氏雙雄不由自主，跟著司徒本本的眼光，向後望去，只見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站在自己身後。

他們已然知道司徒本本，所指何人，一聲長笑，道：「他……」

他們只講了一個字，陡然之間，只聽得香案之下，「崩崩」兩聲，情知不妙，連忙回過頭來，只見大蓬銀針，已然電射而至。

原來，司徒本本一誘他們兩人回過頭去，立時按動機括，將藏在拐中的銀針射出。兩柄「三絕拐」中，各藏有一蓬銀針，一蓬已然在射龍慕白和董小梅時用去，另一蓬，却在此際，用來對付太行雙雄！

太行雙雄兩人，離司徒本本，本就極近，又不該認定了司徒本本，絕無抵抗之力，一時大意，以致轉過身來時，銀針距他們身前，只不過三尺遠近！

兩人又驚又怒，各自一聲長嘯，尚幸他們功力深甚，一提眞氣，便向後倒縱了出去。同

時，手中摺扇，向前一揮，各自蕩起了一股勁風，向迎面而來的銀針拍出。

兩人一齊鬧了個手忙脚亂，方始將銀針一齊擋了開去。

但司徒本本早已經雙拐一點，用盡所有的力道，由被他們兩人撞破的破牆之中，向前疾逸而出！他才一逸出，便聽得「啪」「啪」兩聲，他手中的三絕拐，已然伸長兩倍，長達丈許，一點之間，便向前跨出丈許遠近，去得極快！

太行雙雄幾乎吃了他一個大虧，心中大怒，大叫道：「往那裡走？」身形疾幌，便向前追了出去。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呆了一呆，龍慕白來到牆角，一伸手，將谷守崑扶了起來，道：「谷老前輩，你不礙事麼？」谷守崑所中的那一鏢，恰恰被胸前肋骨擋住，未曾傷及內腑，而且他又立即服了解藥，傷勢實是不十分重，忙道：「快追，莫讓姓辛的得了便宜！」

龍慕白扶著他，和董小梅兩人，一齊出了那座土地廟。

才一來到外面，瓢潑大雨，迎頭洒下，雖然不時有閃電照明，但是眼睛爲雨水所濛，仍然是什麼東西都看不見。

只聽得左首，似乎有吆喝之聲傳來，三人便一齊向左追了過去，追出了兩丈許，吆喝之聲，已然漸漸清晰。以手遮額，向前看去，只見辛氏雙雄，正和一個身形傴僂，手持一件形如鳥爪的奇形兵刃的人，身形飄忽，戰成一團。

董小梅好不容易，才看清那人，乃是苗疆綠髮婆婆，再極目以觀時，却不見了司徒本本的影子。

三人互望了一眼，心中俱都知道司徒本本必然走不遠，但是在這樣的雨夜之中，想要去找他，又當眞是談何容易！

他們也知道，司徒本本一定是循這個方向逃出來的，而辛氏雙雄追了出來，大約遇到了綠髮婆婆，剛好要到土地廟來避雨，是以狹路相逢，動起手來。

三人並沒有站了多久，便在綠髮婆婆和辛氏雙雄的動手之處的旁邊，悄然繞了過去，雨勢大，雷聲響，辛氏雙雄等三人竟然全未覺察！

谷守崑等三人，避開了太行雙雄和綠髮婆婆，再向前追出兩三里，却是一點結果也沒有。雨勢越來越大，若不是他們三人，俱有一身武功，當眞是寸步難行，董小梅大聲道：「谷公公……」

她才叫一聲，不但聲音爲雷聲所掩，而且，雨水從口中倒灌了進來，也令得她難以再講下去，只得住口不言。

三人實是難以想像，在這樣的雨夜之中，司徒本本身負重傷，能以避出多遠。因此，仍是向前疾追了上去，沒有多久，雨勢雖然一樣地大，但是天色却已然亮了起來。

當然，那是一個濃陰的天氣，天色灰沉沉地，但是比起黑夜來，却要好得多。

三人一齊抬頭看時，只見前方一條老大的河，攔住了去路，河水因為下了半夜大雨，漲得極滿，水色也極是濁混，水流更是湍急。

可是在河中心，却有一艘烏篷小船，船首站著一個身穿簑衣，頭戴斗笠的梢公，手中持著一根長得出奇的船篙，正撐著船，向對岸而去。

在這樣的大雨急流之中，普通船家，自然不會冒著覆船之險，撐船出來的，龍慕白來到河邊，鼓動真氣，大聲道：「兀那梢公，請撐過船來！」

那梢公只是略抬了抬頭，但谷守崑等三人，却聽得「哈哈」一笑，從河中心，傳了過來，正是那個梢公所發。

那一下笑聲，清越無比，傳到三人的耳中，宛若發出笑聲之人，就在眼前一樣。

谷守崑等三人，一齊呆了一呆，只見那船在急流之中，雖然去勢並不太快，但是沒有多久，他已然在對岸靠了岸。

船一靠岸，尚依稀可見那梢公一躍上岸，接著，從船艙中，也鑽出一個人來。

雖然隔著一條大河，但是三人也是一齊可以看到，那人脅下，支著雙拐，不是別人，正是陰風蛇叟司徒本本！只見那梢公，一等司徒本本上了岸，便將他挾在脅下，司徒本本似還掙扎了一下，那梢公却一伸手，將他兩柄鋼拐奪了過來。

緊接著，便見那梢公向前，疾馳而去，等到他身形，幾乎已然看不見時，還可以隱約聽

到有「哈哈」的笑聲，自對岸傳了過來。

谷守崑等三人，呆了半晌，俱不知道那趁機挾走了司徒本本的是什麼人。

他們三人正在發怔間，又覺出有人，向河邊馳來。三人回頭看時，只見來人正是太行雙雄和綠髮婆婆，看來他們三人，打了半夜，未分勝負。

綠髮婆婆一到，便自尖聲道：「追到了司徒本本沒有？」

谷守崑冷笑一聲，道：「司徒本本不知被那一個武林中人，假扮一個梢公，渡到對岸去了！」

太行雙雄和綠髮婆婆三人，一齊呆了一呆，太行雙雄，各自一聲怪嘯，便沿著河馳了出去。

此際，雨勢已然漸漸小了，綠髮婆婆向董小梅狠狠地瞪了一眼，陡然之間，身形一聳，拔起了兩丈高下，在半空之中，一個轉折，身形斜斜向河中心，掠了過去，在離岸三丈處，一點水花也未曾濺起，便已然沒入了水中。

龍慕白吃了一驚，道：「谷老前輩，這位婆婆的水性，如此之好麼？」

谷守崑道：「自然，他住在苗疆第一大溪，弱水溪環繞的那一個孤島上，若不是水流湍急，她根本不消潛水，便可渡河！」

講到此處，谷守崑又嘆了一口氣，道：「如今，不論那柄摺扇，是落在何人之手，只怕

都沒有奪回的希望了。」

董小梅呆了半晌，無話可答，谷守崑望了她一眼，忽然道：「小梅，那柄小扇子，乃是精鋼打就，扇骨的形狀，也十分奇特。我得手近十年，幾乎日夕參悟上面的隱語，却一無所得，但是那幾句話，我却已然記得滾瓜爛熟了！」

董小梅一聽，不由得喜道：「如此說來，就算有人得了摺扇，豈非也無用處？」

谷守崑搖頭道：「也不盡然，或則奇人，天質穎悟，立卽可以參透其中之意，而且，我深信這柄小扇，還另有用處。」

谷守崑抬首望天，只見烏雲四散，靑天復現，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我得此扇十年，沒有一天安穩過，如今却倒覺得一身輕鬆，是頗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我也無意再去爭奪回來。小梅，沈公子，你們記著，那扇的一面畫著一幅山水，乃是三座似筆也直的高峯，雲霧繚繞，積雪皚皚。在三座山峯之下，又有著一道清溪，溪旁嶙峋，我自負走遍天下，但是却不知那是什麼所在。另一面，乃是幾句似詩非詩的話，道：三峯聚一頂，武滙天下尋，五花開一峯，石尖留痕深，留待有緣人。還有一行小字，道：天下武滙副册，號稱九原清笈，有緣人得之，萬萬不可作惡，需防天譴。」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聽了，不由莫名其妙，道：「那算什麼話？」

谷守崑苦笑道：「我若是知道，早已得了九原清笈在手了！」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將那幾句話，又默念了幾遍，記在心中，谷守崑道：「我要告辭了。」

董小梅還想說什麼時，谷守崑早已走了開去。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在河邊又呆了半晌，董小梅忽然伸手向對岸一指，道：「龍公子，你看！」

龍慕白抬頭看去，只見綠髮婆婆，已然身在對岸，向前面飛馳而出！

董小梅道：「龍公子，我們已然知道了扇上的話，大可不必再去追逐。」

龍慕白道：「不錯，小梅，我想到點蒼去看看我的外公。」

董小梅不假思索，道：「我和你一齊去，順便看看可有什麼地方，有一道溪水，繞著三個山峯的！」

龍慕白沉吟了半晌，才道：「也好，但是我們一路之上，却不要再多生是非！」

董小梅笑道：「當然不會。」

太陽出來，他們各自絞乾了衣服，向南而去，當晚，在一個小鎭上宿上一宵，第二天又繼續趕路。

他們兩人，一直向南而去，一路上行來，已有六七天，倒也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只是他們看出整個武林中人，都爲巫山朝日峯上，將要舉行邪派人物，排名比武大會一

事，而感到十分興奮，流言四起。有的說，有幾個隱藏四五十年的高手，也要出手，有的又說正派中人，也要干預，離奇古怪，種種流言，不一而足。

他們也曾遇上了幾個武當的第二代弟子，看他們的情形，像是急急趕路。武當、峨嵋兩派，和佛道兩門高人，是否會插手，倒也十分難說！

半個月後，他們兩人，離開點蒼山，已然只有七八十里路程了。

當晚，他們宿在一個小鎮上，只覺得一夜之間，車馬之聲不絕，像是有不知多少人，連夜趕路，經過了那個小鎮一樣。

兩人不欲生事，只是在窗內向外看去，黑夜之中，看到一大群人，男女老少都有，趕著車，向北而去。那些押車的男子，都像是武林高手，但因爲天色黑暗，是以看不出他們的臉容。

其中有兩個人，龍慕白覺得十分眼熟，但因爲車行迅速，再加上天色昏暗，一閃即過，龍慕白也看不清那是什麼人，他也未曾想及其他。和董小梅兩人，看了半晌，還只當是什麼大鏢局保了紅貨，由此路過，不作理會，逕自睡去。

第二天一早，他們兩人，又繼續向前趕路。點蒼山乃是龍慕白的外公家，但是龍慕白却只有在十二歲頭上，隨父母來過一次，路途依稀記得，却又不是十分熟悉，摸索著向前走去，當天傍晚時分，便已然進入了雄峙天南的點蒼山！

龍慕白記得，要到青葱峯去，必須翻過一重懸崖，兩座高嶺，還要通過一條極長的峽谷，方始能夠望得到青葱峯。

而青葱峯半峯以上，全是寸草不生，陡上陡下的峭壁。當然，對於輕功已有造詣的人，可以仗著輕功直接上去，但輕功不到火候的人，却要由峯頂上放下吊索來，方能上得峯去。

兩人一鼓作氣，越過了一座懸崖，天色漸漸地黑了下來。

龍慕白雖然心急趕路，但是路途不熟，一到天黑，却也不敢亂闖。

因爲點蒼山幅員廣濶，若是迷失了路途，只怕一兩個月，闖不出來，更是誤了大事！兩人來到了懸崖之下，只見一個老大的潭水，有幾股泉水，注入潭中「叮咚」有聲，地方極是幽靜，在潭旁，有著四五塊方方整整，足有丈許高下的大石。

兩人便躍上了大石，董小梅笑道：「就在這裡睡上一晚，倒也不錯。」

龍慕白道：「是啊，在這裡結廬而居，也是十分幽靜。」

董小梅忽然仰起頭來，望定了龍慕白，面上的神色，十分怪異。龍慕白向之一看，心中不由得怦然而動，暗忖剛才那句話，在對自己如此痴心的董小梅聽來，可能引起誤會！

因此，他連忙的又道：「我只是說，像這樣好的地方，竟然沒有人隱居，實在是十分奇怪！」

當董小梅聽得龍慕白剛才那句話之際，她芳心的確是忐忑不已，以爲龍慕白肯和她在一

起了，在這兒結廬而居，等到龍慕白又解釋了幾句，她才知道自己會錯了意。

當下，她也不說什麼，只是幽幽地嘆了一口氣，眼中已然飽孕淚水，但是她又不願被龍慕白看到自己流淚，連忙又轉過頭去。

龍慕白只是覺得心中歉然，但是却也想不出用什麼話來安慰董小梅的好。

兩人正在默然相對之際，忽然聽得高處，傳來「哈哈」一下笑聲！

那一下笑聲，不但突如其來，而且是由半空中傳了下來的，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不禁盡皆一怔，立卽抬頭向上看去。

那一晚，天色很黑，星月微光照映之下，兩人向上一看，並沒有看到什麼。

董小梅心中不禁害怕起來，連忙向龍慕白靠近了些，低聲道：「龍公子，剛才是有人在發笑麼？怎麼看不到有人啊？」

龍慕白心中，也是詫異之極，道：「別出聲，再仔細看看！」

兩人剛講了一句話，便聽得又是在半空之中，一個人道：「你還不認輸麼，我這一子下去，你那一角上的棋子，全都完了！」

另一個人道：「只怕未必，你看看那一角上，你能逃得過去麼？」

先講話的那人「啊」地一聲，道：「原來你有此一著，倒是難防！」

龍慕白和董小梅聽出那講話的兩人，像是正在對弈，可是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兩人的聲

音，不知何以，會從半空中傳下。

兩人循聲仔細望去，好一會，董小梅才伸手向上一指，低聲驚呼道：「龍公子，你看！」龍慕白此時，也已然看到那兩個對弈者的所在。

就在那水潭之旁不遠處，有一棵極高大的松樹，幾乎已在松樹頂上，一條粗細才如兒臂的橫枝之上，面對面地坐著兩個人，在兩個人中，還放著一張棋盤。

那橫枝只有兒臂來粗細，微風過處，便左幌右悠，上下顫動，可是那兩個人，坐在上面，却是穩當到了極點，看他們的情形，正全神貫注在棋盤上，根本不關心是否會跌下去！

天色甚黑，那兩個人的面容，看不十分清楚。龍慕白只當既然在點蒼山中，可能那兩人內，便有自己的外公和舅父在。

可是他看了一會，那兩個人却又全都未曾見過，回頭看董小梅時，只見她面上現出了駭然之色，道：「那兩個人中，有一個我認識的。」

龍慕白忙道：「是麼？是那一個？」

董小梅道：「在外面那個，身穿灰衣的，便是我和你說起過，一舉手間，便嚇退了司徒本本的那個灰衣人。」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在一路南來之際，相互之間，各將分手後的遭遇，詳細和對方說過，是以董小梅一說，龍慕白便自明白。

龍慕白又向那灰衣人望了幾眼，道：「還有一個呢，是什麼人？」

此際，他們兩人向黑暗中望得久了，已然可看清。那坐在灰衣人對方的人，乃是一個身材十分矮小，看來簡直像是孩童一樣的蒙面人，可是其人的手足，却又細又長，看來又像是一隻猴子一樣。

那蒙面人的一身衣服也怪得出奇，緊貼著身子，像是水靠一樣。

董小梅道：「那人我不認識，但是他既和那灰衣人在一起，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輩。」

龍慕白悄聲道：「小梅，我們還是快些走吧！這些武林高人，是不喜歡有人打擾他們的。」

董小梅道：「怕什麼，我們在此，他們當然早已發現，並不趕我們走，可見他們並不討厭！」

龍慕白一想，也覺得有道理。

只見那灰衣人舉手拈著一枚棋子，沉吟半晌，忽然一伸手，道：「不下了！」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向棋盤上，便拍了下去，只聽得「啪」地一聲響，棋盤上百餘枚棋子，全都跳了起來，那蒙面人怪叫一聲，道：「你想撒賴麼？」雙手一按，只聽得一陣密集無比的「叮叮」聲過處，那百餘枚棋子，又一齊落了下來！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一見那兩人各自露了一手這般的絕頂武功，心中實是駭然欣羨已

極。

那兩下動作，看似簡單，但如不是內力已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怎能做得到？

那灰衣人在棋盤上一拍之際，所有的棋子，俱都跳起了尺許高下，絕無參差不齊，可知他內力之純，實是罕見！

而那蒙面人在雙手一按之下，仍將那些棋子，按了下去，落在原位，可知他掌力凝滯，已然如同實則一樣，而且出手之快，也是匪夷所思！

兩人心中，正在驚駭之際，只聽那蒙面人道：「快佈下！」

灰衣人笑道：「猴子精，你當眞要我出盡奇醜，方肯放過我麼？」

蒙面人「哈哈」大笑，笑聲之中，隱隱有金石淵淵之聲，道：「你肯認輸了也好，人急懸樑，狗急跳牆，我也不爲已甚。」

灰衣人笑罵道：「輕骨頭猢猻，贏了一盤棋，便狂成這樣，忘了輸棋之際，怎樣搔耳撓腮了麼？」

蒙面人笑道：「好漢不提當年勇，如今自然由得我神氣！」

灰衣人一面笑，一面伸手一拂，「叮叮」之聲不絕，將棋子全都收入袖中，道：「猴子精，你提起當年勇來，我倒想起一件事了。」

那蒙面人對於「猴子精」這一稱呼，像是甘之如飴，絕無反感，道：「什麼事？」

灰衣人道：「陰風蛇叟司徒本本，靜極思動，又擬在巫山朝日峯，攪風攪雨，你還去不去？」

龍慕白本來不想偷聽人家的談話，想要及早離去，可是他一聽得灰衣人如此說法，却不禁又引起了好奇心來。

因爲，上一次巫山朝日峯，邪派中人，爲了排名比武一事，雖然事隔多年，但在武林之中，却是流傳極廣，人人皆知。

在上一次比試中，參加的人，自然都是頂尖兒名的高手，全都是威震武林的人物。但是却也有兩個極其神秘的人。

那兩個極其神秘的人物，全都是蒙面參加的，尤其神秘的那人，便是在獨佔鰲頭之後，便飄然引去的那一人，至今武林之中，不知他是何人。

而另一個蒙面人，則位居百花州百花老怪之下，黑骷髏連無異之上，排名第六，事後也是不知他是何人。但因爲他是排名第六，因此便不及那位第一名蒙面人那樣，受人注意。

龍慕白心中暗忖，那灰衣人的口氣之大，蒙面人像是也曾參加上一次大會，只是不知他是第一名那個，還是第六名的那個！

因此，龍慕白便想聽了下去，弄個究竟。

只聽得那蒙面人嘆了一口氣，道：「長江後浪推前浪，這三十餘年來，武林之中，不知

又出了多少出類拔萃的高手，司徒本本既敢再來生事，當然也是有恃無恐，我不想去了！」

灰衣人一笑，道：「猴子精，你什麼時候，參起禪來了？」

蒙面人道：「我只是不想生事而已，誰參他媽的禪？」

灰衣人也嘆了一聲：「我只是想將皓首神龍，也引到會上去，當普天下武林中人，再和他一見高低，即使仍然不敵，也死了此心了！」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聽到此處，心中又不禁吃了一驚。

因爲那灰衣人，雖然氣度雍容，非同凡響，但是和皓首神龍謝音，威武無匹的神態一比，却還差許多。而且，皓首神龍，不但威震華夏，其聲名遠至西域、天竺，也是震懾人心，已然被公認爲武林泰斗，高不可及的人物。

但是，那灰衣人却公然想和皓首神龍，當今天下武林人物一見高低！

只聽得那蒙面人道：「你這人，可以說不到黃河心不死，你在他手下，敗過多少次了呢？」

灰衣人的語言，頓時現得激動無比，反手在橫枝之下一拍，「啪」地一聲，老大一蓬松針，紛紛而墮，道：「前後共有七次了。」

蒙面人笑道：「可知你這人，當眞是朽木不可雕，頑蠻如孟獲，被孔明七擒七縱，尚且心服，却仍要和他一見高下？」

灰衣人朗聲道：「我若是不能勝他，死不瞑目！」

蒙面人搖手道：「好！好！你可還記得十年前，你練得三招自以爲天下罕見的『擒龍手法』，結果却在兩招之內，便爲謝老頭兒破去一事麼？如今你又練成了什麼武功，想找謝老頭兒動手，不妨先使出來讓我也見識見識如何？」

那灰衣人「哈哈」一笑，道：「還是我那一套『風花雪月』劍法！」

蒙面人一聽，突然大笑起來，笑得前仰後合，幾乎跌了下來，道：「你那四招風、花、雪、月劍法，我認你是第一流的武學，我與你爲敵，也不易對付。但是你忘了，你以此四招劍法，和謝音對敵之際，是怎樣落敗的了麼？」

董小梅和龍慕白聽到此處，更是不忍離去，董小梅輕輕一碰龍慕白，道：「龍公子，天下之大，當眞無奇不有，劍法也可以風花雪月爲名，當眞聞所未聞！」

龍慕白對那套劍法的古怪名稱，心中也是感到好笑，但是他知道，那灰衣人既然在謝音手下，敗了七次，而還要再去找他，一定也是武功已臻絕頂的人物，心內却並未存有輕視之感。

只聽得灰衣人道：「我當然記得，在第三招『雪花六出』頭上，被謝音雙手，將我雙劍抓住，斷成了兩截！」

蒙面人道：「這就是了，你難道還想在普天下人物面前，再一次出醜麼？」

灰衣人道：「這就是我此次前來找你的原因了，猴子精，若是你肯助我一臂之力，我定然可以一雪前恥，打敗謝音。」

蒙面人笑道：「好麼，我早就知道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幫你忙不要緊，話可得說在前面，兩個打一個我可不幹！」

灰衣人道：「你將我當何等樣人？你看，這是什麼？」

那灰衣人一面說，一面自懷中，摸出了拳頭大小的一塊物事來。

那塊物事才一出手，便泛起了一團紫殷殷的光華，映得那灰衣人鬚眉皆紫！

那蒙面人一見，猛地一怔，劈手便搶了過來，道：「好傢伙，這是震天金英哇！你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

灰衣人道：「我以後再和你細說，這塊震天金英，足夠鑲在兩柄劍的劍鋒之上用，我知道普天之下，只有你一人，有此本領，你可能幫我忙麼？」

那蒙面人只顧翻來覆去地看那塊震天金英，露出在幕外的雙眼之中，異光四射，好一會，才道：「原來你是有求而來，所以才讓我贏了一盤棋，是也不是？」

灰衣人哈哈大笑，並不說話，顯然已是默認。

蒙面人抬起頭來，道：「若是將這塊震天金英，鑲在劍鋒之上，當然威力大增，但是仍然難免爲謝音神力震斷。」

灰衣人道：「不論如何，你替我鑄成了劍，我可以去試上一試！」

蒙面人沉吟半晌，道：「承你看得起我，我一生鑄劍，不下千柄，這震天金英，還是第一次看到。若能給我半年工夫，我就能以這一塊震天金英，為你鑄成一雙，曠古未有的寶劍！」

灰衣人大喜過望，叫道：「真麼？當真麼？那震天金英夠了麼？」

蒙面人抬頭向天，眼中光芒更盛，像是已然看到那一對曠古未有的奇劍，經他半年心血鑄煉，已經出爐一樣，語音也極是激動，道：「這一對寶劍，薄如蟬翼，輕若無物，柔軟之處，可以繞指，鋼銳之際，可以斷玉。只怕歐治子復活，干將再生，見了我鑄的這兩柄寶劍，也要自嘆不如！」

灰衣人忙道：「那你就快動手吧！」

蒙面人道：「好！」

他一個「好！」字才出手，身子便猛地向下一沉，將那根橫枝，壓得沉下了三尺，猛地又彈了起來，就借着那一彈之勢，他雙臂一振，向半空之上，直竄起兩丈高下。身子在半空之中，盤旋不已，不一會，便已然落了下來，隱在黑暗之中。

那灰衣人也是身形拔起，向下落去，片刻間，兩人盡皆不見。

龍慕白看他們兩人離去時的情形，竟像是根本未曾發覺自己和董小梅兩人一樣，心中不

禁一怔，就在此際，只聽得董小梅道：「龍公子，我知道那個蒙面人是誰了。」

龍慕白忙道：「你怎麼知道？」

董小梅道：「我曾聽得谷公公說起普天下英雄人物，他曾經告訴我，在點蒼山附近，有住着一個高人，叫侯子青——」

董小梅那「侯子青」三字，在龍慕白聽來，就像是「猴子精」一樣，忍不住笑了出來，道：「小梅，妳又淘氣了！」董小梅忙道：「不是，他是姓侯，公侯的侯！」

龍慕白這才明白，道：「這個人，却是未曾聽到過！」

董小梅道：「他的夫人，却是大大有名，我應該知道的，就是大理南部國雪蘿公主，武林人稱南天一鳳的段翠！」

龍慕白一聽得董小梅講出「南天一鳳段翠」的名字來，心頭不禁猛地一怔。

段翠之為南部國公主，尚在其幼時，南部國亡後，段翠為高人收去，學得一身本領，行走江湖，人又美艷，武功又高，不知曾引得當時多少人物，競相折腰，連謝音也在所不免。聲名之噪，無以復加，人人都知道她的名頭，龍慕白也曾聽人講起過不知多少次。但是其人，不幾年，便突然銷聲匿跡，不知去踪，却是未曾想到，她會在這裡，而且還嫁了那麼一個七分似猴，三分似人的人。

龍慕白心中雖然吃驚，但是却也不無疑惑，道：「谷公公可會弄錯？」

董小梅道：「不會的，谷公公說，南天一鳳段翠的下落，知者絕少，他也是在一個極偶然的機會之中，才知道段翠已然嫁給了侯子青的。那侯子青固然本身武功，也已至極高的境界，但是他却絕不在武林中走動，其人生平最好鑄劍！」

龍慕白道：「那也不對啊，他會鑄劍，更應該聲名大噪才是，何以侯子青三個字，我竟是從來也未曾聽人說起過？」

董小梅道：「我問你，你可曾聽得武林之中，有『劍窟』的傳說麼？」

龍慕白道：「有啊，衆人相傳，說是在某一地方，有利劍千柄，只要找到，更可任意取之，但只不過是傳說罷了！」

董小梅笑口吟吟，像是因爲她自己所知，多過龍慕白，因而感到異常得意，道：「絕不是傳說，而是事實！」

龍慕白笑道：「若是事實，你一把我一把，早已被人取完了。」

董小梅道：「你倒說得容易，南天一鳳和侯子青兩人，是死人哇？那劍窟，就在他們兩人所住附近的一個山洞之中。侯子青鑄劍之能，天下無雙，歷年來所鑄之劍，不下千柄，但是他却沒有一柄滿意。將所有的劍，全都封在山洞之中，常嘆佳材難得，他自己鑄劍一生，也沒有一柄好劍使用！其實，那些劍已全是罕見的利器，只不過不入他眼而已。」

龍慕白聽了，不由得大感興趣，道：「所以那灰衣人便來找他了？」

董小梅道：「當然，你看侯子青剛才的樣子，這下子，他大概對自己所鑄之劍，可以心心滿意足了。」

二九

龍慕白讚嘆了一會，道：「如此說來，上一次朝日峯上大會，獨佔鰲頭的那蒙面人，大約便是侯子青！」

董小梅道：「只怕是——」

她講了三個字之後，突然不語，龍慕白道：「小梅，妳在想什麼？」

董小梅道：「我在想，剛才侯子青，要用震天金英鑄成兩柄寶劍後，柔可繞指，鋼可斷玉，他要六個月後，方能鑄就。我爹爹也要出寒梅谷來對付我了，若是能讓我在死前，看一看那雙寶劍，倒也可以死得瞑目！」

龍慕白聽了，眉頭不禁一皺，道：「小梅，妳年紀輕輕，下次說話，切不可說死字！」

董小梅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望了龍慕白半晌，道：「龍公子，誰想死來？但是逼上頭來？又有什麼法子不說？」

她一面說，一面眼中，也已撲簌簌地落下了淚來！龍慕白知道她心中難過，絕不是因爲想到他父親在半年之後，便要出寒梅谷來找她之故，而且爲了自己對她的態度不明！

龍慕白想到了這一點，想要將董小梅輕輕地抱在懷中，可是他的眼前，又隱隱地現出了

冷雪的倩影來，龍慕白知道自己所愛的是冷雪，而不是董小梅。他也只得輕輕嘆了一口氣，呆了一會，便在石上躺了下來。

龍慕白一躺下，董小梅便在他身邊坐了下來，兩人相對無言，這一晚，兩人事實上都未曾好睡，第二天一早，龍慕白睜開眼來時，董小梅已經在水潭之旁洗臉。

龍慕白翻身坐起，只見身旁，已然堆了一堆山菓，龍慕白心中，大受感動忙叫道：「小梅！」

董小梅轉過頭來，道：「你醒了麼？快吃菓子吧，那種紫色的，味道最好！」

她在講話之際，雖然强展笑顏，但是眼睛却極是紅腫，想來一定哭了一夜！

龍慕白當作未見，道：「好哇，妳一個人偷偷起來，做了多少事了？」

董小梅却並沒有笑，只是幽幽地道：「就是取了些菓子。」

龍慕白心中，暗嘆了一口氣，胡亂抓了幾個菓子吃了，便又和董小梅兩人，向青葱峯而去。到了中午時分，他們已然翻過了兩座嶺，來到了那個峽谷口子上，龍慕白知道並沒有走錯路，那峽谷乃是通過青葱峯的唯一路途。他還記得，上次來時，點蒼門有人，守在峽谷口上的。

等他們兩人，走近了峽谷，果然見兩個大漢，站在峽谷口上。

龍慕白一拉董小梅，二人幾個起伏，便已然來到了那兩個大漢的身前。

龍慕白向兩人拱手行了一禮，道：「兩位，我外公可在山上麼？」

那兩個大漢，互望了一眼，突然哈哈大笑起來，道：「臭小子，誰是你的外公？」

龍慕白一聽此言，心中不禁大是訝異，暗想這是什麼話？點蒼神女方婉嫁在外面，點蒼派中人物，常相來往，就算不認得自己，也不應出言如此橫法？當下他忍不住氣，道：「我外公就是風雷劍客。」

那兩個大漢，更是大笑起來。

此際，不但龍慕白感到奇怪，便是董小梅，也是莫名其妙！

他低聲道：「龍公子，那兩人怎麼啦？是瘋子嗎？」

龍慕白忙道：「兩位爲何發笑？」

那兩個大漢道：「臭小子，你在做夢哩，你外公如今不叫風雷劍客！」

龍慕白更是愕然，他是個老實人，道：「那麼叫什麼？」

兩個大漢，笑得直不起腰來，一個捧着肚子，高叫道：「如今叫風乾臘鴨！」

龍慕白一聽，這才知道鬧了半天，敢情那兩個大漢，是在戲弄自己！

他面上不禁爲之勃然變色，喝道：「你們是什麼人，不是點蒼門下麼？」

那兩個大漢道：「點蒼門下，爬的爬，滾的滾，只剩一隻風乾臘鴨，如今也不知如何了。」

龍慕白聽那兩人，越說越不像話，疑竇陡生，喝道：「你們讓開，我要上青葱峯去！」

那兩個大漢又是大笑，道：「臭小子，好大的口氣啊？」

龍慕白還想和他們講理時，一旁董小梅，早已按捺不住，身形一幌，便已然欺向前來。手伸處，連搖兩搖，一招「雲開見月」，乃是家傳追雲十八掌中的招數，已然向那兩個大漢的臉上摑來！

董小梅和賴五在一起許多時候，武功已然有了極大的進步。

再加上她又服了一顆毒龍丸，內功陡進，已然今非昔比。

那兩掌來勢，快絕無倫，那兩個大漢，想要閃避之際，董小梅已然得手。只聽得「叭叭」兩聲響，那兩個大漢，不但半邊臉又紅又腫，而且身形一個踉蹌，幾乎跌倒在地！董小梅「哼」地一聲冷笑，道：「照兩位尊容看來，恰如燻烤乳猪！」

那兩個大漢，一邊面上通紅，一邊面色鐵青，樣子煞是好看，一時之間，呆在那裡，竟不知怎麼才好。直到董小梅話講完，才各自大吼一聲，向董小梅疾撲了過來，舉掌便擊！

董小梅身形一閃，便已然向後退去，龍慕白不欲與他們多生是非，身形微挫，一掌「滿天星斗」已然向前推出！

那一招「滿天星斗」，乃是「天罡六掌」中的招式，去勢何等威猛！

龍慕白因爲看出，那兩個大漢前撲之際，蕩起一股勁風，功力也自不弱，剛才中了董小

梅兩掌，多半是因爲出其不意之故。

因此，他那一招「滿天星斗」，運足了八成以上功力！

他一招發出，只聽得「轟」地一股掌風過處，那兩個大漢，慘叫聲中，夾着「喀喀」兩下骨折之聲，兩人冷汗直淋，各自捧着右腕，向後退來！

龍慕白一見自己一掌，將兩人手腕打折，心中也不禁一怔。

他自服「毒龍丸」後，並沒和人動過手，雖覺神氣清爽，但是却也未曾料到，自己的功力，竟然進步如此之多！

當下他一呆之餘，道：「原是你們自己先出手，却怪不得我！」

那兩個大漢怪叫一聲，返身就走，身法極快，在峽谷之中，向前疾馳而出，片刻之間，便已然只剩下了兩個小黑點了。

龍慕白雙目緊蹙，道：「奇了，莫非青葱峯上，有了變故？」

董小梅陡地想起五台山元化寺前所發生的事來，道：「莫非是那賤人，果眞到這兒生事來了？」

龍慕白奇道：「什麼賤人，生什麼事？妳怎麼知道？」

董小梅因爲那個要奪青葱峯的少女，和冷雪生得一模一樣，因此心中，對她也非常痛恨，並未曾將關於她的事，和龍慕白詳細說過。

此際，聽得龍慕白發問，才草草將事情經過，講了一遍！

龍慕白聽完，不由得「啊」地一聲，道：「如此說來，前晚小鎮上，過了一夜的車馬，竟是點蒼派中人。其中有兩人，我看來身形極是熟悉，也一定是我舅父了！」

董小梅道：「那倒也大有可能，但是大俠賴五，既然出頭，只怕無甚變故，我們何不趕到青葱峯上，去看個究竟？」

龍慕白更是心急如焚，連忙足尖一點，便向前飛掠而出。

不一會，兩人便已然穿過了那條峽谷，青葱峯已在眼前。

兩人來到了峯下，各展輕功，向上飛竄而上，到了半峯，已然全是岩石，兩人飛攀縱躍，沒有多久，便已然到了峯頂。

兩人尚未在峯頂站定之際，便聽得峯頂之上，傳來一陣一陣，嬌脆動人，已到極點，銀鈴也似的笑聲。一到了峯頂，向前看去，兩人不禁盡皆一怔！

峯頂之上，乃是一大片平地，平地之後，屋宇極多。但是，那麼多的屋宇，却又絲毫沒有興旺繁盛之下，反倒令人覺得冷清清地，像是就在近幾日，這裡有過什麼重大的變故發生一樣。

令得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吃驚的，倒還不是這樣冷清清的景象。

而是在屋宇前面的空地上，站着兩排，約有三四十個大漢。

那些大漢，一見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來到，便一齊轉過身，向他們兩人望來。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立卽發覺，那兩個剛才在峽谷口攔住他們，被他們擊成重傷的人，也在其中，而且正在向他們指點。

董小梅怔了一怔，道：「龍公子，只怕我們，已然來遲了一步！」

龍慕白一看那三四十個勁裝大漢，沒有一個是點蒼派中人，心中又打了一個突。可是，他隨卽又聽得從後一排屋宇，正中一幢樓房中傳出的那種清脆已極之中，還夾着一股蒼老，從聲音中聽來，顯得極其憤懣的笑聲。

龍慕白一聽得那笑聲，便自認出，那正是自己的外公所發！

因此他定了定神，道：「只怕未晚，我外公還在山上。我們且走過去看看。」

他一面說，一面便和董小梅，大踏步向前走去。

本來，那兩排三四十個大漢，雖然已經轉過身來，向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怒目而視，但是却仍然站在原地，並不動彈。

等到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身形幌動，將要來到他們面前之際，只見那三十六名大漢，身形如風，陡地紛紛掠了開來。

那些人的動作，極是敏捷，但是他們却又不是向兩人攻到。

龍慕白一見對方突然動作，不知道會有什麼變化，連忙一拉董小梅，停了下來。

他們兩人身形剛一停下，那三十六名大漢的動作，也已經停止，龍慕白定眼看時，只見每一面八人，成一字排定，成一個四方形，已然將自己和董小梅，團團圍定。

而每個人之前，則另有一人，離那一排八個人，約有兩步，站在前面，離得自己和董小梅兩人，只有五六尺距離。

龍慕白一見對方，在片刻之間，便已然排成了這樣一個從未見的陣形，心知一定不是容易應付的事，伸手略攔了攔董小梅，不令她亂動，沉聲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站在東首的一個大漢道：「貴客留步！」

龍慕白一聽這四字，不禁氣往上沖，厲聲道：「這兒點蒼山青葱峯，點蒼掌門，乃是我的外公，你們是什麼人，胆敢叫我留步？」

他在講那幾句話的時候，特別氣納丹田，將聲音以內力逼出。

他是想，外公既在那幢樓房之中，聽得自己的聲音，當然會循聲而出。

可是，那幢在十來丈開外的樓房之中，却是一點信息也沒有。

那大漢冷冷地道：「不錯，點蒼山青葱峯，本來乃是點蒼派的根本重地，但是如今，却已然物換其主，不歸點蒼派了！」

龍慕白一聽冷笑，道：「歸誰了？是歸你們了麼？」

那大漢冷笑一聲，道：「不敢當得很！」

龍慕白見對方居然直認不諱，心想外公剛才的笑聲聽來，充滿了悲憤之意，莫非已然爲他們所制，以致不能出來，接應自己？

他一想及此處，心中更是無名火起，向董小梅一望，道：「小梅，咱們衝過去！」董小梅早就躍躍欲試，一聲答應，手中「寒鐵索」，料起一溜青光，伴隨着「嗆啷啷」一陣響，身子已然向前，滑出了四五尺，一招「寒鴉晚號」，已然向大漢攻到。

龍慕白一見董小梅動手，足尖一點，一招「六丁運天」，也已然推出。

他們兩人，俱都是在電光石火之間，攻向那站在東首的大漢。

那大漢一聲長嘯，身子突然向後一退，便和他身後八人，站在一起。

一共有九個人，陡然之際，身形展動，幻成了一個小圓圈！已然將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圍住，圍着兩人，滴溜溜地亂轉起來。

別看那九個大漢身形高大，可是行動之際，却是快疾無比！

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各自發出了一招之後，只覺得自己的攻勢，被斜刺裡突然襲到的一股絕大的潛力，化了開去。

那股力道，顯然不是由眼前九個人所發的，竟不知從何而來！

而且，片刻之間，只見眼前人影亂幌，令人眼花撩亂，不知怎麼應付才好！

兩人一齊吃了一驚，連忙背靠背站定，四面看去，只覺得圍住自己的，密密麻麻，一層

一層，不知道有多少人！

而那些人，却又個個以極其迅速的身法，在游走不停。

兩人只看了片刻，已然感到頭昏目眩，幾乎跌倒在地，龍慕白心知不妙，忙沉聲道：「小梅！對方的陣法，已然發動，我們不知其中奧妙，切不可向外亂闖，以免中計！」

董小梅急道：「那麼，我們莫非便聽憑他們困在陣中不成？」

龍慕白正待仔細看看，對方的陣法之中，有無破綻之際，陡然之間，只見四條人影，自人叢中飛起，向自己撲來。

此際，他們兩人，被困在陣中，像是天色也昏暗了許多。

而圍住他們，亂閃亂走，像是數不清有多少的人，非但連面目看不清，而且身上的衣着，也因爲對方閃動，實在太快而看不清，只是看到亂閃的幢幢人影而已。那陡然間向龍慕白撲來的四人，也是一樣，其快無比，一閃就到了眼前。

龍慕白强自定神，道：「小心，他們已然發動攻勢了！」

他那一句話，自然是警告董小梅的，同時，他身形一矮，已然向着那四條撲向前來的人影，「呼呼呼呼」，拍出四掌。

可是，他那四掌才一出手，那四個眼看將要撲到他前面的人，陡地一閃，向旁掠了開去，突然混入其他的人影之中，立即不見。

龍慕白四掌一齊擊空，不禁猛地一怔，就是他一怔之際，只覺身側，又有一股大力撞到，龍慕白連忙回頭看時，只見一人，已然悄沒聲地欺到了自己的左側，正一掌擊到！

龍慕白「哼」地一聲，以極其迅速的手法，向那人發了一招「流星過空」。

那一招「流星過空」，乃是天罡六掌的第三掌，也是出招最快的一招。

在龍慕白身旁那條人影的一掌，離龍慕白的左脅，已然不過半尺，可是龍慕白那一招「流星過空」一發，却正好趕得及將對方的掌勢阻住。

只聽得「叭」地一聲響，龍慕白覺出對方的掌力，雖也極高，但是却不如自己，內力疾吐，已將那人，震出了四五尺！

那人一被龍慕白的掌力震出之後，立卽隱沒在人叢之中，毫無痕跡可尋。

龍慕白一掌得手，正在高興對方的武功，不如自己，自己足可以硬衝硬撞，出陣而去，陡然之間，只覺得右腰處，被一個絕强的勁力，撞了過來。

那一股强勁之力，事前毫無跡象，龍慕白身不由主，被撞開了幾步，連忙回頭看時，四條人影，已然向後退去。

龍慕白連忙一運眞氣，覺出並未受傷，心中方始鬆了一口氣。

此際，那幢幢人影，越閃越快，以致令人看來，產生了一種錯覺，像是那些人，都不像是在走動，而像是離地數寸，在空中隨意飄蕩一樣，更給人以鬼氣森森之感！

龍慕白强自定神，雙掌翻飛，他天罡六掌，何等强勁，雖然不斷有人影向他身前，疾襲而至，但是都被掌力，擋了開去。

轉眼之間，龍慕白已然發了十七八掌，這才猛地想起，半晌未曾聽得董小梅的聲息，她是到什麼地方去了？他連忙回頭一看，身後哪裡還有董小梅？全是飄然不定的人影！龍慕白心中，不禁大吃一驚！

他心知自己和董小梅，本來是背靠背而立的，其所以分了開來，當然是自己右側，被那股强勁，撞開了幾步之故。

他連忙叫道：「小梅！小梅！妳在哪裡？」

董小梅的聲音，立卽傳了過來，却嚇了龍慕白一跳，原來聲音來得極近！就在身側四五尺開外處，道：「龍公子，你在哪裡？」

龍慕白連忙循聲看去，只見幾點青光，閃耀不已，認出那正是董小梅的寒鐵索所發，心中方始放心，可是就在他一叫一看，一個分神之際，背後「叭叭」中了對方的兩掌！

那兩掌的力道，固然不足以令得龍慕白受傷，可是也令龍慕白身形，一個踉蹌。

他急忙反手兩掌，疾拍而出。

可是那反拍出的兩掌，掌力如同石沉大海，不知去了何處！

龍慕白大吃一驚間，只見眼前，不知有多少人，向自己湧了過來，連忙待要迴掌相迎間

，却已然慢了一步，胸前腹際，又一連中了七八掌，直打得龍慕白身子搖幌不已，幾乎跌倒！

而等到龍慕白舉掌欲擊，眼前那些人影，又突然不見！

龍慕白此際，心中之吃驚，實是難以形容！他暗忖那是什麼陣法，竟然如此厲害？

從自己身中了十餘掌，但仍未受傷這一點看來，對方那三十六個大漢，功力顯然甚差，若論單打獨鬥，只怕三招之內，便能打發。

可是，他們一排成陣法，眼前却如有萬千人影一樣，令得人避不勝避，防不勝防！

龍慕白一面心中吃驚，一面更是不敢大意，也息了衝出去之念，只是雙掌翻飛，守住了陣脚。待到他又發了十餘掌，忽然聽得人影之中一聲尖嘯，緊接着，眼前晶光大盛！

龍慕白吃了一驚，定眼看時，更是不自由主，出了一身冷汗！

原來，在電光石火之間，只見每一個人影手中，皆多了一柄明晃晃的七首！

本來，那幌動不已的人影，已然令得人眼花撩亂，若不是竭力鎮定心神，幾乎連身子都會站立不穩。如今，每一個人影手上，又多了一柄明晃晃的七首，更是晶光耀目，幾乎睜不開眼來！

龍慕白在大吃一驚之餘，又聽得董小梅一聲怪叫，龍慕白想要循聲撲去之際，「嗖」、「嗖」之聲不絕，七八柄七首，已然遞到了眼前。

龍慕白强一擰身，避了開去，背後金刄劈空之聲又生！

龍慕白連忙向前跨出一步之際，陡然間，右脅一陣奇痛襲來。

龍慕白反手一掌，「六丁運天」，疾拍而出，掌風轟然過處，才將貼身的一條人影，硬生生地震飛了開去。

可是他右脅之下，也已然被對方的七首，劃出了一道口子。

龍慕白心知此際，自己處境之險，實是無出其右，拚命鎮定心神，想在對方手中，奪下一兩柄七首來。可是，一任他覷得如何眞切，出手抓去，可是每一次，總是抓空！

他每一次抓空，非但未能將對方的七首奪到，而且一個疏神，身上總多了一道傷痕。若不是他服了「毒龍丸」之後，功力大進，身形也是靈活之極，只怕早已然不支倒地。

自從七首出現之後，總共不過兩盞茶時間，龍慕白的身上，已然多了七八處傷痕。

雖然皆是浮傷，但是龍慕白根本騰不出手來，封穴阻血，鮮血一直涔涔而下，龍慕白也已然漸感不支！

而且，他一面打，一面還要關心董小梅的安危，只見董小梅寒鐵索的青光，也來得極其緩慢，顯然已經漸漸不支！

這時候，龍慕白的心中，實是又急又恨！

他倒並不怕死，而是這一塲惡鬥，實是打得莫名其妙，他直到現在，連對方是何等樣人

，都未曾知道。

死有重逾泰山，有輕於鴻毛，若是他糊裡糊塗，死在這個陣法之中，當眞可以說得上是輕於鴻毛！

他心中一急，更是亂了章法，電光石火間，只見四個人，向身前衝了過來，龍慕白大吼一聲，迎了上去，那四人又一閃不見。龍慕白向前硬趕了過去，突然間，小腿之上，又是一陣劇痛！

這一下，他小腿肚上，傷得頗深，他本就不支，哪堪再受創？

只覺得雙腿一軟，人已然跌倒在地。

他人才一側，便只見七首晶光四射，宛若一坐刀山也似，向他直壓了下來。

龍慕白一見這種情形，他心中暗叫「吾命休矣」！眼看那麼多七首，壓了下來，他非死不可！可是也就此際，只聽得一下極其清脆悅耳的嬌叱之聲，疾傳了過來。

那嬌叱之聲，甫一入耳，眼前的景象，也在那電光石火之間，起了變化！

只見片刻之間，不但將要壓到他自己身上，刀山也似的七首，陡地不見，而且，閃動不已的人影，也一齊斂去不見。

耳際只聽得董小梅一聲嬌呼，道：「龍公子，你怎麼啦？」

龍慕白才在地上一按，想要藉力，站了起來，力有未逮，只撐了一撐，重又跌倒。回頭

一看，只見董小梅嬌喘細細，正蹲在自己的身邊，滿面皆是惶急關懷之狀。

抬頭看去，那三十六個大漢就像自己剛一上青葱峯時一樣，分成兩排，站立不動，他們的手中，也沒有七首。

剛才的一切，竟像是做了一場惡夢一樣！

龍慕白定了定神，正想和董小梅說話之極，忽然又聽得一陣「咯咯」的嬌笑之聲，傳了過來。那一陣嬌笑之聲，聽來令人，舒服之際，刹那間，身上的苦痛，忘得一乾二淨。

龍慕白不由自主，抬頭一見白衣少女，正由那幢樓房處，飛掠而來，來到那三十六個大漢面前，停了下來。

龍慕白向那少女一望，心中「怦」地一跳，「冷姑娘」三字，幾乎要衝口而出！

可是就在此際，那少女也向他望來，兩人四目交投，龍慕白才將已然要叫出來「冷姑娘」三字，硬生生地吞了回去。

那少女的容貌，和冷雪相似之極。

但是，她的神情，却又和冷雪迥然不同！

這時候，她正面帶微笑，那種笑容，甜媚到了極點，令人看了，不由自主，要爲她所吸引，而能爲她去做任何事。

而且，她的一雙水靈靈的眼睛，也像是會說話一樣，眼中的那種神采，令得人望了她一

眼之後，一定想望第二眼！

這一切，都是冷雪所沒有的，雖然冷雪和她一樣地笑，但是却沒有那種媚！

龍慕白的眼光，怔怔地停在她的身上，直到董小梅用力推了一下，他才猛地覺醒。

而此際，那少女也已然將目光移了開去，面帶笑容，道：「賴大俠，你是一定要將這事攬上身去麼？」

只聽得一個極是深沉綿實的聲音答道：「我剛才已和你說得極是明白，難道你還要我再說一遍麼？」

龍慕白循聲看去，只見在兩丈開外，站着兩個人，一個五短身材，一個布衣，貌不驚人的中年漢子，面上的神情，也極爲平淡。如果不是龍慕白早已聽得董小梅說起過他的模樣，卽使對面相逢，也只當他是一個三家村的村夫子，哪裡想得到他會是名震遐邇，威鎮天下的大俠賴五？

在大俠賴五身旁，乃是一個身材高大，腰懸雙劍，白髯垂胸，滿面悲憤的老者，龍慕白一眼便認出，那便是自己的外公，點蒼掌門，號稱劍術名家的風雷劍客方生智！

只聽得那少女又道：「賴大俠，晚輩斗胆，還要請你三思。」

賴五淡然一笑，道：「我也要請妳三思！」

那少女「咯咯」一笑，道：「好，無論如何，今晚日落之前，總可以有信息了。」

賴五沉聲道：「好，我仍在此等候妳便了！」

那少女嬌笑聲不絕，一揮手，身形幌動，便向青葱峯下馳去。

那三十六人，也立卽跟在後面，一行衆人，眨眼之間，便已然下青葱峯而去。

龍慕白望着那少女的背影，心中不禁生出了一種茫然之感。

在那種茫然之感中，他隱隱地想起了一件事，他心中暗忖，那少女和冷雪，是多麼地相似，但是又是多麼地不同啊！

他所想到的，冷雪和那少女之間的不同，却並不是兩人之間，神態、性格、行爲的不同而是他想起了，冷雪和他之間，有着殺母之仇，而那少女却沒有！

龍慕白在胡思亂想，董小梅已然叫道：「賴大俠！」

賴五雙眉微蹙，道：「妳怎麼來了？」

董小梅道：「龍公子要來拜見他外公，我便跟着他來了。」

龍慕白直到此際，才勉强站起身來，叫道：「外公！」

風雷劍客方生智面上神色，激動之極，等到龍慕白來到了他身前之際，他已然禁不住老淚縱橫，道：「孩子，殺你母親的仇人，你可曾找到？」

三〇

龍慕白想起母親慘死的情形，也不禁心如刀割，淚如雨下，道：「外公，孩兒已然知道誰是殺母仇人了！」

方生智嘆了一口氣，道：「好！好！孩子，你爹不知下落，你外公自身難保，這殺母之仇，就在你一個人的身上了。」

龍慕白茫然地點了點頭，道：「是！」

賴五道：「咱們且進屋去說話吧！」

方生智點頭道：「好！」一行四人，便向那幢樓房走去。才來到門口，一路上，賴五已然以極迅速的手法，為龍慕白身上的傷口，撒上了創傷藥，止住了血。董小梅總算仗着有寒鐵索護身，是以被困在陣中之時，雖然險象環生，却並未受傷。

龍慕白只覺得身上的傷口，其痛已失，一面讚嘆賴五的傷藥之靈，一面暗忖，難怪武林中人，提起賴五之際，總上入大俠兩字，看來果然名不虛傳。他在武林之中，輩份何等之尊，自己還是第一次見到他，他便立即為自己療傷，於此便可見一斑了。

龍慕白坐了下來之後，方生智便問道：「害你母親的，是什麼人？」

龍慕白叫道：「是皓首神龍謝音的女兒。」

方生智一聽此言，面上神色，便為之陡地一變，慘笑了一聲，道：「好！好！」

董小梅插言道：「不錯，謝音的女兒，指使一個叫冷雪的女人去殺龍伯母的。」

龍慕白道：「不錯，謝音的女兒，在中了司徒本本的伏擊之後，又為董姑娘失手而殺了。」

方生智的面色，稍為緩了一點過來，道：「如此說來，你殺母之仇，董姑娘已然為你報了一半了，那冷雪是什麼來歷，你可知道？」

龍慕白苦笑道：「外公，謝音的女兒，硬說我是她的兒子，冷雪冷姑娘，才是我娘的女兒，是十八年前，我父母趁她有難時，掉換過來的！」

方生智本也聽得方風、方雷兩人，道起龍府之上，所發生過的事，但是却知道得並不詳細，一聽得龍慕白如此說法，喝道：「放屁，哪有此事？」

龍慕白苦笑道：「她一直如此認為，至此也不悟！」

方生智回頭道：「賴大俠，你說這不是可笑麼？兩件禍事，竟全是毫沒來由，天外飛來！」

賴五以手托腮，沉吟片刻，道：「皓首神龍之女，如此誤會，只怕其中，尚有我們所不明白，極其曲折的經過在內。但是那冷雪既然和侯家的丫頭，一模一樣，只怕這兩件事，還

有關係，說不定就在如今這件事上，可以將當年這件無頭公案，弄個明白！」

龍慕白聽了賴五的話，不禁莫名其妙，道：「賴大俠，你剛才所說，『侯府的丫頭』，那又是什麼人嗎？」

賴大俠道：「就是剛才帶了三十六人，上青葱峯，以小天星陣法，將你們兩人困住的那個少女。」

龍慕白喔地一聲，道：「她姓侯麼？」

董小梅瞪了龍慕白一眼，道：「她妄圖奪青葱峯，你理她姓作甚？」

龍慕白心中也是一怔，暗道：「是啊，我和她一點關係也沒有，她要與點蒼爲難，也是我的敵人，爲什麼我心中竟會對她，這樣關切？」

只聽得方生智長嘆一聲，道：「賴大俠，你仗義執言，不許侯家的丫頭胡來，老朽心中，實是十分感激。但是天南一鳳段翠，出了名的任性護短，要你淌這場混水，老朽心中，實是過意不去。」

賴五却只是淡然一笑：「方老俠休提此言。」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一聽得方生智如此說法，不禁一怔，齊聲道：「那少女是天南一鳳段翠的女兒麼？」

方生智恨恨地道：「正是，除了她的女兒，誰還敢如此强橫？」

董小梅忙道：「方老爺子，我們來的時候，還曾見到俠痴侯子青來着。」

賴五一聽，聳然動容，道：「是麼？侯劍痴在作什麼？」

董小梅道：「有一個我曾經見過幾次，但不知他是什麼人的灰衣人，正在和侯子青下棋，那灰衣人又取出一塊震天金英，托侯子青鑄劍，說是——」

董小梅才講到此處，賴五已然失聲道：「什麼，震天金英？」

董小梅：「不錯是震天金英。」

賴五道：「嗯，妳再說下去。」

董小梅道：「他說是要鑄成劍後，以什麼風花雪月劍法，再和皓首神龍謝音，一見高下！」

董小梅講完後，大俠賴五，默然半晌。

好一會，才聽得他嘆了一口氣，道：「方老兒，再過半年，武林之中，不知是怎麼一番模樣了！唉！」

賴五的話，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聽來，俱都感到莫名其妙。

但方生智聽了，却大有同感似地點了點頭，道：「不錯，半年之後，巫山朝日峯的武林大會，已然要開始了，皓首神龍性烈如火必然應戰。聽說董閻王發誓，由邪派殊途，苦練內家罡氣，也已然有成，到時必然開關而出，介入紛爭。侯子青既然爲人鑄劍，他們夫婦兩人

，一定脫不了干係……」

他講到此處，也嘆了一口氣。

董小梅眼怔怔地望着他們兩人，道：「賴大俠，那灰衣人是誰啊？」

賴五道：「那人脾氣極怪，妳還是不要問他姓名的好！」

董小梅心知賴五如此說法，必有原因，也不再向下問去。

只聽得賴五又道：「方老兒，侯家丫頭此去，若是只將天南一鳳勾來的話，事情還可商議之處，若是連侯子青和那煞星，一起引來，只怕我也是無能爲力了。」

方生智嘆了一口氣，道：「賴大俠，若是如此，自然無法可施，但只要我有一口氣在，決不能輕棄祖傳的基業之地！」

賴五長嘆一聽，道：「只盼他們兩人，忙於鑄劍，無暇及此！」

董小梅又趁機問道：「賴大俠，侯子青和那灰衣人的武功很高麼？」

賴五道：「當年巫山朝日峯上，邪派武林人物，排名之會，侯子青因爲恰好在巫山牛肝峽附近，取地下冷泉之水，作爲淬劍之用，興之所至，蒙面參加此會，竟一舉奪魁。雖然那次大會，有許多高手，皆未曾參加，但是也不是易事了，此事武林中人，知者極少，侯子青的武功，可見一斑。」

董小梅道：「那麼，那灰衣人呢？」

賴五道：「那灰衣人曾在謝音手下，連戰七次，尚自不屈，其人武功，還不可想而知麼？」

龍慕白聽到此處，熱血沸騰，大聲道：「外公，若是他們聯袂而來，我一定和你在一起，死守青葱峯，絕不離去！」

方生智苦笑一聲，道：「孩子，然則你母親的大仇，有誰去報？」

龍慕白呆了半晌，想起外公年邁蒼蒼，連遭巨變，心中難過之極，忍不住眼中，淚珠亂轉，正在此際，忽聽得門外，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叫道：「風雷劍客可在麼？」

方生智暴雷似的，大喝一聲，道：「在。」

只見大廳門口，人影一閃，一個中年女子，已然站在門口。

那中年女子現身之際，身法極快，一閃即至，只見她裝束十分奇特，身上掛滿了銀鑄的圓片，作爲裝飾，手中捧着一封信柬，道：「我家女主人，有信呈上，請風雷劍客收下！」

當那中年女子才一現身之際，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還只當她就是南天一鳳段翠，直到此際，方知她原是一個婢女。

一個婢女，已然有如此身手，則其主人，身手之高，實是可想而知。

方生智沉聲道：「取來！」

那中年女子站在門外，並不走進，手一揚，那封信便已然平平向大廳之內，飛了進來。

這一手功夫，在賴五和方生智眼中，自然顯得平平無奇。但實際上，能夠將一封輕飄飄的信柬，從兩丈開外，平平地抛了進來，這份功力，也已然是十分可觀！方生智一伸手，將信接住，抽出信箋來，攤在桌上，四人一齊觀看。

只見信上的字跡，十分娟秀，寫道：「方老英雄鈞鑒：久爲芳鄰，無暇相見，每引爲憾事。小女銀鳳，生性淘氣，亦愚夫婦，縱容之故，日前竟異想天開，欲得貴派根本重地青蔥峯以作游憩之所，雖經愚夫婦力斥，不改其志。愚夫婦拙見，以爲點蒼派以點蒼派爲名，並不以青蔥山爲名，貴派若肯大度將青蔥峯讓出，則小女及愚夫婦，定將感謝不已。所有一切於貴派不便之處，愚夫婦也定然心領，如今聞得小女回報，閣下請得賴某人爲助，莫非有仗勢欺人之意耶？愚夫婦以爲閣下此舉，頗爲不智，如何之處，專候回音。」下面的署名，乃是「侯子青、段翠」兩人。

那一封信，雖然由侯子青、段翠兩人署名，可是一看字跡，分明是出自女人之手，也就是說，那是段翠一人的主意。

而那封信的措詞，看來，像是十分客氣，但實際上，卻是語含威脅，其橫蠻不講理處，簡直是武林之中，從來也未曾聽說過的！

風雷劍客方生智甫一看完，胸前銀髯，已然如爲狂風所吹一樣，飄拂不已，面色鐵青，「叭」地一掌，按在那張信紙之上，叱道：「放屁！」

等他手掌再提起來時，爲他掌心按住的信紙，隨之而起，飄下了一張紙屑來，在信紙之中，出現了一個清清楚楚的手印。

敢情方生智心中怒火，那一按，運了幾分眞力，將他手掌所觸及之處的信紙，全都震成了粉末！

那中年婦人在門外，面色略略一沉，朗聲道：「家主人專等回音。」

方生智怒喝一聲，道：「還不快滾！」

只見他眼中，似要噴出火來，全身衣服，也在微微鼓蕩，顯然怒到了極點。以他在武林中的威望而論，即使是一個一流高手，見到了他這等威猛神態，心中也不免駭然的！

可是，那送信來的中年婦人，卻是若無其事。

賴五看在眼中，心內也不禁暗暗佩服，心想强將手下，果無弱兵！

他連忙一伸手，攔住了將要衝出去的方生智，道：「方老且莫焦躁！」

方生智道：「賴大俠，剛才那封信，你也看到了，天南一鳳欺人太甚，莫非眞以爲我點蒼派無人麼？白兒，你將那婦人，逐下山去！」

龍慕白一聲答應，站起身來。

等到他站起身來之後，他卻又不禁大是猶豫。

他看了那封信，已然知道，那個和冷雪幾乎一模一樣的少女，叫做銀鳳。

他也知道，那婦人是銀鳳的母親派來的。

不知怎地，他心中起了一種極是怪異的念頭，覺得外公爲了一個山峯，而生那麼大的氣，似乎不是很值得的事！

當然，方生智的生氣，是大有理由的。

只怕性子再好的人遇到了這樣的事，也不免要生氣的。

龍慕白在忽然之間，會有這樣的想法，當然是因爲他對銀鳳，已然生出了很大的好感，覺得只要能博得她高興，便是代價再大些，也是值得的原故。

看官，須知黃河長江，源源不絕，其始不過濫觴。龍慕白此際，只不過想了一想，但是他心中有了這樣的想法，日後却幾乎因之身敗名裂！這是後話，表過就算。

當下龍慕白雖然站了起來，但是却沒有立卽衝出去。

也就在此際，大俠賴五已然大喝道：「且慢！」

那中年婦人，也發出了嘿嘿兩聲冷笑。

賴五道：「請拿紙筆來，待我作書，回覆天南一鳳。」

龍慕白不以爲然，道：「有用麼？」

賴五道：「我自有主意！」

方生智老大不願意地走了進去，轉眼之間，便已然取了紙筆出來，賴五不暇思索，便伏

案疾書，方生智、董小梅、龍慕白等三人的只見他寫道：「侯夫人高鑒：賴某此來點蒼，爲方老說項事小，有要事相告尊駕事大。若蒙賜見，請速賜回音，當立卽至尊地造訪，盼覆。賴五。」

信寫得十分簡單，方生智道：「要憑這區區一函，去打消段翠奪峯之念，只怕是沒有可能之事！」

賴五笑道：「不論她如何不講理，總也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總不成見了面，還好意思橫來?況且我確實有要事相告！」

他一面說，一面將信摺好，寫了信封，轉過身來，對那中年婦人道：「此信相煩送與貴主人，我們在此，專等回音。」

那婦人冷冷地道：「家主人是給方老俠寫信，何勞閣下代覆？」

賴五兩道眉毛，向上微軒，道：「貴主人見了此信，自然知道其中原委，妳將信取去吧！」他手一揮，那封信便平平向外飛去。

那中年婦人面現不屑之色，一伸手，便將信抓住手中，只見她剛一將信抓在手中，面色便爲之陡然一變，騰地一聲，已向後退出一步。

向後退出一步之後，滿面通紅，身子搖幌不已，想是她竭力想穩定身形。

但是結果，却仍然未能達到目的，「騰騰騰」又向後退出了三步，終於站立不穩，一屁

股坐倒在地上，雖然她立即一躍而起，但是已然面上漲得發紫，又怒又羞，高聲道：「閣下何人！」

敢情她不知道，眼前這個看來毫不起眼的人，便是幾乎與皓首神龍一起齊名，名滿天下的大俠賴五！賴五心地，本來十分平和，也不會無緣無故，出手去懲戒一個前來送信的人。

但是一則，那中年婦人的態度，十分狂躁；二則，段翠既然派她出來送信，當然是她手下得力之人，若不先給她一個下馬威，見了面之後，只怕更難說話！

因此，才在將信揮出之際，在輕飄飄的一封信上，蘊了五分眞力！

本來，那中年婦人也不致於如此出醜，偏偏她聰明過頭，看出賴五將信揮過來時，蘊了眞力在上面。她自恃武功甚高，立即也運氣相抗，待要在將信穩穩接住之後，再出言譏笑幾句。

怎知她不用勁還好，至多不過撞退幾步而已，她一運勁去與賴五所蘊的眞力相抗，賴五的內家眞力，已然到了超凡入聖的地步，越遇抵抗，力量越強。那中年婦人，終於跌倒在地！

當下賴五只是淡然一笑，道：「妳回去問貴主人，自然知道我是何人，在此處多耽擱作甚？快去快回！」賴五在講到「快去快回」四字時，聲音陡然之間提高，當眞如同響起了四個晴天霹靂一樣，那中年婦人嚇得面色發青，立即一個轉身，向青蔥峯下疾掠而去！

等那中年婦人走遠，賴五才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方生智道：「賴大俠，見了天南一鳳之後，不知你有何打算？」

賴五想了一想，道：「那只好到時，見機而作了！」他回過頭來，向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說道：「你們兩人等在此處，切不可亂走，若是日落之後，尙未見到我們回來，速速離開！」

董小梅本來以爲有一場天大的熱鬧可看，一聽得賴五如此說法，不由得大失所望，忙道：「賴大俠，我也要去！」

龍慕白本來，心中在暗暗高興，因爲他又可以和銀鳳相見，聽得賴五叫他們留在此處，如同被兜頭淋了一盆冷水一樣。

賴五面色一沉，道：「小梅，此行大是兇險，妳莫當好玩！」

董小梅忙道：「賴大俠，我還怕什麼兇險，你不給我去，我自己難道就不會前去麼？」

賴五聽了，不由得一呆，暗忖這小女娃說得出做得到，她自己前去，我却是沒有辦法攔她，而且更加危險，不如讓她一起跟去的好。

因此他便道：「妳要一起去也好，但是絕不能多口，妳一多口，我便點了妳的穴道！」

董小梅笑道：「賴大俠儘可放心，龍公子當然也一齊去了？」

賴五叱道：「你道人家和你一樣不懂事麼？」

龍慕白忙道：「賴大俠，晚輩也想前去。」

賴五冷電也似的目光，向龍慕白射來，道：「你去作什麼？」

龍慕白被他望得低下頭來，道：「我……我……」他實在是想再去看一看銀鳳，但是他却又感到說不出口來！

正在他猶豫難以答覆之際，忽然聽得一個細若游絲，但是還清晰可辨的聲音，鑽入耳中，正是賴五的聲音，道：「你不肯亂說謊言騙人，可見你心地之好，你可得小心，一失足便成千古恨！」

龍慕白聽出，那是大俠賴五，以上乘內功，「傳音入密」之法，在告誡自己。

那分明是自己的心事，已被他看透！

龍慕白究竟是老實人，一時之間，不由得面紅耳赤，窘到了極點。

方生智和董小梅兩人，却全然未曾聽到賴五所說的那幾句話，還只當是龍慕白因爲沒有去，而在心中發急。

只聽得賴五「哈哈」一笑，道：「好，那你也一齊去吧！」

董小梅首先拍手道：「好哇！」

賴五瞪了她一眼，董小梅伸了伸舌頭，不敢再說什麼。

等了沒有多久，忽然聽得一陣玉佩相叩之聲，傳了過來，不一會，又有一個年約五十上

下的中年婦女，身形飄忽走了過來。

那中年婦女的氣度，十分雍容華貴，更兼服飾華麗，佩飾琳瑯，董小梅一見，便不自由主一聲，「啊」地低呼了一聲。

她發出那一聲低呼，顯然是以爲這一次，當眞是段翠親自來了！

但是，那中年婦人，來到了門口，却躬身道：「那一位是賴大俠？」

賴五道：「在下便是。」

那中年婦女，仍然以那如同在水面上飄行也似的身法，走了進來，將手中的一封信，放在桌上，道：「剛才那人，言語粗笨，想是得罪了賴大俠，家主人也非常生氣，已然予以重罰，尚祈賴大俠大人不記小人之過。家主人有覆信在此，賴大俠請過目！」

那一個中年婦女，講話很是客氣，體態也是從容之極！

如果不是她滿口「家主人」，誰見了，也只當她是一流高手，一派掌門，怎麼也料不到她會是一個僕人！

賴五忙道：「哪裡！哪裡！」

他一面說，一面抽出信來，只見上面，仍是那娟秀已極的字跡，道：「賴大俠鈞鑒：閣下有要事相告，自當倒屣以迎，方老俠若在，不妨一並而來，順便一談青葱峯之事。小僕不遜，已然重懲，請與來人共來，拙扯頗爲隱秘，不易尋找之故也！」

這一次，下方的署名，却只有「段翠」兩字。

賴五看罷，微微一笑，道：「侯先生不在麼？」

那中年婦女道：「男主人適有好友造訪，不克見客。」

賴五的面色，在片刻之間，顯得十分沉重，道：「好，請閣下帶路。」

那中年婦人，這才抬起頭來，向室內四人，迅速地看了一眼。

董小梅和龍寡白兩人，一和她的目光接觸，只覺得她目中精芒四射，分明是一個內功已臻絕頂之人，心中不禁嚇了一跳。暗忖一個僕人，已然如此，主人不知是何等樣人物？

那中年婦人看了一眼，又立即低下頭去，道：「恕小女子斗胆，這位自然是方老俠了，但不知還有兩位是誰？主人問起，也好對答。」

賴五道：「這位龍公子，乃是方老俠的外孫，那一位董姑娘，乃是冷面閻王之女。」

那中年婦人「哦」地一聲，道：「承教！四位請隨我來。」

她話一講完，衣袂飄動，「叮噹」一陣玉佩響處，身子已然向外，飄了開去。

那中年婦人因爲穿的裙子甚長，也看不出她是如何行動，以致看來像幽靈也似，飄來飄去，了無絲毫聲息。

賴五等四人，連忙跟在她後面。

不一會，一行五人，便已然下了青葱峯。

下了青葱峯之後，繼續向山中走去，那點蒼山本是天下有名的勝景，沿途奇花異草，怪石嵯峨，如入仙境。

約莫走出了十來里，繞過了兩個山峯，已然來到了一道屏風也似的峭壁之前。

那道峭壁，將前面的去路，完全擋住。

方生智見那中年婦人，領到了這裡，心中也不免大是奇怪。

他自然早知道，有侯子靑、段翠兩個高人，在點蒼山中隱居，可是他却始終不知自己這兩個芳鄰，住在什麼地方。

他對於點蒼山中的情形，當然十分熟悉，那座峭壁，喚着「插天崖」只有一條寬可兩尺的石縫，像是甚爲深邃。他早年也曾經側身走進去看過，走進里許，便因爲陰暗污穢不堪，便退了回來，莫非裡面，竟另有通逕不成？

他正在想着，那中年婦人已然來到了那道石縫之前，身形飄動，便閃了進去。

賴五等四人，連忙跟在後面。

四人一進了那石縫，便覺得眼前，突然一黑。

董小梅不由得咕噥道：「好地方不住，住在這種鬼地方！」

董小梅說話的聲音雖輕，但是那中年婦女，却已然聽到，接口道：「董姑娘說笑了，家主人居住之處，喚着銀鳳谷，乃是道家七十二洞天之一，此處只不過是必經之途而已！」

賴五忙道：「董姑娘小孩兒家，口沒遮攔，尊駕休要見笑。」

那中年婦人一笑，道：「賴大俠何必與我們這等下人，這樣客氣？」

賴五道：「看尊駕的輕功身法，頗似昔年，如曇花一現，武林震動，但立即不知所踪的一位高人所擅，流雲神步之法。不知那位高人，和尊駕如何稱呼？」

那中年婦人却只是淡然一笑，道：「賴大俠休得取笑，我們這樣的人，那配和武林高人，有什麼關係？」賴五探不出她的口風，也不再說什麼。

一旁方生智却吃了一驚，低聲道：「賴大俠，你所說那位，最擅流雲步的高人，可是多年之前——」他才講到此處，賴五便點了點頭，同時，做了一個手式，不令他再講下去。

方生智面色劇變，好一會才平復過來。

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自然莫名其妙。

不一會，已然在那石縫之中，行進了三四十丈，所經之處，腳下全是腐葉，軟綿綿地。兩旁石壁之上，不時有五顏綠色，一點一點的光亮，明滅不定，也不知是什麼東西。

看那些明滅不定的光彩，像是在緩緩移動一樣，可是不知是什麼毒物的眼睛，而且，一股腐臭觸鼻而來，再加上石縫之中的空氣，十分惡劣，簡直濃得像漿一樣。董小梅又忍不住要咕噥幾句時，忽然那中年婦人，已然站定了身子。

只見她手中，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然握住了一件形如搗藥杵也似，銀光流轉的物事，向

石壁中的一個小洞之內插去。

那東西才一插進石洞之中，便又聽得「啪」地一聲響，眼前一塊石壁，突然緩緩向旁邊移了開去，現出一個五尺高下的深洞來。

那中年婦人，便向內走去，等到五人全都走進，那中年婦人，才又伸手在洞壁之上，按了一按，只聽得又是「啪」地一聲，門已關上，那入口之處，當眞是隱蔽之極。

在山洞中，只走出丈許，便轉了一個彎。

才一轉過彎來，眼前便陡地一亮，片刻之間，出了山洞，四人不禁盡皆一呆！

那中年婦人一笑，道：「董姑娘，家主人所居之處如何？」

董小梅忍不住嘆道：「當眞是好地方！」

只見眼前，乃是老大的一個山谷。

那山谷四面，盡是連綿不絕的高峯，將這個山谷，緊緊地環抱着。而山谷之中，半是平地，半是一個雙月形的湖泊。湖水碧也似綠，映着青天白雲，看來更是令人心曠神怡！

三一

那湖水的來源，是由十七八道銀蛇也似的細瀑布滙成的，那些細瀑布，注入湖中，發出敲金斷玉也似，動聽已極的淙淙之聲。

在那流下瀑布懸壁之上，刻着「鑄劍崖」三個大字，個個字徑可丈許，也不知怎麼刻上去的。在崖頂上，有許多看來像是爐子的東西，因爲隔得甚高，所以也看不眞切，只看出似有兩個人，正在崖頂上，而有一股巨粗的輕烟，直冲漢霄。那一片平地上，奇花異草，不可勝數，爭奇鬥妍，而更令人心醉的，却是一株一株，聳天而立，蒼翠欲滴的翠竹，挺拔繁茂，隨風搖曳，實是好看之極。

那一排高可十丈的巨竹，將平地後面的情形，盡皆遮沒，一點也看不見。只看到那一座最高的山峯，樣子活像是一隻長尾垂地，蹲在那裡的鳳凰。而山峯之上，不知有多少泉水，蜿蜒而下，經陽光一映，銀光閃耀，「銀鳳谷」之名，想是因此而來。

那中年婦女帶着四人，穿過了那一排竹林，眼前又現奇景。

那宮殿妙在絕不是雕欄畫棟，而只是一色純白的大理石砌成的，素雅之極，襯着宮殿前面，碧油油的一塊草坪，簡直就如同一塊碩大無朋的白玉，放在一塊大翠翡上一樣。

大俠賴五，足跡遍及天下，見聞何等之廣，但却也未曾見過這樣好的所在！

不一會，已然來到了宮殿前面，那中年婦人恭身道：「四位請進，家主人一定已在恭候了。」

賴五等四人，步上了石階，向內走去。

一進門，便是一個大殿。殿內的陳設，十分簡單，除了幾副大理石的椅几之外，幾乎別無他物，而主位之上，已然坐着一個蒙面婦人。

那婦人面上所蒙，乃是一幅玄紗，只有兩隻眼睛在外面。

在那婦人身旁，站着一個拈花微笑，風華絕代的少女，正是侯銀鳳！

龍慕白一見侯銀鳳，便不自由主，耳根發起熱來。只見那婦人站了起來，她坐在那裡，倒還不覺得怎地，可是她才一站起，雖然她服裝甚是樸素，只是一身灰光閃閃，看不出是什麼材料織成的衣服，可是那股氣度，却令得賴五也不禁立卽止步。

只聽得侯銀鳳首先「咯咯」一笑，道：「賴大俠，你來哩！」

她一面說，一面眼光向四人，飄了一飄。

在她望到龍慕白之際，眼光在龍慕白身上，停了一停。

刹時之間，龍慕白如爲雷擊一樣，陡地一呆。

可是就在那一瞬間，侯銀鳳的目光，却已然移了開去。

那婦人道：「阿鳳不得無禮。四位請坐！」

賴五和方生智兩人，早年和南天一鳳段翠，皆有數面之緣，的確是天生麗質，艷光照人，難以比擬。但是却不知她此際，何以蒙上了面，本來，兩人還在懷疑，那婦人是否段翠。

如今，一看她站起來的氣勢，和她對侯銀鳳所說的話，兩人便已然毫無疑問，賴五等四人，坐了下來，段翠便道：「賴大俠，久違了啊！」

賴五一笑，道：「確是久違了。」

段翠又講了幾句客套話，皆是不屬邊際。

龍慕白拼命想不要失態，不要向侯銀鳳多望，但是却不知怎地，他老是沒有法子，抑制自己。一旁董小梅早已看出龍慕白神態有異，一伸手，在龍慕白手臂上，用力扭了一下。

龍慕白痛得幾乎叫了起來，回頭一看，董小梅低聲道：「龍公子，你可是一看到她，又想起那個賤人來了？」

龍慕白滿面通紅，無話可說。

他的確是見到了侯銀鳳，可想起了冷雪來。

但是，他同時却也感到，侯銀鳳對自己的吸引力，似乎比冷雪還大！

他自度絕非用情不專一的人，他會有那樣的感覺，當然是因爲侯銀鳳和他之間，並無殺母之仇，這一層不可突破的障礙之故。

因此，他也希望，賴五此行，能夠完滿地解決青葱峯的問題，不要令得侯銀鳳又成了點蒼派的仇人，令得自己難以與之相處。

段翠和賴五兩人，講了半晌，未入正題，侯銀鳳柳眉微抬，道：「娘，妳怎麼忘了正經事哩！」

段翠「哦」地一聲，笑道：「賴大俠，你看小女，可還堪造就不？」

賴五淡然道：「令嫒家學淵源，自是前途不可限量！」

侯銀鳳笑道：「賴大俠，你別盡捧我哩！」

段翠道：「阿鳳不要插口，賴大俠，明人眼前，不說暗話，愚夫婦對此女，實是不免有點偏愛，因此她這次的要求——」

南天一鳳段翠才講到此處，賴五便以極其平靜的語音插言道：「自然，賢伉儷如今只有她一個女兒，當然不免寵愛些。」

賴五的話，說來十分平淡，毫無驚人之處。

可是段翠却猛地一驚，連身子也微微地震動了一下，道：「賴大俠你說什麼？」

賴五又將剛才所說的話，重覆了一遍。

此際，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心情也不禁來得十分緊張。

因爲此處，只有他們兩人，是既見過冷雪，又見過侯銀鳳的。

他們深信，冷雪和侯銀鳳之間，既然相似到這種程度，自然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因此他們也可以聽出，賴五那聽來十分平淡的話，實則是在暗示段翠本來有兩個女兒，但如今却只剩下了一個，是以才特別來得疼愛一些。

看段翠的情形，分明已被賴五說中！

兩人只當段翠會立即追問下去，但是段翠呆了一會，却只是發出了一下輕輕的喟嘆之聲，說道：「賴大俠好說。青葱峯乃點蒼派開宗立派以來的根本重地，本不應令方老俠爲難。如今我提出一個條件，外子極善鑄劍，歷年來也頗有所成，若是方老俠客應將青葱峯讓與小女時，點蒼上下，皆由愚夫婦，每人贈以一柄劍可好？」

風雷劍客方生智一聽到此處，也不禁爲之怦然心動！

他乃是使劍的名家，自然也愛劍如命，可是一生想求一柄好劍，却是求之不得。

早二十年，他曾在一個無名小卒手中，得睹一柄極佳的寶劍，一問起來，那人說他這柄劍，乃是侯子青所鑄，在侯子青所鑄的劍中，乃是等而下之的下品。是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見到侯子青在一處地方，開爐鑄劍，他守候在側，等了三天，劍已鑄成。侯子青翻來覆去，看了半晌，將自己大罵一頓，便將劍順手拋了開去不要，那人揀了起來的。

就是這柄劍，方生智已然認爲生平難得一睹，便想那人轉讓。

偏偏那人武功甚低，得了寶劍之後，仗着寶劍，接連敗了幾個舊敵，無論如何，不肯轉

讓，弄得方生智幾乎要出手搶奪，却又被那人以言語逼住，不好意思動手。後來，那人終於因劍喪命，等到方生智得到信息之際，那柄劍已然不知下落。

方生智爲了這件事，悵然至今，而風聞侯子青歷年所鑄之劍，不下千柄，其中當然不少神品，若是點蒼派人人得上一柄，再和點蒼劍法一配合，則聲威立時可以大振！

因此，方生智手捋銀鬚，半晌不語。

段翠又道：「方老劍客以爲如何？」

方生智幾乎已要答應，可是轉念一想，若是答應了她的條件，以劍易峯，則點蒼派的實力，雖然可以大增，但是聲名却必定大爲低落。連一派的根本重地，尚自可以拱手出讓，這樣的宗派，以後還有什麼面目見人？徒擁神劍，又有何用？

他一想此處，乾笑數聲，道：「關於寶劍，只求賜上四柄，老朽已然心滿意足——」

段翠忙道：「何必客氣？」

方生智道：「老朽並非已答應侯夫人的條件。」

段翠「哦」地一聲，已然大有不悅之意，方生智又道：「若蒙見賜四柄，則令嬡若是喜歡青葱峯上景物，儘管隨時上來游耍，點蒼上下，必當貴賓！」

段翠「嘿」、「嘿」兩聲冷笑，道：「這話好笑了，就算我一劍不出，小女上青葱峯去，莫非還有什麼人敢得罪她麼？」

方生智一聽，面色也不禁爲之一變，道：「侯夫人莫非欺點蒼無人麼？」

賴五見兩人越說越僵，忙道：「方老，侯夫人，且聽在下一言！」

可是，段翠已然冷冷地道：「不敢！」

方生智霍地站了起來，道：「既然如此，不知侯夫人還有何賜教？」

賴五忙道：「侯夫人，拙見方老所說甚是，令嬡一樣可以上青葱峯觀玩，兩家又不傷和氣，何樂而不爲？」

段翠「哼」地一聲，道：「小女雖是蒲柳之姿，倒也不願和俗人共據一峯！」

方生智實是怒不可遏，大聲喝道：「普天之下，哪有强佔人根本之地的雅人？」

侯銀鳳道：「娘，人家已經明說不肯，妳還多廢話作什麼？」

段翠也緩緩地站了起來，道：「方老劍客，武林之中，爭奪之事，常有發生，一向是勝者爲强，如今你既然不肯，咱們便在武功上一見高下如何？我頗想領教閣下的風雷劍法。」

方生智一聽此言，不由得面色鐵青。

段翠已經公然挑戰，他若是不應戰，却是絕無可能！但如果要應戰的話，能否勝過段翠，他却數毫無把握！

賴五徐徐道：「侯夫人，在下對妳的話，却頗不以爲然。」

段翠一笑，道：「我早知賴大俠必要出頭，莫非賴大俠有意代人出手麼，還是你們兩人

，一齊上陣？」賴五聽得段翠說話，如此之狂，心中也不禁一怔。

董小梅在一旁，聽得他們三人對答，氣得肺都要炸，幾次忍不住要出口，都忍了下去，此際，實在忍不住，衝口道：「又不講理，又要充好漢，還要臉不要？」

她話一出口，賴五便自大驚失色。

段翠呆了一呆，叫道：「崔姑娘！」

那中年婦女將四人領到大殿之後，便退了開去，此際，經段翠一叫，她才應聲而出，段翠向董小梅一指，問道：「她是誰？」

那中年婦女道：「冷面閻王董路之女。」

段翠「哼」地一聲，道：「妳仗父親在武林中小有名頭，便自目無尊長，妳父親不教訓妳，待我來教訓妳，先將拿下！」

那中年婦女一聲答應，身形如風，已向董小梅疾掠而出。

賴五見勢不好，厲聲喝道：「且住！」

可是他這裡一個「住」字才出口，那中年婦女，早已欺到董小梅的面前。身法之快，當眞是難以想像！

董小梅也早知自己一出口，必定會惹來禍事，可是她生性如此，却是無可奈何，一聽得段翠罵她，她還想反唇相譏，那中年婦女，早已一陣風也似，掠到她面前。

董小梅吃了一驚，連忙站了起來，寒鐵索疾抖而出！可是，她這裡寒鐵索才一抖出，那中年婦人一伸手，竟然將寒鐵索一把抓住，向前一拉，董小梅身不由主向前跌出了一步。

那中年婦女握着寒鐵索，繞着董小梅，滴溜溜地一轉。那寒鐵索已然將董小梅箍住！

這一切，只不過是電光石火，一刹那間的事，那中年婦人出手之快，令人嘆爲觀止！

龍慕白在一旁，見了這等情形，大吃一驚，連忙站了起來，可是那中年婦人，衣袖一拂間，龍慕白只覺一股潛力湧到，身不由主，又「砰」地倒在椅上。而那中年婦人，在一拂而出之際，已然帶着董小梅，向後掠出了兩丈！

大俠賴五一見這等情形，心中已然大是吃了一驚。

董小梅雖然十分淘氣，而且也不免有任性之處，但是大俠賴五却對她印象極好。

在賴五心中，已然有將她收爲弟子之意，所以賴五才肯不斷指點她的武功。

如今，那姓崔的中年婦女，才一出手，便將董小梅制住，只怕以董小梅的性格而論，絕對不肯屈服，則不免要成僵局！

因此，就在那姓崔的中年婦女，向後掠出了丈許之際，他突然一欠身，右臂抬處，中指向前，陡地伸了出去。

他中指手一向前伸出，便有一縷勁疾已極的指風，向那中年婦人襲到。

可是也就在此際，眼看那縷指風，可以將中年婦女襲中之際，段翠突然向前跨出了一步

，右臂也向上陡地一抬。

南天一鳳段翠那右臂向上一抬，並不算是發招，也沒有攻向任何人。

但是，就在她右手臂向上一抬之際，灰光閃閃的衣袖，便垂了下來，剛好將大俠賴五所發的那一縷風擋住。

賴五只覺得自己那一縷「隔空點穴」的眞力，已爲一股陰柔已極的力道所阻，心中也不禁吃了一驚，暗忖段翠功力深湛，名不虛傳。

就在那電光石火之間，段翠又一聲斷喝，道：「崔姑娘，將她帶進去！」

那中年婦人答應一聲，身形展動，帶了董小梅，便要從邊門退出。

董小梅大叫道：「賴大俠，我要你救我！你答應過我的！」

賴五本來，還想和段翠講講好話，令她放了董小梅。

可是他一聽得董小梅如此說法，想起自己確曾答應過她，不論如何困難，也要爲她做一件事。當時，兩人俱都明白，那是指日後向董小梅的父親說情而言。可是此際，董小梅既然已經如此叫法，賴五一言九鼎，豈能不出手？

只聽得他陡地一聲長嘯，雙足並不離地，身子已然向前，疾滑而出。

他那一滑，去勢如同萬馬奔騰一樣，隨着他滑向前去之勢，蕩起一股勁風！

段翠本就攔在賴五的前面，賴五向前滑出，等於是向她撞了過去一樣。

只聽段翠一聲冷笑，身形微矮處，一掌已然向前，疾推而出。

在她的掌風之中，隱隱挾着一陣極是淒厲的號叫之聲，令人心中，頓生不可名狀的恐怖之感！

兩人相隔，本就不遠，賴五向前滑出，段翠發掌，盡皆是同時發生的事。眼看賴五身形飄飄，離段翠已不過三尺，而段翠的掌風之中，怪嘯之聲，也陡地強烈了許多之際，賴五的身子，突然筆也似直，向上拔起七尺來高！

賴五的身子，在極其迅速的前進之勢中，能夠陡地向上挺起，當眞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段翠的掌力，並沒有了阻礙，向前疾掃而出，轟然巨響中，已將一張石椅擊碎。

而賴五一拔起，身子向前一聳間，電也似疾，已然落到了那中年婦女身旁。

那中年婦女面色一沉，倏地一掌，向賴五的胸前擊出。

賴五却並不怎麼躲避，只是身子向旁，微微一側，只聽得「砰」地一聲響，那個中年婦人的一掌，正擊在賴五的肩頭上！

賴五的身子，微微一幌，那中年婦人却蹬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賴五緊接着向前踏出了一步，手伸處，中指「啪」地一聲，彈向那中年婦人的脈門，這一招，更是出手快到了極點。

那中年婦人所發的一掌，吃賴五以已到第八重境界的橫練外功，硬震了回來，身形搖幌

，尚未站穩，如何避得開賴五的這一彈？

只聽得她悶哼一聲，抓住寒鐵索的左手脈門，已被彈中！

脈門一被彈中，她五指不由自主一鬆，董小梅一掙，立即掙脫。

賴五的動作，快到不可思議，他在段翠頭上躍過之後，一眨眼之間，便救開了董小梅。

但是南天一鳳段翠，也是武功已臻爐火純青之人，一掌擊空之後，也已然立即轉過身來，悄沒聲地掠到賴五後面，一掌拍出！

龍慕白和方生智兩人，齊聲叫道：「賴大——」

本來，他們兩人，是想提醒，叫賴五小心的。可是賴五乃是何等樣的人物，段翠一掌才出，兩人只叫了兩個字，他已然驚覺。

只見他一個轉身，手臂一屈，一掌也已然拍出！

只聽得一下極是悶實的「砰」地一聲過處，雙掌已然相交！

南天一鳳段翠一聲怪嘯，身形向後，退出了五六尺，而賴五的身形，也不由自主，向後一退，恰好在她身後的那中年婦人，正趁機一掌，向他背心「靈台穴」上，疾擊而出。

賴五手臂一縮，一個「肘錘」，反撞那中年婦人的左脅，這一下，寓攻於守，那中年婦人大吃一驚，連忙飄開了身形。

賴五連忙打橫跨出了一步，一伸手，握住了董小梅的手臂！

自從那中年婦女出手衝向董小梅以後，其間變化，雖然只是極短的時間，可是交手的三人，却全是絕頂高手，其間的驚心動魄之處，實是看得人心頭亂跳，連氣都透不過來。

賴五一將董小梅的手臂握住，道：「侯夫人，小姑娘口沒遮攔，妳何必與之一般見識呢？」

段翠「嘿嘿嘿」一陣冷笑，道：「賴大俠，你將什麼事全都攬在身上了麼？好！」

賴五的聲音，恢復了平靜，道：「侯夫人，在下來此，還有要事相告，這件事，在下所知，不過十之一二。董姑娘所知極詳，若是妳定要治她出言不愼之罪，那她也一定不肯將事情的眞相道出了。」

段翠一聽，不由得呆了一呆。

賴五道：「在下絕不危言聳聽，須知此事，和侯夫人關係絕大！」

段翠冷冷地道：「究竟是什麼事？」

賴五伸手向侯銀鳳一指，道：「侯夫人，她可是還有一個——」

賴五只講到此處，段翠已然厲聲道：「住口！」

賴五一笑，住口不言。

只見段翠忽然之間，喘了幾口氣，道：「這件事，等一會再談，小姑娘剛才所說的話，算了吧！」

賴五忙道：「小梅，還不快向侯夫人謝過？」

董小梅雖然不願，但是賴五却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將她向段翠推了出去。

董小梅只得冷冷地道：「多謝侯夫人。」

段翠「哼」地一聲，衣袖一拂，一股潛力，將董小梅拂了出去。

侯銀鳳面現訝異之色，道：「娘，我還有一個什麼？妳爲什麼不讓賴大俠說下去？」

段翠冷冷地道：「沒有什麼，妳且離開此處吧！」

侯銀鳳老大不願，道：「娘，我要的東西，還未曾到手呢！」

段翠道：「妳先出去再說。」

侯銀鳳看出母親的態度，大異常日，也不由得怔了一怔，道：「娘，妳可得爲我要了靑葱峯！」

段翠「哼」地一聲，侯銀鳳這才噘起了嘴，向外面翩然而出。段翠叫道：「崔姑娘，妳且領方老俠和龍公子到偏殿去！」

方生智銀眉一豎，賴五忙道：「方老，但去無妨！」

方生智這才答應一聲，和龍慕白兩人，一齊走出了大殿，跟在那中年婦女的後面，穿過了一條走廊，來到了一間類似小花廳也似的偏殿之中。那中年婦女招呼他們兩人，坐了下來，又離了開去。

龍慕白見周圍無人，便道：「外公，她將我們引來此處，是何意思？」

風雷劍客方生智道：「只怕段翠不願意多人知道賴大俠所說之事，是以才將我們引開的。」

龍慕白「嗯」地一聲，在偏殿之中，來回走動，方生智則只是滿腹心事地坐在椅上。那偏殿的陳設，也是十分簡單，龍慕白來到了一幅象牙砌成的山水畫面前，停了下來。

龍慕白本意，只是因爲那幅由象牙砌成的畫，十分生動，因此，在無聊之際，便觀賞」一番。

實則上，他此際心情極亂，老是想着侯銀鳳，根本也無心去細賞。

他在畫前站了一會，正待離開之際，忽然覺得那幅畫，動了一動。

龍慕白心中不禁一呆，定睛看時，只見畫已然向旁移了開來。

畫一移開，便出現了一張宜嗔宜喜，美麗已極的面龐！

殷紅的嘴唇，發出輕輕地「噓」的一聲，一股暖洋洋中人欲醉，似麝非麝，似蘭非蘭的香氣，已然撲鼻而至。

刹時之間，龍慕白幾乎疑心自己，是置身於夢境之中！

他連忙揉了揉眼睛，首先回頭一看，只見外公正背對自己而坐，再回過頭來，侯銀鳳的那張俏臉，離自己仍然不到兩尺！兩顆靈活的大眼珠，正像是在對他說話一樣。

龍慕白呆了一呆，正要開口講話時，侯銀鳳又伸出水葱也似的手指來，放在朱唇旁邊，又向方生智的背影，指了一指，示意他不要出聲。

龍慕白不由自主，將要說的話，縮了回去。

只見侯銀鳳嫣然一笑，又向他召了召手，龍慕白立即向前，跨出了半步，侯銀鳳呵氣如蘭，以極低的聲音道：「喂，你眞是那老兒的外孫麼？」

龍慕白茫然點了點頭，心頭怦怦亂跳。

他和冷雪在一起，也曾有過肌膚相親的經歷，但是每每在兩人不由自主想要行動親熱之際，在龍慕白的眼前，便浮起了她母親慘死之狀。

可是此際，他不但感到了和侯銀鳳相對，有一種從所未有的奇妙之感，而且，也絕不會在欲醉之際，想起慘死的母親來！

當下點了點頭。

只見侯銀鳳柳眉微蹙，像是不喜歡這個事實。

龍慕白幾乎要脫口問她，是爲了什麼，侯銀鳳又已低聲道：「喂，你外公做人也做夠了，你說是不是？」

龍慕白一聽此言，不由得吃了一驚，失聲道：「侯姑娘，妳此言何意？」

只聽得侯銀鳳突然「咯咯」一笑，想是她心中十分得意，花枝亂顫，更是動人之極，道

：「他也該去見閻王了，你說是麼？」

龍慕白忙道：「侯姑娘此言差矣——」

他才講了一句話，便猛地省起，此際自己在和侯銀鳳講話，侯銀鳳也咯咯縱聲而笑，外公何以不問自己和誰在說話？

他一想及此處，更是大驚，連忙回頭看去。

一看之下，他不禁胸口發熱，幾乎昏過去！

原來，眼前哪裡還有他外公的影子？

不但方生智不見，就是他剛才坐過的那張石椅，也已然不知去向！

龍慕白全身震了一震，想起侯銀鳳的話來，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連忙轉過身去，只見壁上那尺許見方的方洞，已然不見，剛才侯銀鳳露面之處，仍然掛着那一幅象牙砌的畫。

龍慕白疾出一掌，「叭」地一聲，將那幅畫，擊成了粉碎。

可是，畫碎裂之後，牆上仍是一點痕跡也沒有！

龍慕白不由得大急，忙叫道：「侯姑娘，妳將我外公，弄到哪裡去了？」

他這裡話才出口，已然聽得身後，傳來一聲嬌笑。

他連忙再轉過身來時，只見侯銀鳳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然走了進來。

龍慕白連忙踏前一步，道：「我外公呢？」

侯銀鳳若無其事道：「我怎麼知道哩？」

龍慕白呆了一呆，道：「妳不知道誰知道？」

侯銀鳳笑道：「看你，急得一頭是汗，想將我吃了不成？」

她始終是面帶媚笑，龍慕白緊握雙拳，但是卻又無可奈何。

只聽得侯銀鳳又道：「你也不想想，你外公和你同在此處，他忽然不見了，你不問自己，反來問我，卻不是好笑麼？」

龍慕白又呆了半晌，無力地道：「那……不關妳的事麼？」

侯銀鳳倩笑不絕，聽得龍慕白情迷意亂，只聽得侯銀鳳又道：「自然不關我的事，我正在和你說話，你記得不記得？」

龍慕白茫然道：「記得。」

侯銀鳳笑道：「那就是了，除非我有分身術，否則，何以能一面和你說話，一面去對付你的外公？」

龍慕白想說，那一定是她在和自己說話之際，發動了什麼機關，外公才會連人帶椅不見的，但是他的話尚未出口，侯銀鳳已然向他走了近來，道：「我真要使壞的話，為什麼不連你一齊弄走呢？」

龍慕白不由自主地想道：「是啊，爲什麼她不連我也一起弄走呢？」

侯銀鳳又向前跨出了一步，幾乎已然要挨住了龍慕白的身子，抬起頭來，嬌聲道：「龍公子，你很喜歡那董姑娘麼？」

龍慕白忙道：「不！不！」

侯銀鳳道：「你不用騙我的！」

龍慕白道：「我不騙妳！」

侯銀鳳笑道：「那你喜歡我麼？」她一面說，一面將臉仰得更高了些。

龍慕白望着她迷人已極的面龐，心中劇烈地跳動着，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好一會，方道：「喜——歡。」

侯銀鳳笑得更其甜蜜，龍慕白正不由自主。要俯首下去，在她額角上，輕輕地親了一下之際，侯銀鳳笑容，也在那電光石火之間斂去。

她笑容一斂，便自面罩寒霜，龍慕白陡地一呆之際，侯銀鳳已然揚起來，「啪」地一聲，在他左頰之上，重重摑了一掌！

那一掌，打得龍慕白一個踉蹌，幾乎向外跌倒，勉力站定了身形，已然聽得侯銀鳳道：「臭小子，誰要你喜歡我？」

龍慕白捂着熱辣辣的面龐，一時之間，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而侯銀鳳則已然冷笑不絕，一扭身，向外走了出去，龍慕白怔怔地望着她的背影，腦中混亂到了極點，刹時之間，他幾乎完全忘了他外公陡然不見的那件事！

他只是在心中不斷地問自己：「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侯銀鳳對自己俏言軟語，忽然之間，又這樣地對待自己？」

龍慕白實是想不出答案來，呆了半晌，他才叫道：「侯姑娘！侯姑娘！」

可是叫了兩聲，並未見侯銀鳳前來，卻見那中年婦人，走了進來，冷冷地道：「龍公子叫什麼人？」

龍慕白道：「我叫侯姑娘！」

那中年婦女面色倏地一沉，道：「龍公子找我家小姐有什麼事？」

三二

龍慕白不由張大了口，答不上來。

那中年婦女冷笑幾聲，道：「龍公子，家主人對小姐，管得甚嚴，龍公子也得檢點一些！」

龍慕白被對方的一番話，說得面紅耳赤，作聲不得。

那中年婦女一個轉身，便待走了開去，龍慕白忙道：「慢！」

那中年婦女轉過身來，道：「龍公子還有什麼指教？」

龍慕白道：「我外公現在何處，還待示知！」

那中年婦女道：「方老俠不是和尊駕在一起的麼？我哪知道？」

龍慕白怔了一怔，他已然可以肯定，這其中，有一個極大的陰謀在，但是他一想發作，便想起了侯銀鳳來，便覺得發作不出，道：「不錯，我外公是和我在一起的，可是我一轉眼間，他便連人帶椅不見，自然與你們有關！」

那中年婦女面色一變，道：「尊駕說話，先思量一二，我們若是要害什麼人，何必趁你一轉身之際行事，莫非還怕你們不成？」

龍慕白聽了，也不免氣往上沖，但是他卻始終不想得罪侯銀鳳，仍將怒氣忍了下來，道：「那麼，我要找上一找。」

那中年婦女冷笑道：「你若是亂闖，出了亂子，可別怪我們！」

龍慕白一想，那可嚇不倒我，我非要去找一個明白不可！

那中年婦女話一說完，便翻身走出，龍慕白此際，實是爲侯銀鳳佔據了他整個心靈，心想我到處找一找，就算找不到外公，自有賴大俠作主，我能再見到侯銀鳳一次，也是好的。

他一面想，一面便向外去。

外面乃是一條走廊，走廊上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龍慕白一直向前走出，走廊盡頭，通向另一個偏殿，陳設卻是十分華麗。

龍慕白呆了一呆，又從另一扇門，走了出去。

走出之後，又是一條走廊，來到了盡頭，又是一間大廳，他走了好一會，除了走廊，便是廳殿，一個人也未曾發現，一點頭緒也沒有。

漸漸地，龍慕白發現，自己走來走去，老是在這幾間偏廳堂之中，怎麼也走不到其他的地方去！

龍慕白直到此際，心中才大吃了一驚，心知那些迂迴曲折的走廊，一定是按據什麼陣法而造的，自己不明究理，只怕來來去去，走上一輩子，也仍是在這些地方而已。

他一想及此，便停了下來，想要細細觀察一下，闖了出去。

至少，能夠回到大殿之上，向賴大俠說知此事，也是好的。

可是，他一直在向前走着，却還不覺得怎樣，一停了下來，再向前看去，却覺得眼花撩亂，更是不知向哪裡走去才好！

龍慕白心中，更是大驚，正想出聲呼叫之際，忽然間，只見前面，一條十分矮的人影，飛也似掠了過來，來到龍慕白的面前，倏地停住。

龍慕白向那人看去，不由得呆了一呆，原來那人，黑紗蒙面，看身形，正是曾經見過一次，此間的男主人侯子青！

侯子青一見了龍慕白，便沒頭沒腦地道：「人都上哪裡去了，你是幹什麼的？」

龍慕白道：「我——」

他才講了一個字，侯子青道：「別廢話了，快跟我來，我要幫手！」

他話才一講完，一個轉身，便又向前面，疾掠了出去。

龍慕白被侯子青的話，弄得莫名其妙，但是他想，侯子青乃是此間主人，跟着他走，一定可以離開此處的，因此他立即足尖一點，飛身掠出，跟在侯子青的背後，向前馳去。

不一會，只見侯子青已然馳到了走廊的盡頭，但是他却不向前面衝出，却一個轉身，向墻上撞了出去，龍慕白陡地一呆之際，已然見墻上，出現了一個暗門，侯子青飛身掠進。

龍慕白連忙跟在後面，一進了那道暗門，眼前頓時漆黑。

龍慕白只覺得侯子青用力地握住了他的手臂，向前疾馳而出。

龍慕白不由得心中大生疑惑，道：「我們……到哪裡去？」

侯子青道：「少廢話，跑快點！」

龍慕白無可如何，只得跟着侯子青，向前面疾馳而出，那條甬道，像是不知道有多麼長一樣，置身於漆黑之中，向前疾馳，過了許久，尚未到達盡頭……

如今，暫且擱下侯子青究竟將龍慕白帶到什麼地方去一事不表。却說侯銀鳳、龍慕白和方生智三人，相繼離開了大殿之後，段翠才沉聲道：「賴大俠，你可以說了！」

賴五道：「侯夫人，妳可是原來有一雙女兒？」

段翠道：「你說！你說！」

賴五道：「小梅，還是妳說，來得詳細些。」

董小梅想了一想，道：「皓首神龍謝音的女兒，有一個養女，叫作冷雪，和妳的女兒，一模一樣！」

段翠的身子，像是呆住在石椅上一樣，道：「完全一模一樣？」

董小梅道：「也不是完全一樣，冷雪的頰上，沒有那顆紅痣。」

南天一鳳段翠身子，陡地震動了一下，好半晌說不出話來。

賴五忙道：「侯夫人，此女是——」

他話未曾講完，已然被段翠一揮手，打斷了話頭。可是段翠自己却又不出聲，大殿之上，靜到了極點，段翠抬頭向上，看她的情形，像是在思索着極其久遠的一件事情一樣。

賴五見了她這樣神情，心中不禁大奇。他暗忖冷雪和侯銀鳳兩人，若是不言不笑，並肩而立，若不是侯銀鳳有一顆紅痣的話，只怕段翠也未必能分辨出，她們兩個人，有什麼不同來。

而兩人的年歲，又如此相若，當然她們是一雙孿生姊妹。

但是看段翠的情形，却像是想不起自己還另有一個女兒一樣，這豈不是笑話？

過了好一會，才聽得段翠一聲長嘆，道：「她在什麼地方？」

董小梅道：「我不知道。」

段翠點了點頭，道：「多謝兩位前來告訴我這件事。」她的語音，十分平淡，更令得人感到出奇。她講到此處，頓了一頓，道：「賴大俠定然要我，不再堅持要青葱峯一事了？」

賴五道：「侯夫人若肯如此，在下亦深感欣慰。」

段翠道：「好，由我來對阿鳳說知。」

她揚聲叫道：「阿鳳！阿鳳！」

賴五見她全然不再提起冷雪一事，像是對這樣的大事，顯得十分冷淡，心中更是奇怪之

極，只聽得她叫了幾聲，侯銀鳳已然應聲而至。

段翠道：「阿鳳，賴大俠不欲妳胡鬧，妳不聽娘的話，也該聽賴大俠的話，息了此心如何？」

侯銀鳳一扁嘴，道：「娘，我不依。」

段翠沉聲道：「阿鳳，妳總不成一輩子在這裡，還要到江湖上去走走呢！妳就敢得罪賴大俠了麼？」

侯銀鳳嘟起了朱唇，滿面皆是嬌憨之態，道：「如果我得罪了賴大俠，又會怎樣？」

段翠嘆了一口氣，道：「妳如果得罪了賴大俠，那就等於得罪了許多人，如果妳在外面有了什麼差錯，只怕娘要來救妳，也就來不及了。」

侯銀鳳漆也似黑的眼珠，轉了一轉，道：「那麼娘妳怕不怕得罪賴大俠？」

侯銀鳳這一句話，可謂問得厲害之極！

她並不直接回答段翠的話，反倒如此反問了一句，賴五心中，當場便吃了一驚。暗忖此女表面看來，像是十分嬌憨，未經世故，但實際上，却是極工心計，要不然，怎能問出這樣的話來？

段翠也是一呆，道：「娘一生之中，絕未曾怕過什麼人！」

侯銀鳳「咯咯」一笑，道：「娘，這就是了，妳什麼人都不怕，却要我怕賴大俠，這不

是太不公平了麼？而且，也折了妳老人家的威風，我寧可得罪賴大俠了！」

段翠「哈哈」一笑，像是對侯銀鳳的話，感到十分得意，道：「賴大俠，你可曾聽到了麼？她不肯，我也沒有辦法！」

天劍恩仇　第二部

上官鼎

出版者：裕泰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二六八三號
發行所：裕泰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北市重慶南路二段二十一號九F之三
電話：三二一三九四六・三九四九八五〇
郵撥：三二七七（台北局）
法律顧問：楊尚賢律師
門市部：裕泰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北市南京西路262巷19號
電話：五三六七〇〇六・五二一二八七四
郵撥：三二七七（台北局）
印刷者：上文印書館
地址：板橋市建國街54巷22號
電話：九六六二八七二
定價：每册新台幣一六〇元正
港幣二十五元正
美金一〇元正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八月初版



天劍恩仇
第二部
上官鼎
上官鼎小說專輯十八
天劍恩仇
第二部
上官鼎
YUH TAY

天劍恩仇

上官鼎小說專輯十八

三二

董小梅「哼」地一聲，又忍不住要講話，但賴五立即在她手腕上重重一捏，痛得董小梅「哇呀」一聲，叫了起來。

賴五冷冷地道：「既然如此，在下這個魯仲連，也做不成了！」

段翠緩緩站了起來，道：「賴大俠，你老遠前來，將這件事告訴了我，我實是十分感激，阿鳳執拗，連我也無法可想。」

賴五道：「不必多說了，我們便在青葱峯上，恭候令嬡光臨便是，方老和龍公子現在何處，請將他們兩人叫出來吧！」

段翠呆了片刻，道：「賴大俠，我是不會離開此處的，但阿鳳的父親，適有好友來到，他們兩人，或則會連袂前來，助阿鳳淘氣。賴大俠，你對阿鳳，還是手下留情的好！」

賴五聽出段翠的語氣之中，大有威脅之意，他淡然一笑，道：「侯夫人也太將在下，看得低了些，在下縱然不才，怎會和令嬡動手？」

段翠道：「有你這句話，我便放心了。」

講到此處，頓了一頓，道：「阿鳳，快去請方老俠和龍公子來！」

侯銀鳳答應一聲，便向外走去。

大殿之上，段翠和賴五兩人，盡皆默默無語。

約莫過了小半個時辰之久，仍然未見侯銀鳳帶着兩人進來。

賴五雖然性情淡和，可是他也看出了事情必然另有蹊蹺。

但是他仍然忍住了不出聲，只是頻頻望着南天一鳳段翠。

段翠面上的神情如何，賴五看不到，可是賴五却可以看到她眼色中，也有奇異之色。

又過了半個來時辰，侯銀鳳仍是踪影全無，賴五實在忍不住，沉聲道：「侯夫人，這是怎麼一回事？」

段翠忙道：「賴大俠放心，我既然答應放你們出去，自然不會再弄玄虛！」

她一面說，一面便揚聲叫道：「阿鳳！阿鳳！」

只覺得她的叫聲，清越無比，聽來並不震耳，可是却綿綿不絕，不知可以傳出多遠，顯然她內家功力已臻絕頂！

叫了幾聲，只聽得侯銀鳳遙遙應道：「來了！」

同時，聽得一個極是蒼老的聲音怒叱道：「賊丫頭，想逃麼？」

大殿上幾人，均聽出那聲音，乃是點蒼掌門方生智所發！

賴五連忙站了起來。

他剛一站起，便見到一條窈窕的人影，自偏門處激射而入，在大殿內站定，正是侯銀鳳，但是她一隻衣袖，却已然斷去，頭髮披散，嬌喘細細，顯得十分狼狽，分明方經激鬥。

段翠厲聲道：「阿鳳，什麼事？」

侯銀鳳尚未回答，只聽得「鏘鏘鏘鏘」，一陣金鐵交鳴之聲不絕於耳，迅速由遠至近傳了過來，轉眼之間，只見兩個人，一面打，一面從偏門中，闖進了大殿中來！

那兩個人，一個是雙手振劍，白髯怒拂，眼中幾乎要冒出火來的風雷劍客方生智。另一個，則正是引衆人來銀鳳谷，那姓崔的中年婦人，只見她手中握着一件形式極是奇特的兵刃在和方生智動手。

那兵刃，形似金剛伏魔杵，但仔細看去，却又不是，只見通體銀光閃閃，長約三尺，粗如手臂，竟是一條魚的形狀，握手之處，正是魚尾之前，魚身最細的地方！兩人打進了大殿，方生智「嗖嗖」雙劍齊出，一招「風雷齊作」，便將那姓崔的中年婦女逼退了一步。

他不等對方還手，便突然一個轉身。

董小梅和方生智見面以來，一直只見他愁眉苦臉的樣子。

此際，方生智一轉過身來，董小梅和他打了一個照面，才看出方生智神威凜凜，非同凡響！

只見他才一轉過身來，閃電也似，大喝一聲，身形陡地一矮，連人帶劍，蕩起一溜精虹

，劍氣繚繞之中，隱隱有雷動之聲，精芒四射，已然向侯銀鳳疾攻而出。

從侯銀鳳狼狽闖入了大殿，到方生智向她攻出這一招，其間只不過是電光石火，一眨眼間的事情，賴五等人，根本不明白發生什麼事！

而方生智那一招，去勢之疾，實是無以復加！

只聽得侯銀鳳嬌呼一聲，全身已然被方生智的劍影罩住。

那姓崔的中年婦女，身形飄動，陡地向前滑出了丈許，一舉手中奇形兵刃，便要向方生智的背後砸了下去。

可是，她這一招，剛一出手，便聽得董小梅大叫道：「背後偷襲，好不要臉！」

董小梅剛才受了那中年婦女的氣，無處去出，此際一見打了起來，她如何肯放過這個機會？明知不敵，也要拼上一拼！

話才一出口，一抖寒鐵索，一招「寒鴉晚號」，青光閃耀，寒鐵索頭上，三枚尖梭，已然分指那中年婦女腰際，「天樞」、「大橫」、「魂門」三個要穴。那中年婦女逼得身形向外一飄，避開了董小梅的這一下辛辣招數。

而就在董小梅出手的同時，賴五叫道：「方老，有話好說！」

南天一鳳段翠，雙足一點，暴射而起，電光石火之間，便已然整個人射入了嚴密無比的劍形之中。只聽得「叮」地一聲響，方生智一聲怪吼，右手長劍，已然脫手向上飛起。

那柄長劍，「叭」地一聲，直飛屋頂，刺入橫樑尺許！

侯銀鳳也已然向後，踉蹌退出，花容失色。

方生智呆了一呆，向後退出了一步。

只見他面色鐵青，眼中似要噴出火來，道：「果然名不虛傳！」

原來剛才，段翠才一躍入劍影之中，左手一拉侯銀鳳，向外揮去，右手食中兩指，覷得真切，在劍脊之上用力一彈。

那一彈，她足運了九成功力，方生智只覺得一股大力衝到，不由自主，五指一鬆，右手長劍，便已然脫手飛起。

但方生智究竟也不是泛泛之輩，就在他右手長劍，剛一脫手之際，左手一翻，疾使了半招「雷聲隆隆」，劍鋒過處，將段翠的衣袖削下半幅來。

賴五一見兩人暫時停止了動手，連忙身形一幌，攔在兩人的中間，道：「方老，什麼事？」

方生智厲聲道：「白兒已為她們所害！」

賴五一聽得此言，不由得猛地一怔。

董小梅更是「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道：「是誰下的手？」

方生智道：「除了臭丫頭，還有誰？」

董小梅眼淚直流，一躍向前，抖起寒鐵索，便向侯銀鳳撲了過去。

但是她尚未撲到，段翠已然劈空一掌，向她擊出。

董小梅只覺得一股勁風，撲面而至，幾乎連氣都透不過來，身不由主，向後便退出了三步。

她一聽得龍慕白已然遇害，早已急瘋了心，哪裡還管什麼南天一鳳不南天一鳳，退出之後，破口便罵：「賊婆娘，殺了人還逞什麼威風？」

段翠目射冷電，厲聲道：「誰出聲，便是與我為敵！」

賴五忙向董小梅作了一手勢。

大殿之上，立時靜了下來，只聽得衆人濃重的呼吸之聲。

段翠沉聲道：「阿鳳，可有此事麼？」

侯銀鳳立即道：「是方老兒胡說！」

方生智暴雷也似喝道：「否則白兒人呢，他在何處，她倒說說？」

侯銀鳳道：「他老大的一個人，又自己長着腿，誰知道他到那裡去了？」

方生智「哈哈」大笑，笑聲之中，悲憤之極，賴五一聲長吟，道：「侯夫人，令嫒如此說法，未免太說不過去！」

南天一鳳段翠却冷冷地道：「阿鳳說沒有下手，便是沒有下手！」

董小梅尖聲道：「那麼龍公子人呢？」

段翠冷冷地道：「我自然會問事情經過，妳再多講一句話，我立斃妳於掌下！」

段翠一面說，一面雙眼，冷電四射，望住了董小梅，董小梅只覺得被她望得遍體生寒，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顫。

若是平日，董小梅胆子再大，也一定不敢再說什麼。

可是此際，事關龍慕白的生死，董小梅急怒攻心，那怕是閻王老子，她也要頂撞一下，聞言立即「哼」地一聲，道：「我講了又怎麼樣，妳本領大，只管下手，殺人滅口好了！」

段翠一聲長吟，響徹雲霄，身形疾展，已然向董小梅疾撲而至。

董小梅寒鐵索抖起，連使三招，「寒鴉晚飛」、「彤雲密佈」、「金石淵淵」。

那寒鐵索的招數，總共只有三招。

但就是這三招，已然費了董閻王數十年的心血，變化之神奇，不可方物，董小梅得賴五指點之後，幾乎已盡得招式變化的奧妙。

此際，她捨命一搏，將三招一起使出，片刻之間，只見青光閃閃，寒風霍霍，不但將她全身，盡皆護住，而且寓守於攻，武功差些的人，根本想要攻近她的身去，都是難事！

但是不論董小梅的武功，進境如何神速，和南天一鳳相比，却總是相去甚遠！

只見南天一鳳身形，如烟也似，向前撲出，在離董小梅四五尺處，却又陡地站定，「轟

」地一掌，已然劈空而發！

她那一掌，論招式，實是平平無奇，不足一敍。但是她在這一掌之中，已然將數十年苦練的內家眞力，疾吐而出。

片刻之間，大殿之中，勁風迴旋，每一個人的衣袂，盡皆颯颯飄動。

只見她一招發出，董小梅寒鐵索的光芒，頓時歛去，以拙攻巧，大開大闔，董小梅神妙已極的招數，無所施技。

不但董小梅的寒鐵索招數，盡被逼住，她身子也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了丈許！

而段翠也已然身形疾滑而前，欺到了董小梅的身前。

只見她左手一探，已然抓住了董小梅的肩頭，右手一擬，便待向董小梅的頂門擊下！

但就在此際，段翠突然聽得侯銀鳳一聲尖呼，道：「娘！」

段翠呆了一呆，那一掌且不拍下，立卽回過頭去看視。

一看之下，她心中不由得怒火陡升！

但是，她那一掌，却更是不敢拍出！

只見侯銀鳳的身體，正站着大俠賴五身前，而賴五的右手，已然按在侯銀鳳的後頸「腦戶穴」上！賴五雖然未曾出聲，但是他面上那種從容淡雅的神色，却已然不見，而換了精悍之極的神色，雙眼之中，精芒四射，望定了段翠。

賴五的用意，實是誰都可以明白。

那就是，如果董小梅死了的話，侯銀鳳也就別想活命！

一時之間，大殿之中，重又靜到了極點。

好一會，段翠才道：「賴大俠請放手！」

賴五道：「侯夫人也請放手！」

段翠「哈哈」一聲尖笑，手一鬆，放了董小梅，身子已然退了開去。

賴五身形一閃，打橫跨出了兩步，也已然離開了侯銀鳳。

段翠突然叫道：「阿鳳快走！」

侯銀鳳身形如飛向外竄去，段翠陡地一個轉身，雙掌向董小梅一齊推出。

董小梅本來，已然背靠墻壁，退無可退，段翠在怒極之餘，那兩掌的威力之盛，實是無以復加，掌風如排山倒海也似，疾湧而出。賴五想不到段翠會來這一手，心中也不禁猛地一怔。

他再想捉侯銀鳳，要挾段翠時，侯銀鳳早已自門中掠出。

而如果要衝向前去，擋住段翠的掌力，却已慢了一步！董小梅面色煞白，眼看段翠兩掌之力壓到，非粉身碎骨不可！

賴五在電光石火之間，大叫一聲，道：「小梅，後退！」

他一面揚聲大叫，一面也是雙掌，一齊向董小梅疾推而出。

賴五的掌力，和入了段翠的掌力之中，更是顯得威力無匹！

照理來說，兩人的掌力合一，董小梅更是非死不可！

但賴五在發掌之際，掌力却用力向旁一斜，將段翠的掌力，逼歪了三尺。董小梅一聽得賴五叫她後退，明知背後是墻，也知道賴五必有道理。雙掌齊出，加上背心之力，用力向後一撞！

也就在此際，賴五和段翠兩人，混和的掌力，已然撞在她身旁三尺之處，只聽得轟然巨響，震耳欲聾，那一堵墻壁已被撞破！

以董小梅本來的力道而論，絕無法穿墻而出。

但片刻之間，就在她身旁三尺處，出現了一個大洞，磚石紛飛間，墻已鬆開，董小梅那一撞，便恰好將墻撞穿，身形疾退而出。

她身形剛一退出，掌力的餘勢已到，雖是強弩之末，也一連將董小梅撞退了丈許，方得站穩！從墻上破洞之內望去，只見賴五和段翠兩人，身形如飛，已然交上了手。

董小梅連忙足尖一點，已然從墻洞之中，躍回了大殿之上，方生智迎了上來，道：「董姑娘，妳沒事麼？」董小梅死裡逃生，想起剛才的經過，禁不住冷汗淋漓，竟然答不上來。

就在此際，只聽得「砰」地一聲響，賴五和段翠兩人的身形，已然由合而分。

賴五仍然站在原地不動。

而段翠則身形疾飄，向外掠去，尖叫道：「崔姑娘，走！」

那中年婦女緊隨在段翠之後，一閃不見。

方生智怒道：「賤婦，往哪裡逃？」

賴五忙道：「方老，快取劍在手，激鬥將至！」

方生智足尖一點，身形疾拔而起，已然伸手在橫樑之上，將那柄剛才被段翠一指彈脫的長劍，抓在手中，又落下地來。

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陣陣腳步聲，玉珮「叮噹」聲，自大殿的四面門中，每一面奔進了九個女子，共是三十六個女子來。

那三十六個女子，盡已屆中年，容顏也不十分美麗，只是身上，却都掛滿了玉飾，一動之間，便自「叮叮噹噹」，十分好聽。

那三十六個女子一進大殿，便貼墻而立，並沒有什麼動作。

董小梅「哼」地一聲，道：「賴大俠，怕什麼，還不是『小天星陣法』麼？」

賴五沉聲道：「小梅，這一次，是大天星陣法了。陣法變幻雖是一樣，但三十六人武功不同，而且，這三十六個女子，在陣法展開之後，手中所持短劍，盡皆是削金斷玉之物！」

賴五講話之際，那三十六個女子，已然各自向前跨出了一步。

賴五突然振聲大笑，聲如雷鳴，驚心動魄！

那三十六個女子，本來面上，盡皆木然毫無表情，可是賴五的笑聲一發，她們面上，都顯出了極其驚駭的神色。

三三

大生智數十年功力，也已然可以算得是武林上一流的高手。

可是他此際，聽得賴五轟雷也似的笑聲，只覺得猶如置身於千軍萬馬，奔騰呼號之中，或是驚濤裂岸，身在一葉扁舟之上一樣。

董小梅更是覺得眼前發黑！

那三十六個女子，在賴五笑聲才發之際，仍然向前踏出了一步。

但突然之際，却又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了兩步，仍然倚壁而立。

賴五這陣陣笑聲，乃是類如佛門「獅子吼」功夫的內家神功。

他氣納丹田，笑聲大作，內力稍差點的人，不克自制，便會如痴如醉，隨着他的大笑之聲，狂歌亂舞，至死方休！

如今，那三十六個婦人，只是面色蒼白，倚墻而立，雖然個個都不敢動彈，但是却沒有一個倒下，也可見她們功力非凡。

賴五因知道，大天星陣陣法，若是一經展開，實在是非同小可。更厲害的，是每人手中，那一柄鋒銳已極的短劍，實非是血肉之軀所能抵擋！

若是大天星陣，一經發動，自己或可以無事，但方生智和董小梅兩人，却萬無生理！

因此，他明知自己縱聲大笑，可能將侯子青和那灰衣怪客兩人引來，而且，此舉也極是損耗內力。但是，他爲了先發制人，不讓對方展開大天星陣陣法，毅然縱聲長笑。

約莫過了兩盞茶時間，只見那三十六個女子，已然滿頭大汗。

賴五心知此際，對方一定不敢動彈，右手握住了方生智，左手拉住了董小梅，大踏步地向殿外走去，他一面走，一面笑聲，仍然不絕。

在他將要走出殿外之際，有九個女子，身形展動，向前逼來。

但是那九個人只不過走出了兩步，便各自一聲呻吟，跌倒在地。

賴五帶着方生智和董小梅兩人，迅速地出了大殿，來到了山谷之中。

直到此際，他才住了笑聲。

他笑聲一止，便聽得對面山峯之上，響起了一聲長嘯！

賴五等三人，連忙抬頭看時，只見那嘯聲，正是在絕崖之上，黑烟冲天之處而發。

那山崖之頂，離地面少說也有百十丈高下，但是嘯聲傳下，却是十分清越。

只聽得嘯聲一止，一個聲音傳了下來，道：「何方高人，在銀鳳谷中，施展內家眞氣，震心神功，侯某人正在鑄劍，不克與閣下會面，尚祈原諒！」

那聲音隱隱傳到，聽來也是清晰無比。

方生智一聽那口氣，便知這番話乃是劍痴侯子青所發。

他心中不禁透了一口氣，因爲侯子青、段翠夫婦，武功盡皆如此之高，賴五其勢不能永遠在點蒼不走，看來點蒼派數百年基業，就在自己手上，要付諸東流了！他在半年之中，連受喪女、失孫、滅門之禍，一時之間，氣血攻心，一張口，「哇」地一聲，便吐出了一大口鮮血來。

賴五忙以一手，抵在他的背心，揚聲道：「在下賴五，侯劍痴請下來一見如何？」

只聽得侯子青道：「原來是賴大俠駕到，拙荊婦道人家，容或有得罪之處，尚祈勿怪，在下實在無法抽身，半年之後，當謀相會。」

賴五吸了一口氣，道：「侯劍癡若不肯相見時，在下怕有得罪之處！」

只聽得侯子青「哈哈」一笑，道：「賴大俠只管施爲！」

兩人一在谷中，一在崖頂，一上一下，相隔百十丈，可是講話之際，却像是身處一室，促膝對談一樣。

賴五也是一聲長笑，道：「既然如此，在下有僭了。」

侯子青「哼」地一聲，傳了下來，便自沒有了下文。

賴五等三人，一齊抬頭向上望去，只見幾隻爐子，盡皆黑烟冲天，火光融融，似有幾個人影閃動，也看不清是什麼人。

賴五又向大殿一看，不見有人追出，便道：「方老，龍公子如何不見，你且說說，我既然在此，自然不能置之不理。」

方生智道：「我和白兒，退出大殿之後，到了一間偏殿之中，我坐在一張椅上，白兒則在偏殿之中，來回走動。我只見白兒對住一幅畫而立，却不料突然之間，椅子向下沉去，待我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已然身在地窖之中。」

賴五道：「想不到此處還有機關之設。」

方生智道：「我跌入地牢之後，想盡辦法，走不出來。沒有多久，侯家那丫頭便開了門，放我出來，我自然怒氣沖天，但是却還未發作，和她走出了地牢。沒有多久，忽然那姓崔的中年婦女，已然出現，說是找不到白兒，我一聽白兒失踪，便和她們打了起來。打了大半個時辰，侯家那丫頭想逃，我才追了出來的，以後的事情，你們也知道了。」

董小梅不等方生智講完，已然淚流滿面，哭道：「賴大俠，龍公子一定是被他們所害了！」

賴五雙眉緊皺，道：「方老，當那中年婦女，講及龍公子不見之際，侯家那丫頭，說什麼話來？」

方生智道：「那丫頭說，她將白兒，困在九迴長廊之中，如何會不見的，那姓崔的女子說，她已找遍九曲迴廊，却找不到。」

賴五「嗯」地一聲，道：「如此說來，龍公子只怕未必遇害。」

董小梅哭道：「我不管，我只是向那賊婆娘要人！」

賴五忙道：「小梅，妳一個人若是胡來，我就不管了！」

董小梅抽抽噎噎，不敢再多說話。

因爲她知道，如果賴五撒手不管的話，她自己和方生智兩人，絕無可能，在段翠手中，追出龍慕白的下落來的！

賴五又緊皺雙眉，想了片刻，和方生智、董小梅，一齊再向大殿中走去。

只見那三十六個女子，已然不在，只有那姓崔的中年婦女在。

賴五一見她，便道：「侯夫人何在？」

那中年婦女神色甚是冷漠，但是言詞仍十分客氣，道：「夫人知道賴大俠一定會去而復轉，立卽就會出來，請賴大俠稍待。」

賴五等三人，便坐了下來。

沒有多久，段翠果然已飛步走入，在段翠的身後，跟着侯銀鳳。

只見侯銀鳳雙眼紅腫，像是剛哭過了一場，更是顯得楚楚可憐，惹人憐惜。若不是三人俱都知道，因爲她而掀起的風波，正方興未艾，不知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三人心中，一定會對她十分同情。

段翠面上，仍然蒙着黑紗，她一進來，便仍在老位子上，坐了下來。

賴五立卽道：「侯夫人，方老已向在下，說起經過情形了。」

段翠「嘿」地一聲冷笑，道：「我也知道了，阿鳳此舉，確是大失風度。」

賴五笑道：「小女兒家，未見世面，任性行事，也是難免，龍公子究在何處，尚祈令嬡明言！」

段翠道：「我已切實問過阿鳳，她說絕不知情，此事甚奇。」

方生智一聲冷笑，道：「當然奇極！」

段翠恍若未聞，道：「照小女說，龍公子發現方老俠不見之後，便向外闖來，被困入九曲迴廊之中。那九曲迴廊，乃是按九宮之位而設，若非深明奧妙，在內闖上一輩子，也闖不出去。如今龍公子既已不在，大約是自己闖出去了。」

賴五道：「侯夫人此言，實是難以令人心服。」

段翠冷冷地道：「我已言盡於此，信與不信，悉聽尊便！」

她態度仍然是十分傲慢，方生智大聲道：「就憑這幾句話，就算了麼？」

段翠道：「我所說既是實話，不算也得算了！」

賴五向方生智作了一個手式，不令他開口，沉聲道：「妳所說的話，無非是令嬡之言，在下還想向令嬡問上一問。」

段翠呆了半晌，才道：「阿鳳，妳過去，賴大俠有話問妳！」

侯銀鳳嚇了一跳，道：「娘——」

段翠道：「放心，賴大俠豈會害妳？」

侯銀鳳向前走了幾步。賴五道：「侯姑娘，此事非同小可，妳莫要當作好玩。」

賴五爲人，極爲心平氣和，他這幾句話，已然說得極是嚴厲！

侯銀鳳道：「我已然說過了，就是我娘說的那些，並無別情，龍公子去了何處，我也不知。」

賴五道：「那妳爲何將方老俠弄入地牢之中？」

侯銀鳳道：「我想娘大概會放你們出去，因此才想將他扣住，硬逼他交出青葱峯的。」

賴五道：「這就是了，如今，妳又有何辦法，可以令人信妳，不是將龍公子囚禁起來，以作要挾？」

侯銀鳳道：「我不會的！」

賴五立卽道：「妳說，妳有什麼證明，可以令人信妳不會！」

侯銀鳳的面上，忽然飛起了兩朵紅雲。

段翠道：「阿鳳，說啊！」

侯銀鳳道：「我不會難爲龍公子，因爲我……我心中很喜歡他！」

侯銀鳳此言一出，衆人不由得盡皆一呆！

看她講這幾句話時的神情，絕對不像是在做作，也沒有理由不信她的話。

董小梅又急又怒，道：「誰要妳喜歡他的？」

侯銀鳳嫣然一笑，雙頰更是艷紅，美麗無匹，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見多幾次，便……覺得很喜歡……他了。」

她話一講完，一扭身，便向段翠的身邊掠去。

段翠道：「賴大俠，你可信小女之言了？」

賴五想了片刻，道：「我確已相信，但是我仍要去看一看那九曲迴廊，並望侯夫人指點長廊的各種出路！」

董小梅急道：「賴大俠，妳怎麼便相信她了？」

賴五心知董小梅的心中，一定極之難過，但侯銀鳳的神情，絕不類作僞，却是不由得不信，他伸手在董小梅肩上拍了拍，道：「妳且莫着急，我一定將龍公子找出給妳就是了。」

董小梅望了賴五半晌，道：「她也喜歡他，我也喜歡他，只怕找出來，龍公子也不是我的了！」

賴五淡然一笑，道：「小梅，只要龍公子喜歡的是妳，那怕世上少女，全都喜歡他，但喜歡的仍然是妳！」

董小梅嘆了一口氣，道：「他……他就是不喜歡我！」

賴五聞言，不由得一怔。

他見董小梅爲了龍慕白的失踪，急得如此模樣，只當他們兩人，乃是一雙正浸浴在愛河之中的青年男女，却未曾料到，其中還有什麼曲折，如今一聽得董小梅如此說法，忙道：「那麼，他中意的是什麼人？」

賴五這一問，乃是如果龍慕白若是愛上了侯銀鳳的話，侯銀鳳硬要點蒼青葱峯一事，事情就好辦多了。但龍慕白心中，對侯銀鳳的感覺，却是只有他一個人知道，誰也不曾說起過，董小梅自然也不知道，當下董小梅道：「他……鍾意的是……是……。」

她本來想說，龍慕白愛的，乃是冷雪。

可是她尚未講出來，抬起頭來，向方生智望了一眼。

只見方生智也望着她。董小梅心想，如此自己說出，龍慕白竟愛着殺母仇人的話，方生智心中，一定勃然大怒，要累龍慕白受責，還是不要說的好，因此便改口道：「他鍾意的是什麼人，我……我不知道。」

賴五點了點頭，道：「那不用去說它了，我們先到九曲迴廊，去看一看吧！請侯夫人帶路。」

段翠冷冷地答應了一聲，一個轉身，和那姓崔的中年婦女、侯銀鳳三人，並肩向前走去

。賴五、方生智和董小梅，立時跟在後面。

賴五一面走，一面對董小梅低聲道：「小梅，這裡絕不是能容妳胡鬧的所在，等一會，若是眞找不到龍慕白，咱們先出了這個銀鳳谷再說，妳絕不能任性胡來！」

董小梅哭道：「那麼，龍公子究竟在什麼地方，便不管了麼？」

賴五道：「自然要管，但事情却急不出來，妳知道不？」

董小梅委委曲曲地道：「我知道了。」

說話之間，六人三前三後，早已穿過了正殿和偏殿，來到了那條長廊的口子上。

賴五和方生智兩人，俱是武學名家，兩人一看那條走廊，盤迴曲折，氣象萬千，便覺得非同小可。賴五更看出了走廊每一轉折之處，都按着九宮方位而列，若不是深明其間奧妙，只怕在裡面轉上一輩子，也是出不來！賴五連忙低聲問道：「方老，令婿可精通陣圖之學麼？」

點蒼派只以劍法馳名，並不精陣圖之學，賴五乃是知道的。

賴五也知道，皓首神龍謝音，在這陣圖之學上，造詣也是平平。

因此，如果不是騰天金蛟龍雄，精於陣圖之學的話，龍慕白根本沒有機會，來學九宮八卦的變化，也根本不可能自行闖出陣去。

方生智搖了搖頭，道：「小婿對於陣圖之學，可以說一竅不通！」

賴五「唔」地一聲，已然知道事情必有蹊蹺。

他們一面說話，一面已然身在九曲迴廊之中。

前面有段翠帶路，那九曲迴廊，看來實是和普通的走廊無異。

不多久，便已然走了一遍，通到了一個後花園的的月洞門口。

那花園中，一片草地，並無圍墻，草地之外，只見峯巒起伏，羣山掩映。

段翠向前一指，道：「龍公子若是出了九曲迴廊，一定向前去了。」

賴五平靜地道：「侯夫人，龍公子絕不可能出了九曲迴廊的！」

段翠眼中神色，本就十分冷漠，一聽得賴五如此說法，更是怒火立現，尖聲道：「然則他在什麼地方？」

董小梅立卽道：「這正要問妳，妳却反問我們？」

賴五推了她一把，不讓她再講下去。

南天一鳳段翠突然仰天，連聲長笑，道：「賴大俠，老實說，我要將你們困在銀鳳谷中，也是十分容易之事，不要逼人太甚！」

賴五淡然一笑，道：「是否如此，也不能只聽侯夫人一人之言？」

段翠厲聲道：「你可是要試一試？」

賴五徐徐地道：「如今還不必一試，適才，在下經過九曲迴廊之際，曾見一處，似設有

暗門，爲何侯夫人不說？」

段翠心中一驚，一聲冷笑，道：「不錯，九曲迴廊之中，確是設有一道暗門，賴大俠好眼力啊！」

賴五道：「不敢當，在下對建築之學，也曾從名師習過幾年。」

段翠道：「那一條暗道，直通外子鑄劍之處，那一道門，絕非常人，所能打開！」

賴五想了一想，道：「在下願去一看。」

段翠呆了一會，道：「好！」

一行六人，又折回頭去，片刻間，便在一堵牆前站定。

方生智和董小梅兩人，站在牆前，實在看不出有什麼暗門來，但是段翠却道：「就在此處！」

賴五一笑，道：「在下也正是指此處而言，請侯夫人將門打開，容在下一觀！」

侯銀鳳道：「不必多此一舉了！」

董小梅心中，疑竇大生，忙道：「爲什麼？」

段翠冷冷地道：「這門，需要站在門前之人，雙足下踏，有千斤之力，方能打開，龍公子功力，已到這一地步了麼？」

董小梅「哼」地一聲，道：「說不定有人，將門打開，將龍公子關了進去。」

侯銀鳳「咯咯」一笑，道：「我功力也未到這一地步，董姑娘說什麼人，可是說我娘麼？」

董小梅此際心中，實是起了無限狐疑，口雖不言，眼睛却望着那姓崔的中年婦女。那姓崔的中年婦女冷笑一聲，段翠已然道：「不必多說了，三位請吧！」

董小梅急道：「賴大俠，叫她將門打開來看看！」

段翠厲聲道：「外子正在鑄劍，豈能容外人偷窺？」

賴五道：「侯夫人，不如將此門打開，董姑娘知道龍公子無此能力，自然放心。」

段翠「哼」地一聲，道：「賴大俠，我忍耐已至頂點，這已是你最後一個要求了！」

賴五面帶微笑，道：「好。」

段翠向前踏出了一步，眞氣運轉，身形向下，略略一沉。

只聽得「唰」地一聲，門已向旁，移了開來。

門一移開，裡面黑沉沉地，可以隱約看出，乃是一條極長的甬道，不知通向何處！

賴五剛想對董小梅說，龍慕白不會在那裡的，已然聽得董小梅一聲尖叫，身形如飛，向門中電射而出！原來她早已有了準備，只等一開門，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內闖去。

董小梅這一行動，人人皆出乎意料之外，一時之間，皆爲之一呆。而就在那一呆之際，董小梅早已隱沒在黑暗之中不見！

賴五大吃一驚，急叫道：「小梅——」

身形一幌，也待向內追去，可是就在那剎間，段翠一聲大笑，身子拔起尺許，「唰」地一聲，那扇暗門，已然關上！

賴五搶前一步，身形一沉，正想再將那道暗門打開之際，陡然間，一股陰柔已極的勁風劈面撞了過來，段翠已然一掌攻到。

大俠賴五的功力，雖然在段翠之上，但是他要一面抵擋段翠的一掌，一面運氣至足，聚集千斤以上的力道，却也是不能。

百忙之中，他只是反手一掌，疾拍而出，轟然巨響中，將段翠硬生生逼退了一步。

段翠厲聲道：「外子鑄劍之所，妄入者死，賴大俠莫非不知麼？」

賴五道：「那妳將董姑娘弄出來。」

段翠一聲怪笑，道：「她自食其果，怪得誰來？」

賴五雙臂，微微向上抬起，他自然也知道，劍癡侯子青的鑄劍之所，若不是經他同意，任何人闖了進去，便與他立成死敵。更何況，此際鑄劍之所中，還不止侯子青一人，另有那下手極辣的灰衣人在，董小梅糊裡糊塗地闖了進去，實是凶多吉少！

因此，他非要進去，將董小梅拉了出來不可。他在雙臂，向上緩緩抬起之際，已然蓄定了九成以上功力，自度雙掌推出，即使段翠和那姓崔的中年婦女，合力以拒，也必然可以將

她們逼出丈許。

而是要將她們逼出丈許，自己便有機會，可以將門打開！

賴五的計畫，本來也極其周章，可是，就在他雙臂微抬之際，只聽得南天一鳳，一聲冷笑，手掌翻處，突然寒光耀眼，冷氣森森，一道銀虹，伸屈不定，已然向賴五當胸刺到。

那一道銀虹，來勢之疾，實是無與倫比，電光石火之間，已然欺到了賴五的胸前。

賴五的目光，何等銳利，但是急切之間，却也未曾看出，那疾攻而來的，是什麼兵刃！

他只得身形展動，向後疾退了三步。

但是他剛一退出，段翠連聲冷笑中，精芒流轉，銀虹閃動，第二招又已然攻了過來。

賴五在成名之後，早已不用兵刃，此際，他雖然未曾看出，段翠手中所使的，究竟是什麼兵刃，但是可想而知，一定是一件神妙已極的物事。

因此，他在後退之際，經過方生智的身旁，已然疾一探手，將方生智的一柄長劍，抓在手中。同時，掌力一送，將方生智撞出了幾步，迴手一劍，恰好向段翠的兵刃，迎了上去。

他拔劍、撞人、迴劍相格，三個動作，在電光石火之中，一氣呵成，但是却又如同行雲流水，毫無急迫之狀，確已臻武學巔峯。連南天一鳳段翠，也禁不住叫了一聲好！

但是，南天一鳳的一個「好」字才出口，只聽得「錚」地一聲，賴五手中的長劍，已然只剩下了一半！這一個變化，早在賴五意料之中，就在他手中劍被削斷之際，他已然看清，

段翠手中所使，乃是一柄其薄無比，銀光閃閃的長劍。

不問可知，那一柄長劍，自然是侯子靑所鑄的精品。

賴五手中斷劍一揚，向段翠手中銀劍的劍身，疾挑而出！

這一下，賴五不但出手奇快，而且，也足蘊了八成以上眞力，在斷劍之上，若能撞中段翠手中的銀劍，一定可以將劍砸飛。

但是，賴五那一招，甫一使出，突然聽得「唰」地一聲，銀光頓斂，段翠手中的那柄銀劍，竟然縮了回來，盤成了一團！

這一下，倒是大大地出於賴五的意料之外，他一挑挑空，身子直欺近去，段翠手腕一振，那柄柔軟之極的銀劍，重又「唰」地展開，劍尖亂顫，幻出朵朵劍花，向賴五當頭罩下！

賴五的內外功造詣，均已臻極高之境，他一身橫練外功，更已到了第八重的境界，若是尋常的兵刃，刺到了他的身上，不但不能傷他，而且，被他內力反震，還有震斷的可能。

可是，段翠所使的那柄銀劍，却是削金斷玉的珍品。

賴五的外功再好，也是難以抵擋。

當下賴五一見段翠重又疾攻而至，劍下絕不留情，身形一矮，「嗖嗖嗖」三聲，銀劍在他頭頂掠過，將他頭髮削去了幾綹。

而賴五也在此時，棄了斷劍，雙掌向前疾推，掌風如濤，直攻段翠下盤。

段翠見自己利器在手，尚且不能佔盡上風，心中也不禁大是駭然，她心知若是被賴五的掌風，撞個正着的話，雙腿可能就此斷折，因此連忙足尖一點，向上疾躍了過來。賴五的掌風，貼地掃出，撞在丈許開外的一堵墻上，轟然巨響，長廊之中，狂飆陡生，勁風迴蕩，聲勢之猛，實是無出其右！

段翠人才躍起，銀劍連施三招，銀虹繚繞，向賴五當頭罩下。

賴五雙掌無功，段翠嚴密無比的劍勢源源而來，只得又向後退出了幾步。

段翠身形向下一沉，手臂振動，又是一連七八劍攻出。賴五見走廊之中，使展不開，反正此際，離那道暗門，已有近兩丈距離，一時之間，也難以搶近前去，不如先退到草地上，設法將她手中的銀劍，搶了下來再說！

因此，他並不還手，只是身形，連連後退，一面叫道：「方老，快退！」

賴五和方生智兩人，向後退出，段翠一步一步，向前逼了過來。

只聽得她叫道：「崔姑娘，在草地之上，擺大天星陣，別讓阿鳳走近。」

侯銀鳳叫道：「娘，我要看！」

段翠叱道：「閉口！」

侯銀鳳一怔之間，那姓崔的中年婦女，一拉她的手腕，已然將她拉得向後轉了開去。

賴五和方生智兩人，聽得段翠如此吩咐，心中也不禁暗自生驚。

賴五低聲道：「方老，別離我身旁，咱們見機行事！」

方生智答應了一聲，兩人仍是向後退去，不一會，便已然來到了後花園的那一片草地之中。

他們才一退入草地，只覺得陽光之下，晶光閃耀，賴五定睛一看，只見三十六個中年婦女，手中各執着一柄精芒四射的短劍，已然列隊，排在草地上。

段翠冷冷地道：「賴大俠，這可是你咎由自取，怪不得我！」

賴五自從早年，因為一件事情，令得他雄心頓消，之後，無論是什麼事，他都淡然置之，可以不與人爭執，便不與人爭執。

可是此際，面對着如此的强敵，他昔年豪態，頓時恢復。

只聽得他一聲長嘯，響遏行雲，朗聲道：「不錯，但侯夫人，妳要是有了什麼失閃，可也是咎由自取！」他一面說，一面已向那列成四行，三十六名中年婦人，疾衝了過去。

段翠手中銀劍一指，喝道：「散開！」

她一個「開」字，尚兀自在半空之中是蕩漾不絕，那三十六人，已然翩若驚鴻，一齊散了開去，開始游走起來。

賴五本來想先下手為强而衝向前去，將那短劍，搶兩柄在手中再說。

可是電光石火之間，大天星陣法已然展開，只見眼前，人影幌動，無聲無息。每一個

人影，如真如幻，似虛似實，再想奪劍，已然不能！

賴五大聲叫道：「方老，跟在我的後面！」

他大踏步跨出了五步，對於四面八方，疾攻而至的人影，視若無睹，陡然之間，雙掌向前，猛地推了出去！

他那兩掌，挾着排山倒海之力，向前推出，將身前所有人影，一齊硬逼了開去，眼前立時現出一條空隙來。賴五身形一幌，已然疾掠出了丈許，來到了一枚高約丈許，粗可徑尺的石筍之旁，雙掌一用力，「轟」地一聲，已然將那枚石筍，硬拔了起來。

那枚石筍，埋在地上，也有四五尺深，一拔了起來，足有一丈五六尺長。

賴五才一將石筍拔起，他雙掌掌力，所衝開的那一條路，也立即為人影所填沒。

賴五沉聲道：「方老，舞劍護身，不可妄攻！」

方生智本來，也是武林之中，一流高手，可是此際，他身在大天星陣中，只見幢幢人影，各自在移動之間，捲起閃閃晶光，已然眼花撩亂，不克自制，幾乎搖搖欲墜。

聽得賴五一叫，他才猛地驚起，生死存亡，在此一戰，怎可大意？

因此，連忙展開了極是綿密的「風雷劍法」，將全身護了個風雨不透！

賴五大喝一聲，揮起了手中的石筍，蕩起了勁疾無比的陣陣勁風，將四周圍無數人影，一齊逼在兩丈開外，近不了身。

賴五「哈哈」大笑，身形展動，一面揮動石筍，一面向前，疾衝而出。但是，不論他衝向何處，四周圍總是綿綿不絕的人影，如潮水也似，湧了過來，雖然不能近身，但賴五却也衝不出去。

雙方相持了約莫半個來時辰，賴五心中，也不禁暗暗吃驚。

因爲照這情形看來，「大天星陣」一經展開，確是威力無比，不明陣法秘奧，實難衝出。

而如今暫時，雖然憑石筍蕩起的勁風，將三十六人逼住。

但是，就這樣下去，那三十六人，可以支持的時間，一定比他來得長，因爲他手中石筍，何等沉重，不斷揮舞，內力總有消耗盡的時候！

可是此際，他却又想不出什麼辦法來，可以令得他和方生智兩人，一齊全身而退。

而且，即使他有辦法，可以和方生智兩人，一齊全身而退，他也不願意就此離去，因爲董小梅尚未救出，他又怎能離去？

他一想及，自己在大天星陣中，可能會被困上極長的時間，因此在石筍揮動之間，已然收回了幾成內力。這一來，所蕩起的勁風，便不如剛才之盛，四面八方，如同潮水也似的人影，也疾了近來，精芒四射，劍影如山。但是却仍然攻不到賴五和方生智兩人的身上，仍被逼在四五尺開外！

如今，暫且擱下大俠賴五和方生智兩人，被困在大天星陣中，究竟勝負如何一事不表。

却說龍慕白在被侯子青拉住，在黑暗的甬道之中，向前疾馳而出之際，所發生的事。

三四

當時，龍慕白身不由主，被侯子青拖住，向前飛掠而出，心中忐忑不已，不知是吉是凶。在黑暗中馳了約有兩盞茶時，算來已然馳出了兩三里，突然覺出，盤旋不已，正在向上昇去！

龍慕白心中，不禁吃了一驚，道：「我們上那裡去？」

侯子青沉聲道：「別問，只管快點奔馳便是了！」

龍慕白心中，實是莫名其妙，只得眞氣連提，展開輕功，向上昇去。

沒有多久，已然可以看到有亮光，自上面照了下來，龍慕白也已然看清，自己正是飛馳在一道不知有多麼高的螺旋形的石階之上。向上去，看情形是正在山腹之中，而這一道石級，則是直通到山頂上面去的。

越向上馳去，越是光亮，沒有多久，已然可以看得到藍天白雲。侯子青一抖手，將龍慕白自一個圓洞之中，疾拋而出，他自己也足尖一點掠了出來。

龍慕白一被拋起之後，立即身形一個盤旋，定下身形來，在地上站定。

只見自己果然已經置身於峯頂之上。

向下望去，銀鳳谷和剛才自己所在的那座宮殿，俱都可見，山巒起伏，雲烟四起，極是壯觀。但龍慕白身在此際，却是無暇觀賞。

只見峯頂之上，乃是老大一片平地，有一個天池，池水碧也似綠，從幾個缺口處，池水流了下去，化爲飛瀑，注入銀鳳谷的湖中。

在平地之上，一列排着二十來隻大小不同的爐子，最小的，也比人還高。

此際，在那最高的一隻，約達兩丈上下高下的爐子中，正爐火融融，一個灰衣人，正在用力拉動風箱，爐火已成白色，如同太陽一樣，不可逼視。

在爐上，放着一隻白色的圓鍋，鍋中放的是什麼東西，並看不到，但是却有紫光上騰。

龍慕白一見這等情形，便知道那是侯子青和灰衣人，正在以震天金英鑄劍。

可是他却不明白，兩人鑄劍，何以將自己拉了上來，只聽得侯子青才一上來，便問道：「可有什麼變化麼？」

那灰衣人抬頭道：「只聽得有輕微的『卜卜』之聲！」

侯子青像是呆了一呆，「噢」地一聲，身形一幌，已然來到了爐旁。

爐旁邊，有一條極大的石柱，侯子青攀緣而上，爬高了兩丈許，低頭向鍋內看去。

只見他雙眼之中，精光四射，呆了片刻，道：「不要緊，並無異狀！」

他話一說完，便已然躍了下來，向龍慕白一揮手，道：「你捕獵野味，挑煤羹飯，別的

事，不用你管！」他一面說，一面才抬頭向龍慕白看來，話一講完，才「咦」地一聲，道：「你叫什麼名字？怎麼以前我未曾見過你？」

侯子青此言一出，龍慕白心中方始恍然明白，原來侯子青是認錯人了。

侯子青和灰衣人鑄劍，一定是一點空也抽不出來，所以要人幫手，而侯子青匆匆回到室中，不分青紅皀白，便將自己當成了銀鳳谷中的人，將自己拉了上來幫手！

龍慕白吸了一口氣，道：「侯先生，你弄錯了，我不是銀鳳谷中的人。」

侯子青猛地一怔，道：「那你是什麼人？」

龍慕白道：「我叫龍慕白——」

侯子青一揮手道：「誰理你叫什麼名字，你是何等樣人？」

龍慕白道：「點蒼掌門，風雷劍客，是我外公。」

侯子青厲聲道：「你來銀鳳谷作甚？」

龍慕白道：「令嬡侯姑娘，欲强佔青葱峯，我外公和大俠賴五，帶了我前來說項的。」

侯子青又呆了一呆，那灰衣人一笑，道：「賴五也來了麼？只怕是爲了這塊震天金英吧！」

龍慕白一聽，不由得大不以爲然，道：「前輩莫要如此說法，賴大俠根本不知什麼震天金英不震天金英。」

灰衣人「嘿」地一聲冷笑，道：「你何必向賴五的臉上貼金？」

龍慕白心知眼前兩人，全是當世一流高手，因此，他聽了灰衣人的話，心中雖是不服，却也是不敢多加反駁，只是道：「侯先生，我突然不見，賴大俠和我外公，必然心急，請讓我回去吧！」

侯子青忙道：「胡說，我那裡還有時間，再去找他人來幫手？你在此，至多半年，或許只要五個月，便可下去了，心急什麼？」

龍慕白不由得啼笑皆非，忙道：「侯先生——」

可是侯子青不等他講完，已然厲聲道：「不必多言，我也不會白要你忙上半年的，煤在天池之旁的一個地窖中，快去挑來，爐火就要轉紅了，快！快！」

龍慕白大急道：「侯先生，那你至少讓我去告知他們，我在此處！」

侯子青道：「不能！」

灰衣人也道：「你雖然要在此半年，但必得極大的好處，我們兩人在此鑄劍，絕不容他人知曉，你還不快依言去作麼？」

龍慕白苦笑道：「但是我——」

侯子青一聲怪叫，手腕翻處，一掌已然蓄定了勢子，道：「你要命不要？」

龍慕白一聽侯子青此言，面色不由得陡地爲之一變，他性格何等倔强，本來，對侯子青

和灰衣人兩人的態度，心中已然十分不滿，但總還敬他們是武林前輩，因此沒有發作。

如今一見侯子青以死相脅，怎能忍得住？一聲長笑，道：「侯先生，若要動手，我豈是你的對手？但如果你要逼我行事，我也只有勉力奉陪，至多一死而已。」

他那幾句話，講得極是慷慨激烈，昂起了頭，意氣極豪。

侯子青呆了一呆，那一掌僵在半空，拍不出去，灰衣人「哈哈」一笑，道：「好小子！好小子！」

侯子青也是一笑，放下手來，又在龍慕白的肩頭上拍了兩拍，道：「小兄弟，你說得對，適才有所冒犯，尚祈不要見怪。我這裡實在要人幫手，你就幫我一下，我必不令你吃虧如何？」

龍慕白見侯子青在突然之間變了態度，心知對方絕不是不講理之人，心中反倒過意不去，道：「晚輩出言無狀，兩位前輩莫怪。」

灰衣人道：「閒話少說，你可答應幫手？」

龍慕白想了一想，暗忖這兩人俱是武林之中，頂兒尖兒的人物，就算自己在日後，得不到他們的好處，就在這半年之中，也定將受益匪淺，何不答應了他們？因此便道：「可以，但是我必需和賴大俠，我外公以及董姑娘說一聲。」

灰衣人雙目一皺，道：「怎麼又跑出一個董姑娘來了？」

龍慕白道：「她是冷面閻王董路的女兒，和我一起來的。」

灰衣人若有深意地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龍慕白面上不禁一紅，想要分辯幾句，但是還未曾開口，灰衣人又道：「小朋友，賴五此人，武林中人人皆稱他為大俠，但是我覺得其人，甚是討厭。就讓他急上一急，開個玩笑，你說如何？」

龍慕白道：「這個——」

正在此際，已然聽得山谷之中，傳來了賴五的陣陣高嘯之聲。

侯子青立即也長嘯起來，和賴五對答了幾句，龍慕白也大叫道：「賴大俠，我在這裡！」可是賴五和侯子青兩人，功力何等深湛，他們兩人，一在崖頂，一在谷底，交談之際，如同正面相對一樣。龍慕白雖然高聲大叫，但是他的聲音，尚未傳到谷底，便已然被風吹散，賴五並未曾聽到。

龍慕白無法可施，只得依言去湖邊地窖之中，挑了許多煤塊來。侯子青和灰衣人，更是忙碌不已，一個加煤，一個扯風箱，沒有一刻有閒，灰衣人嘆道：「再有一人幫手，那就好了。」

侯子青道：「如今爐火，已達極高的溫度，震天金英隨時可以熔開，實是不能再抽空去叫人了！」

龍慕白在一旁聽了，忙道：「侯先生，容我去如何？」

侯子青道：「你也一樣走不開，只好我們三個人，忙一點了！」

他一面說，一面又搬動了一副極大的模子，放在火爐旁邊。

那模子中，有兩道淺淺的凹糟，寬可兩指，深才兩分，長約四尺。

侯子青向那模子一指，向灰衣人道：「你看，劍鑄成後，如此模樣可好？」

灰衣人看了一看，道：「不嫌太長些麼？」

侯子青道：「不長，不長，震天金英雖重，但化開之後，雜質盡去，輕若無物！」

灰衣人道：「多多拜託。」

侯子青又囑咐龍慕白去挑水來以供淬劍之用。三人正在忙着，陡然之間，聽來那圓洞之下，山腹內的通道之中，傳來了一聲一聲的呼喚。開始時，還聽不很清楚，可是轉眼之間，却已然可以聽出，那正是一個少女，在聲聲呼喚「龍公子！」

龍慕白抹了抹汗，忙道：「董姑娘來了！」

侯子青怔了一怔，道：「胡說，她怎麼能夠進那秘道？」

侯子青一言甫畢，董小梅的聲音，已然更是響亮，陡然之間，只見一條人影，自圓洞中飛掠而出。在半空中一個盤旋，落了下來，正是手中持着青光閃閃的寒鐵索的董小梅！

董小梅一見龍慕白，立卽雙目流淚，大叫道：「龍公子！」

她一面叫，一面撲了過來，龍慕白雙臂一伸，將她接住，道：「小梅，妳怎麼啦？」

董小梅哭道：「我沒有什麼，你怎麼啦？」

龍慕白道：「我也沒有什麼。」

董小梅破涕爲笑，道：「謝天謝地，我們以爲你遇害了！」

龍慕白忙道：「他們怎麼了？」

董小梅道：「賴大俠、方老俠，正在和段翠理論，只怕這上下，已然打起來啦，你在這裡作什麼？」

龍慕白道：「我在這裡，幫侯先生鑄劍。」

董小梅這才向侯子青和灰衣人兩人，望了一眼。

灰衣人一笑，道：「小女娃子，又見面了。」

董小梅「哼」地一聲，道：「你不是好東西！」

龍慕白吃了一驚，忙道：「小梅，妳如何對這位前輩如此無禮？」

董小梅扁了扁嘴，道：「他叫我到衡山去見皓首神龍，我差點沒死在皓首神龍手下！」

灰衣人却並不以爲忤，道：「好東西也罷，壞東西也罷，小女娃妳來得正好，我們正要多一人幫手啦！妳快去弄點吃的東西，咱們肚餓了。」

董小梅道：「誰幫你們手？我和龍公子，要下去了。」

灰衣人緩緩地搖了搖頭，道：「不行！」

董小梅道：「為什麼不行？」

灰衣人「哈哈」一笑，道：「小姑娘，不行就是不行！」

董小梅急道：「你不講理啊！」

灰衣人笑嘻嘻地，站了起來，剛要開口講話，忽然聽得下面銀鳳谷中，傳來一陣，急驟之極，聽來驚心動魄的「噹噹」鐘聲。

那鐘聲傳上了山崖，聽來仍是十分清晰，灰衣人忙道：「侯兄，這是什麼意思？」

侯子青道：「有人來了！」

灰衣人忙道：「什麼人？」

侯子青道：「我也不知道，但其人一定非同小可，他是從後山闖進來的，已然闖過了我們所設的七重禁制，直達宮中。」

灰衣人道：「我們可要下去看一看？」

侯子青像是也舉棋不定，就在此際，忽然聽得鍋中，「嗤嗤」兩聲，紫光上騰之中，如正月中的花炮也似，冒出無數紫色的細芒來。

侯子青連忙手足並用，爬上了石柱，向鍋中看去，道：「鑄劍要緊，拙荊自會應付，我們萬萬離不得。」他講到此處，頓了一頓，道：「這兩柄劍，乃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這兩柄劍鑄成之後，千秋萬世，皆傳我侯子青之名！」

灰衣人聞言，半晌不語，方道：「若是來人本領太大，尊夫人應付不了呢？」

侯子青道：「那還不致於，快加煤，震天金英已開始熔了！」

灰衣人和龍慕白兩人，重又忙了起來，董小梅呆了片刻，也幫着龍慕白做起事來。

山谷之中，那急驟已極的鐘聲，約莫響了小半個時辰，便已然停了下來。

在鐘聲陡停之際，侯子青呆了片刻，但是立即又忙碌起來。

過了沒有多久，只聽得山谷之中，又傳來賴五的長嘯之聲，道：「侯劍痴，董姑娘可在你處？」

侯子青答道：「在！龍公子也在！」

賴五的聲音傳了上來，道：「這就是了，在下今日，方知賢伉儷大天星陣之妙，實是佩服得很！」

侯子青深沉道：「賴大俠，適才來援的是誰？」

他一句話才講出，只聽得山谷之中，突然傳來悶雷也似，一聲暴喝，道：「是我！」

這兩個字傳上山崖來，山崖上四人，盡皆吃了一驚，他們都已然聽出，那正是皓首神龍謝音的聲音！侯子青呆了一呆，道：「拙荊無事麼？」

谷中緊接着傳來段翠清脆已極的笑聲，道：「當家的，你也太小覷人了。」

侯子青這才鬆了一口氣，他雖然不知谷中，究竟發生了什麼糾纏，但只要段翠沒有事，

可知皓首神龍一到，雙方便已然罷鬥。他頓了一頓，又道：「龍公子和董姑娘兩人，在我處有事，至多半年，我便放他們下來，兩位慢行。」

皓首神龍和賴五兩人，各自一聲長嘯，嘯聲綿綿不絕，自遠而近，傳了開去，好一會，才聽不見了。侯子青立即又專心注視爐火和鍋內的震天金英變化。董小梅聽了山上山下的對答，心中暗暗高興，她本來就希望能和龍慕白在一起，如今，這個願望，已然達到了，她實是別無他求。

當下，她笑嘻嘻地望了龍慕白一眼，道：「龍公子，我們可以在一起了。」

龍慕白心中却在想，不知道侯銀鳳是否也會上山頂來，竟未曾聽得董小梅的話，董小梅一賭氣，便自跑了開去。

不一會，她已然獵到了十來隻野兔，烤熟了給各人充飢。

一連兩個月，皆是如此，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夜間稍為休息片刻，侯子青和灰衣人兩人，簡直只是每天略打上一個時辰坐，便算是休息。

鍋中的紫光，越來越盛，到了後來，整座爐子上，像是罩了一團紫光瀲灩的紫雲，尤其在晚上，看來更是好看已極。

那一天傍晚，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忙了一天，正在天池之旁，將雙足浸在水中，望着平靜的水面。董小梅在這兩個月來，雖然日夜和龍慕白在一起，但是兩人却忙得連交談的時

間也沒有。

就算有時間說話，龍慕白也是心不在焉，他只是一有空，便在崖邊上，向銀鳳谷望去。

那一晚，董小梅實在忍受不住，她一面踢着池水，一面道：「龍公子，你……你心中究竟在想些什麼？」

龍慕白面上陡地一紅，道：「沒有什麼。」

董小梅嘆了一口氣，道：「你不必瞞我了，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人。」

龍慕白轉過頭去，道：「小梅，妳別胡思亂想了！」

董小梅道：「你才在胡思亂想哩，你還在想冷雪，是也不是？」

龍慕白聽了，不由得哈哈一笑，道：「不是！」

董小梅聽龍慕白答得如此乾脆，也不禁一呆，道：「那是我猜錯了？」

龍慕白道：「自然，我……我只是在想，這兩個月來，我們在這裡，武林之中，又不知發生了什麼變化！」

董小梅水靈靈的眼睛，望着龍慕白，好半晌不說話。

她自然聽得出，龍慕白後來的幾句話，說得極其言不由衷。但是，她却可以肯定，龍慕白說他不是在想念冷雪，乃是實情。

董小梅心中，不禁大是疑惑，那末，龍慕白是在想什麼人呢？

董小梅絕料不到，連日來，龍慕白在思念的，竟會是侯銀鳳！

龍慕白被董小梅澄澈已極的眼睛，望得心頭突突亂跳。他正想藉詞離開之際，忽聽得侯子青一聲歡呼，兩人連忙回看時，只見紫光更盛。侯子青和那灰衣人兩人，全身都被紫光掩映，連兩人的眼光，看來已然成了紫色！

只聽得灰衣人問道：「怎麼了？」

侯子青道：「你來看！你自己來看！」他的聲音之中，充滿了喜悅，不由自主之間，一伸手，將他兩個多月來，一直蒙在面上的那塊黑紗拉了下來。

他拉下了面紗，又抬起頭來，道：「你們都來看啊！」

可是就在那剎時之間，灰衣人、龍慕白和董小梅三人，却呆住了一聲不出！

只見侯子青的面上，傷痕纍纍，可怖之極，再給紫光一照，更是如同鬼怪一般。

灰衣人呆了半晌，首先道：「侯兄，這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侯子青却像是全然未覺一樣，一手抱住了石柱，一手指着鍋內，道：「震天金英化開了，你來看——」在講到此處，才發現望着他的三人，面色大是有異，伸手在面上一摸，苦笑了一下，才道：「我高興過頭，竟將面紗丟了麼？」

灰衣人點頭道：「正是，侯兄，你面上是怎麼弄的？」

侯子青又强笑了兩聲，道：「說來話長，小朋友，小姑娘，快準備砧子鐵鎚，震天金英

已然化開了！」剎時之間，他的聲音之中，又充滿了喜悅之情，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連忙依言而為。

灰衣人也上了石柱，兩人合力，將那口白色的大鍋，慢慢傾側。

日夜不停，兩個多月，終於將那塊稀世異寶震天金英，熔了開來。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心情也是十分緊張。他們知道，自己所參加的工作，關係着武林之中，空前絕後的兩柄寶劍！

他們一齊將模子抬到了爐子的旁邊。

只見那口鍋，傾斜到一定程度，便已然流下了紫光迸射、美麗之極的一股液汁來。那股液汁，一流到模子之中，侯子青連忙一躍而下，火光照映着他的面龐，更是現得可怖。

但無論他的面容，是如何可怖，總掩不了那股喜悅之情！

只見他一躍下來之後，立即將模子的蓋蓋上，吩咐龍慕白，取過大鐵鉗，由灰衣人和龍慕白兩人，一人握一柄鐵鉗，他自己則取起了一柄大鐵鎚，道：「你們一行一動，必須絕對聽我吩咐！」

灰衣人和龍慕白兩人，盡皆答應一聲，侯子青激動無比地等在模子旁邊，約莫過了小半個時辰，一俯身，將模子的蓋子揭了開來。

只見紫光殷殷，震天金英已在模子之中，形成了兩條如長劍的劍坯。

侯子青叫道：「將劍坯挾起來！」

灰衣人和龍慕白兩人，立即一起動作，將兩條劍坯，挾了起來，放在砧上，侯子青掄起大鎚，一鎚一鎚地打了下去。

他每一鎚敲了下去，都冒起一蓬紫色的火星來，鐵砧旁邊的四個人，全都罩在紫色的火星之下，侯子青一直敲到半夜時分，才道：「放到火中去！」

董小梅一直在旁，拉動風箱，火光仍是白灼灼地，龍慕白和灰衣人，依言而為，侯子青這才抹了抹汗，鬆了一口氣，道：「在火中焙上兩個時辰，再來敲鑄。」

龍慕白也鬆了一口氣，道：「侯先生，要多久才能將劍鑄成功？」

侯子青道：「如今看來，大約只要兩個月，曠古未有的一雙劍，便可以鑄成了！」

灰衣人道：「侯兄，你也該歇一下了。」

侯子青來到爐子旁邊，向爐火中看了片刻，道：「你們準備兩桶水，一個時辰之後，再來叫我。」他一面說，一面便向旁走了開去。

灰衣人望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過了一會，嘆了一口氣。

董小梅低聲問道：「前輩，侯先生面上，何以如此駭人？」

灰衣人搖了搖頭，道：「我也不知道，我與他已近二十年未曾見面，這番相見，他始終與我，蒙面相見，我也不知何故！」

董小梅側頭想了片刻，突然「啊」地一聲，道：「我知道了，南天一鳳的面上，也蒙着黑紗，一定也和他一樣的了！」

灰衣人却只是抬頭，望着黑沉沉的天空，面上神色，捉摸不定，像是正在思索一個極其重大的問題，好一會，才喃喃地道：「奇怪啊！奇怪啊！」

董小梅道：「前輩，什麼事奇怪？」

灰衣人一笑，道：「妳怎麼能知道？事情發生之際，妳還未出世哩！」

董小梅忙道：「前輩，你何妨說來聽聽？」

灰衣人又想了片刻，像是在自言自語，道：「若是我所料不差，這件事，當與武林之中，一件極大的秘密有關……但是，那實在……太不可能了！」

他一面說，一面面色沉重，不斷搖頭。

董小梅還想再問，灰衣人已然道：「小姑娘，不必多問了，我不會說的。」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滿腹狐疑，不知道灰衣人那幾句話，是什麼意思。

灰衣人慢慢地拉着風箱，保持着爐火的旺熾，過了一個時辰，他揚聲叫道：「侯兄！侯兄！」

侯子青一躍而起，飛掠而至。向爐中一看，道：「快挾了起來！」

灰衣人和龍慕白，又將劍坯，挾了起來，侯子青道：「浸入水中！」

兩人依言而為，將劍坯浸入水中，只聽得「嗤」、「嗤」兩聲，冒起兩股紫氣。

侯子青又叫道：「取出來！」

兩人又連忙取出，將劍坯放在砧上，侯子青掄起大鐵鎚，又敲打起來。

接連下來的兩個月中，更是忙得不可開交，漸漸地劍已成形了，侯子青又忙於配劍鍔，配劍把，作劍鞘。直到離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上鑄劍崖來，剛好四個月的那一天晚上，兩柄寶劍，眼看已將鑄成。

侯子青在傍晚時分，吩咐龍慕白和董小梅道：「你們兩人，今晚好好地去睡一覺吧，夜來若是聽到什麼聲響，不可多事。」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在這四個月來，根本沒有得到過一晚好睡，聞言答應了一聲，董小梅問道：「侯先生，劍已鑄就了麼？」

侯子青的面色，突然顯得十分沉重，和灰衣人對望了一眼，道：「只差最後一道手續了，你們明早，便可以看到這一雙自古至今，從未有的寶劍了！」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經過了這四個月來的辛苦，想到明天便可以看到寶劍，雖然寶劍不是歸自己所有，但是心中，卻也是喜悅無比。

他們兩人，遵照侯子青的吩咐，遠遠地走了開去，繞過了天池，來到了兩棵古松之下，坐了下來。那兩棵古松，後面有一座高約兩丈的石壁，將鑄劍之所，全都擋住，更顯得極其

幽靜。

兩人坐了下來之後，董小梅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龍公子，明日劍一鑄成，我們就要離開這裡了！」

龍慕白心中，別有所思。他想到劍鑄成，自己自然可以下鑄劍崖去，下了鑄劍崖，當然可以和侯銀鳳見面了。但是，見面之後，自己卻又沒有理由，在銀鳳谷中再逗留下去，轉眼便要別離！

他想至此處，心中也不禁悵然，隨口應道：「是啊，我們要離開這裡了！」

董小梅道：「你離開這裡之後，向那裡去？」

龍慕白想了片刻，道：「自然先到青蔥峯，去找我外公。」

董小梅嘆了一口氣，道：「這四個月來，日子過得太快了，再過兩個月，我爹爹便要出寒梅谷了，龍公子，我再求你一件事。」

龍慕白道：「什麼事？」

董小梅道：「巫山朝日峯上，武林人物爭名大會，也即將開始，這是百年難逢之盛，我想在爹找到我之前，去看上一看，你可能陪我去麼？」

董小梅的話，講來十分幽怨。

三五

龍慕白心想，自己反正沒有固定的地方可去，又何妨答應她？便點了點頭，道：「好的。」

董小梅笑逐顏開，道：「我知道你對我最好，一定會答應我的！」

兩人在樹下躺了下來，龍慕白自始至終，只將董小梅當作是自己的小妹妹，因此由得她躺在身邊。董小梅頭靠在龍慕白的肩上，心中覺得無限滿足，沒有多久，兩人便自沉沉睡去。

這四個月來，他們何等疲倦，一旦得到酣睡，便睡得十分熟，也不知睡了多久，龍慕白在朦朧之中，像是聽到灰衣人和侯子青兩人，正在爭執。

只聽得灰衣人大聲道：「侯兄，不可！」

侯子青的語音，却十分堅定，道：「你別管我，我一生只求鑄一柄寶劍，便於願已足，如今有兩柄之多，又有何憾？」

灰衣人則道：「不可，侯兄，我寧願永勝不過謝老頭了！」

侯子青則幾乎是在怒吼，道：「你莫非要阻我畢生心願的完成麼？快閉嘴！」

灰衣人則道：「侯兄，你連日未睡，精神不佳，還是快去休——」

可是灰衣人只講到此處，却突然住口不言。只聽得侯子青「哈哈」大笑之聲，傳了過來。龍慕白心中，不禁大是奇怪，暗忖他們兩人，在爭執些什麼？爲何灰衣人突然住口不言？

正在此際，只聽得身旁的董小梅，也迷迷糊糊地道：「誰在說話？」

敢情她比龍慕白睡得更熟，更是朦朧之中，聽得有人講話之聲，至於什麼人，講的是什麼話，她却一聲也聽不出。

龍慕白忙道：「是灰衣前輩和侯先生。」

董小梅道：「由得他們……去吧！」一個翻身，重又睡着。

龍慕白本來，想走過去看上一看的，但是他聽得董小梅如此說法，想起今晚侯子青吩咐自己，夜來若是聽到什麼聲響，不可多事。心想他們兩人，爭執幾句，雖然事出非常，但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便打消了前去觀看的念頭，重又躺了下來睡去。龍慕白當然不知道他此際打消了前去觀看的念頭，會令得武林添多一件難以解釋的疑案，令得他和董小梅兩人，在武林中，幾無立足之地！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直到第二天早上，紅日高昇，方始一起醒來。

董小梅揉了揉眼睛，四面一看，道：「咦，怎麼那麼靜啊！」

龍慕白也已然覺出，山頂之上，實是靜得出奇，他呆了一呆，道：「這幾個月來，爐火

轟轟，敲劍叮噹，震耳欲聾，如今劍已鑄就，自然靜了！」

董小梅一躍而起，道：「咱們看劍去！」

龍慕白也站起身來，道：「我們能夠最先看到那兩柄寶劍，總算眼福不淺！」

董小梅道：「龍大哥，昨天侯先生試劍，那劍看來好看，實際上却並不鋒利，不知何故？」

龍慕白道：「他不是說還要最後一道手續麼？今日劍已鑄成，一定鋒銳無匹了。」

兩人一面說，一面向前掠出，繞過了池水，尚未來到爐子旁邊時，兩人已然陡地一呆！

董小梅失聲道：「龍大哥，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相隔十來丈，他們已然看到，侯子青倚着石柱而立，姿勢十分怪異，像是隨時可以跌倒一樣，而灰衣人則臉向下，伏在地上，背上老大一灘紅色，分明是已然凝結的鮮血！

龍慕白一見這等情形，心中又是陡地一呆，連忙向前衝出了丈許，董小梅緊緊地跟在他的後面，兩人來得近了，心頭更是怦怦亂跳！

只見侯子青面如黃蠟，面上更泛着一個詭異之極的笑容，分明已然死去。

而灰衣人伏在地上，背後一個極深的傷口，雖然看不到他的面部，也是可以斷定凶多吉少！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一時之間，面面相覷，不知說什麼才好！

他們只當今天醒來，便可以看到那一雙稀世異珍，由震天金英鑄成的寶劍了，但是，侯子青和灰衣人，却已然雙雙死去！

兩人呆了一會，董小梅才吸了一口氣，道：「龍大哥，那兩柄寶劍呢？」

龍慕白早已注意到，在石柱旁，留着劍鞘，寶劍已經不見。

他忙道：「只怕寶劍已給下手之人盜走了！」

董小梅睜大了眼睛，道：「龍大哥，你說他們兩人，是被人害死的？」

龍慕白道：「我想是。」

董小梅苦笑一下，道：「龍大哥，你可曾想過，這兩人武功之高，誰能夠在一夜之間，將他們害死，而不驚醒我們？」

龍慕白一聽得董小梅如此說法，陡地想起昨日午夜，在熟睡之中，曾聽得灰衣人和侯子青兩人爭執一事來。但却也不像是和人動手，細細想來，那只像是侯子青要做一件什麼事，而灰衣人不肯讓他做而已。

除了他們兩人，在半夜中有過那幾句爭執之外，似乎再也沒有聽到任何聲息，確與董小梅所言，這兩人武功，均臻絕頂，什麼人能夠悄沒聲地害了他們，而不驚動自己？

龍慕白想了一回，覺得茫無頭緒，道：「小梅，那妳說怎麼樣？」

董小梅道：「會不會他們兩人，是……自相殘殺而死的？」

龍慕白又向兩人的屍體踏近了兩步，只見侯子青的傷處，十分奇特，在他右腕之處，有着老大的一個傷口，看來全身鮮血，盡皆放盡，是以才會死得如此難看，面如黃蠟。

而灰衣人背部的傷口，却分明是劍刺出來的，龍慕白將灰衣人的屍體弄正，只見他胸前，也是鮮血殷然，可知那一劍，刺得極深，自背至胸，竟然刺穿！

灰衣人的面上神色，極其激動，可知他在臨死之前的一刹那，一定有着什麼令得他激動的事情發生過。至於那究竟是什麼事情，灰衣人已經死了，當然也沒有人能知道了。

龍慕白看了半晌，道：「若說他們兩人，是自相殘殺而死，那麼劍呢？」

董小梅道：「或許他們正是爲了爭劍，而在兩敗俱傷之後，寶劍已被拋下鑄劍崖了！」

龍慕白又想了半晌，緩緩地搖了搖頭，道：「小梅，這幾個月來，我們和他們兩人相處，妳覺得他們爲人如何？」

董小梅道：「他們兩人，自然是光明磊落之人——龍大哥，你可是說，殺死他們的，另有其人麼？」

龍慕白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實是非同小可，侯子青一死，段翠豈肯甘休？而那灰衣人是何來歷，我們雖不知道，但只聽大俠賴五，一提起他，便面上變色，可知絕非等閒人物！」

他講到此處，頓了一頓。

董小梅睜大了眼睛望着他，也想到了事態嚴重性。

龍慕白嘆了一口氣，道：「他們兩人，突然死去，可能便因此，而引起武林之中，一場大的風波來！」

董小梅駭然道：「龍大哥，那我們也一定脫不了干係了！」

龍慕白苦笑道：「自然。」

董小梅忙道：「龍大哥，那麼，我們快悄沒聲地溜走了吧！」

龍慕白道：「小梅，我們切不可溜走，而要到銀鳳谷去，將崖頂上所發生的不幸之事，講與南天一鳳段翠知道！」

董小梅道：「龍大哥，段翠不是講理之人，他一定會以爲這兩人是我們所害的！」

龍慕白嘆了一口氣，道：「也許她會如此以爲，但我們總可以剖白。如果我們一走了之後，那時就連剖白的機會都失去了！」

董小梅呆了半晌，雙目含淚，仰起頭來，道：「龍大哥，我有辦法了。」

龍慕白道：「什麼辦法？」

董小梅道：「龍大哥，事情定是十分嚴重，與其我們兩人，會一齊被人冤枉，不如由我一人，將事情認了下來……」

董小梅尚未講完，龍慕白已然搖手道：「小梅，妳可異想天開了。崖頂上只有我們四人

，他們兩人死了，我們當然嫌疑極大，但我們兩人，武功低微，怎能害了他們？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豈可以將自己未曾做的事，硬攬在身上。」

董小梅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龍大哥，只怕事情水落石出之際，我們早已死在段翠掌下，化爲兩堆白骨了！」

龍慕白也感到了一陣寒意，因爲董小梅的話，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可是，他自然不願蒙不白之寃，一走了之，而且侯子青、灰衣人，全是一流高手，自然交遍天下，想也溜不遠的。他又不願董小梅無中生有，將事情承擔下來。

因此，唯一的辦法，便是光明磊落地去見南天一鳳段翠！

龍慕白又向侯子青和灰衣人兩人的屍體，望了一眼，對於這兩位武林一流人物之事，他們心中，實也感到無限悵茫。

兩人各帶着沉重的心情，離開了鑄劍崖，在山腹之中，順着石級，盤旋下降，不一會，便來到甬道之中，不消小半個時辰，已到甬道盡頭。

兩人不知如何由內，開啟那扇暗門，只得用盡力道，在門上敲擂，發出「砰砰」之聲，約莫過了兩盞茶時，只聽得「唰」地一聲，暗門移了開來，站在門口的，正是那姓崔的中年婦女。

龍慕白忙道：「快帶我們去見侯夫人，我們有要事奉告！」

那姓焦的中年婦女冷冷地打量了兩人一眼，口角上突然浮起了一個詭異的微笑，道：「你們有什麼事要見侯夫人？」

董小梅道：「事情極爲嚴重，見了侯夫人，我們自然會說的。」

那中年婦女冷笑一聲，道：「跟我來！」轉身便走，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跟在後面，走出三幾步，已然聽得「砰」地一聲，門已關上。兩人心頭盡皆怦怦亂跳，想到段翠一聽到侯子青的死訊之後，突然勃然大怒，自己只怕連剖白的話都未曾出口，便已然死在她的掌下了！因此心情，實是十分緊張。

不一會，便出了九曲迴廊，那中年婦女引着兩人，來到了偏殿之外，便朗聲道：「夫人，龍公子和董姑娘，自崖頂下來了。」

殿中傳出段翠冷冷的聲音，道：「叫他們滾吧！」

中年婦女道：「夫人，他們兩人，說有要事奉告。」

段翠「哼」地一聲，道：「什麼要事，快攆他們出去！」

龍慕白忙道：「侯夫人，事情非比尋常，侯先生已然死了！」

龍慕白此言一出口，剎時之間，殿內殿外，盡皆靜到了極點。

可是那種沉靜，却只是維持了極短的時間，緊接着「轟」地一聲巨響，緊閉着的門，隨着一股排山倒海也似的大力，倒了下來。龍慕白、董小梅，和那中年婦女，身不由主，一齊

被那股大力，撞退了七八步遠近。

而門才倒下，人影一閃，南天一鳳，仍是以紗蒙面，已然站在兩人的面前！

從南天一鳳段翠眼中所射出來的光芒，實是令人心悸！

只聽得她尖聲道：「天魂上人呢？」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盡皆一呆。

天魂上人之名，他們兩人，自然知道，那是武林之中，除大俠賴五之外，另一個內外兼修，橫練外功，已到第七重境界的一流高手。黑道中人，提起浙江東雁蕩天魂上人，莫不喪胆。

但段翠在此際，提起天魂上人的名頭來，却令得兩人莫名其妙，一時之間，不知怎樣回答才好！段翠重又厲聲道：「他在什麼地方？」

龍慕白道：「侯夫人，妳問的是什麼人？」

段翠厲聲道：「東雁蕩天魂上人，他不是和你們一起在鑄劍崖上的麼？」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究竟是十分聰明之人，一聽得段翠如此說法，心中不禁更是大為驚駭，董小梅失聲道：「侯夫人，妳說那灰人，便是東雁蕩天魂上人麼？」

段翠道：「自然是他，快說，他在那裡！」

龍慕白嘆了一口氣，道：「天魂上人，也已然死了！」

段翠陡地一呆了一呆，雙眼之中，精芒更甚，一字一頓，道：「你是說，他們兩人，一齊死了麼？」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一齊點頭道：「正是。」

段翠道：「那麼，鑄成的寶劍呢？」

龍慕白急急道：「昨晚，侯先生道劍在今日，便可鑄好，吩咐我們早去休息。今日一早，我們便發現兩人，已然死去，寶劍也已然不知所踪了。」

段翠向兩人踏出了一步，兩人閉住了氣，心中更是緊張之極。

好一會，才聽得段翠道：「崔姑娘，妳將他們兩人守住，我到鑄劍崖上，看看就來。」

那中年婦女，答應了一聲，段翠身形一幌，已然掠出了老遠。

中年婦女雙手一伸，已然抓住了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的手臂。

她那一抓，用的力道極大，兩人只覺得手臂上一陣劇痛，董小梅怒道：「妳這是作什麼？」

中年婦女冷冷地道：「你們闖下瀰天大禍了！」

董小梅道：「胡說！」

中年婦女冷笑一聲，雙臂一挽，將兩人一齊震退幾步，到了殿中，她自己則踏前幾步，守在門口。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本來就無意逃走，此際也懶得和她理論，便在椅上坐了下

來。

過了約莫半個時辰，在這半個時辰中，他們兩人，心中俱是七上八落，不知事態將會如何。半個時辰之後，只聽得一陣極其沉重的腳步聲，很迅速地傳了過來，聽來就像是一陣急驟已極的鼓聲一樣。

片刻之間，腳步聲已然傳近，南天一鳳段翠，也已然來到了門口。

那姓崔的中年婦人問道：「夫人……」

可是她只說了兩個字，段翠一拂衣袖，便已然將她拂退了開去。

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一見段翠眼中，殺機大盛，心知不妙，忙道：「侯夫人……」

但是他們一言甫畢，只聽得段翠，一聲怪叫，整個人已然向前疾撲了過來，同時，一道銀虹，已然起自她的手上，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大驚欲避時，已然慢了一步。

董小梅首先覺出，肩頭一陣劇痛，琵琶骨處，已被銀劍穿過！

龍慕白向外才掠出了半步，段翠一聲怪嘯，左手疾揚，已然抓住了他的手臂，將他硬拖了半步，右手銀劍，再向前一伸，劍光自董小梅背後穿出，又刺入龍慕白的肩頭。龍慕白肩頭一涼，劍又已從他的背後穿了出來。

段翠向前跨出三步，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身不由主，向後退了三步。

只聽得「叭」地一聲，長劍又已然刺在柱上。

一柄長劍，穿過了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的肩頭，而將他們釘在柱上。

董小梅和龍慕白兩人，心中又驚又怒。

他們知道，段翠一聽得侯子青的死訊，一定會對自己留難。

但是他們却未曾想到，段翠下手，竟然如此厲害！

此際，董小梅在前，龍慕白在後，兩人緊緊地靠着，肩頭之上，陣陣劇痛，被釘在柱上，不將劍拔去，若是硬掙，受傷更重！

董小梅一伸手，便握住了劍柄，想要抽劍而出，可是她一握住劍柄，段翠中指，疾彈而出，正彈在她的脈門之上。

董小梅只覺得眼前發黑，耳中嗡嗡作響，全身發軟，手雖然仍握在劍柄之上，但是却沒有力道，將那柄劍拔了出來。

龍慕白忙道：「這樣對待我們，却是何意？」

段翠一聲怪笑，道：「我要將你們兩人，剖心挖肉，生祭被你們害死的人！」

龍慕白早知段翠上了鑄劍崖一看，以為侯子青和天魂上人，是自己和董小梅害死的，所以會一下來，便對自己下手。

因此，他沉住了氣，道：「侯夫人，妳完全弄錯了，侯先生與天魂上人之死，實是和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幾個月來，我們一直助他鑄劍，昨晚變故方生，我們絕不知情。」

段翠發出了一陣，驚心動魄的冷笑之聲，道：「鑄劍崖上，只有你們四人，兩人已死，你們傾東海之水，也難洗脫干係！」

龍慕白道：「侯先生與天魂上人，武功何等之高，我們怎能敵得過他們？」

段翠厲聲道：「他們胸懷坦蕩，豈有防範，你們趁他們不覺，自然手到功成！」

董小梅剛才，被段翠在脈門上一彈，幾乎昏了過去，此際才緩過氣來，嘆了一口氣，道：「龍大哥，我曾和你說什麼來，她豈是講理之人麼？不如由我認了，你脫身而去吧！」

龍慕白忙道：「小梅，別胡認什麼，我們什麼壞事也沒有做，何必要認？」

段翠「嘿」地一聲，道：「那兩柄寶劍呢，你們藏到何處去了！」

龍慕白大聲道：「侯夫人，我們什麼也不知道，不去設法查究眞兇，却只在我們身上打主意，只怕侯先生死在九泉，也難以瞑目！」

段翠一聲怪吼，向前跨出一步，握住了劍柄，向外一抽，但隨又抵住了董小梅的心口，大喝道：「走！」

董小梅昂然道：「到那裡去？」

段翠怪笑之聲不絕，道：「回妳姥姥家去！」

董小梅尖聲道：「若是殺了我們，到事情水落石出之際，只怕後悔莫及！」

段翠手中銀劍，向後挺了兩分，劍光已然涼颼颼地，抵住了董小梅的心口，怪笑之聲不

絕。在她的怪笑聲中，只聽得門口，傳來了侯銀鳳的聲音，道：「崔姑娘，是什麼事啊？妳爲什麼不讓我進去？」

那姓焦的中年婦女道：「夫人正在盛怒之下，還是不要進來的好。」

侯銀鳳則揚聲叫道：「娘！娘！咦，龍公子下來了，劍已鑄好了麼？」

她一面叫，一面不顧那中年婦女的阻攔，已然向殿中走了進來。

段翠回頭，望了一望，沉聲道：「阿鳳，爹爹已經死了！」

侯銀鳳面上神色，陡地一變，呆在當地，動彈不得，眼中淚花亂轉，道：「娘，爹……他是……怎麼死的？」

段翠道：「便是這兩人，見劍起意，將爹和天魂上人，一齊害了！」

董小梅雖被段翠手中，鋒銳已極的利劍，抵住了心口，但是早已豁了出去，冷笑道：「這話講出去，只怕笑掉了人家的大牙，誰能信我們害得了他們兩人？」

段翠厲聲道：「那他們兩人，是怎麼死的？」

董小梅「呸」地一聲，道：「問我，叫我去問什麼人？」

段翠一聲怪笑，回頭道：「阿鳳，跟我上鑄劍崖去，我要將他們兩人，生祭阿爹！」

侯銀鳳珠淚紛垂，但是却道：「娘，事情怕另有蹊蹺，爹和天魂上人，武功如何之高，怎是他們兩人，能害得了的？」

段翠道：「阿鳳，知道什麼，爹以震天金英鑄劍，所鑄成的寶劍，空前絕後，況且又不防兩人會起異心，他們自然容易下手！」

她一面說，一面倏地倒轉劍柄，在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腰際的「帶脈穴」上，重重地撞了一下，兩人穴道被封，身形一幌，便向下倒去。但尚未倒在地上，段翠雙臂一振，便已將兩人，挾在脅下，道：「阿鳳，跟我來！」

侯銀鳳跟在後面，滿面皆是幽怨之色，出了偏殿，突然踏前一步，低聲道：「龍公子，你放心……」

她話未曾說完，段翠已然厲聲叱道：「妳說什麼？」

侯銀鳳道：「娘，我相信爹和天魂上人，不是他們所害的。」

段翠怪笑一聲，道：「妳倒是一個好女兒哇！」

侯銀鳳聽得段翠，講出了這樣的話來，乃是她一生之中，後來也未曾聽到過的重言重話，那裡還敢多說些什麼？

她只得默默的跟在段翠的後面，望着龍慕白，芳心之中，思潮起伏，迷茫之極。

本來，她心中也在熱切地期待，龍慕白自鑄劍崖下來相會的時日，可是如今龍慕白自鑄劍崖下來了，却是這樣的一個局面。

龍慕白心中，也是一樣地悵茫，他對於侯銀鳳不信是自己與董小梅，害了她父親一事，

心中十分感激。但是這又有什麼用呢？眼看到了鑄劍崖上，自己和董小梅，便難以活命了！

他眼珠轉動，只想多望上侯銀鳳一眼，但因為他穴道被封，身子一點也不能動彈，因此，時時望不到侯銀鳳的身形。

片刻之間，他們已然來到了甬道之中，出了甬道，在山腹中盤旋而上，沒有多久，已然上了鑄劍崖。只見侯子青和天魂上人兩人的屍體，已被段翠並排地放在地上。

段翠手一鬆，「砰砰」兩聲，將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拋下地來。

董小梅在跌下來之際，腰際恰好在一塊尖石之上，重重撞了一下。

那一下，令得她腰際，一陣劇痛，可是也就在剎那間，她被封住的穴道，也已然被撞了開來。董小梅本來，自份必死，穴道一被撞開，她心中不由一陣狂喜，幾乎忍不住要一躍而起！

但是她却知道，此際若是一躍而起，定然再度受制，因此，她强自壓制着心頭的喜悅，一動也不動，只是略略轉過頭去，望了望龍慕白。

可是龍慕白却是背對着她，董小梅又不敢動手去碰他，只得暫時忍住，不作任何行動。

只見段翠和侯銀鳳兩人，一齊在侯子青的屍體面前跪了下來，放聲大哭，段翠一面哭，一面說道：「子青，想不到你一生為人英雄，竟死在宵小之手！」

侯銀鳳則邊哭邊問，道：「娘，爹……的臉上，怎麼……那樣……駭人？」

段翠道：「阿鳳，這便是妳爹對我的大恩德，妳爹的爲人，我還未曾詳細對妳說過，待祭了他之後，我再和妳詳細說說，唉，阿鳳，世上實是再難有像妳爹那麼的好人了！」

侯銀鳳哭道：「媽，妳別再提起他了，豈不只有更加傷心？」

段翠道：「不，阿鳳，這其間，還有着妳所不知道的一段往事在內，我遲早要和妳說的。」

侯銀鳳止住了哭聲，睜大了水靈靈的眼睛，道：「娘，什麼事我不知道啊？」

段翠淚如雨下，黑紗面罩，盡皆濕透，道：「阿鳳，我和他，做了近二十年的掛名夫妻……」

段翠才講到此處，侯銀鳳已然花容失色，道：「娘，妳別難過得太甚了……」

段翠道：「阿鳳，妳當我傷心得失常了麼？不，我心中清醒得很，唉，說來話長，等下了鑄劍崖，我再和妳詳細說。」

侯銀鳳的面上，充滿了疑惑莫解的神色，在離她們不遠的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聽了段翠的話，心中也是莫名其妙。

侯子青娶南天一鳳段翠爲妻，乃是武林之中，盡人皆知的事。

如何使段翠竟然說出「掛名夫妻」這樣的話來？

如果是「掛名夫妻」的話，那麼，侯銀鳳，以及冷雪的父親，又是什麼人？

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心中雖然感到無限的疑惑，但他們却俱都沒有多去想這件事，因爲他們自己，命在頃刻了！

董小梅乘着段翠和侯銀鳳正背對着自己之際，悄悄地在地上，挪動着身子，向龍慕白靠近了一些，俯身道：「龍大哥，剛才段翠將我們拋下來之際，我被撞活了穴道！」

龍慕白心中，猛地一震。

董小梅又道：「我將你穴道解開，我們見機行事，妳別出聲。」

董小梅一面說，一面已伸指在龍慕白的腰際，用力一按，龍慕白立時轉過身來。

他們兩人，肩頭上血流未止，但那究竟只是硬傷，一身內功還在。

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立即仍然照原樣躺地在上，一動不動。

只聽得段翠長嘆一聲道：「阿鳳，妳不必再多問了，我已決定將一切，不再對妳隱瞞，事完之後，我一定原原本本，對妳詳細說上一遍。」

侯銀鳳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對自己還隱藏着一段秘密，她也絕猜不出那秘密的內容是什麼，只是茫然地點了點頭。

段翠站起身來，道：「阿鳳，妳將你爹和天魂上人的屍體，扶了起來。」

侯銀鳳依然而爲，才抱起侯子青的屍體，便道：「娘，妳看到了沒有？」

段翠道：「看到了什麼？」

侯銀鳳道：「爹除了右手脈門之外，一點傷口也沒有！」

段翠道：「脈門上便是他的致命傷。」

侯銀鳳站了起來，身形迅速地轉了一轉，道：「娘，爹面如黃蠟，當然是脈門割破之後，血已流盡，但是流出來的血呢？」

段翠也呆了一呆，道：「管他作甚？」

侯銀鳳道：「娘，脈門被割，絕不能在片刻間便自死去。爹並不是普通之人，若是他爲人暗害，被對方傷及脈門之後，對方豈能逃得出他的手心？」

段翠身子，如同石像也似，僵立在那裡不動，好半晌才道：「那麼妳說他，是怎麼死的？」

侯銀鳳柳眉緊蹙，道：「我如今也想不明白，但是我却可以說，不會是他們兩人下的手。」

段翠叱道：「胡說，不是他們，又是什麼人？鑄劍崖唯一通途，便是那一扇暗門，崖前崖後，插翅難飛，還有什麼人？」

侯銀鳳低聲嘆了一口氣，道：「娘，女兒固然不知妳和爹，有什麼事瞞着我，但女兒却是對爹的橫死，痛心之極，也因爲如此，所以不想令眞兇逍遙法外！」

龍慕白在一旁，聽得銀鳳講來，入情入理，心中暗忖，原來她也不是一個不通情理之人！

龍慕白這樣一想，心中對侯銀鳳，又增了幾分好感，一時之間，他忘了自己穴道已解一事，絕不能給段翠發覺，竟不由自主，轉過頭來向侯銀鳳望去。恰好侯銀鳳一面對段翠說話，一面也轉頭向他望來，兩人四目交投，侯銀鳳猛地一怔，面上立時露出了極其訝異的神色來。

龍慕白心中也自一驚，暗叫不好，他正怕侯銀鳳立即講給她母親聽，自己的穴道，已經解開。但是侯銀鳳面上的訝異之色，却已然不見，反向龍慕白嫣然一笑，若無其事地轉過頭去。

龍慕白心中，怦怦亂跳，暗忖侯銀鳳分明已經發現，自己的穴道，已經解開，何以她却一聲不出，反倒對自己微笑？

龍慕白只覺得心中，又起了一陣異樣的感覺，幾乎想立即一躍而起，向侯銀鳳去問一個明白！

侯銀鳳轉過頭去之後，若有意無意地，打橫跨出了一步，將段翠的視線遮住，這才道：「娘，妳說，我講的對不對？」

段翠道：「自然也有點道理，但或者是他們兩人，先下了什麼毒藥，則你爹雖然受傷，也不能反抗了。總之，崖頂之上，只有他們四人，你爹和天魂上人已死，這兩人怎麼也脫不了干係！」

董小梅剛才，也將龍慕白和侯銀鳳兩人間的情形，看在眼中，心內充滿了悶氣，聞言在心中暗罵道，賊婆娘，脫不了干係，便是兇手了麼？

同時，董小梅心中，也在不住奇怪。

因為侯子青和天魂上人兩人之死，實在是死得太以神秘了些。

一則，崖頂無人；二則，兩人武功絕頂；三則，侯子青斷脈而死，他流出來的鮮血，應該有老大一灘才是，但是去了何處？四則，那一對應該在今晨可以鑄成的稀世寶劍呢……

董小梅只不過約略地想了一想，已然覺得這件事中，不可測的謎，實是難以數計！而如果事情一天不弄清楚，自己和龍慕白兩人，所受的寃屈，也就一天不能夠洗脫！當下她聽得段翠如此說法，已然知道段翠準備向自己下手了。

因此，她緩緩地伸手，按在寒鐵索的活扣之上。

果然，段翠話才講完，便已然轉過了身子來。

她眼光之中，所射出來的怒火，實是令人心悸！

只聽得她道：「阿鳳，妳快將你爹，和天魂上人的屍身，扶了起來！」

她一面說，一面便向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走了過來，身子一俯，雙臂一伸，已然將兩人抓了起來。她一將兩人抓在手中，便向天魂上人和侯子青的屍體走去，兩人仍是一動不動，直到了侯子青和天魂上人的屍體之旁，段翠一鬆手，待將兩人放下去之際。董小梅一見時

機已至，再不發難，更待何時？立即一聲怪叫，「嗆啷」連聲，寒鐵索已然抖起，三枚青光閃閃的尖梭，向段翠面門，電射而至。

這一招「彤雲密佈」，董小梅實是全力以赴，勢子之猛，無以復加。

而龍慕白在另一邊，一聽得董小梅的一聲大喝，他雖然不顧得罪了段翠，從而結怨於侯銀鳳。但是却也知道，若不趁此萬一之機，自己非要死在鑄劍崖上不可，因此也立即一掌「六丁運天」，向段翠腰際拍出。

龍慕白的「天罡六掌」，雖然火候不深，但這一掌，他運足了九成以上功力擊出，力道之強，也確是非同小可！

南天一鳳段翠，萬萬料不到這兩人，會在片刻之間，向自己攻擊！

在董小梅一聲怪叫之際，她已然呆了一呆，緊接着，電光石火之間，眼前青光亂閃，寒鐵索已然攻到，段翠不由得勃然大怒，一聲怒吼，手一鬆，將董小梅向外，直拋了出去。

董小梅一被她拋出，那一招「彤雲密佈」，自然立時走空。

段翠並不躲避，只是將董小梅拋出，本來是極好的辦法。

可是，她那一聲大吼，却將龍慕白的掌風，掩蓋過去。就在她一將董小梅拋出，足尖一點，想要不等董小梅落地，便追了過去，將之抓在手中之際，龍慕白那一掌「六丁運天」，已然「砰」地一聲，正好擊中在她腰際的「帶脈穴」上！

那「帶脈穴」，隸屬「足少陽經」，上通「肩井」，下達「寰跳」，乃是位於腰際，作用極大的一個穴道。龍慕白所使，又是至剛至猛的「天罡神掌」，饒是段翠功力深湛，一時之間，也不得左腿一軟，左臂發麻，向前跌了出去。

而龍慕白早已趁此機會，一掙掙脫，「呼」的一掌，又向段翠胸際拍出。

段翠果然不愧爲武學名家，剛才，她腰際猝然受擊，力道如此之猛，可是她向前跌出，却並未倒地，立卽轉過身來。

剛好龍慕白第二掌，乃是一招「陽回斗轉」，段翠在頭暈眼花之中，强運眞氣，手腕一翻，一掌反迎上去。

只聽得「砰」地一聲，雙掌相交，龍慕白只覺得一股排山倒海也似的大力，直湧了過來，簡直無法抗拒，連想立卽內力回收，退了開去，都在所不能。胸口一甜，「哇」地一聲，一口鮮血已然噴了出來，身子更如斷線風箏也似，向外跌了出去。

董小梅在一被段翠抛出之後，立卽飛掠而至，剛好在龍慕白身受內傷，向後跌出之際，趕到了段翠的後面。

三六

段翠剛才，捱了龍慕白的一天罡掌，受傷也自不輕，又立卽竭盡全力，一掌將龍慕白震成了重傷，也自覺得氣血上湧。

董小梅一來到她的背後，一招「寒鴉晚號」當背心攻到。

眼看段翠身形搖幌不定，董小梅的這一招，已可得手，侯銀鳳已然一聲斷喝，身形如飛，掠了過來，「呼呼呼」，電光石火之間，已然向董小梅接連，拍出了四掌之多！

那四掌掌風，滙聚成爲一股極大的力道，向董小梅當胸撞來。

董小梅身形一個踉蹌，寒鐵索也向上一揚。

董小梅心知今日之局，若是被段翠緩過氣來，自己實是死無葬身之地！

因此，她眞氣下沉，硬把穩了身形，而寒鐵索則就着上揚之勢，向前一送，三枚尖梭，青光閃閃，奔段翠腦後刺到。

段翠身形欲墮，覺出腦後風生，反手便撈。

但是她這一撈，却只將兩枚尖梭，抓在手中，尚有一枚，恰好刺入她的腦戶穴！

那一枚尖梭，刺入段翠的「腦戶穴」，雖然深不過兩分左右，但是，那「腦戶穴」乃是

人身，第一要穴。而那三個尖梭，又是寒鐵打成，一經刺入，段翠只覺得立時寒氣遍體，眼前一黑，悶哼一聲，身子一搖、再搖，「咕咚」一聲，跌倒在地。

董小梅立卽一扯，扯脫了寒鐵索，身形疾幌，掠出了丈許。

抬頭看時，只見龍慕白直挺挺地躺在兩丈開外，不知吉凶如何。

董小梅連忙向前躍去，但是她才掠出了丈許，侯銀鳳一聲長嘯，身形如飛，已然迎了上來。人繞到，銀虹便展，正是她甫自段翠身邊取到的銀劍，銀虹繚繞，已然向董小梅全身罩下。

董小梅大吃一驚，手腕抖動，連使三招，一片靑光，將她全身，盡皆護住。

只聽得一陣密集無比的「叮叮」之聲過處，銀虹靑光，一齊斂去。

董小梅見總算將對方的劍勢化開，方始鬆了一口氣，立卽足尖一點，向後退出。

侯銀鳳柳眉倒豎，厲聲道：「妳還想逃麼？」

董小梅一退再退，已然來到了龍慕白的身旁，侯銀鳳如影附形，追了上來。董小梅在百忙之中，向龍慕白一望，只見他面如金紙，口角帶血，胸口還在緩緩起伏，分明已受極重的內傷！

董小梅五內如焚，一橫寒鐵索，叫道：「賊丫頭，妳待怎地？」

侯銀鳳一聲冷笑，道：「妳傷了我的母親，我豈能饒妳？」

董小梅心知侯銀鳳的武功，在自己之上，就算段翠一直昏迷不醒，只怕自己也不是她的敵手，更何況段翠隨時可以醒轉！

而且，此際身處鑄劍崖上，實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想逃也沒有法子逃！

她狠狠地望着侯銀鳳，叫道：「妳母親硬派我們害人，又將龍大哥打成重傷，我們難道不出手，束手待斃麼？」

侯銀鳳面上怒容，忽然斂去，笑容滿面，道：「是這樣的麼？」

侯銀鳳容顏之美，實是天下罕見。

她展顏一笑，更是千嬌百媚，連董小梅身爲女子，也不禁爲之一呆。

侯銀鳳一面笑，一面向前，踏出了一步。

董小梅想再說話時，侯銀鳳面上，笑容又陡地收斂！

頓時之間，面罩寒霜，銀芒閃動，一劍已向董小梅胸前刺出。

董小梅大吃一驚，立卽足尖一點，向後疾翻了出去之際，胸前衣服，已被劍尖挑破。而她這裡，才一退出，侯銀鳳「咯咯」嬌笑，身形如燕，貼地掠到。只見銀芒掣動，刹時之時，未待董小梅抖起寒鐵索，已然一連三劍，疾使而出。

董小梅倉皇掠出之後，連身子都未站穩，侯銀鳳三劍，已然攻到，只覺得銀光連閃，雙腿一陣劇痛，身不由主，已然跌倒。

她一跌倒在地，向雙腿之處一看，只見皮翻肉綻，已然被侯銀鳳長劍，劃出了兩道，極深的口子！她想要勉力站起身來時，侯銀鳳踏前一步，重重一腳，向她胸口踹來。

董小梅咬牙切齒，「唰」地一招「金石淵淵」寒鐵索向前疾揮而起。

本來，她足可以向外滾出，避開侯銀鳳這一踹的。但是她自知侯銀鳳剛才那兩劍，不攻向自己的要害之處，乃是不想自己死得如此之快，不知她要用什麼辦法來折磨自己，早已豁了出去。明知侯銀鳳這一腳踩到，自己一定要身受重傷，也希望能夠博一個兩敗俱傷！

侯銀鳳自小便在侯子青、段翠兩大名家的教導之下，武功之高，已達一流境界。她一見董小梅寒鐵索向自己揚到，手腕一沉，銀劍已然揚起「錚」地一聲響，將寒鐵索格了開去。

也就在此際，她右足已然踢中了董小梅的胸口，董小梅悶哼一聲，口角流血，眼前發黑，手一軟，第二招未曾使出，便昏了過去。

侯銀鳳「哼」地一聲，轉過身來，來到了龍慕白的旁邊，略停了一停，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轉過頭去，只見段翠已然翻身坐了起來，道：「阿鳳……妳……來！」

侯銀鳳連忙走了過去，段翠又道：「這兩人的穴道，可是妳……解開的麼？」

侯銀鳳一聽得母親如此說法，不由面上失色，道：「不是，自然不是！」

此際，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都已悠悠醒轉。董小梅心中，將她們母女，恨之切骨心想令她們母女兩人，去互相猜忌一番，也是好的，掙扎着叫道：「是她解開的，她因爲喜歡龍

公子，所以才解開了他的穴道！」

段翠的目光，停在侯銀鳳的身上。

侯銀鳳吃了一驚，道：「臭丫頭，妳怎敢如此說法？」

龍慕白也道：「小梅，我們逃不成功，只怪自己習武不精，不可賴人！」

董小梅聽得龍慕白也駁斥自己，心中又恨、又怒，一陣怪笑，隨着怪笑聲，鮮血又自狂噴！

段翠一伸手，道：「阿鳳，妳拉我起來。」侯銀鳳連忙答應。

段翠站起之後，呆立了片刻，運轉眞氣，才又向董小梅走去。

董小梅自知此次，段翠一走了上來，自己萬無倖理，但見她傷勢極爲沉重，寒鐵索雖還握在手中，却連揮動的力道俱無！

段翠一步一步，向董小梅跨出。

才跨出了三四步，忽然間，只聽得下面，銀鳳谷中，響起了一陣「噹噹噹噹」，急驟已極的鐘聲來。那鐘聲，乃是表示，有武林之中，非同小可人物，已然來到了銀鳳谷中。

段翠陡地呆了一呆，侯銀鳳忙道：「娘，不怕他們兩人，飛上天去，咱們先下去看上一看！」

侯銀鳳明知，此際段翠，在對付完董小梅之後，一定又會去對付龍慕白的，但是，她却

又想不出用什麼話來阻止段翠。

因此，一聽得告急鐘聲，便立時要和段翠，一起下鑄劍崖去。

此際，只聽得鐘聲，越來越是急驟，段翠吸了一口氣，道：「好，阿鳳，妳先扶我下去。」

侯銀鳳答應一聲，扶着段翠，向外走去。

她走出了丈許，仍然回過頭來，向龍慕白望了幾眼，眼光之中，流露出的是極度的悵惘之意。

不一會，段翠和侯銀鳳兩人，身形已然隱沒，董小梅才呻吟一聲，勉力封穴，止住了流血，道：「龍大哥，你怎麼樣了？」

龍慕白苦笑一下，道：「小梅，我傷得十分重，妳……先將腿上的傷口，紮了起來……唉，那一陣鐘聲，至多令我們多活上片刻而已！」

董小梅以肘支地，整個身子，幾乎是在地上拖動，向龍慕白移近了些，凄然一笑，道：「龍大哥，你是不礙事的，我却不免一死了！」

龍慕白吃了一驚，道：「小梅，妳如何講出這樣的話來了？」

董小梅道：「龍大哥，我如今知道了。本來，你喜歡的是冷雪，但是冷雪却和你有殺母之仇，如今，侯銀鳳和冷雪一……模一樣……」

她話未曾講完，龍慕白已然道：「小梅，妳不要……胡思亂想！」

董小梅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龍大哥，侯銀鳳曾當着許多人，說她很喜歡你，你又何必不認呢？」

龍慕白一聽董小梅如此說法，不由呆了一呆，心中更不知是什麼滋味！

董小梅珠淚紛垂，道：「龍大哥，我只望你在我死後，時……時想着有我這樣的一個人，便……已經滿足了！」

她那幾句話，更是講得凄婉之極，連龍慕白也覺得陣陣心酸。忙道：「小梅，眼前的情形，我死妳也死，我活妳也活，我們還是趁段翠和侯銀鳳，尚未上來之際，快點設法逃走吧！」

董小梅聽得龍慕白如此說法，心頭只感到甜絲絲地，刹時之間，連自己身受重傷，處境危殆，也都忘了，破涕爲笑，道：「龍大哥，你眞好！」

龍慕白嘆了一口氣，道：「小梅，妳可還能走得動麼？」

董小梅一聽，笑容頓斂，柳眉緊蹙，道：「就算我們能走得動，也出不了那扇暗門。」

龍慕白道：「我們要逃走的話，當然不能由那條路下去。」

董小梅道：「我們在鑄劍崖上幾個月，龍大哥，你難道還不知除此以外，別無通途了麼？」

龍慕白嘆了一口氣，道：「東首那一片峭壁，崖外還有點可供攀緣之處，我們只好去冒一冒險了！」兩人講到此處，只聽得那一陣急驟的鐘聲，已然停了下來。

這表示侯銀鳳和段翠兩人，已然出了甬道，到了宮中。

她們在宮中耽擱多久，來的是什麼人，龍慕白和董小梅兩人，都不知道。

他們兩人，所可以肯定的是，段翠只要事情一完，立即便會上鑄劍崖來的！也就是說，可供他們逃走的時間，實是不多。

兩人呆了片刻，董小梅想起那東首懸崖，若是一身武功在，要想安全落下崖去，也絕不是容易的事，更何況此際，身受重傷，舉步維艱！

董小梅緩緩地搖了搖頭，道：「龍大哥，那不是辦法，侯銀鳳既然喜歡你，一定會代你求情，你何必去冒這個險？」

龍慕白正色道：「小梅，我實和妳說，妳料得不錯，我確是對侯銀鳳大有好感，但是我却也不要她可憐我，代我講情。若是我們命不該絕，我就要自己靠自己的力量，逃了出去，若是死了，也無話可說，妳不去，我一個人去了！」

龍慕白這一番話，實是講得斬釘斷鐵，決絕到了極點。

他話一講完，手在地上，用力一按，翻身站起，喘了幾口氣，終於搖搖幌幌地站了起來了。

董小梅勉力發出了一聲長笑，道：「龍大哥，我能與你同死，還有什麼憾事？」咬緊了牙關，也用力站了起來！

董小梅不但受了內傷，而且雙腿之上，外傷也是極重。

雖然經她封穴止血，但傷口處，仍有鮮血滲出，這一站起，更是奇痛徹骨，汗如雨下，面色當眞比死還要難看！

但是董小梅却只是咬得牙齒「咯咯」作聲，並不發出呻吟之聲。

龍慕白向前，走出了幾步，拾起了兩根樹枝，遞給了董小梅。

董小梅掙扎着道：「龍大哥，謝……謝……你。」

龍慕白道：「小梅，妳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樣，還說什麼謝與不謝？」

董小梅撑着樹枝，向前勉力地走去，龍慕白也搖搖擺擺跟在後面。好不容易，才走出了兩丈來遠。董小梅實在忍受不住，一聲呻吟，身子一側，「咕咚」一聽，已跌倒在地。

龍慕白也自覺眼前金星亂迸，蹲下身去，想扶董小梅起來。

可是他自己才一蹲身下去，一陣頭暈，反而跌倒在董小梅的身邊。董小梅苦笑道：「龍大哥，不行了！」

龍慕白是個性何等倔强之人，幾乎不知道「絕望」兩字，是何意思。

但這時候，他却也感到了絕望，長嘆一聲道：「小梅，我應該聽妳的話，在一發覺侯子

靑和天魂上人的屍體之後，立即逃走的。」

董小梅手臂發顫，抬了起來，握住了龍慕白的手，道：「龍大哥，算起日子來，我爹也該出寒梅谷了，我是遲早要死的人，你又何必講這樣的話？還是由我一人，將事認了吧！」

龍慕白正色道：「小梅，妳將我當作何等樣人了？妳再說這樣的話，看我理妳不？」

董小梅不再言語，兩人歇了片刻，龍慕白道：「小梅，咱們走不動，滾也滾了過去！」

董小梅道：「就算滾不動，爬也爬了去！」

龍慕白「哈哈」一笑，道：「好！」

兩人果真以肘支地，一步一步，向前勉力，爬了開去。

從他們開始爬行的所在，到東面的懸崖之旁，只有十來丈的距離。

但是兩人。爬得氣喘如牛，遍身汗出，董小梅更是汗血混和，傷口處如同被人一寸一寸，以鈍刀在剜割一樣，好幾次幾乎痛得昏了過去，又足足化了半個時辰，方來到崖邊上。

兩人將上半身撲在懸崖之外，向下看去。

只見雲霧繚繞，遠處山巒起伏，歷歷可見，但是懸崖下面的景物，却盡皆爲雲霧所隔，一點也看不清楚。董小梅喘了一口氣，道：「龍大哥，你說我們該如何？」

龍慕白嘆了一口氣，道：「小梅，看情形，我們只有跳下去算數，免得受人折磨！」

董小梅半晌不語，才道：「龍大哥，我只當你是值得尊敬的大丈夫，原來却這般不中用

，動不動便想自尋死路！」

龍慕白一怔，道：「小梅，妳罵得是。」

董小梅道：「你留在鑄劍崖上，絕不會死，何必輕生？」

她一面說，一面仰起頭來，面上現出了一個極其堅決的神色。

龍慕白正不知道她要作什麼問，董小梅陡地抬起了手臂，用盡了最後一分力道，手肘重重地在龍慕白的「肩井穴」上，撞了一下！

這一下，大大地出乎龍慕白的意料之外。董小梅傷重之餘，力道本就不大，但是龍慕白也一樣身受重傷，眞氣微弱。

因此，董小梅肘才一撞下，龍慕白只悶哼得半聲，穴道已被封住。

董小梅苦笑一聲，道：「龍大哥，你不要怪我，你實在不必死的，侯銀鳳一定會代你說情，我却是不同了。龍大哥，你記得我剛才……說的話，只要時時想念着我，我已然……滿足了……」

她一面說，一面眼淚大顆大顆地，滴在龍慕白的臉頰之上。

龍慕白心中，急到了極點。

可是他穴道被封，却既不能動，又不能開口！

董小梅又抬起頭來，道：「蒼天啊蒼天，我死不足惜，你千萬要保佑龍大哥！」一面說

，一面又向前爬了一步，手在懸崖之上，用力一撐，整個身子，便已然向下直跌了下去。

龍慕白眼睜睜地望着董小梅的身子，急速下墮，迅即沒入雲霧之中，他只感到一陣奇痛攻心，又不由自主，昏了過去。

又不知過了多久，龍慕白才悠悠地醒了過來，他只覺得鼻端，陣陣幽香，睜開眼來一看，不由得吃了一驚。只見宮燈高懸，香氣襲人，自己竟是在一間佈置得極其精美的閨房之中！

龍慕白勉力想坐了起來，但才欠動了一下身子，便忍不住呻吟起來。

這時候，他才注意到，有一個女子，正背對着他，以手支頤，坐在椅子上，一聽得他的呻吟之聲，那女子便轉過身來。

龍慕白一眼便認出，那女子不是別人，正是侯銀鳳。只見她滿面幽怨，道：「你醒來了麼？」

龍慕白立即想起董小梅來，心中又一陣奇痛，閉上了眼睛，並不回答。侯銀鳳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唉，說來說去，都是我不好。」

龍慕白重又睜開眼來，道：「干妳……什麼事？」

侯銀鳳道：「若不是我想要青葱峯，你怎會來到這裡？」

龍慕白聽出她語意之中，對於自己身受重傷一事，顯得十分關切，心中更是煩亂之極，

嘆了一口氣，道：「令尊和……天魂上人，是什麼人害死的，可……弄明白了沒有……」

侯銀鳳搖了搖頭，道：「沒有，但是我一定要弄明白的。」

龍慕白掙扎着道：「既然沒有弄明白，爲什麼又不殺我？此際……既然不殺我……日間又爲什麼這樣對待……我們？」

侯銀鳳呆了一呆，滿面皆是委曲之容，道：「我好不容易，說得娘不要殺你……你却這樣對付我麼？」

龍慕白想起董小梅赴崖而死，心中更是陣陣絞痛，大聲道：「誰要妳們可憐？我們只要講理，董姑娘已因妳們不講理而……死了，妳可知道麼？」

他重傷未癒，大聲一嚷，口角又隱隱流出了鮮血來，侯銀鳳呆了半晌，舉起衣袖，拭去了口角的血跡，道：「董姑娘必然是自己尋死的，我們再上鑄劍崖時，已只有你一人了。」

龍慕白長嘆一聲，緊閉雙目，不再言語。

只聽得侯銀鳳隱隱的啜泣之聲，好一會未曾停止，龍慕白只是自顧自調運眞氣。他究竟是曾經服食過「毒龍丸」的人，一靜了下來，眞氣便已然斷斷續續地接了起來。約莫過了兩個來時辰，精神已爲之一振，睜開眼來，看侯銀鳳時，只見侯銀鳳也正淚痕滿面，在望著自己。

龍慕白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勉力站直了身子，向門外便走。

侯鋹鳳連忙一把將他拉住，道：「你到哪裡去？」

龍慕白被她一拉，幾乎跌倒，道：「我只求離開此處，哪裡不好去？」

侯銀鳳淡然一笑，道：「龍公子，你不要一時氣頭上行事，過後就後悔！」

龍慕白一怔，道：「後悔什麼？」

侯銀鳳含淚，道：「龍公子，那末我帶你離開這裡！」

因此，龍慕白在她陪同之下，出了銀鳳谷，飛馳而去……

□　□　□

不一會，便遠遠地看到，在谷外一棵大樹之下，有一人躺臥在血泊之中，地上平放着一雙拐杖，和一對烏劍，旁邊呆呆地站着一人，正是司徒本本及司徒仇兩人。

龍慕白一見這般情形，心中不禁大是起疑！

這時，司徒仇亦已發覺了龍慕白，向他招手道：「龍兄，請過來！」

龍慕白心忖，剛才死裡逃生，今又遇上寃家。硬着頭皮，走了過去。

只見，司徒本本倒在血泊之中，大聲喘氣道：「仇兒……你聽我說，你……本是饒化奇和謝蓮的兒子。我早年經過點蒼，恰逢段翠產下了一雙胞，我順手抱走了一個，以作日後要脅之用。隨卽北上，巧遇仇人謝蓮，帶着你向北而行，我一直跟到關外，趁機將你換來……我養你成人，想不到為了這對『震天雙劍』仍死在你的手中！」他講到此處，雙目竟然落下

淚來。

這是司徒本本一生之中，第一次流淚，也是他最後一次的流淚了。因為在他閉上了眼睛之後，他的身子，猛地抖動了一下，便自沒了氣息！

司徒仇呆了一呆，身形一幌，疾掠而去……

此時，司徒本本已死，二十年前的一段公案，也已弄明白，一切都已十分圓滿。但是龍慕白却永遠也不會覺得圓滿，因為冷雪走了，董小梅投崖，不知生死，侯銀鳳方面如何解釋，種種都使得他毫無主意。

他茫然地站着，好一會，一個轉身，俯下拾起了一對「震天雙劍」。

這時，整個山峯之上，只剩下了龍慕白一個人！

他厭惡地向司徒本本的屍體，看了一眼，緩緩地來到了懸崖邊上，向下望去，只見浮雲繚繞，就在脚下飄過，他心中生出了無限感慨！

只見夕陽西墜，龍慕白長嘆了一聲，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下山去……

三七

斗轉星移，轉瞬已是一年之後。

一年的時間不算長，但在詭變多端、紛擾不已的江湖中，一年的時間卻有太多的變化。

□ □ □

一年容易又秋風——初秋，午未之交。

雲、貴邊區官道上，聚集着十多個裝束互異之人，在圍觀橫陳官道旁的一具屍體，並七嘴八舌地在談論着。

死者是一個年約半百的精壯男人，致命傷是穿胸一劍，創口猶有鮮血冒出，顯然是不久之前才被殺的。

官道旁一株巨松的樹幹上，被人以利器削去一大片樹皮，以死者的鮮血寫着令人怵目驚心的海碗大的六個血字：

殺人者司徒仇

由圍觀者的七嘴八舌中獲知死者是名震兩湖的鏢師，也是兩湖地區四十九家鏢局的總鏢頭「騰天金蛟」龍雄。

至于司徒仇，則是黑道上坐第二把交椅的「陰風蛇叟」司徒本本的徒弟兼義子。

龍雄可說是流年不利，不久之前，他的夫人才死于在武林中有泰山北斗之稱的「皓首神龍」謝音的外孫女冷雪手中，事後才知是誤殺，而冷雪也不是謝音的外孫女，司徒仇才是謝音的外孫。只因二十年前司徒本本這老魔爲報私仇玩了一手「換嬰」的把戲，結果搞得武林中天下大亂，他自己也「作法自斃」，死于由他所一手培植出來的徒弟司徒仇之手。而受害最嚴重的是目前陳屍官道旁的龍雄，龍雄不但家破人亡，連唯一的愛子龍慕白也迄今生死下落不明。

龍雄不但家破人亡，而且，凡是跟龍雄有點淵源的人，不論親戚朋友，也都于最近半年之內被殺，連日前的龍雄在內，共計三十九人，而殺人者竟然都是司徒仇，也都是殺人後蘸血題名。

司徒仇跟龍雄之間，究竟有甚麼血海深仇，值得他以這種「誅九族」的殘酷手段來報復？

目前的龍雄是被一劍穿胸致命，他身爲兩湖地區鏢局的總鏢頭，絕非倖致，而司徒仇雖然是黑道上第二號魔頭的徒弟，畢竟是後生晚輩，他的殺死龍雄，怎會殺得這麼輕易？

圍觀者中，對武林中近況知道得最多的，是一個約莫年近四旬的青衫文士，但他卻也沒法解釋上述的那些疑問。

其中一個斑髮短裝老者長嘆一聲，道：「這可眞是怪事年年有，可從來沒有今年多。」

「可不是麼？」那青衫文士目光環掃，道：「看來諸位都是道上朋友，也都是趕往點蒼山侯府看熱鬧的？」

其餘衆人都默然點頭。

站在最外緣的一個年輕小伙子顯得有點怯生生地問道：「這位大叔，請問點蒼山有甚麼熱鬧可瞧的？」

這個年輕小伙子一身書生裝束，年約二十來歲，身着一襲竹布長衫，顯得一派斯文的樣子。

那青衫文士目光一掃，反問道：「這位兄弟，也是道上人嗎？」

那年輕書生訕然一笑道：「也該算是道上人，但，小可却是第一次走江湖。」

「準備去哪兒？」

「去大理探親。」

「那很巧哦！剛好可以趕上看點蒼山的熱鬧。」

「大叔，您還沒有說明，那是甚麼熱鬧哩！」

「說來很簡單，半年之前，有人到處貼上通告，訂于八月中秋月圓之夜，向點蒼侯府借劍，希望武林同道，屆時前往觀禮。」

那年輕書生殊感失望地道：「借劍有甚麼好瞧的？」

那青衫文士道：「借劍固然沒甚麼好瞧的，但借劍而于半年之前就發出通告，廣邀武林同道觀禮，個中玄虛，是否值得玩味呢？」

「唔……」

「而且，你如果知道借劍的双方當事人的身份和背景，就實值得玩味了。」

「噢……」

「你，既然『也該算是道上人』，那麼，對于武林中大大有名的前輩人物，當也有過耳聞？」

「是的。」

「那麼，『冷面閻王』董路，聽說過嗎？」

「聽說過。」

「『劍痴』侯子青呢？」

那年輕書生笑笑道：「當然聽說過，人家都叫他爲猴子精。」

「很好。」那青衫文士含笑接問：「這麼說來，大理南詔的段氏王朝，你更應該聽說過了？」

「是的……」

「段氏王朝雖然已經烟消雲散，但段皇帝的家傳武學，却仍然是武林一絕。」

「是的。」

「侯子青的夫人『南天一鳳』段翠，就是段氏王朝的嫡系傳人，也聽說過嗎？」

「這個……」

「沒聽說過？」

那年輕書生訕然一笑道：「是的。」

那青衫文士又笑笑道：「那麼，我接着要說的，你可能更沒聽說過了。」

那年輕書生發笑着沒接腔。

那青衫文士輕輕一嘆，道：「一年之前，侯子青受老友天魂上人之託，以『震天金英』煉鑄『震天雙劍』，双劍煉成之後，侯子青、天魂上人双双死于『陰風蛇叟』司徒本本的暗算，司徒本本又死于乃徒司徒仇手中，『震天雙劍』也隨之失踪，這些，也聽說過嗎？」

「沒有。」

「還有，據說，當天魂上人協助侯子青煉劍時，董閣王的女兒董小梅，和龍總鏢頭的兒子龍慕白，也是助手之一，侯子青、天魂上人遇害之後，侯夫人段翠以董小梅、龍慕白二人嫌疑最大，結果是董小梅被逼跳岩，龍慕白却從此下落不明。」

一旁有人輕嘆道：「這眞是聞所未聞的武林秘辛。」

「現在，話說回來。」那青衫文士徐徐地接道：「訂于中秋節向侯府借劍的，就是傳說中被逼跳岩的董小梅，諸位請想想看，此中是否大有文章呢？」

旁觀者還來不及答話，只見一位鬚髮如銀的高大老人疾奔而來，一見現場情形，不由頓足恨聲道：「這孽障，碰在老夫手中，非活活撕了他不可！」

「你行嗎？」

語聲就發自圍觀衆人中，不但充滿「不屑」的意味，也冷峻之極。

那銀髮老人一怔之下，怒聲叱問：「誰？」

「我！」

隨着話聲，一個短裝中年漢子越衆而出。

那是一個由外表看來，各方面都很平凡的人，平凡得隨時隨地都可碰上的那種平凡人物。

那銀髮老人目射神光，沉聲逼問：「你知道老夫是誰？」

那短裝漢子披唇一哂，道：「你是食古不化，剛愎自用，沒有人性，浪得虛名的『皓首神龍』謝音謝老頑固。」

眞是人的名，樹的影，一有人指出這銀髮老人就是當代武林中的泰山北斗「皓首神龍」謝音，圍觀衆人不由齊都悚然動容，下意識地退後五尺。

謝音不但武功爲當代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性情之剛烈火爆，也是大大有名的。

像這樣的一位大人物，碰上這麼一個胆敢當面辱罵他的小人物，會有怎樣的後果呢？

只見謝音臉色大變，精目中神光暴射，衣衫無風自膨，連鬍子都氣得翹了起來。

這是圍觀者的意識中應有的現象。

因此，所有圍觀者都屏息靜氣，靜觀發展，並默然再向後面挪動。

但，那平凡的短裝漢子的表現，却實在太不平凡了。

他，不但胆敢當面辱罵謝音，而且，面對目前謝音所顯示的這一副慑人威態，竟然滿不在乎地，像一個局外人似地平靜。

這情形，使得謝音更是火上加油地，鬚髮怒張，沉叱一聲道：「小子，如果你不說出一個所以然的理由來，當心老夫活劈了你！」

那短裝漢子平靜如故地道：「我當然會說出理由來，但，即使我不說出理由來，我也諒準你絕對『劈』不了我。」

這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這個外表平凡之極的短裝漢子，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却都是非常的不平凡。

而且，他話聲一落，又有了更不平凡的行動——身形就地一陣疾旋之後，就像變戲法一樣，已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一張陰沉的臉，一双陰沉的目光，一身玄色勁裝，顯得格外的陰沉、恐怖。

他原先套在外面的那套粗布短裝，已碎成片片，撒落在他周圍的地面上。

觀衆中有人脫口驚呼：「司徒仇……」

謝音怒叱一聲：「畜生躺下！」

話出招隨，一式「刀劈華山」，向司徒仇當頭擊下。

以謝音的身手之高，儘管他是以極平凡的招式進攻，但，對付像司徒仇這樣的後生小輩，應該是可以一擊奏功的。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謝音一掌擊出，眼前人踪已杳，背後却傳出司徒仇的語聲道：「外公，這是我第一次叫你外公，也是最後一次叫你外公……」

「老夫沒你這樣的外孫……」

「呼、呼、呼……」兩句話當中，謝音已攻出十三掌。

但司徒仇只是一味地閃避，不接招，也不反擊，並以牙反牙地冷笑道：「我也沒你這樣的外公……」

謝音繼續搶攻，强勁無匹的掌風，逼得本已退後丈遠的圍觀者再度紛紛後退。

司徒仇仍然只避不攻，並沉聲喝道：「停！我有話說。」

謝音邊攻邊冷笑道：「去向閻王爺說吧！」

司徒仇也冷笑道：「誰還怕了你不成……」

「砰、砰、砰、」三掌硬拼，謝音被震退了六步——第一掌退一步，第二掌退二步，第三掌却退了三大步。

這也就是說，司徒仇所施展的掌力，一掌强過一掌。

三掌硬拼的結果，威震武林的「皓首神龍」謝音初嚐敗績，黯然、默然，只見整個高大的身軀，都在强烈地顫抖着。

而司徒仇却好像沒事人兒ㄧ樣，安詳地一笑道：「老兒，如果覺得還不過癮，待會，我再捨命奉陪。」

也不管謝音的反應如何，轉身向圍觀者中，方才跟一位青衫文士對話的年輕書生咧咀一笑道：「冷姑娘，別藏頭露尾了，現出本來面目吧！」

那年輕書生怔了一下，道：「我不懂你在說些甚麼？」

司徒仇皮笑肉不笑地道：「小母雞就是小母雞，絕對不會由于揷上幾根羽毛，就能變成小公雞的。」

那年輕書生咀唇牽動了一下，沒接腔。

司徒仇又道：「妳如果不是冷雪所喬裝，我立刻自抉双眸。」

冷雪？

就是曾經被誤認爲是「皓首神龍」謝音的外孫女，一年之前誤殺龍慕白母親的冷雪？

這，可能嗎？

本來是一頭霧水，靜觀變化的旁觀者，更是將目光集中投射在那「年輕書生」的身上。

連那初嚐敗績，氣得暈頭轉向的謝音，也不例外。

只見那年輕書生沉思着，毅然點首道：「不錯，我就是冷雪。」

她雖然已經承認是冷雪，却並未卸除僞裝。

同時，由于曾經服過變音丸，嗓音方面也仍然是「小公雞」的嗓音。

司徒仇含笑接道：「這才乖。」

冷雪注目問道：「你是怎麼察覺我的身份的？」

「因爲，妳也是跟龍慕白有淵源的人，所以，我一直在注意妳。」

「凡是跟龍慕白有淵源的人，你都要殺他？」

「不錯。」

「爲甚麼？」

「當然有理由，但我不會告訴妳。」

「你也準備殺了我？」

「不！」司徒仇笑笑道：「我不會殺妳。」

冷雪冷冷地一笑道：「也有理由？」

「當然！第一，雖然妳心中愛著姓龍的，也算是跟姓龍的有淵源的人，但妳曾經殺死他的母親，儘管那是誤殺，但你們之間的愛，是不可能有結果的，所以，妳可以例外。」

「還有第二？」

「是的，第二，妳我都是二十年前，司徒本本所玩『換嬰把戲』中的主角，也是受害最深的人，對了，侯子青跟段翠是妳的生身父母，妳該已聽說過了吧？」

「已經聽說過，但還沒機會查證。」

「這都是司徒本本臨死之前，親口告訴我的，毋須查證，錯不了。」

「唔……」

「咱們倆是同病相憐，也算是同命鴛鴦，所以，我更不該殺妳。」

冷雪一片冷肅，沒接腔。

司徒仇又道：「第三，自古英雄愛美人，現在，我是英雄，妳是美人，放眼當代武林，只有我能匹配妳，也只有我有力量保護妳，所以，我不但不會殺妳，還要跟妳比翼双飛，直到白頭……」

冷雪截口怒叱：「閉咀！」

司徒仇邪笑道：「冷雪，目前可由不了妳，妳要乖一點，別想開溜，妳是溜也溜不了的

。」

頓住話鋒，轉身向謝音輕鬆地一笑道：「謝老兒，儘管你倒行逆施，混帳已極，但你我之間，畢竟有那麼一點兒血緣關係，所以，你不用怕，我不會殺你。」

謝音冷笑道：「只要你有本事殺得了老夫，你儘管下手。」

「我說不殺你就不殺你。」司徒仇也冷笑道：「但我必須當衆宣佈你的罪狀……」

謝音截口叱問：「老夫有甚麼罪狀？」

司徒仇道：「我問你，你有沒有逼死我的母親？」

「那是老夫的女兒，老夫有權自由處置。」

「那麼，半年之前，你殺我生父饒化奇，又是爲甚麼？」

「因爲他誘姦我女兒，生下你這個小畜生，敗壞我謝家的門風。」

「當年，爲甚麼拒絕先父的求婚？」

「因爲，饒化奇是黑道人物。」

「人，走錯了話，就不能改過自新嗎？」

「你是否聽說過，狗能改變吃屎的習慣？」

「但事實上，先父自從認識先母之後，已經改過自新，一直到半年之前被你殺死爲止，不曾做過壞事……」

「誰看到？」

「我說的是事實，不需要有人看到。」司徒仇冷笑着接道：「你，只不過是爲了虛僞的面子與門風，拒婚于前，復逼死女兒，殺死女婿于後，不但毀了一對熱戀中的年輕男女的畢生幸福，也毀了我的童年和幸福。你知不知道，如果沒有你二十年以前的拒婚，就不會有司徒本本的『換嬰把戲』，也不會有最近一年半以來的一連串殺刼？」

謝音老臉上的肌肉抽搐着，沒接腔。

司徒仇又道：「所以，方才我罵你食古不化，剛愎自用，沒有人性，浪得虛名，都絕對不算過份。」

謝音仍然是默然無語。

司徒仇侃侃地接道：「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但由于你我之間有那麼一點血緣關係，我不殺你………」

邊說邊揮揮手，道：「你走吧！」

「走？你說得多輕鬆。」謝音冷哼一聲，道：「告訴你，小畜生，今天，你我之間，只有一個人能活着離開這兒。」

「算了吧！謝老兒，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何必逞一時之快，求榮反辱哩！」

接口的是一個面孔冷漠得不帶一絲表情的糟老頭呢！

觀衆中有人脫口驚呼：「董閻王！」

是的，這糟老頭兒就是「冷面閻王」董路。

謝音微微一怔，道：「你老兒是幾時到達這兒的？」

董路道：「就當你老兒被司徒仇三掌震退六步的當口到達這兒，由于你們爺兒倆吸引住全體的注意力，所以，如果我不出聲，還不會有人發覺我。」

「那你來得正好。」

「此話怎講？」

「聽說你閉關潛修之後，功力已大爲增進？」

「『聽說』的話，可不一定可靠。」

「不管可靠不可靠，合你我二人之力，一定可以宰掉這小畜生。」

「你要我跟你聯手作戰？」

「不錯，今天，我謝音第一次丟人現眼，也是第一次請人助拳。」

董路發笑了一下，道：「省省吧！謝老兒，我不想步你那丟人現眼的後塵。」

謝音愣了一下，道：「你認爲，咱們兩個老不死聯手之下，也宰不了他？」

「不錯，誰都看得出來，這小子最近有過某種曠代奇遇。」

「唔……」

「所以，咱們聯手之下，不但不一定能宰得了他，而且，很可能無法自保。」

「照你的意思，就這麼算了？」

「不算了又能怎樣，你我都是入土半截的人了，還有甚麼事情想不開的哩！」

司徒仇插口朗笑道：「董老兒，我幾乎懷疑你這個『冷面閻王』是冒牌貨。」

董路漠然地反問：「何以見得？」

「以往的董路，豪氣干雲，是何等的英雄氣概。」

「現在，你覺得老夫變了？」

「不錯，現在，變得好像換了一個人。」

「是的，我是變得換了一個人，以往的雄心壯志都消失了，現在，我只想把女兒找回來，不許她玩甚麼『借劍』的把戲。」

謝音注目問道：「是甚麼原因，使你老兒變得這麼快，又這麼澈底？」

董路意味深長地一嘆，道：「目前，你們爺兒倆的教訓，還不值得我警惕嗎？」

謝音默默沉思，臉上的肌肉劇烈地抽搐着。

良久，良久，才仰首長嘆一聲，轉身徐徐地離去。

這片刻之間，這位威震武林達半個甲子，被武林同道目爲泰山北斗的「皓首神龍」，好

像突然之間變成了一條泥鰍，也好像突然之間蒼老了二十年，連腳步都有點兒蹣跚起來。

現場中寂靜得落針可聞。

半晌，董路才正容向司徒仇說道：「年輕人，能否聽老夫說幾句不中聽的話？」

司徒仇冷然地道：「既然連你老兒自己也認爲是『不中聽』的話，那就不說也罷！」

董路固執地道：「除非你立刻殺了老夫，否則，老夫是非說不可。」

「我暫時提不起殺人的興趣，你說吧！」

「我倒是不覺得。」

「關于你殘殺和龍慕白有淵源的人，這半年以來，實在殺得太多了。」

「不管你殺龍家的人，是甚麼原因，老夫都希望你到此爲止，不要再殺了。」

「你老兒想要說的話，就是這些？」

「不錯……」

「那你是白說了。」司徒仇忽然大喝一聲：「站住！」

原來是冷雪已乘這當口悄然離去。

冷雪是「離去」，不是「逃走」。

因爲，她走的速度不快，也可以說是走得很從容。

當司徒仇發現而發出「站住」的喝聲時，冷雪已到了約莫十丈之外。

司徒仇像鬼魅似地，一晃就攔在冷雪身前，道：「冷雪，妳又不乖了。」

冷雪瞋目怒叱：「閃開！」

「方才，我說過，咱們要比翼双飛，直到白頭的。」

「你不配！」

「我不配，誰配？」

「你不配過問！」

司徒仇冷笑道：「好！我不配，我不過問。但大爺我有個毛病，自己得不到的東西，也絕對不讓別人去享受。」

他的精目中殺機一閃，並徐徐逼近，道：「現在，我就要辣手摧花了，妳認命吧！」

一聲冷笑，司徒仇面前閃起一道耀眼寒芒，逼得目無餘子的司徒仇駭然疾退丈八之外。

司徒仇面前卓立着一個丰神如玉，白衫飄拂的年輕人，手持一枝顫巍巍地，耀眼生花的長劍，疑視着司徒仇默然不語。

年輕人雖然默然不語，但一口鋼牙，却咬得「咯咯」作响。

此人身材頎長，臉色蒼白得不帶一絲血色，由外表看來，年紀約莫在二十四五之間，目光如電，冷厲得懾人心魂。

這刹那之間，現場中寂靜得落針可聞，所有目光，一齊向那年輕人集中投射。

司徒仇目光一凝之下，啞然失笑道：「我還以爲是龍慕白哩！」

那年輕人冷然問道：「你對龍慕白那麼害怕？」

這年輕人雖然外表看似二十四五歲，但嗓音蒼勁，絕對不是一般年輕人的清朗嗓音。

司徒仇眉梢一揚，道：「笑話，現在，我敢誇句海口，放眼當今武林，實在找不出一個值得我害怕的人。」

他這番話，好像是太過狂妄，但以他挫辱「皓首神龍」謝音的表現來說，却也並不算過于誇張。

那年輕人冷笑道：「那你爲甚麼疾退丈八之外？」

司徒仇道：「你聽說過『震天雙劍』嗎？」

那年輕人道：「聽說過又怎樣？」

司徒仇道：「聽說過就該知道，『震天雙劍』是無堅不摧的寶劍，據我所知，『震天雙劍』目前就在龍慕白手中……」

「所以，你才盡誅跟龍慕白有關的人，逼迫龍慕白出面？」

「不錯。」

「方才，你誤會我手中是『震天雙劍』之一？」

「不錯。」

「你害怕的不是龍慕白本人，而是龍慕白手中的『震天雙劍』？」

「完全猜對了，不過，你手中這枝寶劍，也很不錯。」

那年輕人笑笑道：「你很識貨，這枝寶劍雖然比不上『震天雙劍』，却也是千中選一的精品……」

他邊說邊回劍入鞘，並輕輕一嘆，道：「方才，我一時氣憤之下，本想用這枝寶劍宰了你，但仔細想想，儘管你豺狼成性，死有餘辜，但却理當留着你的狗命，由龍慕白來收拾才對……」

司徒仇截口冷笑一聲：「別說夢話了，拿來！」

那年輕人訝問道：「想要我這枝寶劍？」

司徒仇道：「獻劍可以保命。」

那年輕人道：「劍與命都是現成的，我也都不在乎，問題是，你有沒有這個本領將它拿走。」

司徒仇道：「你很自負，我知道你戴着人皮面具，也知道你並不年輕，更諒準你不可能强過被尊爲武林泰斗的『皓首神龍』謝音……」

那年輕人截口冷笑道：「那你何不試試？」

司徒仇也冷笑道：「我正要試……」

話聲中，從容舉步，却是一晃就到那年輕人身前，就好像他們之間那將近二丈的距離，根本就不存在。

而且，他人到那年輕人身前，他那駢指如戟的右手，也同時點向那年輕人的左胸！

那是要命的招式，快、狠、準，都可以算是發揮到極致。

這情形，對旁觀的人來說，可遠比方才所發生的一切更精彩，更令他們爲之眼界大開。

但，更令他們眼界大開的，却是那年輕人的反應。

那年輕人以同樣的快速在後退着。

由表面上看來，好像是被司徒仇的右手在推着向後退。

但實際上，可不是那麼回事——那年輕人的左胸跟司徒仇的右手之間，至少還有八寸以上的距離。

双方就以這點兒距離，在原地十丈方圓之內，一進一退地兜着圈子。

他們那一進一退的速度，已由最初的快若驚鴻，變成普通人的慢速，好像是那年輕人始終脫離不了司徒仇的威脅。

但仔細瞧瞧，可又不是那麼回事。

因爲，已經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司徒仇的神情已經呈現急躁和不安，額頭上也已經沁出輕微的汗珠。但那年輕人却始終是一副從容不迫的安詳神態，他那不帶血色的俊臉上，也依

然冷漠得不現一絲表情。

對內行人來說，双方優劣之勢，算是已經昭然若揭的了。

現在，那年輕人開口了：「司徒仇，以你目前的身手，是可以說，放眼當今武林，沒甚麼人值得你害怕的了。可惜你運氣不好，偏偏遇上我。」

司徒仇索性停了下來，注目問過：「你……究竟是誰？」

那年輕人道：「我是誰，說出來你也不知道。」

司徒仇道：「你也獲得了……」

那年輕人飛快地截斷他的話，道：「不必說，你明白就行了。」

話鋒一頓，又道：「司徒仇，你能有目前的成就，算得上是福緣深厚，可惜你身在福中不自知，偏偏要倒行逆施，濫殺無辜，你知不知道，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司徒仇默然無語。

那年輕人又道：「方才，我已經說過，我不殺你，我要留着你的狗命讓龍慕白復仇……
…」

司徒仇截口問道：「你知道龍慕白的下落？」

「當然知道，套用你方才說話的口氣：放眼當今武林，知道龍慕白的下落的人，到目前爲止，除了我之外，不會有第二位。」

「眞的？」

「信不信由你。」

「你跟龍慕白之間，是甚麼關係？」

「龍慕白是我的救命恩人，也等于是我的徒弟。」

這話好令人費解。

以此人所表現的超絕身手來說，做龍慕白的師傅，自然是綽綽有餘。

但問題是：如果此人有甚麼生命危險的話，憑龍慕白那點兒微末道行，又怎能救得了他？

這是司徒仇和所有旁觀者心中的疑問，但他們都沒問出口來。

那年輕人揮揮手道：「我不殺你，也不屑出手教訓你，你走吧！」

司徒仇冷冷地一笑道：「你不殺我，總有一天，你會後悔的。」

那年輕人語氣一沉道：「我不會後悔，小子，你如果不識相，惹惱了我改變主意，吃眼前虧的可是你自己。」

司徒仇臉色微變，向一旁的冷雪深注着，好像欲言又止。

那年輕人厲聲叱道：「小子，還不給我滾！」

司徒仇冷笑道：「好！我走，青山不老，綠水長流，咱們後會有期。」

說完，長身疾射而去。

那年輕人精目環掃，沉聲說道：「諸位，沒甚麼熱鬧可瞧了，除冷雪之外，諸位都可以走了。」

旁觀諸人包括「冷面閻王」董路在內，全部意興闌珊地紛紛離去。

冷雪却以男人的方式向那年輕人深深一躬，道：「方才，多承這位大……大俠義伸援手，冷雪這廂有禮了。」

她，本想尊稱對方一聲「大叔」，但話到唇邊，又覺得還是稱「大俠」比較妥當。

那年輕人目光深注着，沒接腔，少頃之後，才沒來由地發出一聲幽幽長嘆。

冷雪微顯不安地道：「這位大俠……」

那年輕人截斷她的話，道：「我叫文百川，妳暫時叫我文伯伯吧！」

「是！文伯伯。」

「這位龍鏢頭，跟妳我都頗有淵源，他死得已經夠慘的了，我們不能讓他暴屍此間，不聞不問。我想到鎮上去弄副棺材來，將他就地安葬，然後，我想跟妳好好談談有關妳的身世。」

「我的身世？」

「是的……」

「關於我的身世，我已經知道。」

「這一點，我也知道，妳已明白，妳是侯子青與段翠的女兒。」

「難道不是？」

「是的，段翠是妳的母親是不錯，但侯子青却不是妳的父親，關于妳的生父，除了段翠之外，我是唯一知道的另一個人。」

「那……我的父親是否健在？」

「他當然還健在，不過，段翠却以為他早已死去了。」

冷雪默然無語。

文百川又道：「妳不相信？」

冷雪苦笑道：「我……我不知道。」

文百川也苦笑着一嘆，道：「可憐的孩子！」

冷雪身軀微震，向對方深深打量着。

此刻，她心中有着太多的疑問。

這個文百川究竟是甚麼人？他又怎會知道我的身世？

憑他方才嚇走司徒仇所顯示的超絕身手，絕對不可能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為甚麼從來不曾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麼一位叫文百川的絕代高人？難道說，他這姓名是假的？

他這聲「可憐的孩子」叫得多奇妙，也太突然，難道……

文百川好像已看透她的心事，適時一聲清嗽，打斷她的沉思，道：「別胡亂瞎猜，等我由鎭上弄到棺材回來，安葬好龍鏢頭，經過詳談之後，一切就眞象大白了。」

冷雪無可奈何地點點頭，道：「好！我在這兒等您。」

文百川又道：「這條路上，來往的江湖異人太多，壞人也不少，爲免節外生枝，妳最好是找個適當的地點隱藏起來。」

「好的。」

「我最多頓飯工夫就回來，再見！」

「再見！」

冷雪的「再見」聲中，文百川的身形已到十五六丈之外，端的是快速無比。

現在，冷雪開始爲了保護自己而找尋適當的隱藏處所了。

游目四顧之下，她發現約莫十來丈外有一個密集而高可及人的草叢，而且，剛好這一段時間中，官道上沒有來往的行旅。

于是，她毫不猶豫地，飄落草叢中將自己藏了起來。

可是，她沒想到，約莫箭遠外的一片雜木林中，正有一双神秘的眼睛，透過雜木的空隙，向她注視着。

這也就是說，冷雪的一切行動，都在那双神秘眼睛的洞察之中。

那是誰呢？

如果那人對冷雪不懷好意，而方才是由于對文百川有所忌憚而不敢下手，那麼，現在冷雪落了單，他爲甚麼還沒採取甚麼行動？

那個神秘的人，不但夠神秘，也很有耐心。

因爲，他一直等到文百川由鎭上弄回棺材，將龍雄的屍體就地安葬，跟冷雪相偕離去之後，他也才離去。

文百川、冷雪二人都沒看到他。

其實，即使文百川、冷雪二人看到了他，也不可能看出那人是誰來。

因爲，此時天已薄暮，暮靄蒼茫中，但見一道幽靈似的人影，飛快地一閃而逝。

三八

現在，冷雪跟文百川已對坐在小鎮上一家客棧的上房中，享受着飯後的香茗。

冷雪自己也覺得奇怪，對于文百川這個陌生人，爲甚麼會如此信賴。

她也已經算是老江湖了，深知江湖步步險和人心的險惡，這也就是她女扮男裝的主因。

文百川雖然由司徒仇手中將她救下來，也告訴她說是知道她的身世，但她心中明白，這些，都不是她信賴對方的主因。

最大的原因，是她對文百川有一種沒來由的親切感。

她是二十年前司徒本本所玩的「換嬰把戲」的主角之一。自她懂事起，就是一個來歷不明的孤兒，儘管謝音的女兒謝蓮也很疼她，並瞞着乃父傳給她謝家的武學，却一直不知道甚麼叫父愛與母愛。

自從謝蓮被乃父「皓首神龍」謝音折磨死亡之後，她已經是舉目無親了。

儘管她最近已獲知自己是侯子青與段翠的女兒，並知道自己還有一個孿生的，不知該叫姊姊還是該叫妹妹的侯銀鳳，但在她的下意識中，這些親人是那麼遙遠，也那麼陌生。

而相反地，目前這個文百川，儘管是陌生人，也儘管他的外表看來是那麼年輕，但對她

的言行，却洋溢着長者的慈愛，使她倍感親切，也有着無比充實的安全感。

□ □ □

文百川飲了一口香茗，目光柔和地注視着，並柔聲問道：「妳在想些甚麼？」

冷雪怔了一下，道：「我……我自己也不知道。」

文百川露齒一笑道：「眞是傻丫頭！」

對于這句本來是很平淡的話，冷雪却沒來由地爲之身軀一震。

相處半天來，這是文百川所說的令她心神震顫的兩句話中之一，另一句是「可憐的孩子」。

冷雪强抑心頭的震顫，注目問道：「文伯伯，您眞的知道我的生父是誰？」

文百川點點頭，道：「是的……。」

冷雪飛快地接問：「那麼，現在，您是否可以說明了？」

文百川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平靜地問道：「如果說，我就是妳的生父，妳相信嗎？」

冷雪正容答道：「我相信事實，我也希望能有您這樣的父親。」

文百川禁不住熱淚盈眶地道：「好孩子，爹實在太慚愧了。」

這，等于是已經承認他就是冷雪的生父。

但，此刻的冷雪却反而顯得很鎭靜地沒有接腔。

文百川也强定心神，徐徐地接道：「當然，爹會說出讓妳能完全相信的事實來。」

冷雪仍未接腔。

文百川輕輕地一嘆，道：「往事如烟，前塵舊夢，一時之間，眞不知該由何處說起才好！」

一頓話鋒，才沉思着接道：「我想，還是先由妳們姊妹倆身上的特徵說起吧！」

冷雪一怔，道：「您……知道我身上的特徵？」

文百川發笑道：「如果我不能說出妳們姊妹倆身上的特徵，又怎能讓妳相信我是妳的父親。」

「好！您說。」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弄清楚，妳跟侯銀鳳之間，究竟誰是姊姊……」

「據說，我跟侯銀鳳是双胞胎？」

「是的，双胞胎也有出生先後，先出生的自然是姊姊。我記得很清楚，妳們姊妹倆的大腿內側，都有一塊銅錢大小的胎記，姊姊是右大腿，妹妹是左大腿……」

冷雪禁不住截口一聲歡呼道：「那我就是姊姊了。」

這，表示冷雪的右大腿內側，有一塊銅錢大小的胎記。

須知，大腿內側是隱秘部份，如非是特別親密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冷雪激動之下，又歡呼一聲道：「爹！我終于見到自己的父親了。」

文百川目含熱淚，臉上肌肉抽搐着，咀唇牽動，却是欲言又止。

不難想見，此刻，文百川內心的激動，可能更甚于冷雪。

冷雪畢竟還太年輕，不能體會文百川此刻的心情，入目之下，不由訝問道：「爹！您是怎麼啦？」

「沒甚麼。」文百川含淚微笑道：「爹是太興奮了。」

話鋒略為一頓，又道：「孩子，聽說妳們兩姊妹都是大美人，現在，妳卸下套在外面的男裝，洗去臉上的易容藥，讓爹瞧瞧，爹的乖女兒，究竟是美到甚麼程度。」

冷雪忸怩了一下，却並未站起來。

文百川又道：「在爹面前，不用難為情，從此刻起，有爹照顧妳，不用再改裝易容，也從此刻起，爹不讓妳受到一絲一毫的委曲……」

冷雪禁不住熱淚双流地，截口嬌笑道：「爹！夠啦！」

匆匆站起，三把兩把地卸掉套在外面的那套男人衣服，並掏出手帕，擦去臉上的易容藥，立即恢復了她那柳媚花嬌的絕代姿容，並在原地轉了一圈，嬌笑道：「爹！您是不是有見面不似聞名之感？」

「不！是見面更勝聞名。」文百川含笑接道：「『玉面郎君』文百川與『南天一鳳』段翠

所生的女兒，當然是艷蓋群芳的大美人呀！」

「爹！我不來啦！」

「只是……只是……」

「只是甚麼呀？」

「只是，便宜了龍慕白那渾小子。」

冷雪楞了一下，接着，却是一聲幽幽長嘆。

文百川也輕嘆一聲，道：「關于妳跟龍慕白之間的一切，龍慕白都跟我說過了。」

冷雪默默無語。

文百川又道：「孩子，放心吧！爹一定設法完成妳的心願。」

冷雪淒然一笑道：「可是，我誤殺過他的母親。」

「那是誤殺，這筆賬應該記在司徒本本和謝蓮二人頭上的，而司徒本本、謝蓮二人都已經死了，事情也都過去了。」

「這些，龍慕白也都已經知道？」

「是的。」

「他能諒解嗎？」

「他敢不諒解！」

「爹！您好霸道。」

「爲了完成我乖女兒的心願，更霸道的事情，爹也能做得出來。」

「對了，爹，您跟龍慕白，究竟是甚麼淵源？」

文百川笑笑道：「方才，我跟司徒仇所說的話，妳沒聽到？」

冷雪道：「當然聽到了。」

「既然聽到了，又何須多此一問？」

「這是說，龍慕白眞的是您的救命恩人，也是您的徒弟？」

「不錯。」

「那……這該怎麼說呢？」

「丫頭。」文百川含笑接問：「妳是要先聽有關爹的故事，還是先聽龍慕白的故事？」

冷雪微微一怔，才嬌笑道：「還是先聽您的故事吧！」

文百川道：「這是妳心底的話？」

冷雪不依地道：「爹！您老是欺負人家。」

「欺負人家，跟妳不相干呀！哈哈哈……」

「爹！人家要聽您的故事哩！」

「好！爹現在就開始說了。」

「不！慢一點……」
「怎麼說？」
「您……先將臉上的人皮面具揭下來。」
「妳這丫頭可眞難纏……。」
說歸說，他還是將人皮面具揭了下來。
呈現在冷雪眼前的，是一張年約四旬開外，五官端正，面相清癯的臉兒。
冷雪但覺眼前一亮，禁不住脫口嬌笑道：「哇！好一個英俊的老男人。」
「妳以爲，爹這『玉面郎君』的綽號，是隨便加上去的？」
說話間，他下意識地做手撫長鬚狀。
可是，爲了戴上那張年輕人的人皮面具，他的下巴早已刮得光光地，實在沒有甚麼可撫的了。
冷雪入目之下，又嬌笑道：「爹！您要是蓄着長鬚，一定更具有成熟男人的魅力呢……！」
文百川佯嗔地道：「丫頭口沒遮攔，不害臊！」
就這當口，送茶水的店小二推門而入，一見年輕人變成了中年人，小子變成了丫頭，一下子給楞住了。

文百川含笑說道：「小二哥，咱們父女倆爲避仇而改裝易容，請莫大驚小怪。」
店小二哈腰諂笑道：「小的怎敢。」
文百川又將人皮面具戴上，道：「對了，隔壁房間是否已經打掃乾淨了？」
店小二恭應道：「還沒有，小的忙完之後，馬上就去打掃。」
「那就偏勞你了。」
說着，並隨手遞過一些碎銀。
店小二連聲道謝着離去之後，冷雪又笑問道：「爹，您怎麼又將那個撈什子戴上了？」
文百川發笑道：「丫頭，已經快進入雲南地區了，我暫時還不想讓認識我的人認出來。」
冷雪「哦」了一聲，道：「爹，原來你是雲南人。」
「是的，爹本來就是大理段氏王朝的金衣武士。」
「金衣武士的地位，一定很崇高？」
「唔……不過，比起妳娘那公主的身份來，就差得太遠了。」
「那……當年，你們是怎麼結合的？」
「結合？」文百川發笑道：「誰說我曾經跟她結合過？」
這話可妙得很。
沒有結合，又怎會生出娃兒來？

當然，做爲女兒的冷雪，對這問題却不便問出口來，而只有用一双美目，不斷地在乃父臉上劃着問號。

文百川輕輕一嘆，道：「孩子，談到妳娘，妳必須在心理上先有個準備。」

冷雪一楞，道：「很嚴重嗎？」

「嚴重不嚴重，那就要看妳是站在甚麼角度上去看了。」文百川徐徐地接道：「首先我要告訴妳的是，妳娘可不是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女人，說得實在一點，她是一個壞女人。」

冷雪苦笑着沒接腔。

文百川又道：「從十六歲開始，她就亂搞男女關係，但任何一個男人，都跟她好不了三個月，就會死在她的手中。

「憑她的綺年玉貌，憑她的公主身份，凡是被她看中的男人，就像是撲火的飛蛾一樣，一個個英勇地前仆後繼，甘心死在她手中，從十六歲到二十歲，死在她手中的男人，至少在一百個以上。」

冷雪輕輕地嘆了一聲。

文百川苦笑着接道：「當她二十歲時，我也加入了那個『飛蛾』行列，很幸運，從我加入那個『飛蛾』行列開始，她沒有再找別的男人。

「但我也不過才跟她相好一年半的時間，在這一年半時間中，她生下妳和妹妹這一對双

胞胎。

「可是，當她生下妳們姊妹倆之後，却又故態復萌，姘上了『劍痴』侯子青，但她對我，總算是格外開恩，沒有殺我。

「她跟侯子青相好不到一個月，就正式舉行婚禮，但在那盛大的婚禮中，却發生了意外的慘劇。」

冷雪身軀一震，道：「是甚麼慘劇？」

文百川道：「當婚禮進行當中，有人向侯子青潑下腐蝕力極强的藥水，結果是侯子青不但被毀容，連生殖功能也因而斷絕，而妳娘也受到池魚之殃，臉部留下一些疤痕。從此這一對同命鴛鴦成了有名無實的掛名夫妻，也從此，他們夫妻倆都一直戴着面紗，而侯子青更從此專心煉劍、煉武，而獲得『劍痴』的賀號，這，就是婚禮進行當中的慘劇之一。」

冷雪苦笑道：「還有慘劇之二？」

文百川點點頭，道：「是的，慘劇之二就是『陰風蛇叟』司徒本本乘虛而入，將妳盜走，玩出『換嬰把戲』，造成如今一連串殺刼的後果。」

「那麼，造成這兩宗慘劇的罪魁禍首，是甚麼人呢？」

「那當然是妳那水性楊花的母親。」

冷雪苦笑道：「這一點我了解，但那個撒潑强力腐蝕藥水的人，也是元兇之一。」

文百川道：「是的，但那個人武功很高，乘混亂中逃走了，据事後研判，應該是被妳娘所殺的面首當中之一的父親……」

說到這兒，他苦笑着一嘆，道：「可是，不幸的是，妳娘竟然認定是我因妬生恨下的毒手，而將我制住，帶上點蒼山，投入一條山洪暴發的溪澗中。」

「還好，她沒有當場殺掉你，否則，我就成為一個無父的孤兒了。」

文百川道：「她雖然沒有當場殺死我，但也等于是將我當場殺死一樣。妳想想看，將一個人制住穴道之後，投入亂石如林的山洪中，不淹死也得被亂石撞死，而且，死前還要飽受精神上的威脅，所以，她的用心，比當場殺死我還要狠毒。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我居然沒有死，而且，還有意外的奇遇………。」

冷雪忍不住截口問道：「當時，是甚麼人救了您？」

文百川發笑道：「是老天爺救了我，當時，我灌了不少水，也被亂石撞得遍體鱗傷，却並未傷着要害，而且，當我快要支持不住時，居然將我被制的穴道撞開了。但也就在這個時候，被一股强大的吸力，將我拉進一道暗流之中，而我也當場昏了過去。」

他，頓住話鋒，飲了一口香茗，才輕嘆着接道：「當我甦醒過來時，發覺我是躺在一個奇妙的地方，那是一個奇妙的絕壑，就像是一隻覆蓋着的大碗，不過，周圍弧度比碗來得小，方圓達十畝以上，高度沒有千丈，總也有八百丈以上。

「當然，那隻大碗是沒有底的，所以，可以看到天光，我既像是被一隻絕大的大碗覆蓋着，也好像是陷身在一口巨大的深井中。

「當我當時甦醒的剎那，我是興奮多于憂懼的，因為，我畢竟還活着。

「于是，我强振精神，强忍遍體的傷痛，在這隻巨大的覆碗中巡視一番。

「這兒，只有一個山洪的入口，山洪進入這兒之後，進入一個其深不知幾許的深潭中，那深潭直通地底的陰河。所以，這兒只有山洪進口處的唯一一條通路，當山洪消退時，可能通往外面。但很不幸，當三天之後，我傷勢略癒，準備循進水口外出時，忽然發生一次輕微地震，將那個通道完全封閉住了……。」

冷雪又揷口問道：「那您以後是如何脫險的？」

文百川苦笑道：「脫險？還早得很哩！」

冷雪道：「您的奇遇，也是在那兒獲得的？」

「不錯。」文百川沉思着接道：「自從通路被封閉之後，我只好靜下心來，做如何求生存的打算了，幸虧那兒還有少許林木，也有黃精、茯苓，深潭中還有魚蝦，生存條件並不太差，而且，我還在一處十來丈高的峭壁上，發現一個有人住過的天然石洞，妳猜，那個曾經在那兒住過的人是誰？」

冷雪苦笑道：「我怎麼猜得着哩！」

「告訴妳，乖女兒。」文百川口沫四濺地接道：「那是段氏皇朝中成就最高的一代怪傑，『天龍子』段不撓。」

冷雪苦笑如故地道：「這個人，我也沒聽說過。」

文百川道：「段不撓是段氏皇朝中第三代的太子，按例他將成爲第四代皇帝，但他是天生的練武材料，視富貴如浮雲，放棄帝位，自號天龍子，畢生鑽研武學，終于成爲大理段氏王朝中成就最高的武學大師。

「須知段家武學本來就獨樹一幟，獨覇南天，經過段不撓的發揚光大，更使段家武學，達到極致。

「同時，段不撓也想到，權勢能腐蝕人心，段氏皇朝終有沒落的一天。

「他是有心人，生前就將自己精研光大的段家武學，錄成兩本秘笈，分藏于兩個秘密場所，以待有緣……」

冷雪截口問道：「您就是在那個石洞中，獲得一本秘笈？」

「是的。」文百川點點頭，道：「現在，我已經知道，另一本秘笈，爲司徒仇所獲得，但他火候還淺，不難制住他。」

冷雪苦笑道：「老天爺也未免太那個了，爲甚麼那另一本秘笈，竟然落入司徒仇那樣的人的手中？」

文百川道：「有關這一點，段不撓在秘笈的扉頁上也曾有番說明，他說，兩本秘笈不可能全都落入壞人手中，只要有一本在好人的手中，就有制衡的力量，如果萬一不幸而全部落入壞人手中，那也是天意，非人力所能左右。」

冷雪道：「這麼說來，老天爺畢竟還是仁慈的。」

「是的。」文百川苦笑着接道：「但對我來說，却並不怎麼仁慈。」

「此話怎講？」

「因爲，由于那一次地震，將通路封死，使我困在那隻『覆碗』中，將近二十年。」

「那將近二十年中，您沒想過脫困的辦法？」

「誰說的，但妳想想看，四周峭壁光滑，高達千丈，又有向內凹的弧度，根本沒有可供手足借力的任何東西，而我又身無寸鐵，所以，除非能飛，否則，就只有終老在那兒了。」

冷雪俏皮地一笑道：「其實，終老在那兒，也滿不錯的，當時，爹好像成了不食人間烟火的地仙了。」

文百川含笑接道：「是的，最初，爹也是這樣的想法，可是，當我練成了一身傲視當代的武功之後，想法就不同了。」

冷雪道：「是怎樣的不同？」

文百川道：「我只想趕快脫困，憑一身所學，快意恩仇，開創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

「當然，這也是人之常情。」

「但，天險難渡，百無聊賴中，我只好寄望于有人經過那兒時，出聲呼救，可是，多年來，除了飛鳥之外，始終不曾見到半個人影……」

「爹，那地方是在哪兒？」

「現在，我才知道，就在點蒼山的群峰之中。」

「那……以後呢？」

「以後？」文百川苦笑道：「以後，我完全絕望，心如止水，眞的沒打算生出那絕境了，可是，老天爺就那麼就那麼喜歡捉弄人，就在這時候，奇蹟出現了。」

他一頓話鋒，又沉思着接道：「現在說來，是十個月之前，那是一個晴朗的中午，我居然發現岩頂映下一個正在舞劍的人的影子在晃動着……」

冷雪截口嬌笑道：「我明白了，那個人就是龍慕白。」

「不錯。」

「龍慕白等于救了您的命，以後，您也成了他的師傅。」

「同時，我也了解了二十年來武林大勢的變遷，和目前的江湖動態。」

「脫困之後，有沒有去侯府察看過？」

「有。」文百川輕輕一嘆，道：「人，就是那麼奇怪的動物，當你急于脫困而又無法脫

困時，總是幻想着，一旦脫困，一定要快意恩仇。我也絕不例外，我曾經幻想過，當我脫困之後，我縱然不殺段翠，也一定要好好地消遣她一番。」

「您去侯府，有沒有見到我娘和我妹妹？」

「有，但她們都沒見到我。她們跟那個叫崔姑娘的中年女人在練劍，當時，我心中很平靜，連一絲絲報復的念頭都沒有。」

「但，當我隱身于暗中，靜觀她們所練的劍法時，却不由地令我爲之悚然一驚……。」

冷雪插口問道：「怎麼說？」

文百川徐徐地接道：「因爲，她們那所施展的劍招，可以說是集奇詭、毒辣于一爐，連我目前的成就，也不易加以破解。」

「那是甚麼劍法呢？」

「爹看不出來，但，却敢斷定，那絕對不是段家或侯家的武學。」

冷雪沒接腔。

文百川又道：「我，雖有奇遇，但限于本身的資秉，未能將段家武學練到登峰造極，但我也曾很自負，認爲，憑目前成就，已足以傲視當今武林的了。可是，發現上述事實之後，使我警惕到武林中眞箇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于是，我立即趕返住處，以『開頂傳功』大法，給龍慕白輸入十五年的面壁之功……」

「那可眞是便宜了他。」

「是的，龍慕白那小子資秉絕佳，我本來只是想以三年工夫，將他培植成爲年輕一代中的第一高手，但，經過我轉輪十五年的面壁之功後，短期內就可以强過我這個師傅了。」

冷雪笑問道：「爹，您所說的短期，究竟是多久？」

文百川道：「最多一個月，就可啟關了。」

冷雪道：「那太好了，還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趕上中秋節侯府借劍那場熱鬧。」

驀地，一聲冷笑劃空傳來道：「死到臨頭，還在肉麻當有趣……」

文百川的反應很快，對方那話聲未落，他已擊滅室內燈光，將愛女拉到背後，右手中也亮出了寶劍。

「嘩啦」一聲，窗戶于青蛇亂竄中被毀掉。

當然，那所謂「青蛇」，是一蓬快速而又無比霸道的劍光。

淒迷月色下，窗外丈八遠處，傲立着一個白衣勝雪，長髯垂胸的中年男人。

此人身材頎長，面相清癯，顯得既瀟洒，又飄逸，比起文百川這個「英俊的老男人」來，絕不遜色。

當文百川冷眼向對方打量之間，那白衫人却沉聲說道：「文百川，滾出來！」

文百川訝問道：「你認識我？」

那白衫人道：「我本來不認識你，但我已經以『天視地聽』術于二十丈外聽到你的談話，所以，現在，我等于已經認識了你。」

「高明……」

「也許我不夠稱爲『高明』，但我了解你是段家武學的正統傳人而敢向你挑戰，就憑這一點，我認爲，我至少足以自豪。」

「你好像很謙虛？」

「錯了，我如果謙虛，就不會向你挑戰。」

「如果你只是爲了印證武學，那很抱歉，我現在沒工夫，也沒興趣。」

「目前由不得你，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不是印證武學，是生死之搏。」

文百川一怔，道：「你我才不過是初逢乍見，該談不上有甚麼仇恨吧？」

「不錯。」那白衫人冷然接道：「武林中的血腥殺戮，有時候，是不須要有甚麼仇恨的。」

文百川沒接腔。

那白衫人又道：「出來吧！請放心，我不會傷害你的女兒，我更不妨坦白告訴你，如果我有意傷害你的女兒，午後，你替龍鏢頭弄棺材，冷雪在官道旁落單時，我就下手了。」

難道說，午後，隱身官道旁雜木林中那双神秘的眼睛，就是他的？

很可惜，這情形，文百川不知道，冷雪也不知道。
不過，儘管文百川父女倆不知道，却都深信對方所言是實。
因爲，文百川父女倆都心中明白，那時候，冷雪是落過單。
文百川仍未接腔。
那白衫人接問道：「你好像不相信？」
文百川笑笑道：「我好像應該相信……。」
話聲中，人已穿窗而出，但却並未離開窗口，並回身說道：「雪兒，小心一點，不要出來。」
冷雪點點頭，道：「我知道。」
現在，文百川跟那白衫人相距約莫丈五。
文百川又淡然一笑，道：「我已經出來了。」
那白衫人道：「很好！」
白衫人雖然回答得很簡短，但一双精目，却在文百川的周身上下，溜個不停。
文百川笑笑道：「你好像一點都不肯吃虧。」
白衫人一楞，道：「此話怎講？」
文百川道：「方才，你由明窺暗，沒看清楚，所以，現在，才特別看一個夠，撈回本錢

。」
白衫人啞然發笑道：「正是！正是！」
文百川道：「看過以後，有何感想？」
那白衫人道：「最大的感想是美中不足………」
「是由于我還戴着人皮面具？」
「不錯，其實，你大可不必多此一舉。」
「也有理由？」
「當然，第一，我已經知道你的過去和現在，你的身份，沒有繼續保密的必要。」
「第二呢？」
「第二，你已隱居二十年，你該想到，二十年的變化有多大，你已由青年進入中年，即使是當年知交，也不一定能認出你來了。」
文百川含笑接道：「有道理，看來，我好像成了後知後覺。」
那白衫人道：「你也不是後知後覺，只不過是當局者迷而已。」
文百川禁不住啞然失笑道：「有道理，這撈什子是沒有理由再戴下去了。」
隨手揭下人皮面具，又笑問道：「現在，你該滿意了吧？」
那白衫人目光一亮，道：「果然是『好一個英俊的老男人』！」

文百川道：「你也不賴呀！」

那白衫人道：「不錯，不論人品、武功，你我都算是『一時瑜亮』，但，很可惜，咱們之間，不但不能惺惺相惜，而且還絕對不能並存。」

文百川苦笑道：「如果只是由于咱們『一時瑜亮』，你才認爲不能並存，那我可以永遠戴着人皮面具，也永遠不過問江湖中事。」

「你怕死？」

「你怎麼想，就怎麼算吧！」

「你當然不是怕死的人，不過是由于二十年的幽居，磨盡了你的雄心壯志。」

「不錯，現在，咱們這場不必要的生死之搏，是否可以免了？」

「不行！」那白衫人沉聲接道：「千不該，萬不該，你不該碰上我。」

文百川的忍讓，已到了仁至義盡的程度，但對方仍然是蠻不講理地咄咄逼人。

因此，文百川忍無可忍地，臉色一沉道：「你好像自信很有把握可以殺死我？」

那白衫人平靜地道：「我沒有這個把握，但我堅信，你我之間，只有一個人能見到明天的太陽。」

「至少，你該先報個萬兒。」

「沒這個必要……接招！」

話出招隨，「唰唰唰」地一串快攻，將文百川迫退三尺。

文百川退過三尺之後，即不再退，而且，他一直是只守不攻。

外表看來，只見他從容揮洒，見招拆招地守得無懈可擊，並朗聲笑道：「閣下，別藏私啊！」

那白衫人冷笑道：「別急，我不會敎你失望的！」

文百川道：「像目前這樣子，除非我想自殺，否則，你絕對殺不了我，我也不能不失望。」

文百川口中說得輕鬆，其實，他心中可一點兒也不輕鬆。

因爲，那白衫人不但劍招奇幻、玄妙，而所蘊含的內力，也無比雄渾。

他明白，如果他不曾輸給龍慕白十五年的功力，他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制勝，並能殺死對方。

但現在，他却只能自保。

至于他目前之所以故作輕鬆狀，並不反擊，毋非是想給對方一個「莫測高深」，迫使這個難纏的敵人知難而退。

因此，双方交手近百招，仍然是一個不分勝負的膠着狀態。

那白衫人一面長劍翻飛，一面沉聲喝問：「文百川，你爲何不反擊？」

文百川笑道：「我只守不攻，你都奈何不了我，如果我反擊，你還能神氣得起來。」
那白衫人冷笑一聲：「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用心………」
文百川截口笑問：「你以爲我有甚麼用心呢？」
那白衫人道：「你根本就是沒有餘力反擊，只不過是故裝鎮定，希望我產生錯覺。」
此人可眞夠精明，這幾句話，幾乎是說穿了文百川的心事。
文百川心中暗駡一聲「老狐狸」，口中却呵呵一笑道：「你既然這麼認定，那爲甚麼不加點勁，立卽把我殺掉？」
那白衫人冷笑道：「你等着瞧吧………」
室內忽然傳出冷雪的一聲驚呼。
文百川臉色一變，道：「雪兒………」
「唰、唰、唰、」一連三劍，將那白衫人迫退五大步，並沉喝一聲：「停！」
文百川心急愛女安危，第一次使出看家本領來攻擊，三劍就將對方迫退五大步。
那白衫人臉色微變，沒有反擊了。
這場沒分出高下的惡鬬，及時中止了。
室內的冷雪寂然無聲，這當然不是好現象。
文百川臉色再度一變，卽待回身穿窗而入，但室內却適時傳來司徒仇的語聲道：「文百

川，爲了令媛的安全，你最好是不要進來。」
文百川強行制住卽將躍射的身形，並猛吸一口清氣，抑平內心的激動，道：「你是司徒仇？」
司徒仇的語聲道：「不錯。」
文百川道：「你將雪兒怎樣了？」
司徒仇的語聲道：「不怎樣，不過是穴道被制而已。」
文百川道：「你有何企圖？」
司徒仇的語聲道：「這個……可就有得談了。」
一旁的白衫人插口笑道：「文百川，我不屑落井下石，你們可以慢慢談，我樂得涼快涼快。」
司徒仇已出現在窗口，含笑接道：「不！閣下暫時還不能涼快。」
那白衫人注目問道：「你就是『陰風蛇叟』司徒本本的徒弟司徒仇？」
「不錯。」
「你，好像比你那老鬼師傅還要奸滑，也還要狠毒。」
「何以見得？」
「你總不能否認，司徒本本不是你殺死的吧？」

「我不否認。」

「目前，你這撿便宜的功夫，也好像已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多謝誇獎！」

「一個連自己的授業恩師都忍心殺死的人，還能不算狠毒？」

「我的想法不同。」

「是如何一個不同法？」

司徒仇冷冷地一笑道：「你既然知道司徒本本是我殺死的，當也知道司徒本本于二十年前所玩的那個混帳的『換嬰把戲』！」

那白衫人點點頭道：「我知道。」

「也知道我跟冷雪，就是那『換嬰把戲』中受害最嚴重的主角。」

「不錯。」

「你知不知道，一個從來不知道父母之愛是甚麼滋味的人，是一種怎樣的心態？」

「我懂。」

「那麼，我現在告訴你，我不認爲我殺司徒本本是殺自己的授業恩師，而是殺一個毀掉我童年享福，人人皆曰可殺的惡魔。」

「唔……」

「至于我目前的撿便宜，那也是一個失去親情的溫慰與照顧的孤兒，自幼養成的求生本能。」

「我承認你說的都有道理。」那白衫人含笑問道：「只是，這些都跟我想涼快一下不相干呀？」

司徒仇笑笑道：「我說相干，而且是大大的相干。」

那白衫人含笑注視，沒接腔。

司徒仇又道：「你要明白，目前，你跟文百川才是正主呢，我司徒仇是第三者。」

那白衫人仍未接腔。

文百川却忍不住沉聲問道：「小子，你刼持我女兒，意欲何爲？」

司徒仇皮笑肉不笑地道：「閣下請稍安勿躁，我首先保證令嬡毫髮無損。」

文百川道：「你要是損傷了她一根毫髮，我會剝你的皮，抽你的筋。」

司徒仇冷笑道：「文百川，你要明白，我司徒仇是在苦難中長大，可不是被人嚇大的。」

文百川也冷笑道：「不信就走着瞧吧！」

「對，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司徒仇陰陰地一笑道：「現在，就說到對你女兒『意欲何爲』的問題了。」

文百川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司徒仇目光向文百川和那白衫人二人的臉上一掃，道：「方才，我已經說過，你們二位是正主兒，我是第三者。」

文百川、白衫人都沒接腔。

司徒仇道：「有道是，旁觀者清，看過你們方才那一番惡鬪之後，我敢斗胆斷定，目前，你們二位是半斤八兩，誰也殺不了誰。」

文百川、白衫人仍未接腔。

司徒仇又道：「如果勉强打下去，縱然不是同歸于盡，也將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結局。」

話鋒略爲一頓，又道：「在此種情況之下，我這個第三者，就有舉足輕重的力量了。」

那白衫人笑問道：「你打算站在誰的一邊？」

「目前，我自己也還不知道。」司徒仇沉思着接道：「按說，我跟冷雪同是『換嬰把戲』中的受害者，是名副其實的同命鴛鴦，如果能夠一双兩好，那麼，文百川就是我的老丈人，我理當站在文百川的一邊。」

那白衫人笑笑道：「怕只怕，文百川不希望有你這樣的女婿。」

司徒仇發笑道：「這一點，我也了解……」

「那麼，你是打算站在我這一邊了？」

「目前還沒有，我要先聽聽我這位未來老丈人的高見。」

文百川不等對方發問，就冷然地道：「我不會有你這樣的女婿，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是！」

文百川不但語氣堅決，神態方面，也顯得無比地鎮定。

這情形，不但使司徒仇當場楞住，連那白衫人也爲之大惑不解地緊蹙双眉。

目前，情況很明顯，姑且撇開司徒仇「挾人質以自重」的這一點不談，文百川也是站在絕對不利的一邊。

這也就是說，卽使文百川不顧慮愛女的安危，當司徒仇倒向白衫人那邊時，他還是絕對的不利。

那麼，文百川怎會有目前這種堅決的語氣，和鎮定的神態呢？

司徒仇一楞之後，道：「文百川，你不要以爲我保證對令嫒毫髮無損，就有恃無恐。」

文百川披唇一哂，道：「你的保證，能值幾文錢！」

「這是說，你根本不重視我的保證？」

「你的保證，值得別人的重視嗎？」

司徒仇冷笑道：「那很好，現在，請聽着，不管你同不同意，也不管冷雪願不願意，冷雪要做我的老婆是做定了。」

文百川冷然一哂，沒接腔。

文百川的鎮靜態度，實在令人莫測高深，看情形，就像是被司徒仇所刼持的冷雪，跟他毫不相干一樣。

文百川不接腔，那白衫人却笑問道：「你小子準備先來一個覇王硬上弓，造成既成事實？」

司徒仇點點頭，道：「不錯。」

那白衫人道：「這麼一來，你就站在文百川那邊了。」

「不可能。」

「不可能？你不承認他這個老丈人？」

「他都不承認我這個女婿，我又爲甚麼要承認他這個老丈人。」

「噢……」

司徒仇忽然岔開話題，道：「今天午後，官道旁的那場鬧劇，你閣下也是旁觀者之一？」

那白衫人道：「可以這麼說。」

司徒仇道：「那麼，當時我跟我那老頑固外祖父的一切，你都聽到看到了？」

那白衫人道：「不錯。」

司徒仇道：「對于蠻不講理，剛愎自用的外祖父，我都可以折辱他，那麼，對于一個八字還缺少一撇的所謂老丈人，你認爲我會怎樣呢？」

那白衫人目光爲之一亮，道：「這是說，你已經決定站在我這邊了？」

「不錯。」

「那……好極了！」

「可是，我有條件。」

「說說看。」

司徒仇道：「第一，我幫你制住文百川，但不能殺他。」

那白衫人道：「就由于他即將成爲你的老丈人？」

「不錯，但這，只不過是原因之一。」

「那原因之二呢？」

「原因之二是，要由他身上，找出龍慕白來。」

「爲了震天雙劍？」

「也爲了斬草除根，而且，必須乘龍慕白啟關之前下手。」

「那是當然，如果等那小子神功大成之後才下手，那就事倍功半了。」

「不錯，我也答應，震天雙劍，咱們每人一枝。」

「你好像還有第二個條件？」

司徒仇點點頭，道：「是的。」

那白衫人道：「請說。」

司徒仇道：「咱們的合作，只此一遭，下不為例。」

那白衫人道：「也有理由？」

司徒仇道：「理由很簡單，今後，你我很可能是勢不兩立的敵人。」

那白衫人笑道：「好！夠坦白，夠豪爽，你這個朋友，我是交定了。」

司徒仇道：「那麼，我這兩個條件，你都答應了？」

那白衫人道：「其實，你的第二個條件，根本不算條件，所以，也毋須答應或不答應。」

「唔……」

「至于第一個條件，也不必多加考慮……」

「那是說，已經答應了？」

「不錯。」

司徒仇目光轉向文百川道：「文百川，文大俠，有句老掉了牙的俗語：識時務者為俊傑，你不致于沒聽說過吧？」

文百川仍然是那一副鎮靜得令人莫測高深的神態，含笑反問道：「聽說過又如何？」

司徒仇道：「聽說過嘛！最好是乾脆一點兒，自己封閉功力。」

「你認為，你們兩個，將我吃定了？」

「不錯。」

「我也有兩句老掉了牙的俗語，叫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你們兩個，也該聽說過吧？」

文百川的話沒說完，司徒仇跟那白衫人已同時臉色為之一變。

緊接着，文百川又笑問道：「沒聽懂？」

司徒仇、白衫人臉色陰晴不定，都沒接腔。

另外，却有一串嬌甜語聲接道：「他們又不是死人，怎會沒聽懂！」

隨着語聲，只見兩道人影，手携着手，以行雲流水般的步伐，徐徐地而來。

不！看似「徐徐地而來」，實際上却是快速之至，一晃之間，已俏立文百川的身邊。

這兩位不速之客，赫然是冷雪和已經訂于中秋節向侯府借劍的董小梅。

現在，情況豁然開朗。

方才，文百川之所以鎮靜得出奇，是由于董小梅已經以「傳音入密」功夫告訴他：「冷雪已經被她救出」。

所以，文百川才有那「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說詞。

三九

對司徒仇來說，自己控制之下的人質，被人家神不知鬼不覺地救走而懵然無知，可比當場被摑兩記耳光還要難過。

因此，這剎那之間，他幾乎以爲自己是在惡夢之中，而震驚得張口結舌，作聲不得。

至于那白衫人，雖然不像司徒仇那麼震驚，情況却也好不了多少。

失踪已一年的董小梅，丰姿依舊，却比一年以前要成熟得多。

按說，她今年才十七歲，却已跟二十歲的冷雪一樣地風華絕代，儀態萬千，已經成爲十足的大美人了。

那白衫人不認識董小梅，當場一怔之下，首先打破沉寂道：「這位姑娘是——？」

「董小梅。」董小梅含笑接道：「『冷面閻王』董路的女兒。」

文百川也含笑接道：「也就是已經訂于中秋節向侯府借劍的董小梅。」

那白衫人「哦」地一聲道：「眞是見面更勝聞名。」

白衫人這話，絕對是由衷之言。

他是大行家，董小梅出現時，手携着冷雪，那種看似緩慢，實際却無比快速的身法，他

當然懂得，那是輕功中的極致，「千里戶庭縮地大法」。

「過獎。」董小梅披唇微哂之後，扭頭向冷雪嫣笑道：「冷姊姊，方才，司徒仇那小子制住妳，妳心中一定很不舒服。」

冷雪點點頭，却沒接腔。

董小梅又道：「現在，妳將我方才傳妳的那一招，現買現賣，給那小子一點敎訓。」

「得令……」

「得令」聲中，但見冷雪嬌軀一晃，並傳出「劈拍」兩聲脆響。

脆响方歇，冷雪已回到原處。

仍然卓立窗內的司徒仇，莫名其妙地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像中邪似地楞住了。

這情形，使得文百川精目中異彩連閃，也使得那白衫人禁不住脫口驚呼：「『大挪移身法』！」

董小梅淡然一笑道：「你很有一點見識。」

那白衫人不理會董小梅的冷諷，又向冷雪問道：「妳……這還是現買現賣？」

冷雪含笑反問：「難道不可以？」

那白衫人苦笑道：「當然可以，當然可以……妳……」

忽然一嘆住口。

冷雪又笑問道：「我怎樣？」

那白衫人又嘆了一聲道：「不愧是練武的絕佳材料。」

文百川却一臉得色地笑道：「虎父虎女，信然！信然！」

挨了兩記耳光的司徒仇，忽然厲叱一聲，穿窗而出，以身劍合一之勢，向冷雪疾射而來。

可惜他又碰了一個硬釘子——迎向他的竟然是董小梅。

現場中人都沒看清董小梅使的是什麼招式，但聽一聲震响，一聲驚呼同時發出，司徒仇的身形凌空三個觔斗，倒飛三丈之外。

董小梅却沒事人似地，美目向司徒仇、白衫人一掃，道：「二位，你我雙方，都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待辦，目前，是否可以暫時罷戰，另訂時地，再較雄長？」

董小梅年紀雖輕，武功却已是頂尖兒身手，而所言所行，更具有大將風範。

她，首先教冷雪給司徒仇一個下馬威，並且，還特別說明，冷雪的招式是急就章的現買現賣。

然後，她自己再輕描淡寫地給司徒仇又一次挫折。

自己明明佔了上風，却不爲已甚。

明明是自己有急事，要抽身而退，却于言語中替對方舖好下台的台堦……。

這些，即使是求之于一般老江湖，也未必見得會比她處理得更好。

試想，此情此景之下，對方二人還有拒絕的可能嗎？

□　□　□

那白衫人向司徒仇交換了會心的一瞥之後，才點點頭道：「好！我同意。」

董小梅道：「那麼，時間和地點呢？」

「妳說吧！」

「我說嘛！我已經決定中秋節向侯府借劍，咱們之間，也訂于那天在侯府一併解決如何？」

「行！」

「那麼，再見！」董小梅扭頭向文百川父女道：「文伯伯、冷姊姊，咱們走吧！」

目送文百川等人離去的背影，那白衫人口中却向司徒仇笑道：「司徒老弟，咱們緣份不淺啊！」

司徒仇沒好氣地道：「你還能笑得出來。」

「不笑就能解決問題嗎？」

「這個……」

「老弟台，別洩氣，一時的挫折，算不了什麼！」

「閣下有何良策？」

「老弟台，方才，你是被那兩個丫頭片子的『先聲奪人』弄昏了頭，我是旁觀者淸，其實，董小梅固然比你我都强，但所强却有限得很。」

「何以見得？」

「老弟台，如果董小梅不是比你我所强有限，方才，她會那麼輕易放過咱們嗎？」

司徒仇若有所悟地「唔」了一聲道：「是有道理。」

「山人自然言之有理。」那白衫人拈鬚微笑道：「所以，方才我才說，咱們緣份不淺。」

司徒仇一楞，道：「此話怎講？」

那白衫人道：「方才，你不是說過，咱們的合作，只此一遭嗎？」

「不錯。」

「現在，情況劇變，咱們就有繼續合作下去的必要了。」

司徒仇禁不住苦笑道：「這麼說來，咱們的確是緣份不淺。」

那白衫人道：「老弟台，只要你能誠心跟我合作，我敢保證，不但今宵所受的屈辱，可以湔雪，也可以獲得一位跟冷雪一樣的如花美眷。」

「噢……」

「你不相信？」

「也不是不相信，只是，由于閣下說得太美好了，我不能不保留一點。」

「老弟台，冷雪有一個孿生妹妹侯銀鳳，你該不致于不知道吧？」

「知道，你認識她？」

「我認不認識她，你不必過問，但我有辦法促成你們這一段良緣，而且，很可能讓你來一個一箭雙鵰。」

司徒仇目光爲之一亮，道：「你說的是也包括冷雪？」

「不錯。」

「那我先謝了。」

「不用謝，只要你誠心誠意跟我合作就行。」

「好，請指示。」

「附耳過來。」

這一「指示」，足足「指示」了半盞熱茶的工夫。

但由于是貼耳低聲交談，「指示」的內容却只有他們兩個當事人知道。

司徒仇聽完之後，只見他滿臉興奮地道：「好！妙！妙極了！」

那白衫人道：「多謝誇獎！」

司徒仇道：「現在，是否該告訴我你的姓名來歷了？」

那白衫人道：「既然咱們已成了志同道合的夥伴，我自會將姓名來歷都告訴你。」

一頓話鋒，才含笑接道：「我複姓東方，單名一個亮字。」

司徒仇一怔，道：「不是臨時捏造的？」

「你怎會有這種想法？」

「因爲，像你這樣的高人，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

「那是由于你太年輕，同時，也是由于寒家已經多年不過問江湖中事了。」

「噢……」

「武林中，老一輩的人都知道，一甲子之前，獨霸南天的，不是大理段氏皇朝。」

「還有你們東方世家？」

「是的，當時是東方世家跟段氏皇朝雙雄並峙的局面。」

「以後，又怎會成爲段氏皇朝獨霸南天的局面呢？」

東方亮沉思着一嘆，道：「那是由于五十八年前，在鷄足山上的一場惡鬥，也是一場豪賭。」

「豪賭的主角，就是你們兩大世家的主人？」

「不錯。」

「結果是東方世家輸了？」

「是的！當時，雙方曾經說明，誰輸誰就退出江湖，一直到自信自已的武功可以勝過對

方時，才再向對方挑戰。」

東方亮說到這兒，又輕嘆一聲道：「想不到，這一退隱，就是五十多年！」

司徒仇沒接腔，却陪着他嘆了一聲。

東方亮又道：「那時候，先父比我現在要年輕一點兒。」

「這是說，那場豪賭，是令祖父所經手？」

「是的，現在，先祖父與先父的墓木已拱，我也自信武功已經足以勝過段家了，可是，我却已失去挑戰的對象。」

「是由于段氏皇朝已經烟消雲散？」

「唔……」

「那很好呀！可以不戰而獨霸南天。」

東方亮苦笑道：「以目前情況來說，你認爲可以不戰而獨霸南天嗎？」

司徒仇也苦笑道：「不錯，目前，文百川和龍慕白這般人是最大的障碍。」

「我却認爲董小梅更爲可怕。」

「不管他們如何可怕，按着咱們的計劃進行，一定可以將他們擺平。」

東方亮陰笑着，沒接腔。

司徒仇又道：「我這個人，沒什麼大志，有醇酒美人，就于願足矣！所以，目前，我協

助你重振東方世家獨霸南天的雄風，你則幫我獲得文家那一對姊妹花，這也算是各取所須，各樂其樂。」

東方亮一掌拍上司徒仇的肩膀，道：「好小子！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 □ □

當東方亮、司徒仇二人密談的同時，文百川等人也在董小梅的臨時落腳處安頓下來。

那是一座尼庵的客房中。

董小梅、冷雪都是龍慕白的情人，她們兩人該算是情敵，本來是水火不相容的，但經過方才的一場患難，冷雪對董小梅的芥蒂已經消除，這一路行來，彼此之間，也混得相當熱絡了。

大夥兒落坐之後，冷雪首先說道：「大妹子，方才，爲什麼不乘機除掉那兩個敗類？」

「除掉那兩個敗類？」董小梅苦笑道：「雪姊，妳說得多輕鬆！」

冷雪一楞，道：「此話怎講？」

董小梅道：「不是不想除掉他們，是力量不夠。」

「可是……可是……」

冷雪「可是」了半天，還沒「可是」出一個所以然來。

董小梅却代她接下去，道：「可是，方才却嚇得那兩個敗類一楞一楞的，對不對？」

冷雪苦笑道：「是啊！」

「雪姊，妳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噢……」

「妳還不知道我的武功的來源？」

「是的。」

「也不知道那白衫人的來歷？」

「是的。」

「現在，我先說那白衫人的來歷……」

文百川截口一「哦」道：「我也想起來了。」

董小梅道：「文伯伯也想起那個白衫人的來歷了？」

「是的。」文百川沉思着接道：「方才，我跟他交手時，總覺得他的劍招有似曾相識之感，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來，是在哪兒見過。」

「現在，想起來了？」

「是的，不久之前，我暗探侯府時，看到段翠練劍所使的劍招，也跟那白衫人所使的一樣。」

「還有嗎？」

「現在，我也想到，那很可能是已經通跡近一甲子的東方世家的『靈蛇劍法』。」

董小梅嬌笑道：「文伯伯完全說對了。」

「那白衫人果然是東方世家的人？」

「是的，他叫東方亮，是東方世家現任主人。」

冷雪插口苦笑道：「爹，怎麼又鑽出一個東方世家來？」

文百川道：「這個，可就說來話長了。」

董小梅道：「文伯伯，對于東方世家的過去，我也不太了解，您就詳細地說明一下吧！」

「好的！」

當文百川將東方世家與段氏王朝的淵源娓娓地加以說明之後，董小梅才輕吁一聲，道：

「原來如此。」

冷雪接問道：「這麼說來，東方世家跟段氏王朝是勢不兩立的死對頭？」

文百川點點頭，道：「本來就是。」

冷雪道：「那麼，東方世家的劍法，又怎會傳入段氏王朝的後人段翠的手中呢？」

文百川苦笑道：「這問題，我也沒法回答。」

董小梅插口嬌笑道：「雪姊，這問題，還是問我比較好。」

冷雪道：「大妹子妳知道？」

「當然。」

「那就快點說吧！」

「告訴妳，現在的東方亮，也就是侯府的男主人。」

「噢……」

「而且，侯子青還活着的時候，東方亮就已經鵲巢鳩佔了，侯府中那個武功奇高的女總管崔姑娘，就本來是東方世家的人。」

文百川接口問道：「這些，董姑娘又是怎麼知道的？」

董小梅嬌笑道：「文伯伯，我已經跟雪姊平輩論交，您還是叫我小梅吧！」

文百川訕然一笑道：「對對……文伯伯好像是老糊塗了。」

董小梅又嬌笑一聲，道：「文伯伯是怕我所提供的消息不確實？」

「那倒不是。」文百川苦笑着接道：「我只是覺得奇怪，妳怎會對侯府的事，知道得那麼多？」

董小梅道：「因爲，我曾經對侯府暗中下過半個月以上的工夫，所以，事實上，對侯府中事，我還不止是知道這一些。」

「還知道一些什麼？」

「還知道東方亮與那位崔姑娘的武功，都高于段翠。」

「還有呢？」

「還有，現在的侯府中的大權，完全掌握在東方亮的手中。」

「這倒是意料中事。」

「還有……還有……」

她忽然一笑住口。

文百川笑問道：「怎麼不說下去？」

董小梅伸了一下舌頭，道：「我還知道文伯伯跟段翠之間的往事，不過，這是方才在客棧外，以『天視地聽』術偷聽到的。」

文百川苦笑道：「很好，這就省下我另一番唇舌了。」

一頓話鋒，又輕嘆着接道：「怪不得方才在客棧外，東方亮堅持要殺死我。」

董小梅道：「他是担心段翠對您舊情復燃。」

「妳認爲有此可能嗎？」

「好像不太可能，即使有此可能，以她當年對您那麼絕情，您也不可能再接受她。」

「唔……」

「不過，我也覺得很奇怪。」

「奇怪什麼？」

「段家跟東方世家，本來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們兩個又怎會凑合在一起呢？」

「因爲，東方亮是一個美男子，而段翠却是一個見了美男子就走不動路的水性楊花的女人……」

「這也算是臭味相投。」

冷雪蹙眉接道：「大妹子，改變一下話題，好嗎？」

董小梅歉笑道：「雪姊，我很抱歉。」

文百川長嘆一聲，道：「雪兒，妳大可不必由于有這樣的一個母親而難過，其實，妳自幼無母，就當作她是早已死去了吧！」

冷雪幽幽地嘆了一聲。

董小梅嫣然一笑道：「雪姊，我現在就說妳喜歡聽的了。」

冷雪凄然一笑，道：「謝謝妳，我在聽。」

董小梅道：「文伯伯，我現在要說的，您也一定很喜歡聽。」

文百川反問道：「是不是有關妳那武功的來源？」

「是啊！文伯伯可眞會猜。」

「也許，我還可以猜一個八九不離十。」

「是猜我武功的來源？」

「是的。」
「好！您猜。」
「我想，有九成九是來自傳說中的『九原清笈』。」
董小梅畢竟還不過是一個才十七歲的大姑娘，童心未泯，聞言之後，禁不住跳了起來，道：「文伯伯，您是怎麼知道的？」
文百川含笑反問：「又猜對了？」
董小梅道：「是呀！」
冷雪接問道：「大妹子，聽說妳是當侯子青與天魂上人，被司徒本本暗殺盜去『震天雙劍』之後，替司徒本本揹上黑鍋，被我娘和我妹妹逼下絕岩的？」
「不錯。」董小梅想起一年之前那種含冤莫白，被逼下絕岩的慘景，仍有餘恨地一銼銀牙，道：「當我絕處逢生，並獲奇遇之後，一心只想早日練成絕藝，將段翠和侯銀鳳好好地折辱一番，才洩心頭之恨，可是，現在，我却不想折辱她們了。」
冷雪道：「是由于他們是我的母親和妹妹？」
「那只不過是原因之一。」
「還有原因之二？」
「是的，有些事情，好像都有正反兩面的看法。以我的遭遇來說吧！由正面看，她們寃

枉我，逼我走向死路，是我的仇人，我應該報復。但由反面看，她們促成我獲得多少武林人物千方百計，夢寐以求，而求不利的『九原清笈』，那麼，我是否該向她們道謝呢？」
文百川禁不住長嘆一聲，道：「眞難得，賢侄女小小年紀，居然能有此種襟懷。」
董小梅嬌嗔地道：「文伯伯您別太寵我呀！」
冷雪也禁不住嬌笑道：「好啦！妳不報復，也不用道謝！我爹也不寵妳，現在，該言歸正傳了吧？」
董小梅一楞，道：「還有什麼正傳不正傳的？」
冷雪道：「我說的是妳被逼下絕岩以後的經過呀！」
董小梅啞然失笑道：「原來妳說的是這個。」
一頓話鋒，才沉思着接道：「說起來，那可眞是一項奇蹟。」
「當然是奇蹟，否則，妳又怎能活到今天。」
「當時，我但覺一落千丈，人也昏了過去，但當我醒過來時，却發覺自己躺在一個洞口朝天的石洞中，居然毫髮無損。」
「是誰救了妳呢？」
「當時，我不知道，也想不通，直到三天之後，我才明白，是那石洞中的子午風救了我。」
冷雪一怔，道：「子午風是什麼呀？」

董小梅道：「那是來自洞底深處的一股陰風，每日子午二時都吹上大半個時辰，很準時，也從來不間斷，所以，我叫它爲子午風……」

「子午風又怎能救人？」

「那是當第三天的午時，陰風發作時，我突然省悟到，並經過試驗證明的。」

「噢……」

「那風力很强，我站在洞口向下飛躍，居然能托住我的身形徐徐下降。」

「看情形，倒的確可能是那子午風救了妳。」

「不！不是可能，是絕對……」

「妳怎能這麼肯定？」

「因爲，我記得很清楚，當我被逼跳岩時，是半夜時分，也正是子風發作的時候。」

冷雪含笑一「噢」之後，又道：「那『九原清笈』就是在那石洞中發現的？」

董小梅道：「是的，除了那綜合各門各派早已失傳的武學精髓的『九原清笈』之外，還有兩粒助長功力的大還丹。」

「說來，妳可眞是命大福大。」冷雪忍不住嬌笑過：「敎人又羨又妬。」

董小梅却幽幽地一嘆，道：「其實，我可一點也不希望有這種大福大命，只求平平淡淡，無災無難渡過此生，就于願足矣。」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雪姊、文伯伯，二位一定心中在奇怪：『這丫頭年紀輕輕，怎會未老先衰，暮氣沉沉的』？」

冷雪嬌笑道：「是啊！我正在這麼想。」

冷雪也畢竟還是一個大孩子，不了解對方此刻的心情，對這麼嚴肅的問題，居然出以玩笑態度。

但，老于世故的文百川却正容說道：「賢侄女，苦難都已經過去，妳也不必再難過了。」

「可是，我一經想起，就禁不住熱血沸騰。」董小梅轉嘆着接道：「當一個人含寃莫白，被逼而不得不自求解脫時，那種椎心泣血的痛楚，局外人是難以體會其一的。」

文百川父女倆，也禁不住爲之同聲嘆息。

董小梅歉笑道：「很抱歉，我只顧自己情緒上的發洩，却影響了二位的心情。」

文百川似笑非笑地道：「小梅，說這樣的話，不太嫌生份了嗎？」

董小梅訕然一笑，道：「好不說這些，再言歸正傳。」

一頓話鋒，又沉思着接道：「當我發現『九原清笈』時，內心的興奮，是不可言宣的，可是，當我看過附在扉頁上的前言之後，不由又涼了半截……」

冷雪禁不住截口問道：「怎麼說？」

董小梅苦笑道：「因爲，『九原清笈』上的武功，大多屬陽剛性質，適合男性而不宜由

女性研練。」

「哦……」

「其中，最適合女性研練的是輕功，所以，到目前爲止，我自己認爲小有成就的，只有輕功一項。」

「可是……方才，妳使那東方亮、司徒仇二人嚇得一楞一楞的表現，可不止是輕功啊！」

「不錯，那不止是輕功的表現，但妳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噢……」

「當時，我爲了造成『先聲奪人』的聲勢，全力施爲，才將對方唬住，那是經不起長期考驗的。」

「會有這種情形？」

「這絕對是實情。」董小梅苦笑着接道：「由于女性先天上體能的缺陷，加上我當時復仇心切的影響，以致事倍功半，因而目前我對『九原清笈』的武學，最多只能算有五成成就，而且，這還是由于一粒『大還丹』助長功力所致。」

一頓話鋒，又道：「所以，方才，我才不得不故示高絕狀唬住對方，並主動撤退，以便另籌補救良策。」

文百川插口笑問道：「賢侄女一定已有什麼錦囊妙計了？」

董小梅謙笑道：「錦囊妙計是談不上，但我相信這辦法一定很管用。」

文百川道：「是甚麼辦法？」

董小梅含笑反問：「文伯伯，您是否認爲，龍慕白的資質秉賦都是最上乘的？」

「是的。」

「您也正在成全他，目前，已經有很好的基礎，短時期內，就可超過您目前的成就？」

「是的。」

「您也知道我手中還有一粒足以增添半甲子功力的『大還丹』。」

文百川禁不住目光爲之一亮道：「妳準備以『大還丹』助長他更速成？」

董小梅含笑點首道：「是的，我要于最短期間之內，造就他成爲當代武林第一人。」

文百川道：「賢侄女所說的最短期間，不知是多久？」

董小梅肯定地道：「最多七天。」

冷雪禁不住歡呼一聲道：「那眞是太好了！」

董小梅正容說道：「冷姊姊，這，對武林大局而言，的確是一件好事，但對妳我二人而言，却不一定是好事，妳同意我這說法嗎？」

冷雪苦笑着點點頭，沒接腔。

董小梅又道：「我們都是江湖兒女，敢愛敢恨，毋須效世俗女兒家的忸怩作態，是不是？」

冷雪又點點頭。

「妳我都很愛龍慕白，但龍慕白心中是怎麼想法，却只有他自己明白。」

冷雪仍未接腔。

「現在，妳我是朋友，也是情敵，今後，可能連朋友的關係都沒法維持，而只是情敵，也可能妳我兩個人都得償夙願，或者是兩個人都落空，當然，更有可能是一人得償夙願，一人落空。」

冷雪輕輕一嘆道：「大妹子，妳說得很坦白，也很有道理，男女間事，『緣』字好像是決定一切，今後的演變，就讓緣份去安排吧！」

董小梅點點頭道：「我也正是這樣想法。」

冷雪又嘆了一聲道：「至于妳我之間，由于妳曾經由司徒仇手中解救過我，我會永遠感激妳……」

「那倒不必，我不過是順手人情而已。」

「但，我有我的原則，所以，不論今後情況如何演變，在我的心目中，妳永遠是我的好朋友。」

「很好，我也希望咱們永遠是好朋友……」

文百川插口笑道：「夠了，難得妳們年紀輕輕，能識大體，並能有這樣的襟懷，現在，

甚麼都不必談了，讓我們共同去爲龍慕白效力吧！」

董小梅含笑接道：「我舉雙手贊成。」

冷雪道：「我當然也贊成，但我却還有話說。」

文百川道：「妳還要說甚麼？」

冷雪道：「爹，我已經認祖歸宗了，總不能再姓這個沒來由的冷字吧。」

「那是當然。」文百川沉思着接道：「那麼，從現在起，妳就叫文雪兒吧！」

董小梅附和着嬌笑道：「好極了！雪兒二字，叫起來既親切，又响亮，而且……而且……」

文雪兒截口笑問：「而且怎樣？」

董小梅道：「保留一個雪字，對那位將妳撫養成人，傳妳武功，替妳取名爲『冷雪』的謝阿姨謝蓮，表示並未忘本。」

文百川却苦笑着一嘆道：「賢侄女冰雪聰明，我的一點兒苦心，竟然給妳一口道破了。」

董小梅道：「文伯伯誇獎。」

高帽子人人愛戴，董小梅雖然謙謝，却難以掩飾眉宇之間所洋溢着的一片興奮神采。

但，文雪兒却沒來由地，幽幽地嘆了一聲。

董小梅一楞道：「雪姊，妳是怎麼啦？」

文雪兒苦笑道：「提起謝阿姨，使我很爲她難過，也爲我自己未來的處境不安。」

「此話怎講？」

「大妹子妳想想看，司徒仇這個人，以他目前的做爲來說，是否比他的師傅司徒本本還要壞？」

「可以這麼說。」

「可是，他却是謝阿姨的兒子。」

「這眞是造化弄人。」

「不！這都是司徒本本那老混蛋所一手造成，如果可能，我會挖他出來鞭屍八百下。」

董小梅忍不住嬌笑道：「好啊！妳比伍子胥還要厲害。」

當年伍子胥爲報父仇，助吳滅楚後，也不過是將楚王的屍體挖出來鞭屍三百，而目前的文雪兒却要將司徒本本鞭屍八百，豈非是比伍子胥更厲害。

文雪兒却苦笑道：「大妹子，我可笑不出來哩！」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可憐謝阿姨，一直在想念她的兒子，也一直將龍慕白當做她的兒子，因而造成我誤殺龍太夫人的慘劇，可是，却沒想到，她的眞正的兒子司徒仇却是這樣的一塊料，如果謝阿姨英靈不泯，可眞會死不瞑目哩！」

董小梅、文百川都輕輕地嘆了一聲。

文雪兒也輕嘆着接道：「現在，更要命的是，司徒仇成了龍慕白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妳

替我想想看，我該怎麼辦？」

董小梅沉思着道：「目前，妳不必怎麼辦，一切順其自然就是。」

文百川也附和着道：「對！船到橋頭自然直，目前，妳大可不必爲這些操心。」

董小梅道：「不過，有關司徒仇慘殺龍家數十口的事，暫時還不能讓龍慕白知道，以免影響他的進境。」

「那是當然。」文百川正容接道：「爲了爭取時間，現在，咱們馬上起程吧！」

□ □ □

大理素以「風、花、雪、月」四景著名，那就是「下關風」、「上關花」、「點蒼雪」、「洱海月」。

茲姑且撇開「風、花、月」三景，而單獨對龍慕白正在閉關的點蒼山的「點蒼雪」略加說明。

點蒼山周圍七十餘里，共十七峯，十八溪，也就是說，每兩峯夾一溪。

十八溪的溪水，都注入洱海中。

點蒼山的妙處在峯高雖僅四千尺，却是峯峯有雪，皚皚白頭，終年不化，故「點蒼雪」被列爲大理的四景之一。

「劍痴」侯子青的侯府，就在點蒼山北部的「光英峯」麓。

令人絕倒的是，龍慕白的閉關之所，就在「雪人峯」頂，與「光英峯」只不過隔了一座「應樂峯」而已。

這情形，如果讓侯府現在的主人東方亮知道了，才夠他啼笑皆非哩！

這，對文百川、龍慕白二人來說，大概也就是所謂「最危險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所在」的策略的運用吧！

但事實上，龍慕白的閉關場所，還是很安全的。

由于峯頂終年積雪，遊客罕至，即使有人到達他那閉關處所的「門口」，也不可能察覺。

因爲，那是一個位于峭壁下的天然石洞，洞口爲冰雪所封，必須施展最上乘的縮骨神功，通過一道長達十七八丈的冰巷才能到達洞口。

□ □ □

現在，以文百川爲首的董小梅等人，已到達那冰巷的巷口。

由于三人中以文雪兒的功力最差，不能施展縮骨神功進入洞內，如果將文雪兒一個人留在外面又不放心，所以臨時決定，讓董小梅也留在外面陪伴文雪兒，而只由文百川一個人進入石洞。

很意外，文百川居然在冰巷中的半途遇上龍慕白，而雙方都爲之驚喜不已。

由于雙方都施展縮骨神功，交談起來頗不方便，因而文百川首先打了一個「出冰巷再談」的手勢。

當他們走出巷道時，龍慕白一見到董小梅和文雪兒二人，禁不住目光爲之一亮。

但俏皮成性的董小梅，却首先嬌笑道：「喲！才一年不見，龍大哥怎麼變成侏儒了。」

龍慕白由于施展縮骨神功，由昂藏七尺之軀變成不滿四尺的身材，誰說不像侏儒。

而且，目前的侏儒，無獨有偶地還有一個文百川哩！

只聽一陣骨節爆响過處，兩個「侏儒」都恢復了原有的正常身材。

龍慕白也立即以牙還牙地笑道：「妳也不賴啊！黃毛丫頭變成大姑娘了。」

文雪兒却含眸凝睇，一副苦不勝情狀，而且，她的美目中還隱含着一抹濃得化不開的幽怨。

龍慕白可能不會察覺對方美目中的幽怨，也可能是已經察覺到了而故意裝迷糊地，向着文雪兒笑道：「冷姑娘妳好！」

對董小梅是一見面就開玩笑，相形之下，對文雪兒的這句應酬話，就顯得生份多了。

之所以有這情形，自然是由于文雪兒曾經誤殺過他的母親。

這是一個沒法解開的死結。

世間本來就有很多的無可奈何的事，像龍慕白與文雪兒之間的這種無可奈何，尤能教普天之下的有情人爲之同聲慨嘆。

文雪兒美目中的幽怨更濃地，勉強擠出一絲笑容，道：「謝謝龍兒！我很好。」

董小梅却抿唇一笑道：「你們這情形，可眞有點兒相敬如賓的味道哩！」

一句話使得其餘三人都笑了。

不過，龍慕白、文雪兒二人笑得頗爲尷尬，文百川也笑得並不自然。

但，不管怎樣，總算都笑了，僵硬的局面，也好像輕鬆了一點兒。

董小梅的確是可人兒。

男女間事，是容納不下第三者的，即使是親姊妹也不例外。

以龍慕白、董小梅、文雪兒這三人的三角關係來說，不論由哪一個角度來看，董小梅都佔了絕對的優勢。

按說，董小梅正該利用目前這局面，打擊對方以更增強自己的優勢才對，但她却反而一句話化解了目前的僵局——至少表面上是化解了。

是她眞有容人的襟懷？還是她城府特深，別有用心呢？

四〇

文百川乘機故做輕鬆地笑道：「慕白，她現在叫文雪兒，不可再叫冷姑娘了。」

龍慕白微微一怔道：「是是……是我太迷糊。」

董小梅又含笑接道：「迷糊近乎傻，傻人有傻福，龍大哥，你猜猜看，我跟文伯伯、雪姊趕到這兒來，爲的是甚麼？」

「我怎麼猜得着哩！」龍慕白苦笑了一下道：「對了，妳是怎麼絕處逢生的？」

提起往事，董小梅不由神色一黯道：「這個——說來可話長了。」

文百川插口接道：「這些，待會都會說到的，慕白，先說你自己，是不是提前啟關了？」

龍慕白興奮地道：「是啊！我連『任、督』二脈都已經通了。」

文百川、董小梅二人目光爲之一亮。

連滿懷幽怨的文雪兒也是目射異彩。

董小梅更是歡呼一聲道：「那太好了，這樣一來，方才我所說的七天的奇蹟，就更容易實現了。」

文百川也含笑點首道：「這小子雖然是傻人有傻福，但他這副絕佳資秉，可的確是百年

難見的。」

龍慕白却楞了一下道：「七天的奇蹟是甚麼呀？」

文百川向董小梅笑問道：「賢侄女，是妳說，還是由我來說？」

董小梅含笑道：「還是由文伯伯您說吧！」

文百川道：「好的，那我就開始說了。」

董小梅却拉着文雪兒的手嬌笑道：「雪姊，讓他們去說故事，咱們姊妹倆偷得人生片刻閑，享受一下由黠蒼絕頂遠眺洱海的美妙風光。」

由黠蒼絕頂看洱海風光，的確是美妙而又壯觀的。

遊目騁懷中，那如詩如畫的湖光山色，令人不由不感慨造物者的神奇，與大自然的偉大，也不由不感到自我的渺小而爲之塊壘盡消。

因此，滿懷幽怨的文雪兒，也爲之愁懷暫去而胸懷開朗起來。

董小梅更是乘機加以開導道：「雪姊，我看得出來，妳一直放不開，尤其是當妳見到龍大哥時，眞教人替妳着急。」

文雪兒苦笑着沒接腔。

董小梅又道：「五天前，在那小尼庵中，曾談過妳我之間的事，咱們是情敵，也是朋友，那些話，還記不記得？」

文雪兒幽幽地道：「當然記得。」

「撇開龍大哥對妳我的感情輕重不論，光就形勢上來看，我是佔盡了優勢，妳認爲呢？」

「我同意妳的說法。」

「所以，站在情敵的立場上，妳實在不是我的對手。」

「這一點，我也同意。」

「但我不利用這種優勢，而且，還要協助你們解開心頭的死結，使妳能得償夙願，這也就是說，從現在起，我們不是情敵，是好朋友。」

「噢……」

「妳不相信？」

「如果妳我易地相處，妳會相信嗎？」

董小梅楞了一下，才苦笑道：「我了解，這必須有事實證明才行，我很快就會有事實證明的。」

文雪兒也苦笑道：「我也這麼希望。」

「首先，我要開導妳，要放開心胸，不要老是以爲自己曾經誤殺龍太夫人而耿耿于懷。」

「可是，要不耿耿于懷，談何容易。」

「別灰心，我有辦法解開妳和龍大哥二人心頭的死結。」

「噢……」

「現在，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加以說明，官府中執行死刑的劊子手，經常殺人，是不是有罪呢？」

「那當然不會有罪。」

「被殺者的家屬，也不應該向劊子手尋仇，是不是？」

「唔……」

董小梅神色一正道：「那麼，我要提醒妳和龍大哥，在龍太夫人遇害的事件中，妳不過是劊子手的身份，是不應該負殺人責任的。」

文雪兒臉上肌肉抽搐着，沒接腔。

董小梅又道：「將妳比喻爲劊子手，等于將龍太夫人當作罪犯，是對龍太夫人的大不敬，但爲了消除妳和龍大哥二人心中的芥蒂，我却不得不做這樣一個不倫不類的比喻。」

「我了解。」

「所以，殺死龍太夫人的主犯，是玩『換嬰把戲』的司徒本本，其次才是將妳撫養成人，並傳給妳謝家武學的謝阿姨謝蓮。」

一頓話鋒又道：「現在，主兇與幫兇都遭了報應，如果妳跟龍大哥能夠有情人終成眷屬，我想，龍太夫人地下有知，不但會諒解，更會含笑九泉的。反之，龍太夫人的英靈必然會

深感不安哩！」

文雪兒嫣然一笑道：「大妹子，經妳這一說，我是眞的心情開朗起來了。」

「這才好。」董小梅笑問道：「現在，是否完全相信我的話了？」

「相信是相信了，但我還是有點想不通。」

「是哪一點想不通？」

「妳爲甚麼這樣好？尤其是對我。」

董小梅娓娓地道：「這可以分爲兩方面來說，主因是由于我曾經經歷過一次生死大刼。」

文雪兒道：「我還是不懂，妳的經過一場生死大刼，跟妳對我好有甚麼關連？」

董小梅長嘆一聲，道：「一個曾經經歷過一次生死大刼的人，還有甚麼看不開的哩！古人說得好，百年人生原是夢，萬里江山一局棋，人生如夢，世事如棋，那麼，男女間的情愛，又何嘗不能這樣看法。既然一切都看開了，看淡了，那麼，有關妳我之間的事，又何不樂得大方一點兒。這對我來說，犧牲有限，却可以換來像妳這樣的知心密友，如果說，這是商場上的一筆交易，我還是穩賺不賠的，是不是？」

文雪兒含笑點首道：「現在，我懂了。」

董小梅道：「雪姊，妳我都是女兒家，說謊是女兒家的天性，有人說，女兒家所說的話中，十句中有一句眞話，就很不錯了，妳認爲，我所說的話中，有沒有一句眞話呢？」

文雪兒正容說道：「大妹子，我相信，妳所說的這些，都是披肝瀝胆的肺腑之言。」

董小梅慰然一笑道：「謝謝妳！雪姊，我總算沒有白交妳這個朋友。」

文雪兒苦笑道：「大妹子，該道謝的是我呀！」

「一樣，一樣，姑且算是禮多人不怪吧！」

「大妹子，妳說的這些，才不過是主因？」

「是的。」

「那麼，次要的原因又是甚麼呢？」

「我現在就說到了。」董小梅含笑接道：「雪姊，我略通命理，也懂得麻衣相法，妳信不信？」

文雪兒道：「我信，只是，妳怎會突然提到這些不相干的問題呢？」

「山人自有道理。」

「哦……」

「無論是由命理或相法上推斷，龍大哥都命犯桃花，他這一生，絕對不是屬于某一個女人的。」

「所以，妳才特別成全我，拉我入伙，以免肥水落入外人田？」

「對對對，所以，從現在起，妳必須放開胸懷，採取主動。」

文雪兒好像沒聽懂，楞了一下道：「主動甚麼呀？」

董小梅道：「主動向龍大哥說明妳心中的秘密，也主動說明方才我所分析的道理，再加上我在旁邊伺機敲敲邊鼓，就很自然地水到渠成了。」

「謝謝妳替我設想得這麼周到！」

「這一聲謝，我倒是受之無愧的。」

文雪兒幽幽地嘆了一聲。

董小梅訪問道：「好好地，怎麼又嘆氣了？」

文雪兒苦笑道：「我好慚愧。」

「慚愧甚麼呀？」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想想妳的世故，妳的老練，我這個做雪姊的人，還不該慚愧嗎？」

一頓話鋒，又苦笑着接道：「我想，今後，我不該再叫妳大妹子了。」

董小梅抿唇笑問道：「準備叫我甚麼？」

文雪兒道：「叫妳董前輩，董老師……」

董小梅截口嬌笑道：「不行，這，豈不是把我當成老太婆了。」

接着，却又神色一整道：「雪姊，妳不用慚愧，我之所以世故、老練，都是由于我曾經

經歷過一次生死大刼所造成。」

不遠處，傳來文百川的語聲道：「對！憂患能助人成長，也能助人提前成熟。」

董小梅撒起嬌來道：「文伯伯，原來你們在偸聽人家的悄悄話。」

龍慕白含笑說道：「別撒嬌，妳們二位的悄悄話也說得差不多了，現在，準備活動一下筋骨吧！」

董小梅一楞道：「是不是司徒仇那批人追踪到這兒了？」

「很可能。」

「這小殺胚可眞是陰魂不散。」

龍慕白冷笑道：「這也好，他念茲在茲，不忘震天雙劍，今天，就讓他嚐嚐震天雙劍的滋味吧！」

隨手遞過一枝連鞘的寶劍，道：「這個，請留在身邊。」

董小梅接過寶劍道：「這是幹嘛？」

「這是震天雙劍之一，送給妳。」

「這……」

「別這呀那呀的。」龍慕白含笑接道：「我馬上就要拜師，就算是孝敬師傅的見面禮吧！」

「可是……」董小梅向文雪兒瞟了一眼，欲言又止。

文百川插口說道：「小梅，妳別顧慮雪兒，以她目前的情況，即使分給她一枝，也沒力量保持……」

接着，目光轉向文雪兒道：「雪兒，妳隨龍大哥暫時避開一下，目前，不管來的是甚麼人，這第一陣，暫時由我和小梅應付。」

龍慕白也向文雪兒招手含笑說道：「請隨我來，快！」

情況很明顯，方才，文百川、龍慕白二人的懇談中，已經有了若干程度的溝通。

也由于有了若干程度的溝通，才使龍慕白對文雪兒的神態方面，也比較自然了。

也因而稱呼方面，不再用那較爲生份的「文姑娘」。

雖然不用較爲生份的「文姑娘」，但一時之間，却也不便用較爲親密的稱呼，所以，索性甚麼稱呼都不用，而以含笑招手來代替了。

女兒家對這些情況，是最敏感的。

董小梅笑了，笑得好神秘。

文雪兒却忸怩了一下，道：「爹，爲甚麼要我避開？」

文百川苦笑道：「傻丫頭，這還用解釋嗎！妳在這兒，不但不能幫忙，反而要我們分神照顧妳。」

文雪兒仍然猶豫着道：「可是……可是……」

董小梅搶先接道：「雪姊，强敵馬上就要來了，趕快跟龍大哥走吧！」

她一面說着，一面還向文雪兒連連使眼色。

當然，這種眼色，也只有她們兩個當事人心中明白。

剛好這時一聲厲嘯劃空傳來。

龍慕白也採取斷然手段，一飄身，拉着文雪兒的手道：「走！」

就這樣，文雪兒被半强迫地跟着龍慕白隱入十多丈外的一片巨大冰壁之後。

文百川却向董小梅喟然一嘆道：「小梅，妳太善良了，老朽由衷的感激妳，也由衷的欽佩妳。」

董小梅却俏皮地一笑道：「文伯伯，您這是幹嘛呀？」

文百川含笑接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不遠處，傳來東方亮的語聲道：「咦！怎麼只有兩個？」

文百川頭也不回地道：「東方亮，你們來了多少人？」

東方亮的語聲道：「一共八個，我預計你們是四個人，兩個伺候一個，不算輕視你們吧！」

「多謝你那麼抬舉我們。」

語聲中，文百川、董小梅二人已徐徐地轉過身來。

時已薄暮，但在四周積雪反映之下，視界却一點也沒受到影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約莫十來丈外的那八個人。

那八個人中，除了東方亮跟司徒仇外，還有一女五男。

女的是侯府中那位被稱爲「崔姑娘」的中年女人。

五個男的中，是兩個年約六旬上下，着灰色長衫的斑髮老者，三個着玄色勁裝的中年壯漢。

就着日光一掃之間的機會，董小梅以傳音入密功夫向文百川說道：「文伯伯，那女的，就是功力猶高于段翠的崔姑娘。」

文百川也傳音問道：「那五個男的呢？」

董小梅道：「也是東方亮世家的高手。」

東方亮含笑說道：「文百川，你說得不錯，我的確是很抬擧你們，你我都心中明白，你們四位中，龍慕白在閉關，你女兒在目前這陣仗中還上不了枱盤，所以，事實上我可是以四對一來伺候你們二位。」

文百川也含笑說道：「那我更應該多謝你的抬擧了。」

東方亮道：「我想，你一定感到很奇怪，我是怎麼追踪到這兒來的？」

「我是有點兒奇怪。」

「那我可以告訴你。」

「噢……」

「五天前，你們在那小尼庵中談話內容，可以說我都全都偷聽到了。」

「那就怪不得啦！」文百川啞然笑笑地接道：「閣下也是以『天視地聽』術偷聽的？」

東方亮道：「不錯，這也算是見賢思齊啊！」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所以，對于你們的一切，現在，我可以說是瞭如指掌。」

文百川道：「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對于『知彼』方面，閣下已經是很有份量了。」

「咱們也算『彼此彼此』，是不是？」

「可以這麼說，只是，對于『知己』方面，又如何呢？」

「這個，更不勞費心，我早已估計好了，由我和司徒老弟聯手對董小梅，崔姑娘和兩位王兄聯手對付你，絕對可以在百招之內擺平你們兩個。」

「很好。」文百川徐徐地亮出長劍道：「請！」

東方亮却輕鬆笑道：「不忙。」

文百川道：「還等甚麼？」

東方亮道：「不等甚麼，只不過是還有一些不太中聽的話沒說完。」

「是要我們束手就擒？」

「不錯……」

董小梅截口一聲嬌叱：「作夢！」

一聲清越龍吟，震天劍已經出鞘。

澄如秋水，薄如蟬翼，顫巍巍，亮晶晶，那逼人寒氣，比周圍的冰雪還要森寒幾分。

這就是震天劍——劍痴侯子青以人間罕見的「震天金英」，歷時兩月，所精煉成的「震天雙劍」之一。

東方亮、司徒仇二人目射異彩，司徒仇並朗笑一聲道：「還有一枝呢？」

董小梅冷笑道：「只要你有本事取得這一枝，還怕另一枝弄不到手嗎？」

「有道理。」司徒仇含笑接道：「不過，我勸妳最好是自動獻劍，並獻出『九原清笈』來，我保證不傷害你們。」

震天劍吹毫斷髮，無堅不摧，即使使用者功力較差，也能藉此寶劍的威力予以彌補，這是人所共知的事。

目前，董小梅是高手中的高手，加上震天劍，更有如猛虎添翼。

所以，儘管東方亮已由偷聽中得知董小梅的功力並未大成，還是要跟司徒仇二人聯手來

對付。

而且，做此項決定時，還顯然不知道董小梅手中使的是震天劍。

現在，東方亮等人已經知道，並已經見到董小梅手中的震天劍。

這也就是說，由于震天劍在董小梅手中，雙方的實力已有顯著的變化，那麼，東方亮、司徒仇二人憑甚麼還能這麼鎮定，並還繼續在大言不慚呢？

董小梅畢竟年紀太輕，江湖閱歷不足，還不曾想到這些，但文百川却感到事態太不尋常而暗中游目四顧，終於發現對方的陰謀而促聲喝道：「小梅，快搶上風。」

董小梅于匆促之間還沒頴悟到「搶上風」的意思，司徒仇已先發制人地揮劍進擊，並冷笑一聲道：「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司徒仇是話出招隨，一式「天網伸張」，只見一片劍網向董小梅兜頭罩落。

一陣輕微脆响過處，劍網倏斂，兩人周圍，撒佈一片鐵屑，司徒仇手中，已只剩一個光禿禿的劍柄。

這還算是司徒仇應變神速，退得快，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不過，董小梅雖然一下子毀掉對方的長劍，並使對方嚇出一身冷汗，但她自己也一個踉蹌，如非是立即被文百川扶住，勢非當場倒了下去。

但文百川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

儘管他及時將董小梅扶住，他自己却也是搖搖欲倒，目注東方亮冷笑道：「你……好卑鄙……」

文百川、董小梅二人都徐徐地倒了下去。

雪光反映下，兩人的臉色都一片鐵青，顯然是于不自覺中中了毒。

東方亮陰陰地一笑道：「這叫做無毒不丈夫啊！」

司徒仇俯身由董小梅手中取過震天劍，得意地笑道：「一枝青鋼長劍換一枝震天寶劍，這交易划得來……」

一聲冷笑發自他背後道：「撒手！」

司徒仇但覺眼前一花，剛剛到手的震天劍已到了別人手中，人也已經變成泥塑木雕似地不能動彈了。

那是龍慕白，緊隨龍慕白後面的是文雪兒。

龍慕白驀地出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制住司徒仇之後，東方亮才發覺到，他所帶來的一女五男中，已經悄沒聲地倒下三個。

倒下的三個，是站在上風位置施毒的中年壯漢。

三個人都是身首異地，死狀奇慘。

這是龍慕白神功初成，初試震天劍的傑作。

龍慕白心急救人，又心憤對方暗中施毒，無巧不巧地，那三個剛好擋住他救人的通路，于是首先成了他祭劍的牲禮。

〔〕　〔〕　〔〕

龍慕白將自司徒仇手中收回的震天劍遞給文雪兒，道「雪兒，守住司徒仇，誰敢妄動，就賞他一劍。」

「得令。」

由龍慕白對文雪兒的稱呼，以及文雪兒的答話當中，不難想見，方才，他們單獨相處的時間雖然不多，但横亙在他們之間的無形鴻溝，好像是已經消除了。

即使還不曾完全消除，也是已經縮短了距離。

目前情況，龍慕白雖然制住了司徒仇，但相形之下，東方亮還是佔有絕對的優勢。

何況，中毒倒地的文百川、董小梅二人，更急須施救。

但，由于龍慕白表現得太突出，老奸巨滑的東方亮不願硬拚，也爲了避免再增加無謂的犧牲，因而避實就虛地一脚踏在文百川的胸膛，手中長劍却抵住董小梅的左胸，陰笑一聲道：「龍慕白，看情形，你是提前啟關，神功大成了？」

龍慕白冷哼一聲：「廢話！」

東方亮笑笑道：「好，咱們不說廢話，談點正經的。」

「說吧！」

「你是志在救人，我要的是震天雙劍和九原清笈，對不對？」

「唔……」

「現在，咱們各取所需，你交出震天雙劍和九原清笈，我馬上放人。」

「這是說，你不打算將司徒仇要回去了？」

「不！司徒仇當然也在交換之列。」

龍慕白沉思着道：「你先放人，並交出解葯，一切都好商量。」

緊接着，並沉聲喝道：「雪兒當心！」

原來一旁的崔姑娘和那兩個王姓老者已採取包圍之勢，準備由文雪兒背後偷襲。

文雪兒雖然在目前這陣仗中「上不了枱盤」，但她藝出「皓首神龍」謝音門下，本身並非弱者。

尤其是目前，心理負擔減輕，又有震天劍在手，更重要的是，最近這五天以來，她利用每一寸的閑暇，在董小梅處獲得了不少好處，正想乘機在意中人面前一顯身手。

所以，她聽到龍慕白的警示之後，一聲不响地，陡地回身，一招最普通的「夜戰八方」，距她最近的一個王姓老者，首當其衝地被腰斬而發出半聲悽厲慘號。

另一個王姓老者和崔姑娘二人，不約而同地駭然疾退三丈之外。

那兩個王姓老者和崔姑娘，都是東方亮的主要助手，片刻之前，東方亮還預定他們爲三戰文百川的主將。

像這樣的一個高手，似乎不可能一招就死于像文雪兒這樣的人的手中。

但由于那王姓老者心存輕敵和貪功。

同時，文雪兒又像五天前，以現買現賣的「大挪移法」揍司徒仇的耳光一樣，故技重施。

而且，目前文雪兒的「大挪移法」比五天前更施展得得心應手，再加上震天劍的無敵威力，那黃衫老者就註定要遭劫了。

對東方亮來說，自己帶來的人，四死一被制，儘管己方也毒倒對方兩員主將，但比較之下，還是讓他很沒面子的。

因此，他臉色一沉，怒聲叱道：「不許輕舉妄動！」

也就當他憤怒而又說話分神的瞬間，已中毒倒地，並被他以右足踏住胸部的文百川忽地雙手齊揚——左手暴點他的「氣海」大穴，右手屈指彈向他抵住董小梅左胸的長劍。

文百川跟東方亮，是功力在伯仲之間的高手。

在功力相當的情況之下，誰能搶佔先機，誰就能穩居優勢。

目前，文百川就是以出人意外的行動，並乘對方微一疏神的機會搶得先機，因此，東方亮只有駭然疾退三丈之外的份兒。

這還是東方亮功力高，反應神速，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文百川挺身而起，洒脫地一笑道：「很抱歉！在下不能不『輕舉妄動』一下。」

對東方亮而言，這，不但是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而且，也算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文雪兒首先歡呼一聲道：「爹！原來你沒有中毒。」

文百川笑笑道：「二十年來，爹經常以百草維生，目前，已成百毒不侵的金剛不壞之身，如果被一個跳樑小醜毒倒，爹這二十年的幽居，豈非是白費了。」

文雪兒嬌笑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我看不怎麼好。」東方亮冷笑着接道：「董小梅的中毒，總不會也是假的吧？」

文百川道：「她是眞的。」

「那麼，咱們就有得談了。」

「好，你說吧！」

「我還是那句話，放回司徒仇，交出震天雙劍和九原清笈，我可以交出解藥。」

「如果我要你先交出解藥呢？」

「免談。」

「很好，如果你改行經商，一定比陶朱公更能發達。」

「你認爲，這筆交易你太吃虧了？」

「難道你認爲不是？」

東方亮冷笑道：「我也了解，這筆交易，你太吃虧了，但是，我提醒你，這虧你是非吃不可。」

文百川道：「甚麼理由？」

東方亮：「理由很簡單，你握有人質，我握有解藥，所以，我也等于握有董小梅這個人質，而且，比較起來，董小梅對你比司徒仇對我的份量更爲重要，你認爲，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我再進一步分析，司徒仇在你們手中，你們不一定會殺他。」

「唔……。」

「卽使你們要殺他，短時間內，他也沒有生命危險。」

文百川苦笑了一下道：「好像是這樣。」

東方亮道：「不是『好像』，是本來就是這樣。」

「好，請說下去。」

「但，董小梅的情形就不同，卽使我不殺她，她也會死。」

「唔……」

「而且，時間拖得愈久，對董小梅愈危險，你自己瞧瞧。」

不用東方亮提醒，文百川早就瞧過了。

現在的董小梅，不但全身膚色發靑，連呼吸也急促起來。

因此，文百川蹙眉苦笑道：「看來，我已沒有選擇餘地了。」

東方亮道：「你明白就好。」

文百川沉思着道：「我看，就這樣吧！我先放司徒仇，你交出解藥，然後……」

東方亮截口接道：「在下是一言堂，不還價。」

文百川道：「那可不行，你要明白，人質可以馬上交還，震天雙劍也可以立卽退出，但九原淸笈却不在現場。」

「在哪兒？」

「只有董小梅知道。」

「這是說，必須先將董小梅救醒，才知道九原淸笈的下落？」

「不錯。」

「那麼，你先向董小梅問明白，她應該還可以說話。」

董小梅忽然接口說道：「不必問，我不答應。」

東方亮冷笑道：「不答應，就只有死。」

「死，沒甚麼可怕的。」

「可是，人，只能死一次。」

「我等于已經死過一次了，再死一次又何妨。」

是的，自古艱難唯一死。如果連死都不怕了，世間還有甚麼更可怕的呢？

東方亮沒接腔。

文百川却正容說道：「東方亮，請聽我一言。」

東方亮無可奈何地一嘆道：「說吧！」

文百川道：「我說，如果董小梅活着，今後，你還有獲得九原清笈的希望，是不是？」

「唔……」

「但，如果董小梅現在死了，你就連那一點兒希望都沒了。」

「你的意思是，要我先交出解葯救人？」

「不錯。」

「不！必須你先放人，並交出震天雙劍，我才交出解葯。」

文百川道：「先交解葯，這一點，我必須堅持。」

不遠處有人「噗哧」一笑道：「東方亮手中根本就沒有解葯，你堅持有個屁用。」

此話一出，現場中雙方人員都爲之臉色一變。

以文百川爲首的群俠這邊，更是臉色爲之大變而特變。

情況很明顯，對東方亮而言，不過是揭開他沒有解葯的謊言，面子上掛不住而已。

但對群俠這方面來說，沒有解葯，就等于是宣判董小梅的死刑。

這，又怎麼不敎群俠方面的臉色爲之大變而特變哩！

因此，現場的氣氛，一下子好像凝結住了。

少頃過後，東方亮才首先沉聲喝問：「誰？」

「我。」

話聲中，人影微閃，香風輕拂，現場中已多出一個全身火紅的女郎來。

此人約莫二十三四的年紀，論姿色，有八分以上，一頭披肩秀髮，一身紅色勁裝，外套紅色披風，全身火辣辣地紅得艷光照人，但俏臉上却是一片冷漠。

眞箇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

東方亮微微一楞，道：「妳是誰？」

那紅衣女郎道：「我就是我。」

妙極！這話說了等于沒說。

東方亮冷笑道：「總該有個姓名？」

「當然有姓名，但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妳……怎能斷定我沒有解葯，是不是？」

「你身邊本來就沒有解葯，是不是？」

「我身邊有沒有解葯，跟妳何干？」

紅衣女郎那冷漠的俏臉上，居然現出一抹笑容道：「你怎能斷定跟我不相干？」

東方亮臉色一變，道：「妳是爲文百川助拳而來？」

紅衣女郎方才出現時所顯示的身手非常高明，如果她是爲文百川助拳而來，那等于是東方亮又增加一個强敵，也就怪不得他變顏變色了。

紅衣女郎漠然地道：「我只幫我自己。」

東方亮苦笑道：「這話好像很新鮮。」

「我倒是不覺得。」紅衣女郎美目向雙方一掃，道：「有句老掉了牙的俗語：人不爲自己，天誅地滅，那是放諸四海而皆準，歷時萬載而常新的。」

東方亮笑問道：「那麼，妳也是爲了震天雙劍和九原淸笈而來？」

那紅衣女郎道：「不是。」

「眞的？」

「信不信由你。」

東方亮苦笑道：「這就奇了？」

紅衣女郎明明說是爲了她自己而來，却又說不是爲了震天雙劍和九原淸笈而來，那麼，她口中的「爲自己」，又如何解釋呢？

一直冷眼旁觀的文百川接口問道：「這位姑娘所說東方亮身邊沒有解葯，可是眞的？」

紅衣女郎點點頭道：「絕對是眞的。」

文百川禁不住神色一黯，長嘆一聲道：「那麼，董小梅是註定要命喪此間了。」

紅衣女郎道：「不！有我在，董姑娘絕對死不了。」

文百川目光爲之一亮，脫口問道：「眞的？」

紅衣女郎微慍地道：「閣下認爲，我有騙你的必要？」

文百川歉笑道：「請恕老朽心急董小梅安危，語無倫次，並請明示來意。」

紅衣女郎目光分別向文百川、東方亮二人臉上一掃道：「我想毛遂自荐，暫時做一次魯仲連，二位能否給我薄面？」

東方亮搶先冷笑道：「這樣的魯仲連，不要也罷！」

紅衣女郎方才說得夠坦白了，她是爲了自己而來，並保證董小梅絕對死不了，這，也就難怪東方亮會一口拒絕了。

紅衣女郎道：「你懷疑我的公正態度？」

東方亮道：「妳總算有自知之明。」

紅衣女郎苦笑道：「這是一個應該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世界，說老實話的人，總是到處吃虧。」

東方亮冷笑着沒接腔。

紅衣女郎又道：「東方亮，你且衡量一下，目前情況下，如果沒有我從中調解，你能全身而退嗎？」

東方亮冷哼一聲道：「這些，不勞費心！」

紅衣女郎目光轉向文百川道：「閣下你呢？」

文百川笑問道：「我怎樣？」

「歡不歡迎我這個魯仲連？」

「歡迎。」

「那我就說出我的調解辦法來了。」

「好！請講。」

那紅衣女郎徐徐地接道：「你們雙方的糾紛，到此爲止，董姑娘所中劇毒，由我負責解除，司徒仇則立即還給東方亮。」

一頓話鋒，目光左右一掃道：「二位意下如何？」

文百川首先點首道：「冲着姑娘的面子，我答應了。」

東方亮漠然地道：「我不反對。」

「那麼，一言爲定。」那紅衣女郎含笑接道：「文大俠請放人。」

紅衣女郎那冷漠的俏臉上，難得見到一絲笑容，目前這一笑，却有如百合花初放，份外地嫵媚動人。

在紅衣女郎的調解下，這一場難解的糾紛，算是圓滿解決了。

但，乘興而來，弄得灰頭土臉而去的東方亮、司徒仇二人，却于臨去之際狠狠地盯了那紅衣女郎一眼。

一直不曾開口的龍慕白，這才聳肩一笑道：「這兩位的臨去『秋波』，可一點也不動人。」

到目前爲止，龍慕白還不知道司徒仇已經成了他的不共戴天的仇人，所以，還有心情風趣一番，否則，目前的局面，恐怕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那紅衣女郎也爲之淡淡地一笑道：「現在，我先替董姑娘解毒。」

探懷取出一粒大如鴿卵，黝黑而光亮的寶珠，俯身納入董小梅口中，返身向文百川道：「最多盞茶工夫過後，董姑娘就可以康復了。」

「多謝姑娘！」文百川含笑接問：「請問，這是不是傳說中的武林瑰寶『辟毒珠』？」

那紅衣女郎道：「不是，這是千年毒蟒的內丹，其祛毒功效，比『辟毒珠』只强不差。」

文百川「哦」了一聲，道：「那眞是太難得了。」

那紅衣女郎輕輕一嘆，道：「說來好像一切都是冥冥中早有安排，我想，我的突然出現在這兒，諸位一定感到很訝異？」

文百川點點頭，沒接腔。

那紅衣女郎又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偸聽到東方亮對諸位的計算之後，才暗地跟踪到這兒來的。」

「哦……」

「文大俠知不知道，董姑娘中的是甚麼毒？」

「不知道啊！」

「那是毒天王送給東方亮的『子午斷魂散』，中上之後，子不過午，午不過子，歹毒無比。」

文百川又「哦」了一聲，道：「毒天王送給東方亮毒葯時，怎麼沒將解葯一併送給他？」

那紅衣女郎道：「據東方亮說，本來是有解葯的，由於解葯跟毒葯分別密藏，結果在一場小火災中，解葯被毀，毒葯卻保存下來。」

文百川輕嘆一聲，道：「怪不得方才他堅持不肯先交解葯，這老小子實在夠陰毒。」

龍慕白插口笑道：「幸虧小梅福大命大，有了一位天外飛來的救星，否則，可眞不堪設

想了。」

那紅衣女郎幽幽地接道：「所以，我方才才說，一切都好像是冥冥中早有安排。」

文百川點首輕嘆道：「是的，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風萍偶聚，總是姻緣，這話是有道理的。」

一頓話鋒，又道：「姑娘方才出現時，身手高絕，又能跟踪像東方亮、司徒仇那樣的高人而不被察覺，想必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文大俠過獎。」那紅衣女郎苦笑着一嘆，道：「談到我自己，我眞不知該怎麼說才好。」

文雪兒插口嬌笑道：「那……這位姊姊就慢慢地說吧！」

董小梅也欠伸而起，向着紅衣女郎盈盈一福，道：「多謝這位姊姊，大德不敢言謝，這份恩情，只好永銘心底了。」

那紅衣女郎連忙還禮道：「董姑娘千萬別這麼說，其實，我也正有求于妳哩！」

董小梅雙手遞過那千年毒蟒內丹，正容說道：「這位姊姊如有所命，請儘管吩附，小妹赴湯蹈火，決不敢辭。」

那紅衣女郎美目在龍慕白、文雪兒、董小梅等三人的臉上一陣來回掃視之後，忽然目蘊淚兒，淒然一嘆，道：「寒家如果不是慘遭滅門橫禍，我那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也跟三位一樣大了。」

原來她是身遭滅門慘禍的人，怪不得她的臉色那麼冷漠。

董小梅一方面由于感恩圖報，一方面也是基于同情心。不加思索地，以非常誠懇的語氣說道：「這位姊姊，如承不棄，從現在起，我就是妳的妹妹。」

文雪兒也含笑接道：「我也是。」

龍慕白附和着笑道：「那麼，我是理所當然成爲妳的弟弟了。」

那紅衣女郎帶淚嬌笑道：「那是太好了，只是我這個做姊姊的，可生受了。」

文百川哈哈一笑道：「好！好！從現在起，我又多了一位色藝雙絕的賢侄女了。」

接着，又神色一正，道：「從現在起，妳是大姊，慕白老二，以下是雪兒、小梅，今後大家休戚相關，生死與共。」

那紅衣女郎嫣然一笑道：「多謝文伯伯！」

論姿色，紅衣女郎跟董小梅在伯仲之間，却比文雪兒略遜一籌，但她却比文雪兒多出一份成熟美。

目前，她這含淚的微笑，有如帶雨梨花，更別具一番撩人風韻。

董小梅禁不住脫口說道：「大姊，妳好美啊！」

那紅衣女郎嬌嗔地道：「小妹，別吃我這個老大姊的豆腐，好不好！」

董小梅理直氣壯地道：「大姊，我可是由衷之言呀！」

龍慕白含笑接道：「我的姊姊妹妹，都是天仙化人的大美人，只是，我們都還不知道大姊的尊姓芳名哩！」

那紅衣女郎美目環掃，含笑了一下，道：「咱們換個地方再談好嗎？」

現場中不但有死狀奇慘的屍體和刺鼻的血腥氣，而且通地氷雪，寒威逼人，實在不是談甚麼往事的適當場所。

何況，時已入夜，該是進晚餐的時候了。

待紅衣女郎這一提醒，全體無異議通過，相偕下山而去。

□　□　□

這是山脚下的一家獵戶中，以文百川爲首的群俠，晚餐方罷，仍圍坐在餐桌旁，董小梅有點迫不及待地笑道：「大姊，現在，該可以說了吧？」

那紅衣女郎道：「還不行，我的事情，不能讓別人聽到，這兒不合適。」

董小梅俏皮地一笑道：「再回山頂上，那兒再合適不過了。」

那紅衣女郎道：「那倒不必，剛才下山時，我已經注意到了，離這兒約莫里半處，有一座廢棄的山神廟……」

董小梅截口嬌笑道：「好！打道山神廟。」

文百川忍不住笑道：「就是妳這小丫頭心急。」

董小梅嫣然一笑道：「就由於我是小丫頭才心急呀！」

以文百川等人的脚程，里半路程片刻就已趕到。

那山神廟顯然荒廢已經很久了，斷瓦殘垣，四通八達，裏面不會有人偷聽，外面有人來，也老遠就可以看到，所以在這兒談話，絕對不可能有人偷聽。

董小梅美目環掃，嬌笑道：「大姊眞是有心人，這兒可眞是一個談機密事情的最佳場所。」

那紅衣女郎輕嘆一聲，道：「小妹，妳不知道我那仇家有多厲害，所以，我的一切行動，不得格外小心。」

大夥兒在雜草中就地圍坐之後，紅衣女郎才沉思着說道：「我姓杜，叫氷心，說來，也算是當今大理杜氏王朝的皇族。」

不等有人接腔，又道：「段氏王朝氣數已盡，被當今杜氏王朝所取代，先父是當今杜氏王朝出力最多的開國元勳。」

說到這兒，又幽幽地一嘆道：「可是，杜氏王朝天下大定之後，寒家却于一夜之間，遭到滅門慘禍，全家五十餘口，無一倖免。」

文雪兒接問道：「那……大姊妳是怎麼逃出生天的？」

杜氷心發笑道：「我也不是逃出生天，是命不該絕，慘案發生時，我剛好在舅媽家跟小表妹玩牙牌，才逃過那一劫。」

「事後，舅父將我改裝易容，送往貴州的一位遠親家中，當時，我才十三歲。」

文雪兒道：「大姊是幾時回到大理的？」

杜氷心道：「是三年之前，當我重回大理後，才知道我舅父也由於將我秘密送往他鄉，也同樣遭到滅門慘禍。」

接着，幽幽地一嘆，道：「收留我的那位舅父的遠親，爲了怕影響我武功的進境，一直沒將這令天人發憤的消息告訴我。」

董小梅接問道：「大姊是家傳武學？」

「是的。」

「妳的仇家就是當今杜氏王朝？」

「表面上是的，但實際上元兇却另有其人。」

「那是誰呢？」

「是現任杜氏王朝的國師阮文才。」

「阮文才跟先伯父有仇？」

杜氷心幽幽地一嘆，道：「古往今來，權勢和利慾兩字，不知促使多少人瘋狂，多少無辜的生命受摧殘，對於身爲萬物之靈的人類而言，這實在是一項莫大的諷刺。」

文百川的這一段感慨良深的話，使四個年輕人也爲之默然輕嘆，好像突然之間成熟得多了。

一時之間，現場中一片死寂。

大理地區就是這麼怪。

點蒼山頂，終年積雪，寒威逼人，但山腰以下，却是四季如春。

現在，雖然已是初秋，而且是秋夜，但却一點也沒有北國地區那種初秋的蕭殺和寒意。

明月在天，銀河耿耿，陣陣和風，送來野花的花香，中人欲醉……。

此情此景，是多麼富有詩情畫意。

可是，現在的文百川等人，不但都成了不懂得欣賞詩情畫意的俗人，而且，每一個人的心頭，都好像壓着一塊鉛似地沉重。

半晌，杜冰心才歉笑着打破沉寂，道：「對不起，由於我的不幸遭遇，影響了諸位的心情。」

董小梅一本正經地道：「大姊，說這種話，就該罰妳三大杯。」

文雪兒强忍着笑意，道：「可惜這兒没有酒。」

龍慕白接口笑道：「那就暫時記賬吧！」

董小梅道：「記賬可要加利息。」

杜冰心却向文百川撒起嬌來：「文伯伯，弟妹們都欺負我，您也不替我主持公道。」

眼看這一群年輕人嬌憨神態，文百川也好像年輕了三十歲地，幾乎呵呵大笑起來。

當然，文百川深知此時此地不宜大笑，只好勉强忍住笑意，一本正經地道：「如果說公道話，文伯伯也要罰妳，罰妳繼續說下去。」

董小梅向着杜冰心扮了一個頑皮的鬼臉，道：「大姊，公道自在人心啊！」

杜冰心好像是無可奈何地一嘆，道：「好，說就說吧！」

她，沉思了一下，才又長嘆一聲，道：「先父跟阮文才，不但是軍中袍澤，私下也算是很要好的朋友，對朝廷的功勞，也難分軒輊。

「所以，在皇上的心目中，先父與阮文才的份量，是相等的。」

文百川道：「如果我的猜想没錯，禍根就埋在這『份量相等』上。」

「是的，當時，皇上有意在先父與阮文才二人之間，挑選一人出任國師。」杜冰心說到這兒，並加以補充道：「諸位也許已經了解，大理王朝的國師，地位相當於天朝中的宰相，是皇帝以下的第一人，地位是無比顯赫的。」

文百川道：「如果地位不顯赫，誰還會昧着良心，幹下傷天害理的事去爭取。」

杜冰心道：「也由於皇上對兩位功臣難以取捨，因而國師的任命，遲遲未曾發佈。

「先父澹泊名利，對於能不能任國師，根本不在乎，也不聞不問。」

「可是，利慾薰心，狼子野心的阮文才，却志在必得，而着手進行陷害先父的陰謀……。」

董小梅忍不住截口問道：「阮文才是怎麼設計的？」

杜氷心道：「栽贓誣陷。」

文百川道：「阮文才栽的是甚麼贓？」

「造反！」杜氷心一銼銀牙道：「那老殺胚仿冒先父的筆跡，僞造通敵函件，並且還買通一個江洋大盜，做爲傳信的人證，就這樣，使我全家及舅父家將近八十口人命，寃沉海底。」

董小梅道：「這麼說來，貴府的滅門慘案，是阮文才假藉皇帝之命所造成？」

「不是假藉，阮老賊是眞的奉皇帝之命行事。」

「像這等要命的事，也不查明就下令滅門，這位杜皇帝怎會那麼糊塗！」

文百川長嘆一聲，道：「這眞是孩子話，小梅，妳實在太幼稚了。」

董小梅發笑道：「文伯伯，我說錯了？」

文百川道：「妳没說錯，但妳不明白，古今中外，有幾個做皇帝的人是眞正夠得上稱爲精明的？何況，事關他皇帝寶座的安危，卽使是眞正精明的皇帝，在這節骨眼兒上，也絕對是採取寧枉毋縱的殘酷手段的。」

「文伯伯，這就是伴君如伴虎的最佳註解？」

「可以這麼說。」

龍慕白意味深長地一嘆，道：「奸邪當道，忠良慘死，沉寃莫白，老天爺也未免太糊塗了。」

杜氷心幽幽地一嘆，道：「老天爺是夠糊塗，但也不能說，冥冥中没有報應。」

文雪兒接問道：「大姊，此話怎講？」

杜氷心道：「因爲，那位糊塗而又心狠手辣的杜皇帝，已經遭到報應了。」

「是什麼報應？」

「阮文才取得國師職位後，就蒙上欺下，結黨營私，不到三年，就掌握了整個杜氏王朝的大權，糊塗皇帝成了他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傀儡，然後，不到二年，就被氣得死翹翹了。」

文雪兒嬌笑道：「這，雖然不是現世報，却也不算太遲。」

杜氷心發笑道：「但在我的感覺上，還是太遲了。」

董小梅接問道：「以後呢？」

杜氷心道：「以後，是由七歲的太子登基，當然，阮文才更可以肆無忌憚地爲所欲爲，而成了事實上的皇帝。」

「阮文才爲什麼還没正式奪取皇帝的寶座？」

「那是時機還没成熟，因爲，還有部份的文武官員，是忠於杜氏王朝的。」

「噢………」

「不過，如果没有奇蹟出現，目前才不過十一歲的娃娃皇帝，早晚都會完蛋的。」

「大姊心目中的奇蹟，是否是指阮文才也遭到報應？」

「是的。」杜冰心輕嘆一聲，道：「但，這不能寄望於老天爺，而必須靠我，不！應該說是要靠文伯伯和弟妹們的鼎力協助了。」

文百川正容說道：「這種事情，于公于私，我們都義不容辭。」

董小梅義憤填膺地道：「大姊請吩附，我打頭陣。」

龍慕白也含笑接道：「我和雪兒，當然也都樂于爲大姊效勞。」

「多謝諸位的熱情！可是……」杜冰心輕嘆着接道：「事情沒這麼簡單！」

董小梅道：「此話怎講？」

杜冰心道：「因爲，阮文才本身武功高絕，近年來，更網羅了西南地區一些多年未履江湖的老魔頭，實力太强了。」

不等有人接腔，又發笑道：「不瞞諸位說，先父跟阮文才的武功，原本在伯仲之間，因此，當我自信已將家傳武學練成，重返大理之後，由於心急親仇，曾經暗探過阮府。」

董小梅接問道：「結果怎麼樣？」

杜冰心發笑如故地接道：「結果，差點連老命都賠上了。」

「啊！」

「那還是一年半以前的事，現在，不難想見，必然是更加戒備森嚴了。」

「大姊認爲，憑我們目前的實力，還殺不了阮文才？」

「是的。」

董小梅有點兒不信地道：「大姊，有沒有錯估了雙方的實力？」

「沒有錯估。」杜冰心正容接道：「諸位對於段皇帝的武學，應該是耳熟能詳？」

文百川發笑道：「不但是耳熟能詳，而且，目前，我和慕白的武學，也等於是段氏武學。」

「而且，還是段氏武學的菁華。」

「不錯。」

「但段氏王朝被杜氏和阮氏的聯合陣勢所滅亡，却是事實。」

「唔……」

「不錯，段氏王朝的覆亡，跟他的子孫腐化，武學式微有關，但杜、阮兩家武學的高明，却也算是主要原因之一。」

「唔……」

杜冰心不自然地一笑道：「很抱歉，我除了偸聽過東方亮那批人的談話之外，也曾經偸聽過諸位的談話。」

文百川笑笑道：「這是妳本身的高明，用不着抱歉。」

杜冰心還是不自然地一笑道：「所以，對於諸位跟東方亮雙方的武功深淺，我已經有個概念，同時，爲了實際體驗，我還改裝易容，跟東方亮交手百招。」

董小梅笑問道：「結果呢？」
杜氷心道：「結果，我奈何不了東方亮，東方亮也奈何不了我。」
「哦……」
「也所以，我估計我的功力跟文伯伯在伯仲之間，强過三妹雪兒，却比二弟慕白、四妹小梅要遜上一二籌。」
文百川點點頭，道：「照以上所說，這該算是持平之論。」
董小梅嬌笑道：「我想，最多七天之後，大姊跟二哥之間的武功差距，就不止是一二籌了。」
杜氷心道：「是的，這也就是我暗中跟踪東方亮那批人，及時救下小妹妳，並說有所求于諸位的原因。」
杜氷心幽幽地道：「那我先謝了。」
董小梅却蹙眉地道：「大姊，我還有個問題沒想通。」
杜氷心道：「是什麼問題？」
董小梅道：「人所共知，過去的段皇朝，武功獨霸西南，江湖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不錯。」
「目前的杜皇朝，建國也有十年以上，武功又那麼高絕，怎麼江湖上、武林中，從來都沒人提起過呢？」

「問得好！小妹，咬人的狗不叫，這答覆，該聽得懂吧？」
「哦……」
杜氷心幽幽接道：「杜皇朝雖然在武林中默默無聞，但事實上，他們對武林中的動態，却一直都是瞭如指掌。」
一頓話鋒，又發笑着接道：「不過，如果沒人企圖侵犯他們，他們都不聞不問而已。」
董小梅道：「一年半之前，大姊暗探阮府的事，他們爲何沒有追究？」
杜氷心道：「怎會不追究，一直到現在，阮老賊的狗腿子們，還在暗中追查哩！」
文百川道：「這麼說來，咱們跟東方亮之間的糾紛，也必然逃不過那批人的耳目。」
文雪兒忍不住長嘆一聲，道：「那阮老賊好惡毒的用心。」
「這，大概也算是所謂無毒不丈夫吧！」龍慕白含笑接道：「大姊，才一年半的工夫，妳能對阮老賊了解得這麼深刻，可實在很不容易啊！」
「但事實上我却慚愧得很。」杜氷心幽幽地一嘆，道：「身負血海深仇，沒法湔雪，光是了解對方，有什麼用呢！」
文百川正容說道：「還是有用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呀！」
董小梅附和着道：「對對對，如果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憑咱們目前的實力，貿然去替妳復仇，那後果才糟哩！」

龍慕白豪氣干雲地道：「沒問題，等我再閉關七天之後，首先就替大姊滿雪這血海深仇。」

「是的。」杜氷心輕輕一嘆，道：「不過，阮老賊的用心，目前我非常了解，對於江湖上的殺戮，他只是暗中搧火，不會插手的。」

董小梅訝問道：「搧火？為什麼？」

杜氷心道：「有他在暗中搧火，殺戮才有增無減，殺戮有增無減，死傷的武林人物愈來愈多，死傷武林人物愈來愈多，阮老賊的皇帝夢才愈易實現，實現皇帝夢之後，也愈易於永保他的江山。」

龍慕白忽然壓低語聲，道：「有人來……」

龍慕白是面對廟前通道，而來人又是由正面而來，所以，龍慕白能首先發現。

其餘諸位人循聲投注，只見來人仍在箭遠之外，暗淡星光下，一隊至少二十個以上的夜行人，成一路縱隊疾奔而來。

杜氷心目光一凝，道：「這批人，很可能是阮老賊的狗腿子。」

董小梅道：「如果眞是阮老賊的狗腿子，則很可能是東方亮、司徒仇二人在暗中搗的鬼。」

杜氷心道：「是有這個可能。」

龍慕白笑道：「果如此，則反而成為東方亮在替阮老賊搧火了。」

文百川道：「為了坐收漁翁之利，東方亮這一招是夠高明的。」

杜氷心臉寒似水地道：「如果眞是阮老賊的爪牙，咱們絕對不能留下一個活口。」

龍慕白笑笑道：「那麼，今宵這個震天雙劍的祭劍大典，就非常豐盛了……」

說話間，那一個夜行人的行列已到達山神廟前的十來丈處。

現在，可以大致看清楚了。

一共是二十一個，全都是黑色勁裝，黑布包頭，手持牛耳鋼刀。

也就在這時候，這批人由一路縱隊改為一列橫隊，取包圍之勢，向山神廟逼進，一直到山神廟前丈遠處，才停了下來。

正對廟門的，是一個五短身材的漢子，此人可能是這批人的頭兒。

此人約莫四旬上下年紀，雖然短小精悍，並不起眼，但一雙精目，黑夜中看來，却烱烱有光，顯然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手。

這山神廟殘破得四通八達，裏面的人可以看到外面，外面的人當然也可以看到裏面。

以文百川為首的群俠，雖然已經看到了外面的情形，但却一個個視如未見，仍然在低聲交談着。

那漢子向裏面凝注少頃，才自語似地說道：「不錯，是兩男三女，一共五個。」

那漢子雖然是自語，但語聲不低，廟中的人，應該都能聽得很清楚。

但妙的是，廟中的人不但視如未見，竟然還聽如未聞。

那漢子冷笑一聲，道：「夠沉着，果然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廟中的人仍然沒有人有任何反應。

那漢子忍不住怒聲叱道：「你們五個，都給老子滾出來！」

龍慕白這才首先打破沉寂道：「你先滾一個給我瞧瞧。」

雖然已經打破沉寂，但還是沒有任何人正眼瞧那漢子一眼。

那漢子已夠得稱爲老狐狸了，儘管他早已被對方那不理不睬的態度所激怒，但目前，却反而平靜下來，陰險地一笑道：「夠沉着，也夠橫，希望你們待會還能橫得起來。」

龍慕白仍然是正眼也不瞧一眼地，道：「那你就拭目以待吧！」

那漢子冷哼一聲，道：「據說，你們五個，都是段氏王朝的餘孽？」

龍慕白反問道：「是不是東方亮向你說的？」

「不錯。」

「那你們這些不長眼的東西，就是杜氏王朝的狗腿子了？」

「不是。」

「既然不是杜氏王朝的狗腿子，爲什麼要替杜氏王朝賣命？」

「天下人管天下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懂不懂？」

「噢……眞看不出來，你倒是滿有正義感的。」

龍慕白邊說邊站了起來，緩步走到那已經塌了大半的廟門前，那一副旣瀟灑，又從容的神態，使得那漢子不自覺地接連退了三大步，並色厲內荏地叱道：「少廢話，快回答我的問話！」

龍慕白笑笑道：「什麼問話呀？」

「你們是不是段氏王朝的餘孽？」

「不是，也可以算是。」

「你這是什麼話？」

「當然是老實話。」

不錯，龍慕白說的的確是老實話。

因爲，他跟文百川練的是段家的武功，但却跟段家沒有任何淵源。

但，龍慕白的老實話，那漢子却沒法聽懂，而楞了一下之後，才沉聲說道：「老子沒工夫跟你嚕嗦，現在，你們五個乖乖地跟我走。」

龍慕白安詳地向前邁了一步，道：「你再在我面前『老子，老子』的，當心我敲爛你的狗嘴！」

龍慕白的語聲並不高，神態也並不凌厲，但却有一股子無形的懾人英氣，使得那漢子又不由自主地退了三大步，並冷笑道：「不跟我走，就只有死路一條！」

緊接着，舉手一揮，振聲大喝道：「拏下他們，如敢拒捕，格殺不論！」

一串暴喝，一陣人影飛閃，另外二十個黑衣漢子，由四面飛射廟中，將文百川等四人圍在當中，並同聲大喝：「不許動！」

文百川笑笑道：「站起來，總可以吧？」

眞絕！此情此景之下，除了龍慕白已卓立廟門口跟那爲首的黑衣漢子對峙着之外，已經陷入對方包圍圈中的其餘四人，居然還圍坐在原先的草地上，不曾站起來。

那二十個黑衣漢子又同聲暴喝：「不行！」

文百川又笑笑道：「我這個人最好說話不過了，你們都說不行，那我不動就是……」

那爲首漢子沉聲說道：「別跟他們廢話，給我剁！」

「殺！」

二十個人同聲暴喝，二十把鋼刀一齊向仍然坐在原地的文百川等人「剁」了下去——

二十個人的「殺」聲震得山鳴谷應，二十把鋼刀的寒芒令人怵目心驚。

但，這些不過如曇花一現，一下子就被一片慘呻聲和腥風血雨所淹滅了。

二十個人倒下十雙，全都是當場斃命，沒有一個活口。

二十個活人一下子變成二十具殘缺不全的屍體。

其中有十二個被砍下腦袋，五個人被腰斬，三個人被一劍穿胸。

更妙的是，其中還有六把鋼刀也被斬成兩段。

當然，那六把鋼刀，是被董小梅手中的震天劍所斬斷的。

出手大開殺戒的，也不過是董小梅和杜冰心二人而已。

而且，這兩個女煞星，還是原姿坐在原地，就像什麼事都不曾發生過一樣。

霎時之間，現場中血腥刺鼻，寂靜無聲。

不！也還是有聲音的，那是那被嚇得臉色發白，唯一倖存的爲首黑衣漢子，牙床捉對兒廝打所發出的「咯咯」聲和沉濁的呼吸聲。

龍慕白冷笑一聲道：「別裝孫子，像個男子漢一點，進招吧！我讓你十招，十招中，只要你能沾上我的一點兒衣邊，我可以饒你不死。」

那漢子沒進招，也沒接腔，不過，方才那副「窩囊相」却已經不見了，代之的是一雙精目滴溜溜直轉，也不知在打什麼主意。

龍慕白又道：「如果你自知難逃一死，就自行了斷也一樣。」

那漢子還是沒什麼反應。

龍慕白冷哼一聲道：「你好意思讓你的手下們久等！」

那漢子忽然悶聲不響地發出一串瘋狂似的搶攻。

由於龍慕白說過要讓他十招，所以他根本不用防守，而完全可以放手搶攻。

因此一時之間，但見刀光霍霍，有如捲起千層雪浪，一波波地湧向龍慕白的胸前。

平心而論，這漢子夠得上稱爲一流高手中的高手，尤其刀法方面，不但勢沉勁猛，刀招也是奇絕而又無比地凌厲。

尤其是由於不必担心對方反擊，可以放手搶攻，更增加他這攻勢的威力。

很可惜，他遇上的對手，實在太強了。

龍慕白連震天劍都不曾出鞘，就在原地的三尺範圍之內，手舞足蹈着。

像給徒弟餵招，也像在表演舞蹈，明明看到對方的鋼刀好像要砍到他的身上，但就差那麼一點距離，鋼刀忽然自動滑了開去。

有時候，明明看到龍慕白的身體好像是主動迎向鋼刀，而鋼刀却反而莫名其妙地改變方向而落空。

龍慕白所禮讓的十招，就在這奇異的打鬪方式中很快過去了。

也就當第十招禮讓完畢時，龍慕白大喝一聲：「十招已完，我要反擊了！」

一聲清越龍吟聲過處，震天劍已經出鞘。

按說，龍慕白對付目前這樣的對手，實在毋須動用震天劍，隨便一掌或一指，都可收置對方于死地。

但，由於他說過要用對方祭劍，所以，他還是亮出了震天劍。

也就當震天劍出鞘，寒芒一閃之間，另外兩道寒芒也疾如電掣地，成交剪狀向龍慕白攔

腰「剪」了過來。

不過，這及時的攔腰的一剪，並沒有「剪」着龍慕白，也沒救下那黑衣漢子。

龍慕白原式不變，以毫髮之差，逃過那攔腰一剪的同時，那黑衣漢子却也成了震天劍祭劍的牲禮——被攔腰斬成兩段而發出半聲慘號。

然後，龍慕白電疾回身，攻向那對他「攔腰一剪」的人。

避招、殺敵、反擊，一氣呵成，快得就像是一個動作。

此刻的龍慕白，已充分顯示他那超級高手的架勢和風範。

本來，當方才有強敵向龍慕白驀地偸襲時，文雪兒幾乎給嚇得驚叫出聲。

現在，文雪兒雖然已經放心了，但一顆芳心，却還在急劇地跳着哩！

那兩個向龍慕白偸襲的人也不簡單，在龍慕白的電疾反擊之下，居然能分向避了開去——倒縱三丈之外。

那是兩個一高一矮，鬚髮全白的灰衫老者。

兩人都手持長劍，高的一個在左，矮的一個在右。

龍慕白精目左右一掃，淡淡地一笑道：「二位偸襲的行動雖然不夠光明，但能逃過我的反擊，連兵刃都完整無損，却也足以自豪了。」

那兩個灰衣老者四道冷電似的目光，向龍慕白周身上下一陣掃視之後，由右邊一個發話

道：「你很自負。」

龍慕白劍眉一揚，道：「我有自負的本錢。」

那左邊的灰衣老者道：「不錯，你有自負的本錢，年紀輕輕，能有這樣的成就，也的確足以自豪，不過……」

他目光向廟內那一批死狀奇慘的屍體一掃，冷然接道：「這手段，未免太殘忍了。」

龍慕白道：「憑二位的年紀，應該早已懂得，寬恕敵人，就是虐待自己的道理。」

「唔……」

「如果我方的人，功力不敵，被剁成肉漿，或者是方才我被二位那不聲不響的攔腰一剪，剪成兩段，二位又如何說法？」

龍慕白侃侃而談，不等對方接腔，又道：「我了解，方才，二位心急救人，才有那『不光明』的行動，所以，我不說二位不夠光明，二位也不必說我手段太殘忍，咱們雙方也都不必過問對方的來歷，請進招！」

那右邊的灰衣老者呵呵一笑道：「痛快，痛快！你這個性，很對我的胃口。」

那左邊的灰衣老者呵呵一笑道：「老夫兄弟，有個規矩，必須先加說明。」

龍慕白道：「我正在聽。」

那左邊的灰衣老者道：「老夫兄弟，不論是對付一個人也好，對付千軍萬馬也好，都是

兩人聯手。」

那右邊的灰衣老者道：「所以，目前也不例外。」

「我已經知道。」

「當然，你們也可以五人聯手。」

「用不着。」

那右邊的灰衣老者道：「年輕人自負是好的，但過于狂傲，就不好了。」

龍慕白冷然接道：「這些，都跟二位不相干，我倒是希望二位能有點眞才實學，像方才那二十一個，可太教人失望了。」

那左邊的灰衣老者冷笑一聲，道：「很好，咱們兩位老人家決不教你失望就是。」

龍慕白也冷笑一聲，道：「那你們還等什麼？」

兩個灰衣老者都沒接腔，但都不約而同地納劍入鞘，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氣。

情況很明顯，他們自知憑手中凡鐵，不能對付對方的寶劍，乾脆就以徒手來對付。

只聽一陣骨節爆響過處，兩個灰衣老者好像突然長高了三寸以上，兩人的手掌也漲大了一倍，並變成一片烏紫色。

同時，目光也變成碧綠色，黑夜中看來，就像貓頭鷹的眼睛那樣令人恐怖。

這情形，使得神功初成，豪氣干雲的龍慕白，也爲之微微一楞。

杜氷心忽然嬌喝一聲：「二弟當心！」

喝聲中，她已拉着董小梅飄落現場，跟龍慕白成鼎足之勢站在一起。

而且，杜氷心還有意無意之間將龍慕白擠離了原來的位置，由她自己面對那兩個灰衣老者。

那兩個灰衣老者已併肩站在一起，見狀之下，也微微楞了一下，並由較高的一個說道：「很好，現在，五人聯手還來得及。」

文百川已携着愛女的手飄出廟外，但却並肩立于五丈之外，淡然一笑道：「三對二，已經是殺雞用上牛刀了，在下就暫時樂得涼快一下吧！」

杜氷心却美目深注地沉聲問道：「你們兩個，就是『梵淨雙凶』獨孤兄弟？」

那兩個灰衣老者臉色微變，仍然是由那較高的一個答道：「不錯。」

文百川却臉色為之大變，並低頭向文雪兒說了幾句什麼，只見文雪兒一臉凝重神色，連連點首。

「梵淨雙凶」是以貴州梵淨山為根據地的一對凶人，也是西南地區黑道中老一輩中的頂尖兒高手。

高的一個是老大獨孤行仁，矮的一個是老二獨孤行義。

他們雖然名為行仁行義，但實際上却是無惡不作，滿手血腥，罪孽等身。

他們的武功本就是獨樹一幟，尤其是那以苗疆瘴毒練成的五毒掌，更是歹毒絕倫，堪稱武林一絕。

他們的年紀，至少也在八旬以上，而且，已經有二十年以上未履江湖了。

所以，目前，除了文百川曾經聽過他們的來歷，杜氷心曾經于暗探阮府時知道有這兩個老魔頭之外，其餘的三人還不曾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麼二個老魔頭哩！

不過，儘管龍慕白、文雪兒、董小梅等三人還不知道「梵淨雙凶」是何方神聖，但他們看到杜氷心和文百川二人的凝重神色之後，也都已了然于胸，對方是大有來頭的人物了。

□ □ □

獨孤行仁話鋒一頓，又注目問道：「妳，年紀輕輕，不可能知道老夫兄弟的來歷，妳師傅是誰？」

杜氷心冷然答道：「你不配問！」

獨孤行義道：「老大，不必浪費唇舌，擒住小的，不怕老的不出來。」

文百川接口笑道：「好主意！」

獨孤行仁道：「你就是這丫頭的師傅？」

文百川搖搖頭，道：「不是。」

「那你是誰？」

「我當然是我呀！」
「廢話！」
「廢話是你自已找的呀！」
文百川一臉的盎然笑意，氣得獨孤兄弟連白鬍子都翹了起來。
董小梅也爲之嬌笑一聲，道：「大敵當前，可不能生氣啊！」
杜冰心更是冷笑道：「我不但知道你們兩個的來歷，也知道你們兩個，已成了阮文才的狗腿子。」
獨孤行仁「哦」了一聲，道：「老夫明白了。」
獨孤行義道：「明白了什麼？」
獨孤行仁道：「這些小輩，如果不是不久之前，曾經暗探阮府的人，也必然跟那暗探阮府的人，有深切的淵源。」
獨孤行義點點頭道：「不錯。」
杜冰心冷笑道：「現在，你們兩個有機會建一次大功了。」
「是啊！」獨孤行仁那碧綠的目光環掃，沉聲問道：「上次暗探國師府的是誰？」
杜冰心傲然接口道：「是我。」
「妳？」

「不信？」
「本來，老夫是不相信的，但由于妳身邊的男娃子表現突出，我倒是相信了。」
「咱們在這兒狹路相逢，也不知是該說你們兩個的運氣太好，還是太壞。」
獨孤行仁一怔，道：「此話怎講？」
杜冰心道：「你自已多想想吧！」
其實，杜冰心的話意很簡單。
由於兩個老魔有可能建功的機會，也有可能會栽在這幾個初之犢不畏虎的年輕煞星手中，所以才有上面的說法。
憑獨孤兄弟的江湖閱歷，自然是略一沉思，就可想通的。
但杜冰心却乘這機會以「傳音入密」功夫，分別向龍慕白、董小梅二人交代着。
只見龍慕白、董小梅二人同聲說道：「好的，就這麼辦。」
獨孤行義冷笑道：「後事交代好了？」
杜冰心道：「不錯……」
緊接着，却笑問道：「你們兩個呢？」
獨孤行義道：「老夫兄弟怎樣？」
杜冰心道：「你們兩個的後事交代好了沒有？」

獨孤行仁冷笑道：「小丫頭，嘴皮子犀利，可不管用的。」

杜冰心屈指輕彈劍葉，道：「但我手中這三尺青鋒，和我二弟、四妹手中的震天雙劍，却絕對比我的嘴皮子更犀利，也絕對管用。」

獨孤行仁冷笑道：「那你們爲何還不進招？」

杜冰心仰臉悠悠地道：「對付你們兩個已經入土半截的老廢物，還要先行進招，如果傳將出去，今後，我們還有臉在江湖上混嗎？」

「你們這些小狗，早就註定沒有今後了。」獨孤行義怒聲接道：「老大，上！」

獨孤兄弟雙雙騰身飛撲，四掌齊揚，發出一片急勁無匹而又腥臭難耐的掌風，向杜冰心擊來。

以兩個老魔數十年性命交修的歹毒掌力，聯手對付一個年輕而又名不見經傳的杜冰心，在兩個老魔的想法中，眞是殺雞用上了牛刀。

可是就在這刹那之間，杜冰心却失去了踪影。

迎接兩個老魔的，是兩道森寒徹骨的寒芒——龍慕白、董小梅二人手中的震天雙劍。

血肉之軀不能跟削鐵如泥的寶劍對抗，兩個老魔自然明白，也早已安籌好了對策。

他們兩個冷哼聲中，將本已運足八成的歹毒掌力猛然提高到十二成。

只聽「呼」地一聲，震天雙劍居然被那霸道的掌力逼得盪了開去，龍慕白、董小梅兩人

也被逼得接連退了七大步。

但也就在這當口，兩個老魔忽然一個踉蹌，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一下子跌坐地面上。

杜冰心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二弟、小妹，沒中毒吧？」

龍慕白道：「沒有。」

董小梅道：「我們都遵照妳的指示，暫時停止呼吸。」

這一戰，發動得快，結束得也快。

而且，看似輕鬆，實際上却是驚險已極。

目前，雖然大功告成，但杜冰心等三個當事人，却於驚定思驚之下，在冒着冷汗。

因爲，獨孤兄弟這兩個對手，實在太强了。

群俠方面，以目前的實力，即使是五人聯手，也未必是他們的對手。

所以，杜冰心不得不走險招，先以「傳音入密」功夫向龍、董二人指示機宜，然後以言語激怒對方先行出手，她却「臨陣脫逃」，退過一旁，趁對方掌力已盡的刹那之間，以家傳百發百中的暗器手法，射出一把菩提子。

杜家的暗器手法，也是武林一絕，不但有發必中，而且，手法奇特，可以迴環飛舞，趁隙傷敵。

更妙的是，杜家暗器發射時，沒有破空之聲，無聲無息，令人防不勝防。

也由於這原因，功力奇高，經驗豐富如獨孤兄弟，也不得不當場認栽。

而且，兩個老魔都栽得很徹底。

因爲，杜氷心是「打蛇打在七寸上」，打中了對方的「氣海」大穴，使得獨孤兄弟功力盡失，一下子就成了一個平常人。

□　□　□

不可一世的獨孤兄弟，現在，可眞像是一對入土半截的老廢物了。

兩人互望一眼，頹然一嘆之後，由獨孤行仁向杜氷心問道：「娃兒，妳的暗器，使的是『環飛無音手法』？」

杜氷心點點頭，道：「不錯。」

「聽說多年前，曾經有一個擅長此手法的人，叫什麼『千手準提』……」

「那是先慈。」

「那麼，妳姓杜，也是杜氏王朝的人了？」

「不錯。」

獨孤行仁扭頭向乃弟苦笑道：「老二，咱們栽在『千手準提』白雪女兒的『環飛無音手法』之下，也不算太寃了。」

獨孤行義長嘆一聲，道：「眞想不到，橫行一世的『梵淨雙凶』，居然栽在一個乳臭未

乾，胎毛未褪的陰人手中。」

獨孤行仁也長嘆一聲，道：「這也算是報應吧！憑咱們兄弟的所做所爲，是不應該得到善終的。」

接着，向杜氷心沉聲喝道：「娃兒，給老夫兄弟一個痛快吧！」

杜氷心向文百川投以詢問的目光。

文百川道：「雖然他們死有餘辜，但對一個失去功力的人，殺之不武，放他們一條生路吧！」

不等杜氷心接腔，又道：「他們不可能再有力量危害江湖，至於洩密問題，既然有東方亮在暗中搧火，咱們也就沒什麼秘密可言，而且，如果我的判斷不錯，咱們的行動和計劃，以及目前的一切經過，都在東方亮那批人的洞察之中。」

不遠處，傳來東方亮的狂笑道：「文百川，你我之間，不論由哪一方面來說，都該有『既生瑜，何生亮』的遺憾，哈哈哈……」

狂笑聲搖曳長空，逐漸遠去。

杜氷心向獨孤兄弟冷然說道：「你們兩個，可以走了。」

「走？」獨孤行仁苦笑道：「咱們兄弟，還能走到哪兒去？」

「我管不着。」

「妳雖然管不着，却有力量給咱們兄弟一個痛快的死法。」

「我已經提不起殺人的興趣。」

「你已經殺了二十多個人，又何妨再多殺兩個哩！」

文百川插口沉聲說道：「俗語說得好：好死不如賴活，你們兩個，爲什麼一定要求死呢？」

獨孤行仁向乃弟投過一個會心的苦笑之後，道：「因爲，咱們兄弟已經活膩了……。」

話落，雙雙拔劍向頸際一抹，鮮血激射中，雙雙倒了下去。

以文百川爲首的群俠們，齊都爲之長嘆出聲。

少頃過後，杜氷心才幽幽地道：「文伯伯，侄女想改變一下原定的計劃。」

龍慕白搶先接口道：「大姊，我也是這麼想。」

「噢……」

「大姊，先不要說出來，咱們分別以指功凌空寫在地面上，看看咱們的想法是否相同。」

董小梅含笑接道：「好呀！看看是否英雄所見略同。」

龍慕白、杜氷心二人背轉身，分別以指功凌空在地面上寫了幾個字。

結果，龍慕白寫的是「乘勝追擊」，杜氷心寫的是「打鐵趁熱」。

董小梅忍不住又嬌笑道：「字雖不同，但涵義一樣，果然是英雄所見略同，而且……而且……」

她故意欲言又止。

杜氷心笑問道：「而且怎樣？」

董小梅扮了一個頑皮的鬼臉，道：「而且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話没說完，人已躲到了文百川的背後。

杜氷心佯嗔地道：「丫頭討打！」

「我是一番好意。」董小梅由文百川的背後探出半邊俏臉，故意裝成可憐兮兮地道：「大姊，妳眞能忍心打我嗎？」

武林兒女，豪邁而熱情奔放。

杜氷心跟董小梅等人，雖然訂交還不過一兩個時辰，却已親熱得有如同胞手足。

目前，董小梅這一瞎鬧，使得杜氷心俏臉飛酡，連連跺足不已。

龍慕白心中甜甜地，張嘴傻笑。

文百川、文雪兒二人則都抿唇微笑。

董小梅瞧瞧杜氷心，又瞧瞧龍慕白，忍不住發出一串「咯咯」脆笑道：「妙啊！好一個心有靈犀一點通。」

文百川也忍不住呵呵一笑道：「少年不識愁滋味，這小丫頭可眞是一個開心果啊！」

是的，由於董小梅這開心果的一陣胡鬧，使得現場中的血腥氣和屍體雜陳的恐怖氣氛，

也好像爲之消除盡淨了。

文百川神色一正，道：「我想，這附近不會再有什麼人竊聽了，現在，正好談正經事。」

微頓話鋒，目光一掠杜氷心、龍慕白二人，道：「你們的意思是，不用等慕白閉關七日之後，現在就乘勝追擊？」

龍慕白、杜氷心二人同時點首，道：「是的。」

文百川道：「我也是這樣想，雖然慕白的武功尚未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未免美中不足，但目前乘勝追擊，却也有不少好處。」

杜氷心道：「是的，最大的好處是殺他個措手不及。」

文百川道：「其次的好處是，免得兩面作戰。」

董小梅訝問道：「何謂兩面作戰？」

文百川道：「我是指東方亮那一批人而言。」

董小梅道：「對，有東方亮在暗中搧火，咱們就成了兩面受敵。」

文百川道：「現在，先解決阮文才那一邊，然後，再全力對付東方亮那批人，就輕鬆得多了。」

一頓話鋒，又沉思着接道：「儘管馬上乘勝追擊，咱們的實力還不盡如理想，但阮文才那邊，少了獨孤兄弟，也減少不少實力……。」

杜氷心截口接道：「不！應該說是減少了很大的實力，因爲，據我暗探中所悉，獨孤兄弟是阮老賊所重金禮聘來的最得力的助手。」

文百川道：「那就再好不過了，急不如快，咱們馬上出發。」

□ □ □

這是大理杜氏王朝國師阮文才的官邸。

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

大理王朝雖然是南邊的小國小朝廷，但身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師府的豪華，還是足以令人艷羡得不在話下的。

何況，目前的阮大國師，還是大理王朝事實上的皇帝哩！

所以，目前的阮邸，不但豪華得賽似皇宮內苑，警衞之森嚴，也是無以復加。

□ □ □

樵樓已起四更。

刁斗森嚴的阮大國師官邸中，一片寂靜，也一片漆黑。

整個官邸，除了大門口照着四個雄赳赳、氣昂昂的四個跨刀武士的兩盞巨形燈籠之外，只有一個地方還透着燈光。

那個還透着燈光的地方，是阮大國師阮文才專用的小花廳。

小花廳還亮着燈光，自然表示小花廳中還有客人。

四更天還在接待的客人，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貴賓。

是的，這位貴賓，就是東方亮。

東方亮這個時候跑到這兒來，不可能是爲了搧火，也不可能是報喜，而絕對是報憂而來——向阮文才報告獨孤兄弟的死亡和杜冰心的來歷。

不說別的，只要看阮文才不斷地在踱着方步，不斷地以右拳猛擊自己的左掌，就足以證明一切了。

長得五官端正，福福泰泰，滿有大官氣概的阮文才，此刻，濃眉緊蹙，一臉的憂急神色，在後室徬徨着。

東方亮這位貴賓，則安詳地坐在客位上，獨個兒在飲着香茗。

半晌，阮文才才停下來，在東方亮對面的主位上坐了下來，注目問道：「東方兄，你這消息沒錯？」

東方亮正容說道：「在下親目所見，親耳所聞，絕對不會錯。」

阮文才苦笑道：「那幾個年輕人，目前已如此高明，如果等那個什麼姓龍的閉關七日，神功大成之後，那還得了。」

「是的，是很嚴重。不過……」東方亮神秘地一笑道：「國師，七天當中，很可能有

不少的變化。」

「噢……」

「不瞞國師說，我已經派司徒仇在暗中盯着他們，只要知道了龍慕白閉關的地點，準保他在這七天之中吃不了，兜着走。」

「對！這倒是一個好辦法，只是……」

阮文才欲言又止。

東方亮注目接問：「國師還有什麼顧慮的？」

阮文才沉思着，道：「我在想，他們會不會臨時變更計劃，來一個出其不意的乘勝追擊？」

阮文才不愧是深謀遠慮的老狐狸，居然一下子就猜中群俠方面的企圖。

東方亮道：「國師担心他們今宵就進犯國師官邸？」

「東方兄認爲呢？」

「我不排除這個可能。」

「那麼東方兄有何良策？」

「我想，我也暫時留在國師府中，必要時，可以助上一臂之力。」

「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還有，方才我說過，此行還帶來了一項很實用的小禮品。」

阮文才笑道：「來自東方世家的禮品，一定無比珍貴，看來，我不可能有拒收的勇氣。」
微頓話鋒，忽然岔開話題，道：「有沒有見過『南天一鳳』段翠？」
阮文才道：「十多年以前見過，很美，人如其號，武功也很高。」
東方亮道：「我所帶來的禮品，論面貌，是不如段翠，但很經看，越看越有味道……」
阮文才目光爲之一亮，道：「東方兄的禮品，是一個美女？」
「是的，國師是大行家，當明白，越看越有味道的平凡女人，比起乍看很美，却越看越覺得缺點越多的所謂美女來，有意思得多了。」
「對對對……想不到咱們還有此同好。」
「我所說的這個女人的武功，比起段翠來，也只强不差。」
「那好極了，還可以作爲貼身保鏢。」
「我也正是這個意思，我了解國師武功高絕，但加上這位貼身保鏢之後，更可以高枕無憂了。」
阮文才一臉的興奮，沒接腔。
東方亮又道：「而且，她還工於內媚，床笫功夫，也同她的武功一樣的高明。」
阮文才嚥下一口口水，仍未接腔。
東方亮也嚥了一口口水，道：「還有，對於一般人要求女人所具備的五字訣，她也全有

……」
越說越荒唐，也越不像話了。
還好，總算還沒將那「五字訣」明說出來。
但，阮文才已經是心癢難搔地，有點兒迫不急待了。
他，再度嚥下一口口水，道：「東方兄，人在哪兒？」
東方亮笑笑道：「人，就在屋頂上。」
接着，仰首低喚一聲，道：「媚娘，下來吧！」
如響斯應，一道人影穿窗而入，燭影搖紅中，小花廳中已多出一個綽約多姿的黑衣女郎。
那赫然就是崔姑娘。
不錯，崔姑娘就是那種初看不怎麼樣，但却越看越有味道型的女人。
崔媚娘年紀已不小了，應該是三十出頭的人了，但却還保持着少女的身材。
以往，由於一直穿着旣寬又長的衫裙，將她那美好的身材埋沒了。
今宵，她穿的是黑色勁裝，襯托得該大的地方大，該小的地方小，一點都不含糊。
尤其是，她的雪白皮膚，在黑衣裳的陪襯下，更顯得瑩白如玉，光可鑑人。
而且，平常不打扮的她，今宵却是薄施脂粉，淡掃蛾眉，更平添幾分撩人的風韻。

□　　□　　□

阮文才目光爲之一亮間，崔媚娘已向著他盈盈一福，道：「崔媚娘參見國師。」

阮文才那貪婪的目光，在她周身上下掃覩着，樂得呵呵大笑道：「好，好，好一位既美又艷的巾幗英雄。」

東方亮含笑接道：「不是英雄，是英雌。」

「我阮文才就是喜歡英雌。」阮文才一掌拍上東方亮的肩頭，咧嘴笑道：「東方兄，這一份厚禮，我是敬領了，記着，當有一天，我夙願得償時，你東方兄就是我的國師。」

「那我先謝了。」東方亮向崔媚娘笑笑道：「好好伺候國師，隨時隨地都要特別當心。」

崔媚娘嬌應道：「妾身記下了。」

東方亮又向阮文才笑道：「打擾太久，我該告辭了。」

緊接着，却擠擠眼睛，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國師也請快點安歇吧！」

阮文才含笑揚眉道：「來人，送東方大俠去賓館安歇……」

東方亮截口接道：「不用，已經快天亮了，我還要去四周巡視一番。」

「那就偏勞東方兄了。」

「哪裏，哪裏，這是我這個未來的國師應盡職責呀！哈哈哈……」

「哈哈哈……」

狂笑聲中，阮文才擁著崔媚娘的纖腰，走出了小花廳。

□　□　□

阮文才官邸後，是一條小巷道。

雖然有一道高達三丈的圍牆，將小巷道隔開，但自從上次杜冰心有過暗探官邸又脫逃的記錄之後，這兒的警戒也加强了。不但圍牆內有暗樁，圍牆外也有跨刀武士定時巡邏。

就當東方亮在小花廳中跟阮文才密談的同時，以「識途老馬」杜冰心爲嚮導的文百川等人，已到了巷道中。

不過，那只有文百川、龍慕白、董小梅、杜冰心等四人，功力較次的文雪兒却沒看到。

但他們剛剛進入巷道，就碰到定時巡邏的兩個跨刀武士。

巡邏武士碰上文百川等人，好有一比——兎子碰上獵犬，在劫難逃。

不過，那兩個武士比獵犬利爪下的兎子幸運得多，並沒丢掉老命，只不過是被點了昏穴，外衣被剝掉而已。

那被剝掉的外衣，套上了龍慕白、杜冰心二人身上。

由於距天亮已不遠，不得不一切都講究速度。

所以，當龍慕白、杜冰心二人改裝成巡邏武士的同時，文百川、董小梅也已經將那兩個「活死人」隱藏在拐角處的陰影中。

龍慕白、杜冰心二人藝高人胆大，一式「旱地拔葱」，越過圍牆，飄落後花園中。

迎接他們的，是兩把雪亮的鋼刀。

但那兩把鋼刀才遞出一半，又在一聲驚「咦」中硬行收了回去。

發現是自己人，當然會半途收招。

由這一點，證明那兩把鋼刀的主人應變神速，並非庸手。

但，碰到龍慕白、杜冰心二人，並非庸手的人也成了庸手，莫名其妙地被制倒了。

掃除障礙之後，杜冰心輕輕彈指，文百川、董小梅二人也相繼越牆而入。

杜冰心低聲招呼：「跟我來。」

一行四人，在杜冰心的前導下，向阮文才所住的精舍淌進。

□　□　□

東方亮很有信用，他果然在四週巡視着。

現在，在阮府總護院江玠的陪同下，跟杜冰心等人不期而遇。

幸虧杜冰心等四人是分成明暗兩路淌進——杜、龍二人在明，文、董二人在暗。

好在是黑夜，而後花園中，又多的是假山和花木，憑文、董二人的高明身手，很容易混過去。

當龍、杜二人發現東方亮、江玠迎面而來時，一面凝功待變，一面向對方默然行禮。

東方亮含笑點首，並搶先說道：「好，好，諸位多辛苦一點，尤其在這天亮前的最黑暗

時間中，更要特別當心。」

龍慕白含含糊糊地應了一聲，等對方兩人通過之後，才繼續前行，並在心中咒罵着：「見你娘的大頭鬼………」

後面却傳來東方亮的語聲道：「江兄很能幹，這兒的警衞，已經是非常嚴密了。」

江玠的語聲道：「多謝東方大俠的誇獎………」

龍慕白、杜冰心二人互相投過一個會心的微笑，繼續向他們的目的地淌進。

□　□　□

阮文才那豪華的寢室中。

牙床上，一床薄薄的錦被，遮蓋着一對極度狂歡後的男女——阮文才和崔媚娘。

崔媚娘髮亂釵橫，俏臉上酡紅未褪，顯得格外嬌慵，也格外逗人遐思。

阮文才好像意猶未盡，仍然擁着她的嬌軀溫存着，並賊忒嘻嘻地笑道：「東方亮沒有騙我，媚娘，妳，算得上是女人中的女人，尤其是乾、香、熱、緊、淺五字齊備，篩、簸、扭、擰四功俱佳………」

崔媚娘嬌嗔地截口叱道：「還敢說！」

阮文才涎臉邪笑道：「夫人叫我不說，我就不說。」

崔媚娘又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身爲國師，這種話，也虧你說得出口。」

阮文才邪笑如故地道：「國師也是人，床笫之間，裸裎相對之下，有什麼話不能說的……

……」

寢室外忽然傳出一串奇異語聲，道：「國師，有客來。」

阮文才臉色一變，反手一掌，將丈遠外的燭光擊滅，挺身而起。

這是天亮之前的一段最黑暗的時間，怎會有客人來。

卽使是眞有緊急事故前來的客人，也必須經過傳稟才行。

沒有經過傳稟就到了寢室門外的客人，那只有一種情況，絕對是惡客或刺客。

所以，阮文才才有上述的反應。

平心而論，阮文才的反應的神速，是沒得話說的。

□ □ □

不錯，已經來到阮文才寢室外的，是惡客，也是刺客。

那是龍慕白和杜冰心二人。

龍慕白在杜冰心的前導下，輕車熟路地，沿途只經過三次盤查，都被他們輕易制倒，役出過紕漏。

卽使是制住寢室外的兩個警衞時，也做得乾淨俐落，沒發出任何聲息。

寢室外的附近，並沒有第三個警衞，那麼，這個出聲向阮文才招呼的人，又是何方神聖

呢？

當龍慕白、杜冰心二人明白是怎麼回事時，都禁不住爲之啼笑皆非。

原來，那是一隻能說話的鸚鵡。

當龍慕白、杜冰心二人苦笑着向牠打量時，牠也正偏着小腦袋，在向他們端詳着哩！

就這當口，才胡亂地穿上衣衫的阮文才，已仗劍啓門而出。

龍慕白、杜冰心二人還是阮府武士的裝束，阮文才也只是認衣不認人地脫口叱道：「是甚麼客人？」

龍慕白搶先答道：「客人在花園中。」

話聲中，已拉着杜冰心退到三丈外的花圃中。

龍慕白之所以要拉着杜冰心迢到花圃中，是由於對方身手高絕，而花圃中不但地勢開濶，可以聯手齊上，必要時並有文百川、董小梅二人支援。

阮文才也跟踪而來，精目一掃之下，接問道：「人呢？」

龍慕白含笑接道：「咱們兩個就是。」

緊接着，三把兩把地，雙雙撕下武士外衣，現出了本來面目。

杜冰心一銼銀牙，道：「老賊！還認得我嗎？」

阮文才微微一怔之下，苦笑道：「高明！」

一頓話鋒，又飛快地接道：「老夫雖然不認識妳，却已經知道，妳就是十一年前的漏網之魚，杜瑜的女兒杜冰心。」

杜冰心冷笑一聲道：「也知道姑奶奶我，今宵是索命來的？」

阮文才呵呵大笑道：「老夫的命是現成的，只怕妳沒這個本事索得去。」

龍慕白心知對方是借狂笑聲召集人手。

所以，他當機立斷地，沉喝一聲，道：「大姊，咱們上！」

「上」字聲中，雙劍成交剪狀，向阮文才攔腰疾斬而來。

阮文才雖然已經由東方亮口中知道了這些年輕人不好惹，但他一方面由於自視甚高，也自恃寶刀未老，另一方面也認爲東方亮過於誇張對方的身手。

因此，他存心一試對方份量，以九成眞力，劍演「分花拂柳」，硬接硬架。

在他的想像中，憑自己數十年的修爲，這九成眞力的「分花拂柳」，縱然不能將對方的長劍震飛，也該震盪開去才對。

可是，他忽略了龍慕白手中那無堅不摧的震天寶劍，因而他那招「分花拂柳」才施展一半，已經是劍毀人傷——手中寶劍被削成兩段，一條左腿也被齊膝砍掉。

他的左腿，是被杜冰心砍斷的。

這還是他功力高，反應快所致，如果他的功力稍遜，反應稍慢，那就當場被腰斬了。

龍慕白跟杜冰心之間，已有協議，儘可能讓杜冰心達到手刄親仇的目的。

所以，龍慕白協助杜冰心使阮文才劍毀人傷之後，並未乘勝追擊，而只在一旁掠陣。

□ □ □

阮文才不但功力高絕，也夠狠。

他，在左腿被砍斷的情況之下，居然能一衝三丈多，到達他那幢精舍的大門前，並還將半截斷劍以甩手箭的手法，脫手射向「啣尾」疾追的杜冰心，然後，才揚聲大叫：「媚娘救我。」

崔媚娘爲甚麼還沒出現？

這就是女人較男人爲難的地方。

狂歡過後，還光着身子的阮文才，可以胡亂地披上衣衫，衝出來應變。

但，同一情形之下的崔媚娘，却不能這樣做。

何況，她跟阮文才之間，根本談不上一絲感情，其所以同阮文才上床，完全是由於利慾薰心的東方亮所一手促成的。

更何況，她在房間中，已看到了外面的一切，縱然她不顧一切地衝出去，也救不了阮文才，甚至還可能賠上自已的老命。

所以，阮文才的緊急呼救，並沒獲得任何反應。

但，杜氷心已一劍格開那向她疾射而來的半截斷劍，疾射而前，寒芒一閃，又是一劍橫掃。

阮文才單足一躍，衝進大門，又一躍……

阮文才夠强，夠狠。

身負重傷之下，猶能像生龍活虎似地，逃過杜氷心的兩次追殺。

但他那情急逃命的「又一躍」，却沒有「躍」起來。

原因是，一旁替杜氷心掠陣的龍慕白，及時「賞」了他一粒小石子。

小石子擊在他那僅剩的右腿膝彎上，于是，他那「又一躍」就功敗垂成，而他的腦袋也跟着搬了家。

當然，他的腦袋是被杜氷心所一劍砍掉的。

這些，說來雖嫌冗長，但，實際上，却是雙方交手的刹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也就當阮文才人頭落地之間，崔媚娘已恢復一身勁裝，俏立門口。

同時，東方亮、江玠二人也疾瀉當場。

東方亮二話不說，疾喝一聲：「快走……」

立即偕同崔媚娘長身飛射而去。

江玠就着疾瀉當場之勢，一刀劈向杜氷心。

但他一刀劈向杜氷心的同時，却眼看東方亮居然「臨陣脫逃」，不由「咦」了一聲。

不！只能算是「咦」了半聲。

因爲，他的「咦」聲才出口，手中鋼刀已被杜氷心一劍震飛，人頭也跟着滾落一旁。

緊接着，暴喝連連，阮府中的高手紛紛趕到。

龍慕白、杜氷心二人都立卽陷入包圍之中。

憑龍慕白、杜氷心二人的身手，對方人數再多，也有如飛蛾撲火，有去無回。

因而一時之間，殺聲震天，慘呼陣陣，三五個照面間，已陳屍十具以上。

龍慕白還算冷靜，殺的人並不多。

但杜氷心却好像殺紅了眼，也許她是想到了自己和舅父家數十條人命的滅門慘禍，而怒火高漲，因而下手絕不留情。

那十多具屍體，有五分之四都是她的「傑作」。

而且，她好像越殺越有勁，儘管已經加入混戰的文百川、董小梅和龍慕白等三人都同聲招呼她撤退，但她却聽如未聞，仍然是像砍瓜切菜似地亂殺一通。

阮府中的高手，還不知道他們所保護的國師已經遭了報應，仍然像潮水一般，一波一波地湧了上來，而且，實力還一波比一波强。

文百川畢竟比較冷靜，眼看東方已經發白，如果城防官兵趕來，更難善了，因而當機

立斷地衝向杜氷心身邊，沉聲喝道：「氷心，跟我走！」

「還想走，留下命來！」

接口的是兩個黃衫老者，一個使刀，一個使劍，分別將文百川、杜氷心二人截住，而且還戰成平手。

杜氷心揚聲喝道：「這兩個，都是跟獨孤兄弟一樣的老魔頭，二弟、四妹，給我殺！」

那兩個黃衫老者雖然能分別跟文百川、杜氷心二人打成平手，但却敵不過持有震天寶劍的龍慕白和董小梅參戰後的聯手攻勢。

所以，不到三招，就分別死于震天雙劍之下。

死亡，畢竟是令人恐怖的。

阮府的高手們，由於被殺寒了胆，也由於頭頭們都已伏誅，沒人督促，再也沒人繼續向前送死。

一場殘酷的大屠殺，自然停止了。

但，就當群俠們準備離去之際，現場已被大批官兵所包圍。

文百川不禁苦笑道：「東方亮這個人，可眞能幹。」

杜氷心訝問道：「文伯伯認爲，官兵是東方亮叫來的？」

「如果不是東方亮在搗鬼，官兵們哪有這麼高的辦事效率。」

「唔……這樣也好。」

「也好？」

「我跟他們進宮去一趟。」

一個將軍裝束的人，在十名兵勇簇擁之下，大步走了過來。

杜氷心入目之下，目光爲之一亮，道：「好極了，我認識他。」

那將軍模樣的人，目光朝現場一掃，不由臉色大變地，怒聲叱道：「大胆叛逆，胆敢刺殺國師！」

杜氷心俏臉一沉，道：「杜立人，你可能不認識我了吧？」

杜立人一怔之後，目光深注地道：「妳……？」

「我叫杜氷心，小時候，曾經叫你『叔叔』。」

「哦……」杜立人臉色又一變。

「你，本來是先父的得力助手，先父待你可不薄。」

「是是……這個我知道。」杜立人一臉的尷尬笑容。

「可是，先父蒙寃被害之後，你不但不曾感恩圖報過，反而投入了阮老賊的門下。」

「姑娘，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妳不了解……」

杜氷心冷然截口道：「對於官場中事，現在，我很了解。」

杜立人苦笑道：「那……也能諒解我？」

「不錯，而且，我還可以促成你建一次大功。」

「怎麼說？」

「我問你，你還承認你是杜家的子孫嗎？」

「當然！」

「你也明白，大理王朝是杜家的？」

「是的。」

「你更明白，阮文才心懷不軌，其罪狀，可說是擢髮難數？」

「這……是的。」

杜立人這答話不夠爽快，又引起杜氷心的不快，因而臉色一沉，道：「是我寃枉了阮文才？」

杜立人苦笑道：「我可沒有這麼說呀！」

杜氷心冷然接問：「阮文才是不是死有餘辜？」

杜立人這下子答得很爽快：「是的。」

當然，這道理也很簡單。

杜立人既然是杜氷心父親杜瑜的助力，杜瑜含寃負屈，遭到滅門慘禍之後，又能改投杜瑜的仇人阮文才的門下而飛黃騰達，自然是善觀氣色，見風轉舵，八面玲瓏的人物。

而且，他對阮文才的實力一定最為了解。

憑阮文才的實力，都慘死在目前這二男二女的手中，如果自已不識相，豈非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何況，杜氷心還說過，不但諒解他的處境，還要促成他建一次大功。

憑他那靈活的頭腦，和杜氷心所問的話意中去揣摩，對杜氷心所說的「奇功」，已猜了個八九不離十。

所以，現在，他對杜氷心「乖」起來了。

□ □ □

杜氷心注目接問道：「那麼，當年先父是不是叛逆犯呢？」

杜立人毫不猶豫地道：「那當然是阮文才故意栽贓陷害的。」

「那麼，目前的事，你打算如何處置？」

「請姑娘吩附。」

杜氷心却又岔開話題，道：「你現在掌握大理王朝一半的兵權？」

杜立人道：「是的。」

「也兼管京城警衞？」

「是的。」

杜冰心道：「這就行了，你比我聰明，該懂得如何去做，憑你目前的權勢，也有力量自由發揮，沒人胆敢掣肘。」

杜立人像個馴順的部下在聽訓，一臉肅容，只聽不說。

杜冰心又道：「但是，有兩項原則，絕對不能違背。」

杜立人正容說道：「請姑娘指示。」

杜冰心一個字一個字地接道：「第一、杜氏王朝的道統不容變更。」

「是！」

「第二、先父的沉冤必須洗刷，公佈週知，並由朝廷明令褒揚。」

「是！」

「你答得夠爽快。」杜冰心冷冷地一笑道：「但我提醒你一聲，如果你口不應心，那麼，目前的阮文才，就是榜樣。」

「是！」杜立人苦笑着接道：「姑娘，有妳在暗中監視，我有幾顆腦袋，胆敢違背妳的意旨？」

杜冰心道：「你明白就好。」

杜立人道：「其實，方才當姑娘原諒我的過去時，我就已經想到要完成姑娘所吩附的兩件事情了。」

「噢…………」

「姑娘…………」

杜立人欲言又止。

杜冰心冷然接道：「有話就說，別吞吞吐吐的！」

「是。」杜立人有點不自然地一笑道：「姑娘，如果我說錯了，妳可得多加包涵。」

杜冰心道：「說吧！」

杜立人輕嘆一聲之後，改以傳音入密功夫說道：「姑娘，以妳的人品、武功、聰明才智，以及猶勝鬚眉的豪情壯志和超人的魄力，如果由妳來接替王位，則杜氏王朝必然…………」

杜冰心擺手制止他道：「夠了！想不到你也成了一位內外兼修的一流高手了。」

杜立人訕然一笑道：「姑娘過獎。」

一頓話鋒，又以傳音功夫說道：「姑娘，不是我有意在姑娘面前賣弄我的傳音功夫，只是，這種話題，不便當衆談論。」

「我了解。」

「姑娘當也了解，今上還年幼，又太懦弱…………」

「這問題不許再提。」杜冰心也以傳音功夫說道：「你很能幹，又富權謀，只要你不懷二心，那麼，今上有你輔佐，杜氏王朝一樣地有光明的遠景。」

接着，又以普通語聲談道：「記住我的話，我要走了。」

杜立人很誠懇地說道：「姑娘金玉良言，下官當永記心底。」

「那很好。」杜氷心扭頭向文百川等人說道：「文伯伯，咱們走吧！」

夜盡天明，文百川等人在杜立人的恭送下，快步離去。

□ □ □

當杜氷心、文百川等人離去之後，圍牆外却有三個人在低聲密談着。

那是司徒仇、東方亮和崔媚娘。

司徒仇一臉得意神色。

崔媚娘木然呆立，無任何表情。

東方亮則一臉悻然神色道：「一切都是白忙，眞他媽的活見鬼。」

司徒仇似笑非笑地道：「東方兄，不是我放馬後炮，你之所以鬧出這『賠了夫人又折兵』的笑話，怪只怪你自己利慾薰心，才想出這餿主意，可怨不了別人。」

東方亮道：「不怨別人，却該怨你。」

「怨我？」

「唔……」

「這話由何說起？」

「我問你，負責盯住文百川那批人的人是誰？」

司徒仇禁不住啞然失笑道：「哦……原來你說的是這個。」

東方亮冷笑道：「結果，你却把人盯丢了。」

「可是，我另有收穫。」

「那是另一回事。」

「總是你有理由。」

「本來就是，如果你能及時知會我一聲，又何至於弄出這種賠了夫人又折兵的糗事來。」

「我怎麼會想到你會有這樣的餿主意哩！」司徒仇苦笑着接道：「算了，事情已經過去，不用再提了。」

東方亮道：「你說得多輕鬆！」

司徒仇向崔媚娘偷偷地瞟了一眼，伸了一下舌頭，道：「其實，這種事情，也談不上吃甚麼虧，崔大姊，妳說是嗎？」

一直木然呆立的崔媚娘，哼了一聲，道：「小滑頭，你再油嘴滑舌的，當心我賞你兩記耳聒子！」

司徒仇又伸了一下舌頭，道：「好大姊，下次不敢了。」

接着，又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其實，我逮住那丫頭，好處還不是大家的。」

那丫頭？
逮住那丫頭？
聽司徒仇這語氣，莫非是文雪兒被劫持了？
對了，文雪兒由於功力較低，沒參加突襲國師府的行動，負責盯住文百川等人的司徒仇，自然不會放棄這大好機會而可能討了一個便宜。
是的，文雪兒就在她落單的那段時間，被暗中盯梢的司徒仇所劫持了。

□　□　□

文雪兒本來是被秘密安置在一家農戶中。
現在，文百川人已回到那兒，却是一個個滿臉焦急神情。
杜冰心手中持着一紙便箋，那是司徒仇留下來的。
便箋上，潦草地寫着：「今夜三更正，洱海赤文島旁恭候俠駕。司徒仇敬草。」
半晌，董小梅才苦笑着首先打破沉寂道：「司徒仇之所以劫持三姊，還是爲了震天雙劍和九原清笈。」
杜冰心「唔」了一聲，道：「大概是吧！」
董小梅道：「我想，震天雙劍也好，九原清笈也好，都是身外之物，比不上三姊的安全，所以，我主張以九原清笈和震天雙劍去換人。」

目光移注龍慕白，道：「二哥，你說呢？」
龍慕白點點頭，道：「我也正是這麼想。」
杜冰心道：「好！那咱們就決定這麼辦。」
文百川苦笑着一嘆，道：「眞該死，我爲什麼不把雪兒帶在身邊。」
杜冰心也輕嘆一聲，道：「文伯伯，事情既已發生，也就不用後悔了。」
董小梅道：「其實文伯伯當時的顧慮並沒錯，怪只怪，司徒仇那小子老是陰魂不散地，暗中盯着咱們，而咱們也居然不曾察覺到。」
龍慕白道：「所以，我想，今晚交換人質之後，一定設法立卽將司徒仇和東方亮二人除掉，這才是一勞永逸的上策。」
「對！」杜冰心正容接道：「那兩個如不立卽除掉，咱們今後將永無寧日。」
文百川道：「如果震天劍到了他們手中，要想除掉他們，談何容易。」
龍慕白道：「我想，困難是可以設法克服的，總而言之一句話，咱們絕對不能再姑息那兩個，一切到時候見機而行。」
兩個女嬌娃同時點首，道：「對！絕對不能姑息他們。」
「既然大家都這麼決定，我想。」文百川一正神色，凝注龍慕白，徐徐地接道：「慕白，我也不用再瞞着你了。」

龍慕白訝問道：「文伯伯瞞過我一些甚麼？」

文百川道：「本來，爲了怕影響你的武功進境，是打算等你閉關七日之後，再告訴你的。」

「是很嚴重的事情？」

「是的，所以，在我說出之前，你必須先在心理上有個準備。」

龍慕白身軀微震，然後猛地吸進一口清氣，道：「文伯伯，我已經準備好了。」

文百川這才長嘆一聲，道：「慕白，令尊已經去世了。」

龍慕白臉色大變，整個身子都搖晃了一下。

但他畢竟早已於文百川的嚴重語氣中，做好了接受非常打擊的準備。

所以，他雖然乍聞之下，震驚得搖晃一下，却並未昏倒。

而且，於再度吸進一口清氣之後，目注窗外虛空，居然以極平靜的語氣問道：「文伯伯，先父是被人殺死的？」

文百川道：「是的。」

「仇家是誰？」

「司徒仇。」

「司徒仇？」龍慕白那悲憤莫名的目光，移注文百川問道：「司徒仇爲甚麼要殺我父親？」

「因爲……」

接着，文百川將他所身經目睹的龍慕白父親龍雄遇害的經過，娓娓地說了一遍。

龍慕白靜靜地聽完之後，才目含痛淚，仰首「喃喃」自語，道：「想我龍家一向忠厚傳家，我爹更是濟困扶危，仁俠廣被，到頭來，却落得這樣的下場，老天爺，你爲甚麼這樣的混帳！」

說到最後，聲淚俱下。

兩個女嬌娃同聲驚呼：「慕白……冷靜一點。」

文百川連忙搖手制止，道：「讓他發洩一下，對身體只有好處。」

杜氷心恍然地道：「對，將悲憤壓在心中，那會傷人於無形……」

龍慕白忽然穿窗而出，瀉落院落中，寒芒連閃，院落旁一塊重逾萬斤的巨石，被他以震天劍砍成百十小塊，然後，仰天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說道：「蒼天在上，如果我龍慕白不能將司徒仇的心肝挖出來，祭奠先父和我龍家死難族人的在天之靈，我龍慕白有如此石！」

語聲鏘鏘，擲地有聲，令人爲之熱血沸騰，不能自已。

文百川向兩個女嬌招招手，一同走向室外，向龍慕白沉聲說道：「慕白，現在，你該冷靜下來了。」

龍慕白幽幽地道：「文伯伯，我很冷靜。」

「那麼，我有話說，請聽好。」

「文伯伯請吩咐。」

「從現在起，你們三個，都得在這農家好好調息，養足精神，準備晚間的厮殺。」

「是。」

「調息時，一定要有一人担任警戒。」

「我懂。」

「如果我天黑時還沒回來，可由冰心率領，逕行前往洱海赴約，我一定在三更之前趕到。」

杜冰心訝問道：「文伯伯，您要去哪兒？」

文百川道：「這個，我暫時不想說。」

董小梅道：「文伯伯此行，必然跟營救三姊的事有關？」

文百川點點頭道：「不錯。」

龍慕白不加思索地道：「我也去。」

文百川道：「不！此行不是去厮殺，去再多的人也沒用。」

董小梅美目一轉，道：「我知道了。」

杜冰心含笑接道：「妳知道甚麼？」

「文伯伯是去找段翠。」

「哦……」

文伯伯苦笑道：「我就知道瞞不過妳這個鬼精靈。」

「其實，我不過是旁觀者清而已。」董小梅悠悠地接道：「想想看，憑文伯伯、段翠、東方亮三者之間的關係，再加上段翠又是三姊的母親，那麼，文伯伯去找段翠，不是最好的辦法嗎？」

杜冰心嬌笑道：「對對對，這的確是最好的一個辦法。」

文百川輕輕一嘆，道：「比起以武林瑰寶去換人來，這當然是好辦法，但成功的機會並不大。」

杜冰心道：「不論成功機會的大小，既然有這條路，去試試也是好的。」

文百川苦笑道：「是的，我也是抱着姑妄一試的心情前去的。」

三個年輕人同聲說道：「祝文伯伯馬到成功。」

「多謝你們的祝福！」

□ □ □

段翠的住所在點蒼山天柱峯麓的一個峽谷中。

那幽美的峽谷，龍慕白、董小梅都曾經于一年半之前去過，入口處是由天險配合土木機關所控制，沒有裏面的人接引，外人是不容易進去的。

對「南天一鳳」段翠來說，目前的文百川，當然是外人。

往日恩情付流水，從此文郎是路人。

「外人」與「路人」，都不能隨便進入段翠所居的侯府。

因此，文百川只好在谷外痴痴地等——等待一個適當的機會。

文百川很有耐性。

從辰初一直等到午未之交，足足等了三個時辰之後，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等到機會了——而且，還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是段翠的一個貼身使女由外面回來。

那個使女已經三十出頭，在段翠還是段氏王朝的公主時就伺候段翠的。

既然是段翠身邊的「老人」，儘管已經多年不見，文百川還是能認得出來。

當下文百川心頭一喜之下，立即由隱身處出來表明身份，並說明自己的企圖。

那使女當然也知道文百川過去跟段翠有過一段不尋常的淵源，而且，也還認得文百川。

但她對文百川的要求却不敢答應，只承諾將他的意思轉陳段翠，一切由段翠自己決定，並要文百川在原地靜候佳音。

於是，文百川只好又在原地痴痴地等了。

期待中的時間，在感覺上是比較過得慢的。儘管段翠只讓文百川等了半個時辰就出來了，但對文百川而言，這半個時辰却好像比一年還要難挨。

段翠著一身翠綠衫裙，仍然面蒙紗巾。

她出谷之後，向文百川的藏身處做了一個「跟我走」的手勢，就快步通過，循右邊小徑，向一片原始森林中加速走去。

文百川連自己也分辨不出是一種怎樣的滋味，以十多丈的距離，跟在後面，亦步亦趨。

瞧着前頭仍然顯得婀娜多姿的段翠的背影，文百川没來由地想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們兩人第一次約會的情景，跟目前多麼近似。

逝者如斯乎，不捨晝夜，過去了的一切，永遠不會回來了。

思念及此，文百川不禁發出一聲輕微却很深長的嘆息。

嘆息聲中，他已察覺到，後面十多丈處，有人跟踪他，而且是兩個輕功很高的人。

他苦笑着心口相問：「這，是不是也算『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呢？」

前頭的段翠，已進入密林中，但當她進入密林中的刹那之間，却又回身指了指後面，做了一個「砍殺」的手勢。

很顯然，段翠早就知道有人在盯他們的梢了。

段翠打過一個「砍殺」的手勢之後，即隱入那茂密的森林中。

文百川若無其事地放緩脚步，安詳地前行。

儘管那跟踪他的人輕功造詣很高，也儘管他不曾回過頭，但，憑他那精湛的內功，就能

察覺到，那兩個人一直以十五六丈的距離在跟着他。

卽使是當他的速度放慢時，後面那兩個也跟着慢了下來。

當文百川快要到達密林邊緣時，後面的人終於說話了：「那位朋友，請等一等。」

文百川沒有「等」，也沒答話，繼續安詳地前行。

「呼」地一聲，兩道人影越過文百川的上空，瀉落密林邊。

那速度之快，與身法之輕靈美妙，足以證明，他們的輕功是一流的。

那兩人瀉落密林邊之後，立卽以另一個美妙的姿勢轉過身來。

現在，文百川不用回頭，也能看清楚了。

那是兩個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一着青衫，一着灰衫，兩人都腰懸長劍。

當文百川向那兩人冷眼打量時，那兩人中的灰衫人沉聲問道：「叫你等一等，你沒聽到？」

文百川曼應道：「好像聽到了。」

「聽到了爲何不停下來？」

「因爲，你叫的是『那位朋友』，但在下我可不是你的朋友。」

那灰衫人冷笑道：「別說廢話……」

文百川飛快地接道：「我也贊成。」

那灰衫人目光深注地問道：「朋友意欲何往？」

「我再說一遍，咱們不是朋友。」

「那麼，你老小子意欲何往？」

「如果你將『老小子』中的那個『老』字去掉，在下就覺得更受用了。」文百川含笑接道：「我不過是隨便走走。」

接着，又笑問道：「怎麼？有甚麼不對？」

那灰衫人道：「沒甚麼不對，只是此路不通。」

「此路不通？」

「不錯。」

「不對吧！方才，不是就有一位大嫂進去了嗎？」

「就是由於有一位大嫂進去了，你才不能進去。」

文百川爲了沖淡心中由于見到段翠時的那種奇異滋味，才不得不故意尋對方開開心，而說出一些廢話來。

現在，他的心情已經平靜下來，沒有再耽擱下去的必要了。

所以，他忽地臉色一沉，道：「如果我一定要進去呢？」

那灰衣人冷笑道：「那你是自已找死！」

「鏘」地一聲，兩人都已亮出長劍。

文百川也冷笑一聲，道：「老夫就是不信邪！」

說話間，昂首濶步，向對方兩人身前走去，並沉喝一聲：「閃開！」

寒芒一閃，對方兩枝長劍一取文百川的小腹，一取文百川的咽喉，上下交征，疾如電掣地直刺而來。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由這第一招的氣勢，就可以證明，這兩個人不但輕功一流，劍法也是一流的。

很可惜，這兩個一流高手運氣太壞，所碰上的是已可列入當代武林中少數頂尖兒高手之列的文百川。

而文百川更是救女心切，打的是速戰速決，一招殺敵的主意。

所以，當對方兩人的長劍疾刺而來的瞬間，他的身子像「沖天炮」似地，筆直躍起，雙足分踢！

「叭」地一聲，那兩個對手的腦袋被踢得稀爛，分別倒斃丈八之外。

密林中適時傳來段翠的語聲道：「將屍體扔到山澗中去，消除現場痕跡。」

「是。」

當文百川做好這些後，進入密林中時，段翠已坐在林中約莫五丈處的一塊大石上，並抬

手一指她對面的一塊大石道：「請坐。」

段翠由於戴着面紗，看不出她的臉部表情。

但由她那平靜的語聲中忖測，即使她也跟文百川一樣，于重逢的刹那間有甚麼激動，現在也是平靜下來了。

文百川默默地在她對面坐下，輕輕地嘆了一聲。

段翠面紗波動了一下，幽幽地問道：「你還恨我？」

文百川苦笑着搖搖頭。

段翠又道：「如果你還恨我，現在，不論你要對我怎樣報復，我都不反抗。」

「小翠，妳明白，也該了解，我此行不是爲了報復而來。」

「唔……」

「老實說，當一個人被他的情人置他于死地，倖而不死之後，如果說他不恨他那個情人，那絕對是欺人之談。」

段翠的面紗又波動了一下，沒接腔。

「但，那都已經過去了，現在，我想開了。人生苦短，青春有限，爲甚麼還要用仇恨來戕害自己。

「我愛過，也被愛過，我也有一對天仙化人的女兒，上蒼對我已經算是不錯了，所以，

即使我現在死去，也沒甚麼遺憾了。

「再說句不怕妳生氣的話，如果沒有妳當年那惡毒的行動，如今，我又怎能有這一身還算過得去的武功。

「所以，我對妳是一點兒恨意都沒有了，眞的。」

文百川一口氣說到這兒，才笑問道：「小翠，相信我的話嗎？」

段翠點點頭道：「現在，我相信了。」

一頓話鋒，又道：「聽說你現在在這一身高絕的武功，也等於是我段家祖先傳授你的？」

「不錯。」

「老天爺也未免太會捉弄人了。」

文百川苦笑着，沒接腔。

段翠沉思着道：「百川，我有一段隱情，如果說出來，不知你相不相信？」

文百川笑笑道：「現在，我也算是一頭老狐狸了，對於哪些話該信，哪些話不該信，我會用頭腦去判斷後再決定。」

「很好。」段翠接問道：「百川，你復出後，跟東方亮狹路相逢時，東方亮誓言一定要殺死你，你知道那是爲甚麼嗎？」

「不知道，一直到現在，我還是想不通。」

「那你曾經怎樣想過呢？」

「我曾經想過，東方亮之所以要置我于死地，是由於妳我之間，有過一段情，並已有了一對美艷而又聰慧的乖女兒，而由妬生恨。」

「還有嗎？」

「有，我也曾經想過，他担心我復出後，妳我之間，會舊情復燃。」

「那麼，你自己認爲，哪一項構想比較接近事實呢？」

「我自己認爲，都不接近事實。」

「怎麼說？」

「因爲，前一項太牽强，後一項又太荒唐。」

「噢……」

文百川苦笑了一下，道：「小翠，如果妳站在我的立場，妳于死裏逃生，事隔多年之後，還會有舊情復燃的可能嗎？」

「是不可能。」段翠也苦笑道：「但事實上，東方亮之所以必欲殺你才甘心，爲的就是怕你對我舊情復燃。」

文百川一楞道：「是東方亮自己告訴妳的？」

「不錯。」

「甚麼理由？」

段翠忽然岔開話題，道：「百川，崔媚娘是東方亮最寵愛的姘頭，你知不知道？」

文百川道：「現在已經知道。」

段翠道：「目前，我跟東方亮之間，連『貌合神離，同床異夢』這八個字都談不上了，也知道嗎？」

文百川一怔，道：「這個……我倒是沒聽說過。」

段翠幽幽地一嘆，道：「東方亮這個人，看外表，堂堂一表，滿像個人樣，但他那俊美的軀殼所包藏着的，却是一顆集陰險、狠毒、卑鄙、自私之大成的心。」

文百川沒接腔。

但他在心中苦笑着：「談到『狠毒』，妳跟他該算是半斤八兩了。」

當然，文百川沒有說出口來。

段翠又道：「我跟東方亮之間，情緣早了，目前只不過是同住在一個屋簷下而已。但他却基于自私的心理，不願我投入別人的懷抱。

「這也就是說，縱然是他早就玩膩了的女人，也不願意便宜別人。

「所以，他對我的防範，可說是甚于防範小偷，尤其是當你復出之後。

「方才，那兩個被你一腳踢死的人，就是專門負責監視我的。」

說到這兒，她自我解嘲地一笑道：「我常想，由於我過去的水性楊花，也由於我過去任意殺死過不少的男人，現在，我是在接受老天爺的懲罰了。」

文百川嘆了一聲，沒接腔。

段翠苦笑道：「現在，該言歸正傳了，東方亮之所以必要殺你，固然是爲了不願你我舊情復燃，另一方面，也是担心我向你揭穿他那不可告人的秘密。」

文百川道：「是甚麼秘密？」

段翠道：「所謂東方亮的秘密，也就是方才我問你相不相信的關于我的一段隱情。」

文百川苦笑道：「兜了那麼大一個圈子，我幾乎忘記妳那甚麼隱情了。」

段翠道：「現在，就要說到那段隱情了，但我還必須再兜那麼一個小圈子。」

文百川又苦笑道：「小翠，最好不要再兜甚麼圈子了，妳知道，我多麼急於要解救我的乖女兒。」

「你的乖女兒，難道不也是我的乖女兒？」

「當然也是妳的。」

「那麼，你放一千萬個心，我保證還你兩個又美又乖，鮮蹦活跳的女兒就是。」

文百川目光一亮，臉上陰霾盡消地含笑說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段翠悠悠地道：「現在，我可以再兜一個小圈子了吧？」

文百川道：「可以，可以，卽使再兜兩個、三個小圈子也不要緊了。」
「那麼，閉上眼睛，等我教你張開眼睛的時候再張開。」
「遵命。」
文百川含笑閉上了眼睛。
這一對歷盡滄桑，劫後重逢的情侶，好像又恢復二十多年以前的小兒女心態了。
此刻的文百川，眞是前塵舊夢，齊湧心頭，就像打翻了的五味瓶，分辨不出酸甜苦辣。
段翠又在下命令了：「現在，睜開眼睛。」
文百川張開了眼睛之後，却震驚得跳了起來，道：「妳……」
「妳」甚麼呢？
文百川沒接下去，像中了邪似地怔立當場。
因爲，呈現在他眼前的段翠，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了。
過去，色藝雙絕，名噪西南地區的段皇朝的公主，「南天一鳳」段翠，已變成了一位法相莊嚴的比丘尼。
她的面貌，還是那麼艷麗、美好。
由於經過巧奪天工的外科整容手術，她俏臉上所受的創傷，已只留下淡淡的痕跡，如非是特別注意，幾乎看不出來了。

不過，她的法相雖然莊嚴，但美目中，却蘊含着晶瑩的淚珠。
半晌，文百川才頓足長嘆，道：「小翠，妳這是何苦來！」
段翠淒然一笑道：「沒甚麼，只不過是表示我已經大徹大悟，眞的勘破紅塵了。」
一頓話鋒，又道：「同時，也爲了增强你對我那段卽將說出的隱情的信心，免得你懷疑我是別有用心。」
「那怎麼會呢！我已經說過，我有頭腦，可以判斷眞僞。」
「但我不希望有人以懷疑的眼光看我。」
「小翠，我可不曾懷疑妳。」
「我相信，但我不相信我自己，因爲，我過去太荒唐，太惡毒了，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剃掉這三千煩惱絲，皈依我佛。」
「妳……妳是幾時剃度的？」
「就是方才出門之前，我自己剃掉的，瞧！我頭頂上還沒有戒疤。」
「眞是胡鬧！小翠，我要妳將頭髮再蓄起來。」
「再蓄起來？」
「不錯。」
段翠忍不住嬌笑道：「那才眞的是胡鬧哩！」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現在，你可以叫我小翠，我也還叫你百川，但，離開這兒之後，稱呼就必須改變了。」

文百川接口問道：「如何一個改變法？」

段翠道：「我叫你文施主，你叫我忘我師太。」

「忘我？妳能忘得了嗎？」

「忘不了也得忘。現在，圈子已經兜完，我要開始說我的隱情了。」

「好！請講。」

段翠幽幽地一嘆，道：「百川，二十年前，我跟侯子青婚禮上的慘劇，你該不會忘記」

文百川似笑非笑地道：「沒齒難忘。」

段翠道：「那宗慘劇，你揹了黑鍋，並幾乎丟掉老命，是該沒齒難忘的。」

文百川苦笑着沒接腔。

段翠沉思着道：「你知不知道，當時，我恨透了你，我恨不得將你斬上十七八刀，可是，當我制住你之後，竟然下不了手，那是爲什麼？」

文百川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可能是愛恨難分吧！」

段翠道：「這的確是實情，你該還記得，當時，我好幾次揚起劍來，都殺不下手。」

「我記得。」

「你也該明白，當時，你我功力懸殊，如果我不是愛恨難分，你不會是毫髮無損地躺下，而是當場濺血橫屍。」

「我明白。」

「可是，你絕對不會明白，將你送上死亡之路的人不是我。」

「那是誰呢？」

「是東方亮。」

「哦……」文百川苦笑着接道：「由於東方亮當時看透了妳對我那愛恨難分的心態，爲免後患，才假傳『聖旨』，將我送上死亡之路？」

「不錯。」段翠接問道：「百川，我敢打賭，到現在爲止，你還想不出那個在我婚禮上撒潑腐蝕性葯水的人是誰。」

「我是想不出來。」

「告訴你，那也是東方亮。」

「是他自己告訴妳的？」

「是的，也算不是。」

文百川苦笑道：「小翠，妳沒有毛病吧？」

段翠也苦笑道：「我當然沒有毛病，我的話是有道理的。」

「噢……」

「那是一年之後，東方亮由於內疚神明，酒醉後在夢囈中洩了秘密。」

「哦……」

「也一直到那時候，我才了解，爲甚麼我被毀容之後，他反而對我更好，而且，還遍求名醫，替我動復容手術。」

接着，又注目問道：「百川，你能想像我當時的心情嗎？」

文百川還是似笑非笑地道：「大概也是愛恨難辨吧？」

段翠道：「又猜對了，看來，你對于揣摩女人的心理，很有一套。」

文百川苦笑道：「可是，我却是情場敗將。」

「我很抱歉，但你並未失敗，只不過是被命運小兒所捉弄而已。」

「是嗎？」

「可惜我已經浪子回頭，心如止水，並已經出家了，否則……」

「否則怎樣？」

「我會重投你的懷抱。」

文百川長嘆一聲之後，正容說道：「小翠，對于像這樣的嚴肅話題，我不希望妳出以玩笑態度。」

段翠歉笑道：「我再說一聲抱歉。」

「這不是抱歉不抱歉的問題。」

「我知道，但我說的是老實話。」

「妳也能讓我說幾句老實話嗎？」

「請講。」

文百川沉思着一嘆，道：「小翠，我雖然還沒剃髮出家，但此心却早已心如止水了。」

段翠點點頭，道：「我了解，對於一個曾經歷過生死大劫的人來說，這是正常心態。」

「但是，現在，却有古井復波的現象。」

「啊……」

「小翠，妳我都還在盛年，人生旅途上，還有一段漫長的歲月。」

「我知道，所以，我準備以木魚貝葉，懺我罪孽，古佛青燈，伴我晨昏……」

「小翠，如果妳能蓄髮還俗，我絕對……」

段翠截口苦笑道：「夠了，百川，我了解你的心意，也感謝你的盛情，但你要明白，我是一個情孽糾纏，罪孽深重的壞女人，好不容易才勘破紅塵，孽海回頭，如果再意志不堅，不但閻王爺不饒我，佛祖也不會原諒我，是不是？」

文百川長嘆無語。

段翠也幽幽地一嘆，道：「事如春夢了無痕，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現在，談點你最樂意聽的。」

文百川輕嘆一聲，道：「小翠，我是心如止水的人，世間能讓我最樂意聽的事，實在不多了。」

段翠悠悠地問道：「如果我說的是你那兩個寶貝女兒呢？」

文百川禁不住興奮地道：「那眞是太好了，我也已經等了很久了。」

「那你就洗耳恭聽吧！」段翠沉思着接道：「我了解，你最担心的，是被司徒仇所劫持的老大雪兒。」

「是的。」

「但實際上，最近半年以來，老二銀鳳的處境，也好不了多少。」

文百川身軀一震，道：「此話怎講？」

段翠一銼銀牙道：「還不是由於那狼子野心的東方亮。」

「怎麼說？」

「那老殺胚也不知是吃錯了甚麼葯，最近這半年來，竟然經常打銀鳳的歪主意………」

「該死的狗雜種！」

「幸虧我及時發覺，嚴加防範，並讓銀鳳儘可能的跟我寸步不離，才沒出事。」

文百川輕輕地嘆了一聲。

段翠又道：「可是，最近這幾天，東方亮老賊又出了歪主意。」

「啊………」

「那老賊居然想將銀鳳配給司徒仇………」

「豈有此理！」

「但是，我不同意，銀鳳自己也堅決反對，目前，總算是暫時沒事了。」

文百川輕輕地長吁一聲，道：「聽說，銀鳳那丫頭很任性？」

段翠道：「是的，是我將她寵壞的，不過，經過最近這半年來的磨練之後，已經成熟了，也乖起來了。」

文百川慰然一笑，又注目問道：「小翠，銀鳳是否也知道她自己的身世？」

段翠道：「已經知道，不過是直到昨天晚間，司徒仇將雪兒送來，他們姊妹倆團聚之後，我才告訴她。」

文百川有點兒迫不及待地接問道：「銀鳳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後，怎麼說？」

段翠苦笑着一嘆，道：「她能怎麼說哩！俗語說得好：狗不嫌家貧，子不嫌母醜，她有像我這麼壞的母親，自然也只好認命呀！」

文百川也苦笑着道：「小翠，方才，妳剃光了頭才出來，她們知不知道？」

段翠幽幽地道：「不知道。」

文百川道：「當她們見到妳忽然成了尼姑時，心中一定很難過。」

段翠輕嘆一聲没接腔。

文百川忽有所隱地，驚呼一聲，道：「糟了！」

段翠嬌軀一震道：「甚麼事？」

文百川道：「妳這一獨自出來，她們姊妹倆不是很危險嗎？」

「大驚小怪的，吓了我一大跳。」段翠苦笑了一下，道：「你忘了，方才我說過，保證還給你兩個鮮蹦活跳的女兒。」

「我没忘記。」

「現在，我告訴你，她們兩個，雖居虎口，安如泰山。」

「噢……」

「現在，我順便告訴你一項武林中極少有人知道的秘密。」

「是哪一方面秘密？」

「是關於侯子青的，人人都知道他是劍痴，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對土木機關方面，也有很精湛的造詣。」

「噢……」

「金湯小築……對了，金湯小築就是我現在住處，是我最近才取的新名。」

「很好，固若金湯，算得上實至名歸。」

段翠娓娓地接道：「金湯小築中所有的土木機關，也都是侯子青自已的傑作。」

文百川笑笑道：「這的確是一項很大的秘密。」

段翠幽幽地一嘆，道：「其中有些特別的設計，只有我跟侯子青會操作，侯子青去世之後，那些秘密，就由我一個人獨享了。」

「這是說，連東方亮都不知道？」

「是的。」

「東方亮没向妳討教？」

「討教有甚麼用，我一推六二五，不知道，他也就莫奈何了。」

文百川「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段翠笑問道：「明白甚麼？」

「說說看？」

文百川道：「明白妳那兩句『雖居虎口，安如泰山』的話的涵義了。」

「妳已將兩個丫頭安置在一個連東方亮也不會操作的土木機關中。」

「對，而且，跟兩個丫頭在一起的，還有兩個你意想不到的人。」

「誰？」

「是『皓首神龍』謝音，和『冷面閻王』董路。」

文百川訝問道：「這兩位武林大老，怎會也成了妳那金湯小築的貴賓？」

「還不是司徒仇那小子弄來的。」段翠苦笑着接道：「謝音是司徒仇的外公，董路是董小梅的父親，這些，你該早已知道。」

「是的。」

「那麼，你就不該有此一問。」

文百川訕然一笑道：「董路被劫持，我能理解，由於他是董小梅的父親，可以作爲有力的要挾人質。但，對於謝音這方面，我就想不通，難道說，司徒仇那小子還認爲對他的外公折辱得不夠，還要另出甚麼新招，再加折辱不成？」

「很可能。」段翠笑笑道：「你別忘了，謝音雖然是那小子的外公，同時却也是殺死那小子的父母親的仇人。」

文百川蹙眉苦笑道：「這筆混賬，恐怕將來連閻王爺也會爲之頭大如斗了。」

段翠笑笑道：「閻王爺爲之頭大，跟你我都不相干，百川，辰光已經不早了哩！」

文百川涎臉笑道：「是的，跟妳在一起，好像時間也特別快起來了。」

由於愛女無虞，心頭的石頭已經放下，文百川心情開朗之下，居然開起玩笑來。

段翠却一本正經地道：「阿彌陀佛！請佛祖寬恕文百川的無狀。」

緊接着，又正容注目問道：「文施主，你是先回去會合龍慕白等人，一起去洱海赴約，還是跟貧尼和兩個丫頭一起去？」

段翠這一認眞起來，倒滿像那麼回事，一點也不像是一個「半路出家的和尚」，因而使得文百川爲之啼笑皆非地道：「現在回去會合龍慕白他們，已經來不及了，還是跟妳們一起去吧！」

段翠站起身來，道：「那麼，請跟我來。」

說完，逕自向密林深處走去。

文百川一面跟進，一面訝問道：「小翠，這不是原路呀！」

段翠頭也不回地道：「這是通往金湯小築，目前安置兩個丫頭和董路等人的密室的秘密通路，這也是我獨享的秘密之一。」

「哦………」

「待會，咱們大夥兒還是由這條路出來。」

文百川忍不住笑道：「當東方亮、司徒仇二人發現他們的人質和妳這位『南天鳳』都不見了時，一定以爲你們是『借土遁』走的。」

其實，他們這種走法，眞跟「借土遁」有點兒近似。

因爲，目前這一條秘密通道，還要通過一個長達半里以上的天然石洞哩！

只是，由於東方亮、司徒仇二人所訂的洱海三更之約，目的僅在談條件，並沒打算立卽完成交易。

所以，他們根本就沒打算要帶人質去。

而且，鬼使神差，他們去洱海之前，也沒回金湯小築去過。

也所以，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他們所掌握的最有力的人質，已經「借土遁」走了。

說起來也算是無獨有偶。

東方亮等人不知道他們所掌握的人質，已經「借土遁」走了。

杜冰心等人也由於文百川來不及趕回去通知，不知道文雪兒已在乃母段翠的庇護下，等於已經脫險了。

雙方都不知道敵情已有變化。

雙方也都準備準時前往約定地點踐約。

試想：這是多麼滑稽。

□　□　□

洱海爲雲南省的兩大淡水湖之一，（另一大淡水湖爲滇池）古名葉渝水，又稱西洱河，其形如月抱珥，故名洱海。

洱海爲一高原大湖，北起鄧川東南，南至鳳儀西北，首尾環抱點蒼山之雲弄、斜陽二峯之麓，納點蒼十八溪，老太箐、波羅江諸水，寬約二十里，長約百里，氣勢宏偉，風光尤爲瑰麗。

湖中有三島、四州。

三島爲金梭、玉九、赤文。

四洲爲青莎鼻、大貫湖、鴛鴦、馬簾。

司徒仇所指定的赴約地點，卽爲三島中的赤文島。

□　□　□

今宵，月白風清，萬里無雲。

今宵，已經是七月十七，距董小梅所訂八月中秋向侯府借劍的日期，已不足一個月了。

「洱海月」是大理地區「風、花、雪、月」四景之一。

賞月當然最好是滿月。

今宵十七，月亮已缺了那麼一點兒。

不過，所缺的那一點兒，對它的清輝，並沒多大影響。

所以，今宵，遊湖賞月的人，還眞不少。

蘇學士說得好：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既然是免不了的自然法則，那麼，缺那麼一點兒又何妨。

何況，有些風雅人士，還特別喜歡欣賞缺那麼一點兒的缺陷美哩！

□　□　□

三更將屆，一般遊湖賞月的人已紛紛賦歸，湖面上的遊艇，已寥若晨星。

但，有一個地方却特別例外。

那就是洱海三島之一的赤文島。

所謂例外，就是目光所及，別的水域中遊艇已寥若晨星，偏偏赤文島附近的水域中，却有十艘以上的大小遊艇在晃盪着。

是赤文島附近看月亮，覺得特別美好嗎？

不明就裏的人，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

但，以文百川、東方亮爲首的敵對雙方，却都心中明白，不是那麼回事。

以他們雙方赴約的人數而言，只有四艘小型遊艇就足夠了。

那些多出四艇以外的遊艇，可能是雙方臨時請來的助手，或者是花錢請來以壯聲勢的疑兵，也可能有部份眞正的遊客，因好奇而在附近留連忘返。

□　□　□

時間雖已接近三更，赤文島附近也已經是疑雲滿佈，但訂約的司徒仇和東方亮二人，却

還不曾出面。

不過，前來踐約的一方，已有人登上了赤文島。

那是臨時由杜冰心「掛帥」的龍慕白和董小梅等三人。

也許由於一直沒有文百川的消息，再加上此行是準備以震天雙劍、九原淸笈交換文雪兒的窩囊感，使得這三個小煞星，一個個都是一臉的冷肅。

他們三個，就站在赤文島北端一處高達十丈以上的巨大岩石上，衣袂飄飛，有如圖畫中人。

不明就裏的人，會認爲他們是雅興不淺的遊客，却不知他們的心頭，却都有如壓着一塊鉛似的沉重。

明月在天，湖面上銀光萬道，淸風徐來，夜涼如水……這良辰美景，本該令人俗念盡消，忘却塵世間一切煩憂和仇恨。

可是，目前這三個小煞星，却都是心事重重地目注虛空，默然無語。

半晌，董小梅才首先打破沉寂道：「文伯伯怎麼還不來？」

身爲大姊的杜冰心，出以安慰的口脗道：「時間還早呀！」

董小梅道：「還說早，馬上就是三更正了，我好担心……」

她忽然一嘆住口。

杜冰心含笑問道：「妳担心文伯伯不來？」

董小梅苦笑了一下，道：「我……我不知道。」

自己所担心的事情，怎會不知道哩！

其實，董小梅心中，可「知道得很」。

不但董小梅心中「知道得很」，杜冰心、龍慕白二人也都在担心着同一個問題——文百川會不會出了什麼意外。

儘管他們都了解，憑文百川的身手，即使是司徒仇、東方亮二人聯手，也未必能「擺得平」。

但，江湖步步險，在暗箭難防的情況下，即使武功再高，江湖閱歷再豐富的人，也難保他一輩子不「馬失前蹄」的。

不過，眼前這三個小煞星，雖然都在担心同一問題，却是誰都不肯說出來。

而且，杜冰心更是故裝輕鬆狀笑道：「眞是娃兒話，放心，三更正，文伯伯一定趕到……

……」

董小梅苦笑着接道：「但願如此。」

一艘中型遊艇，以不疾不徐的速度，向他們迎面駛了過來。

三個小煞星都心中掠過一絲疑念：是文百川來了？還是司徒仇來了？

那是一艘專供官府內眷或富豪仕紳租用的，有篷的中型遊艇。

由於有篷，遊客坐在艙內，既可避免別的遊客看到而品頭評足，却又一樣地可以完成遊湖的目的。

當然，這種遊艇的租金，是比較昂貴的。

目前，杜冰心等人正面百丈水域之內，沒有別的遊艇。

那艘向杜冰心等人正面駛來的中型遊艇，好像有泊上赤文島的跡象。

可是，當它駛近島邊約莫十多丈距離時，却突然掉頭加速疾駛而去。

不過，當它掉頭轉向的同時，却由艙內射出一綫黑影，向杜冰心等人站立處疾射而來。

龍慕白伸手一抄，抓住那「黑影」——那是文百川所寫的包在一顆鵝卵石上的信箋。

由於文百川暫時不想出面，而須要向杜冰心等人說明及交代的事情又多，所以，密密麻麻地寫足了兩大張信箋。

文百川寫的雖然不過是粗枝大葉，但却使得三個小煞星心中的陰霾一掃而空，而展現了笑容。

尤其是獲知乃父消息的董小梅，更是興奮得嘻着一張小嘴，雀躍不已。

這時，另一艘小型遊艇，迎風破浪地疾駛而來。

一直沉默不語的龍慕白，嘴角掠過一絲殘酷的冷笑，道：「該來的，總算來了。」

那小型遊艇越來越近，近到可以分辨船上人的面貌了。
小艇上一共是四個人，除了操舟的船伕外，是東方亮、崔媚娘、和司徒仇等三人
東方亮、崔媚娘二人盤坐舺板上，司徒仇則單立船頭，顯得意氣飛揚。
龍慕白一見到司徒仇，禁不住熱血沸騰，星目中寒芒電射，一口鋼牙咬得「咯咯」作響。
眞箇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
妙的是，分別佩在龍慕白、董小梅身上的震天寶劍，也很知趣，「錚」地一聲，自動出鞘達五寸之多。
罕見的寶劍，於飲過人血之後，都有這種通靈的現象。
一般說來，這現象有兩種作用。一是示警，一是表示它又要「喝人血」了。
杜氷心入目龍慕白那一副威態，不由柔聲說道：「二弟，放鬆心情，冷靜一點………」
她的美目同時一掠董小梅，道：「如果只有那三個殺胚，待會，我不插手，讓你們的震天寶劍，好好地打一次牙祭。」
最難消受美人恩。
在美人的溫語撫慰下，龍慕白果然立即放鬆心情，並訕然一笑，道：「多謝大姊………」
杜氷心又道：「還有，先讓大姊我跟那三個殺胚答話，你們二位，只管養精蓄銳，準備做驚天一擊。」

那小艇已駛近岸邊。
當它離岸還有三丈以上距離時，艇上的司徒仇等三人，已同時飛身飄落岸上，司徒仇並首先仰首笑問道：「怎麼只有你們三個？」
杜氷心含笑答道：「三個對三個，不是很公平嗎？」
話落，左右分攜龍慕白、董小梅二人的手，由巨岩上輕靈而優美地飄落對方前面五丈遠處，並又含笑接道：「我也正覺得奇怪哩！」
司徒仇道：「奇怪什麼？」
杜氷心道：「你們怎麼也只有三個？」
「那麼，妳以爲還有誰呢？」
「自然是我那三妹文雪兒。」
「哦！那妳誤會了。」
「誤會？」
「不錯，妳以爲，我們會將人質帶來？」
「那麼，你們劫持我三妹，難道不是爲了震天雙劍和九原清笈？」
「誰說不是。」
「既然是的，你們不將人質帶來，又憑甚麼來交換？」

司徒仇陰陰地一笑道：「這個嘛！所以，我才說妳誤會了。」

杜氷心含笑接問：「此話怎講？」

「因爲，今宵這個約會不是爲交換人質而訂。」

「不爲交換人質，是爲了遊湖賞月？」

「遊湖賞月又何嘗不可，『洱海月』爲大理四景之一，多少人還特地遠道趕來欣賞，咱們偸得浮生『半夜』閑，欣賞一下，不也是人生一快嗎？」

杜氷心忍不住嬌笑道：「眞想不到，像你這樣的俗人，也能說出這等文雅話來。」

司徒仇呵呵大笑道：「妳別將我瞧扁了，我司徒仇文武全才，又豈止是會說幾句文雅話而已。」

杜氷心道：「那你還會些什麼？」

司徒仇邪笑道：「我會的太多了，一時之間，說也說不完，比方說：憐香惜玉呀！偸香竊玉呀……」

他正口沫四濺地邪話連篇間，東方亮却等於給他兜頭澆上一盆冷水，道：「夠了！老弟兒。」

司徒仇一楞，道：「有何吩咐？」

東方亮冷冷地道：「你不覺得目前情況有點不對勁嗎？」

「我……我可沒有這個感覺。」

「你，見了漂亮的女人，連生辰八字都忘記了，當然不會感覺到。」

「那……你覺得哪兒不對勁呢？」

東方亮沉聲接道：「好！我問你，你老弟是不是龍慕白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司徒仇點點頭，道：「那還用說。」

「那麼，龍慕白爲甚麼那麼平靜，對你好像是視而未見？」

「我的東方大哥，你想想看，目前，他不平靜又能怎樣？」

「好，這些暫時不談，先說杜氷心，這小妞爲甚麼要跟你廢話三千的胡扯一通？」

「這個……老大哥，咱們此行既非廝殺，又不是交換甚麼，那麼，胡扯一番又有何不可哩！」

「請閉上尊嘴。」東方亮轉向杜氷心問道：「杜氷心，文百川爲何不見？」

薑，畢竟是老的辣。

目前，東方亮向司徒仇所提出的問題，幾乎已道破了對方的「別有用心」。

現在，他更是單刀直入地問文百川的下落。

杜氷心俏臉一沉，道：「你管得着！」

「我是管不着。」東方亮陰陰地一笑道：「但我不能不提醒妳一聲，我所掌握着的重要

人質，可不止一個文雪兒。」

「還有誰？」

「『冷面閻王』董路。」

如果是在文百川的信箋投到之前聽到這消息，三個小煞星一定會爲之臉色大變，董小梅更可能會震驚得跳了起來。

但現在，三個小煞星却都是聽如未聞地，鎭靜得令人可疑。

杜氷心也只是披唇一哂，道：「東方亮，我也不能不提醒你一聲，你即使是掌握着再多的重要人質，也不可能交換更多的東西。」

董小梅含笑反問道：「誰說的？」

「那可不一定。」東方亮轉向董小梅道：「董小梅，妳不是董路的女兒？」

「既然妳是董路的女兒，爲甚麼還能這麼鎭定？」

「我爲甚麼不能鎭定？」

「妳不怕我殺了妳父親？」

董小梅冷笑一聲，道：「諒你也不敢！再說，你劫持我爹，不過是爲了加强你企圖交換震天雙劍和九原清笈的份量，沒有殺我爹的必要。」

東方亮笑道：「小丫頭倒是夠冷靜的。」

「退一步說，如果你胆敢損傷我爹一根汗毛。」董小梅黛眉雙挑地，冷哼一聲道：「我會以震天寶劍，將你斬爲肉醬。」

「沒這麼嚴重吧！」

「不信，你不妨試試看。」

「好！騎驢看唱本，咱們走着瞧……」

杜氷心截口嬌笑道：「東方亮，別廢話了，現在，說你們訂約的目的吧！」

東方亮笑笑道：「自然是商討交換人質的細則問題。」

杜氷心道：「不必這麼麻煩，咱們是以物換人，我一手交物，你一手交人，目前問題是，我方已經將震天雙劍和九原清笈帶來了，你憑什麼交換？」

「自然是憑人質交換。」

「可是，你沒將人質帶來。」

不遠處，有人嬌笑道：「杜姊姊，我已經代他將人質帶來了。」

接口的是侯銀鳳，不！現在該叫文銀鳳了。

一行人快步走了過來。

爲首並排行進的三人，就是段翠母女。

段翠已換上一身僧衣，雖未正式受戒，却已成了一位正式的尼姑。

緊偎在她左右的雪兒和銀鳳，一樣的面貌，一樣的身材，一樣的紅色勁裝………令人難以分辨，究竟誰是雪兒，誰是銀鳳。

這三位的後面，併肩走着的是「皓首神龍」謝晉、「冷面閻王」董路。

文百川走在最後。

這一行人的驀地出現，使得司徒仇、東方亮、崔媚娘等三人，感覺到有如由高山頂上，一下子墜落萬丈深淵地楞在當場。

如銀月色下，這三個人的臉色，蒼白得好可怕。

段翠等人才在杜氷心等人身邊停下來，董小梅已一聲歡呼，飛投乃父懷中，仰臉憨笑道：「爹，現在，您是不是還要由於我逃家，打斷我的雙腿？」

「當然要！」董路一本正經地接道：「只是，爹現在已經打不過妳了。」

「那您就饒我這一遭吧！」

「不行，爹打不過妳，爹可以命令龍慕白那小子代勞。」

話中有話，使得董小梅俏臉飛酡，頓足嬌嗔道：「爹，我不來啦！」

董路高興得在愛女香腮上親了一下，道：「丫頭，妳現在是爹的乖女兒，爹怎麼捨得打妳，以後，如果龍慕白那小子欺負了妳，爹才要打斷他的兩腿哩！哈哈哈………」

董小梅嬌羞地悄然向龍慕白瞟了一眼。

龍慕白正一臉冷肅，星目凝威地向司徒仇注視着，對董路父女的談話，好像根本沒聽到。

這情形，董小梅自然有點兒失望。

但她了解龍慕白此刻的心情，倒也並不怪他，並索性轉向段翠身邊嬌笑道：「伯母，關於中秋借劍的事，我向您鄭重道歉。」

「孩子。」法相莊嚴的段翠，居然慈祥地一笑道：「該道歉的是我哩！」

文銀鳳也含笑接道：「小妹，我也要向妳道歉。」

「算了。」董小梅美目向文雪兒、文銀鳳分別一掃，俏皮地一笑道：「一個三姊變成兩個，好好玩啊！」

文銀鳳嫣然一笑，道：「不是，一個變兩個，是妳多了一個四姊。」

董小梅嘟着小嘴道：「多一個四姊不打緊，只是，我又矮了一級啦！」

文百川精目向兩個愛女、杜氷心、董小梅等四人臉上一掃，沒來由地自語道：「眞便宜了龍慕白這小子。」

董路含笑接口道：「龍慕白這小子的艷福，固然不淺，將來的麻煩，也夠他受的哩！」

只聽龍慕白忽然大喝一聲：「哪裏走！」

原來司徒仇等三人知大勢已去，待下去準死無疑，乃鋌而走險，趁董路、文百川父女沉浸在濃郁的親情中的機會，三人一使眼色，陡地飛身而起。

他們的企圖很明顯，是準備逃向仍然停在湖邊五丈以外遊艇上去。

他們估計，只要兩個起落，就可以登上遊艇。

只要能登上遊艇，老命就可以撿回來一半了。

但虎視眈眈地守在一旁的龍慕白，又豈能容許他們逃走。

龍慕白大喝聲中，人如離弦激矢，疾射而前，一道耀眼銀芒，將剛剛騰身而起的司徒仇等三人，硬行「壓」了下去。

而且，還「壓」掉司徒仇一條左臂。

龍慕白凜若天神地，凝注司徒仇，沉聲叱道：「司徒仇，不共戴天之仇加數十條人命的血債，如果我一劍殺了你，未免太便宜你了。」

一頓話鋒，切齒怒聲接道：「聽着，司徒仇，現在，我要繼續砍下你的一臂、兩腿，然後，開膛挖出你的心肝，最後才砍下你的狗頭。」

話鋒再頓，又冷笑一聲，道：「司徒仇，你右臂未斷之前，還有再戰能力，進招吧！」

司徒仇也夠狠，斷臂處，血流如注，居然連哼都沒哼一聲。

但是，却也沒有說話，更沒有進招。

這時，董小梅也已射落當場，嬌笑一聲，道：「司徒仇，別裝孫子呀！」

「裝孫子我也不會饒你！」

龍慕白冷笑聲中，寒芒再閃，司徒仇的右臂也被砍掉。

但，就當司徒仇的右臂落地的瞬間，司徒仇忽然張口噴出一股血箭，同時，右腿飛踢龍慕白的下陰。

司徒仇自知左臂被砍斷的情況之下，已無反擊餘力，所以索性不言也不動。

同時，爲免死前多受痛楚，更索性來一個「嚼舌自盡」。

而且，臨死之前，還希望能撈點兒本錢回來。

所以，才有那雙「招」齊施的反擊。

但他那死前的反擊都落了空，換來的是雙腿又齊膝而斷。

這時的司徒仇，很可能已沒有痛楚的感覺了。

但雙目赤紅的龍慕白，目前好像變成了殺豬的屠夫。

只見他一銼鋼牙，寒芒一閃、再閃，司徒仇被開了膛，也被砍下了腦袋。

文百川準備周到，適時將一塊油布投落龍慕白身邊。

龍慕白毫不客氣地伸手掏出血淋淋的人心和肝肺，連同人頭一起包入油布中。

這殘酷的場面，使得才出家的段翠，高宣佛號，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東方亮怒聲叱道：「段翠，妳別他媽的貓哭耗子假慈悲了，如果不是妳出賣我們，司徒仇又何至于落得此種下場。」

文百川淡然一笑地搶先說道：「東方亮，別跟一個出家人發橫，也別管別人的事，還是先談你我之間的事吧！」

東方亮冷笑道：「你我之間，已沒甚麼好談的，只有各憑藝業，一決生死。」

文百川道：「沒這麼嚴重，雖然，你毀了我一輩子的幸福，但我一切都看開了，段翠也一再勸我得饒人處且饒人，畢竟你我之間，沒有殺父之仇，也沒有滅門之恨，所以，不論你如何對不起段翠，也不論你如何對不起我，過去的一切，都一筆勾銷，不過……」

話鋒略爲一頓，又正容接道：「爲免你繼續危害江湖，你跟崔媚娘的功力，都必須廢除，而且，最好是你們自已動手。」

對于一個一向爲所欲爲的黑道巨擘來說，廢除功力可遠比要他的命更難過。

但形勢比人强。

目前，群俠方面，兵多將廣，又有震天雙劍爲助，憑他們兩人的力量，要想逃出生天，可以說，連萬一的希望都沒有。

所以，東方亮略一沉思之後，向崔媚娘苦笑道：「媚娘，妳說呢？」

崔媚娘淒然一笑，道：「你怎麼安排，我都不反對，不論碧落黃泉，我都永遠跟着你。」

東方亮慰然一笑，道：「很好！黃泉路上，咱們還可以攜手同行……」

話落手起，一劍刺中崔媚娘的右胸。

這是一個淒涼又悲壯的場面，自然吸引住全場的注意力。

東方亮認爲自己之所以有此下場，完全是段翠出賣他所造成，對段翠恨之入骨，而決心在那一死也要先撈點本錢回來。

所以，他故意先行做作一番，吸引住全場注意力之後，突然由崔媚娘胸口拔劍，以甩手箭手法，疾射段翠前胸。

但這些，都逃不過文百川的如炬目光。

東方亮的「甩手箭」被文百川一劍震飛，人頭也被董小梅一劍砍掉………

現場一片死寂，只有段翠的佛號聲在夜空中迴盪着，迴盪着……

——全書完——

萬古雲霄(正)	(1—2冊)	300元	古 檜著
萬古雲霄(續)	(1—2冊)	300元	古 檜著
虎翼燕翔	(1—2冊)	300元	古 檜著
血羽毛	(1—2冊)	300元	古 檜著
天狼王子	(1—2冊)	300元	古 檜著
海嶽驚濤	(排印中)		古 檜著
英雄紅淚	(1—3冊)	450元	司馬嵐著
白衣神龍	(1—2冊)	300元	司馬嵐著
銀虹劍客	(1—2冊)	300元	司馬嵐著
孤鴻萬里征	(1—2冊)	300元	司馬嵐著
俠女英魂	(1—4冊)	560元	金 鵬著
劍門關	(1—3冊)	450元	金 鵬著
虎嘯雲山金刀女	(1—2冊)	300元	金 鵬著
美人刀	(全一冊)	150元	朱 纓著
江湖無處不飛花	(全一冊)	150元	朱 纓著
銀馬車	(全一冊)	150元	朱 纓著
胭脂神劍	(全一冊)	150元	朱 纓著
浣花娘子	(全一冊)	150元	朱 纓著
碧血丹心	(1—2冊)	280元	司馬翎著
遊俠雌雄劍	(1—2冊)	280元	司馬翎著
鷹爪俠客傳	(1—3冊)	450元	司馬翎著
鷹爪雄風錄	(1—3冊)	450元	司馬翎著
鷹爪恩仇記	(1—2冊)	300元	司馬翎著
荒山神劍了無情	(1—2冊)	300元	司馬翎著
靈翠峪(正)	(1—3冊)	450元	徐夢還著
靈翠峪(續)	(1—2冊)	300元	徐夢還著
金劍龍珠	(1—2冊)	300元	徐夢還著
玫瑰神劍	(1—2冊)	300元	徐夢還著
俠骨飄香	(1—3冊)	450元	徐夢還著
飄萍孤星	(1—2冊)	300元	徐夢還著
龍門爭霸	(1—2冊)	300元	郎中令著
金鼎游龍	(1—3冊)	450元	諸葛青雲著
鐵劍朱痕	(1—2冊)	300元	諸葛青雲著
劍海情天	(1—3冊)	450元	諸葛青雲著
折箭爲盟	(全一冊)	150元	諸葛青雲著
血腥蘇城	(1—2冊)	300元	諸葛青雲著
聖劍錄	(1—2冊)	300元	上官雲心著
摩雲太子傳	(1—2冊)	300元	墨餘生著

玉連環(續)	(1—3冊)	450元	高 庸著
風鈴劍	(排印中)		高 庸著
玉壺天(正)	(1—3冊)	450元	武陵樵子著
神狼谷(續)	(1—2冊)	300元	武陵樵子著
蓋世霸王	(1—2冊)	300元	東方白著
紙手銬	(1—2冊)	300元	東方白著
霹靂神杖	(1—2冊)	300元	東方白著
蓋世雄風	(1—3冊)	420元	東方白著
菩薩刀	(1—2冊)	300元	東方白著
無弦琴	(1—2冊)	300元	東方白著
萬劍之王	(1—3冊)	450元	東方白著
天魔傘	(排印中)		東方白著
鐵血飛刀	(1—2冊)	300元	東方白著
過關刀	(1—3冊)	450元	秦 紅著
千古英雄人物	(1—3冊)	450元	秦 紅著
劍起千朵紅	(1—3冊)	450元	秦 紅著
傀儡俠	(1—3冊)	450元	秦 紅著
鐵鞋萬里征	(1—3冊)	450元	秦 紅著
武林蕩寇誌	(1—2冊)	300元	秦 紅著
鳳凰劍	(1—2冊)	300元	秦 紅著
劍飛江湖	(全一冊)	150元	東方英著
蒼海無情英雄淚	(全一冊)	150元	東方英著
黃金谷	(全一冊)	150元	東方英著
夢斷刀還	(排印中)		東方英著
金銀花	(排印中)		東方英著
糊塗公子	(排印中)		東方英著
雍乾飛龍傳	(1—3冊)	450元	獨孤紅著
風流殘劍血無痕	(1—2冊)	300元	獨孤紅著
豪傑血	(1—3冊)	450元	獨孤紅著
風塵俠隱(正)	(1—3冊)	450元	臥龍生著
風塵俠隱(續)	(1—3冊)	450元	臥龍生著
獨步武林	(1—3冊)	450元	伴 霞著
武林遺恨	(1—3冊)	450元	伴 霞著
武林至尊	(1—2冊)	300元	伴 霞著
江湖奇俠	(1—2冊)	300元	伴 霞著
白手玉佛	(1—2冊)	300元	伴 霞著
龍鳳俠影	(1—2冊)	280元	伴 霞著
傲嘯山河	(1—3冊)	450元	雲中岳著

天劍恩仇 第三部

上官鼎

出版者：裕泰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二六八三號
發行所：裕泰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北市重慶南路二段二十一號九F之三
電話：三二一三九四六・三九四九八五〇
郵撥：三二七七（台北局）
法律顧問：楊尚賢律師
門市部：裕泰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北市南京西路262巷19號
電話：五三六七〇〇六・五二一二八七四
郵撥：三二七七（台北局）
印刷者：上文印書館
地址：板橋市建國街54巷22號
電話：九六六二八七二
定價：每冊新台幣一六〇元正
港幣二十五元正
美金一〇元正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八月初版